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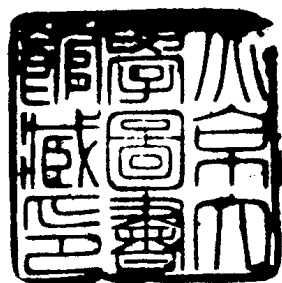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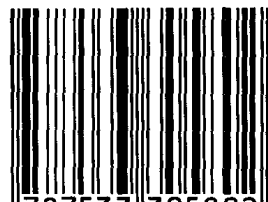
經部  
第三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07/1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三三冊目次

## 經部·易類

周易述蘊四卷首一卷

〔清〕姜兆錫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寅清樓刻九經補註本

一

硯北易鈔十二卷

〔清〕黃叔琳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九六

滋德堂彙纂周易淺解四卷

〔清〕張步瀛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張氏刻本

三八九

易經詳說五十卷(一)

〔清〕冉覲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刻本

五六四

# 周易述蘊四卷首一卷

〔清〕姜兆錫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寅清樓刻九經補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本義

述蘊四卷》提要

周易本義述蘊序

易之爲道至矣古易分爲四而道彌大今易合爲一而道彌隘其故何也則以周子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之義揆之也夫分爲四者伏羲之畫卦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象孔子之翼傳凡其爲易不苟異亦不苟同而各自爲其書也合爲一者以文王之彖綴伏羲之卦以周公之繫象綴文王之彖且以孔子之翼傳綴文王周公之彖與象其于易同其同亦同其所不同而其爲一書也今謂聖人之精而不通關夫聖人之蘊者陋也由精推蘊此道之所以彌大也謂聖人之蘊而必由附于聖人之精者妄也以蘊束精道之所以彌隘也程子易

易蘊

序

寅清樓

傳從今易朱子本義倣古易而明初以本義附易傳之序後又去易傳而存本義茲四明洪氏所謂本義之序亦今經者與而本義古易之序遂失矣錫竊不自揣通古今易而折其中于合之中得分則卽一本而萬殊之義備于分之中得合則卽萬殊而一本之義存故今于畫卦之後繼以彖辭象傳于彖辭象傳之後繼以象辭象傳而乾坤二卦又于象傳象傳之後各繼以文言則分猶合也而初不于周公象辭之前遽冠孔聖大象之象曰于其首更不于周公象辭之下各加孔子小象之象曰于其中則合猶分也凡此繼大小象傳于彖傳一本諸今易乾卦之例繼象傳于彖辭一本諸今易坤卦之例則初未敢遽違夫

衆也然不至如今易之乾卦以各家傳繹象辭之後如今易之坤卦以後以大象傳列爻辭之前又以小象各爻傳列各爻辭之間則亦不敢姑徇夫俗也夫如是庶可以推四聖之蘊即可以推本義之蘊而自程傳以上及于註疏諸儒之蘊無不可推矣若夫繫辭上下傳與說卦卦序卦雜卦諸傳則又皆不附經而可詳推其蘊者也故今于經義傳義之蘊以述者述之亦間以不述者述之凡皆述先儒以述先聖云爾然則愚所望于來者之述之也又安有窮乎又安有窮乎乾隆甲子季冬後學丹陽姜兆錫序

刻周易述蘊始末錄

易蘊

序

二

寅清樓

周易述蘊之刻先君志也諸經已問世者勿復述歲甲子周易述蘊書成既自爲序明年又加釐正將付梓秋疾篤允重偕弟鳴遠暨兩男朝衡朝爽侍先君目允重而呼曰我兒刻經刻經諄命若此蓋十三經除論孟二書所未刻者獨此耳故此志極不忘也先君少治詩庚午舉經魁遂遍輯羣經尤嗜易嘗體坤卦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語內外夾持以謂敬義存亡卽吉凶所由消長此意常自警省其他一字一句發揮旁通引伸觸類無不尋繹其蘊加按語以明經又手書周易圖考蘊義約二卷皆今本所無另爲一編今序目悉依舊圖所增定者二十翼考一序卦歌而已若每卦經文前後分合與

原書小有異同則亦

本朝周易折中不從王弼今易之意自序及十翼考言之盡詳此平生學易之所得也然而允重若弗克承者何也竊惟周易一書其言吉凶悔吝濂溪以爲教人慎動大旨最明獨其彖義文周孔之精蘊參象數而推時義極變盡神卽一卦六爻之中正應與以例他卦之吉凶多未可臆斷則雖精以卦示蘊因卦發有非允重所得望見者允原書舊有脫誤述蘊又先君衰年遺藥脫誤恐亦時有每念及此皇然久之懼弗敢承綠刻友徐遵王鉞九經印板舊交極知先君志屢相促且詰曰老先生辭世四年易經之刻其遲矣若又遲之將誰諉耶卒無以應遂校而付梓焉夫前此所刻諸書或三四易其豪甚至五六易者有矣先君猶自視欽然冀當代有道指示掛漏俯成開過則喜之志茲刻也允重雖勉遵遺命顧一再校閱之下無復能侍先君而質之先君鑒茲能無深冀有道者之代爲指示乎哉時乾隆十四年孟夏允重附識於周易述蘊序後

易蘊

序

三

寅清樓



至聖十翼考義 并跋

至聖學易厥有十翼而晚世之習易以應試者或自首于易而不知十翼之目其故何也有古易有今易得今易而古易之分者以合煩者以簡然得今易而古易之明者以晦理者以亂此其所以自首于易而于十翼莫之知也何謂古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伏羲之易有卦无文文王之易有家周公之易有文而皆无傳至孔子而乃以十翼傳之翼者羽翼也傳所以翼經也凡此書不一聖聖不一時皆各自爲書此古易也而後世合義文周孔而爲一易合卦象爻傳而爲一書此今易也夫今易既合而其錯列于前者于是每卦

易經

考義

一

寅清樓

之家辭有傳每六爻又有傳六爻謂之小象有傳矣而冠于六爻之上者謂之大象復有傳繼于象傳大小象傳之後者復有文言象象傳由是推之則傳如蠅立而翼且數之不勝數矣若其總列于後者則不過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傳而已而翼又闕如也烏在其爲十翼者乎古易異于是考漢書伏羲畫卦以後文王繫象周公繫象其爲上下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象傳上下象傳文言傳上下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共爲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移上下二象于各卦之後鄭康成復移文言于乾坤之後王弼又移上下象傳于各卦之後經此數變而經與繫辭非復翼之舊矣嗚呼宜其亂

也自是以後十翼之名言人人殊至明王文恪公始釐爲十篇如古之數今列其次當爲象傳上一象傳下二象傳上三象傳下四文言傳五繫辭傳上六繫辭傳下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象傳象傳本皆一也而分爲上下者蓋因上下經分之或曰以篇帙繁重分之无他義例也繫辭上繫辭下亦畧如之

錫始爲此考考自明王文恪公也而國朝李文貞公觀象云按漢書本爲經二卷傳十卷自費直始以象傳大小象傳文言傳總綴于各卦象辭象辭之後又其後王弼自坤以下始以小象傳分綴于各爻之後而又于象傳文言傳大小象傳

易經

考義

二

寅清樓

之上各加象曰象曰文言曰之屬以別之益非其舊矣朱子本義據漢書凡象曰象曰文言曰之類爲王弼所加者悉皆刪去各復其舊永樂中仍如王弼所分古易遂不可復即今現行之易也據李文貞公所考又與王文恪公不符疑文貞公爲得其寔附識于此

周易述蘊總目

卷之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之二

下經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易蘊

總目

一

寅清樓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與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之三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卷之四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述蘊總目終

易圖目

河圖圖

洛書圖

伏羲八卦次序圖

伏羲八卦方位圖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文王八卦次序圖

文王八卦方位圖

卦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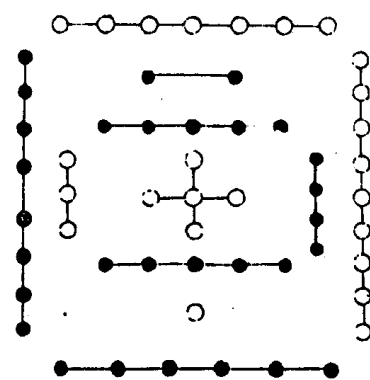
易蘊

圖說

一

寅清樓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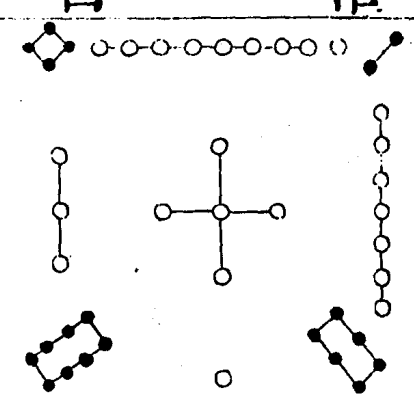
朱子曰繫辭傳曰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  
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  
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此河中龍馬負圖之數  
也若洛書蓋取龜象故其  
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 伏義八卦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太陰	少陽	少陰	太陽
太極							

八卦四象兩儀

### 洛書



繫辭傳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二分爲二，三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說卦傳曰：天地定位。

四爲肩，六八爲足，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此也。

蔡元定曰：圖書之數，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闕明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亦不考而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 伏義八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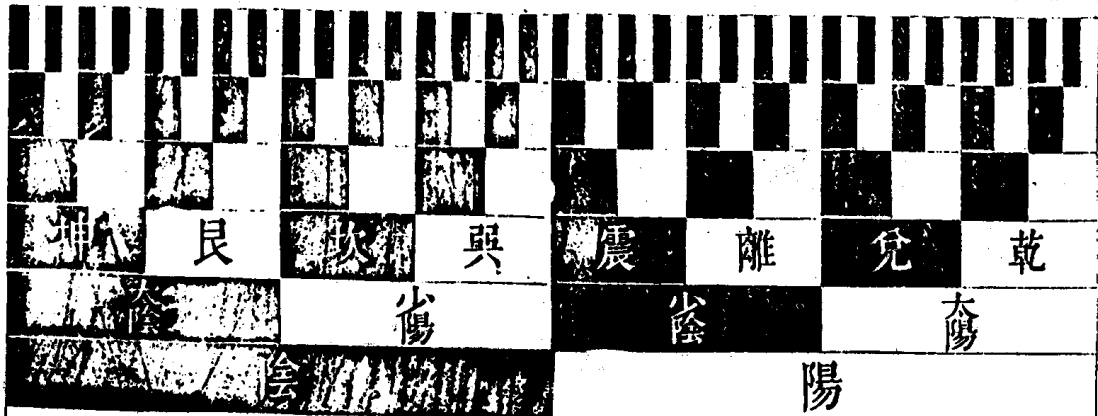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 伏義六十四卦次序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否 謙 艮 蹇 小 旅 咸 遁 師 蒙 坎 渙 解 未 困 益 升 鼎 井 巽 恒 大 復 臨 屯 益 噬 嗑 隨 无 明 賁 家人 睽 離 豐 革 漸 坤 節 中 歸 賁 屯 益 泰 大 需 小 大 夬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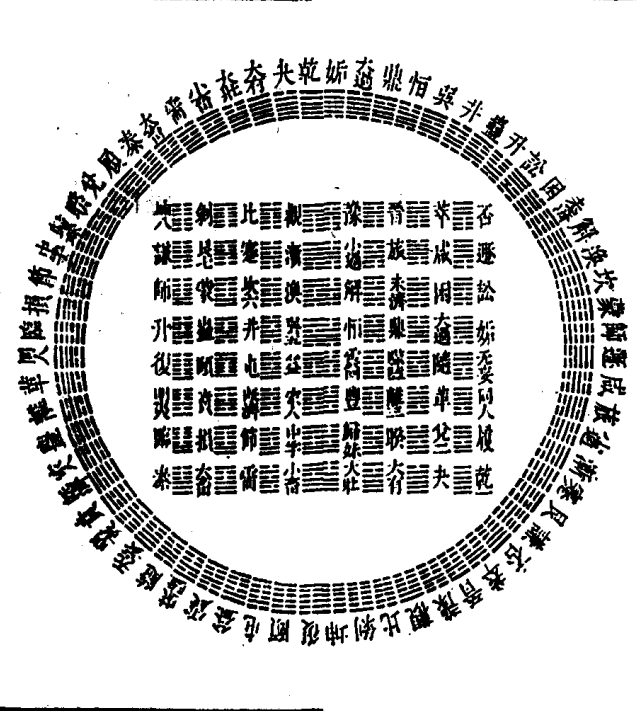


太極 四象 兩儀

前八卦次序  
圖即繫辭傳  
所謂八卦成  
列者此圖即  
其所謂因而  
重之者也故  
下三畫即前  
圖之八卦上  
三畫則各以  
其序重之而  
下卦因亦各  
衍而為八也  
若逐爻漸生  
則邵子所謂  
八分為十六  
十六分為三  
十二三十二  
分為六十四  
者尤見法象  
自然之妙也

易經

# 伏義六十四卦方位



此圖因布者乾盡于中坤盡于中離盡于中坎盡于中陽生于  
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  
布者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  
陽對待之數圓于外者為陽方于內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

者靜而為地者也  
已上伏羲氏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幸之才挺之  
挺之得之稔脩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圖南者所  
謂先天之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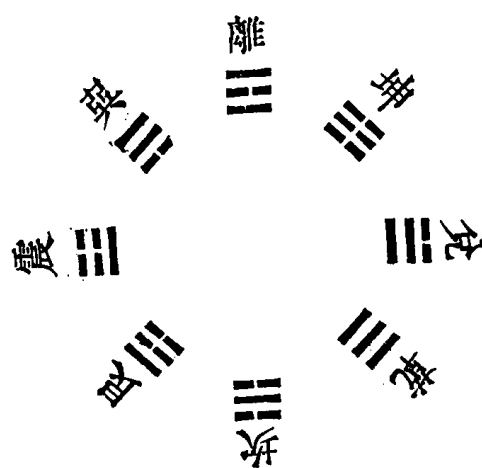


# 序次卦八王文

<p>兌 離 震</p> <p>兌 離 震</p>			<p>坤 乾</p> <p>坤 乾</p>			<p>艮 坎 震</p> <p>艮 坎 震</p>		
<p>兌 離 震</p> <p>兌 離 震</p>			<p>坤 乾</p> <p>坤 乾</p>			<p>艮 坎 震</p> <p>艮 坎 震</p>		
<p>兌 離 震</p> <p>兌 離 震</p>			<p>坤 乾</p> <p>坤 乾</p>			<p>艮 坎 震</p> <p>艮 坎 震</p>		

得乾初爻  
得乾中爻  
得乾上爻  
得坤初爻  
得坤中爻  
得坤上爻

# 位方卦八王文



右見說卦邵  
子曰此文王  
八卦乃入用  
之位後天之  
學也

## 卦變圖

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  
蓋易中之一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旨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  
卦同圖異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卦同圖異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卦同圖異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卦同圖異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卦同圖異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卦同圖異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卦同圖異

䷓ 觀	䷌ 遯	䷌ 鼎	䷌ 與	䷌ 訟	䷌ 遯
䷌ 革	䷌ 離	䷌ 家人	䷌ 姤		
䷌ 兌	䷌ 睽	䷌ 中			
䷌ 需	䷌ 大畜				
䷌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 損	䷌ 節	䷌ 蹇	䷌ 泰		
䷌ 賁	䷌ 臨	䷌ 豐			
䷌ 噬嗑	䷌ 隨				
易經	圖說	七	寅浦樓		
䷌ 益	䷌ 蠱	䷌ 井	䷌ 恒		
䷌ 未濟	䷌ 困				
䷌ 渙					
䷌ 旅	䷌ 咸				
䷌ 漸					
䷌ 否	䷌ 咸	䷌ 旅	䷌ 漸	䷌ 否	
䷌ 困	䷌ 未濟	䷌ 渙			
䷌ 井	䷌ 蠱				

䷌ 恒	䷌ 隨	䷌ 噬嗑	䷌ 益
䷌ 賁	䷌ 賁		
䷌ 豐			
䷌ 節	䷌ 損		
䷌ 歸妹			
䷌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			
䷌ 大畜	䷌ 需	䷌ 大壯	
䷌ 睽	䷌ 兌		
易經	圖說	八	寅浦樓
䷌ 中	䷌ 離	䷌ 革	
䷌ 家人			
䷌ 无妄			
䷌ 鼎	䷌ 大過		
䷌ 巽			
䷌ 訟			
䷌ 遯			
䷌ 萃	䷌ 晉	䷌ 觀	
䷌ 蹇	䷌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巽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

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易蘊

圖說

九

寅清樓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復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

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

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

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周易卦歌

乾為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為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為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易蘊

卦歌

十

寅清樓

震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為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為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為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為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右卦象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黃井既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於損既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恒豐皆疑似

震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睽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為贅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自漸來終於是

右卦變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分履泰否

易經

卦歌

土

寅清樓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夫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與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為下經三十四

右卦歌

三乾三連

三坤六斷

三震仰盂

三艮覆碗

三離中虛

三坎中滿

三兌上缺

三巽下斷

右八卦取象歌

上經卦自乾坤始

屯蒙需訟連師比

小畜履兮泰與否

同人大有謙豫序

隨蠱臨觀噬嗑賁

一剝一復于斯記

无妄大畜頤大過

終以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壯晉明夷

家人睽兮蹇解次

損益夫姤井萃升

困井革鼎震艮繼

漸妹豐旅及與兌

渙節中孚小過至

終以既濟與未濟

是為下經三十四

易經

卦歌

土

寅清樓

右三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為次之歌各以兩卦相為錯綜而其間始終脈絡之緒亦畧可想見舊本雖有是歌而兩卦之相連者或錯見上下句并其始終脈絡亦復隱而未見故稍訂之如右云



周易述蘊卷之一

朱子本義姜兆錫述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上下經兩篇伏羲之畫。卦爻文王周公之繫辭也。并孔子作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晁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錫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云周爲代名。易爲書名。者從孔疏也。據鄭謬釋鄭玄之說云。連山以艮爲首。艮上艮下。如山之相連也。歸藏以坤爲首。坤上坤下。如地道之歸而藏也。周易以乾爲首。乾上乾下。如天覆之無不周而變易無方也。其說不從周代名。易書名之說。然如其說。則三易當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易名。而周禮太卜不合以伏羲之周易居神農之連山黃帝之歸藏之後矣。故本義不用其說也。餘詳歸藏圖辨義古序文。

乾乾  
上下

易經

卷之一

寅清樓

乾元亨利貞。六畫者伏義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義仰觀俯察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畫一奇象陽畫一耦象陰以成兩儀見一陰一陽有遞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畫而上兩分爲四以成四象四分爲八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畫皆陽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兩倍其畫以成六畫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象辭者也定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乾道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此聖人作易教人上鑑而下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也餘卦放此○錫按大亨而利于正所謂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也而其爲仁義禮知之四德則又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故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之經傳有同有異其同者義本一致而異者蘊有殊塗朱子語類或問元亨利貞朱子云當初只是說大亨利于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說得好遂分作四件說又云乾坤二卦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只與諸卦一般至孔子作象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齊非二聖意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可也。由語類以觀可見精與

程利貞亦當作四德解何其惑也餘詳胡氏駁義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凡言象曰者放此○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之義也大哉數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之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爲始也又爲四德之直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錫按古易孔子十翼本與上下經各爲一書內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文言傳爲十翼之五皆無象曰象曰文言曰各曰字而後人以傳附經乃各加曰以別之也後凡稱曰者放此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施始或反卦內皆同。○此釋亨之義也。○錫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大音秦後同○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羣利貞之義也○鈞按此節舊在時乘六龍以御天之下今遵朱子之義定之

易蘊

卷之二

二  
寓清樓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始卽元終  
謂貞也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  
六陽以行天道是爲聖人之元亨其在上高出于物而萬國各得  
其所以咸寧此乃聖人之利貞也蓋齊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  
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  
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而四者之  
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又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與其在聖  
人則此卦爲聖人得大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雖其文義有非  
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宜也貞者事之  
幹也長丁丈反下長人同幹古且反○此文言篇中乾坤二卦象  
傳象傳未盡之蘊爲乾坤之特例餘卦皆无其文而此首釋  
乾象之意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時爲春于  
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  
于時爲夏于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  
不相妨害故于時爲秋于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  
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于時爲冬于人則爲知而立乎事之幹  
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錫按文言篇釋乾坤二卦象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仁爲體則物无不愛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理無不當故足以合禮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宜故足以和義知正之所而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故足以幹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曰乾元亨利貞者以行此道  
也○錫按自元者善之長至此爲文言得申釋象辭之第一節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始則必亨理勢然也收  
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定

寅清堂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錫按不言所利注有二說。次說對利牝馬之貞蓋易之本義此大哉之乾元所以與至哉之坤元有別歟。如首說則四德備之謂大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其行無過不及者其立不偏不倚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于陰柔粹者不參于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元來不得言中正然天地之間謂之一氣之流行固動靜而有剛柔爾以錫按凡卦以象辭當其參于六爻而情不虛此蓋六十四卦之通例歟又卦例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

而天下平也。○錫按此言聖德法天而乾六爻之爲元亨利貞益可知矣。自乾元者始而亨至此爲文言傳申釋彖辭之第二節。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之見賢通反卦內見龍並同。○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

爲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利見吉其象見占得者不足  
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俱爲利見此九二在下之大人若占者  
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錫按九二陽爻陰  
位中而非正云中正蓋便文傳云龍德而正中亦謂正當其中歟  
利見大人蓋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自爲一例凡占卦有不相當

寅浦樓

並當以此推之程傳謂六爻人人有用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常人有常人用意蓋如此在田註未詳程傳謂地上也蓋據繫辭傳分六畫爲三才而言也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田爲地上乃對淵爲地下言之

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九五剛健中正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有飛龍在天之象而占法與九二

同常人占得者則利見此九五在上之大人若居九五之位者則爲利見此九二在下之大人耳。

上九亢龍有悔亢者反○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于上而

○錫按乾卦初三五皆爻位得正二四上皆失正者也然九五之得正者其占利即九二之不正者亦利蓋中不嫌于不正也又其不得正而在上之上者亢而有悔即得正而在下之上者亦惕若而惕其得正而在下之下者無取乎亢而上也易

貴中而戒亢如此易理即不執此然當以此推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

而居首故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

六陽皆發剛而能柔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吉也春秋傳乾

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

此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

象傳也後凡言象曰者放此○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

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

周者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

剛則自強而不息矣○錫按此句通言全卦先儒謂之大象其義

易蘊

卷之一

五 寅清樓

亦與象傳相類但不是釋文王之象辭而孔子自發此義故與下

六爻之小象連文也君子與九三及文言之君子並同自強不息

即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意但九三君子之乾惕指一爻而

此君子之自強不息及文言之君子之行此四德指全象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錫按德施普即爻辭注所謂出潛離隱澤及

交辭矣後

並放此

謂之小象

後放此

文言曰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逖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

不可拔潛龍也樂音洛○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

无淺深也○錫按文言象象傳申象象傳未盡之意古易本自為

一篇標文言傳今易既以文言之申象傳者特標文言曰以分附

象傳之後則于文言之申象傳者亦合標文言曰以分附象傳之

後蓋姑從俗為之歟至十翼皆孔子自著不應自加于曰字凡全

傳所有子曰字並應刪去或疑設問答處合有子曰字竊謂即設

問答亦不必加子曰字而意自明古易无可考今文言傳及各傳

習誤而未及正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

易蘊

卷之一

六 寅清樓

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正中不偏而未躍之時也常言

者无義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錫按龍德

語九之剛正中語二之中下四句皆言其剛而得中之意君德也

者大人之事備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

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幾音機○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

无一言之不實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

終日乾乾而猶夕惕若者以此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錫按忠信存于心脩辭立誠見于事忠信是誠之始基誠是忠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去群○內卦以時進言德業外卦進而在上故言時位及時而進以進德脩業故也若無其德業而妄欲干進則咎矣或字之義以此推之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作起也物猶人也觀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也故與起于上則人皆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錫按自初

易緯 卷之一 七 虞翻

九曰潛龍勿用至此為文言傳中釋象傳之第一節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音捨○言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錫按行事猶言用功

或躍在淵自試也未適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治平聲○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錫按窮謂滿極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去聲○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錫按自潛龍勿

用下也至此為文言傳中釋象傳之第二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矣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時當然也○錫按隨時用之无一息之間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即天位也惟有是德宜居是位○錫按天位乃所以位天德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錫按處高思下可也與時偕極則有悔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剛而能柔天之法也○錫按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此為文言傳中釋象傳之第三節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去聲未見之見音現○成德已成之德義行字並作去聲或曰之行行而兩行字合讀平聲乃行藏之行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

易緯 卷之一 八 虞翻

見大人君德也言由學問寬仁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錫按前云信言謹行開邪存誠德已成矣此言由學問而寬仁蓋又總言其所

以成也居謂存諸心行謂發于事四之字皆指理而言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平聲下同○重剛謂陽爻陽位○錫按以陽爻陽位為重剛則九四陽爻而非陽位經不得以為重剛此先儒所以又疑其重字之衍也今考六十四卦凡陽爻陽位概不言重剛惟乾卦兩言之是重剛二字但因乾卦起義蓋乾卦六爻皆陽而初九陽方起上九陽已盡惟二三四五承乘皆陽有重剛之象而其中九二九五兩陽而得中惟九三九四不得中故皆曰重剛而中如此君子乾卦獨言重剛之義覺有著落而亦可无下交重字為衍之疑矣虞氏觀吳氏澄並云三四居上乾下乾相重交接之間故曰重剛其說亦各有見錫按先儒朱

子氣象廣濶不疑其非故敬書此以質之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

疑之也故无咎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錫按疑者審慎之意非疑而無主也重剛

疑之也故无咎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錫按疑者審慎之意非疑而無主也重剛



義見上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

況于鬼神乎夫音扶先後並去聲○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敬于有我之私是以枯于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錫按言天而天地日月四時具其中矣人謂人民言其大而不小者不足言言其明而幽者不必言也

充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喪去聲○不知動而有悔也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必計私避害而自不至于有悔矣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錫

易繇 卷之一 九 寅清樓

按進退猶言去就存亡猶言隱見得喪猶言窮通言有偏全互文也自君子以成德至此為文言傳中釋象傳之第四節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坤元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去聲○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

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陰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

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享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

得而主于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錫按主利二字為句自孔疏以後諸儒多宗其說而程朱亦

姑因之然徵諸文言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利連讀之非經義明矣今考國書後得主當以文言為據利字當屬下二句讀在西南則

利于得朋在東北則利于喪朋正與上文得主相對蓋事主者惟

知得主而已朋類非所私也人臣知此義則引類相先不為阿黨

孤勝特立不為崖異故易爻有曰朋盍簪者朋至者以其簪者以

其鄰者皆得朋之義有曰朋亡者漢群者絕類上者皆喪朋之義

也故自此卦首發明之而六十四卦臣道

準焉國書如此庶疏義正而經義明矣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此大義蓋緣始

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此言亨也德合無疆謂配乾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此言利貞也馬乃乾之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

坤之德也人之所行如坤之德則其占如下文所云矣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

貞之吉應地无疆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有慶矣安而且貞地之德也○錫按此又言先迷後順及終慶安貞之義也反之西南則終有慶非經義先儒云以陰順從乎陽然後有慶也陰從陽為得

常若陽從陰則反常矣

易繇 卷之一 十 寅清樓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剛至靜而德方剛方釋牝馬之貞之義也

辭乃坤牝之義而馬有剛方之性是其貞也先釋利貞次釋元亨

者象言利牝馬之貞蓋即坤特指其象而用六利永貞亦不足于

元亨故也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復釋亨義也程傳曰主下當有利

前矣含萬物而化光此即含弘光大而品物所以咸亨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復釋坤元順承天之義○錫按此文

釋之耳

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人少故謂陰爻為六

于下其端甚微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

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不能損益也然

陽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

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

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肯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見于象中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順正以固坤之直也狀形有常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錫按文言敬則直義則方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大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坤本不得言大順承天就大而坤亦大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陰爻三陽位內含章美可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也○錫按文言弗敢成而代有終之義是從臣心上推看則始雖无專成之心而卒克盡代終之職也或誤謂其事无始有終便非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音餘又音預○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避也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節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象如此而占大善也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取外侮內則忠也外則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長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刪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凶可知

用六利永貞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占如此則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直而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變魚陵反馴似遵反○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順

易經 卷之一 士 寅清樓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錫按傳但言直方不德以直方為主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音同○錫按待時而于乾但光大之而已是无專成然固光大之矣是有終也貞固為知之德故曰知光大也

括囊无咎慎不嘗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錫按窮則傷矣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文官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古字順慎通言當辨之于微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此以學而言也正謂本體備矣傳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微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誠為疑乎○錫按敬義夾持而德不孤此釋德之大之義因以見論語是有德亦是言德之夾持相輔而德以聲氣之應解之者非也乾道齊有為坤道靜鎮自守而此乃言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者蓋坤道雖不足于生安而固不同于困勉與

易經 卷之一 士 寅清樓

錫按天地變化草木蒸則賢人昌可知天地開闢人隨草木生可知盛世雖草木亦蒸况賢人乎哉世雖賢人亦隨况草木乎皆舉其極而言經傳五文之義類然也坤卦自二五而外皆危辭蓋聖賢扶陽抑陰之意切矣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黃為中德釋黃字之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震字之義也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于四支復釋居體○錫按通理謂中德而兼通眾理居體謂尊位而謙柔處下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離而去聲夫音扶○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雜交雜也言陰陽皆傷也○錫按此以上申象傳之意也考六十四卦无文言惟乾坤二卦有之明乾坤之道大也而文言類中乾象乾象于坤象坤象惟一申之而已蓋坤道順承天乾道明而坤道无待于費辭與

易道 卷之一 寅清樓

屯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震坎皆三畫卦之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屯之言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草穿地始出而未申而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也震動在下坎險在上動乎險中可以大亨矣而在險則宜守正未可遽進又云利建侯者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難去聲六二象同○以二體釋卦名義始

交為震難生為坎也又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又以二體之象釋卦辭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之乎雨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利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始舉其一也○錫按初九爻曰盤桓利居貞則主靜也而此云宜建侯而不寧則不得靜以處之矣故曰

不取初九爻義也然建侯正以寧之則亦二而一耳蓋居貞以戒妄動而靜以待動斯為動之正與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步于反○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而利于居貞以俟之也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有侯之象故象又如此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班分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柔順中正有應于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安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錫按本義以匪寇婚媾為初九求婚媾細玩蓋不然通考全經本卦及賁賁言匪寇婚媾者凡三本卦六二與九五應賁六四與初九應賁上九與六三應賁目正應為婚媾不以目非應者之求婚媾也又本卦六四不言匪寇婚媾但言求婚媾六四自與初九應而下求之其非以目妄者之求婚媾益明矣據傳六二之難乘剛也在六二乘初九之初初九與為難而求為婚媾固有此情但經婚媾二字初不指初九之求婚媾程傳云若非初九與為寇難則婚媾遂矣蓋寇難指初九而婚媾自指九五也一云二之屯如遭如而乘馬班如者

易道 卷之一 寅清樓

非以初九為難而與之為寇也蓋以求其婚媾之正耳此與程傳雖不同而其以正應為婚媾則同也或疑乘馬班如當指初九之陽剛為難不指六二之柔順自守則六四乘六三之陰柔亦自言乘馬班如其疑蓋非矣當併質之先儒云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象同○陰柔居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殺害也○錫按无虞謂无虞人導之也註以幾字訓見幾似未安或曰幾猶期也有所期必而能舍之是即聖人无罔无必之道雖不言見幾而見幾在其中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以陰居陰不能上進故為乘下以應于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錫按初九不求所應之六四而求所承之六二則為妄六四不求所承之九五而求所應之六二則為正此風人即須我友之意也初九之不正不于初九爻見之而見于六二即初九之正亦不于初九爻見之而見于六四者所謂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就不可說之意也婚媾當男先女乃女求男者女在下則待男而不言求女在上則下不敢求

經 33-17

止乃求而歸之矣猶泰六三歸妹六五皆言帝乙歸妹之義也下求婚婦亦云往者凡有所行皆爲往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膏澤當下于民然當屯之時坎體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故有膏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象如此○錫按上六无正應故不言婚婦則婚婦當指正應可見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也經綸治絲之事經以引之綸以理之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賈下賤大得民也下退嫁反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錫按反之言歸也謂自變歸于常也

易繇

卷之一

主

寅清樓

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求而往明也程傳曰求賢自輔而往可謂明矣○錫按程傳以求賢自輔釋六四爻義蓋士女之求親君友之求賢其義一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式鼓反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長直良反○錫按本義未詳考楊氏及國書蓋言何可長如此宜速反而變通之以致禍

之意

三三坎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音谷三

息暫反○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而此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而蒙昧謂五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外卦

之六五陰陽相應故有亨道而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其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觀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叩之凡此明者之義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卦象卦德分釋卦名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又以卦體釋卦辭也言蒙之爲

亨乃以可亨之道行之而得其時之中也二剛明而爲師五柔暗而爲蒙二不求五而五求二是其志自相應也蒙之求師如筮之求神以剛而中故告而有飾若初筮告而又再三瀆之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而瀆之何乎所以釋利貞之義也○錫按程傳以亨行謂以亨道行之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時之應中謂處得其時中凡時中之義當以程傳推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活反桎音質梏古毒反○以陰居下蒙之甚矣

易繇

卷之一

太

寅清樓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

能有所包容之象故吉也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占者有其象而當其事則吉矣○錫按子克家不言吉蓋互文蒙象以師徒言而二三爻兼以士女言者事則有限象无不包猶屯卦兼言求購取賢之義也後並放此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

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責

六四困蒙吝既遠于陽又无正應爲困于蒙之象而可羞吝也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六五童蒙吉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故其象爲童蒙而吉也○錫按蒙卦剛明吉而柔暗非吉也九

二吉上九利而六五亦吉者以

其中也是故君子中之爲貴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攻治太深初无所利惟捍其外誘乃爲得宜也凡事皆然况誨蒙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下孟反六二象同○泉水錫按果行以明決之象水者果之也育德以靜鎮之象山者育之也西山與氏發其義而觀象亦云果行如木育德如山蓋凡君子有兩美與兩象相發者皆先內而後外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錫按但以正法而已此亦用說經格之意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指二五之應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順慎古字通行不慎于經意尤切

困蒙吝吝獨遠實也○遠于陽也凡爻陽為實陰為虛○遠實謂

童蒙之吉順以與也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錫按言利禦寇則不利為寇不待言矣上下謂諸陰爻明不

但六五童蒙之當養也

易繇 卷之一 壬寅清樓

三三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需待也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

之在中者也九五坎體中實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

象又坎水在前乾健臨之為將涉大川而不懼進之象故有所待而

能信則光亨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

尤貴于能待則不致速而犯難矣○錫按程傳云有孚則光明而

能亨是光以德言當有孚光為句也項氏則云抱實而力待必有

光亨之理是光以占言當以光亨為句也玩句理項氏為安光亨

又云貞吉者光謂其

象象貞謂其質地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卦德釋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以卦

兩象釋卦辭○錫按以正中謂九五處中而居尊位往有功謂乾健在下而將上進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于其所之象故利用恒

則无咎也○錫按初九及九三之兩爻皆居剛得正而有正應者也初九无咎而九三致寇至者初在下與險遠而三在下之上與險近

故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沙鄭本作汧○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

能需故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

近而過剛不中故象如此○錫按需卦六爻

惟九二爻位不正餘皆正也而九二不正而終吉九三正而致寇

者九二得中則无嫌于不正矣九三以陽爻陽位乘乾健之上通

坎陷之交既不足擬九二之剛而得中并不得比初九之剛而在

下而其視六四上六之柔順得正者亦遠矣不言凶者居剛得正

又有正應雖致寇不吉亦可徵以

免禍與以傳考之可見餘見初九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

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

言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易繇 卷之一 大寅清樓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也九五陽剛中

錫按五為坎主可謂險矣而安待而吉者剛健中正故也二剛中

能需而遠于險故久而自吉五剛健中正而當夫險故貞而乃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陰居險極无復有需

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進為不速客三人來之象柔

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象陷險中敬以待之故得終吉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上聲樂音洛○雲上于天

自雨其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去聲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以善反○衍寬意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外謂外卦敬慎不敗

需于血順以聽也○錫按順以聽則出自穴亦在其中矣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都浪反。○以陰居位未詳。○錫按雖字之義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况當位乎。聖人發明象外之意蓋如此。嘗考家先宗伯傳義補疑葉氏良現已云然宜從之。

三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窒張栗反。○訟爭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內險而外健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心為加憂且于卦變自遷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故有有孚而見窒惕。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故又有終惕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故利見大人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故不利涉大川。蓋占者皆隨其所處為吉凶也。○錫按本義有孚窒窒字惕字中一字一義蓋仍程傳耳。或曰剛來得中之中謂中正之中惕字中之謂惕于中心也。傳蓋謂其惕于中心而吉者由剛來得中故也。其義較穩卦變詳易蘊

卷之一

五 寅清樓

見敬蒙國書則謂依王弼舊說作虛盤說者近是也。後凡言卦變者放此。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卦德釋卦名義。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錫按入于淵以乾健乘于坎險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象占如此。○錫按程傳作戒辭謂其不永所事則終吉也。味象傳訟不可長之義亦然蓋初六陰柔不正恐其恃有正應而終凶故戒之與。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逋補吳反。○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則无眚矣。○錫按勢不可敵猶程傳言義不克也。歸而逋至三百戶為句。謂自處卑約以免災患也。此義自王弼以來程朱皆本其說而荀氏項氏俞氏皆以歸而逋為句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為句。謂近之者皆无進退之患也。其義雖可通非經之本義。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逋補吳反。○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則无眚矣。○錫按勢不可敵猶程傳言義不克也。歸而逋至三百戶為句。謂自處卑約以免災患也。此義自王弼以來程朱皆本其說而荀氏項氏俞氏皆以歸而逋為句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為句。謂近之者皆无進退之患也。其義雖可通非經之本義。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居正則雖危而終吉否則凶矣。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以見惟守常而不出則善也。○錫按无成即坤卦文言弗敢成之義是言其義之不自主非言事之无所成注義當以此參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渝以朱反。○即就也。命正理也。渝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心安處于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九五訟元吉。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訟而九二不正而中故无咎餘則不正且不中宜凶咎矣。然同一六也而初六勝于六三同一九也而九四勝于上九蓋聖人示以執中守下之道至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鞶收紙反。○鞶帶命服之飾褫奪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行相違謂剛健險陷謀始訟端絕矣。○錫按其

卷之一

五 寅清樓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錫按辯明謂不終訟而自得其白也。

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掇都活反。○從上言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也。○錫按不喜新而從舊不專已而從上本兩意也。此合言之言其自用自專則一也。訟事尤戒專用故以臣道无專成之義明之。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訟元吉以正中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此古

中之意也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羣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聖人之垂戒深矣○錫必丈人乃吉者此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往况反○以卦體釋右之曰以是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又以卦體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有是才德民悅而從之也不亦宜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俯九反○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屍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在卦之初爲師之始

易通 卷之一 圭 寅清樓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上應六五六爻惟六四上六爻位得正餘四爻皆不正也然其得正者六四幸无咎上六勸戒兼皆僅可之辭而其不正者六五以柔中无咎九二吉无咎而且有利命之榮何也中既不嫌于不正而九二又爲全卦師貞之主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輿尸謂師徒捷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象占如此○錫按師按六三失正而居下之上六四得正而居上之下雖同

六四師左次无咎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故象占如此○錫按春秋凡書及戰之義皆罪其不知左次之道也後世如司馬仲達不敢與武侯戰迹雖近怯然其全師以歸以視六三致輿尸之凶者遠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之丈反○執言辭也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利執言之象而无咎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

也若使君子在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與尸而歸雖貞而亦不免于凶矣言當專于委任也○錫按執言或作問罪之辭亦通長子猶言丈人皆謂九二也弟子兼謂六四者對文則有三輿尸四左次之分散文則不能除害而左次亦輿尸類與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矣故戒行賞之人不可濫而受賞之人亦不可倖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得衆矣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錫按此言任本于德而功及于世也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當也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錫按以中行謂九二以中德奉命于

易通 卷之一 圭 寅清樓

上以行 師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戒深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平志反○比親輔也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名比而其占吉也陽剛中正固爲人所親輔矣又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承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之而无咎故其未比者亦以是反觀之可與○錫按後夫凶如有攸不爲臣東征是也然聖王亦豈遂棄而絕之哉當時如商奄飛廉之屬則討戮之而後我周王見休者亦猶赤子耳故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此所以爲民之父母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以卦體釋卦名義也比吉也疑衍爲衍若曰比之爲吉也以比之爲輔而下皆順從也其義自明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亦以卦體釋卦辭也。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之初有信以比之則可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錫按此聖人示人以象外之占也。味終來二字始隔可知。故有孚僅得无咎。盈缶乃得他吉。鄭汝諧云五爲比之主初最遠而非其應何以有吉義蓋幾生于應物之先而誠出于志之未變以信求比何咎之有其說是也。

六二比之內貞吉。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錫按六二乘初六之陰又承三四之陰易爲近交所引而獨與卦主之九五爲正應以比之六四居下卦羣陰之上易爲下交所牽而亦獨承九五以爲比故二爻獨明其貞吉。一曰比之自內一曰外比之者據內外卦而言六二柔順中正以上比正應之九五其比乃向爲政故傳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六四雖得正而非中又无正應但以外承九五而比之故傳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至初六非正非中有孚僅得无咎即有孚盈缶終來而得吉蓋亦得之自他而不得云內比外比矣。况六三比之匪人與上六比之无首各居內外卦之上而自相比附者

易蘊 卷之一 奎 寅清樓

六三比之匪人。陰柔不中正承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凶不言可知。

六四外比之貞吉。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錫按二四皆自內而外比而二內卦也四外卦之內也故四不言自內但言外比之而已。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商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迫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誡以求必得故爲王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吉之道也。○錫按比卦象辭不寧方來後夫凶是无失之義也。而九五爻象王用三驅失前禽象與父若相反何耶。自下求比乎上而言无一物不得其所後夫凶可也。自上致比乎下无一念或係以私失前禽可也。聖人毫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更不遺聖王之化此並行不悖之理也。湯解四面網而祝曰不用命者入吾網是舍順取逆而傳乃曰舍逆取順又何耶。解網自殺獲而言故曰舍順取逆顯比自親附而言故曰舍逆取順是亦事異而理同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陰柔居上无以比下故爲无首之象凶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水比于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得正則不自失矣。○錫按本義不言得中而但言得正者中不待言也。二四爻位得正此所以獨言貞吉也。上六雖得正而亢而失其可親即不言貞吉矣。所謂後夫凶與。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于賢以從上也。○錫按九五剛健中正足賢也。全經凡以五爲賢者放此。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舍

易蘊 卷之一 奎 寅清樓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首則无終矣。○錫按比之无終家所謂後夫凶者以此。

三三 乾下 與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藏六反大畜卦同。○與亦三畫卦與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謂陰也。畜止也。上與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而以陰畜陽能係而不困其所以所畜者亦小矣。雖內健外與二五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亨通之占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又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陽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美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雖畜得之其處此亦可類推矣。○錫按小畜象辭小過交辭皆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文講家各于本卦推之言人人殊竊謂不雨之義須從屯卦雷動于下上蒸爲雨解卦郊之義須從明夷卦合觀而見夫屯卦雷動于下上蒸爲雨解卦雷動于上雨沛以下而小畜卦陽伏于下雷寂于上小過卦雷動



子上陽止于下明非屯與解之滿盈而雨作者比也明夷卦時明而能正志實子以之明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而小畜卦陽上往而澤未起陰下弋而事莫濟則其明夷之夷傷而明晦者類也諸卦比物類之義如此而講家之離合頻矣故論為先備實之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健而與剛中而志行乃亨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始致反○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言復六反二爻同○下卦乾體本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居下得正前遠于陰

雖與四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无咎而吉也○得復復猶復之復復之言反離將為畜而能自反于正也

九二牽復吉三陽志同上進九二又漸近于陰而以其剛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九三亦欲上進且迫近于陰矣然剛而不中又无正應離陰陽相說為

易經 卷之一 寅 寅清樓

所係畜而進退不能自由故有輻輳之象又以志剛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可知矣○錫按經言夫妻反目兩不相和之辭據程傳妻怒目相視不顧其夫而反制之則指妻而言據本義九二志剛不能平而與之爭則指夫而言將安從乎曰夫不能制妻而但與之爭妻不受制于夫而反欲制之意本一貫但以傳不能正室推之則指夫之失道為主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

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錫按六四陰爻陰德正則有之中則未也而本義云虛中與體者以其為與卦之體而又為全卦之中故也六四陰爻有孚即伊川中虛信之本之意九二陽爻有孚即伊川中實信之實之意既有孚信自无憂傷之虞而有學問之驗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則全卦之中亦猶內外卦之中也與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象也而九五居下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學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機○畜極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于積滿而然也然陰加于陽婦雖正而亦屬至陰既盛而抗陽即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聖人之為戒深矣哉○錫按卦本以陰畜陽與體亦以陰入陽今上九以陽爻居陰極合九五以容與入向之不雨者既雨而尚往者亦既處此蓋陰之尚德而載之耳然婦貞厲而君子征凶者自上卦與體而見矣即雨而亦非陰陽之象見矣即雨而亦非陰陽和之雨可知也其厲且凶也宜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

未能厚積而遠施也○錫按林氏云風一過而草木皆披靡既過而旋復矣是能畜而不能久也因其說推之小畜之與一陰生于二陽之下是其體小也而其風行于天上靡然不久是其用小也大畜之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是其體大也而其山肩乎天上極然不移是其用又大也懿文德蓋文德雖美而畜德未大也若多識畜德則厚積遠施而其用又豈如斯而已哉復自道其義吉也

易經 卷之一 寅 寅清樓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亦音求上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錫按血傷害也惕憂慮也王氏謂但言惕出則血去可知矣舉輕以見重也

有孚學如不獨富也錫按不獨富謂以其鄰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錫按疑即坤卦陰疑于陽之疑

三三兌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于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過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其占雖處危而亦亨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就是履虎尾不咥人亨說音悅○以卦德釋象辭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幸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剛中在下无應于上故為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中不

而吉矣○按九二爻位失正而云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中不據于不正也或云固爻位之不正而勉以貞吉者非以象傳中不自亂也句

推之可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按波我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象占如此又言武人為于大君者謂其得志肆暴而不恤久如秦政項藉是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京本山革反坊本音色○九四不中不正以履九五之剛其危甚矣然以剛居柔

易經 卷之一 壬寅清樓

故能戒懼而得終吉也○按愬愬心口相商憂懼之貌

九五夬履貞厲夬古怪反○九五剛健中正以履帝位凡事必行

正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其為戒深矣○按夬履者于易卦為澤天履也王氏云若貞固守此則危道也言不可一于任剛決行而不顧也其義與本義別恐不可從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傳備矣傳曰天在上

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為履而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

之公而定其民志也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而後

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

故皆不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至于尊

築農工商賈日至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于利天下紛然

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

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按志行謂進而得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特其德則不當特位矣一日二日萬幾特位

固非特德亦危矣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易經 卷之一 壬寅清樓

三三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泰通也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也長之丈反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京本汝據反坊本人余反彙音胃否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憑同○九二以剛

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

斷剛決不遺遺遠而不與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九三无平不敗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將過于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也憂也字謂所期之信也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矣○錫按勿恤其孚未詳蓋天運之往復有定期故云其孚人事之艱貞有定力故云勿恤

六四翻翻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翻得戒令而信也其象如此蓋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當慎可知矣陰虛陽實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錫按程傳朱義皆以此爻為小人合交害正之象而沈氏趙氏李氏俞氏何氏則皆以此爻為上下交孚乃交泰之象也竊謂以全象言則內陽外陰為泰內陰外陽為否而以各爻言則泰之自陽而陰者即泰亦有否之幾否之自陰而陽者即否亦有泰之理以泰四爻之不正與否之四爻之正對推之當從程朱之義况傳失實二字乃虛誕之稱非謙虛之目其所謂不戒以孚者乃私意之相合非誠意之相通又安得以上下交孚乃交泰之象許之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當占

易經 卷之一 彖 寅清樓

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消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錫按泰之辭文周始繫而云帝乙歸妹亦得此爻蓋其占自用服易與程傳云自古帝女下降至帝乙乃制禮使降尊貴以從夫而受福也其最顯歸妹元吉者明人君虛已親賢之大道也若道當親賢下交而權奸干進才賢隱棄則陰柔不中之為厲耳九二得尚乎中行曾五位之中也而志願者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復房六反下同○泰極而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羞吝也○錫按不可力爭釋勿用師但可自守釋自邑告命雖正而吝者以守近而遺于過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同相息亮反左音佐右音佑○財成以謂其過相以備其不及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錫按志在外之義不一程傳謂志在上進也楊萬里謂君子志在天下不在一身也竊謂

二說相須惟志在天下故欲上進耳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錫按程傳以包荒用鴻河不遐遺朋言之者蓋于包荒中具用鴻河不遐遺朋亡之三者故曰得尚于中行也所以然者九二以陽居柔包荒所固然也又有三者以濟之則光大而得尚于中行矣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錫按際謂天地之交際也傳言此而戒在其間矣觀象云自全卦言外卦為陰往自六爻為陽來

翻翻不富其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程傳朱義並同但易中皆以陰陽分虛實而不係乎上下即上所言陽實陰虛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是也蒙六四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謂其遠于九二上九之陽也陽在上下皆為實而需則陰在上下皆為虛而不富可知矣本義蓋因程傳而未及正與又此爻舊以翻翻為句不富以其隣為句今按傳自以翻翻不富為句以其隣為句言此翻然而來復者皆虛邪而失實者也而乃比

易經 卷之一 彖 寅清樓

鑄結于中心而相率以害正也何哉此傳義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允也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錫按泰否九象云傾否是也故曰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立命也

三三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都反○否閉塞也七月之人道也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此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錫按程傳皆有此句恐无連誤之理由不交通故无人道孔疏程傳皆如此說王氏謂非君子人也說較安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應也其貞則吉

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錫按泰初九云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不云征吉而云貞吉此泰否之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

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乎我而自失其守也

六三包羞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無咎之戒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命謂天命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有命无咎而疇離三

陽皆獲其福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錫按繫辭下傳第五章其亡二句承君子安不忘危言之其戒懼也深矣

易道 卷之一 三 寅 寅清樓

程傳云桑之為物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故取為深慮遠戒而得吉者况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故先否後喜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收斂其德不

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

按茅貞吉志在君也小人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言不亂于小人之羣也

包羞位不當也錫按位不當謂權位未得其當故惡未逞而包羞也或以爻位失正為不當則九四上九以陽居陰亦不當也而皆得離

有命无咎志行也錫按志謂轉否為泰之志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終則傾何可畏也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于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

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土同于天而六二得位得中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于野

謂聚遠而无私也故有亨道以健而行故能涉大川又為卦內文明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為君子之正道故其亨而可涉險者必合于君子之正

道乃為利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錫按

國書云傳義皆以乾為專指九五恐非同人于野之意蓋乾者陽父之通稱一陰虛中與五陽相應此所以為同人也今以對卦柔

得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例推之合如國書之義此不云上下應之而云應乎乾者柔居五位得言上下應之此居二位但得云應乎乾而已

易道 卷之一 三 寅 寅清樓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衍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以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

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錫按君子正即象君子貞所謂君子之正道也卦離六二為主而以乾行為屬故六二吝而九五先

號咷後笑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同人之初未有私主剛正在下上无係應有同人于門之象故其占无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宗黨也六二柔順中正同人之主也然不能大有正應者為吝而居中正應又吉之吉也六二既為同人之主又

與九五之中正者為應則何以獨吝也此聖人以大公无我之義示天下也夫以一陰而上下五陽同與之則必其盡絕意必因我

之心惜邀薄于正直之守而後盡同人之義而稍繫于應與之私者不能也其所以猶為應與所繫則以六二之陰柔主之而非九五之陽剛主之也傳曰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

之正謂陽德也今六二以一陰而上下五陽同與之以為同人之主可也而其陰柔不无係于所應雖以為同人于宗吝可也若九

五之爲六二應者不然彼以陽剛之德居中得正理義所同物不能問其用大師克相遇者初非苟同六二固將化其異以爲同也乾之九五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同人之象曰龍行也文明以建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同人九五之君子可進于乾九五之聖人斯其爲大同之象而同于宗之六二固有主之而不克主者與全經二五之中雖不正无所嫌而同人之六二雖正猶有嫌此理微公私之判扶陽抑陰之義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

攻故有此象○錫按欲同于二懼攻于五誤本程傳然義未易明也考傳曰伏戎于莽敵剛也國書云敵者應也若良言敵應中孚言得敵皆謂應爻也則此九三爻傳之所謂敵剛者敵上也九四爻辭之所謂乘墉者攻初也既非正應則不同而相攻矣詳味國書曰報傳義爲登餘見九五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音庸○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

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弗克攻之象是能改過而得吉也○錫按欲同于二亦本程傳義已見上

易經 卷之一 重 寅清樓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戶羔反號從刀反族卦

順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問之故有先號咷而後笑之象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錫按爲三四所隔亦本程傳然凡應與未有不隔二位者三四豈得而問之哉夫物我之交雖私欲得問之耳六二陰柔不能克已而九五剛德剛克之先號咷後笑此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驗

九六同人于郊无悔居外无應物莫與同亦可以无悔者郊在野

如此○錫按象言于野而父但言于郊蓋郊即可至于野矣國書云本卦之內體自同而異故于門于宗相向而可也至三而伏戎于墉則不勝其異矣乘墉勿克攻大師克相遇漸反其異也至上九而同人于郊則復歸于同矣訓義是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

也○爲同人者理之一類族辨物者分族辨物所以審異而志同之殊也分之以盡其理之一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錫按出門則離于宗而可至于郊以及于野矣程傳云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

故五 咎也

同人于宗吝道也錫按六二傳同人于宗爲吝明非出門同人者

只是宗族若邪黨則固在出門之中矣

本義謂宗爲黨只是五文不得泥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言不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言則困而反則也乘其墉則非力不足也特

義斷困而反于法則故吉也○錫按六爻獨三三不與同人之義以

其伏莽乘墉也其伏莽乘墉者以其居二與五相應之間二既係

吝之未損而三與四又校求之未化也四自克以義而三

尙介于中故不言吉若初與上趨然事外所以无咎悔與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直謂理直○錫按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錫按象云于郊无悔而傳云志未得者蔡氏

野則不但親疎之見忘并物我之迹亦化矣此象外不書之微

意而傳所以善發理顯也春秋書會盟而獨善晉命亦如此

易經 卷之一 重 寅清樓

三三 離上

大有元亨大有謂所有之大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

故大善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以卦體釋卦名義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以卦德卦體釋卦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

有哉觀以處之則无

咎又問无咎之實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

初九俱无交害而已如九二

積中不敗乃攸往而无咎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享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處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小人無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九四匪其彭無咎彭步即反○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六五柔中不極其盛而得柔中不極其盛而得無咎矣故象占如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大有之世柔順得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大柔則弱當以威濟之則吉亦戒辭也○錫按同人六五則吉者同人陰交陽位則恐以私蔑公而吝大有陰交陽位則恐以威濟而吝矣其所以致戒勉者不同而致戒勉則同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足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謂下從六五樂辭傳釋上九爻云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是也以資目五位者猶此六四傳外此乎賢以從上之意而郭氏鄭氏王氏胡氏皆謂六五履信思順尚賢而以資目上九是與傳義異也又按本卦惟初

易繇 卷之一 重 寅清樓

九九三爻位得正而傳皆有戒辭其九二九四六五上九並爻位相錯而傳反皆為順象者于以見易教不惟正而惟時而化裁通變而神明之者未可以述言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而無以治之則燄熾或萌于其間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錫按順天休命猶云對揚天

子之休命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錫按小人害言惟君子足當之也

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晬猶或味也程傳云明辨物理不敢至于滿極也梁氏云明辨又謂之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收反○發志發上下之志也太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故以威如為吉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錫按大有上吉謂大有之上爻吉无不利也或說釋上吉若元吉者非

三三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乃屈而至于平地謙之象也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以見其為亨之道耳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掌反○言謙之必亨○錫按下濟謂高者當下上行謂卑者必伸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惡鴻路反好呼報反○變謂傾覆流謂聚

易繇 卷之一 美 寅清樓

而歸之也人能謙則居尊者其德愈光而居卑者人亦莫能過矣此君子所以有終也○錫按謙益如盈居往來之類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此涉難何往不濟故有用涉大川之象而其占吉也

六二鳴謙貞吉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錫按程傳說不指聲聞為言然謙中發外而聲聞固具其中矣則二說亦相須但分名實先後耳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也

○錫按不曰吉而曰有終吉以居下卦之上謙于不吉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撝撝皮反○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按柔順得正固无不利又居上卦之下更無損其謙不為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從之者眾矣故為不富而能以其



鄰之象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也○錫按无不利句義當承伐言之言其四征不庭而无不利對上六但亦當然其不別釋无不利可見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

○錫按謂征邑國為征己之邑國似未安經蓋謂但征一邑一國而未能如九五之剛健中正四征而无不和也且同一鳴謙也六二柔順中正則正而且吉上六正而不中又居上卦之上則足征邑國而已于此可以見易教所向之至次而先聖之繫辭亦遠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謂侯反稱施並去聲○以卑裒高

謙之象損卑增高以趨于平亦謙之意也○錫按程傳及馮氏哀之象也蓋發家父言外之意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易經

卷之一

圭

寅清樓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錫按傳釋鳴謙貞吉為中心得者即程傳所謂謙謙積中發外見于聲音笑者是也一云

君子本無心于聲聞然謙謙之德不求聞而人聞之而卑以自牧之心遂矣所謂中心得者如此乃所以為貞吉也其義亦通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言不為過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志未得而至于行師然亦適足以

治其私也而已

三三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上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

豫而利以立君用師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以卦德釋卦辭○錫按此言三才皆以豫動以

起下文也與氏云天地如之猶云天且弗違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

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初六鳴豫凶陰柔小人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

義父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而已所以有吉凶之異○錫按自樂亦有吉凶之義本義但言四之眾樂與初之自樂異吉凶約舉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豫雖主樂然易以漏人漏則反豫而憂

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安靜堅確其介如石故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

易經

卷之一

天

寅清樓

如此占者正而吉宜矣○錫按不終日謂不終日以漏于豫也此所為介于石而貞者與柔順中正貞其固有也不待戒勉而吉矣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肝況于反○肝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

悔者也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

類合而從之蓋因而勉之也簪聚也○錫按簪之言聚程傳取聚之義是也蓋謂同猶合也卦惟九四一爻為眾樂之義而餘

五爻皆為自樂之義者九四一爻陽剛為主而餘五爻皆陰柔故也故剛柔德也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此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剛

故又為恒不死之象而占在中矣○錫按傳云乘剛蓋謂以陰爻居陽位也貞之言常也以不正而貞疾以得中而恒不死故中

貴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以陰柔居豫昏冥于豫之象成矣事雖成而能有渝則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

門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義又取其義殷盛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錫按易例向正應而本卦之非初六鳴豫志窮凶也○錫按六二以介石得吉六五以貞疾免死六三以肝豫許悔上六以渝成辭皆至初六與九四正應乃以鳴豫凶而傳釋其志窮者蓋初六以陰爻居陽位而獨介特卦主以爲應此所以滿則覆而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肝豫有悔位不當也○錫按位不當謂居下之上也若以陰爻陽位爲不當則初三四五皆不當不獨三矣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易

卷之一

美

寅清樓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三三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以卦變言之自困卦九來居初自噬嗑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以卦變言之自困卦九來居初自噬嗑

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以卦變言之自困卦九來居初自噬嗑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以卦變言之自困卦九來居初自噬嗑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下題嫁反說音悅○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王肅

本圖作隨之隨時之義作隨之義今當從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

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惟得其正則不私其隨而吉出門以交而有功矣故象占如此○錫按本爻義多未詳語類官是主守之義初陽是一卦之主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據此初陽爲震主動則隨人其貞何矣是官有渝貞吉之義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蓋不假言矣○錫按六二居中得正且有正應于義无失而初九又所謂出門交有功者也則又辭但言係小子失丈夫而不言凶吝蓋亦惜之非絕之與又考晉匪以陰爻爲小子陽爻爲丈夫六二隨六三而失初九故云係小子失丈夫六三隨九四而失六二故云係丈夫失小子三隨四則自舍二而二隨三則自不能兼與初矣其說按經體傳自有所見存參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九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其正應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于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无咎也占者宜審此戒○錫按九四不中不正又无正應故其隨五有獲

易

卷之一

卑

寅清樓

雖貞亦凶也所謂凶者以大臣過君功高而震主也○有孚在道既明且哲何咎乎

九五孚于嘉吉○陽剛中正下應中正足信于善也其吉宜矣○錫按九五言孚者五位有成孚之義无隨人之義

不同皆隨之義也獨九五言孚者五位有成孚之義无隨人之義也至五六无隨之可言則但言拘係而又從維之以見其與爲固結之意而已然則下四爻以隨人爲義而九五自以物隨爲義與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亨當作祭享之享音見大極隨之同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享于西山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祭山川者得之其誠如是則

善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錫按澤中有雷爲隨之象嚮入息何也息其身不息其志並行而不相悖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錫按程傳明功謂明哲之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拘係之上窮也。窮極也。

長興  
上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居上與下上下不交下與上苟用則事敗可知矣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

上上下下自既濟來者賴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靈也靈壞之極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

甲三丁辛也後卅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圖後事之成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尙新則當致其丁寧以監

易蘊  
卷之一  
望  
寅清樓

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矣○錢按本義訓先後

原然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圖其將然先後甲而爲之儒所以治蠹而致元亨也則但以始終言而不以辛丁言又按龔氏張氏蠱

卦言先甲後甲與言先庚後庚事壞而至蠱則當復始甲者事之始故蠱彖傳以先甲後甲爲終則有始也事久而有弊則當更

變庚者事之變故與爻辭以爲无初有終也蓋亦不以辛丁言矣  
有謂甲爲事之始庚爲事之變二說並從千起義其甲前三日爲

丁寧後三日爲丁庚後三日爲癸蓋亦以其先後

度相反而難曉覽不如從  
張氏爲平正耳。

上而柔下與而止。蠱。以卦體卦變卦從習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

則有始天行也釋卦辭也元亨謂剛而後治也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

父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故戒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錫按象辭以君道振民而爻辭以子道幹父者以治國則君道以齊家則子道也若人臣當之則輔君爲理而事君如事父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貞言當與以入之也○錫按蠱卦除上九一爻外多取象于父母者上九孤高无上无事父母之可言而餘爻皆有子事父母之道

也獨九二稱幹母而餘爻皆稱幹父者上卦之中爲父道下卦之中爲母道此二爻對待而言也餘爻无父母對待之義則但言父

而母在其中矣所以然者上下卦之中爻中正位君臣之道配乎乾坤而夫道歸道如之父道母道亦如之二爻有父道母道故當

其父者亦因以幹父幹母爲象此爻與位對觀之義也舊以九二之幹母蠱爲幹九五之蠱則六五之幹父蠱寧可謂幹九二之蠱

乎故謹以質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遇剛不中故小有悔與體得正故无大咎。

易蘊

卷之

望

寅清樓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以陰居陰不能自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錫按本

卦九三爻位正矣反嫌其以剛乘剛六四爻位正矣反嫌其以柔乘柔而初二五上皆不嫌其不正而反取其剛柔相濟者以時爲

權也觀彖云凡事親之道幾諒不遠而一于剛則激一于柔則替剛柔相濟所以特措而咸宜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象占如此○錫按聖賢之道以實不

以名見父子之間乎不求名而名隨之此聖賢所不忍言也觀象  
云幹蠱而用譽如顯親之過何蓋子不失德則親之德亦不失矣

子之譽即  
親之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治已治人之道也○錢拔山才拙落蠱賤之象所謂風落山爲蠱也而蠱極當治卽傳終則有始之義故以振民育德言之李氏詳

掘民畜猶與風之鼓令育德者猶良山之養材也  
易中育德多取象于山蒙亦曰果行育德以此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錫按不自用而用人此大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錫按內謂初與二之陽也

三三坤上

觀而不薦有孚順若觀官換反下大觀以觀之觀大象觀字並

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與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

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顯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

不潔自用則孚信在中而其外顯然可仰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

前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錫

按觀卦正與臨卦反對乃上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也而聖人早

為示戒思慮預防則順而與中正以觀天下之象具其中矣此即

易教扶抑之義而豐卦勿憂宜日中者亦此

意與潔誠是主望之道薦薦是助祭之職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與中正以觀天下釋卦名義

觀望而不薦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釋卦

易經 卷之一 望 寅清樓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極言觀

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錫

按誠動于此幾應于彼之謂神道而不薦語其誠也誠則動矣天

與人之所動不同而以誠動則同乃其所以為神道

也中書自相在至于懷四節即是此意故曰至誠如神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

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

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

其小有主質之異耳○錫按

本義約而未明說詳傳文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井反○省方以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闕觀女貞亦可醜也在丈夫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則為醜

觀國之光尚賓也錫按尚

觀我生觀民也言人君觀已所行不但觀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

省固是但細玩九五觀我生與上九觀其生相對之義則九五觀

我生乃以觀示于民故傳云觀民也而上九觀其生但修身見于

世而非得志澤加于民之隱顯矣故傳云志未平也蓋本卦陰長

陽消惟以二陽爻為正而二陽爻尤以九五爻為主故其辨如此

易經 卷之一 望 寅清樓

夫自省以觀示于民觀民又以自省其德二意本相須但

以觀我生與觀其生體之當以觀示于民為相對之義耳

觀其生志未平也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錫按未

省之心而无尤人之念

此聖在理欲之關頭也

三三離上

噬嗑利用獄噬市利反噬胡服反○噬齧也噬合也物有開者

四一陽同于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自

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自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

利用獄也。上時掌反。○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

九二噬膚滅鼻无咎。九二以柔居下卦之上也。若二五柔順得中初九以剛居上卦之下。六三以柔居下卦之上。則皆得免于凶矣。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吉而无咎。若上九居全卦之上。則較凶矣。或以爻位不應為不當。則自六三以上皆不當矣。

利艱貞吉未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當去聲。叶平聲。○錫按九四艱貞吉而得乃云未光六五貞厲无咎而得乃云得當何也。必貞厲乃得當而致无咎其非勝于未光可知矣。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錫按不明經傳謂罪其无所聞知是也。初九罪淺而望其不進于惡上九罪深而悲其无聞于善蓋因其位之初與上象之趾與耳而為之義與。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脫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

氏三至上有顯象二在顯下須之象也又按諸嗣王氏六二九三得位皆無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竊以二說考之繫辭傳云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言人情親近而相得也又云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咎且各言親近者或不相得而害遠者亦或相得也今莫親于須與顯之相近以無應于遠而附而作焉故傳曰與上與而繫辭傳又推言之與

九三黃如濡如永貞吉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于所安故有未貞之戒○錫按九三以陽剛居下卦之上又無正應非吉道也而以剛正介于兩陰資其潤而有光此所以永貞而終吉與本卦初二三四皆正而九三猶言

六四黃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黃如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錫按黃如皤如程傳云不獲黃如而但皤如傳意蓋謂四與初剛柔相應本有黃如之象而以隔于九三當位而疑故剛柔不相應而無文也參匪寇婚媾義詳見屯

六五黃于正圓束帛爻各終吉爻音腰○六五柔中為黃之主正圓之象然陰性吝嗇故又有束帛爻之象束帛薄物爻爻淺小之意人而如此同可蓋吝嗇者寧儉故得終吉也○錫按本卦柔來而文剛者六二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上九也六五爻位不正下與離主為應亦不正故吝其終吉者居上而與民主相從也程傳謂剛在上而文柔成黃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貴者得之矣則傳云有吝者亦謂上九與

上九白賁无咎賁極反本復于无色故象占如此○錫按賁極復云復于无色者剛為質柔為文惟白受采繪畫之事後素功故无文為天下之至文而无咎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明不及遠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錫按賁極豐言折獄而賁言明庶政而不取折獄族又言慎刑而不致留獄何也蓋賁與豐皆電合而威明兼折獄之道盡矣而賁文明以止則獄以是緩旅止而麗乎明則獄以是消斯其為火在山下火在山上之用與王氏謂言賁象止物以文明而不以威刑亦此意也

易繇 卷之一 寅清樓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

黃其須與上與也錫按與之言作猶起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錫按陵猶侮也不永貞則有陵矣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他忠也○錫按當位而疑據三如牛推之謂有難而志不遂也故下以匪寇婚媾終无尤也接之

六五之吉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錫按上无位而云得志者謂與六五之君志居无位之地而寔尸黃之功是也

三三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其占不可有所往也

易繇 卷之一 手 寅清樓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進于陽變剛而為柔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

也長又丈反○以卦體卦德釋卦辭○錫按剝象內順而外止君子觀其象所以審消息盈虛之理為進退行止之幾而合乎天行之也程傳云天行有消息盈虛順之吉逆

之內君子隨時教尚所以事天也是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剝自下起不正則凶故占如此蔑滅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辨牀幹也進而上矣○錫按凡卦二五多吉六二柔順中正而云凶者本卦以六陰剝一陽不可復以爻位皆陰應與承皆陰者當之故中亦凶此易之特例也蓋卦正不如中中不如時中而非時所謂中無權猶然一音

與餘見六四

六三剝之无咎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陰初切身故不復言復貞而直言凶也○錫按爻陰位皆無凶離獨六二及六四皆陰爻陰位故辭皆凶也六二得中故猶曰茂貞凶而六四非其比也此所以直言凶矣蓋經義之密如此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陽故有此象而无不利也○錫按五為君位上下臣民所率從也本卦六五乃以羣陰之長率下以順陽于以見位與德合則本德以正位德與位離則舍位以從德此聖人以天德治天位之義而王者深察乎如朽索之馭以轉存亡之幾者亦嚴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膚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云得輿小人當此則剝極于上自失所覆之虞而君子亦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錫按附猶附益之附惟其附益于地之上而增高則恐其剝落于地之下而消替此詩所謂山家卑削者也厚下安宅則下足載其高而上不消于危矣君厚其下而得以安居于上亦如之舊說附為附者之附豈未顯山附着于地初无危象故商之

易繇 卷之一 垂 寅清樓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言未大盛○錫按程傳陰盛至于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也義視木義為安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上下謂四陰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膚終不可用也

三三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者陽復生于

下也剝盡則終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而其占陽往復反有亨道也本卦內震外坤有陽動于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而自五月始一陰始生至此六陰已極一陽來復而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七日當得來復而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而復往之義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剛反則亨也動順以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長丁丈反○七日來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剛長以卦體而言生則消長矣復其見天地之心者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生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胞義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易繇 卷之一 垂 寅清樓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祇一音祇一音支一音其玉篇羣經音辨並見示部○祇抵也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象占如此○錫按祇訓為抵抵至也

六二休復吉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占如此

六四中行獨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異行獨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其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六五敦復无悔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得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于十年不

克征舊注謂反○以猶及也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則凶其凶極矣上六爻位非不正也視六二則不中視六四則非應又誰咎哉

則凶其凶極矣上六爻位非不正也視六二則不中視六四則非應又誰咎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安靜以養復

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錫按復為十一月之卦

卦宋子引月令二句正與此至日閉關以下三句意義相足此即

周子太極圖說所謂靜極復動之義諸儒誤以為至靜見天地之

心故程子正為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心者也若為五月之卦

則月令但云齋戒掩身以待陽陰之所成初不云以待陰陽之所

定而振卦亦但言施命詰而不見至日閉關以下之義矣聖人扶

陽抑陰之義但患陰之不轉為陽

無患陽之不轉為陰也蓋如此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錫按不遠復之義繫辭善矣言修身也者視

其中所謂克己復禮

為仁也餘詳六二爻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錫按初九一陽復生為天地生物之心茲所

謂元者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者也于六

二爻言下仁者初復于仁二柔順中正能下而親之

以為六四獨復六五敦復之先此所以休復而吉也

易通

卷之一

重

寅清樓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考成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錫按君道程傳謂六五也楊氏謂心為天君也據程傳君敦復而上迷之是反也據楊氏

四重陰與不遠復之初九應而上迷陰與頻復之六三應則亦反

矣蓋程義顯而楊義密也因考全卦初九復之主也餘五陰皆與

復相反而六四與初九為正應且皆以爻位正而有不遠復中行

獨復之象六二與六五雖非正應亦自以二五中而有休復敦復

之象至六三上六不中不正且非正應頻復而厲迷復而凶宜

三三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寔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

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初以為震主

蓋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

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子正但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施行

矣哉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大亨而利子正乃

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逆天

之命而天不祐其不可以有行明矣○錫按无妄心而當理之謂

仁體信達順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若匹夫經經之說則非无

私心而當于理之謂矣无私心而不當

理行未善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

初九无妄往吉陽剛在內誠之主也

六二不耕耨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當創其反奮音餘○柔順中正

不耕耨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如是則利

有所往矣○錫按註中无所為于前之為讀作去聲張南軒所謂

无所為而為之者皆義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是也而或

讀作平聲則前无所為後无所冀直告子之不勤心耳經義但謂

不于耕之時而預計其獲不于菑之時而預計其畲乃孟子所謂

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六二所以發此者卦惟初九六二九五三爻

易通

卷之一

重

寅清樓

吉利有喜而初九以陽剛得正而往吉九五以陽剛得正且得中

而有喜若六二雖柔順中正要非初九九五之剛健中正者此其

何以利有攸往耶蓋六二柔順固嫌于不剛而德乘中正則有無

所為而為之象又乘初九之剛正應九五之剛中則其往无不利

又可知矣至六三陰柔不正故有無妄之災九四上九皆陽剛不

正故但可固守而无所利也卦例貴正貴中貴應而例亦或變若

本卦之諸例則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

正故遇其占者无妄而有災如行人

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

故象占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也。

六五之吉不戢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錫按全卦就以上止上卦柔以剛止而乃云九為大畜之主一如天衢之進止自如而無所阻與國書云家傳剛上尚賢惟上九一爻當之而此爻又為良止以爲全卦之主也取尚賢之義則此是賢路大通所謂不家食者也取良止之義則是德天止健所謂利涉大川者也故荷天之衢言其通時之通而雖卦所云大畜時也亦謂此也。因考純乾之下三爻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此之有國利已猶其潛龍勿用脫輟何尤亦其在田利見艱貞日閑又其朝乾夕惕也良之上三爻良身良輔教良而此之童牛元吉猶其良身無咎猶家吉亦其良輔悔亡天衢亨又其敦良吉也然則變卦猶純卦之意也

三三 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以之反○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虛上止下動故爲頤之象養之義而其占得正則吉也觀頤謂觀其所養自求口實謂觀其所自養皆以明得正則吉之義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易通

卷之一

三

寅清樓

也釋卦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極言養道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舍爾捨爾多果反○靈龜明息不食之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何足貴哉故象占如此○錫按以爻則陽剛有餘陰柔不足陽足以養人陰但足以自養而已而以卦則上卦陽剛敦良有養人之象下卦陽剛躁動徒自養之形且又位在上者能養人而位在下者但知自養也故初九剛正猶以應于六四動于欲而失其貴兄六六三之陰柔求養者乎觀六二柔順中正方且進退皆凶而六三之六三之中不正者可知凡皆在下位故也若居上者六四柔順得正下應初九雖頤而吉也然後知貴正而正有不足貴貴應而應不足貴即貴中而中亦有不足貴也惟其時而已故曰頤之時義大矣哉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求養于初則頤倒而違正求養于上則征行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于頤此如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眈眈眈○柔居上而得施于下故雖頤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宜有咎而无咎其占如此○錫按眈眈逐逐是借言其下賢之心之不潔與求益之心之不己經文乃是以不好字眼極形其好處呆看便不是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上九由頤頤吉利涉大川六五賴上九之養故象占如此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屬而吉陽剛在上

故利涉川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慎節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易通

卷之一

三

寅清樓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初上皆非其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頤之吉上施光也。施始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三三 震下

大過棟桷利有攸往。棟乃教反○大謂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與外就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錫按棟音調柱也攸折也考工記輪人與人之屬猶于崇廣長遠之以取其任之勝不勝也現官室之任棟梁乎况君相之以天下爲任乎君子觀大過之象亦可以省矣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桷本末弱也。大者過以卦體釋卦辭棟桷本末弱復以卦體釋卦辭棟桷

也本謂初末謂  
上弱則陰柔

剛過而中與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剛過而中  
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攸往乃亨也大過之時以陰柔居與下過  
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其大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在下反○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與下過  
于畏慎而无咎者也故象占如此白茅物之  
潔者○錫按以象傳棟樑本末弱也則初六上六皆之道也而以  
爻辭則初六无咎上六雖凶亦无咎矣以象傳剛過而中與而說  
行則九三九四居卦之中而與說皆賴以行乃利而亨之道也而  
以爻辭則九三之棟樑凶即九四之棟隆吉亦有他義矣所以相  
反者何蓋初六二三四五陽剛而與初上陰柔而弱故曰棟樑  
本末弱也而語其用剛強大過正貨以柔順濟之且初六上六又  
與入兌說之主故柔在初而无咎即柔在上而凶亦不可咎也此  
初上二爻象傳爻辭所以相反也又語卦體二三四五為剛過而  
三四居其中為剛中故與說行利攸往而亨也而語其用則本末  
弱而其中固有陰有健故二五之近初上而得中者利而无咎而  
九四之剛柔相濟在上卦之下者吉猶有吝九三之過剛在  
下卦之上者乃特凶也此中四爻象傳爻辭所以相反也

易道

卷之一

彖

寅濟樓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徒稽反○陽過之始而  
也榮于下者也榮于下則生于上矣此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  
生育之功也○錫按女猶少也凡爻上為老下為少二雖未老比  
之初則  
為老矣

九三棟樑凶三四兩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  
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棟而占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它湯何反○以陽居陰過而不遇故其象隆  
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于柔矣

故又戒以有  
它則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華如字○九五陽過之  
極又比過極之陰故象

占皆與二反○錫按士猶少也程  
傳云五雖非少比之上則為壯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為  
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象占如此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澤滅于木大過之  
象也不懼无悶大

過之  
行也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樑之凶不可以有輔也錫按輔謂東材倚棟以為輔  
也柱而將折則不可以輔矣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錫按生稊于下則生意  
衰黃生華于上則生意  
盡滅故云  
何可久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三三坎上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  
中外虛而中寔也上下皆坎為重險其

易道

卷之一

卒

寅濟樓

中皆寔為有孚而心亨以是而行必有功而足尚矣故象占如此  
○錫按坎險之象為水火坎險而難明故難多吉而坎多凶而坎  
險見于上下故其二五在上下卦之中與其三四在全卦之中者  
並無凶辭而言凶者惟初上也離明見于上下故其初上在全卦  
之上下與其二五之近于上下者皆吉辭而其言  
凶者惟三四也蓋二體與全體之互為權衡如此

象曰習坎重險也重直龍反○  
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  
功也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寔而  
行有常也以剛在中心亨之象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  
大矣哉極言之而  
費其大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陵感二反○以陰柔居重  
險之下其陷益深故象占如此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  
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錫按本卦

下三爻皆爻位失正然九二得中則猶求小得而不至如初六六三之入坎當凶而勿用也上三爻皆得正然上六陰柔險極則又獨凶而不加六四九五之剛信而無咎矣故曰滿而不溢高而不危則中之為貴也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針甚反○六三陰柔不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象占如此枕倚者未安之也○錫按之猶往也諺云來之自是兩字請下來是坎上往亦是坎進退皆險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音軌音京本方有反坊韻樽酒簋為一句或用缶為一句或益之也周禮大祭三獸弟子職左執豆右執挾七屬旋而東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樽酒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屬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占如此○錫按從氏句讀而引周禮弟子職固可証然為剛柔之求但據象傳自當樽酒簋為一句用缶為句尤明微也蓋誠信相孚雖五三酒之屬而但用樽酒入簋六四益之屬而但用簋或又尊不用尊簋不用金玉而皆用缶皆文以類從不得如見氏之說

又考程傳及王氏弱郭氏雍皆云二樽之酒二簋之食无缶之器而潘氏夢旅謂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援據尤確則見氏不從傳義陸氏并艾傳文先儒存其說未可從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象占如此○錫按程傳云盈而平則无咎今不盈明未得无咎也其說與本義異然倫氏瑛何氏橫並同本義蓋坎不盈以其流也不盈則適至于既平故无咎即象傳所謂水流而不盈是也况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又為贊辭而非戒辭則程傳不如本義明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上六陰柔居險極故象占如此○錫按係縛之以微纆且置叢棘之中久而不免蓋牢獄之象程傳謂以陰柔居險極其陷已深故以牢獄為喻是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在薦反行下孟反○安之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樽酒簋二剛柔際也見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錫按釋文貳字尤法義詳見前

坎不盈中未大也有中德而未大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音京本許六反坊本自六反○離麗也陰麗于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實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錫按卦內二陰爻六二得正而六五本非正利貞亨謂利于正而亨也畜牝牛吉承利貞亨而言以傳推之可見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直龍反○釋卦名義○錫按草木百穀因日月而類言散文則通故上卦中而不正亦以重明麗正言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以卦體釋卦辭○錫按中正則畜牝牛吉明不中正則商牝牛為過柔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七各反○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者宜如是也○錫按履錯然紛動之貌恐其昏而不明也敬則生明矣觀象云兩體晝夜相繼也二日中之象三日辰之象四昏暮之象五夜中之象初上皆旦之象也敬者人心之且氣人能常敬則常不昏矣

六二黃離元吉黃中色柔離乎中而得其正故象占如此

九三曰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畫田節反○重離之

是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錫按本卦下三爻皆失位得正然初九六二元吉无咎而九三則  
獨得凶上三爻皆失正然九四无咎而六五上九則復吉而无  
咎所以異者何哉初九明自下始六二明自中出而九三則明自  
上降故正同而吉凶不同也九四明自下而六五則明自中養  
上九則明復上發故不正同而吉凶亦不同也蓋嘗通而論之入  
心且氣清夜氣靜此天運之自然也而養其清以去其昏則人事  
之當然也靜以養明敬以生明中自發明此所以自凶而趨吉否  
則動息失其宜微舒違其則即生養之機絕而發皇之理虧矣此  
所以自吉而趨凶也坤六五傳云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猶言敬  
明也昔言欽明詩曰敬明易之坤曰敬義離初九亦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  
者謂自六五而上九也云以剛迫之者謂突來以迫六五也焚  
者薪之餘燭死者薪之方熄棄者薪之成虛離為火而象日九四  
常日沈反照之  
時遇有此象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陽故憂懼如  
此然以陰居尊柔麗乎中故憂懼而後

易雜 卷之十 奎 寅清樓

得吉戒占者 宜如是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  
如此○錫按經義有嘉當連上王用出征為句折首當連下獲匪  
其醜為句謂王用出征功有足嘉威厥渠魁而係累不及其醜類  
此所以能正邪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錫按  
兩作重明之義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辟避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焚死棄也○錫按來而  
無所容徒有焚死棄之象而已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雜音襲○錫按王公天子若諸侯也離謂麗  
其位也蔡氏云味此則五為尊位不必皆謂

天子雖各君其國  
者亦足以當之也  
王用出征以正邪也

周易述卷之二

朱子本義

周易下經

三 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取七具反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故其占亨而利貞特言取女吉者艮以少男下兌之少女男先女女從男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也○錫按咸有必通之理而所以能不失其亨者貞而已現男女尤感通之至而禮法所從出也故曰造端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象曰咸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說悅同男下之下退揅反○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意謂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錫按柔上二句是說亨止而說是說利貞男下女是說取女吉天先乎地陽先乎陰婚姻之始如之故男下女為取女吉也

易

卷之二

賁清樓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咸其拇 拇後反○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初六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因

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錫按咸初二卦不無動靜寂感之殊而皆以靜為歸者此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為主靜之義也以卦名推之恒之久于道者靜也靜固定也咸之感而通者動也動亦定也以卦德求之咸之止而說者靜止而止止而靜也固也恒之與而動者時行而行行而動也亦定也卦名動也而德本于靜卦名靜也而德宰乎動此太極圖說定靜之義而君子定性書

六二咸其腓 腓非反○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

九三咸其股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

而隨之往則吝矣故象占如此○錫按本爻義多錯出據程傳以為守其所隨乃上應上六之爻本義以為不能自守而下隨初六六二之二爻則謂近隨九四之爻也竊謂執其隨當如象傳所釋其隨人之義為是至所隨之爻則歷考隨之卦爻之義皆取于隨行相隨兼以艮卦之不拯其隨之自當以上下相隨為義而不得如程傳遠隨上六之義矣又以象傳志隨乎人而執其卑下者推之三陽四陰下隨上也于義為順三陽初與二者上隨下也于義未順則圖書定足補程朱所未盡與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惟正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爻位失正故咸以正而能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錫按九四為心之象而不言咸者心乃身之主凡下三爻皆附離股之象上二爻皆附艮之象皆受感于心而心初非五爻七象之所得據也所以知其為心者以心居上下之間而此爻如之也易象空其文而不以心連列于五爻七象之中其義深矣朋謂正應之初六也咸與同人皆以正應為私係蓋至道之大如此

九五咸其脢 脢肱也

肱武杯反又音每○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可以無悔也

易

卷之二

二

賁清樓

上六咸其輔頰 頰古協反○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其寔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此內卦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無交位皆不得正而于初六不言其吉因者幸其未動于九四言其貞吉而六二柔順中正則言其動而居九五剛健中正則言其不動而無悔其宜靜而不宜動可知若九三上六正而不中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下有澤以虛而通也○錫按虛以受人則不虛不通矣蓋咸象艮止于下兌說于上感于人心而感于澤之謂虛也其為感又豈第象辭所云男女之應而巳哉

咸其拇志在外也 錫按外謂九四也但有志而未往故不言吉因然以九四之咸則從者推之則初六之宜靜可

見

離凶居吉順不害也

錫按順古慎通慎處則吉也或讀如宗六二柔順中正財居而無害矣亦通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上聲○言亦書出前二文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

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錫按程傳云未

為私感所害是言貞吉悔亡正而之意而本義乃言反面之意以形之蓋即下文憧憧往來之害為反照之辭而以二句詞四句與

咸其脢志末也

志末謂不能感物○錫按本義謂不能感物則未傳謂存心沒末係二而說上也李氏朱氏王氏何氏並以末為本末之末居九五而志上六也蓋皆非咸脢無悔之義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

三三震上

三三震上

易經

卷之二

三

寅清樓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有常位震雷與風二物相與有常象與順震動為與而動有常德二體六爻陰陽相應有常情故為恒而其占為能久于其道則亨而无咎也然必利于守貞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攸往

聖人之勉人至矣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

雷風相與與而動剛柔皆應恒以卦體德得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為久于其道不終則有始也

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運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久于其道終始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

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恒久之道○錫按得天運日月運行于天

極言恒久之道○錫按得天運日月運行于天

極言恒久之道○錫按得天運日月運行于天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浚荀潤反○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陽性上而不下而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為與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錫按恒為九二悔亡以外皆无吉者何也蓋九二以剛居柔而得中此所以恒德獨粹九四雖亦以剛居柔而非中也至初六六五皆以柔居剛六五居中恒德而貞猶婦吉而夫凶矣况初六之浚恒者乎若

九三純剛而居下卦之上上六純柔而居上卦之上二爻雖爻位得正亦各其凶于此見恒貴體剛用柔而得其中此所以純粹以精為亨而无咎利有攸往之本而後爻皆非其比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也雖正亦吝申戒占者之辭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田无所獲之象蓋凡事亦不得其所欲可知矣

易經

卷之二

四

寅清樓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象占如此

上六振恒凶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錫按初六以浚恒凶上六以振恒凶何也初求深于下故曰浚上躁動于上故曰振也然初六爻位失正雖貞亦凶而不利上六凶則凶矣而

貞凶則貞則不至于凶也則又位正之故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錫按程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也則由程傳以推而象之所為立方者乃象之所為利貞與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錫按无所容謂或承之羞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錫按本卦九三上六皆爻位得正者也而九三偏于陽剛又居下卦之上而不能與與主相調上六偏于陰柔又居上卦之上而不能與與主相調久之德故爻位雖正而反致凶吝也餘四爻皆非正矣而九二六五得中不嫌于爻位之不當故九二得以悔亡而六五婦人猶以貞吉其初六九四不正且不中則初雖與主而以波恒反凶四雖震主又何所得乎凡此皆以示久于其德之至意而正不正非所論也至同一不正而中也九二曰悔亡而六五則婦吉而男凶同一正而不中也九三曰吝而六則直曰凶同一不正且不中也九四但田不得食而初六雖貞亦凶而无所利者此又聖人所以扶陽抑陰之意

三三下上 遯亨小利貞遯退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遯亨小利貞也陽雖當遯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易

易繇 卷之二 五 寅清樓 以有為但二陰浸長于下勢不可以不避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退迫于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剛當位以九五一爻釋義浸而長以下二陰爻釋小利貞也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瞻處靜候可免災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說吐活反○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雖不言吉其尤咎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者蓋

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象占如此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呼報反否方有反○下應初六而乾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與吉凶也○錫按虞人之不往王良之不可其君子與焉婦之所以不終為善士者則率于眾悅也故好遯貴也或曰九四應初陰理所宜絕但好遯亦九二固志九五正志之義好字指遯者自好說不指遯者為人所好說其所以不及九五之嘉遯者九五剛健中正以正志與固志應故得遯而此剛非中正故不免自好之迷耳

九五嘉遯貞吉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應係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象占如此此居者寬裕自得之意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山高有反○天體无也君子自守其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斯所為不惡而嚴與○錫按以全象合觀之二陰浸長為小人而一陽止其上以與天接此君子遯而嘉向之象也而自六爻分觀之則六爻各有遯象而吉凶亦各異象矣九五剛健中正且有正應而六二柔順中正有正應雖不言吉亦吉道也九三爻位亦正然反不如上九之失正者蓋九三為艮主一陽迫于二陰故有疾而危而其視上九以一陽居二陽之上超然无所係而遯者則有間矣至初六九四雖正應而皆不中不正初以陰柔居下卦之下故危不可用四以陽剛居上卦之下故以君子小人分吉凶也遯人之固又繫辭者至矣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言不可大事也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錫按本傳與疑二字韻未叶當與志憊事否等字叶讀

三三乾下 大壯利貞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首釋卦名義也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又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而其占征而凶

九二貞吉以陽居陰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求正以得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與罔與抵羊觸藩羸其角反○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無也視有如無而過于勇雖正亦危矣抵羊觸藩羸之物藩羸也羸固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錫按君子用罔本義用程傳之說于貞厲以下為融而京氏劉氏項氏諸家皆謂君子雖有壯而不罔罔書亦謂參之象傳當如諸家之義據此則是君子有壯不用乃發象外之意○貞厲以下○小人用壯而言耳或曰古易經傳各分精蘊

易經

卷之二

七 寅清樓

互見本不必

牽為一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輓音福○貞吉悔亡與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為九四之陽猶有藩焉四前為六五上六之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輓亦可進之象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

象占如此

六五羊喪于易无悔喪息浪反易以鼓反一音亦旅卦同○卦體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象占如此易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羸場之場亦通漢書食貨志場作初不似坤而無牛象未易得其義指今考大壯下健上動而不靜故九三以陽居陰且羸九四六五濟以柔則不羸且遠去矣而上六純于柔則又不能退而不能遂也旅下止上麗而不舉故九三以剛勝於柔則又有所焚而有所喪也蓋大壯感其身之觸羸而喪羊則免于觸羸故无傷於虛其居之焚喪而喪牛則增其焚喪故特內事有異情而問文者此類是也

增焚喪故特內事有異情而問文者此類是也

上六羸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壯終動極故觸藩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錫按六五六爻皆不以剛勝為尚而以柔濟為尚如初九九三上六雖皆爻位得正而初九九三皆剛勝故初九九三雖貞亦厲若上六壯極濟以柔雖觸藩不遂而艱則吉也如九二九四六五雖皆爻位失正而九二六五得中不嫌爻位之非正而反取剛柔之相調故貞吉而无悔即九四不正且不中而柔以濟剛亦貞吉而悔亡也蓋易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自勝者強○錫按非禮勿履則非小丈夫之悻悻而

為君子之

艱故矣

壯于趾其孚窮也言必窮困○錫按孚之言信猶必也故註以必窮困釋之

九二貞吉以中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罔○錫按據諸家之說則象傳亦但言君子之與于小人而非言

易經

卷之二

八 寅清樓

其以壯困也國書謂參之象傳當如諸家之說者蓋如諸家之說方台聖傳釋經之意若但將爻辭複說一遍覺與釋經之例未合耳竊謂當如或說以

經傳分觀之方台

藩決不行尚往也尚上通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錫按位不當謂以柔居剛也大壯以柔居剛而處上其喪羊而得中其喪羊也無悔是幸詞旅以剛居柔也此是情詞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錫按程傳云進退不能是終當變乃吉也胡氏炳文亦云臨六三壯上六皆无攸利傳皆曰咎不長蓋六三之爻上六之艱不貴无過而貴改過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馬蕃庶也蓋其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也蓋其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彖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也。上行之上時掌反。○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錫按卦以柔順上進爲義。四陰爻吉无咎悔。而二陽爻皆厲。

所以然者六五以柔順爲離主而坤順之三爻從之故也易象扶陽抑陰之書也大壯晉升之類變例如此則知乾坤用九用六之

升而一柔亦升晉卦一柔晉而三柔亦晉故與他卦義例不

以余言下應口三寸大能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以剛居下應不中直有欲進見  
摧之象占者能守正則吉設不

以寬益則无咎也

易經  
卷之九  
九  
寅清樓

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也而足以陰助尊

者皆其類也。錫按晉大有皆取火在上一陰居中爲義而大有火在天上晉火在地上不同。郭氏雍謂在天上者君道在地上者

臣道以臣道獨備一卦之義非康侯不足當之者是也卦言康侯又言王母者臣不敢以當五則以王母言之地道

也。要道也。曰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其義一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鼫音石○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

六五悔亡。失而勿恤，往吉，无不利。

上而下皆應從故書論仁文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私邑則雖危而古且无咎但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耳

爲常則各著于本義微別但以象傳道未光也推之覺本義爲較安耳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德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錫按未受命與臨卦九

臨九二咸臨无不利晉初六裕无咎者皆立命而不固于命故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舉力之志上行也

失時勿恤主有憂也

維用伐言道未光也

易  
卷

二下

明夷利艱貞。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

難以其正而  
自悔其明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難去聲下同○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

而見困也○錫接彖象傳以紂當上六以箕子當六五而以文王當全象至聖象交互發之意深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紂近親如六五之近于上六也。○錫按箕子爲紂貴戚之卿非異姓之卿可比所謂內難也而箕子之明夷乃不在四而在五者蓋

其時天位廢嫡使不挾四方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其位已在上  
六而箕子以紂諸父後封朝鮮繼統存祀故其位在五此周公繫

又奉若天命以詔萬世天德天位天職相與終始之大義非後世淺夫下士所得與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而飛  
○錫按所傳僅翼耳然已傷便當見幾而作三日不食蓋以不飛之  
心為操解國微服去國之用其斯為聖人之學易與主人有  
言所謂君子所  
為眾人不識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錫按左之腹反○傷而未切故之速  
于左股視震為重視獨為輕程傳云股在腹足之上于行之用不  
其切而手足之用又以右為便夷于左股所謂傷而未切也

○錫按馬壯謂用壯健之馬以速拯之也本義雖無所指然漢初六  
之用拯馬壯謂順于九二則明夷六二之用拯馬壯亦順于九三  
而得初九為馬矣明夷六二柔順而得中故傳云六二之吉順以  
則也漢初九柔順而非中故但云初六之吉順也蓋所以順不同  
而六順于九則同  
經傳之微密如此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錫按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  
而居于至暗之下正與上

易經 卷之二 士 寅清樓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錫按左腹者幽隱之處獲心于  
出門庭者得意遂去之義  
也蓋離體至明坤體至暗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處  
之不同至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隱微猶可得意以遠去六五  
以柔中居暗地而已迫故但可艱貞以晦明上則極乎暗矣故自  
傷其明以至于暗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與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  
上一爻為  
暗君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錫按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  
子之象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也○錫  
按明夷六爻惟六五爻位失正而以箕子當之者其時上下易位  
常此為難離耳以箕子當五位箕子不忍言以箕子當不正之五  
位箕子不忍言也蓋紂遁于上而箕子進于五自國祚言之則  
易位而變白天命言之則正位而常也不以文王當之者所以成

文志也亦不以武王當之者草卦之義非明夷之義也五爻之利  
艱貞而全卦以為主者明夷之時雖諸爻皆宜艱貞也惟上六自  
失其貞故曰初登  
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錫按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  
于晦始則處高以傷人之明終  
必就下而自墜厥命故象  
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錫按程傳用晦而明  
物和眾眾親而安用  
晦乃所以為明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錫按義所在  
不食可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錫按交辭云不可疾貞傳云乃大得也者從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錫按交辭云不可疾貞傳云乃大得也者從  
此錫弓矢專征伐代行南國志乃大得矣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錫按初大悅乃釋  
意叶音憶○錫按紂大悅乃釋  
而出是獲心意而出門庭也

易經 卷之二 士 寅清樓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錫按明傷則息矣明雖傷而不息所謂貞  
也繼伴狂而受辱終衍範而陳暗是也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錫按四國以位言○錫按失  
則九欲飛而垂翼所謂憂  
六爻獨六二吉者明之主而順以則也初九欲飛而垂翼所謂憂  
則違之九三得大首而不可疾貞亦未可謂樂則行之也六五獲  
心而出門庭庶幾飄然遠去之義九五內難而能正其志其又何  
行如之哉至上六身為暗主則自處于不明之地而下五爻明之  
受傷者皆原于此矣此六爻言吉與不言吉之義又考六爻惟六  
五不正餘爻皆正而皆正者惟二為吉又初四三上皆正應惟二  
與五非正應而非正應者反吉此又其應爻言吉與  
不言吉之義而凡全經之因時取中者亦可推矣

家人利女貞  
○錫按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  
家人利女貞為家人利女貞者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錫按咸云取女吉家人利女貞者咸少男少女以類從又  
男先于女故取女吉家人長中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故利女貞  
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五六二釋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

九三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

易通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初九悔亡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五六二釋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

九三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

易通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之吉順以與也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王假有家交相接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三三

睽小事吉

易通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乃多吉而無咎者君子以同而異其于卦象爭奪之辨睽矣

謙謙退避之意也然則云小事吉不可大事者何也聖人之世

宇宙太和萬物咸若其于事物之大又何異同之迹之有哉

初九悔亡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見惡人則以避咎如孔子之于陽貨也○錫按無應宜有悔得正自悔亡見惡人無咎不苟謂哉不惡而懼是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三五陰陽正應居陰之時乘展不合必委曲相通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象占如此○錫

按遇于巷有委曲之意惟得中則不嫌交位之不正而反喜其柔之相調故傳云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曳以制反掣昌逝反九為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九二所曳前為九四所掣當際之時上九猶恨方深故有輿曳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會故象占如此○錫按見輿曳之見謂見役也程傳云掣從制從手執止之意天劓也胡氏瑗云天字當作而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漢注有輿曳其牛掣曳日而據此輿掣字正相足宜從之

九四賁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夫如字○賁孤謂无正應而又云遇元夫交孚者謂初九同德相信也○賁孤謂無應乃得无咎蓋亦占之辭

易經 卷之二 主 寅清樓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无咎噬市制反○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悔亡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象占如此○錫按程傳宗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謂入之者深也六五以陰柔之才輔以九二之陽剛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如周公之輔成王武侯之輔後主是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吐活反○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汚而不潔也載鬼一車無所為有也張弧疑而欲射之也說狐疑稍釋也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知其非寇而寔親疑盡釋而聯合也上九與

象曰上天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二卦合為一體而性不同○錫按同則不立異則不苟同程

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避同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錫按見輿曳以爻位不正也言曳則掣可知是无初也與

上九之剛相遇則有終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三三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紀免反○蹇難也足不能進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且艱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故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方可濟難又必守正然得吉而利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又有貞之義故其占如此蓋見險者貴于止而不可

易經 卷之二 主 寅清樓

終于止處險者利于進而不可失其正也○錫按坤蹇二卦並言西南東北解卦亦一言西南而本義于坤卦訓西南為陰方東北為陽方于蹇卦則訓西南為平易東北為險阻且訓為艱方何也此緣後天卦位起義而互見之文也夫坤卦純于陰故西南利得朋東北則不利其于義合以陰陽為訓蹇卦阻于險故西南利則利東北則不利其于義合以陰陽為訓而蹇卦阻于險故往西南則險能止為蹇遇險能動則解矣此本義所以互見其義也然則蹇之公與時令不合而險易之分亦與輿圖不合何也蓋夏正東南當春夏為陽西北當秋冬為陰而據周正則生于中即陽生午中陰陰陰與西北較高峻而險東南較卑平而易而據卦德則離坤兌固明順和而易坎艮震乃陷動止而險也蓋自一隅言則西南坤東北艮也自三方言則坤兼正南正西艮兼正東正北矣故互見之文如此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難乃旦反知智同○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美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以卦變卦義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

初六往蹇來譽往遇險來得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

九三往蹇來反反就二陰

六四往蹇來連連于九三合力以濟

九五大蹇朋來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易

卷之三

七

寅清樓

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錫按中節謂中進止之節朋之來蓋以此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三三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蟹象傳大象同坊

象曰解險以助動而免乎險解以卦德釋卦名義

易

卷之二

大

寅清樓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往則皆謂往東北耳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而贊其大也

初六无咎難既解矣以柔在下而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

言討罪除奸者蓋惟計除于先乃可赦宥于後聖人所肆赦者惟

惡極而救之者，是乃縱之而非救之也。武候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其治蜀也，慎無赦而蜀人思之如子。弟之思父母也，由斯以觀，可見聖人刑賞忠厚之至，而得大小象傳並行不悖之義矣。三三象說以爲初三上之三，陰爻象先索伯瀾，則尋指大三爲陰，非之小人者也。則其不自爲陰，邪明矣。一指三爲孤田而獲之，上指三爲準射而獲之，據其陰爻則爲孤之邪，則據其陽位則爲準之勢，故二與上皆爲柔主除之也。考正氏行何，亦有此論而先謂以質之。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致寇至，乘如字，又石磴反。○乘，辭備矣，貞吝言可免耳。○象按卦惟上六一爻，爻位得正，餘五爻皆失正也。乃初二四五之四爻皆吉利，无咎，獨六三致寇，貞吝，何耶？初六陰陽參而居內卦之下者也。九二陰陽參而居內卦之中，爲內卦之主，九四陰陽參而居外卦之上，爲外卦之主。六五陰陽參而居外卦之中，爲全卦之主者也。又諸爻皆剛柔正應，不嫌于爻位之失正，而反樂于陰陽之得調，獨六三不中不正，以居下卦之上，且无正應，初非話交可比，而其視上六柔順得正，相去又遠矣。繫辭去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蓋思奪之失言，柔乘剛而躁動也。又云：公易通

卷之二

寅浦樓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言柔得正而卑靜也。六三貞吝之義，當以是推之。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朋至斯孚，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以不正者也。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同類相信矣。○錫按：初六與九四剛柔相應，應之不可謂不正，而九爲震主而居四六在坎下而居初位，各未當故解初而後有類從之應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言，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維有解言，有孚于小人，陰同類必解而去之，則吉矣。孚，小人之退爲驗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隼亦反，隼，羽沙反。○六三也。高墉之上，謂下卦之上，負乘致寇，得所謂悖也。傳謂公用射隼以解悖，而繫辭傳謂君子藏器以待用者，未用之士，君子與將退之公，親其所以待用不日而待用同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錫按：罪赦而難解，猶雨沛而旱解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負且乘，亦可恥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或古本作戎。

解而拇，未當位也。○錫按：初六九四皆未當位，而其應則正也。初陰則不宜親正應之陰，而解之扶陽抑陰之義，嚴矣。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解佳反。

三三反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減省也。上指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當有下四者之應矣。二簋，則其當有下四者之應矣。二簋，則其當有下四者之應矣。

易通

卷之二

手

寅浦樓

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上行之上，時掌反。○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錫按：傳于象之損，有時三字，內增一而字，蓋非釋義于言中，而推義于言外也。夫損下益上，非益也。象言有孚，可貞，而象傳以慈愍室愍愍之慈愍者，損下益上之根株而慈愍者，乃自損以絕其根株也。故言酌損之者，明下之不可多損也。言弗損益之者，九二明不損下而自以益上，九二明不損上而自以益下也。言損其疾，盡有喜者，疾即愍愍之疾，而損乃慈愍之正也。言益之弗克進者，又明不求益乃益之大也。損下益上者，卦之名，慈愍室愍者，象之義，所謂損而有孚者，蓋如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已音以，遄市專反。○初九當損下益上，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象占如此。但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耳。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其益上以及五益卦益初以及二以損  
卦之六五云自上祐也互推之可見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

之故可以无咎與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用圭所以通

信也○錫按警戒震動切于聖賢修己之義語類引書降我凶德

游氏引吉人凶其吉也以証之皆是也程傳則謂六三居下卦之

上事无咎主惟患難非常之事則可宜應卒力庇其民故无咎

也其說與本義別而家先宗伯于周易補疑發之曰用凶事即周

禮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禮之屬而告公用圭即周禮鎮圭

以恤凶荒今見于遺人司救典瑞諸職可考也義有根據今存參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

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

益下必有所依然後遷立此又蓋爲愛其民而遷國之吉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存孚以惠于下則下亦

而元吉可知也○錫按惠心謂惠愛存有信以惠于上矣故不問

于心也惠我德謂以君之德爲惠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

易經 卷之二 三 寅清樓

○錫按益卦惟六三上九不正故六三以心有微咎上九以心

勿恒致凶若初九六四爻位得正六二九五正而且中則皆吉占

矣于此見易

費中正之義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

益亦猶是也○錫按損上益下有善无過而象乃言遷善改過者

承上損卦而言也夫損下益上者不慈必以望德也德且望之而

損上以益下則遷善改過之道在是矣德望清其德遷改正其用

故觀損益二卦陰陽消長之幾而得天德王道相爲終始之義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錫按下本不當任厚事而初

或益之自外來也九如是則元吉无咎宜矣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益用凶事欲其用心衡慮而固有之也○錫

者謂有孚中行以誠中之德愛民而與驥

虞如者與與傳不別釋有孚以下可見

告公從以益志也錫按益志即以益下爲志也遷國正

以安民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是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

之者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

矣

三三乾下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夫古怪反

並同○夫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故

爲夫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蓋誠以呼號其衆而處之以危厲

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武威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錫按告自邑不利即戎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此小雅先以天保治

內繼以采芣

治外之義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音悅○釋卦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易經 卷之二 三 寅清樓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長丁丈反○此釋卦辭也柔

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乾○

錫按乃窮即不利之意終猶盡也謂剛長之道至純乾乃盡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其不

九三九五上六皆爻位得正餘皆失正也然得中則不但九五

之得正者无咎即九二之失正者亦勿恤不中則不但九四之失

正者悔未易亡即初九九三上六之得正者亦咎且凶矣

所以然者初九九四恐其過于壯也上六緣其抗于陽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暮同○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

夜有戎亦

可无患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決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頄求遇反

九三當決之時剛而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

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決其決不係

私愛則雖獨行遇雨至于濡而有愠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

咎也遇晴之于王敦其事類此○錫按夫夫者決而又決也與上



而聖人獨致扶陽抑陰之義緣陰陽不能相无故天地遇品物章而後亦施命以誥四方而又以陰不可緩故須包容而制之則抑其乃以制之也九四以剛居柔獨與初應而得其容而制之義其起凶宜也九二上九亦以剛居柔而占異者九二包有魚无咎以其中也上九始其角无咎則已遠矣則非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則高大堅定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險其象可虞矣然陰陽迭勝時運之當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造化可回有隕自天本无而條有之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象占與九三類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按與以巾命故以施命而德者柔也征伐以事武功者剛也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錫按牽訓牽而進程傳義也孔氏鄭氏趙氏牽即繫止之義訓

卷之二

三

寅清樓

全相反存參

包有魚義不及實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錫按本義牽无訓即進也如鄭孔諸家則牽制也行在進退之間未能制之而不進也

无魚之曰遯民也民之去已猶已遠之也○錫按民初陰也遠者未能容而制之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錫按志不舍命程傳謂志合于天命

也蘇氏楊氏皆謂陰陽迭勝為天之運志欲勝之也

姤其角上窮吝也錫按不計時則吝能全身則无咎傳獨發吝者聖人疾固之義

三三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假更自反○萃聚也

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澤上于地而萬物得其聚故為萃亨亨字從衍王假有廟言王者至乎宗廟以祭祭義曰公假于太

廟是也廟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聚已之精神則可入廟而承祖考而物既聚則則見大人而得亨又必列于正音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夫性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應往吉而有不戒之虞○錫按王假有廟則見大人二意有分有合假有廟是祭見大人是朝而朝諸祭必于祖廟既何王必率而率享故朝祭二而一大事也率利貞是謂率實二者又云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凡吉凡事以中首一亨字之義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同悅○以卦德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釋卦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其理而贊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號平聲○初六上應九四而連于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眾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

占者當如是也○錫按訓一握笑為眾笑義本程傳云一握猶俗云一團謂眾以為笑也是也一云笑號號易中每相對雖乃亂乃萃若呼號望應則可團聚而惟笑矣不幸何憂但積誠以往則乃萃也○國考胡氏王氏錢氏姚氏義多如此而乃亂乃萃上乃字為辭下乃字猶故也與書而康而字同國書亦採諸家之說但謂為手所執以轉移之機一轉移而微涕為憤積誠故也其義微別今並以質之光備云

卷之二

三

寅清樓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羊畧反○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乃利用禴者二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二五剛健中正誠寔而下交下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也○錫按夏祭曰禴其時品物未豐故註以薄物釋之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

如而无攸利往從于上可以无咎但不得其萃困然

後往復得無咎无位之爻為可小羞耳故象占如此

九四大吉无咎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

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錫按益卦云

以其占其南征前進也○錫按易言利見大人者凡七獨此言用見大人未詳其義或曰訟蹇萃與皆九五爲大人而下利見之

上六冥升。利于不愆之貞。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利在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于不愆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錫按古順慎通而此卦以坤順之德生木當從本字據王用亨于岐山傳有順事也之文義尤可  
見豎木自下而上德自小而大皆升之義而木生于土德成于順皆柔以時升之義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錫按无所疑謂其一千進也蘇氏云以陽用陽亦云九三勇于進而無疑然終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順也過于剛正與柔以時升之義反故辭非盡善也由諸說以推卦雖取正而不本卦初六九二六五皆不正而吉九三正而反  
不吉則正不如中而剛柔之因時為用可知矣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易經

卷之二

圭

寅清樓

寅升在上消不富也錫按陽為富陰為不富寅升在上則消盡而不富矣此所以利于不息之貞也上六與九三為正應其占蓋在吉凶之問文雖異而義畧同

三三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掩九二為二陰所掩四五為上六所掩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以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處困能亨非得正之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大人吉无咎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  
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向口益取困窮耳

象曰困剛揜也揜本又作掩于檢反○以卦體釋卦名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說音悅○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初六樽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樽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

處困之底居暗之其其象如此占可知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酒食人之所欲然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反以多所得欲為困故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其占利以享祀雖征行有凶而于義為无咎者中故也○錫按困卦三陽君子之象而九二居下位故曰困于酒食九四居上位故曰困于金車九五居君位故又曰困于赤紱失酒食以適口順金車以安身體赤紱以安神明三者每進而加以榮焉身而反以為困者國書謂小人以身窮為困君子以道窮為困道之不通則其榮適以為困而已此國書之善言易也九二又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九四又云吝有終九五更云乃吝有終者此困而得通而家所謂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也餘三陰爻非其比其初六六三皆凶而上六以悔而吉者蓋初六六三爻位不正而上六得正故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右指四蒺藜指二也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其義則繫辭備矣

易經

卷之二

圭

寅清樓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九二所隔故有來徐徐困于金車之象然志在下而有與故其占雖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者蓋金剛而坎有輪象與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劓音見刖音魚反刖者割也上為陰掩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故能過久而有說而其占利用祭祀以獲福也○錫按程傳謂上下皆掩于陰與本義下則乘剛之謂不同疑程傳為得之蓋自外卦而言則九五為上六所掩而自全卦而言則九五上為上六掩下為初六掩猶九二之為二陰掩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葛力軌反臲五結反臲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若能悔則可以征而吉矣○錫按本義以曰動悔為象程傳云曰動悔有悔者自謂動輒得悔而有悔也則指曰動以下為德矣  
此于義較安以傳動悔有悔吉行也推之尤明徵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投命言將以與人而

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三三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紆至亦未繙井贏其瓶凶

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

易經

卷之二

重

寅清樓

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无幾也繙便也贏敗也汲井幾至未盡便而致敗也○錫按本義以无喪无得承不改井說最明而程傳謂汲之不及為无喪存之不盈為无得豈非經義故不從之也夫井者利養生民之物世變而利養生民之道不變故改邑不改井觀象謂有源之水人皆井其井王者養人之道如是也未盡其繙于井而贏其瓶則養道缺矣

象曰與乎木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上時掌反○以卦象釋卦名義○錫按與乎木之木

蓋謂井幹也上水謂水從此而上耳宋子語類云木上有水說者謂木是汲器則贏其瓶却是汲器上水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如

底却能汲上來供人之食其象如此語類之說善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贏其瓶是以

凶也○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按剛中則有常以明不改之義未有一意

功而贏其瓶傳雖分釋只是一意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乃計反○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井不泉而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谷余六反音育射石亦反鮒音附○九二

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又如甃敝漏也○錫按凡卦正多不中獨井以得正為上而中者有不如也卦三四五上之諸爻皆得正而吉而初二之兩爻皆失正而不吉以此觀則初六之象以相附謂之鮒以相附謂之甃射鮒甃也○谷者水所自出而射穿其間國書云井中出泉之穴足以射鮒而无汲引之以為用者是也傳云无與也以此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息列反○渫

不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汲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末為時用故象占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六四爻位得正但陰柔不泉雖能修治井砌而无汲物之功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可无咎

也

易經

卷之二

雷

寅清樓

九五井冽寒泉食○冽音列○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于物故為此象而占在其中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時救反又如字幕音莫○收汲取也

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撿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占者必有孚乃元吉也○錫按象言亦

未繙井甃其瓶因戒其取也爻言有孚元吉傳言在上大成美其

乃為成是以吉也李氏云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深

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深且甃井道將全矣故五井冽六

井收井道乃大成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力報反相息亮反○木上

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錫按相

助也君子自勞來其民而又勸民使相贊助本義分說以此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深不食行側也求王明受福也行側者行道之人皆以為側也

井鑿无咎修井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三三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台為

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

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錫按已日乃孚及下已日乃革

之兩已字未詳今考其義謂已有日乃信孚于人而可以變革也凡革之言亟而已日乃革則有漸矣湯武應乎天順乎人而十有三年大會未乃受命此之謂也

易經

卷之二

革

寅清樓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以卦象稱卦名義大畧與睽相似然

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說同悅當

去聲○以卦

德釋卦辭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鞶九男反鞶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

無應亦可有為故為此象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于變革其謹如此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于上于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

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未可以遽變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而有孚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故其占征凶貞厲然則當革

至于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矣○錫按程傳說之言成也合也言審稽公論至于再三則已可信而人亦信之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以陽居陰故有悔而卦已過中水火之際

亡又必有孚然後革命而後吉聖人之垂教于天下也亦慎矣○

錫按革改命之象也他爻不言改命獨九四言之者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傳所謂上下皆信其志者也自九四而九五本聖人所不忍言而其時蓋亦非復已矣以卦位則他爻多不及而九

四已近乎中以卦德則他爻皆得正而九四獨參乎變此爻言改命及傳言信志之微意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

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而占者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當之明非常人所當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

因而居正則吉者變革事非得已且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象占如此○錫按本義君子小人蓋以德言也或曰以位言之

易經

卷之二

革

寅清樓

猶所謂君子玄黃于匪小人簞食壺漿以迎之義亦通楊氏謂君子豹變為繼體之賢君小人革面為梗化之頑民則一指君一指

民恐未然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治平聲歷曆通○四時之變

革之有漸者也余友金沙王兄云澤火不言上下而言中者澤上火下革勢甚速惟澤中有火則兩物相並而革之勢方以漸進聖

人說向治歷明時如一歲之中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推衍有漸以為化其象亦然也斯言善發易蘊故誌之

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審也○錫按又何之矣言定于二而无他疑也

改命之言信志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三  
離與下  
上

鼎元吉亨

用也故其卦爲鼎下與巽也上離爲日而五爲耳有內與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元亨利衍文也○錫按傳无吉字故云衍文

象曰鼎象也以木與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與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以卦象

卦爻卦體  
釋卦辭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易經

卷二

三

寅清樓

當卦初鼎未有筮而舊有否惡之積困其顛而出之未爲不利得妻而困得其子亦猶是也象如此而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

九一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言伏音求○以鄰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

而非正則相陷而爲仇矣○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效之是以象如此而占吉也○錫按仇之言匹猶耦也詩君子好逑公侯好逑是也又戴怨也傳德耦曰妃怨耦曰仇是也仇一字兩義此我仇有疾二義相須乃備始以德耦相求繼且以怨耦相疾案改傳曰慎所之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反○以陽居鼎服

之中本有大疑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有鼎耳革耳之象。言鼎耳已壞而不可舉，移也。雖承上卦文明之體，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但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故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錫按六五爲鼎耳，而九三越六五而應上九，則于上九既乖正應之道，而于六五遂失從上之義，故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蓋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九四。姤。上。任。重。而。下。應。初。六。凶。也。○錫按。劓。刑。非。施。于。溺。

以內外對推二卦之中上皆吉利獨二卦之下爻則初无咎而四  
 五者有其實而鉉利子舉耳悔其壞者三上也若四有實而覆則  
 二五者有實而鉉利子舉耳悔其壞者三上也若四有實而覆則

其福天實而與者獨  
凶矣此占所以異也

六五鼎寶耳金鉉利貞五于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寶耳以舉鼎者五虛中以應九二

言鉉何也蓋自全象言則特以以上前後而分列其序而自各爻

言黑兼以美惡休咎而互見其義初六在下卦之下而言趾九四在上卦之下亦言足者初六出否以顛趾爲利是重言趾九四折

易蘊

卷之二

美

寅清樓

足以及覆餗爲凶餗在鼎腹是言足實言腹也九二之鼎有實九三之雄膏不食本亦指鼎腹言其言鼎耳革者以其當變革之時而致取壞之咎鼎腹雖有美實而不可舉衡非以三爲耳也六五鬻耳耳指五位又言銘者以銘貫耳異物而同體故兼及之而象傳剛固專言耳矣金鈇玉鈇言有不同者蓋金鈇而玉以爲飾也曰金鈇明其任重而不挫曰玉鈇美其溫厚而无嫌蓋其象有序而

義各見  
如此。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有玉鉉之象而其占大吉无不利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疑之凝傳所

至以正位凝命發之者享帝養賢乃正位之實事也鼎有凝正之

象其烹飪又享養之用  
故象與傳異名而同實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  
以從貴則未爲悖矣從貴謂應  
四亦爲取  
新之意

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有實而不慎其所往則為仇所仰而陷于惡矣

鼎耳革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錫按信如何也者謂負國家之委任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動也一陽始生動也其象爲雷而能發物其屬爲長子而能振統故名震而其占亨也震來謂當震之時虩虩恐懼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不喪匕鬯以長子言匕舉鼎足以獻尸也取和泰酒和鬱金以降神也恐懼而不失其所主之重震卦之亨以此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後有則也恐致福也則以致福也則

易繇 卷之二 寅 寅清樓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程子

也法 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應字之誤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哑哑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占如此○錫按此爻交辭即用象辭爻傳即

用象傳而不更加一辭爲六十四卦之特例然不及象辭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二句者蓋以二句即遇變能貞之意而不專以長子主之義釋之與則所謂

主之義釋之與則所謂 蓋因卦發者亦具其中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喪意退反五爻同躋于西反○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又當喪其貨貝而躋于九陵之上然

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億字九

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錫按億字先儒並訓度字而本義以爲未詳者不允其義也若訓作度字則本爻億喪貝及六五交億无喪義並未安詳玩億喪貝猶云多喪貝而億无喪猶今人言萬萬无喪也躋于九陵楊氏以爲飄然遠舉者得之七日得猶七日來

無喪也躋于九陵楊氏以爲飄然遠舉者得之七日得猶七日來

復之義程傳謂卦位有六七乃更始是也但卦例二五居中多吉而六二柔順中正順先喪後得僅比于上六之先凶後免咎者何耶震動之卦也六二上六陰爻陰位爲純陰而六二又以純陰乘于初九純陽之主之上故雖中正而僅與上六之正而不中者同占也若六五中而不正反乘其陰陽之克調而不嫌其陰陽之失正則雖在來震猶言億无喪而不如六二中正之言億喪貝矣故知易尚正正尚中

中又尚時至矣哉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錫按震行之義未詳楊氏謂震而不行從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所以修省也

九四震遂泥泥乃卦反○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不交亦震主也而震遂泥獨不如初九震主之吉者以其陽爻陰位而非初九陽爻陽位之得正者比也初二上之三爻皆爻位得正三四五之三爻皆爻位不正而九四不吉六三六五大咎者九四爲震主既與他爻不同而九四以陽處陰亦與六三六五以陰處陽者不同也此益可知卦之時義矣

易繇 卷之二 寅 寅清樓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錫按億无喪有事舊皆謂億度不喪其所有事也但如此于六二億度喪貝爲難通若作萬億之億則萬萬无喪而猶不忘其所有事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事而固无待于億度矣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云其事在中六无喪也

其義一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索落反矍矍俱解反○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但或不免于婚媾之有言耳亦勉之之辭○錫按鄭謂五也婚媾有言未詳程傳謂衆動有言言也六居震之上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皆有言言也國書謂婚媾有言與夫九四陽言不信同皆占外反言以決之也項如姬見識凡近當禍患之未至相濡于晏安而已安能深謀長慮而相敬于未然乎義得之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錫按震行之義未詳楊氏謂震而不行從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所以修省也

九四震遂泥泥乃卦反○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不交亦震主也而震遂泥獨不如初九震主之吉者以其陽爻陰位而非初九陽爻陽位之得正者比也初二上之三爻皆爻位得正三四五之三爻皆爻位不正而九四不吉六三六五大咎者九四爲震主既與他爻不同而九四以陽處陰亦與六三六五以陰處陽者不同也此益可知卦之時義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錫按億无喪有事舊皆謂億度不喪其所有事也但如此于六二億度喪貝爲難通若作萬億之億則萬萬无喪而猶不忘其所有事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事而固无待于億度矣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云其事在中六无喪也

其義一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索落反矍矍俱解反○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但或不免于婚媾之有言耳亦勉之之辭○錫按鄭謂五也婚媾有言未詳程傳謂衆動有言言也六居震之上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皆有言言也國書謂婚媾有言與夫九四陽言不信同皆占外反言以決之也項如姬見識凡近當禍患之未至相濡于晏安而已安能深謀長慮而相敬于未然乎義得之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錫按震行之義未詳楊氏謂震而不行從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所以修省也

九四震遂泥泥乃卦反○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不交亦震主也而震遂泥獨不如初九震主之吉者以其陽爻陰位而非初九陽爻陽位之得正者比也初二上之三爻皆爻位得正三四五之三爻皆爻位不正而九四不吉六三六五大咎者九四爲震主既與他爻不同而九四以陽處陰亦與六三六五以陰處陽者不同也此益可知卦之時義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錫按億无喪有事舊皆謂億度不喪其所有事也但如此于六二億度喪貝爲難通若作萬億之億則萬萬无喪而猶不忘其所有事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事而固无待于億度矣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云其事在中六无喪也

其義一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索落反矍矍俱解反○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但或不免于婚媾之有言耳亦勉之之辭○錫按鄭謂五也婚媾有言未詳程傳謂衆動有言言也六居震之上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皆有言言也國書謂婚媾有言與夫九四陽言不信同皆占外反言以決之也項如姬見識凡近當禍患之未至相濡于晏安而已安能深謀長慮而相敬于未然乎義得之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錫按震行之義未詳楊氏謂震而不行從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所以修省也

九四震遂泥泥乃卦反○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不交亦震主也而震遂泥獨不如初九震主之吉者以其陽爻陰位而非初九陽爻陽位之得正者比也初二上之三爻皆爻位得正三四五之三爻皆爻位不正而九四不吉六三六五大咎者九四爲震主既與他爻不同而九四以陽處陰亦與六三六五以陰處陽者不同也此益可知卦之時義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錫按億无喪有事舊皆謂億度不喪其所有事也但如此于六二億度喪貝爲難通若作萬億之億則萬萬无喪而猶不忘其所有事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事而固无待于億度矣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云其事在中六无喪也

其義一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索落反矍矍俱解反○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但或不免于婚媾之有言耳亦勉之之辭○錫按鄭謂五也婚媾有言未詳程傳謂衆動有言言也六居震之上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皆有言言也國書謂婚媾有言與夫九四陽言不信同皆占外反言以決之也項如姬見識凡近當禍患之未至相濡于晏安而已安能深謀長慮而相敬于未然乎義得之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來虩虩致福也笑言噬嗑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剛也

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遂泥未當也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也此乃專主長子主豐不喪

七豐之義恐不如概說為渾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謂

三三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背必內反○艮止也一

下升極上而止故其象為山又坤地而隆其上止于極而不進故

名為艮也身動物也唯背為止止所當止則背不隨身以動而不

易

卷之二

聖

震

震

有其身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

象曰艮止也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釋之義為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定又有光明之義大畜于艮亦以光輝言之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此釋卦辭易背為止之義蓋背者止之所背而止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是皆止之驗也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錫按八純卦皆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何獨以陰陽敵不相與為艮止之義也蓋時止止也時行亦止也周子所謂動而无動靜而无靜神也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于此可以見八純卦皆止其所雖乾健震動風行坎流莫非艮止之義而六十四卦具其中矣故獨于艮卦言之與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以陰柔居艮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戒其利永貞

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其腓矣○六二居中得正既止

拯之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故此

九三艮其限勿其震厲心

也其引其反○限身上下之際即腓

以通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

其資矣危厲心不安之甚也○錫按震動艮止二德相配重震

兼山義亦如之而震卦初為內主而吉四為外主不吉艮卦則六

為外主而吉三為內主不吉何也陽動于下者震也故內卦之初

尤為動之主而吉若外卦之四次之故不吉也陽止于上者艮也

故外卦之上尤為止之主而吉若內卦之三三之故不吉也又震

之初九以陽居陽而動愈奮故吉若九四以陽居陰故不奮而不

吉艮之上九以陽居陰而靜益安故吉若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安

而亦不吉也震之義虞翻謂馬融及各家之說不一大約限居上

下之間資為脊背之地而列其資則挺立堅強之象能靜不能動

也知資為脊背者今人私相因緣曰資緣蓋以其不于前人顯者

之地為計蓋而于背後陰私之地為營謀也資義當以是推之

易

卷之二

聖

六四艮其身无咎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錫按艮卦惟六二六四為陰爻陰位

六二柔順正而且中其占乃我心不快六四陰柔正而不中其占反无咎何也此象辭艮其背不獲其身之義也全經卦象惟艮近取諸身而感感于无心感而无感者腓也艮止于无迹止而无止者背也腓與背異名同定咸九五純陽也而腓不與心為緣艮六四純陰也而背不隨身而動寂感无意而行止惟賤則即一爻而六爻之義備即一卦而六十四卦之義亦貫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錫按輔謂口輔也止其輔則无失言之悔矣

上九敦艮吉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于止者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其趾未失正也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而無應故其象如此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尋書外  
以其剛也故利禦寇○錫按鴻鳥不在水畔之干盤卽在天邊之

或得其柄順以與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三三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婦人謂嫁曰歸妹謂少女也以少女從長男而自二至五皆不得正而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又以卦體卦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錫按所歸妹也言長男居上少女居下少女說以動而又先下于男理皆失正故以征凶而无利也自二至五皆陰爻居陽位陽爻居陰位故云位不當而六二乘初九九二之陽爻六五乘九四之陽爻故曰柔乘剛也

易通

卷之二

星

寅清樓

承剛若漸卦二三四五皆正其交皆剛乘柔而咸恒等卦皆剛柔互相乘故曰唯若此卦為不得其正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貞吉娣音弟跛波我反○初九居下而无得正在女子為賢德亦能承助其君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征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賢而視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為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故類言之○錫按謂六

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

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錫按須字之訓不一據程傳須待也據本義未得所適亦近于待之義而所存或說則說女之賤者故唐氏引天文織女為貴須女為賤以寔之也今玩三為兌說之主有迫于從人之意而无遇以待人之義而味反歸以娣四字乃欲貴而反得賤明非由賤而反得貴也然則須乃急須之義急以須而反歸以娣乃所謂相須而相遇也則須乃急須之義正謂其不當說而說若九四之冠期則尤急相須以安說人之情而有待而行矣經意恐當如此故亦謹因義而推之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何德而不貴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而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吉也○錫按歸妹以陰先陽為不合故諸陽爻多吉而陰爻多凶獨六五爻則吉者天子之女人不敢求天子乃為求夫家而歸之則求猶不求也月幾望本義以為女德盛諸意平穩且考小畜月幾望以盈滿為戒此月幾望吉以盛滿為頌雖微意不同而其訓月幾望為滿則同也

易通

卷之二

星

寅清樓

程傳釋月幾望為謙沖未至于滿別是一義當從本義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上六以陰柔而承剛者也故象如此而占无利也○錫按著代之義所以承先奉祭程傳謂女不能供筐篚薦羞以佐祭士不能割牲取血以主祭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長男動少女隨歸妹之象終之有敝也推之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言相承也恒謂有常久之德○錫按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言相承也剛得正故曰以恒佐助其君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錫按謂過迫而未當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錫按謂過迫而未當也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

不尚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三三離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庚自反○豐大也以剛而動盛大之勢故其占亨道然王者至此則盛極

當衰而有憂矣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也故以勿憂宜日中示之○錫按程傳假至也故云王者至此也

宜日中之義據本義謂守常不至于過盛據程傳謂普照不至于有遺二說微別以象傳宜照天下也推之程傳爲合然无遺照乃其所以能守盛則言中

與言外亦義相足耳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以卦德釋卦名義

易繇

卷之二

聖

寅清樓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釋卦辭○錫按尚大也者謂盛大之道惟王者能至之而其保之之道亦當大也照天下乃盛大之時所當爲而所爲尚大也與

日中則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况于鬼神

乎此發明卦辭以外之意言不可過中也○錫按過中如日中則月盈則食自盛而衰爲可憂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配主謂四句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

九四雖均陽剛而其占如此○錫按雖均无咎蓋以應與宜剛柔相錯而不宜均剛均柔惟若此卦則雖均无咎而往有尙者蓋以

明動相資而九四

陽爲震主故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六二居豐之時爲

而主應六五之柔暗故爲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

日中而暗也往而從之昏暗之主必反見疑惟在積其誠意以相

感發之則吉矣

虛中有孚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沬作昧亡大反坊本莫佩反折食力反○沬一作施

謂轉輓也其蔽甚于蔀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之昏暗如折肱而不可用但得无咎而已故象占如此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配主吉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

下就同德則吉也○錫按此言夷主初言配主

配重辭夷與配初賤而四貴故辭有輕重如此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吉矣蓋因其柔順而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

德能資其章明以自助則卦義所謂勿憂宜日中者寔與此爻義

合也圖書足發本義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闕苦闕反○

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

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錫按上六豐蔀之義未詳考

易繇

卷之二

聖

寅清樓

何氏楷云處豐之極亢然自高豐大其居以鳴得意方且深居簡

出距人于千里之外豈知因將至乎其說正喻皆通而于傳義亦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也○錫

九四爻位失正恐有求勝其配蓋初九爻位得正而

其配之心故因以爲戒與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錫按不可大事終不

志及九四之行六

五之有慶者異也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錫按行

猶言利有攸往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闔其無人自藏也繡謂障蔽○錫按天際翔言高也

三三

旅小亨旅貞吉旅屬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陽艮止而離麗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離乎明是以小亨旅貞

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以卦體卦德釋卦辭也旅之時為難處故大之○錫按旅卦大者君子以明慎用刑

豐卦大者君子以折獄致刑皆言刑也而雷火豐明以動火山旅明以止則與旅氏云雷與電相遇則折獄致刑取其明以動也離與艮相遇則明慎用刑取其明以止也斯言得之矣旅之時義為大者旅非常之稱也故非常處曰旅非常祭亦曰旅惟旅處非常故其亨小而其時義轉大也若有常處則其處雖大干无常處而其時義轉以有常而不足為大矣

易

卷之二

吳

寅清樓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象占如此○錫按旅宜安靜不宜煩瑣初六陰柔

不正此其所以取災也斯之言此也王氏唐氏等解斯為斯役之賤賤曲而未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二有柔順中

正之德其象如此吉可知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恩誤反象同○遇剛不中居下止于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錫按傳云以旅與下其義

也如此是喪其童僕貞為句矣故程傳亦云喪其童僕之貞信而鄭氏王氏黃氏之義皆畧如之近阮氏亦云貞處象逼近于離焚象視童僕如傳舍故喪其童僕貞也由諸說推之則以旅與下之義明而童僕貞三字亦可一例視之矣附參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得其資斧然非其正位又上

无陽剛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錫按六二九三皆曰次而九四但曰處不曰次則當位未當位之別也得資以

為用得斧以為戒即多得豈以為快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又者

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獲不多終有譽命也○錫按旅六爻獨六五不言旅天子以天下為家无旅之可言也其言射言矢者猶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之意也射言雉者文明取士之象曰旌甫加于下而令譽已聞于上爵命隨之所謂一矢終以譽命者與傳云上

逮也其義如此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眺喪牛于易凶上九過剛處旅之順凶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旅瑣瑣志窮災也錫按程傳謂志意窮迫而自取災也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易

卷之二

辛

寅清樓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終以譽命上逮也上逮言其譽命聞于上也○錫按上謂君上之正之譽命二字連讀本義從省文黃氏

謂下之令譽聞于上而上爵命之是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錫按程傳謂猶知也

三三

與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與入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利有所往

而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利見大人也

象曰重與以申命釋卦義也與順而入必究乎下為命令之象重下言則自上而下據朱氏震以內外言則自內而外今玩大象隨風與之義是言其自內而外而玩象辭剛與乎中正之義是乃言



其自上而下也蓋始則自內而外以察民情之隱終則自上而下而入人心之深國書謂王者欲知民之休戚事之利弊則必清問于下而察之周布告于下而行之切是也

剛與乎中正而志行柔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卦體釋卦辭剛與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順初四○錫按與乎中正之與猶剛也蓋以剛居陰位既恐不正以剛居剛位又恐不中而九五以剛正位處中是與乎中正也獨于與卦言之者與卦之九五視他卦之九五尤有與順之義故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初以陰居下為與之主卑與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九二與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意有不安下字煩悉以自道達有與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之象占吉而无咎者蓋當與之時不厭其已卑而居位之中又不至于已甚故也此乃竭誠意以盡祭祀之占

易經 卷之二 圭 寅清樓

九三頻與吝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勉為與而屢失吝之道也故象占如此○錫按頻與即頻復之義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爻位得正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

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君之庖○錫按初六與六四皆以一陰為與主也而初曰利武人之貞四曰田獲三品者以承九二九五之陽剛而順之也蓋與主柔順九二中九五中正而初與四承之所謂剛與乎中正而柔皆順乎剛故皆吉利而悔亡

若九三上九以剛乘剛故凶吝也二貴重不如五中正不如五故初語其事之宜而但示以所利四語其功之驗而直許以所獲也與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先西鴈反後胡

豆反○九五剛健中正而居與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癸度于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則吉也○錫按訓蠱之先後甲三

日為辛丁與之先後更三日為丁癸皆歷考程傳及魏氏煥張氏浚郭氏雍胡氏炳文張氏清子之說皆無此明訓而發自本義可

謂密矣但先後甲之三日先辛勤後丁寧易曉而先後庚之三日先丁寧後癸度難明或曰蠱以振壞故先辛勤後丁寧與以申命故先丁寧後癸度其義亦未易理會也夫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蠱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與以申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于甲庚皆言先後三日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此程傳及諸家之說多如此而張氏清子為尤詳

其義覺有渾而易明者謹存案

上九與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息浪反下同○與在牀下過于是則離貞亦凶矣居與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象占如此○錫按本卦四陽爻以其象言九二上九皆以陽爻居陰位處失其正故皆有與在牀下之象而九三九五以陽爻居陽位處得其正者无其象也而以占言則九二九五居上下卦之中皆吉利而无悔吝者即內也蓋正不如中之義如此

象曰隨風與君子以申命行事隨相繼之意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錫按程傳治謂脩立也

易經 卷之二 圭 寅清樓

紛若之吉得中也錫按窮之言極也盡也故九三居內卦之極頻復之吝志窮也而九三居外卦之極盡為上窮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與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乎凶言必凶○錫按正乎二字當一讀言其貞可也問答之辭

三三兌上兌下

兌享利貞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蓋說有亨道而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一云柔外故說亨剛中故利貞亦一義也○錫按後說較合

象曰兌說也說悅通下同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主聲又如字難乃且反○以卦體釋卦辭而

極言之○錫按三上二爻為說之主所謂柔外故說亨也而剛為

二五之中則利貞可知矣故卦之六爻凡初二四五之四陽爻皆

不言凶而六三上六之二陰爻皆不言吉蓋君子之道易事而難

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其說于人亦如之此其所以為說之正與

初九和兌吉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

九二孚兌吉悔亡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

六三來兌凶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陰

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

邪而有喜也象占如此為戒深矣

易繇 卷之二 寅 寅清樓

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

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而象占之

垂訓深矣○錫按九二九五皆言孚而九二自孚于中則吉而無

悔若九五上孚于剝則有厲矣是孚同而所以孚不同也錢氏一

本云履五健恐其和之難其危在夫兌五說恐其入之易其危在

孚是厲同而所

以厲又不同也

上六引兌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

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錫

按自初九至九五爻位之純雜象占之吉凶與履卦約同獨履卦

以上九而元吉故傳云大有慶也兌卦以上六而不言吉故傳云

未光也蓋履者禮也禮當持之以剛兌者說也說當制之以剛故

二卦初二三四五之五爻其陽爻凶者並同也獨上爻履

陽而兌則陰于是吉不吉判矣

卦之變通而有常也有以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

民犯難說之大如此而象但言朋友講習者

信友獲上治民其所以說不同而悅同也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錫按四

居最初又獨不與陰比故四陽中此為和兌而最吉和者性之發

情之正也是也來氏亦謂此與中庸發皆中節謂之和者義同

孚兌之吉信志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與履九五同○錫按履

上六引兌未光也九五本義云傷于所恃

三三坎下坎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假庚白反○渙散也為卦下坎上

渙其變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

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

易繇 卷之二 書 寅清樓

又以與木坎水舟楫之象故

利涉大川而以利貞示之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卦變釋卦辭○錫

也而不窮之義未詳據王氏謂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陰據

程傳謂剛來則不窮極于下但剛來居二是為坎主而坎之所以

為險也何以云不窮于陰而不窮極于下則更難會其指矣考先

儒謂諸卦皆自乾坤而變渙內卦本坤象三爻皆陰也而剛來為

坎主則不使一陽窮絕于中故曰剛來而不窮外卦本乾象三爻

皆陽也而柔往為與主則得與二陽合同于上故曰柔得位乎外

而上同也緣渙為陰陽合散之象故象言上下往來之情而往來

聚散各適其宜即渙之為亨可見矣經義恐當如此謹以質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中謂廟中○錫按

卦主渙而王假有廟主聚故九五剛健中正

正位發命之象而賓祭于廟中者可知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

乎九二故象占如此○錫按明夷六二

及渙初六並言用拯馬壯吉說見明夷

九二渙其机悔亡机凡同俗作机非机音兀○九而居二宜有  
病能亡其悔者也故象占如此○錫按机之所指不同據程傳机  
所恐以爲安者也二目初爲机初目二爲机急就于初以爲安則  
能亡其悔也據各先儒則又皆以五爲机今玩象辭則東而不歸  
之義當以本義爲正而郭氏雍亦言九二剛自外來去危就安爲  
得奔其机之象言尤明確傳所以指初爲机者蓋以初倚二以爲  
而二奔之也但九奔二二初初各自爲義而初不必合兩義而於  
一義至諸家指五爲机者乃以二五相應而早者當依尊耳然傳  
固謂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若能同其渙渙之功當又不特悔亡  
而已故知諸說皆不  
如本義之爲正也

六三渙其机无悔陰柔不中正有私于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  
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此上  
四爻蓋皆因渙以濟渙者與○錫按初二兩爻皆不言濟渙二但  
求自安而初尤最下故也此上四五兩爻皆正尤能合渙而得聚  
而三上居内外卦之  
上故亦以濟渙言之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正匪夷所思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  
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

卷之二

奎

寅清樓

易繹

卷之二

美

寅清樓

其明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  
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正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九五渙其大號渙王居无咎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  
散其號令與其居則可以濟渙  
而无咎矣故象占如此九五與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  
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錫按程傳  
王居謂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而无咎也而王氏  
亦以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謂當從象傳之說蓋皆不用陸贄散  
儲之義矣但訓王居爲正位則王居无咎渙之理而渙字另讀又  
與各爻渙字連下之例不合今考辭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居積何得乎乃聖人所以散財得民  
而正位受命之本也由是觀之則程傳合而程朱之義亦貫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去起呂反○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  
渙故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  
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錫按逖當作惕本程  
傳也項氏陳氏皆據小象渙其血爲句去逖出爲句逖即遠也皆  
謂遠害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錫按象  
但言假廟而大衆兼言享

帝者內祭外祭所以合  
散不同而合散同也

初六之吉順也

渙其机得願也

渙其机志在外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其血遠害也

三三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  
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  
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  
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

易繹

卷之二

美

寅清樓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剛柔分而剛  
得中以卦體

釋卦辭之亨也其道窮  
又以理釋不可貞之義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

財不啻民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  
又坎爲通天地四時以下極言節道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  
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象占如此

九二不出門庭凶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  
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象占如此○錫

按卦例正不如中獨節不然托于中以失正則楊雄謂道胡廣之  
所爲耳卦體九二六三不正故不特六三不正且初九不中者有嗟即  
九二不正而得中者亦凶也餘初四五上皆正故初无咎四五不  
吉即上六苦節雖貞凶亦得悔亡也此爻諸家皆謂其知節而不可  
知通而本義從之竊謂二既剛而不正又无應與則未得爲可行  
之時是非以不知通取凶正以不知節取凶也蓋庭而近門其不出者心  
出者心定不欲出而遂止是其能節者也庭而近門其不出者心  
定欲出而始止非真能節者也聖人觀象繫辭示人正心誠意以

修其身于立心之始導以吉凶之機其垂教深以至矣謹志此以爲先備焉

六三不節者則嗟若無咎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也故象占如此○錫按无咎說見下傳

六四安節○錫按以順正之德居上卦之下下應剛正之德而相尚上承坎陷之主而相安傳曰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錫按九五當位以節不傷財不害民盡之矣中正以通此所以往有尚而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過極雖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盡會中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錫按行下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錫按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錫按極之言則猶限也亦罪其身不出而心欲出也

易

卷之二

季

寅清樓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无咎與諸爻與言无所歸咎也○錫按兌爲說主陰柔不中正而妄說人此不節之嗟所以无所歸咎也一云能以不

節自警則无咎矣別爲一義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三三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字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寔皆字信之義又下說以應上上與以順

下亦爲字義故各中孚也豚魚无知之物木在澤上外寔內虛有舟楫之象而至信可以感物涉險不可以失貞故占

者能孚及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利于貞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與孚乃化邦也○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釋豚魚吉利涉大川之義而以信而正之應乎天者贊之也

存乎中爲孚見于事爲信說得極好今乳字一邊從孚

孚從鳥抱子之象中所抱者爲物所以人皆信之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錫按本義虞之言安也

內守其信外度于義此所以體信遠順而安也一云虞爲虞祭之虞猶安也亦通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胡臥反靡亡

孚之變而九五亦以中孚之筵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

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與與爾靡同言德人之所好故

其爵我之所好有而彼亦係戀之也○錫按初四五皆以得正吉而无咎二與三上皆不正而二不爲凶占者中不嫌于不正也

子之和之謂不一本義以爲九五程傳爲概辭爾書從張氏說謂九

无稱子之例凡言于言童者皆初之象九二有剛中之筵而初與

之同德故曰鶴鳴子和也今以繫辭驗之出其言善則干

里之外應之况其適者乎蓋概指遠邇而歸注于邇之辭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敵謂上九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以

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錫按中孚內外卦之上皆不吉二五

之中及初四之下皆吉而无咎此中孚宜守中處下而不宜偏亢

之義也現上九以不正者亢而處上乎六四爲與主以正

處下而无咎六三爲兌主以不正處上而或泣亦以此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幾音机○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爲

絕之面上以信于五故爲馬匹亡之象而其占无咎也○錫按先

猶論全象以三四中虛爲中孚之體而據各爻六三幾望歌泣不

能自主六四獨无咎者則六三不正而六四正之故也又純陰得

正爲月幾望以爻位近于九五絕初九之應與而上從九五之中

正是爲四亡傳所謂絕類而上者此也若上非九五而爲六五

則得從初九之正應矣國書訓易例皆然而此又尤明信夫

九五有孚繫如无咎○釋力則反○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

象占如此○錫按先儒論二體九二九五居中爲中實而德故

氏又申之云初九與六四應六三與上九應而九二九五獨无應

正而一靜而久无心于感而物无不感者至誠之道也其言並有見并參之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象占如此雖曰翰音乃與之象居與之

極當登于天雖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錫按議

獄中寔之象緩死中虛之象以剛柔之德推之可見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錫按有他則志變矣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上聲○錫按程傳謂絕其類而上從九五也類前應也

有孚擊如位正當也

易

卷之二

美

寅清樓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錫按侯氏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有聲無實豈可久也

三三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謂小

過也為卦四陰在下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小過雖可以亨而必利于守貞又卦之二五皆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剛而不中故不可大事而卦體內虛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則其宜下而大吉亦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類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得中以二五言

不中以三四言

有鳥飛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以卦體釋卦

體言○錫按音不宜上宜下者飛象仰孟艮象覆碗故上則逆而

不宜但順其宜而下則大吉也吳氏謂陰乘陽則逆陽乘陰則順

其音

初六飛鳥以凶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象占如此○錫按小過諸

爻多言過惟初與五不言過初位最下五又君位故皆不言過也遺音宜下而飛鳥自上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六二柔順中正進則

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退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

適遇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象占如此

○錫按過祖遇妣程傳及張氏振溫皆如此說考國書云易例陰陽正應者則為君臣為夫婦取其二體相配也无正應者則陽或

為父子陰或為姊妹妣妣否則各為等夷矣取其同體相類也此

爻二五皆陰有妣妣之配而无君臣之交故取遇妣不及其君為

能其于父義其合但註云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固謂自得乎其

本分也既自得乎其本分即經何以言遇其二字竊玩經義蓋謂

過九四之祖而進而遇六五之妣不及遇九五之君而但遇而

九四九三之臣四其字皆指上交而不指本爻甚明所以然者謂

九四為祖六五為妣皆經文之所指也謂九三九四為臣亦經文

之所有而惟九五乃得以稱君則經初无君臣之交有其臣而又

有其君則亦可言遇其臣遇其君而今既不及其君則其于臣但

得言遇其臣而亦无過其臣之可言矣故傳曰不及其君臣不可

過也如此看覺于兩遇其二字皆融而圓

書之發經義者益顯故識以質之先儒云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

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錫按本卦九三九四上六三爻舊訓以弗過防之弗過遇之弗

遇遇之讀為三句或以弗過弗遇遇各二字為句防之遇之遇

之各二字為句讀為六句本義兩存其說闕而未定竊玩本卦聖

人于陰陽消長之幾致憂患之意與小畜明夷諸卦舉同以六五

以謂之災膏也九四首言无咎者以剛居柔而處下本无咎也永貞之貞猶常也恐經意富如此故備以質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屬必戒勿用永貞

當遇之時以剛處柔遇

遇遇之言勿過于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遇矣故有厲而當戒弗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勿過遇之若以六二遇其祖遇其祢爲例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遇過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錫按本義勿過于剛而適其宜謂不可過乎剛而當遇之合宜蓋以勿過遇之句上下各二字爲讀也而諸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

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

上六弗過遇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遇之

已高而甚遠者也故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錫按徐氏離如鴻則離之離其義視程傳離者過之速也爲合俞氏云是天災亦人咎也故曰飛鳥離之凶義益明矣徐義見九三

易經

卷之二

空

實清樓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皆小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錫按文質彬彬爲君子大中正无過不及之道不然寧過于質而少文不可過于文而茂質過質少文之過小而過文茂質之過則大矣孔氏胡氏朱氏及國書之說詳蓋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所以不及其君而遇遇臣者以臣不可過也○錫按本義于傳文未及詳發其指附

質之義已見本文

從或狀之凶如何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文義未明此亦當關

不可過遇之而使陰之滋長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已上太高也○錫按已上謂陰已上也與氏災

而陽向往也小過六五傳謂其已上者陰已過陽而陰已上

也小者陽之過小過陰之過皆陰陽不和之象故皆不能雨也

弗過遇之已亢也○錫按趙氏云已上未爲極已亢則極矣據此則遇過陰而終欲遇乎陽也可乎

三三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小當爲小亨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錫按初吉終亂故爲小亨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柔得中指六二○錫按不言

六二爲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曳以制反濡音濡○輪在下尾在後初

是無咎之道也

既濟之初謹戒如是無咎之道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喪恩反復音儀○二以文明中正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婦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能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云勿逐而自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故有征伐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也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而朱反○既濟之時以柔居子作繻衣袽所以禦舟之弊爾也○錫按衣袽爲敗絮罔可塞漏其轉繻爲繻者蓋恐舟漏而預備以塞之則戒周也但此則須改字轉音而後可通今考繻乃總名終軍爲符驗而棄之者此也繻重物衣袽輕物繻而兼有衣袽猶雖有絲繻不棄言繻者其无用者爲用以見終日戒之意

易經

卷之二

空

實清樓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陽西陰言九五居

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錫按此非贊六二正以勉九五也王氏申子言人君處既濟如未濟而後有受福之寔不然雖極其豐盈而濟道衰矣其說真善言易也

上六濡其首厲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孤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危之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錫按既濟而預防患者恐其始吉終亂也

曳其輪義无咎也音上聲

七日得以中道也音斗

三年克之儻也音斗

終日戒有所疑也音斗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來音黎○錫按時謂時祭指論

易經 卷之二 奎 寅清樓

也○小初吉終亂而六五大來者既濟常如未濟則其亨初小而終大矣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久讀作非或云與斗通叶

三三 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許訖反○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

爻皆失其正故為未濟也幾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指六五言○錫按未濟亦言柔中不言剛中者所謂未濟終歸既濟也蔡氏謂云既

濟之後必亂故主在下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國書云凡易尚剛中而亦未嘗不以柔中為尚故既濟之善在六五而否之善在九五皆剛中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錫按未出于險中則濡尾矣言汔濟不言濡尾者省文无利則鮮終矣言无利先言濡尾者互文也

也

初六濡其尾吝以不正之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象占如此

九二曳其輪貞吉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象占如此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故其占以征則凶又有利涉之象者蓋以柔乘剛將出乎坎與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錫按傳不

別釋利涉句有不字為是征凶所以不利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以九居四不中正而悔亡矣然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又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九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感信是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矣○錫按有孚于飲酒只是安土樂天之意若

易經 卷之二 震 寅清樓

濡而不反則有孚者是失矣程傳及石氏王氏皆如此說而水義別為一解者蓋失是二字如本義方合語氣與通考本卦內三爻為未濟不特初六六三四且者即九二亦自止不進以求貞而非違吉也外三爻由未濟而終濟不特六五吉而又吉即九四上六亦悔亡无咎有賞而不違失也蓋既濟未濟與上經泰否之指畧同聖經以是終篇其詳詳示人以遷善改過之途也至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也宋氏虞翻謂萬物有辨然後有交有未濟然後有既濟是也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錫按極字當是極字之誤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以中故得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錫按六爻皆位不當得此爻言之者此爻居下卦之上交際之間特言未濟且特凶故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音光之散也



飲酒蕩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述卷之三終

易經

卷之三

奎

寅清樓

周易述卷之三

朱子本義姜兆錫述

繫辭上傳傳去聲後同○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斷丁

見賢通反○天尊地卑者陰陽形氣之定體乾坤定謂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以陳者天地間上高下卑之所列貴賤位謂易中卦爻上下之等也動靜有常者天地陽動陰靜之所運剛柔斷謂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以類聚者事物所向之善惡各聚以類物以羣分者事物所般之好惡各分以羣吉凶生謂易中卦爻吉凶趨避之辭也

在天成象者日月星辰之屬上并于天在地成形者山川動植之屬下并于地變化見謂易中著策卦爻陰陽變陽變陰之象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定體為卦爻之象法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易經

卷之三

一 寅清樓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盪徒浪反○此承上言易卦之變化也而為四西相盪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獨按此即易之變化以見造化之功用八卦謂乾坤六子非謂卦象也故下文直以天地之為人所致法者言之而聖人之作經以贊化在其中矣說詳下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雷霆風雨之屬此變化之成象者成男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

此又明易之見于寔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獨按章首一節即造化以明易象之卦爻此二節即易象以著造化之功用圖書云相摩相盪雖切指卦畫言之然是天地間自有此理蓋相摩者以一交一如天與地交水與火交山與澤交雷與風交是也相盪者以二交一如天與地交而與水火山澤交風無不交地與天交而與水火山澤交者亦如之惟天地之理如此故聖人畫卦以象之也何氏楷云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因乾坤而推極于變化自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又因變

化而適原于乾坤蓋諸說之發明至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以鼓反○知猶主也承上成男成女而推言

易經

卷之三

一 寅清樓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盪徒浪反○此承上言易卦之變化也而為四西相盪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獨按此即易之變化以見造化之功用八卦謂乾坤六子非謂卦象也故下文直以天地之為人所致法者言之而聖人之作經以贊化在其中矣說詳下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雷霆風雨之屬此變化之成象者成男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

此又明易之見于寔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獨按章首一節即造化以明易象之卦爻此二節即易象以著造化之功用圖書云相摩相盪雖切指卦畫言之然是天地間自有此理蓋相摩者以一交一如天與地交水與火交山與澤交雷與風交是也相盪者以二交一如天與地交而與水火山澤交風無不交地與天交而與水火山澤交者亦如之惟天地之理如此故聖人畫卦以象之也何氏楷云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因乾坤而推極于變化自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又因變

成之之理乃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大抵陽先而陰後陽施而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易健之為也簡順之為也又推言所以知始作成之理乃以易知而以簡能蓋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成謂得于己者業謂成于事者又承上言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內故可久而為賢人之德有功則兼于外故可大而為賢人之業賢人兼體乾坤之道以成其德業者如此而不逮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位謂成中之謂天地之中也又承上賢人之德業而推言其體道之極功由于易簡至此則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而賢人又不足言矣

易經

卷之三

二

寶清樓

右第一章

首推造化之寔明作經之理因言乾坤之德分見于天地而人兼體之以為三才成位之本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象者物之象也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繫以吉凶之辭而卦爻之陰陽推演陰陽或變

陽陽或化陰乃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而衆人所以因著求卦者也○錫按卦象自其不動者而言即後所謂居則觀其象也變化自其動者而言即後所謂動則觀其變也在卦爻繫辭本无動靜而自探著所得多少之數則老少別而動靜因以分耳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得失憂虞者事

之變得則致吉失則致凶憂虞則致悔吝蓋吉凶相對而悔吝介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此中上繫辭明吉凶之義也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此中上剛柔生變化之義也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因剛柔生變化之義而推

言其流動于一卦六爻之間者備有三極之道也○錫按首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言吉凶而悔吝亦具矣首言剛柔變化而此因言進退晝夜以及于三極者天道殊陰陽地道與剛柔人道別仁義天地之理則一而六爻之分則分蓋因其動而推之以申上章成位乎中之意與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辭變義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兩其所值吉凶之決也

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易經

卷之三

三

寶清樓

象者言乎象者也交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象辭變義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兩其所值吉凶之決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上悔字罪反下悔呼對反○位謂六爻相次之位小謂陰大謂陽也

介謂善惡將分之介震謂動也憂其介則慎其向惡之機而不至于悔各矣悔而震則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錫按存乎位存乎卦承上象爻而言存乎辭存乎介存乎悔承上吉凶悔吝无咎而言蓋卦位以明吉凶為重而以憂悔吝震无咎為要故遇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循其所之易以疏反○小險指之也○錫按指其所之而憂且震者不待言矣

右第三章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以者聖人以者易也易者陰陽而已南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以推于前反以要于後陰陽精氣聚而成物者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者鬼之歸也此聖人窮理之事也○錫按此節首據天地之文理而言其理見大據人物之始終而言其存亡終據天地之性情功用見于人物者而言其屈伸益即上三極之理而推之也其之故之說之情狀各之字須有實處但將中庸誠之不可掩句細體之而天地人物一以貫之矣

易經

卷之三

四

黃清樓

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知周之知智同樂音洛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知益深處皆安而無息非仁故能愛而仁益篤此聖人盡性之事也○錫按本義以旁行為知不流為仁則旁行不流只完大段故不過之義而據雙湖胡氏則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皆為知之事而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乃為仁之事二段正兩相對蓋旁行不流于理而樂而知之故無憂而行之深處皆安于仁而敦而行之故能愛而行之為據此于四故字體例較合附參

而然者矣後此言神言化皆本于此而庸孟以下凡先儒所發神化之理亦于此可溯云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錫按前言樂明全易窮神知化之教也學者詳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道具

于陰而行乎陽繼其善也善謂天之正陽之事也用于程子之書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性命之正陰之事也用于程子之書言之備矣○錫按繼之者善言繼天之命流行而巳者為至善也成之者性言有生之初渾成而無虧者是為性也此即中庸天命之謂性之義本義以繼善貼陽成性貼陰全章皆以陰陽分貼固是一義但不必執耳詳見太極圖通義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知智同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仁陽知陰各得是道

鮮矣知智同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仁陽知陰各得是道鮮矣知智同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仁陽知陰各得是道鮮矣知智同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仁陽知陰各得是道

易經

五

黃清樓

○錫按見仁見知即論語山水動靜樂壽是也日用不知即史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此乃中庸率性之謂道之義而君子之道鮮則已見道之當體而聖人之不可無教矣故下遂以天地之无心成化聖人之有心無為者結之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德盛德大業至矣哉顯自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械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為而無為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易者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易者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與書皆然也○錫按此因天地顯仁藏用之德業而因推陰陽之相生以申上章易無體之意也顯自內而發于外藏自外而敏于內蓋造化陰陽之變易于以喻即卦畫剛柔之變易亦于以具矣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效星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占筮占也事之未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效星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占筮占也事之未

測之謂神效星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占筮占也事之未測之謂神效星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占筮占也事之未

徐氏云成此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生  
生之數是之謂占通生生之變是之謂事梁氏云陰陽非神也陰  
陽之不測者神也一陰一陽變化不窮果就使之然哉蓋神之爲  
也惟神无方故易无體无方即不測之謂无體即生生之謂也若  
有方則非不測之神而窮矣

### 右第五章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  
未嘗倚于陰陽也○錫按上章神无方易无體乃  
易教之至義本章因極言陰陽之理  
以明之而全書亦多不外其義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迥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翕虛反闢婢亦反○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

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

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錫按易之廣大

塞乎天地矣而乾坤爲易之門故即其直專而大生闢翕而廣

生者推言之動直動闢即遠則不禦靜專靜翕即靜而正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  
易反○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化易簡之德配之天道

人事則如此○錫按廣大歸于易簡則非窮其大易簡發于廣大

則非通于虛故神无方易无體易

簡理得而聖人所以成位乎中也

右第六章 言廣大之原于易簡者以發之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知習同○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于曰字疑皆後

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錫按聖人知崇效天而崇德

即所謂乾以易知有親可久而爲賢人之德者效而崇之也禮卑

法地而廣業即所謂坤以簡能有功可大而爲賢人之業者法而

廣之也下文云天地設位易行其中而聖人之成位乎中者在是

矣

### 卷之三

六

寅清樓

### 易經

### 卷之三

七

寅清樓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地設位而變化  
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錫  
按性兼仁義禮知繫辭上傳知周道濟言知仁不言禮義知崇禮  
卑言知禮不言仁義說卦傳立人之道又言仁義不言禮知何也  
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大綱也先之以知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繼之以禮禮文斯二者是也此知崇而崇德禮卑而廣業與前易  
知久德簡能大業相表裏同謂云知崇于內則萬理從此生是道  
之門禮卑于外則萬行由此成是義之門道謂仁也義則義也仁  
主發生非一心虛明萬理盡微則无以爲發生之源義主收斂非  
百行具足萬善完備亦无以爲  
收斂之地其于理發之蓋精矣

### 右第七章

此章亦承上易簡之善配至德以  
中前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之意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

吉凶是故謂之爻斷丁亂反○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

而通則其虛也○錫按經有六十四卦卦有

六爻由十一卦之類按爻推之亦可見矣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按言猶

明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

則其例也○錫按擬擬形容以象物宜觀會通以行典禮此聖人之

作易擬議以爲象爻而學易者亦當擬議其象爻以爲言動也易

由擬議象爻以成變化故學

易者言動之變化亦如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和胡臥反應音廣行下孟反見賢通反○釋中孚九二爻義○錫按好爵謂天爵廉之言德猶顯也蔡氏云居其爵即在陰之義其言即鳴之義千里應之即和之義

汪氏云中孚者誠積于中居其位以修言行而進于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丁管反臭昌又反○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

同而後定定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錫按然

而存于心語而發于言內外備矣斷金如蘭其為聚也不亦樂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

矣請在後反錯音措夫音扶○釋大過初六爻義

易總 卷之三 八 寅清樓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

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釋謙九三爻義

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而有悔也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錫按此以亢對謙而言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幾音機○

釋節初九爻義○錫按不出戶庭以慎動也而傳以慎言釋

之者明言先而動也云生云階皆先之義云成乃後之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益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

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盜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載才浪反○釋解六三爻義○錫按解以解難而乃致寇奪伐何

也君子雖有解小人不然奪謂奪其位伐謂伐其國國書云上蒙

名譽而下謀殺

暴故伐之也

右第八章 此章言卦爻之用○錫按據傳所釋諸卦而言下

傳十一卦多言而此七卦多指言動而言中孚同人二卦

皆言大過謙九三卦皆動節卦亦言解卦亦動蓋即擬言議

動以申變化本于

于易簡之意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一以下二十字舊在第十

天數以下四十四字舊在下節再劫而後卦之後程子定在此節

地十之後今從之自天一至地十陽奇陰偶乃天地之定數即所

謂河圖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

中而中五為衍母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

為四象之數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蓋各以其類交錯于

外也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

也相得謂一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四與五五與六六與七七七與

八八與九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四與五五與六六與七七七與

八八與九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四與五五與六六與七七七與





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煩而密今以上下經錯卦綜卦推之  
正一反之謂錯一順一逆之謂綜蓋其初參伍通其變而六爻遂  
以成文其既錯綜極其數而萬物遂以定象與成文所謂剛柔相  
錯而成文定象如取諸離至取諸大過十二卦之象也今未敢決  
定其義姑附參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于此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著  
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錫按各章既結此章至精是  
靜而極深至變乃動而研幾而至神寂感遠至其極也至神寂感  
而遠至即下章著之德圓而神至精而極深即下章卦之德方以  
知至變而研幾即下章六爻之義易以質蓋聖人立上筮以前民  
用其推占不外動靜兩途故各章五其義前章以居而安對樂  
而玩謂身處之安而心玩之樂也以居觀象對動觀變謂體情  
象而動察諸占也則各章分合之義亦較然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音机下同○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

幾者至變也○錫按言至精以極深至變以研幾而不別言至神  
者至神即于極深研幾中見其化不可知之妙而已非截然分而  
爲三也上下皆列言之以此而此則互言之以此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此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錫按變化  
之機言動乃以體易化神之理制器又以宜易化神之神  
象也故此章承明上章之義而十一十二章又申言之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開物成務冒天

下之道謂設卦爻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而天下之道皆  
冒其中也○錫按猶猶包也開物以通志即上唯深故通志成務

以定業即上唯幾故成務開物成務而道无不包故通志成業而  
疑无不剖是雖不言神而速至亦可知矣此承上章言聖人爲  
天下作易之大綱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質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  
此哉古之聰明特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方以知之知同智下知以  
夫者於○國神謂靈應與測方知謂靜正有常易謂變易不滯  
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虛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有事則隨  
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  
之謂○錫按國神即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知即惟深故  
通志易即惟幾故成務或以者與卦爻分體用蓋深此推  
言聖人之爲天下作易者本以清已德而因以同民德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神物謂蓍龜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神明天道故知神物之有作察民故故知

易者 卷之三 主 寅清樓

民用之將開是以作卜筮以教人而于此齋戒者占其心神明不  
測如鬼神之神能知來也○錫按此又言聖人之爲民作易者固以  
同民慮而彌  
以諷已德也

是故國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械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見賢通反○闢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  
人修道當然之則而神者百姓日用自然之符也○錫按此  
即乾坤而推易之變通神明之定即所謂乾坤爲易之門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有者始爲一畫以

實以備三才一每生二此意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新造  
智而力而成者蓋卦爻其序皆然詳見序例故繫而有吉有凶是  
生大業者具其中矣○錫按此又即太極而溯易之所  
以幾通神明之本即太極圖說所謂易爲性命之源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著大乎日月  
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  
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  
龜縣象同探正南反索色白反澤亡偉反○富貴謂有天下履帝  
位立下疑有曰文靈夢猶勉勉也疑則思決故勉○錫按天地  
四時日月言天道也富貴為天位聖人為天德則言人治也而著  
龜定本天道以贊人治故下以聖人繼天立極以前民利用者  
備言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  
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見賁通反○四者聖人作易之所  
由也○河圖洛書詳見政策四象謂  
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信之卦爻○錫按神物即著龜也○天垂  
象河出圖洛出書皆天地之變化象辭吉凶即聖人則效而象之

易緯

卷之三

古

寅清樓

也故通承  
而備言之

右第十一章

錫按承上章易有聖人之  
道四而推言作易之本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也釋大有上九爻義此節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錫按信謂九  
為陽剛之交順謂上為陰柔之位賢謂六五也○據本義疑為錯  
簡而四書載柴氏中行謂夫子于此再三舉之者深見人順道而  
行自與吉會之意又何氏楷謂此與第二章自天祐之語遙應並  
非錯簡則四書特  
賞其是故並存之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  
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

言首子曰字疑衍蓋子曰字皆後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  
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  
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於息矣緼與緼同邪于遙反幾音機○  
組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  
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蓋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  
之體立矣乾坤毀則卦畫不立乾坤息則變化不行○錫按緼字  
與章首不盡字相應乾坤  
列而不盡者于是可盡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卦爻陰陽皆形而下  
者其理則道也因其  
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與上章微別上闢闢往  
來以天言此化裁推行以人言○錫按以下皆中章首之意此約  
言之而下詳言之也形而上者意言所不盡形而下者象卦  
所由盡化裁變通舉措則亦變通鼓舞以盡利盡神之意也

易緯

卷之三

圭

寅清樓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重出以  
起下文極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  
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下孟反○卦即象也辭  
即爻也卦爻所以變通者  
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錫按本節象爻卦辭申章  
首之盡意盡情盡言也變通則申其盡利神而明成又申其盡神  
神而明之二句知之至然而成之三句行之盡或約言其  
人或指言德行互文也蓋言窮神而知化即具其中矣

繫辭下傳

右第十二章

錫按又承上章神明變通  
之意而推言體易之寔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

重直  
龍反

而物

卷之三

夫

實濟

已也。○錫按貞勝之義不一。本義謂吉凶二者常相勝。張子謂吉凶以正爲勝。而國書又謂以常爲勝也。國書蓋以天下容有善而獲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如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偶有變異。不足言。惟以常爲勝也。錫謂剛位剛柔位柔爲立。本剛變柔柔變剛爲起。時立本固在起時。而起時必歸守正。若國書所發。俾所謂以正爲勝也。不正偶獲吉。而正常獲吉。則正之常勝可知矣。蓋張子是補本義而國書又善發張子與。此以下皆言變而不失其正。乃全經所謂大通而利于正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觀官換反大音扶○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交也者效此者也象也

者像此者也。上文乾坤所示之理。言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

而像之也。○錫按此卽乾坤易簡之蘊以申變而不失其正之意。言乾坤之貞觀而日月貞明在其中矣。效此像此卽所以動貞夫。

一者也

...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右第一章 此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也○錫按下傳第一章蓋承上傳末章因卦爻之吉凶以盡乾坤之蘊之

意也但天地之大德曰生節于章意覺不相屬王氏宗仲氏世安等以及國書皆以爲第二章佃漁取醯耒耜取益十

二卦之起首其言  
信而有徵應從之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易經

卷之三

本

集賢堂

德以類萬物之情包蒲交反王于望反○王昭素曰與地之間

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願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  
風山澤之象○錫安通德類情卽上守位曰仁聚人曰財正辭林

民曰義之意而下文取  
離取益各條所自始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罟音古佃音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包義民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耨之利以教天下耕

取諸益二銑淺角反一和音似柔力對反轉奴豆反○  
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噉噉 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噉爲市。噉爲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便民不倦神而化之便民宜之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三

衣裳而天下汨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無爲○錫按无爲而治健順故也匪云上衣下裳乾坤之象

剝木爲舟剝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剝卦反剝以再反○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錫按致遠以利天下舟車一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上動下靜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重直龍反柝池洛反○豫備之意○錫按上二陰下三陰有重門之象一陽有擊柝之象諸卦皆言守位聚人之義而此與擊柝蓋辨人爲非之意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斷丁疑反○下止上動

弦木爲弧剝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易繇卷之三 太 寅清樓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處上聲○壯固之意○錫按屋脊曰棟四簷曰宇卦无棟宇之象故註以其意言之或曰天覆爲棟宇雷作爲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衣去聲○送死大事而過于厚○錫按此亦言大過之意也或曰棺槨人在地中卦爻陽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夬明決之意

右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錫按此承上章聖人備物制用以爲天下利之意而因發其守位安民之大德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象言一卦之材效放也○錫按材爲本體之質而爻謂其變而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右第三章錫按此申前章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也但章首是故二字緊接上章之十二卦而章意又全不相屬疑文有脫錯或曰上傳十二章夫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與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行下孟反○君謂陽民謂陰○錫按此聖人扶陽抑陰之義也朱氏云陽卦一君偶體二民二民同事一君故爲君子之道

易繇卷之三 尤 寅清樓

道陰卦一民岐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故爲小人之道吳氏云君之言主也陽卦周主陽也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右第四章錫按此承前章兩儀四象八卦之意而即後天之八卦以發之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引咸九四交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致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

生焉承上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體體焉則入于私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卦

轉反京本紀縛反其立反○又申上屈信往來之理而推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以入于神屈之至也而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極也而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此在下學內外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而自是以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為德盛自然之符又何所庸心哉此上四節皆以釋成九四爻義○錫按朱子以无所用其力矣解未之或知也最是即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正蒙解君子未或致知也知字恐不如此說又按成九四爻只是為多思慮之人下藥雖殊途百慮却本同歸一致何思慮之有往來屈信自然之符不必思也精義入神四句雖思猶无思耳過此以往四句乃所謂不思而得者與味文義只如此不必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

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

見邪釋困六三爻義

易

卷之三

十

寅清樓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

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

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

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此釋噬嗑初九爻義○錫按不

以不仁不義為恥畏小人之无知而以有利有威為勸懲小人之有咎故曰此小人之福若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又其下

者或云不恥則不仁不畏則不義亦通但如此恐復不威不懲意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

勿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勿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此釋噬嗑上九爻義○錫按二爻對勘乃明初九以為懲戒雖滅趾无咎上九不以懲戒

故滅耳而凶也否九五亦如之此二爻言小人九五爻言君子盡之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釋否九五爻義○錫按始于亂漸于危卒于亡慮其終所以體其

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知智同鮮思淺反折之般反餗音速渥烏角反勝音升○

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易

卷之三

十

寅清樓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幾音机先見之見音現斷丁玩反望无方反○此釋豫六二爻義也漢書吉下有凶字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幾音机復行之復扶又反又芳服反祗音其○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

釋復初九爻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音因縕紆云反○絪縕交密之狀離謂厚而凝此言氣化者也化生則

言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

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語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空而

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易其之易去聲○此釋益上九爻義○錫按

右第五章錫按以上十一卦亦與上傳第八章七卦相類但

別耳說已詳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邪于通反下同撰任免反○諸

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錫按合德言父之交有體言父

之主何氏謂體猶承有體通德承合德兩體字兩德字並相應是

也此通言卦德與卦體為作易之大綱故以乾坤易之門發

之下節指其名稱事物為繫象之詳節故以衰世之意結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精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萬物雖多无不出

父之義雖難出而不差謬此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故以為

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錫按稱名雜以小乃指象辭

易緯

卷之三

寅清樓

所稱之名物初非謂六十四卦之名稱也項氏云此章專論易之

象辭易不過乾坤二畫即陰陽剛柔也其象辭稱名取類于彙萬

狀大要不越于二者而其意則為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

有言此斷辭所以作也斷辭即象辭也語類亦云到文王時世變

不好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由諸說以

推則稱名非卦名可知也或猶以卦名言之者則荀九家開其端

而後成仍之耳夫卦名即

或有小而何雜之有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有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中丁仲反行下孟反○錫陳也

則曲而中辭文本于古達明達而隱凡此承上小大二字言之而

總以明失得之報之意也程氏云理貴夫一而民庶之明失得之

報則天下曉然歸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

伯溺而措之安全此所以為衰世之意耶其說善矣

右第六章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倣此○錫按國

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變化而成中涵天地變化之道

見神微妙之德是所以動乎內及聖人各繫以辭于是吉凶

之義昭昭然見于外矣

其八九十章則言爻也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商之末易道中微

象辭易

道復興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易緯

卷之三

寅清樓

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禮也

謙然後德有以爲基而立謙者自卑尊人又爲禮者所當執而不

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

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德久愆念室愆以修身遷善改

過以長善固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與順于理以制

事變

右第七章 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道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隨陽流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行于卦之六位○錫按不可遠謂不可索之幽遠風遠以下則謂不可忽

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節多未詳疑有脫誤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也○錫按此節自漢虞翻晉韓伯迄宋蘇氏朱氏趙氏潘氏之徒並以出入以度爲句內外使知懼爲句又明于憂患與故爲句蓋謂其出入皆以法度使人出入內皆知憂懼而又明于憂患與故所以致之之故无有師保而如臨父母也然本義顧云未詳則不以爲句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爲句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爲句此承上唯變所適言其出入以度內外也蓋使之无事而常知戒懼有事而又明于憂患與故惕然无有師保而如臨父母也如此義覺平安印諸虛字亦各相呼應而免習習之相沿矣故因先儒

專通

卷之三

書

寅清樓

嚴慎之意而附質之師保父母朱氏震趙氏振芳謂雖无師保之嚴懼如臨父母之慈愛圖書亦存其義并附參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方道也始由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錫按率循也典常猶言典要言常法不可拘而惟變所適之爲尚也

右第八章 錫按此章總言易書以明處憂患之道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要一遂反下同○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終謂全象也六爻相雜謂各爻也其初其上單謂初上二爻也此三者首舉其大綱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卒謂初上之二爻中爻謂二三四五之四爻○錫按中言初上二爻而因及中四爻師所謂六爻也孔氏云初時擬議其辭故難知上是事之卒而成之于終故易知也圖書云雜物者參錯其上下貴賤之位撰德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德位分而是非判矣

其于其象與辭辨之也二說于時物之義畧亦可見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知者智也○象統論一卦六爻之體○錫按此節錯簡當在下二節之後蓋因備言初上及中四爻之義而終言全象以結之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如字又一遂反下章同○此以陰位而遠近不同也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錫按其善不同謂所乘之陰陽爻不同也近多懼則遠无咎云不利遠其義未詳竊謂柔之爲道不利爲句遠者其要无咎爲句言以柔道雖不利而遠居于二不近于君柔而得中則非柔邪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勝音升○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剛則勝能勝之○錫按九三陽爻陽位其柔危之義未詳竊謂君當剛

專通

卷之三

書

寅清樓

臣當柔若當剛即以剛目其君臣當柔中以柔目臣也故曰其柔危

右第九章 錫按此章析言易書以明處憂患之道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

生焉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也有等謂上下貴賤相別之差相雜不當非專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也卦情若淑或反以不當位爲吉卦情若慝或亦以當位爲凶吳氏亦云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不得爲不當不徒以位論也竊謂不當之義二說始備

右第十章 錫按此章承上六爻相雜以明天地人三才之理而因發其時物之義亦處憂患之意也以上三章



言交象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下二章又統言之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錫按此當合下占事知來以上為一章下乾知吉凶而成章者固聖人幽贊于神明而懼以无咎之大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辭故古事可以知來

聖人作易正以通人于吉故獨以吉言之

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悔吝者言相得謂相惡也

易通情所以趨于利取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

之入其辭辭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錫按此第十二章蓋即聖人畫卦交之象與凡



无咎之義也而其義則國書言之也詳蓋易知險簡知阻聖人既說心研慮有以定吉凶而成聖矣于是仰觀變化俯察云為知以藏往而設其象神以知來而具其占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于變聖人之情見乎時時有順逆而愛惡生位有離合而遠近判德有淑慝而情偽起此三者易之情而吉凶利害悔吝之辭所由興也在易則為易之情聖人從而發之即為聖人之情故推凡人之情著乎外而不可掩者六以結上章所謂憂患者其辭危之意也

易經

卷之三

天

寅清樓

周易述繇卷之四

朱子本義姜兆錫述

說卦傳 鄒按繫辭上下傳亦多說卦爻之理而又有說卦傳何察近身述物之義亦為未見故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為之象謂之說卦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

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兩贊神明猶言贊化育生著

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葉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是也參天兩地謂天

圓地方圓者一而四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四四

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四倚數者數皆倚此而起也盤儀云操著

三變之末其得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三而六兩二一三則

為七兩三一三則為八是也○鄒按生著倚數本義參而未備今

歷考諸家生著謂創立用著之法神不能言著以贊神出命故謂

之幽贊即大衍所謂神也倚數謂用著得數而後布以為卦七

九為天數奇六八為地數偶兩是偶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不以

一日奇者三中有以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

道也以筭言之奇數起于一三成于七九偶數起于二四成于八

六以其成數紀陰陽故陽之進者為老退者為少陰之退者為老

進者為少也以象言之凡七者以六而包一虛其中則六實其中

則七凡九者以八而包一實其中則九虛其中則八陽剛陰方陽

實陰虛故惟七圓而實為壯陽八方而虛為壯陰九雖實而積方

則陽將變為陰矣故為老陽六雖虛而積圓則陰將變而為陽矣

故為老陰其數皆自參兩中來故曰倚數也此孔氏張氏蘇氏項

氏陸氏以及國書之義如此語類云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

易經

卷之四

十

寅清樓

者也。易之實理。數合天人如此。而後之學易者。或言數而遺理。或言理而遺數。豈不惑哉。

### 右第一章 因以推性命之理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錫按此言作易以順性。

以立也。朱氏云。易有太極陰陽。太虛無而有氣。剛柔者氣聚而。

有體。仁義者根于太極。見于氣體。而蘊于知覺者也。聖人順性命。

之理。以立天地人之道。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蓋互見也。正氏云。

上言窮理盡性此言順性命之理。則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竊。

由三說推之。對文則理是義理。性命是道德。散文則言理而性命。

存言性命而理在對文則陰陽剛柔是氣質。仁義是道德。散文則。

天地之陰陽剛柔。

猶人之仁義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

成文章也。○錫按此陰陽剛柔四字。與上文陰陽剛柔亦。

易通

互見之文。吳氏滄云。上文陰陽為天之道。此陰陽總言六位而六。

位中分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上剛柔為地之道。此剛柔。

總言六畫而六畫中奇畫皆為剛。偶畫皆為柔。位无實故以陰陽。

名之。畫有實故以柔剛名之。陰陽相間。則分布有定。柔剛不齊。則。

迭用。以成文章。辭傳物相雜曰。

文。仲章也。諸義可謂密矣。

右第二章 錫按此承上章言性命之理。貫于三。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邵子曰。此。

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

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錫按此及。

下章但就先天八卦言其順逆之序。未及言六十四卦。所謂後天。

相錯只是上下經所列錯卦。錯卦之錯。非謂交錯而為六十四卦。

也。蓋兩卦正反相變。謂之錯。兩卦初終相例。謂之綜。通考全經。惟。

乾坤兩卦。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八卦。不可綜。故全經但列彼八錯卦。

若說卦傳。但言乾坤山澤雷風水火八卦之序。而不言六十四卦。

之序。故此獨列此八錯卦。舊註所謂交錯而為六十四卦者。但。

便文言之非本。

章之正意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

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與坎艮坤為。

次。故皆逆數也。○錫按順逆之數。本義據邵子為說。頗未易明。項。

氏安世云。數往者順。以指上文知來者逆。以下文是故易逆數。

也。一句起下文八句。其于本章及下章逆接之脈。獨為瑩徹。蓋本。

章自乾坤推六子為數往者順。下章自六子溯乾坤。

為知來者逆。而本節承上起下。直合兩章為一章也。

右第三章 錫按如項氏說。則此。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

以君之。坤以藏之。順況晚反說悅同。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類但一由乾坤推六子。一由。

六子溯乾坤。其順逆不同耳。

右第四章 錫按分章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艮。戰乎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

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

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

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

言乎艮。○錫按此作向說同。悅下同。薄音薄。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

帝以出入也。○錫按諸家坤云養者土養物。无時不然。秋。

物將成。尤切也。兌云悅者。時自暑而涼。物自長而成。其悅可知。乾。

云戰者。陽生子中為坎。先時戰勝則生矣。坎云勞者。水勞而不倦。

萬整于是歸。墟矣。

餘卦傳義自明。

右第五章

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錫按以上二章備言八卦之德乃聖人繼天立極所以盡性而贊化育之道也。或泥乾坤六子而言則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豈有取于中女而萬物之成始而成終者亦豈惟少男為之哉。故知六子用事而乾坤退處于尤為非知道之言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錫按此章之義據胡氏炳文第三第四章言先天第五言後天此第六章由後天而推先

天也。錫總其義若此章全言後天則離兌之間尚有坤兌良之間尚有乾今六子之位次為後天而中无坤乾固不得為後天且其所謂山澤通氣者即第三章之山澤通氣所謂雷風不相悖者猶其雷風相濟所謂水火相逮者猶其水火不相薄亦皆先天之次

易經

卷之四

四

寅清樓

也。又云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言神則天地在其中矣其言更精此先天乾坤之義又可于變化成物中推之者也故因先儒慎重之意而備質之。

右第六章

愚按本章之義胡氏既發之而愚亦詳釋之矣坤文言所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也第五章始震終艮所謂與四時合其序本章不言天地而言神鬼神者造化之迹天地之功用言神而鬼在其中又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其間或言先天或言後天或由後天而推先天先天而天不遠後天而奉天職天且不遠而況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之謂也聖人立人極而參天地如此蓋又承第二章而言順性命之理以立三才之道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人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此八卦之情性也。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諸物如此。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近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色白反長之丈反少詩燕反下章同。索求也謂揲者以求父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交而言。

易經

卷之四

五

寅清樓

錫按此蓋內取諸家即中庸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與其和妻孥兄弟而慎父母之意也而以下則又廣取諸天地萬物與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玄。表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九家之書也王氏應麟云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釋文序錄列九家名字云不知何人所集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如應麟之說蓋以荀爽列九家之首而主之與然此以下八卦之象雜亂无章而荀九家所增益无所據蓋非至聖十翼之原文學者亦存而不論可也餘詳序卦。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荀九家有為化為速為方。為囊為囊為黃為黃為鼎為漿。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曳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

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祿也為反生其

究為健為蕃鮮象音字。實音節。音九。舉主樹。反。荀九家有為玉為為鼓。

與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為吳其於人也為寢變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

躁卦荀九家有為。為為為。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輳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

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趾為

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反。如九。力反。曳以制反。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蠶為蠶為狐為莢為為。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

身身。卷之四。六。寅清樓。

卦為蠱為蠱為蠱為蛙為鼃其於木也為科上槁乾音干。蠱尸買。反。蠱力禾反。蚌。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闢寺為指為狗為鼠為

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蘇力果反。黔其兼反。陳况廢反。坊。本音。荀九家有為鼻為虎為。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

妾為羊折之。列反。南力杜反。荀九家有為常為輔頰。

右第十一章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于經。亦不盡合也。鈔按此章廣言天地萬物之屬。

序卦傳鈔按序卦傳非至聖十翼之原文也夫序卦及說卦雜。三傳漢興並失其文其後或稱得之河間女子今以。

義推之其文有得有失而序卦傳尤殊蓋漢世懸金購書好事者利而為之或得殘編斷簡補綴成書以故雜出不倫而初不自覺其非與且如上下經雖錯卦錯卦不一而皆兩卦相對則一也則有兩卦與兩卦相受之序而无一卦與一卦相受之序亦明矣齊韓康伯註首推錯卦錯卦相對之例詳加考證孔疏繼之其後明道先生以及歐陽氏沙隨程氏皆力辨其非而恐傳成用之者蓋未以對卦之例考之也朱子語類有問序卦非聖人之書者朱子答云諸非聖人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書不可也然各篇中卒不一言其義則亦不以其為九矣况支辭穿鑿其文筆絕似漢人文字畧不似經即以雜卦篇考其義之異同亦自見此篇之謬矣餘見下文

身身。卷之四。七。寅清樓。

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然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安矣故受之以无妄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

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本篇

是氏曰鄭本无而泰二字得按上篇其十五卦卦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易道

卷之四

八

寅清樓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

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錫按下篇凡十七卦

錫通按上下經六十四卦總為三十二對卦內上經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皆一正一反相對為三對卦餘二十四卦皆一順一逆相對為十二對卦下經中孚小過二卦亦一正一反相對為一對卦餘三十二卦皆一順一逆相對為十六對卦此所以有兩卦與兩卦相受之序而更无一卦與一卦相受之序也乾坤為易之門經首乾坤而上下經不序乾坤者天地即乾坤也下經首咸恒而序恒不序咸者男女夫婦即咸也其對卦之前一卦與上卦相受所言之理有合有離而其

易道

卷之四

九

寅清樓

後一卦對前一卦則為自然之次而更不得以相受之序言之而其言即近有理而彌倍于理矣周元公聯次家人語其自然而次則得矣今必謂每一卦與一卦皆特以其義相受而序之豈理也哉餘詳辨義三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我日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錫按剛中而威應故樂柔民而得從故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見音現。震遇坎為屯震奮動故見坎幽昧故雜艮光明故著也坎險阻故不失其居也坎遇艮為蒙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錫按起止以一陽言損下益上為損衰之始損上益下為益盛之始

大畜時也尤妄災也。大畜乃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忘也

不反謙者聚而尚往升者往而不反謙者聚而尚往升者往而

噬嗑食也黃无色也

无色白受采也。錫按國書食取充腹而不役于膏粱衣取蔽體而不競于文綺

兌見而哭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兌陰外見與陰內伏。隨前无故蠱後當飭。蠱按項氏制蠱復反生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爛而仁生剝復之理也。錫按晉明夷者明晦之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誅傷也剛柔相遇而剛見排也。錫按晉明夷者明晦之

幾井困者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

錫按速者感而遂通久者恒而不已風行水上則渙而離水循澤中

則節而止也

錫按速者感而遂通久者恒而不已風行水上則渙而離水循澤中

解緩也蹇難也

錫按解則緩其難蹇則止于難矣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謂不進。錫按內

外謂內之外之也徐氏謂以情之親疎為內外也反其類謂互為消長往來不可壯往則止但宜遯難則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有同人宋氏備矣宋氏云大有柔中居尊而有其衆衆亦歸之同人剛中得位而同乎人人亦親之是也小過謂陰過乎陽中孚謂信乎人

人道憂也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

顛人已交養必正。錫按本末皆頤必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待者女歸之正歸者女事之終。六位皆當故定三陽失正故窮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承剛決柔而言也則柔遇剛而小人道長君子道憂不待言矣

右今訂定大過以下八卦

錫按蔡氏謂訂本首以大過頤二而其中猶以既濟未濟歸妹漸四卦為大則其序失而韻亦失矣今訂漸歸妹既濟未濟四卦為序其于序正而韻亦古

隔句韻體恐當然也因念易雖以下筮獨存而兵燹之餘札燭文脫者蓋不少矣如繫辭下傳之第六章第十一章說卦

傳之第十一章以及序卦傳之上下二篇皆是也吁可歎哉

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既明且動其故多矣上下

旅處則少親國書云一陰雖得位而畜乎羣陽之衆則力寡一陰不得位而行乎羣

陽之中則不寧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憂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

周易本義述蘊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字上均丹陽人康熙庚午進士  
乾隆初薦充三禮館纂修官是書取名述蘊者蓋  
取通書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  
之義大旨恪遵朱子本義如解屯卦六二匪寇婚  
媾句解否卦否之匪人句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  
者亦偶有之非其通例也其經傳之次第則於卦  
畫之後繼以彖辭彖傳於彖辭彖傳之後繼以象  
辭象傳而乾坤二卦則又割文言傳爲二段分綴  
於彖象二傳之下其以大小象傳列彖傳後者自  
謂用今本乾卦之例列彖傳於彖辭後者自謂用  
今本坤卦之例也然割裂文言又用何例乎既非  
今本又非古本殊爲進退無據又既解本義九圖  
而卦變一圖其說與本義互異者置不一言亦爲  
疎漏至訂定雜卦大過以下八卦本蔡淵之說而  
小變之以漸歸妹既濟未濟四卦相次爲隔句韻  
體亦殊勇於改經也



硯北易鈔十二卷

〔清〕黃叔琳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硯北易鈔十二卷》提要

黃崑圃研此易鈔不分卷翰林院勳  
守謨交出進呈四庫錄臣黃叔琳等  
校正書中幾條下有後初齋印即  
覃度此校據幾條有侯臨刻時更心  
云信篇未刊之叔後也  
甲子初年相  
鄉王程  
按黃叔琳大興人康熙進士累官詹事府詹事以文學  
以事受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晉代推芳巨儒世稱  
北平黃先生著有硯北易鈔詩經統說夏志傳註  
史通訓故補註文選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錄硯北  
雜錄等書以書為墨進本經翰林院編修屬守  
誼度出後經翁方綱纂註其珍重可知十七年冬  
大滬廣以重值收之  
評鄉文素和

藏板漫初齋小印係翁率溪

院編修周守謙交出  
硯北易鈔  
六  
拾

硯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崑園輯

易變易也易道變易死窮故以名意然繫之以周  
者按周官大卜三曰周易則知為周人之所自名  
以別於連山歸藏也夫子嘗曰二篇之策今題曰  
上篇下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其序皆反  
對皆從二篇各十八卦合為三十六卦蓋二其九  
三其六皆十八四其九六其六皆三十六寶函九  
六之數上篇對卦六反卦十二  
下篇對卦二反卦十六

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耦盡矣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者此也

三三  
乾上  
乾下

此伏羲之卦蓋文字之祖象數之宗理之寓而辭  
之所由出也蒼頡作字皆離合卦畫而成文則字  
實祖于卦也夫理死形也死窮也形於辭則有畫  
故聖人立象數以形之畫之耳天地雷風水火山  
澤畫之象也初二三四五上畫之數也健順動巽  
明險止說畫之理也辭由是生焉

乾元亨利貞

此文王系卦之辭聖人立象以盡意故書之明皆

衆諸物曰易曰彖曰象是也子曰彖者言乎象者也言卦之象也象不徒象有義存焉彖辭總卦之大義凡一卦之樞紐六爻之變動與君子處時居位之要悉聚見于此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程傳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一死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朱子本義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彖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丁氏易東曰乾六陽純體之卦也三畫卦本為乾重而為六畫亦不離乾之名也乾有健義重而為六畫之乾則健而又健所謂而無息者也非謂乾

之一字即有無息之義也以健而又健始為无息

耳乾之取象非一天其一象也舊謂天為乾之體

乾為天之性固不易之論然乾非專主天而言之

也凡物之健皆乾也龍說之取象則知之矣以一

物一太極言之則物物皆有乾以乾名天特舉其

得乾象之大者言耳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兩儀天地也乾坤八卦之名耳故天

地特以乾坤之大者言非正指乾坤為天地也若

運以乾坤為天地豈天地反生於四象之後乎元

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也元亨利貞本取大通

而宜於正之象自穆姜釋隨以元亨利貞分為四

德故夫子因之而世以四德言乾矣以四德言乾

當於文言詳之

按文王周公孔子說易各各不同或申言之或反

言之或更端言之不可以援合也或疏言之則可

合證然此諸例中之一耳如元亨利貞在文王明

是占辭孔子引善之長等語便說理後又說始而

亨等便說天道乘龍御天便說君道總之易道至

變無所不括即夫子所說亦是種種况欲將姬孔

言語一一印對甚矣其不知易也

初九潛龍勿用

傳初九在一卦之下陽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物也初九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九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倣此丁氏易東曰下爻為初老陽稱九少陽稱七四揲

之策得三十六為老陽九也得二十為少陽七也七不變而九變為動爻易變易也故陽爻取九言之潛龍象也勿用占也後皆倣此龍以象九潛以象初蓋陽氣隱伏地下之象乾陽在下當靜以養之未可用也勿用非終不用待時而後用耳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本義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倣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

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

丁氏易東曰九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二居地上田也龍以象九陽氣出於地上見龍在田也不言地而言田者嫌於坤也利見大人言利見大德之人大人謂二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楊氏誠齋曰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終日乾乾然而無息至夕猶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

按三為人位故以君子言之君子亦以象九乾乾謂下體為乾而上體又為乾故有乾：不息之象九三重剛而不中居下體則當退近上體則當進故終日乾：進德而夕且惕焉進德乾乾有進上之象夕惕有退懼之象剛不得中在下體之上故

厲然如此處三則雖危无咎矣咎字從人從各相違也違則相尤說文災也二說隨其文義所取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楊氏誠齋曰九三居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偏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

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為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而止淵靜地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勤而懼文言以為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為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異而同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剛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

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的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楊氏誠齋曰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朱子又云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方可白雲郭氏曰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君臣之間皆有是道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傳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本義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丁氏易東曰用九者六爻皆得老陽之策合而二百一十有六者也前六爻皆指各爻變者此則舉全卦變者言之也卦辭元亨利貞六爻全變者也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爻六不變者也全變則成坤矣然自乾而坤與坤之本體不盡同也坤言牝馬此言羣龍自乾而坤也羣龍者乾之六龍也不變則隱變則動而羣龍皆見矣无首者乾為首乾變為坤故為无首然六爻皆得老陽故吉君子觀此卦體全變之象則以柔用剛不可為天下先亦楊氏誠齋曰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則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遇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遇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本義即文王所繫之詞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詞也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

按有是氣即有是形資始者氣也氣發洩之成則雲行雨施矣品者物各分類流者物各以類而生不己其機不停滯也雲行雨施者氣之亨品物流形者物隨造化以亨也雖物之亨通而實乾德之亨通此釋乾之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來六龍以御天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按終始謂貞下有元大明乾道貞下之有元是聖人之元也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時乘六陽以行天道也是聖人之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德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葉氏良珮曰乾道變化蓋動極而向靜之時萬物各正其性命誠斯立焉此天道之利也至於保合太和則靜之極也萬物隨帝以入焉誠之復也復則終矣此天之貞也

來氏英鮮曰各正者各正于萬物資始之初保合者保合于萬物成性之後保者常存而不虧合者翕聚而不散

按言乾道變化不窮固品物流形矣至坎則物皆向實各正其所受所賦之性命至冬則保全其太和生意隨在飽足無少缺欠允資始于元流形于

亨者至此告其終歛其迹矣雖萬物之利貞實乾道之利貞也故曰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本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脱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

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孔易曰此釋乾最辭乾元亨利貞五字也文王最辭本以乾之為卦大亨而利於貞正夫子傳最又因文王之辭發其言外之意焉後皆倣此若以夫子之意推之乾元太極也乾得太極之動以健為元贊曰大哉大元以加即太極也元大也始也長也死可得而名之故以无名之尊之也太極之健萬物之所資以始也乃統天凡物以一該衆曰統天者乾之體乾者天之理以理統氣也萬物資始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若以象言之萬物資始謂乾之初畫萬物出乎震雲行雨施謂乾之中畫雲雨坎也品物流形萬物之成也謂乾之上畫萬物成於艮也此以乾三畫分而言之也品有三義指三畫之乾言之大明終始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下卦之乾以此終上卦之乾又自此始然後成六位謂上加三畫而成六位也成六位則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陽成六爻之乾矣一爻復也二爻臨也三爻泰也四爻大壯也五爻夬也六爻乾

也自此而變乾之初爻為始變乾之二爻為遯變乾之三爻為否變乾之四爻為觀變乾之五爻為剝變乾之六爻為坤而乾體化矣故變為化之漸化為變之成也由是而各正性命利也由是而保合太和正固之象貞也如此乃可謂之利貞非他卦之利貞比也然則坤之畫又自乾而生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體資始萬物之道而出乎庶物之上而致乎萬國之咸寧也首出庶物元亨亨也萬國咸寧利而貞也乾為首故有首出庶物之象先儒謂萬有一十五百二十之策當萬物之數皆從乾出故言萬物資始然則乾之一畫其萬有一十五百二十之策所自出歟六十四卦皆自六陽六陰之卦而來六陰之卦又自六陽之變而來六陽之卦又自三陽之卦而來三陽之卦又自一陽之畫而來然則乾之象其六十四卦之象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本義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巳但信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見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孔易曰此釋乾卦畫乾下乾上四字也他卦之象必志卦名今此但言天行健而不以乾稱蓋健即乾也天上有天渾天象也以渾天言之半出地上半在地下重乾之象運轉不停非行健而何以天度言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一周天而又過一度今日周矣而明日又周此健之不息君子觀天之行健而自強若此與天同其健矣君子者主用易者而言以者以此象而體之於身也自者在我而不在人也強者此言之健也不言聖人不言君而言君子者言聖人則恐人以為難能而自沮言君則失之物言君子則通生知學知在上在下者而言之也按象取形像意說見繫辭象有二有卦象有爻象爻象即周公所繫爻下之辭而夫子釋之謂之小象卦象乃夫子自作之辭所以釋卦下二體之義謂之大象蓋大象純乎夫子之易而小象則止是釋周公之易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丁氏易東曰此以下釋乾六爻象辭也初九先儒謂之小象陽謂九下謂初陽即龍下即潛也

雲峯胡氏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  
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  
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本義反復重復踐行之意

朱氏升曰謂一乾既終一乾又始

高氏景逸曰反復于道一乾惕而已

或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傳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傳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

本義造猶作也

徐氏進齋曰大人釋龍造釋飛

亢龍有悔盈不可以久也

傳盈則變有悔也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以

謂陰生以盈釋亢不可以久釋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高氏景逸曰天德循環無端故不可為首

又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

程傳推乾之道施于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  
人則元者眾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  
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

為春於人則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  
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  
眾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  
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  
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  
智而為眾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  
也

朱氏矣鮮此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體仁四句說  
人事之當然

按利者義之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

處安得不謂之利板築之木橫曰楨直曰幹幹事之幹幹字即此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奧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大為之制經為三百曲為之防詳為三千要皆歸於大中而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為文明也義主於剋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

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綏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蓋利之實行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彫悴於秋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邪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傳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第一節申象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葉氏良珮曰乾之德无所見以四德而見其為乾也乃若君子能體仁合禮和義貞固行此四德者則與乾元合其德矣故曰乾元亨利貞所以明君子即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遯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傳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汴水趙氏曰此章專以大君明六爻故初亦言龍德蓋身備君德而側微在下者也初緼龍德位適居下與時而潛是隱居求志不易乎世道之清明

雖避世不以為悶以其无意於世也抱道內樂不求成潛逸之名雖人不我是亦不以為悶以其无意於名也已上正釋又義聖人懼後人以為龍德終隱而不用故廣之曰樂行之憂則達之謂樂與天下同其樂憂與天下同其憂若行若達初无容心所守確乎牢不可拔非甚盛德不能故斷之曰潜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傳九二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本義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致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楊氏誠齋曰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

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曷嘗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君德云者有君德而安于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為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楊氏誠齋曰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脩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脩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終知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位為懼爾雖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按君子日乾夕惕非无所事事而徒以憂勤為也蓋以進修德業為事而德業之進修則又何以乎以忠信而已矣以修辭立誠而已矣忠信而內無一念之不實則心不外馳而求以得於己者有實進步處矣是所以進德日新而不已者也修辭立誠而外无一言之不實則誠无不在而求以見之於事業者有實修為處矣是所以修業而可居以為安者一定而不易者也始也知德業所當至而至之斯則可與幾矣幾即幾微之幾可與幾者知其微造而指之之謂也終也知德業所當終而終

之斯則可與存義矣義謂事宜之極致可與存義者諸其極固守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君子之進修德業固本一誠以為實地而君子之立誠非又以知至知終為入門也歟是君子所以德成而業廣也由是則又焉往而不宜也哉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雖處危无咎矣

按知至知終是知至之終之是行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楊氏誠齋曰恒猶常也九四之位偏矣以上進為常則其志邪今或躍或處上下无常而非為邪以下退為常則其德孤今進退无常去就從宜而非離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无取必焉則无咎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汴水趙氏曰此聖人廣陳利見之義同聲以聲言

同氣以氣言水火以性言雲龍風虎以居處言親上親下以形言凡此皆出自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聖人有作萬物覩親聖人非有求于萬物萬物非有心于親聖人猶聲氣性形自然之感有不容擬議者

臨川吳氏曰鶴鳴而子和雉鳴而雌應一鶴鳴而眾鶴鳴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精而取水于月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鐵同氣相求也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龍興則致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

從虎也 又曰先以聲氣水火雲風六句為比而後言聖人作則人利見之又以動植之親上親下喻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諄諄言之而又以各從其類一句總結上文九句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楊氏誠齋曰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

潛龍勿用下也

以其潛於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行所當行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本義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節齋蔡氏曰且自試其可否而未能自決也所謂自試者試其時非試其才也故曰進德修業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傳窮極而災至也

臨川吳氏曰窮謂亢災謂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本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無不治矣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胡氏翼之曰建子之月陽氣潛於地下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文明之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楊氏誠齋曰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

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傳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楊氏誠齋曰龍之在淵革潛而為躍九四之上進



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乾六爻皆天德而五為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飛龍位乎天德蓋位乎天德之位者也

九位皆位而惟天子之位為天位然无德以居之者可謂之天位不可謂之天德之位也惟聖人在天子之位如九之飛龍斯可謂位乎天德之位者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傳時既極則處時亦極矣

楊氏誠齋曰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

曰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楊氏誠齋曰天不為首天之則也君不為首君順

帝之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朱氏吳解曰孔子於文言既分元亨利貞為四德

矣此又合而為一也言乾之元者始而即亨者也

利貞者則元之性情耳然何以知其元始即亨利

貞即元之性情也惟自其乾元之所能者則可見矣蓋有物生于春非亨利貞之所能也惟元為生

物之始以美利：天下者則乾之能也夫以美利利天下其所能之德業亦盛大矣乃不言所利人不得而測之既不何得而測則是四德渾然一理不可分而言也元本為四德之長故謂亨乃元之始亨可也謂利貞乃元之性情可也所以謂乾元始而亨利貞性情者以此乾元之道不其大哉

呂氏涇野曰此言德一理也夫理一而已矣是故

或別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故

曰乾元者始則必亨則是始者元也亨者亦元也

其曰利貞者即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即能以美

利：天下即能不言所利夫然則亨利貞者一皆

乾元之所為也故曰大矣哉所以贊乾元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汴水趙氏曰聖人歎美乾德復揭其辭曰大哉乾

乎於是歷數其德

本義剛以體言健義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

來氏矣鮮曰乾道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乾道固大矣惟聖人立六爻以通乎乾之情乘六龍以行乎乾之道雲行雨施以沛乎乾之澤以至天下太平則乾道之大不在乾而在聖人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傳未成未著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按初九固成德宜乎日可見之行事也然乃潛而弗用潛之為言隱而未見行而未著以時未可用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德也

汴氏趙氏曰理必學而後聚不學則散亂而遺逸理必問而後能辯不問則疑似而差或進學之序

如此縕於己必字量寬裕可以居之不然淺中狹量无以蓄其德施於人必衷心仁厚可以行之不然矜已陵物反以累吾德能此四者斯為君德矣易中凡言大人皆指五乾二之大人即五之大人故聖人兩言君德明二即未乘五之大人耳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傳三重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之惕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傳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本義九四非重剛重字疑付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楊氏誠齋曰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

以五為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以此知重剛亦自有說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汴水趙氏曰此極陳大人之所以大人之德薄博死外與天地合大人之明死幽不燭與日月合禮樂刑政之序並行不悖與四時合賞罰之吉凶至公无私與鬼神合此固天下之所利見也先天後天弗違而奉天時以見大人與天為一唯與天為一

況於人而不利見之乎況於鬼神而不福祐之乎童溪王氏曰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為之而天不能違乎我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天即大人也

尤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本義所以動而有悔也

厚齋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又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為六亡矣死民死輔則喪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汴水趙氏曰夫子回上九之過亢思得不失其正之人感慨而言曰其唯聖人乎唯聖人為能不失進退存亡得喪之正已而復推許之曰其唯聖人乎玩夫子之辭可以想見聖人憂世之心再舉其唯聖人乎與賢哉回也禹吾無間然矣同一機軸王肅改前聖人乎作愚人殆未知此乾六爻皆聖人事而潛亢危疑其警戒甚嚴況非聖人乎

又曰夫子釋彖九三釋爻九五反覆離合沂流尋源於伏羲象外之意文王周公言外之意發揮殆盡學者觸類以玩索諸卦則思過半矣

又曰伏羲作易非專為筮後人以三易掌於大小遂例視周易為占書不知文王周公之辭雖託諸象數實主於人事或勉之或戒之或開其迷蒙或指其歸宿皆本人事以明吉凶未嘗一倚於象數故謂用易以筮則可以為筮於筮則不可

三三坤下

汴水趙氏曰於卦變為坤重坤於爻變純陰无變坤也六爻各以其位立義不取承乘應比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本義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為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

丁氏易東曰坤者六陰純體之卦然自乾來乾六爻俱易則為坤用九是也則成坤矣元亨利貞與乾同然乾不言所利坤則言利牝馬之貞或以坤坤元亨利絕句牝馬之貞自為一句亦通然以文言觀之以乾為不言所利則坤以利牝馬之貞為句矣然亦不妨作四德解如乾之元亨利貞本言大亨而宜於正以四德解亦无不可卦下坤字三畫之坤也本文坤字六畫之坤也坤順也上下皆坤順而又順順而有常也坤非元亨利貞何以配乾哉其牝馬何也乾為良馬坤乾之配故為牝馬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陰從陽故也君子體坤九有所往先於乾則迷而失道後於乾則得所主而利也西南得朋坤西南之卦也又西有兌而南有離巽皆陰卦故得朋東北喪朋艮東北之卦也又東有震而北有坎乾皆陽卦故喪朋以安為貞以順為正也以順為正則吉也

汴水趙氏曰坤元亨與乾同而利貞與乾異坤之利宜也貞正也爻遇九者稱馬也坤陰故稱牝馬陽之配也玩牝馬之象則知坤實配乾牝馬之性多順坤之順固足以從乾然順者易流故宜於得正順而得正君子之所行也陽倡陰和陰陽之常陰苟先焉遂失其道後陽而行乃得所主陰以陽為主也西南眾陰之方東北眾陽之方羣居則得朋孤立則喪侶順而為善則正順而為惡則不正能安正則吉可知矣乾之眾辭簡而理博坤之眾辭詳而戒嚴利貞安貞凡兩言之尊陽抑陰其義可見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當於此絕句此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丁氏易象曰此釋坤承辭也坤元亦太極也坤得  
太極之靜以順為元故曰至哉至无以加太極也  
贊曰至哉而不言大哉陰不可以同陽也萬物資  
生乾始而坤生之也坤為母故萬物資生焉坤為  
地為與故德厚載物焉德合无疆坤之无疆合乾  
之无疆也此釋元也坤虛而受故含弘光大品物

生焉故曰咸亨此釋亨也乃順承初畫巽也含洪  
光大中畫離也品物咸亨萬物所說上畫兌也品  
有三義指三畫之坤言之牝馬地類柔順利貞牝  
馬地類也以地類而行地兩坤之象此指六畫之  
坤言之牝馬柔順故利貞也君子攸行即君子有  
攸往也先於乾則迷而失道陰柔晦冥故迷而失  
道後於乾則得其主陽為陰主乃常道也西南  
得朋乃與類行坤西南之卦也陰生於午至申成  
三畫之坤故坤位在西南也雖曰得朋歷西至亥  
成六畫之坤開塞成冬反无生物之陽生於子至

寅而成艮故艮位在東北也雖曰喪朋歷卯至己  
六陽成乾品物流形矣乃有生物之功蓋六陰之  
卦陰畫皆在初先於陽則迷也六陽之卦陰畫皆  
在末後於陽則得也得君者臣之慶得夫者妻之  
慶也安貞之吉以順為正則吉應地无疆地道柔  
順也无疆生生不息也

汴氏趙氏曰乾之元誠大矣而坤能至乾之大故  
萬物資乾以始者皆資坤以生萬物資坤以生者  
以坤能柔順上承乎雲行雨施之仁也天无有疆  
畛坤之厚載德與天合故含容足以停蓄之弘廣

足以周溥之光明足以章美之博大足以充衍之  
而品物咸遂其亨通龍行天為天之類馬行地為  
地之類地无疆馬之行亦无疆柔順者坤之德必  
利於正斯君子體之以攸行也先於陽則失道順  
於後則得常西南之類行僅言利東北之喪朋乃  
言慶者得朋雖利而獨陰失承天之義喪朋似害  
而得陽為主可遂育固宜有慶也君子能安正而  
吉則其行也可以應地之无疆矣此章三言无疆  
初言坤能合乾次言馬能行地末言君子能應地  
義各有主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本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回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去非李氏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楊氏誠齋曰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

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丁氏易東曰初六言陰始凝者初故取始凝之義坤順故取馴致之義也漢書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

楊氏誠齋曰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于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

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唐氏鶴徵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無德以乾之德為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無疆則與乾並其大矣惟以乾之德故不習而無不利所謂坤以簡能者如此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傳三居下之上臣而得位者也其道當含晦其章美有美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或從上之事不敢其成功惟有守職以終其事而已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

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有不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舍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智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

則无譽矣象言慎不害也言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

楊氏誠齋曰五君位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為君位雖然

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不可改也故戒之伊川以此爻實居位而為之戒恐未然隆山李氏以坤六爻無君位得之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楊氏誠齋曰剛柔雜為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

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郭氏汝光曰陰極而與陽敵勢必戰不曰陰與陽戰而曰龍戰尊乾也法與春秋書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陰雖極盛能獨傷陽乎故曰其血玄黃剗陰也夫龍以陰極而至戰道亦窮矣履霜之戒其為夫

用六利永貞

丁氏易東曰用六謂六爻俱六合而得一百四十有四策者也六爻俱六則全體變矣全體變則坤



為乾先儒謂利永貞即乾之元亨利貞也然自坤而來故但言利永貞耳利永貞言當永守其正固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丁氏易東曰用六以大終終謂六爻之終坤變乾乾為大也

雲峯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攝取

世變者當如之 又曰既提出陰陽二字於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於以見陰為小陽為大陰陽之分明矣

汴水趙氏曰坤卦言貞獨多於他卦既利貞又安貞至此猶以永其貞為利是懼其能安而不能永也是正也暨安則暨吉久安則久吉聖人於初爻欲其早辨用六欲其永正合聖人之言而探其心其始終致防於小人如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孚承天而時行

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則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楊氏誠齋曰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之回轉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涵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

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緩達之福皆曰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成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辨之於微也

楊氏誠齋曰按逆大禍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故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祭之早勿使之漸則禍不作矣辨祭也順當作馴履霜之不戒堅冰之不悔馴而致之也

汴水趙氏曰六陰方感陽未即生先有逆而制之者故其勢甚順二家看順字俱有理

真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傳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礙於習

雲峯胡氏曰直方以用言正義以體言敬立而內

直義形而外方有體固有用也就敬與義言之則敬為體義又為用體用兼全此其德所以不孤也

又曰乾九三明明誠進聖人事也坤六二敬義偕立學者事也主敬是為學之要集義乃講學之功陸山李氏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中溪張氏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其分有所不敢也凡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道皆當如是下獨言地道蓋舉其大者爾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平甫項氏曰草木且蕃况於人乎言盛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喪者記其始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雖在尊位

而居下體釋蒙字之義也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楊氏誠齋曰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蘊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死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死專權之素所以為美之至

按以卦言黃為地之色以爻言黃為中之色此章專以六五居中立義君子體黃中之義通下乾之

理正位而不上僭居體而不下偏充實之美蘊積中心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非由外鑠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死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本義疑謂均敵而死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先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楊氏誠齋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為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為龍其僭乾也甚矣聖人別其

嫌故發其无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僭也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

雲峯胡氏曰三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為均敵而死小大之差矣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故稱龍於感陰之時存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辨焉蓋能辨於初則如六五之黃裳元吉積善之慶有餘矣不能辨於初則如上六之其血玄黃積不善之殃有餘矣

硯北易抄

北平黃叔琳范

三三震下

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走屯者盈也走者物之始生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補助故利建侯也

本義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

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爾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居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楊氏誠齋曰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丁氏易東曰此釋屯象辭也劉柔始交謂乾一索於坤而得震也難生謂坎也此夫子發象外之意蓋剛柔始交則成震震下震上則為震卦今上體成坎故難生也動乎險中動謂震險謂坎也大亨貞釋元亨利貞也不言利者利止於建侯也雷雨震坎之象滿盈屯塞而未解也天造草昧造者天運之始也天造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此以屯之時言也宜建侯而不攸自寧此以亨屯之事言也宜即利也

楊氏誠齋曰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劉柔始交以震遇坎故曰難生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死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伏至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當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亨貞即升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即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象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

非終不動也雷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  
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按如雷而漸盛之時未可  
以有所往如天運難亂而冥之初宜建侯以治而  
未可遽謂安寧上兩句皆作譬喻說為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傳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  
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按此曰雲而未雨前又云雷雨孔子自言不應才  
居若是然則從誠齋說以為如天地之動一動而  
雲雨盈於天地之間言不可有所往作譬喻說者  
是也

按屯者結而未解者也解絲縻者經之綸之華綵  
為經合絲為綸謂震坎各一陽合而為二陽之卦  
也坎為雲震為雷雷雖動矣雲畜雨而未降故曰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所以解屯難也雲雷方興雨  
欲下而未下若天之有所經綸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丁氏易東曰以几居初震有動意四坎險為應進  
則犯難盤桓不進待時也居不往也几居初乃得

正故利居貞震為侯屯難之時一陽為象陰所歸  
故利建侯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楊氏誠齋曰居而不貞則死德行而不正則死功  
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  
矣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字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  
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剋故為  
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己為婚  
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  
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  
戒占者

或問匪寇婚媾程傳云設匪逼於寇難則往來於  
婚媾此說如何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  
費力解六二乘初九之剋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  
也乃來求己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二  
也

按細玩詞意以來說為要

丁氏考東曰九五處屯之居六二其正應也下乘  
初剛正應未合故屯如也遠說文作驪馬不進也  
遑回而不能從五故遑如也下體本震有馬象下  
馬為班人馬異處也皆不能進之象坎為盜四坎  
應初而近五遇吾之進助初為寇耳然不能寇也  
何者有九五為正應則是相與為婚媾者也舊以  
初為寇然震无寇象六四問我於五使之就初乃  
告之寇耳貞謂居正而能固守也字者字育也雖  
不上進於五然能守正而不從初遲之十年屯難  
解矣貞不字不為初陽所侵陵十年乃字為五而

字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乘剛謂乘初九之剛也十年乃字為五而字

所以反其正應之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柔居剛位既不正矣又處危動之地无

正應有即鹿无虞人之象陷二陰中入于林中之

象君子見幾而作不如舍去往則有羞吝矣上六

終非正應故也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言從禽者白虎通謂禽者鳥獸之總名為人  
所禽制故鹿亦可言禽也先儒多以鹿為山麓者  
蓋因禽字而立異說耳往而吝者以无應而窮也  
三上皆柔故有窮象 或曰以從禽也則本上有

何字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正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  
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  
吉而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費湖胡氏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求  
求四為婚媾求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  
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先行以是為吉无  
不利者乎

雲峰胡氏曰諸家多以求婚媾為四求初唯本義  
謂初居下而應於已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  
如是而後合男女婚媾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夫  
出處之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本義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

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雲峰胡氏曰六爻唯二五吉也二在下而乘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才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五自屯之也可以施而不施是自屯其膏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大君之道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邱氏衍可曰屯卦六爻二陽四陰九卦以陰陽爻之少者為主故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為屯之主也其曰利居貞利建侯則卦之所主可知矣至九五則但曰屯其膏小貞吉而已其餘陰爻皆困初以起義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則往吝二乘初而應五則適如而不能進上遠初而處卦之窮此所以泣血漣如也

三三  
坎下  
艮上

傳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稱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

楊氏誠齋曰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也而未發曰屯釋而未達曰蒙

雙湖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在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為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到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丁氏易東曰蒙者二陽之卦自臨來初上相易則為蒙又為四陰之卦自觀來二五相易亦為蒙二卦皆以一爻相易故然二卦取義蒙坎下艮上者也蒙者為物所蔽之名艮為少男童也而陷於坎險為其所蔽蒙也二五相應有亨義二到居中能發五蒙故相與成亨未幾則蒙發其蒙則亨矣我二也童蒙五也六五以柔居上下求九二九二非求於六五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初筮則誠意再再三則誠意敬筮者瀆而告者亦瀆矣利貞戒二五也五當以正求二二當以正發五今以九居二以六居五雖得中而非正故以利貞戒之苟於童蒙之始所得得師不失其正則蒙其聖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王氏輔嗣曰退則困於險進則闕於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剝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

得五之應中謂得其中得中則得時也志應者二以剝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童五之志應於二也初筮謂誠一而求求決其蒙則當以剝中之道告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瀆蒙也卦辭曰利貞象復申其義以明之謂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二剝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剝中者以剝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乃必行之物始出而未通達猶物始生而未明蒙之象也果行者體坎之剝中以果決其行見善

必遷開義必從不畏難而苟安也育德者體民之  
靜止以養育其德不欲遽寬以居之優游以俟其  
成也要之果之育之者不過蒙養之正而已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  
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  
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雲峰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  
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  
知有教數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按程傳以脫桎梏為成之以刑者所以脫其昏蒙  
之桎梏朱說為長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來氏吳鮮曰九二以陽剝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  
當發蒙之任者其德剛而得中故有包蒙之象占  
者得此固吉矣然所謂吉者非止于包容其初之  
蒙也九三四五之為蒙者二皆能以剛中之德化  
之如新納之婦有諧和之吉承考之子有克家之

賢其吉其賢皆自然而不待勉強諄諄訓誨于  
其間如此而謂之吉也故其占中之象又如此

揚氏誠齋曰九二以剝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受群  
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  
无擇納則有受而无却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  
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怠疾  
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言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  
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  
之事父貴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克格君  
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內事耳亦如子之幹  
蠱克家耳非功也剝柔接者以五之剝下際於二  
也婦群蒙尊教者也于九二尊受教者也

象曰子克家剝柔接也

二剝五柔二有主蒙之功五之信任專所以二得  
展布其敷教之才亦如賢子不待訓誨自然而克  
家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以六居三不正之女正應在上不和從之顧乃見  
利而動失身於九二此所謂不有躬也如此之女  
其可取乎取之則无攸利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本義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程傳謂其行邪僻不順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死則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

本義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虛吝也能求則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孔氏穎達曰陽稱實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唯此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曰獨遠

實也

象傳曰蒙之時陽剝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剝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剝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楊氏中主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

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見之由斯道也

孔氏穎達曰順謂心順眾謂貌順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得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九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邱氏行可曰蒙卦六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為四

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二又為蒙之主其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二應五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聖人以蒙待之故象爻不言蒙

三三乾下坎上

傳蒙物之裨也物裨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稚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需所以次蒙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克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也九貞吉有既正而吉者有得正則吉者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進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曉之時涉水而不輕進之

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楊氏誠齋曰需而光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是惟无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大川坎也

汴水趙氏曰卦辭未有言光者乾晦於下能少需而行晦者光而亨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丁氏易東曰此釋需彖辭也需須也者需乃須待之義也乾之剛健方進而坎險在前不容遽進故有需待之象惟能需待故不陷於坎也不陷於坎則不困窮矣位乎天位以正中指九五而言五天位也以九居五正而且中也大川坎水也利涉大川則其往有功矣

楊氏誠齋曰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到則其靜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忍以需險之象動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无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並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佳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泰未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重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假五五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許氏趙氏曰坎為水氣為天坎在乾上故為雲以象其氣之升也天穹窿而云上雲豈能上於天哉天虛而地實上下兩間中无間隔雨離於地其虛處即為天蒼蒼在上者虛之積也雲行太虛故曰雲上於天龍亦飛於太虛而曰在天其義同此雲初上天少需乃成雨需之象也人必身安志樂乃可需待若四體不調志念憂急豈能少忍須火故飲食以養身宴樂以養志所以需時非曰饕餮縱使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丁氏步東曰初九與六四為應去坎水尚遠故需于郊恒常也陽到得正有守常而不妄動之象可以有利而无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傳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

龜山楊氏曰乾道上行為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到中能需故得終吉成占者當如是也

薛氏仁貴曰知遠雖沙近雖泥涉難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本義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本義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到不中故其象如此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楊氏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放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過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逼于水未溺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无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

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雲峰胡氏曰出自穴諸家以為三陽方果四出而不安於穴本義以為四陰柔得正可出而不陷於穴夫以小畜之時解下陽並進而六四當之其終也猶血去惕出需之時三陽非急於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自穴者宜也以為不安於其穴者過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雲峰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近坎之險而不敗四能

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剝中正

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

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

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雲峰胡氏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於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中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丁氏步東曰上六得正本自當位然柔當居下而反在上故以不當言之然能敬不速之客故未大

失

按陰宜在下而居上此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若論陰陽之位則上為得位

三三坎下

傳人之所需者酒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訟

所以次需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丁氏易東曰訟二陰之卦自遯來二三相易則為訟又為四陽之卦自壯來初三易五上亦為訟然以自遯取義訟坎下乾上者也坎險乾健陰而且

健所以成訟訟從言從公有所爭而言之於公也坎中實乾亦中實故有孚中皆實則不能虛心故室也坎為心病為加憂惕之象室惕者光亨之反也不室不訟不惕非處訟之道也二以剝而來中有吉之道上居終而褻帶終凶然九訟之道中止則吉怙終則凶其理亦寓乎其中矣利見大人大人五也九五大人聽訟之主故利見之坎為水川也以剝乘陰不利涉大川需之反對也

楊氏誠齋曰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避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無詐者必不訟室隙而死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先訟之吉也不然訟至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雲峰胡氏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亨訟之坎在下為室為惕室惕者光亨之反也永曰訟上剝下陰險而健訟訟有孚室惕中吉剝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丁氏易東曰上剝乾也下陰坎也陰而健坎險而乾健也室惕中吉剝來而得中以避之卦變言謂二自三來而居下體之中也終凶指上九而言也怙終不悛則凶矣利見大人乾之九五既中且正大人也淵坎水也入於淵則陷于水中故不利涉大川也

楊氏誠齋曰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狡而凶於爭健者強而力於爭二人相遭其肯相下而不訟乎以坎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剝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與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丁氏易東曰天一生水天與水非違行者也然本乎天者親上而水无有不下則相違矣天西轉而水東流又相違矣人性其初本不違也其情相違則至于訟此訟之所以成也君子以作事謀始善始之意可以占終與其終凶不若成之於始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  
休下才弱者有慚忿而先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住  
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於訐故雖有言而小不永  
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本義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列居  
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  
其象占如此其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

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按不克訟言訟不勝也為其以下訟上也歸而逋  
竄似矣然使所逋竄之邑為大邑則豈貶損以自  
處之道乎故其邑人三百戶乃十里為成凡百夫  
之地邑之小者所歸而逋竄必如此小邑苟自藏  
隱不敢與五為敵則可以无眚災矣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本義掇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戎從王事无成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

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  
市則亦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丁氏易東曰祿隨德賦食舊德猶言食舊祿也柔  
非能訟守舊居正雖危終吉三危地以柔處之故  
吉无成戒辭成則有訟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才柔非能訟者若能守舊而上從於五則可  
以吉從上謂或從王事非以從上解食舊德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  
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  
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楊氏誠齋曰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  
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  
訟質之九五則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抗  
哉故初六之辨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  
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  
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  
錢氏飲光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

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通竇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別居彖故能如此

九五訟元吉

九五乾體剛健中正聽訟主訟之諸爻皆欲訟者惟九五則聽訟之主然不應凡二則有使无訟之義故元吉也吉者大善之吉取乾之義也

彖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蘇氏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終於無肯與吉上訟而勝者也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耻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無肯止訟之道也按錫出或然見無可錫之理乃上九以訟得之夫服非所據而理無不返則終朝之三褫必也雖不見褫亦不足敬也不足敬三字其辱甚于褫之者

矣

三三坎下坤上

傳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吉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丁氏易東曰丈人即大人也在五位則曰大人今在二則人臣耳故曰丈人

按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矣其吉且无咎乎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到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丁氏易東曰此釋師彖辭也師衆也釋師之義貞正也九二雖得中而非正故以正戒之若九二變則為六二然後為正故也師能左右之曰以用衆而不失其正可以王矣朱子謂可以為王者之師是也劉中而應劉中二也應者六五也行陰而順下坎而上坤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行師不免於殘毒斯民然而民從之者以其順民心也群陰從陽故曰民從之既吉而又无咎既能取勝而人无咎之者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聚是以君子容民畜衆師衆也蓋兵農合一居則為比族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畜於無事之時而用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於師得古人非田之法於比得

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法也否者不以律行師也出不以律雖幸而勝亦凶也坎為律臧善也初六不當位有師出失律之象故戒之師出以律有兩說司馬法主作退還皆有常節此紀律之律也同律聽其軍聲以詔

吉凶同律之律也然師之坎同律者正恐師之失紀律之故此爻之象兩者兼之蓋紀律既失則金鉉亦失節故也取象同律取義紀律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汴水趙氏曰失律所以釋否臧否臧云者失律之謂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本義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劉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稱承天寵明非將力也使將之知有君也稱懷萬邦明非私將也亦啟君之心天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丁氏易東曰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位高而近衆才弱而志剛或使之主師必凶輿尸者謂兵敗輿尸而歸也然謂之戒則不必其如是特為之戒耳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楊氏誠齋曰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  
寇則寇曲有伐罪之辭則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  
興師至正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與尸雖  
貞亦凶三四也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  
童子饋餉黍肉之體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  
喪之辭則升師之師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  
進險為大將而三秦之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  
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興師有道用將有  
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執言奉辭伐罪  
也

持以中以判中之道而行師也不此之使而使弟  
子為能无凶乎一使字足令惕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楊氏誠齋曰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  
其人戒六三之與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  
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人之辭而

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  
法至五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聖人於此夫  
何為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  
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  
所然而世之所趨也故罷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  
貸用人材非君子不為才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於甚喜之後  
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武王勝  
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德位能不先於建賢此所  
以為武成不然援鉅桴柱方知帝尊變理陰陽焉  
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按一卦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旋師班賞之道無  
不備具宋人策問有云神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  
世衡至師道累葉為名將郭遠以將帥顯而其後  
燕山白雲皆明易蓋易書兵法其理一也

三三坤下  
坎上

傳象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  
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眾則必有所比比所以  
次師也

比吉原望元承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居上之中而得其正  
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  
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  
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  
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  
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爻已固彼來已晚而得  
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丁氏易東曰比為一陽之卦自復來初五相易則  
為比又為五陰之卦自剝來五上相易亦為比二  
卦皆以一爻相易當無二卦取義比坤下坎上者  
也坎險坤順為不寧之方順從乎上之象比親附  
也陽居九五而衆陰從之所以吉也比以為衆所  
比言也然以衆爻言以已附人不可輕也必原筮  
為原再也儀禮曰末有原謂勿再也則此原筮為  
剛筮審之至也九五別中正元也亦貞也以比  
居以陰從陽長久之道永也不寧之方皆來上比  
於五也比者乎先九五爻陽夫也上六爻陰居終  
妻也處九五之前妻之後其夫者所以凶也  
雲峰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再比  
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卦取人來比

我元善長永正固之德居道也凶之德居道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丁氏易東曰此釋比彖辭也比吉也者比得其人  
有吉道也比輔者比有相輔之義下順從者下卦  
順從於上也以剛居五剛中也惟其剛中故原筮  
元永貞而无咎也六二應九五上下應也上六處  
終其道窮也彖註云輔者比之義順從者又輔之  
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以者固也因有  
此剛中之德也剛中則私欲無所留所以為元善  
者此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以為永者此也剛中  
則正固而不偏所以為貞者此也蓋八卦正位坎  
在五所以有此三德而无咎九五居上群陰應于  
下上下相應所以不寧方來道窮者理勢窮感無  
所歸附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坎為水坤為地比之至親而无間者莫如地水故  
比之象如之君尊民卑勢至絕遠若之何而可比  
先王體地水之義唯分建萬國以親諸侯親諸侯  
以親萬民轉胥親比而天下無不比者矣

雲峰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  
自相合而无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居  
與民相合而无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比不以信雖合必乖初能有孚以此求比固宜无  
咎然不特小信而止由衆之孚流轉充滿猶缶而  
盈兩言有孚者言既孚而復盈孚之至也第身處  
極下最遠於五位復不應求比而无由幸六四內  
與五比外與初應能援初以比五故始雖无初而  
終有它吉它之為言緣四以得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傳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  
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傳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  
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  
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  
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  
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

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雲峰胡氏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四  
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  
曰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為內上  
卦為外比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見於  
此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朱子曰初應四四應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

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  
為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

三山劉氏曰承衆應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隣學  
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汧水趙氏曰不亦傷乎有惜之之意

雲峰胡氏曰爻不言其大凶而夫子於象惻然痛  
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  
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凡五外卦故曰外謂從五也之字指五本卦獨凡

五為賢六二以正應而比之修乎己而貞吉也六四以相近而比之從乎人而貞吉也於此見易之時

六四柔順得正舍正應之陰柔而外比九五到明中正之賢得所比之正者美吉之道也故占者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五陽到中正故言賢居尊位故言上言六四外比

豈徒以其賢哉君臣大分亦以安其從上之分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本義一陽居尊到健中正卦之群陰皆來比已顯

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園間一面之網來者不

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一人不誠之

象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按王用三驅失前禽正是顯比无私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

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曰正

中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

象而其占則凶也

按乾欲其无首此又嫌其无首皆為在上者言蓋

陽為首純陽在上則到不可為物先陰柔比人則

又不可不濟以到也今陰柔在上其何以為比之

首伊川云始比不以道陳於終者多矣故象云无

所終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

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雲峰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以比

下其效不能以有終

三三乾下

小者陰也畜者止也乾下巽上以陰畜陽又一陰

居四上下五陽皆其所畜以小畜大故為小畜又

畜之未極陽猶尚往亦小畜也序卦比必有畜故

受之以小畜所以次比

小畜亨家雲不雨自我西郊



傳雲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能成雨者自西郊故也

許氏趙氏曰此卦六四畜乾於畜為小雖畜而必亨故曰小畜亨雲陰氣也陰氣也畜為密雲陰獨成故不雨而陰方也畜而未散未達於東故為自我西如此言未亨之時

按小畜一陰之卦也自姤來初四相易則為小畜又為五陽之卦自夬來四上相易亦為小畜二卦皆以一爻相易而姤為近蓋姤乾上巽下而小畜者乾下巽上也畜者止而聚之名乾健欲前而順以畜之小陰也以一陰而畜五陽以小畜大故為小畜以陰求陽雖有吉道而施則未行也以其陰先倡也密雲畜聚之象西郊陰方也陽倡陰和則雨陰先倡而陽不和則不雨以陰畜陽畜道之至難故雖密雲而不能致雨自我語辭也一曰自我者文王指西周而言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利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如施未行也

傳以陰居四又居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以卦才言之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到中也陽性上進下復就體志在於行也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雨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中溪張氏曰彖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蓋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為亨也施未行者主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

雲峰胡氏曰曰利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來氏矣鮮曰風行天上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曰小畜君子大則道德小則文德故體之以美其文德之小曰文而必曰德者見文乃德之輝非粹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而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丁氏易東曰健體在下前遠於陰初九正應在四雖為四之所畜陽不能從陰也自道者初到九亦到自有之道也雖與四應何其咎哉何其咎甚言其无咎也所以為吉咎者人咎吉者天休也又曰初九復自道何其咎於義為當故有吉道也

雲峰胡氏曰爻辭兩復字雖與復卦之復不同然復自道似不速復牽復似休復彼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於下此則於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於上者也

凡二牽復吉

本義三陽志同而凡二漸近於陰以其到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丁氏易東曰二陽上進漸近於陰下比初九德又別中相牽而復亦吉道也

按程傳以為二與五相牽寧本義之說則以為二

與五无應二之牽復自係於初五之寧如自係於四本義為近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亦者承上文義

按復待於牽已不知初復之為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為失也

凡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容比於四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輻脫去輪輻言不能行也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專能制之者也故脫輻反目三自為也

本義凡三亦欲上進然到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與說輻之象然以志到故又不得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丁氏易東曰三陽上進以迫近於陰為所畜耳輻車之所以行者前阻於陰不得上進有與說輻之

象乾陽有夫道陰為婦三四相比如夫妻然凡  
三雖剛而不中乃反為六四之正所勝受制於陰  
故有反目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  
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  
也无咎宜矣故成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雲峰胡氏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幅四亦  
不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  
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

按易不為小人謀也聖人何為以其復助于二陽  
而幸之有孚二字此聖人所以化小人為君子也  
不以推勢相止畜之而惟以真誠為感動則五陽  
為之用矣血所以去而惕所以出也四言有孚五  
亦言有孚此二爻之交相孚也四以孚而結君子  
五以孚而化小人意正互發

凡五有孚寧如富以其隣  
程傳小畜聚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  
位而有孚信則其顯皆應之矣故曰寧如謂牽連  
相從也五必提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隣也五以

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其之也居  
于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  
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  
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  
耳

按此爻本義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為隣之象九  
五居中處尊勢能兼乎上下為有孚寧困用富厚  
之力而以其隣之象然細玩之覺程傳為長  
象曰有孚寧如不獨富也

傳有孚寧如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傳上九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  
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  
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  
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  
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哉積滿也婦貞  
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  
此危厲之道也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將敵  
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

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成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敗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雲峰胡氏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為陰言也今既雨矣則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為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所以為君子謀也

按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尊尚陰德至于積滿責君

子歸咎于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

子防患于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乎詞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既盛極君子

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

害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

制之則不至于凶矣

### 三三 兌下 乾上

傳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

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常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則故為履也不曰則履柔而曰柔履則者剛柔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柔剛不言則柔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

傳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

於剛上下各得其義車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

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

不見咥嚙所以能亨也

陰

本義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陽見於二陽之上故其

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

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

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履危而不

傷矣

雲峰胡氏曰小畜之亨在乾乾之陽能達於一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

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  
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  
為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丁氏易東曰柔履剛依朱子本義則柔履踐乎剛  
蓋以乾為虎而兌履之也依伊川傳為柔履藉於  
剛非履踐乎剛二說俱正說而應乎乾健故雖履  
虎尾而不咥人咥者兌之口不咥者不咥乎乾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以乾之九五言之蓋

凡四當兌口上九與三為應皆為兌口所咥惟九  
五到中正不為兌所咥故言不疚也

汴水趙氏曰剛卦在上柔卦在下當曰剛履柔今  
曰柔履剛者易辭名例乘承臨皆以上下言履則  
以前後言為前進履踐之義謂一陰自初進三履  
乾之後也此釋爻變兌為說下卦也乾上卦也釋  
彖言應有指爻者有指卦者指爻如剛中而應剛  
應而志行指卦如今卦與同人此釋卦變獨柔履  
剛勢必見咥而三本兌體說與乾應故乾亦亮其  
時位之道然非快智以陵君子者是以得免於咥

其亨也僅以不見咥為亨耳此聖人為小人謀小  
人之欲害君子自古而然唯九五到中而正尊履  
帝位六三縱欲見履而光明之業不疚於六三之  
晦使吾不剛不中不正則彼必乘得時之勢以  
肆侵陵寧能自保其光明哉此聖人為君子謀履  
虎尾言陰柔所履履帝位言陽剛所履

雲峰胡氏曰本義釋柔履剛謂二體是以兌體之  
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說而應  
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此釋彖已畢  
而未節如乾坤文言推廣其義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觀履之象辨上下之分上下之分既辨則民  
志自定上自安其上之分下自安其下之分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  
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丁氏易東曰履不虛也初九陽剛在下素其位而  
行者也安其素而行其素何其咎哉故往亦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也

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順耳獨

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復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本義則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邱氏行可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然二坦坦而四愬愬然懼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

與五均得中位然二貞吉而五貞厲二以列居柔

五以列居剛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楊氏誠齋曰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為而行其道蓋坦然而无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糗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

按人以為世途險惡如虎之噬人顧問所以處世

者何如耳若初之素履二之幽貞欲淨而躁泥孰得而難之故一曰一曰自亦決之已也虎之噬人虎之罪哉

六三眚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汙水趙氏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固不當位使在餘卦它有陰爻以分之則其害猶小今乃主此卦之時莫有貳其推者故眚眚而自詭能視跛變而自負能履眚則不審於履跛則不強於履適居乾後肆然履之无復說順噬人之凶良其自取猶之以列暴之武人欲履乾而借大君之位其為凶不

待言矣

王氏申子曰三以陰居陽以來履剛謂其明耶則衆陽而獨陰謂其不明耶則又居於陽眚能視之象也謂其能行耶則衆剛而獨柔謂其不能行耶則又履乎剛跛能履之象也是體暗而用明才弱而志剛者也而又中不正故不自度量而一於進敢於蹈危而取禍如履虎尾而受噬人之凶也若不顧強弱勇猛直前惟武人用之以有為于大君之事則可然彖亦主三而言曰不噬人亨此曰噬人凶何也蓋彖總言一卦之體爻則據其時與

位而言所以不同 王氏之說不依傳義於為干  
二字語氣似順存之

象曰眚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嗟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到也

程子曰以武人為喻者以其履陽才弱而志到也

志到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為大君也

汴水趙氏曰聖人釋爻多擷其要語而繫之辭獨

此爻不遺一字蓋以小人而害君子以臣庶而僭

大君聖人欲垂訓萬世釋之唯恐不明其憂深故

其語詳使後人一見瞭然而戒訓凜若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懼此爻盡之位不當者不唯以六居三

亦謂陰不應履乾之後志到者明三役於志而昧

於義也

凡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本義凡四亦以不中不正履凡五之烈然以剛居

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楊氏誠齋曰凡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

終吉者凡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愬愬而祇懼所以

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

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

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考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  
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  
服劉基逆於劉暴服劉暴矣

雲峰胡氏曰三志到所以觸禍四志行所以避禍

凡五夫履貞厲

傳夫剛決也五以陽剛體居尊位任其剛決而

行者也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可固守乎

本義凡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免說應之凡

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夬其履雖使得正

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

蘇氏子瞻曰凡五是得位得時又特剛中之才故

夬決其履然而曰貞厲者正憂治世而危明主之

意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本義傷於所持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傳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

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

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疵善之



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  
吉凶之小大也若其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  
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  
者福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楊氏誠齋曰旋反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  
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  
決於行則履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虛也而未

嘗忘於履也

邱氏行可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  
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故六爻皆主踐履之義言  
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言旋一進一反而履  
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別履柔者吉以柔剛者凶以  
別履剛者厲以別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也二  
之幽人貞吉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  
能行而強於行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  
而果決於行五之夬履是也

三三  
坤上

傳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  
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

序彖馬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陰  
阻備嘗內有所蓄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  
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甚國  
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  
之易此又序彖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本義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  
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  
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到陽  
之德則吉而亨矣  
劉氏長民曰往來者以內外卦言之由內而之外  
為往由外而復內為來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丁氏易東曰乾為天坤為地乾下而坤上天地之  
交也天地交則有生物之功萬物通也通者亨也  
為君坤為臣乾下而坤上上下交也上下交而各

得正應其志同也同則亨矣此釋泰之亨內陽而外陰以下釋小往大來之義內陽者乾而外陰者坤也內健者乾而外順者坤也內君子者指乾陽外小人者指坤陰也陰陽以交言健順以卦言君子小人以人言乾陽在內則君子道長坤陰在外則小人道消也不釋吉者小往大來上下交通皆吉之象

邱氏衍可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

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

順君子小人釋大小之義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傳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固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歛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孔氏頴達曰此卦言后者以不獲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

蔡氏洲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固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不及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邇經緯交錯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泰下猶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歛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雲峰胡氏曰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是泰由于陰陽无過无不及者也既泰之後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傳君子之道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彙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

吉也占者陽到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  
絕句下卦放此

楊氏誠齋曰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聚衆俊歸泰之  
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顯進矣欲退群小固非一  
君子之力欲進群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充舉  
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  
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汴水趙氏曰士人家食為處為內委質為出為外  
然不云志在君者君子之仕也合則留不合則去  
初方應聘而出得君與否未可知也

凡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傳二以陽到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  
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  
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  
四者屬泰之道也人必有已舍荒穢之量則其施  
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故在已荒也用  
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情於固  
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  
馮河謂其到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故曰用馮河不

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  
復深思遠慮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  
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  
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  
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  
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治泰之道有此四  
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  
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本義九二以別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  
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到  
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  
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  
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楊氏誠齋曰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  
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凡二將何以答六五  
之知蓋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  
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  
近忘遠不以羣間孤到果之十偏於官責其不全

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雖於簡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寡之賢塞於州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厄賢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邑荒困人之度也哉凡三體其一以行其三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克齊野无遺賢之世乎

凡三见乎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本義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

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雲峰胡氏曰陽居於內為孚往而外則為陂陰出於外為往返而內亦為復陽之平也已陂之幾陰之往也已復之幾况凡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享矣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雲峰胡氏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

十氏易東曰天地際者陰陽於此界限言其不可

不謹也

楊氏誠齋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及掌凡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居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懷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凡三六四之間也間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凡三乎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

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九言不富皆陰爻也

雲峰胡氏曰三陰翩翩然下來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必也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三將過乎中且以艱貞為君子之戒四已過乎中君子所當戒固不待言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頌也

傅翩翻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

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楊氏誠齋曰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為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上失位久矣凡三陽盛而震六四乘其衰而來復帥其類而下集群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傳隕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欽永賀王氏凡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凡三之時猶可為也六四之時不可為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則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且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蓋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

本義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徐氏進齋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楊氏誠齋曰泰至於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頽而為隍于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慙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不懼者何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命亂故復告命所以治之也

雲峰胡氏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於不可為也錢氏歆光曰天命治亂每因人事城復於隍人事亂矣故天命之亂從之

按先儒謂三可為上不可為固也然亦以才之剛柔判耳故才誠則否猶可傾何況於泰乃歸之命者何當斯時而主以柔弱之才斯即命也已矣命

亂云者慨之也

三三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本義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

謂非人道也

雲峰胡氏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以一

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以人心言人欲

為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皆所

為匪人也

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

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

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

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楊氏誠齋曰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

已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

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

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

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亦

曰不利曷為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

不利也曰貞而亦曰君子貞曷為君子獨貞也君

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

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

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丁氏易東曰乾上坤下兩不相交則无生物之功

矣故萬物不通也君上臣下心不相與則取亂之

道故无邦也无邦无君國子民之道也此解匪人

二字內陰者坤而外陽者乾也內順者坤而外健

者乾也內小人指坤陰而外君子指乾陽也陰陽

以交言則柔以卦言君子小人以人言陰在內則

小人道長陽在外則君子道消也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釋不利君子貞也泰言健順而不言剛柔者

順非惡德而柔有柔惡也

東萊呂氏曰否有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用不交

故也

邱氏行可曰內陰外陽以天道言內柔外剛以地

道言內小人外君子以世道言

節齋蔡氏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其乾坤之體也。而泰言使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則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

楊氏誠齋曰：陰陽則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會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丁氏易東曰：天向上而地向下，天地不交之象。君子患難之秋也，故以儉德辟難。天地否塞而不交，君子豈以祿為榮哉？上不能得下而下亦不以上之祿為榮也。

二泉邵氏曰：否泰者，時也。時也者，上之人與君子之所為也。故泰之象言后道在上也，否之象言君子道在下也。泰之時財成賙相，君子與有力焉。今也不然，是謂儉德。

楊氏誠齋曰：君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

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以祿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汁水趙氏曰：泰之初陽，聖人許其引類而進，否之初陰，聖人戒其引類以正。蓋三陰在內，聖人懼其進，進不已，浸迫於陽，故乘其始至而戒之。小人而知守正，不敢輕進，以近君子，是亦小人之吉，得吉而後身育也。

按程傳以此爻為君子在下，以正自守，恐不然。平庵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

象曰：拔茅茹，志在君也。

本義：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汴水趙氏曰泰初言志在外否初言志在君當小人道長之時聖人截乎君臣之辨使群小知大君在上不容引頸妄進斯所以為正而得吉也合泰否兩初爻而並觀則知聖人之待君子何其厚抑小人何其嚴

楊氏誠齋曰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難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為吉於進以窮為亨於亨也自君子以退為吉以窮為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彙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誠誠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楊氏誠齋曰六二以柔誦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并包群小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樞當是之時群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群愈遠矣群謂群小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丁氏易東曰言雖包之而不亂於小人之群也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害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

楊氏誠齋曰初六小人之謀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石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悅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群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

丁氏易東曰九三以剛居柔故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離祉

本義否遇中契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畴賴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雲峰胡氏曰諸解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蓋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

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故於內卦即言之否  
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於泰否之四  
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咎  
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就坤  
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  
後可為福而後可為疇離之福或曰否九四時吉  
凶未判必有命方得无咎其所謂无咎者天也非  
人也曰本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剝故其占  
為有命无咎蓋唯四不極其剝此所以為四之无  
咎也一譚諸天可乎哉

按泰之命亂故泰復否否之有命故否復泰聖之  
所以知天也命字依朱為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汴水趙氏曰大君轉否為泰之志自此可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本義陽剝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  
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人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  
辭傳所云也

楊氏誠齋曰九五以剝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

極之世又得九四上九群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  
之否无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  
微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為吉而常  
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  
矣曰其亡又曰其亡微之至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本義以陽剝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  
否後喜

楊氏誠齋曰上九以剝陽之才佐九五剝陽之君  
得九四剝陽同列之僚友撥亂而反之正傾否而

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為先  
以喜泰為後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  
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願陛  
下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  
謂无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凉得否之  
九五上九之義矣

邱氏行可曰此卦內三陰爻屬否外三陽爻屬泰  
初六言拔茅則小人用事之始六二言已承則小  
人得志之時六三言已羞則小人欲傷善而未能  
此三爻皆以否言也至九四言有命則否已過中

而泰欲來之時九五則人君休之事上九則否傾而為泰矣天下豈有終否之時乎

現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崑

三三  
離上乾下

傳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傳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于野謂不以疆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難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君子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小人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其所同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真正

本義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

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天子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孔氏穎達曰野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乃得亨通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也

楊氏誠齋曰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事

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雲峰胡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蓋以一陽為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也同人以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為君子之和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辭以致亨而利涉哉

丁氏易東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居二柔得位也二下卦之中得中也利涉大川乾行也以剛健行故无往不濟也與五正應：乎乾也文明以健離文明而乾健也中正而應即所謂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也文明者同人之文健者同人之志中正者同人之道應者同人之情此君子之正也正亦以二五言公則一致私則萬殊通天下之志惟

公能之程傳至誠无私可以陷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且天下之志萬殊而理則一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人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楊氏誠齋曰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

按同人以柔為主然徒柔不能也利以天德行之

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始可以同人至涉大川  
曰乾行明非柔之所能辨也九卦主柔者皆然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  
審異而致同也

丁氏易東曰天與火同類也故以類族乾陽而離  
陰故以之辨物發明同中之要不使之苟同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  
者於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  
所及凡物均照法離明之有別者於均照之物而

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  
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  
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象言又誰咎  
者人之同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  
所偏黨誰其咎之

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繫應可  
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謂宗黨也同於  
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  
吝

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  
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  
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  
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

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  
敢顯發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  
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  
終不敢興此又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  
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  
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臨山李氏曰卦以同為義而三伏戎四秉墉五大  
師克蓋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必爭二應五而三據  
之所以爭夫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

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本義言不能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本義剛不中正又先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改過而得吉也墉

墉也所以限隔也九四為六二之墉九四在上故

曰東三四皆爭奪非同人矣故不言同人

胡氏潛齋曰三之升為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

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

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東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傳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

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問之故有此象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直謂理直

丁氏易東曰九五所以勝者以中直也克去三四

兩爻則二與五相遇矣故曰言相克也

汴水趙氏曰師莫大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傳郊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心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

耳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邱氏行可曰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哉特以八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三伏戎四東墉五用師相刃相削不奪不厭而已適處於无可與同之地超然出於群爭之表於人固无所失矣而於己亦未為得也無人可同則不能通天下之志矣志未得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

三三

乾下  
離上

傳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

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大有威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汴水趙氏曰凡卦一陰而五陽一陽而五陰者必宗于一今陰居五君位也而五陽來宗凡衆陽所有我皆有之猶豫之言大有得也故卦名大有按一陰而大有如此有元亨之道焉元亨大亨也卦辭自元亨外它无戒勉之語所以極稱其盛大也大有同人之反皆一陰為主同人柔得臣位故必同乎君大有柔得尊位故可有乎人諸卦之反

大槩如此

象曰大有柔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汴水趙氏曰陰本在初今進至五故曰得五為君位故曰尊位二為時中臣位也五為大中君位也一陰居五上下五陽翕然應之故曰大有乾為剛健離為文明內乘剛健外著文明以柔居尊應乎乾天與時而行此所以致元亨也時行者五陽羣居未有統一陰當此時進居君位使羣陽皆有所宗繫蓋時所當行而非借也

楊氏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離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孽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楊氏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命有德吾



揚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汴水趙氏曰應則交則有害此卦四陽皆宗乎五唯初不然雖无交而亦无害非初之罪也然當上下應皆之時已獨不能固曰居位使然猶當艱艱自持默然有不克奉上之懼乃可免禍宗周之覆豈發婦之咎至於憂不卹緯者艱艱也若自以為咎不在我而侈然怠肆則咎將生矣无交害匪

咎言爻之義難則无咎言處爻之道凡爻皆然

按馮衍梁鴻皆居大有而無交者也衍退而自修卒以無咎鴻作五噫之歌章帝非之夫克難之義矣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聖人繫爻凡明善惡辨吉凶皆主之以時別之以位而後錯綜以辭其包義祈理纖悉不苟不唯卦卦義殊亦爻爻理異不可易位而論此爻之象辭但舉卦之名爻之別就釋以爻之辭而它不立一語似若无所發明然其為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則

甚明且辨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若此是以无交害也聖人以爻義已明故於此特發諸爻之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胡氏旦曰以剛健之才當大有之時履得中道應於六五是以中正之臣而當其重任者也猶若大車之載持積於其中雖任重而不致輕敗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汴水趙氏曰大有之時雖上下皆應然任天下之重者唯二而已九二居乾之中初與三皆陽所積者厚故大車載物雖重而不敗使非積中而冒然任重必有破輶折軸之虞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享享獻之享烹飪之享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

正之德則雖得此又不能當也

按三之用享以此則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嘉謀

嘉猷入告尔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徒獻豐亨

裕大之說以獻諛云耳故曰弗克彥陵氏曰小人

弗克非罪小人也正專其責于用亨者耳

象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爻言小人弗克象言小人害弗克則必至于害矣

臣之事君只有兩路不以嘉謀嘉猷則以蠹國害

民之術獻出此入彼更死別着

九四匪其彭无咎

傳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謹損不廢其太盛則得

无咎也

本義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威貌理或當然六五

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偏之嫌然以其處

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

是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傳晬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

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傳以和柔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以威嚴使之  
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

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

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

戒辭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无虞故必威

如而後吉纔上下玩易則无畏備矣故詰爾戎兵

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講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

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朱子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

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

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

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

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

楊氏誠齋曰上九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澹然不櫻於勢利之場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緼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况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通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乎嗚乎盛矣

平菴項氏曰大有之卦六五為主初之无交害逸民也上九在上賓師也中爻三位為臣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為載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為享二中故无咎三不中故戒君子用享則為桓文小人弗克則為曹馬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帖大有之寵故為匪其彭五離中虛中孚為信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无備故

必威如乃吉欲其克自警畏也

䷋ 艮下

傳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謙亨君子有終

泮水趙氏曰一陽止於三陰之下謙之象也故卦名謙滿盈則顛覆謙退則亨通必然之理也夫矜己自大固常人通患冲抑退謙雖君子亦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儻始謙而終以盈猶不謙也故示訓曰君子有終唯九三為艮止之主則能之

晁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丁氏易東曰天道下濟而光明陽自上而下來三也地道卑而上行六自三而往居上也光明艮象在上為盈在下為謙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廣謙義變傾壞也流謂聚而歸之虧益者日月陰陽之運變流者川澤山谷之形害福者災祥禍福之應好惡者予奪進退之情一謙而有四益一益而有四害三才之道一爾言天地鬼神人道皆貴謙而

不費盈也盈則虧消則長天道虧盈而益謙也高者傾卑者受地道變盈而流謙也高明之家鬼閭其室泰稷非馨明德惟馨鬼神害盈而福謙也滿招損謙受益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一陽在下體之上上尊也下卑也下之上則卑而不可踰也艮山本高雖屈居坤下而不失其山之高也下濟與卑皆釋謙字光明上行皆釋亨字謙尊而光釋君子有終義皆指三也三居下卦之上尊也居上卦之下卑也光即艮之象不可踰山之象言人能謙則居尊而愈光居卑而人不能過此君子之終也

汴水趙氏曰艮之陽止於上有天之象今在坤下故曰下濟天道陽明地道陰晦唯能下濟故天光臨照率土文明地道雖卑得行于上皆一陽謙下之所致也天主氣陰陽代謝盛者衰者盛天之虧益也主形山有時而潰水無有不下地之變流也鬼瞰高明神與正真驕則人叛不伐者不爭人鬼之福害好惡亦莫不然人之謙者居尊位則光明居下位則不可踰蓋自衛者人掩之自晦者人揚之自尊者人卑之自卑者人高之斯固君子之所以終焉者也盛哉謙乎惟學遜志則學貴乎謙

孫以出之則行貴乎謙能以禮遜則為國貴乎謙君不謙則失臣不謙則失友凡經天地數人已謙皆貴乎其間宜聖人極天地人鬼而併言之象曰地中有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平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丁氏易東曰地中有山地與山平山雖高而屈於地也君子觀謙之象地與山平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所謂平者非无差等也稱物而施適平而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也坤為均平也

初六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下也六處下卦之下謙而又謙故曰謙：與乾乾卦：坎：同義大川涉險之義它卦諸爻有以上進為義者謙則不然蓋謙貴能下能止若上且進則非謙矣

謙已難能謙且復謙尤難能也勇夫馮河終必陷溺君子而能謙：雖用以涉川亦獲其吉蓋謙則不躁不躁故詳審何險之可虞用涉與利涉不同用涉者用此以涉也

象曰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斯可矣謙而又謙豈過為卑下者所以自收其德也收養也謙者易縱而難守世之无所養者每好矜伐苟能謙矣而有時乎不謙者不能養者也唯不以能謙自足猶且反復周旋不離乎謙所以養之不使有時而失也

六二鳴謙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諸家釋鳴謙多謂自鳴其謙而以自鳴非謙矣或以為六二謙德積於中發見於聲音者如此本義以為六二柔順中正以謙有聞蓋謂發於聲音不若謙而有聲有非可勉強為之者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劉氏長民曰以柔居中嘉譽旁達功德雖未著而中心亦自得也夫譽之隆者戒其名過而實損故正則吉

按六二以謙為志有諸中而形諸外以鳴謙知其中心得也以中心得言者恐或以鳴謙為內不足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按勞勤勞也書曰昔公勤勞王家以辛勤就功業也三為下卦之終九為艮主亦終之義周公繫爻於成卦之主其辭或與象同如屯震之初履謙之三是也九三之言勞何也一陽在初為克己復禮之仁在二有師中丈人之吉在四有由豫大有得之業在五為顯比使中之主在上有碩果存陽之功上下始終歷試諸難可謂勞矣勤勞如此一陽獨尊宜可用剛以臨物今不為此豫之在上乃退居三陰之下是勞而能謙者也復師雖在下而不為終剝雖終而在上今九三為艮主是謙而能終者也何吉如之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富哉言乎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勞而能謙萬民為乎而不服萬者數之盛一陽五陰之卦多言之如懷萬邦建萬國之類萬民言衆陰皆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葉氏良珉曰六四謙而无不利矣又曰撝謙何也以其位在勞謙君子之上故當益致其謙如此也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本義言不為過

楊氏誠齋曰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者違承上之則下乘勲勞之臣非謙則忌者違乘下之則違其則者乖其宜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傳謂征是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

楊氏誠齋曰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歆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八卦謙德之盛也惟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舉衆善以歸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佳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雖然

謙无不利遂挾之以靡不為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匈奴不得已乎

按六陰又虛而不富蓋象其謙也富者驕盈之象不富是去驕去盈故能以其鄰不富正是謙非曰謙故不恃富而其類從之也謙德之柄也足以用人况六五之君而謙則其鄰之相比者樂為之用以之侵伐無不利所謂師克在和是已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衆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

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丁氏易東曰上六鳴謙其志既未能得不若自治也

雲峰胡氏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征不服故初无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濟人五居君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治人上位无用之

惟可以治己之私而已夫初上皆无位而上之征邑因下如初之涉大川何也初居卦之始有出而用之：時上則居卦之極故也

按上六與九三相應然體皆柔只可利征邑國如重費重師之類志未得者上居位已極方自視歎然與志得意滿者不同夫行師伐伐似於謙不類不知以退避為謙在下位則可若居上者不然程子亦言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但非好大喜功之心即四征九伐無非謙也禹征三苗而益贊曰滿招損謙受益可合而觀已舜干苗格六五以之

因壘崇降上六以之邑國古諸侯自為國其大夫各有采邑采邑不順者伐之謙下三爻為益寡上三爻為衆多馮氏謂君子治一世使之謙是也

三三坤下震上

傳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及曰豫則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則應者九四之則自初來又與初相應也志行者陽之志行也順以動坤順而震動也豫和豫也順以動不豫和乎惟其順動天地亦不能違則建侯行師必利矣天地以順動以下廣豫義以天地之順動而形聖人之順動也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者天地之順動也刑罰清而民服者聖人之順動也前言建侯行師利在順動至此言不待刑罰而民自服極言順動之道大也豫之時義大矣哉贊豫順之道大也諸卦或言時或言時用或言時義言時者專以其時言也言時用者以其時與用言也言時義者兼時與義言之也

汴水趙氏曰陽本在初漸進至三皆未應其本位至四乃得應故曰則應陽在下未能發達生意今居上卦位為近臣始得行其風志故曰志行坤為順震為動此合二卦之德以釋卦謂以順而動則人情和豫也又舉卦名而釋之曰豫之為義能順以動雖大而天地會不過是而況建侯行師有不



以順動者乎於是因天地以及聖人謂天地之陰陽順行則日月有常度四時有常候聖人之政教順布則刑罰清明萬民說服又致其賢美不盡之意曰時義大矣哉

按彖合一卦之義取其順動而以聖人當之爻則不然以乾豫為戒也

彖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成也

東萊呂氏曰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

王氏汝中曰雷奮於地萬物姬豫之象也昔先王昔先王因天地之和宣八風之氣制樂以合神人本之心而發之以聲動之以容協之以律正之以音從之以器是故樂者德之華作樂所以崇德也故樂成德尊薦之郊廟祀天於圓邱而以祖配之尊也祀帝於明堂而以考配之親也上帝歆祖考格萬物育天下太和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卦之以所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至不勝其志而

鳴志窮于豫能無凶乎初非窮地志窮耳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剛之義石剛之質六二當位係坤二剛方之德故有介于石之象子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初與四應三與四比六二介于初三之間雖與五正應而九四以剛臣在柔君之側故六二不敢它附而介然如石曾不待終日之間已先知四之不當從守正如此吉之道也豫與比反比乃剛君故欲羣陰皆比而不比者凶豫有疆臣故不取羣陰之宗四而不宗者吉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謫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陰之宗四將以求豫未有凶也而二已先知四有強偏之幾是幾也吉已先見于此矣不謫者不佞於三不瀆者不褻於初微彰柔剛之間悉有倚伏之幾知者見此則可以知彼是為先覺之賢固萬夫所望以為向背也詳玩聖人反覆推明之辭斯可以處權臣之世矣

彖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又止言正象蓋之曰中正者六二居中得正也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肝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為卦主故  
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  
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雲峯胡氏曰肝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  
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明盍瞽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  
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明類合而從

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瞽瞍也又速也

進齋徐氏曰九剛也由如觀其所由之由豫之所  
從來也一剛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  
有疑明謂衆柔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傳言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

易筮曰初應四三五比四為凶為悔為疾獨六二  
不繫於四而以中正自守得為貞吉則九四之不  
得為賢臣可知已番來四外陽內陰才足有為而  
誠不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大權歸已衆皆附

之足以成功曰大有得為其不誠故戒以勿疑如  
齊桓一匡天下使其誠心尊周：豈復弱乎故  
五之貞疾四實為之也夫子於四取其志大行於  
五傷其束剛功罪定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  
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  
故又為恒不死之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汴水趙氏曰以陰陽言則九四為由豫以君臣言  
則九四為強臣六五德柔雖守其正猶不免於疾

也疾者豫之反書曰有疾弗豫是也東周之時諸  
侯恣橫王室徒擁虛名而已正疾也然猶綿延過  
於西周不死也疾久者多死聖人特云不死者其  
垂訓于名分者甚嚴

按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  
不得豫者六五是也

象曰貞疾束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汴水趙氏曰九四方主時五乘其上所以疾也然  
五為大中：安得亡故疾雖久而不死魯昭公秦  
二世魏高貴鄉公不能守中則疾而死矣雖然秦

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使知中未亡之旨則姦心消絕當革而為忠孝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於九四非應非比免於宗四之凶然无陽明之光不知樂之不可極冥於豫者也豫道至上已成苟能變而警懼則可无咎冥豫不言凶有渝乃无咎蓋進人以遷善改過之樂繫辭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上六以之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雲峰胡氏曰初鳴豫即斷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

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按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渝豫樂之極何可長久於此而不知變則有咎矣

三三

震下兌上

傳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汴水趙氏曰陽動而陰說人之所以隨也故卦名隨

按背疾平逆事何由亨今天下隨順大亨之時也然隨不以正則為詭隨故利於正乃无咎

象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之義大矣哉

本義從王肅本時作之後云當作隨之時義以時與義為兩事而傳則主隨時謂天下所隨者時也愚以為在他卦當難時與義兩重而隨則當重時字蓋隨之所施惟在於時：異而不隨則為否古註疏明言之矣王介甫亦云在泰則隨泰之時在否則隨否之時是也

節齋蔡氏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之時禮樂度始於畫卦垂衣裳而大備於成周豈聖人智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丁氏易東曰隨自否來否之上九變為初九以剛而處明言之上乾變為兌下坤變為震：動而兌隨故動而說也大亨貞釋元亨利貞也元亨利貞與乾同夫子釋此以大亨貞則與釋乾異矣春秋穆姜釋此以為四德夫子但以大亨貞言之何也所以尊乾也无咎謂若得大亨正者而隨之則无

啓耳天下之隨君子隨其德也君子之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隨時之義大矣哉贊隨時之道大也

汴水趙氏曰初九之剛本自上而下故曰剛來今下於二陰故曰下柔唯剛能隨時乃克如此震為動兌為說陽陵陰則怨剛下柔則說動而人說其有不隨者乎以上釋卦義此下方釋彖辭聖人於无咎下加而字者大君制時者也天下隨時者也道也汗隆故時有泰否當大亨之世動而得正則无復過咎是有可隨之時矣夫然後人皆隨之文武興則人好善幽厲興則人好暴動於君心者甚

微應於天下者甚博故曰隨之義大矣哉先儒或改作隨之時義按它卦云時義者指其時與義則時義為兩事今云隨時之義謂所隨者時其義甚大則時義為一事聖人變文以明理勿改可也嵩山晁氏考諸家易文異同者頗多今姑著一條於此它可略者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丁氏易東曰澤中有雷三息於澤也兌正秋而雷乃收聲之象也天之秋日之將夕也兌西為夕嚮晦也雷息於澤君子以之宴息君子隨時之義如

此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又以隨物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龜山楊氏曰以剛隨人謂之隨以柔隨人謂之係

別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故初九三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象曰係小子弗義與也

六三係丈夫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雲峯胡氏曰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

失矣即是得也瘡以潰為得病以去為得六三之失乃所以為得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則君居上非四所可犯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雲峯胡氏曰四之孚戒之辭也欲其孚乎五也五之孚許之辭也喜其孚於二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

雲峰胡氏曰拘係之所以象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也至誠之極可以固結神明而況于人乎故曰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本義窮極也

雲峯胡氏曰窮之義一爾豫初而曰滿極惡其人欲沉溺而不能脫也隨終而曰窮極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

邱氏衍可曰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為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三三  
艮下

傳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盛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死事則何喜何隨盛所以次隨也盛事也盛非訓事盛乃有事也在文為蠱蠱蓋之蠱壞之義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傳既盛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

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發為救弊可以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救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以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嚴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丁氏易東曰剛自初而之上柔自上而來初以自

泰來言之也巽而止下巽上艮也上下不交上下止巽所以積弊而至於蠱也然二五相應故有元亨之象而天下治所以然者以亨治蠱亂極而治也蠱極有事利在涉險故曰往有事也天行天運也亂之終治之始此天運然也聖人能原始要終者先甲所以原其始後甲所以要其終也

汴水趙氏曰蠱自䷑變初九之剛上為上九上六之柔下為初六故曰剛上而柔下此以卦變立義以釋包藏之畫以下方釋文王之辭它卦皆然君剛在上臣柔在下得天尊地卑之義若可躋時於康又然君止而无所為臣巽而无所為則紀綱日隳刑政日紊而天下之事蠱矣聖賢者作因其蠱而大亨之則天下之亂者治敗者成方時之蠱也人心懈惰庶政廢弛天下幾若无所事者及勃然振起其攸往也必有事焉其事云何當如遇險者之求濟也利涉有二義有利於涉者有利在涉者卦具濟險之才則以利於涉為義卦取濟險之喻則以利在涉為義六爻中九三為先甲之終六四為後甲之始：終胥續陰陽乃周天運之行大抵如此世之蠱也非一日之所致亦豈一日之能

亨先甲之終正亨蠱之半儻因其終而遂終焉則溺於底定小康而苟安者也必體後甲之復始與天行同其始終而卒成之此武王卒其伐功所以成文王業之

蘇氏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事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無事而不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器欲常用禮欲常勞天下常欲事夫人之情無大患難則日入於媮天下既已治矣而猶以涉川為事則畏其媮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汴水趙氏曰艮為山巽為風播長空則舒慘變寒暑遷而歲功成今在山下則入于巖穴回旋鬱滯不能條達動盪蠱之象也巽之榮失於爽懦風則能振動萬物者也君子體風之用以振民民之義主於蓄養山則能蓄養萬物者也君子體山之用以育德振民育德可以亨蠱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

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未蠱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呂氏大防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幹者身任其事而不敢避也以子之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任其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

南軒張氏曰艮止於上猶父道之无為而尊於上巽順於下猶子道之服勞而順於下故蠱多言幹

父之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丁氏易東曰子能幹蠱其意在於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中溪張氏曰子幹母蠱但當柔行巽入以飭治其蠱與幹父蠱不同若專尚剛直盡行撥亂反正之事於中道未為得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丁氏易東曰以剛居柔剛得中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毛氏伯玉曰九三之銳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

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

之吝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王氏相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子是諍

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雖不免於小有悔

然不陷君父於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

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梅巖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應

剛獨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

壽翁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息而委事為裕事弊

而裕之弊益甚矣六四體之止止而文位俱柔則

是止者息柔者懦皆增益其蠱者爾持是以往吝

道也安能治蠱耶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

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諸家以為用九二令譽之臣近於以

名用人不若謂任九二之德自可成六五之名者

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

在其中矣

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

幹焉操巽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

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也

按他爻在事之中故盡力以幹而不為汚惟上爻

在事之外故潔身以退而不為僻他爻言父子而

上爻獨言君臣蓋君臣以義合故可委於事之外

而於父母則不可委於事之外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邱氏行可曰上五二爻以家事言則上為父五為

母眾爻為子以國事言則五為君下四爻為用事

之臣上一爻為不事之臣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觀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矣此易道所以屢遷而不可為典要也

䷒  
三  
坤上

臨者進而臨逼于陽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如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臨者大也蠱者事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所以次蠱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有進臨羣陰之勢故卦名臨

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居臣位之正猶乾之見龍為天下所利見可以出臨羣陰其為亨也視復為大於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得其正然至于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矣有凶者逆探其有凶之兆非果凶也使能思患豫防而行之以正則凶可免也八月四陰之月觀之卦畫象之漢儒辟卦之法蓋倣此

臨十二月之卦觀八月之卦臨觀反對則四陰長

于下二陽消于上矣

象曰臨則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丁氏易東曰剛浸而長自一陽而二陽也兌為澤故以浸言說而順下兌上坤也剛中而應九二以剛居中與六五應也此所以為大亨以正也若自二陽進而三陽則成乾矣此天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觀之二陽不久則消非如臨之二陽剛浸而長所以凶也右臨象

汴水趙氏曰浸漸也猶水之浸其長有漸也通六

爻而言則一陽浸長而為二陽是有臨人之象合兩卦而言唯行之以說則人不疑行之以順則人不拒是有臨人之德指兩爻而言則九二剛中應乎六五明良會遇君臣交孚是有臨人之權備是三

者此臨之所以大亨也然二用剛過則為邪故必行之以正一不正焉小人乘而害我矣天道陰陽也陰陽消長皆以其漸一陽初復候方極寒然踰六七旬而後漸和是以寒暑不忒不然冬行春令不得其正而乖戾乘之聖人以天道釋利貞其有以夫八月之說先儒有謂從建子至建未凡八月

為遯有謂從丑月臨卦至中月為否者言建未者以遯六二消臨九二取二陰二陽之對言中月者以文王作易於西伯之時不當建子為正乃自臨歷八月為否但臨二陽否三陰其義不類要當詳味聖人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長為主不必自某月某卦歷一二而數也卦之象有反有對乾坤之類對臨觀之類反也聖人論陰陽消長必以其類未嘗差忒始曰不可與長也次曰剛長乃終也以姤與夬反論一陰之消長遯曰浸而長也大壯曰大者壯也以遯與大壯反論二陰之消長否曰小人道長泰曰小人道消以否與泰反論三陰之消長復曰剛長也剝曰柔變剝也又曰君子尚消息盈虛以復與剝反論一陽之消長泰曰君子道長否曰君子道消以泰與否反論三陽之消長臨曰剛浸而長又曰消不久也以臨與觀反臨為二陽之長觀為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成剝而陽之消不久矣若遯卦猶有四陽尚得為消不久乎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剝之浸長而聖人于斯時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言消長於兩卦者其憂深思遠為尤切唐五王反正未幾而瞬息敗於三思當

知聖人不為過計臨言八月有凶與姤言女壯皆要其終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物之相臨無若地之臨水故澤上有地為臨夫以土制水宜若易者然也以險隘則奔潰四出若君之以寬則畜而為澤君子於民亦然此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也教思窮無者澤潤物之象保民無疆者地容物之象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本義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

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進齋徐氏曰初未得中未當臨陰之任惟當固守其正以從二二得中勢上進已當臨陰之任矣在二率初之陽以同往則柔不能拒是以吉而先不利也貞吉者戒初之辭吉无不利者勉二之辭也象曰咸貞吉志行正也

丁氏易東曰初九之志在行吾之正也

楊氏誠齋曰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介而合不沽而售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

方且守貞固以為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於窮而在於果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无審如固從憲融從龔邕從卓劉桀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威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本義劉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六五陰柔之主二以剛中應之事之以正未肯容悅以順上命徐進齊曰欲人之以道事君而不肯

於從上也

楊氏誠齋曰二陽方長十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手忌且不得而忌而况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然利能憂而改之则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汴水趙氏曰六三位陽而高遂起臨人之志然德性柔佞乃飾為令色甘言冀人出己之下夫失己

以求人則人將侮我而陵我宜其无攸利也知甘佞之不足以臨人而憂之憂之而審己自安不敢妄居人上則咎可免矣後世行婦人之仁以要譽求譽者尚監于茲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陽當當位乃可臨人今以六居三位既不當何以能臨聖人以咎不長釋无咎以見未憂之前固當有咎既憂之後咎乃不長耳

六四至臨无咎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雲峰胡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正下應初九之正相臨之至所以无咎又地附澤依地六四坤兌之間地與澤相臨之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邱氏行可曰三四皆陰柔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三束陽而四陰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

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象云行中者言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副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按六本柔暗今乃能燭羣陰之情不昵比其私而下應副中之二知者之事也大君臨制萬國固有時措之宜其舍親比之陰而應正位之剛者乃因時施宜不容不爾斯固所以得吉也於六五稱大

君者以四陰盛於上故大書特書以明君位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鄒氏汝光曰聖人慮後世有以苛察為知者曰知臨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用其中於民不亦舜之所以為大與夫行中者行二之中也然五本中故能行二之中蓋合天下之智以為智二乃大亦惟智之大者乃後能以天下之智為智

上六敦臨吉无咎

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

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傳志在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言可知也

雲峰胡氏曰上六非與內之二陽應而其志在二陽斯其為厚之至也

楊氏誠齋曰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

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庇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黨人乃无寵任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耳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為內志在内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陰從陽上反下敦厚也

邱氏行可曰卦以下之二陽而凌乎上之四陰然二當任而初不當任故二吉无不利而初但曰貞吉而已其上四陰則皆受陽之臨者而遠者吉近

者凶三其最近者也故无攸利而四无咎五吉上以獨遠故吉无咎焉豈非臨之道利遠而不利近故耶

䷋ 坤下 巽上

傳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於下則為觀如棹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按傳以為既薦之後人心散而不若始盥之時固非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恐亦未然蓋所謂觀者方盥而未薦之時已有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必如此然後可以觀示天下非徒觀示以其外貌而已也如此說方是

馬氏贊義曰四陰在下二陽在上為觀：示也人

君居上為天下之觀而天下觀而化之觀之謂也其象如何有如大祭之時主人洗而盥矣未及薦獻其動容周旋之儀升降進退之文未之見也但見其敬順之德積諸中而有孚見諸觀者顒若而已此豈待形諸聲色以化民哉蓋猶上天之載元聲无臭耳矣

按朱子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爻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丁氏易東曰大觀在上謂二陽也順而巽下坤而上巽也中正以觀天下五也五剛健中正者也顒若有下觀上之象孚則化矣觀天之神道以下極論觀之所以有孚以天道而形容聖人也卦以盥而不薦取義故以神道設教象之蓋盥薦所以事神以我之神而交彼之神者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此以天道言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以聖人之道言也

馬氏踐田曰觀道有二有大觀以示下者有下觀

而化于上者天下仰望之時大觀在上順巽無聲  
色之形篤恭如上天之載建中以立極正身以端  
本以示法則于天下此大觀之道譬之郊廟設而  
神道存其篤恭之德未易以形容之也其猶蠱而  
不薦有孚顯若者乎蓋猶夫承大祭者主人就位  
而盥矣未及薦獻其九十之儀文百千之禮節皆  
蘊于中而有孚見于貌而敬順爾矣其下觀而化  
也譬之郊廟之中不令而肅不戒而毋敢慢矣豈  
惟人哉天有神道貞觀于上於穆而不可測也而  
四時不忒聖人有神道設教于上篤恭而不可也  
而天下咸服皆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觀之道也  
楊氏誠齋曰運四時而无形者莫如風此天之神  
也謂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神也  
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  
中正惟天下之中正為能化天下不中不正故既  
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顯若孚誠也中庸曰  
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上不見其迹風行地上則所加者俚所觸  
者動夫人而見之矣此先王俯觀其民而教示之

象也先王思有以風天下制為巡狩之典或一歲  
分巡或五載蒞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其  
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  
衡之淫泆教以禮別奢如魯示之以儉如魏示  
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  
本義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又以觀瞻為  
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  
之象小入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  
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亦可醜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  
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為醜也  
雲峰胡氏曰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穉象初位陽故  
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者女觀  
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者也  
平庵項氏曰婦人之目所窺者狹婦无公事所知  
者纖纖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為不失

男子而寡見諛聞則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楊氏誠齋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當大觀在上之時具貞順之德居羣陰之首

而密近至尊是其賢其能出乎邦彥之上以觀生為不足而觀國光輝者也斯中正以觀天下之道既嘗知之而可與行矣斯人也豈一國之士哉宜用賓于天王以輔大觀之治可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上有大觀无為之君則下有不召之臣士能觀光豈宜以非禮使之尚而賓之于王以觀天下斯其宜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一卦之主克當君子之大觀者正以能觀我

所自生也觀我所自生即觀民所自生也性能盡性乃能盡人物之性故觀天下之道取諸觀我而足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六三九五同言觀我生釋辭於此特發觀民之旨者恐後世疑九五亦止於自觀也然則曷為繫言我生大君視人猶己民之生即我之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

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故當自慎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寧故云志未平也雲峰胡氏曰五與上皆為下四陰所觀五有位故當觀民以觀我之所為上雖无位亦不敢不自省其所為也

按觀我是自觀其亦是自觀却從他人言爾

象曰觀其生未平也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以為安然  
死事也

邱氏行可曰五為觀主故曰觀我生上不得位故  
但曰觀其生而已其下四陰則皆以陽為觀而初  
其最遠者也二三則漸近矣四則去陽獨近而獨  
盡所觀之美豈非觀之道利近而不利遠故耶  
易會曰二陽大觀不曰吉曰亨僅稱無咎何觀陰  
威逼陽之卦也聖人特取大觀之象以示法然勢  
實漸危故兩爻皆曰君子無咎謂際此之時必如  
是乃无咎意深矣

三三  
震下  
維上

傳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者合也既  
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噬嗑所以次觀也噬嗑  
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去天下  
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  
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  
亨利用獄

傳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  
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  
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

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  
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  
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  
上下兩陽而中震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  
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  
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  
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  
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  
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

故噬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葉氏良珉曰卦變之說坤以初爻上索乾為離而  
居上卦之中是謂柔得中而上行也夫以溫良長  
者而所處得其中道以是人而在高位其於折獄  
乎何有若暴悍之人肆其聰察則民之不得其情  
者多矣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  
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丁氏易東曰以頤中有物言者蓋此卦之體頤頤  
獨以九四梗其中如物耳先儒謂上初兩陽交齧

也二三五陰爻齒也以齒噬之則噬矣亨者以噬而合然後亨也剛柔分卦自否來三剛本連于上九自五而降初故剛柔分也動而明震動而離明也雷電合而章震雷而離電也雷動于下電照于上合而成章亦以陽爻分於三陰之間成文章也離亦為文明柔得中而上行六自初而之五也以六居五不當位也雖不當位然而利用獄蓋用獄惟柔而明者能之柔而不明則晦矣明而不柔則慘矣惟柔而且明所以利用獄也

楊氏誠齋曰卦形順之象九四順中有物之象三

剛三柔分而不離明而辯也震動離明雷震電耀明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雖不當位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獄之本意

汴水趙氏曰獄訟之事聖人所謹用獄者體卦之畫則寬嚴胥濟體卦之德則明清善聽體卦之象則獄不淹宿噬以剛動而能噬彖言利用獄疑當以剛能斷制而聖人歸之六五之柔其哀矜惟良之義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本義雷電當作電雷

漢上朱氏曰明其罰之輕重使人曉然易避效電之明正其法令以警懈情效雷之威

按罰者一時所用法者平日所定一時所用欲其必當蓋取諸電之光平日所定欲其信必蓋取諸雷之威還兩平說方與雷電象合吳氏澄謂明罰所以法恐未然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楊氏誠齋曰履校不懲必至荷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

按滅沒也言履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之謂也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本義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  
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而其占終无咎也

朱子語錄云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易合而深噬  
之也傷滅之說非施之用獄則為易治而亦深治  
之以不敢輕忽如此故无咎

楊氏誠齋曰六二六三六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  
象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

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

雖小吝然時當噬噬於義為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六二柔居柔故所噬易六三柔居剛

故所噬難然三遇毒二亦滅鼻甚言刑之不可輕

用也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按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難合肉中藏骨噬腊

肉而齒為肉中之骨所傷故曰遇毒言因此而遇

毒害非如傳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之謂也小吝

即指遇毒說以位不當而然終噬而噬之矣故於

義无咎遇毒是施之用獄而難於服之者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楊氏誠齋曰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  
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過毒乎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

姜氏鳳阿曰本義說未全妥今為酌定之於後乾  
肺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  
者故其象為噬乾肺言所噬愈堅亦噬而噬之也  
施之用獄則得聽訟之宜其象又為得金矢而其  
人則已服矣然必利於難艱正固則吉戒占者宜

如是也

按肺大骨連肉物之至難噬者喻大獄之難服四  
位近君此大司寇掌邦刑之任也周禮訟獄令民  
入鈞金束矢乃聽九四剛直治獄因借金矢之入  
以贊其德猶必利艱貞始吉者蓋四為離初才雖  
剛直明未光融恐用剛易失之暴故難貞致戒耳  
九四合一卦言則為問者以六爻言則任除問之  
責者承以五之柔為主得當之利用歸於五爻以  
四之剛為主貞吉之亨歸諸四其主柔者仁為治  
獄之本其主剛者威為治獄之用雖然物至於噬

而後嗑德下衰矣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入矢百為東銅三十斤為鈞金訟獄不直不實則沒于官以示禁意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噬乾肉之象施之用獄則為得黃金而人无有不服者矣然六五雖處中剛而實柔體故必貞固而懷危懼處剛而得中剛則不茹中則

不偏乃得无咎以刑不可輕用亦戒占者之辭也

丁氏易東曰柔居中以柔而噬不用其剛蓋哀矜庶獄者人君不忍之仁乃當然之義也故曰得當按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肺五君位此大獄成而告於君決而斷之事也九四以陽爻為金而兼矢之直六五以陽位為金而本柔之中正以六五體柔故戒以貞固而厲然離初未光離終不明此離之中治得其當猶漢獄之平稱得當云

曰艱曰厲是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易已喫緊

為祥刑者告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焦氏弱侯曰初治於未甚故無咎上在卦終而猶有怙終加以賊刑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謂非為人上者所致不可故曰凶

鄒氏汝光曰惟當上以凶而後見聖人泣罪人之心也

按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九滅耳以聽不明使耳而聽而明則聞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宋璟之諫故及

硯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崑

三三離下

艮上



傳賁序卦嗟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嗟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

能小利於進也

按賁可謂嘉之會矣不亦亨乎文之極為史華之樂為靡賁飾者人情之所樂趨也往而不返恣意焉而莫有紀極則亨斯盡矣可飾情而不可浮于情可小往而不可大過者賁也故曰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剝故亨分剝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丁氏易東曰賁自泰來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謂上六之柔下來二為文剛九二之剛分

而之上為文柔也天文指上文剛文柔而言離文明而艮亦其道光明天文也日月運行而經星各止其次舍離艮之象也離文明而艮止文明以止人文也明德止善之謂止仁止敬止忠止孝聚然有文此人之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倫以正則化成於天下也郭居正曰石經天文也之上有剝柔相錯四字理或然也

葉氏良佩曰彖以卦變而觀其剝柔相文可以見天文之經緯交錯以卦德而觀其文明以止可以

見人文之粲然有理而止於其所觀天文以察時變知天也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知人也文王特言賁之時用孔子乃極言賁道之大如此

按賁者以文飾質自有亨道亦小利有攸往矣然以二體言之外之柔而來文乎剛大之賁也大斯亨矣分內之剝而上文乎柔小之賁也小不利有攸往矣乎然以賁之大者言之豈但如是天有文為剛柔交錯而經緯成天之文也賁也彖倫明叙而各止其極人之文也賁也觀乎天文厝象以察時變而位育之本端觀乎人文明倫以化成天下

而經綸之道盡此又聖人贊天人之文於一身脩  
一身之文為天人之主而致中致和者也貴之道  
不其大乎曰小利有攸往亦指其小人小事官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達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  
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點齋蔡氏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  
賁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興取當文飾  
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貴則文飾而  
沒其情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  
徒步之象

吳氏易學云六二文明初九其見文者也自二言  
之初其趾則六二所以文明初九者為車矣初九陽  
剛在離之始剛則不屈於慾離則本有其明以四  
為正應不比二故義不乘其車而徒行則所以貴  
者可知已

按賁其趾如翅以采齊行以肆夏自成文理不必  
以車為飾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雲峰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  
別居別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  
之分者也賁初舍車而徒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  
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  
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  
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為辱而自以義為榮也  
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傳義俱頤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

三則柔相賁賁其須也

雲峰胡氏曰本義以二與三皆無應與故二自附  
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居中正三剛而得正  
得其附矣

表氏梅巖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  
能以自主也得剛而後主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  
而後興

按一說須其所須也文明者二文柔者上是相須  
以成賁者也六二文明中正仰賁其所須之上益

相與以興起文明之盛也所為賁而亨也歟

几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  
其文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  
永貞之戒

按几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與我為潤澤  
之濡我與彼不為陷溺之濡矣賁至於濡賁之至  
也几三與上几皆陽無應故與上下陰有相濡之  
象相濡者懼其溺三本剛正能永守其貞則陰柔  
終莫之陵而吉以此知柔而至於陵剛者則自失  
也

六四賁如皤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  
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  
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  
飛故云翰如匪為几三之寇雖所隔則婚媾遂其  
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  
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

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  
相賁者乃為几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性

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

按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皆柔也屯剛柔始  
交賁剛柔相雜故皆有婚媾之象然屯二應五下  
求上也不可以急故曰乘馬班如賁四應初上求  
下也不可以緩故曰白馬翰如一說馬於四无取  
人白則馬亦白亦無謂馬所乘也指三賁以柔為  
文以剛為白三則故曰白馬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刪云以陰居陰當位矣當位而有可疑者三問之  
而未得從初則疑其所應之為虛初應四而為三  
所問則疑所乘之相阻此所以當位疑也初之徒  
與四之皤皆高節守道之人以陽正應陰正又當  
相合故終无尤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按六五為文明以止之主先賁邱園高蹈之賢而  
束帛以招之時將賁拙方欲尚實為治其所束之  
帛雖戔戔淺小有似於吝然物薄而禮勤故終吉  
吉則有喜傳謂五受賁於上几又以戔戔謂剪裁  
分裂似涉牽強本義以賁於邱園為安止邱園為

農圃之事又與束帛等語不倫孔穎達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則與邱園意無害其以儉約待賢為非義似矣然不知九五處賁將極於飾盛之時即變受束帛以招賢亦未為不可也諸家惟誠齋之說得之因義訓義未明且以吝為吝於非其人於終吉終意又說不去今故酌定其說如右

上九曰賁无咎

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按六五已有反本之漸至上九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楊氏誠齋曰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故文之窮其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任成賁者也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矣故无咎无咎故得志

孔氏穎達曰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得志言居上而自得其志也

三三坤上

傳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剝不利有攸往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丁氏易東曰以柔變剛以五陰剝一陽故也小人方長一陽不消不止也順而止之以坤艮言也此以二象之義觀之也雖然消者必息盈者必虛陽消矣有息之理陰盈矣有虛之理天道也故曰天行也

楊氏誠齋曰剝落也自一陰之始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為五陰矣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處剝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盡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



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靈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  
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  
剥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剥乎五陽消矣  
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故剥極而七日來  
復是以君子尚之也于是乎知有天道蓋天道已  
行矣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傳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  
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  
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

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  
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節齋蔡氏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以  
此成剝之義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居厚生民又  
以為治剝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牀者身之所履剝牀以足  
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  
蔑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正道也陰剝陽

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李氏舜臣曰剝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群陰以應上

故无咎六五率群陰以受制於陽故无不利若初

六六二六四則居剝之世專以陰剝陽者故三爻

皆因剝牀而凶聖人雖於陰類當之時猶不許小

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本義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雲峰胡氏曰程傳言陽未有與本義言陰未有與

二陰猶未至於五陰之盛也

汴水趙氏曰以位應則五為貫魚之君以爻比則

三不同剝陽之志剝而止於辨者以未有與之同

心未能驟進而剝君子之膚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氏輔嗣曰群陰剝陽已獨恤焉雖處于剝可以

无咎

孔氏穎達曰上下群陰皆志剝陽也已獨能違失

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廢之咎

剝非能剝去衆陰只是不黨而以害正

趙氏庸齋曰三以失上下而先咎猶坤以喪朋而有度也

按六三與上九應者也上下衆陰剝陽而已應之剝卦之無咎者獨此非謂剝而無咎也

六四剝牀以膚山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

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群陰之主也魚陰

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

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不利也

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

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

如是則无不利也

蘇氏東坡曰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豈以自安

亦以安人故无不利

雲峰胡氏曰剝五不取君位剝而至於五是為剝

之極故五不取剝義別設為貫魚宮寵之象所以

問小人改過遷善之門也五為群陰之尊能率其

類受制於陽无不利矣剝牀自足而辨而膚陰以

次而剝陽也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卑

望後先尊亦以次而承陽聖人至是則戒之曰與其以次剝陽而至於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為利哉

彖曰不利有攸往為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為小人勉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廢

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

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

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

是自剝其廢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

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止而

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廢也且看自古小

人欲害君子利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

存活得者否

按當衆實搖落一果猶留于木末之上食之則斷

絕其種曰不食不可食也輿在下而載上衆小人

順一君子之象廢在上而覆下一君子庇衆小人

之象君子得與則小人俱存小人剥虛則身與賢俱盡矣上九當剝之終吉凶未定如天若佑晉則為謝安之止桓溫而下亦得所載而安天不佑漢則為王允之死於催泥小人亦相隨以亡斯二者天也此爻獨不言吉凶聖人之意深矣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剥虛終不可用也程子曰諸陽已盡上九獨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於人將為復生之果爾蓋陽無盡處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者也

邱氏行可曰剝者言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為陰所剝也故卦以上九為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五陰爻則有與乎陽者吉无與乎陽者凶六三應陽則无咎六五承陽則无不利以其有與乎陽也餘三陰无陽可與則皆謂之凶然初六六二去陽遠而剝未盡故初蔑貞凶二亦蔑貞凶也至六四則已迫乎陽而剝極矣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

丁氏易東曰上九所謂下乘五陰衆陰為民民所載也小人而自剝其廬祇自窮耳世无君子小人安能獨存哉故曰終不可用也

按剝不可用終成小人之勿自剝其廬也避陰長而猶微則教陽以制陰之道剝陰長而已極故教陰以從陽之復

三三  
坤上

傳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性而復來來而復性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雲峰胡氏曰本義於剝之碩果曰剝未盡而復生

至此則曰剝盡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蓋陽元萌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元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其曰剝未盡而能復者指果中之仁而言也可見其所以為死者未嘗息其曰坤十月陽氣已生於下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可見其所以至於亨者未嘗驟前乎此自始而剝陰在內為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為主陽方行順境故其占為亨已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為陽為泰以至於乾也

鄭齋蔡氏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

隆山李氏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吳氏易學曰一陽來復名復陽復故亨向浸而出今浸而入曰出入無疾臨泰且至曰朋來朋而陽非柔曜也无咎陽之復反而復其故道也由始進否觀剝坤而復曰七日

汴水趙氏曰陽在剝則窮今復則道亨出乎剝入乎復无有為吾疾者不特一陽為爾自此陽到引類如朋斯來皆无悔咎聖人非若遊于悲故鄉以歸舊巢為喜也一反一復悲由乎道自是為臨為泰而天下受陽剝之福矣七日者爻之數地載神氣陽本在下進而為師為謙為豫為比為剝則六爻六日矣反而為初復其本屬凡七爻故曰七日乾坤之策當養之日以一策為一日此則以一爻為一日焦贛分卦直日之法蓋竊取於此卦之辭言亨言无疾又言利有攸往聖人喜陽剝之復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亨指來復之初攸往指既復之後

彖曰復亨剝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剝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馬氏賁曰曰復亨何也剝自外而反于內也剝反

而為主于內則內震外坤動而以順行矣是以已之動靜在道而无疾朋類之來亦无不就道而無過矣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理數如此天之運也利有攸往則反而長也天地有心不可得而見也復其見之矣

來氏矣鮮曰剛反對剛長反者言利之則窮上反下而為復也長者言復之則自下進上歷臨泰而至子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長也故利有攸往則反言方復之初則長言已復之後行亦動也言下體雖震動然上體乃坤順以

順而動所以出入往來无疾无咎天行者陰陽消息天運之自然也故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陽則用事君子道長所以利有攸往見天地之心者天地無心生之不息者乃其心也剝落之時天地之心幾乎滅息矣今一陽來復可見天地生物之心無一息之間斷也

吳氏易學曰剝反言方復之初則長言已復之後天行言往復自然之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閤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丁氏易學曰象以陽動取義象以養物於靜取義雷在地中養動於靜也先王以南至之日閉閤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所以養其德於陰靜之中也閤戶之謂坤閉閤也震為大塗商旅所行也閤戶故不行而方亦不省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傳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抵无祇悔不至於悔也

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初九速復於善脩身之道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傳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於仁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

吉也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傳三以陰躁厲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復也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履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如此誠齋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丁氏易東曰六四與初九為應所以從陽者非從陽也從道也况震為大塗非可行之道乎

六五敦復无悔

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雲峰胡氏曰不速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又曰不速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本義考成也

王氏介甫曰考自省考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於中

丁氏易東曰六五居中而能自考驗其所行故敦復而无悔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告同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居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進齋徐氏曰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

按此爻大旨惟胡氏炳文似之今為酌定其說云

坤體而居上體之上先迷者也故為迷復迷復之  
凶有天災有人害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用以左  
右其國君則凶於而國此不但一時為然即至於  
十年之久以其終迷也於用衆輔主一切當行之  
事終不能行凶可知矣蓋甚言迷復之不可如此  
迷復與不迷復相反初不迷而復迷則迷而不復  
也故復與頤復相反敦死轉易頤則屢易也獨復  
與休復相似休比初獨應初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丁氏易東曰復則合道迷則反於君道矣

汧水趙氏曰剝上九窮而反則元吉復上六窮而  
反則大凶反一也而吉凶異者道與失道之殊耳  
故曰反復其道

此氏行可曰復卦以初九為主其言不迷復无祇  
悔者喜一陽之來也其上五陰爻則有得乎陽者  
吉无得乎陽者凶二比初則曰下仁四應初則曰  
從道此皆有得乎陽者餘三陰无得乎陽者五去  
初雖遠以居得中位自厚於復无悔三處位不中  
以去初未遠類失而類復者也故雖屬而可以无  
咎獨上六一爻最遠乎初又居一卦之窮迷而不

復者也故凶

蘇翁別氏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  
故象象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  
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四  
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又不  
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者也上迷復反  
道則不知復矣

三三  
震上

傳復則不安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  
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

也

汧水趙氏曰於卦變為乾重震於爻變為二陰爻  
卦初三互易而變此卦以初之剝動為主然下卦  
尚於動上卦成於動故初往吉二利往三得牛四  
正固不動则无咎五應則疾上行有貴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貴不利有攸往  
汧水趙氏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  
曰利貞况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焉安得不  
利於正乎不然則貴且隨至其於往也將何所利  
楊氏誠齋曰程子言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

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死  
一毫之妄誠之至也死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  
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背而不  
利有攸往矣非死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  
不利於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背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  
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  
不利有攸往欲往何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  
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丁氏易東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者謂九自三  
而來初為動之主也動而健震動而乾健也剝中  
而應九五剝中而六二應之也大亨以正天之命  
也天謂上乾其匪正有背謂六三九四上九不正  
也五若動亦匪正也不正而行行而不正皆妄也  
故不利有攸往无妄天理也无妄之往何之也止  
於天理又何往為往者妄也妄則天理所不祐其  
可行乎

汁水趙氏曰卦由變九三之剛自下卦之外來居  
於初為震之主於下卦之內此以爻變釋卦動而  
不健其動易輟動而健動乃不息則既動矣動而  
不息矣或恐雖妄行則必失其正故聖人即九五  
以示訓謂以九五之剝中能應六二之柔中則雖  
健而不過於躁是大亨而行之以正固天之所命  
也不然天且不祐僥倖何之諸卦具元亨利貞者  
凡七自乾外皆以宜釋利以正釋貞至此卦則既  
辭亦以匪正反覆致戒予以知聖人作易取義井  
然不索學者特求之思耳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丁氏易東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物皆與之故曰  
物與也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  
故物與无妄也相與无妄相與以誠也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惟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物  
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汁水趙氏曰乾為天震為雷故曰天下雷行震之  
動有以出入為義者有以成為義者有以行為義  
者此則義取於行雷出地奮初發之雷行則轟鉦  
東西靡有定所斯時也陽氣畢達萬物與之无妄



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蓋奉天時之政也茂盛也  
月令春三月之政可以舉見

按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盛發之意自  
聖人心中說如肫肫其仁无有間斷的意思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以到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  
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楊氏誠齋曰九本體之乾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  
天者也動以天而无妄為往而不吉不得志哉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  
有不耕獲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  
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雲峰胡氏曰耕獲者種而畝之也菑畲者墾而熟  
之也諸家以為不耕而獲不菑而畲是從外添一  
而字惟本義以為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獲三歲  
之田始於菑終於畲不耕獲不菑畲者六二柔順  
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  
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也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或

曰利有攸往則宜於有為矣而以為无所作為者  
何也曰惟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為此所以可有  
為也

象曰不耕獲未菑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  
其占者无故而無災如此

草廬吳氏曰此假設其象以明之如或繫一牛於  
此乃邑人之牛也偶脫所繫而為行人所得邑人

有失牛之災亦適然不幸爾非已有以致之是謂

无妄之災

蘇翁劉氏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也  
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按詰捕之擾似是添出來的話頭今不用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草廬吳氏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其失者无妄之災  
以无妄之人居无妄之時災福皆非以妄而致

九四可貞无咎

傳四到陽而居軋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

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本義陽剝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誠齊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固而守此道则无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本義乾剝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

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責而无所利矣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

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青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佳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青時當靜而靜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傳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葉氏良珮曰上九无妄之至其曰有青蓋與乾之亢龍同義故曰窮之災也於无妄何病焉

三三乾下

傳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

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畜聚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傳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賸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

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

潘氏雪松曰天下惟陽為大亦惟陽為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李彭山曰有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于下是大德也成畜于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

按畜乾一也巽陰力小曰小畜艮陽力大曰大畜畜者畜之以成其德也何畜乎乾懼其過銳而或踰過剛而或折過大而或簡故畜焉以裁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妙機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凡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于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  
丁氏易東曰剛健乾也篤實艮也艮亦有光明象輝光日新也剛上而尚賢上九也自壯來凡自四

而上故也能止健以艮乾言也止者艮而健者乾也二五易位則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養其剛上之賢也應乎天者二五相應二乾而五天位也汁水趙氏曰剛健指乾篤實指艮乾之剛在下而健艮之剛在上而止健止胥摩而後德輝可親下不健則其動危於止而遽息息則不能光上不止則氣勢振於健而動搖搖亦不能光今上之鎮止愈力而下之剛動愈健是以其光與日俱新剛上指上凡尚賢謂六五尚上凡之賢上凡之剛屹然在上乃特立獨行富貴威武有不能屈者大君尊崇而嘉尚之以其能止乾之健也然健不易止稍有不正則反為健所戾今能止之非大正不可大畜之義在已則為畜德在人則為養賢伐檀素餐之刺不家食未必吉也必上有養賢之君而後詔爵詔祿可以揚名當時垂休後世斯其所以為吉也不然上之養者非賢下之求養者不以道如此而食於公上一旦身嬰戮辱何吉之有司馬直猶不能免況它人乎天乾也謂六五能應乾之衆賢可資之以濟川也

按剛健篤實輝光止渾成說所畜之大大畜將以

用之也而健乃驚悍之人其能畜止之者必剛健  
萬寶輝光日新之德也有其德矣又剛上而尚賢  
尚賢則健肯為之止居上則勢足以止之大正者  
大畜止健之貞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  
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  
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志識  
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愚按天積氣也今虛空中無往而非積氣亦無往  
而非天山有空洞廣積氣未嘗不在焉謂天在山  
中實有之亦未為不可也

丁氏易東曰天包地下天之陽氣自地而上以至  
于山山能畜聚非天在山中乎就為言為行為德  
良能畜之

邱氏衍可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為  
小畜山以形畜形畜則固故天在山中為大畜大  
畜言畜德小畜言德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

之小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

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  
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雲峰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  
畜以自止為宜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  
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丁氏易東曰已止也初九能止則不犯災初九无  
過四非正應過在彼耳災自外至非肯也

九二輿說輶

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  
不進有此象也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丁氏易東曰九二處得中道上應于五故无過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利有攸往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  
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馳逐之象  
焉然過則號進故其占必戒以堅貞閑習乃利於  
有往也日當為日月之日

按考工記周人上與車有六等之攷也人也父也戰也示也於也皆衛名

象曰利有攸往合志也

丁氏易東曰九三以剛往雖非正應以同德合故曰上合志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輻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丁氏易東曰六四止別者也爻位居柔以柔道止畜之別柔相應所以喜也

六五贖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進齋徐氏曰壯豕曰豨攻其時而去之曰贖所以去其勢也豕牙二也贖之者五也此用柔畜剛之道也

呂氏大防曰四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剋

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

厚齋馮氏曰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九居上為之助者也外無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內無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達无礙如天衢然故其象占如此

白雲郭氏曰觀童牛之牯則知有屬利已矣觀贖豕之牙則知與說輻矣觀良馬速則知何天之衢

亨矣蓋乾健為艮所止是以三爻各相類

邱氏衍可曰大畜六爻上三爻艮為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受四之畜者故初言有屬利已四言童牛之牯二與五應受五之畜者故二言與說輻而五言贖豕之牙此四爻皆已成畜者也至三與上應始與上合志而同進故三言良馬速而上言天衢亨也至此畜道散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丁氏易東曰上九天衢大道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始為同德之相畜終為其道之同亨故曰道

大行

華氏良珮曰卦象取畜止畜聚二義大象取畜聚義六爻專取畜止義初九進則有屬惟利於已知難而止者也九二處得中道能脫輓而不行時止而止者也九三與上合志其進也如良馬之馳逐此畜極而通之象然猶以艱貞閑習為戒者慮其可進而銳於進也六四當大畜之任能止惡於初若童牛始角而加之以牯則大善之吉也六五制惡有道得其機會故其象為豮豕之牙其占雖吉然比之於四則有間矣或問六四元吉傳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也曰論為力之難易則四為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為廣故曰有慶上九之亨畜極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為象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其斯以為道大行乎

三三  
震下  
艮上

傳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順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順所以次大畜也順頤之象順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

順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仰氏衍可曰頤頤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聚畜之象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全順之象見矣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仰氏衍行可曰此卦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人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為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為

黃氏成孫曰今天天地也萬物也上動而下止者也物之下動而上止者惟頤為爾是其為頤者震也震繫於艮而後動艮不止之於其上震雖動不能也則所以為頤者艮也非震也故動不自動其靜者動靜不自靜其止者靜夫能止其所止則頤

之道盡矣

按順中之虛元未有物故當於未受外物之時擇

其所養若有物則為噬嗑非順也

象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順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

朱子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

馬氏蹊田曰順貞吉者養以正則吉也觀猶省察

觀順者省察所養之道也自求口實者省察其自

養之道豈惟人哉天地之養萬物在於正位而不

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在於正身以取人亦皆以正而已養之時不亦大矣乎哉順其所養自養而

已聖人恐觀者不諦故別而言之也

按人賢賢然盡養也聖人特發觀順之義曰觀其

所養曰觀其自養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

萬民極贊順養之大益不出自觀所養中矣

象曰山下有雷順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順之象也順動而出者言語

也動而入者飲食也慎之節之皆山之止義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傳朵頤為朵動其頤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龜延故以為象

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朵頤也朵頤欲食之觀初九

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

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抱陽德而下伏不當養人之任宜舍光而恬為靈德自養之龜至貴固自在我乃舍之而觀上之

朵頤蓋不無歎羨之意焉故設為爾我之辭以暗

之不足貴言有貴於己者而自喪之也夫初九動於觀耳輒蹈不自貴之凶然則養正之士志可嘉

動乎哉惟轉觀我貴焉可矣

六二頤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本義求養於初則頤頤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

往而得凶邱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雲峰胡氏曰養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頤拂

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頤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

吉可見矣震動故凶艮止靜故吉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丁氏易東曰六二行失類者欲從初則為類若就上則為拂二與上非其類也

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本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順矣既拂於順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中流張氏曰悖釋拂意

六四顛順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

自養况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

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

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

顛順然已不勝之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

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

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

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雲峰胡氏曰二與四柔順得正皆曰顛順而吉凶

不同何也卦有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二下比初

之陽又欲上求上之陽而用其心故凶六四柔順

唯知下應初剛上非其應也虎視眈眈下視初九

之陽而專不以上之陽問之也其欲逐逐求于初

之陽者不已也求養于下以養人求之既專又繼

繼求之不厭乎教故其養人不窮非特吉且无咎

矣

象曰顛順之吉上施光也

丁氏易東曰能下初之賢以養德則足以養人故

曰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

九之養以養其下是已拂其常矣故其象占如此

五居位以養天下為經才柔不克養反倚養於上

九故拂經順從能且以養天下亦足以安常自固

而濟艱非所任也焦釜居貞吉不可涉猶洪範用

靜吉用作出之例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大君之志志在養民苟得天下之賢者委以牧養

之寄使吾民咸得所養足矣何必盡出乎已而後

為正哉爻所謂居正而吉者謂能順時以從上也



上九由順屬吉利涉大川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屬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

錢氏飲光曰陽實陰虛群陰莫不由上九以養曰由順如豫之由豫夫以人臣而居盛勢能無屬乎然其德陽明大居順而從之宜竭才力濟天下之艱險可笑大有謂舉天下咸賴其養也

雲峰胡氏曰五不可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

按朱子云順卦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

養人四五雖資初上之養實是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者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六爻之中動而求人以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與推以養人者皆吉口容止故也

象曰由順屬大有慶也

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柢于屬之一辭同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屬也葉氏良佩曰六爻自三以下皆自求口實者也以震之動而凶初陽剛足以自養矣乃以應四而動於欲故象曰含章重遷觀我朵頤從外誘則失德

凶可知矣二賴順則拂經于邱順則非其類下陵

而上撓征凶可必也三拂順之貞於上為盜臣於

下為剝民之吏於隣為侵牟之夫於自養則為縱

欲傷生之人凶則甚矣十年勿用者何卦二奇四

偶其數十言在順之時終不可用也无攸利言在

順之位无所往而利也自四以上皆觀順者也以

艮之篤實擢光而皆吉四與五居居相之位四應

於初五比於上自知不足而能資求於上下之賢

才以養其德由是天下必得其所養矣故曰順以

從上上施光也上九由順屬吉者何知天下由已

以養也格君以成其德則納約自牖而无一時之

或安求賢以及萬民則捫髮吐哺而无一事之或

寧夫如是則天下咸得其養非吉而何即天下有

艱險亦必有以濟之而不失其養此所謂大有慶

也

三三 賢下 先上

傳順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

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順

也

大過揲乾利有攸往亨

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撓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兌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而得亨也

按四陽居中時事大過乎常為大過棟陽象二陰不能勝重故至于撓明乎濟過非則不可而剝中巽悅又過而不過以是往極則能挽極重之勢故利而亨亨意全在往字內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則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朱子曰大過自有大過時事如堯舜揖讓湯武征伐當過而過只是事之平常耳

廬陵歐陽氏曰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為何也天下事類非到不濟則雖惡乎過然可倚以主斷况巽以出之說以行之夫且融其利於中操斯以往亨可必矣然乃亨當玩謂安而止為則不可

丁氏易東曰大者過謂陽爻過於陰也下本上末巽下陰兌上陰本末弱也四陽之卦多矣此獨謂之過者以本末弱也則雖動而皆得中謂二五也巽而說行下巽而上兌也利有攸往乃亨過而得

中也又避之六二往上壯之初九往五也六二往上而二成九初九往五而五成九亨也故利有攸往而後亨也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往而亨也大過之時大矣哉贊辭也

按大者過也但謂任重之過本末二字皆從木以一陽蓋藏於木下而根株回暖故為本以一陽蓋散於木上而枝葉向榮故為末大過巽下陰兌上陰本末弱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本義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丁氏易東曰澤至於滅木蓋澤溢而浩浩湯湯時也可謂大過矣澤雖滅木木之屹然者自若獨立不懼之象天下非之而不顧舉世不知而不悔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傳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樣根也  
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  
妻情能成生育之功也

陽二比初所為高明乎克者也天下事尚可為故  
象發生有機生育有望者然二象一意无不利則  
大過之勢挽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與比也取剛過而濟以柔之義

司馬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

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  
位為美

九三棟桷凶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  
剛不勝其重故象桷而占凶

按三四在一卦中皆取棟象三則居剛過剛則折  
以卦中棟桷屬之蓋下卦上實而下弱故桷上卦  
上弱而下實則可載故四曰棟隆

象曰棟桷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雜卦傳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支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  
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  
吉也隆起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  
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陰相應是有他  
也有它則有累于剛雖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  
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  
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  
與二友

按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  
婦再嫁而夫未娶者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  
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蘇氏子瞻曰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凶然其意則不可答也

邱氏衍行可曰大過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兩爻重則不中過者也論爻位則二四以別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別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二柔亦以不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无咎上陰躐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凶是知履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三三坎下  
坎上

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傳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惟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吳氏步學曰身處坎中不亨矣維心則亨不為所陷也古人履患難而不憂不懼獨恃此心亨耳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習坎重險也上下皆險也水流而不

盈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也行險而不失其信信謂孚也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月臨地之坎位或對地之坎位則潮必至觀於潮可以知其信矣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指二五言也二五居中象也行有尚往有功也謂二動應五也往者二而功者五也此且自臨取義天險上坎也地險下坎也五為天位故曰天險二為地位故曰地險險之時用大矣哉不言坎而言險坎有限義有險義但言險之用大非以坎陷言也  
汧水趙氏曰坎三畫之象為水坎二陰之象為險

險者水之所行也坎為流水克為止水言水流猶  
云游至皆明重險之義水猶則盈水流則不盈故  
坎澤有時而滿江河則不舍晝夜水之就下行乎  
險者也至平生為春夏而汪洋秋冬而數涸天下  
之至信出焉凡人之情按節舒暢於康莊之途則  
進止有度不與其常及驅車於峻坂陵谷之間則  
步驟擾亂疾徐无章所貴維此心以求亨者以二  
五之別各居其中也別故不繫於險中故无親遇  
論詐之患是可以行險矣夫然後行則必可嘉尚  
往則必可有功是足以出險矣夫險固所以為難  
然有而用之亦足以防難是險者夷之用也天積  
虛以不可階升為險故能神其道地積形以山川  
邱陵為險故能蓄其富山川邱陵不能偏堪與也  
王公是以鑿斯池築斯城主閔饒保障自人設險  
以守其國故能中夏又安四夷不侵是皆善用其  
險者天地用之為天地王公用之為王公險之時  
用顧不大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汧水趙氏曰坎為水重坎故云洊坎之水流故云  
至善乎已為德行乃自履險之道常之則不以夷

險易其節以善及人為教事乃教人以履險之道  
習之則更審多而履置合理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山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傳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虞不得當  
非能出乎險者也唯益陷入于深險耳窞坎中之  
陷虞已任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  
此

汧水趙氏曰猶云得道則免不可盡誨之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本義履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  
而得中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與入坎不同時猶未出險中非才德不足以  
濟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  
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  
倚着未安之意

按來險也往亦險也前險也後所枕者亦險也无

所往而非險則惟入于坎窞而已處險而陰柔又  
不中正其道豈可用乎以此知其欲濟險而終无  
功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項氏平甫曰坎卦尚往利則不利柔則能往柔不  
能往也六三豈不有志出險而成以勿用才不到  
位不正時不利也玩一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  
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本義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則柔相際故  
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

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  
其占如此

按樽酒一樽之酒也簋飯貳副也一簋之食而有  
副焉是貳簋也缶樂器離卦鼓缶洪書擊缶而歌  
為鳥然則缶凡器而可擊以歌者也酒以一樽簋  
以二樂用缶缶其禮可謂薄矣艱難之時用此薄  
禮由間道以通其誠於君焉始雖艱阻終則无咎  
之道也居謂五以四柔近比五則所謂則柔際以  
此

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陸氏居敬曰缶之義為朴誠牖之義為因明用誠  
而薦則樽簋亦歆因明而通則約結彌固象謂當  
坎之時則柔相濟故其爻如此

按觀孔子小象以樽酒簋飯為句則本義所引昆  
氏之說以貳用缶為句者其非明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列中正居尊位而時  
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坎不盈祗既平字他无說廣看來只得作  
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

與五雖是陷於陰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  
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

雲峰胡氏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祗既平則无險矣  
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  
不如五之既平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雲峰胡氏曰大有六五以柔居五則曰大中坎九  
五以剛居中乃曰中未大者大有之時柔能統剛  
重坎之時則猶陷於柔也

按中德非有大小以在險中未大有所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出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按楊用修解徽纆索也三肢為徽四肢為纆言叢

棘則在地上非坎窩此坎之終也六陰柔居險絕

繫之寘之至于三歲終不改圖莫得出險之道故

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葉氏良珮曰習坎卦辭以有孚為心亨之義故六

爻推以剝中為善六四剝柔相濟亦得无咎自餘

陰柔不中正者皆凶而无功

按初八險最深上履險最極皆曰失道凶以此

三三離上

傳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

次坎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汴水趙氏曰上下二陰分麗乎四陽之間故仍經

卦之名曰離陰柔不能以自主必求其所麗今麗

乎陽得所麗矣然必利乎正其道乃亨牛順獸也

牝牛順而又順者也兩陰皆中是為牝牛四陽蓄

其外得其吉也凡陰之正而亨陽之蓄而吉皆由

乎中中其可貴也哉

楊氏誠齋曰明故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

利貞亨明過必剝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

牛吉

雲峰胡氏曰麗則易至而不正麗而正則亨矣以

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剝健而行之於

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

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

故以正為吉

按養其順德於中即所以消其炎上之躁性也故

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丁氏易東曰日月麗乎天謂上離也百穀草木麗

乎土謂下離也重明以麗乎正此舉成卦言上下

皆離也柔離乎中而六二蓄麗乎正也麗乎中正同

德相應所以亨也此釋利貞亨也離得坤之中爻者是以畜牝牛吉也

焦氏弱侯曰日月星辰麗而明其不麗者碩隆薄傾矣人見其明而不知其麗也百穀草木種之則生播之則死人見其生而不知其麗也大人象之重明麗乎正以化成天下人之視聽聰明超避了然於中所謂明也其為君也紀綱號令生殺予奪曉然於外亦所謂明也雖然明有形也正無形也人君未有不因其明者卒至於蔽蒙昏塞而不足以明何也知其明而不知明之所麗也聖人以天地為日月百穀草木之麗而以正為明之麗此微言篤論也知其正而後重明麗焉於是照乎四方充辭而湯之道也

按離者何也附麗之也豈惟火為然哉觀乎日月必附麗乎天以代明百穀草木必麗乎土以生長蓋凡在天成象者皆麗于天在地成形者皆麗乎土凡物皆如此豈獨火為然也然以卦體言則重明以麗乎正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以卦爻言則柔麗中正君臣契合而其道大亨離之貞亨如此是以麗人麗于人者皆宜畜以至順之德斯獲吉

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丁氏易學曰明兩作離離為日天无二日故以明兩作言之今日之日明日之日相繼之象以君德言之緝熙光明之象也故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四方取四陽爻而言

陸氏農師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超而下者至也

按離明即重明如言新又新也不必泥繼體之說只作緝熙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本義以剝居下而履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或占者宜如是也

吳氏易學曰蹇足之初泰差不齊曰履錯然初居離始未有所麗一昧于從其咎大矣惟將進之始知所敬慎庶幾可免蓋初承二而應四二可與麗也四不可與麗也敬之不過決擇于斯二者而已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傳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吉之占也



本義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誰以中  
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凡三日居之離不致玉而歌則大賁之嘆也

本義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  
以自樂則不能自廢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趙氏茂實曰離為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  
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義之所  
謂年在桑榆賴然竹陶寫是也大莖之嗟是以憂  
度日也趙孟所謂為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凡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而凡四以剝迫之故其象如  
此

雲峰胡氏曰坎離在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深致  
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  
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而上也水  
木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  
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火性躁故突如其來真有不戢自焚之意意者致  
以辟咎如初而可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  
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  
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  
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  
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畏懼如  
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  
不懼則安能保其吉耶

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  
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雲峰胡氏曰凡三之嗟以死生為憂者也不當憂  
而憂故凶六五之嗟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  
憂故吉

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  
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  
勢而明眾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吉也不然

豈能安平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則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則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則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誅誤則何可勝誅故但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及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南軒張氏曰離有甲冑兵戈之象而司馬列於憂官蓋有以也

按朱子以有嘉折首為句還從傳為是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邱氏衍可曰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二陽也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離之性上上離則炎上之太過故下離為安又二得位而五不得位也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其四陽爻則履陰內而為陰所麗者最凶是以三言日昃之離四言焚如葉如以皆在二五兩陰之內也若初上二陽

初明在下故知以敬而辟咎上則在外故能以征伐而正邦也

葉氏良玘曰取卿先生郭暢軒之說有云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以乾坤為體以坎離為用也坤得乾之精為坎乾得坤之氣為離坎離重而合則為既濟天地絪縕斯既濟之象也夫是之謂易未有天地不交能生萬物者是故易生生之義也

按征伐非王者本心洪範八政師居其末此爻一卦之極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夫以至明之王行不得已之征象曰以正邦明非賁武也

硯北抄

周易下經

北平黃叔琳

丁氏易東曰上下經雖以簡冊重大分而為二然非無義也先儒以為上經天道下經人事失於夫離獨蔡伯靜謂乾坤者對待之辭坎離者對待之交咸恒者對待之行既未者對待之雜又曰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恒坎離發于中者也震巽艮兌動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常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此說為當今附見之

三三見上

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離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

雲峰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咸恒合為一體上經承无言女者下經家人姤漸多言婚姻之事而首于咸見

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媿姤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本義咸交感也先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先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

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咸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雲峰胡氏曰咸皆也无心之感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貞此言感之道當如此取女吉專言取女者當如此女以貞靜為正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女也不可取矣

楊氏誠齋曰乾坤陰陽之辨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汴水趙氏曰咸皆也書之咸建五長咸有一德是  
也今訓咸為感蓋以兩卦皆感非以文為別謂咸  
无心而感有心也咸本變六三之柔上上九之剛  
下故曰柔上而剛下陰陽二氣一感一應彼此相  
與陰陽皆感咸之義也艮兌二德為止說艮下兌  
上為男下女取女婚姻之初也古者昏禮婿執鴈  
親迎御輪三周比下於女也女子履室必待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婿又親迎而後從夫如是乃亨乃  
正用以取女則吉也人倫之道莫大於夫婦咸之  
先良婚姻之初也厥初不正後將奈何夫婦之初  
咸感至真男之心止而專則女之心說而應男之  
止无斯於女而心自說者此咸感之所以為妙自  
然而然不可以它求也天地之感氣也氣感則萬  
物化化生生而不窮聖人之感心也心感則天下  
和說而平夷夫心之感豈曰繫之維之以強其束  
也天下固有人心之本同者固其本同而感之則  
天下无不說應觀所感之本同則可以見天地萬

物之情見天地萬物之情則聖人之情從可見矣

馬氏贊義曰卦名咸者何咸之義也其亨而利貞

取女吉者何柔上而剛下剛下於柔二氣相交此

感而彼應以相與也艮止而感之專兌說而應之

至以少男而下於少女皆誠一不貳是以亨利貞

取女吉也蓋惟男女然哉天地之化聖人之治亦

咸而已矣蓋天地之於萬物匪逐品而造作之也

二氣交感自化生而不息也聖人之治萬民匪家

論而戶曉之也以心感心自和平而成寧也觀其

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不外乎一感而已輔

世而國治者可不明乎感義徒以智力圖之哉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丁氏易象曰山澤通氣者也山體內虛澤氣上通

交感也君子體之虛其中以受人

揚氏誠齋曰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

故咸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本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咸於最下咸拇

之象也感之高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

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丁氏易東曰初六之動應九四之所感未深而志已動矣夫咸卦六爻各有應豈欲其不感哉欲其感以正也初應四正也而九四志在少女九欲往

上故初未遂其志也

楊氏誠齋曰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初六拇也感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腓也脂也輔頰古也應乎心而動靜者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所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履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丁氏易東曰九五正應為三四所隔若化三而動則凶然六二中正苟守道靜正則不出矣故曰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中溪張氏曰陰性本靜二能順其性而不動則不至有私感之害矣六二之居吉即洪範之用靜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性吝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也下二爻皆欲動者也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汴水趙氏曰以九居三皆陽而動故感于其股陰則隨陽是隨者柔之道也九三之剛不知以止為感而固執其隨人之道往而求感有吝而已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雷峰胡氏曰彼不處而我亦不處不能自主而日究乎汚下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感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該咸

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懷懷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汴水趙氏曰吉與悔為對守正則吉而悔可亡失正則凶矣何止於悔而已邪此聖人教人以處九四之方也但四當往來之交欲往而求感於人欲人之來感於己未免懷懷然竟无定計上下二陽之朋又從四而求所思思愈多而感之道愈乖矣楊氏誠齋曰凡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任思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懷懷往來未光大也

本義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汴水趙氏曰感以正感之吉也感不以正感之害也四能正則是未感於害悔宜可亡何乃心思往來而弗寧乎則感感之道湮晦而挾隘矣其以心求感者乎

九五感其晦无悔

本義晦背向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汴水趙氏曰艮稱其背一身之最止者也感於

其所止何悔之有然乃无情之止則亦不能為感矣故亦不言吉

象曰感其晦志未也

本義志未謂不能感物

上六感其輔頰舌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履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象曰感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本義滕勝通用

童溪王氏曰以心思感人所感已狹况滕口說以感乎於是感道衰矣

邱氏衍可曰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拇腓肢隨體而動應感者也晦不能思无感者也輔頰舌以言為說不足以感者也皆不能盡乎感之道惟四居心位為感之主似知感之義者然无心者固无所感而有心者懷懷往來亦不能以感感之道其難哉大傳曰夫易何思也云云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感感之道也

三三

巽下  
震上

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  
後受之以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本義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  
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  
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  
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  
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汴水趙氏曰純亦不已者久也久故能通通則无

疑滯之咎然通久或有弊必利於守正守正而自  
蓋亦不可以久必利有攸往而後其道為不息也  
進齋徐氏曰利貞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  
恒也由此知恒之貞而不易者恒之利者也恒之  
有攸往而不已為者亦恒之利者也本義以為利  
於守貞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利於守  
貞利字似未為分曉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汴水趙氏曰初九之剛上為四六四之柔下為初  
故曰剛上而柔下剛上柔下則上下之位為可久  
震巽胥遇故曰雷風相與與猶可者與之之與雷  
與風則咸烈風與雷則聲遠是相與之勢為可久  
巽而動者二卦之德不懦不盡其巽以久剛柔皆  
應者六爻之情不拒不疑其交可以久合是四者  
故曰恒已上釋成卦之由與卦象卦德爻位此下  
乃釋卦辭事有因革道无變遷時有今古道則長  
存久必於其道而後可儻非其道則亨者否而咎  
且生矣天久於覆地久於載天地之道何有窮已  
所貴於攸往者謂事雖有終我行不已則終者復  
有始所以體天地之道也日月得天運動不息故  
能久照四時代謝變化不息故能久成聖人法日  
月四時之所以久者久於其道而天下之化以成  
觀其所以久者如此則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與  
萬物之所以流行而不窮者其情可以見矣故曰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馬氏陸田曰震巽而為之恒者何也剛位於上而

柔位於下道之常也長男長女以相與亦道之常也內柔外動而无違則柔相應而不孤亦常也是以謂之恒也恒言无咎利貞者何也道者正也久於其道故如是也天地之道亦恒久不已而已矣故亨无咎而利于正為利有攸往者何靜終則動始也變通而无已也此即天之道也日月得之故一往一來而能久照四時得之故一變一化而能久成聖人之道猶日月之代明為四時之變化為陽舒陰慘而久於其道則天下安於經常之道化行而俗成是皆恒之道也觀其所恒則天地萬物之情皆於此而可見恒之道其大矣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主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常所也

楊氏誠齋曰終始變化者恒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恒所以而不變

汴水趙氏曰震為雷巽為風二物至不能久而天地之化所以能久者雷風也方所也君子卓然有主不易其所是可以體卦之德

初六浚恒貞山无攸利

本義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與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楊氏誠齋曰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于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淺淺則出君子度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

王氏申子曰恒久也天下可久之事豈一朝一夕所能致者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震恒之初是方為可久之計者而遽為求深故曰浚恒非急暴而不能恒則必苟且而不可恒矣貞固守此以為恒取山之道也何所利哉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求不當深而深此所以凶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楊氏誠齋曰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恒久于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性恒乎故擇中庸無祇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楊氏誠齋曰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恒者也其德无恒不可以作巫醫

為卜筮雖乎免於羞辱矣蓋忽怵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繙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汧水趙氏曰重剛則勇於為善器懦則擇善不固其為德必不能久不能久則或承之以羞耻矣儻固而不變本道也

葉氏良佩曰不恒之人無所用耻人亦莫不以耻承之位貞而德不恒故曰貞吝此看貞字從本義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

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楊氏誠齋曰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去者貪得而不止如日獵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楊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願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耶汧水趙氏曰居而當位雖暫可以得禽苟非其位雖久奚益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按六五中矣然剛而中可怕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常也

丁氏易東曰恒其德貞婦人吉此以六之德言也夫子凶此以五之位言也以順為正妻婦之道若下體之巽婦如此則吉矣五本震夫乾之長子豈所宜哉婦人吉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者也若從婦德則凶矣非所以為常道也咸恒為夫婦咸取少男下少女之義而六二九五未嘗不正位也

恒男上女下位則正矣而六五九二未嘗不男下女也故示戒於五也恒為夫婦亦於此爻見之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履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王氏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  
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履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  
為恒無施而得也

丁氏易叢曰恒不可復振恒可乎巽震皆躁所以

三  
三  
三  
乾艮  
上下

於卦變為乾重艮於爻變為二陰爻變之始卦以四陽避二陰為義六二為致避之主初在二後不可避三切近於二若有所係而不得避四已在外五居尊上居外卦之外故其於避皆吉利而上則真避者也

遜亨小利貞

本義遯遯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  
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

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勢不可  
以不遜故其占為君子能遜則身雖退而道亨小  
人則刊於守正不可以其浸長之故而遂侵迫乎  
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  
爻相類

按避事為君子言也告君子使避去不去則見害於小人矣小利貞為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正則凌迫乎君子雖已亦有所不利也君子以避為亨小人以靜正為利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本義以九五爻釋亨義

小利貞浸而長也

本義以下二陰釋小利貞

中溪張氏曰臨之象剛浸而長遯之象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逝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陰方浸長虛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  
楊氏誠齋曰吾讀易至進而嘆曰避其見聖人之  
心乎聖心為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避亨

避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望悖悖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居位而與二為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盡而猶曰速聖人之心任天下如此故曰避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微俸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俸於萬一也

汴水趙氏曰君子之避非辟禍也非畏小人也二

氣不能无陰生人不能皆君子小人之始於避處於否極於剝今二陰矣其勢方來其氣甚銳及是而避以至否之不亂羣觀之神道設教剝之順而止之於消息盈虛之際處得其道則可反而為復而六陽朋來出入无戾此避之時義所以為大非小智鄙夫所能為

象曰天下有山遊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遊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丁氏易東曰天喻君子山喻小人小人浸長如山

之侵天以下陵上君子進避若天之遠山天則不可階也如此遠小人所謂不惡而嚴小人自不敢犯也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

傳他卦以下為初避者往避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避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處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處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本義避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楊氏誠齋曰進處後則速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處處避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避九五剛也則又避九四剛也則又避故上為肥遯五為嘉遯四為好遯皆善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避之最後故為避尾故危厲而災

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避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侯氏行果曰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避獨守中直堅如華蒙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族之父師當此爻矣

吳氏終畎曰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避者也故六二不言避

辰齋蔡氏曰就隱避上說如何見是中順蓋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順

按莫之勝脫喜二之從五者固也傳以為不可勝言恐未是

凡三係遇有疾厲畜臣喜吉象曰繫避之屬有疾憊也畜臣喜吉不可大事也

三陽避者也與二陰同體相比有所繫應曰繫避夫藏用而御浸長之陰者必其中一無所繫乃可稍有繫焉則用不神且府疾而基危也獨以畜臣妻吉耳臣妻不能不懷以私豈可幹旋天下大事哉臣妻指陰憊弱不斷也

凡四好避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避小人否也

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乾之以避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凡五嘉避貞吉象曰嘉避貞吉以正志也

傳避非人居之事故不主居住言然人居之所避遠乃避也亦在中正而已

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避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白雲郭氏曰以正志者凡五嘉避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我之志而已此其所以為嘉也

上凡肥避无不利

傳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避者惟飄然遠逝无所繫滯之為善上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繫是避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避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避如此何所不利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避之遠而履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按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三有所係則疾上無所疑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汴水趙氏曰四陽之中三係於陰四五應於陰皆

不能不自疑至上則疑慮盡亡蓋无有不利者矣

平庵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

革為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

為肥遯

三三乾上

大壯利貞

本義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

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按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故遯言小者

利於貞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故大壯

言大者利於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壯在天地為四陽之長氣甚壯在國君子類

進勢甚壯柔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

由見其壯壯而大者剛動自正也獨稱天地之情

與咸恒萃巽天地大故也無不覆載故無私覆載

其見正大之情以此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易傳曰當雷不需太陽弱也雷在天上剛以動也

大壯之象

按君子體壯以自勝為強故非禮弗履橫渠先生

曰克己復禮壯孰甚焉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居下而當壯時

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

故其占又如此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言必窮困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履得中則猶

可固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固中以求正然後

可以得吉也

白雲鄭氏曰九二固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

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徂徠石氏曰壯惟小人用之君子則否罔不同也

楊氏誠齋曰凡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為小人勿用則為君子小人如欲為善於閒而狃於勝喜於閒投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羸其角而後已羸與羸古字通用故雖貞而亦厲而况不貞乎用則无所用也羸其角鄭有作羸

按此爻惟石氏介與誠齋之說得之

凡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次問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凡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別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凡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凡三遇九四之藩而凡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與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輹俱壯而輹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程子云輹與輹同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羸羊于易无悔象曰羸羊于易位不當也

傳羊群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雖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群羊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群陽雖壯无所用也象言所以必用柔弱者以陰柔居尊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

楊氏誠齋曰六五當衆陽咸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

上六敗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天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雲峰胡氏曰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遇剛必至於自困

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兼壯終有變之義

葉氏良玘曰上壯終動極而六之才質本柔故有

艱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之象其占无所利可知

若能艱以處之則為善用其壯矣故曰言蓋詳其

終可進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言發不長也

王氏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

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履壯則觸藩矣

按此卦諸家之說俱未盡然惟王輔嗣為得之聖

人作步維每寓扶陽抑陰之意然則不可過又須

濟之以柔如乾之群龍无首之類乃為善用易者

似不可以一例求也大壯以大者壯剛以動得各

然又利於貞大者正方能全其壯初九九三爻

位皆屬陽剛故初九而三屬九二九四以陽居陰

故二戒以困中求正必正而後得吉四戒以必正

乃吉而悔亡藩決不羸即本爻不極其剛故象如

此而壯于大輿之覆几剛而濟以四之柔則柔相

濟方无困阻而可以行亦非止四前二陰為藩決

不羸也以此知三之觸藩羸角亦就本爻過剛致

困而言爾六陰而五陽位互兌有羊象羊剛狠之

物由互而取象而六居五為柔中為喪羊以和易

之象故无悔上六為重兌故亦有羊象壯終動極

故又有觸藩象爻質柔而卦體動故進退不能而

无攸利然猶幸其不剛也故能艱以安乎柔而不

進則吉艱則吉即所謂利於貞也諸爻多羊象皆

以卦之互兌重兌而取非止以剛狠而取也諸爻

與卦辭同只大象尚剛壯自為一意爾

三三坤上

傳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感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

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

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本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

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

自悅而東為六四之柔進而止行以至於五占者

有是三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楊氏誠齋曰康侯者治安之侯也錫馬蕃庶而恩

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雲峰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居之至明而柔者不能也

按晉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順而麗乎大明之德為順德之臣而附乎大明之君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為明而柔者之在居位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義昭明之也

雲峰胡氏曰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該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

雲峰胡氏曰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進之初人多未之信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楊氏誠齋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寧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為憂而不以進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易筮曰仕進之日無識者或志得意滿以取敗初二皆柔體初自抑而如摧二自飲而如愁故吉二

如字乃其象如此非真有摧之愁之者也

按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欲進見摧二无應若可愁也而受茲介福聖人皆成之曰貞吉蓋不以應之有无為吉凶而惟以不失在我之正者為吉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象云上行者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



衆志之所同也

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也

易會曰衆何以允允其志也易允其志以其麗明也觀三所以志行則衆之上行者可知已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楊氏誠齋曰虞遜惡後虞晉惡先九四以剛狼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群下之上踞三陰之前貪大位

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危况不正乎

按九四剛而不中不正欲進不能如鼫鼠鼫鼠蝓蝓

蝓也蝓蝓能飛不能逾屋能緣不能升水能浮不

能渡谷能穴不能棲身能走不能先人者也五技

皆劣四爻當之固守大臣之位尚恐有厲况能動

乎世以鼫鼠誤作碩鼠碩鼠自是大鼠鼫鼠蝓蝓

乃今土狗也九四在卦爲廉僕任爻爲鼫鼠隨時

變易如此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楊氏誠齋曰以剛狼之強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中溪張氏曰待衆允而悔亡者六三是已不待衆允而悔亡者六五是已六五爲自昭明德之主天

下臣民莫不順而麗之何悔不亡苟能得失不累於心勿勞憂恤持此以往吉无不利也

楊氏誠齋曰六五柔主也宜不主者也宜悔各宜憂恤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

勿恤以往必吉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

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

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

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

五柔主易爲能兼此四慶而有之曰主德尚剛惟

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蓋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

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

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暝暝死矣乎惟柔故明

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

而莫盛於朝日則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泰明蓋

日之為明朝則升中則傾居之為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謂其柔而不立哉

吳氏易學曰當時諸侯如初與二三之柔而順四上之剛而厲其失得較異皆一切勿恤洞然而忘此群下所以罪見其忱而往吉無不利與蓋居臣相遇文明之化成慶之大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傳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則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違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于厲而吉且无咎也履屬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可吝

按此爻誠齋易傳最勝其說曰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雖

思伐人而已其代人也不能威服天下亦維用伐其私邑而已聖人於此以為若不用則明而有自危之心尚可許其吉而无咎或拔其剛明而自以為貞固則為吝而已矣吝則維用伐邑於晉道未為光大此其所以可吝也晉卦以柔進得名故柔爻多吉晉之道慈剛也

三三 坤上

傳進不已必有所傷明夷所以次晉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居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居在上明者見

傷之時也

明夷利艱貞

本義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雙湖胡氏曰卦辭文王所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明夷曰利艱貞終守且辭而不失其正不可見於此乎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雖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丁氏易東曰明夷之象在利艱貞而已貞正也二得正位而六五不正乃下正而上不正之時也內文明而外柔順內離而外坤也內文明而外柔順者文王也文王有聖德以服事殷故曰文王以之利艱貞當艱難而守正能晦其明者也內離而能正其志所謂利艱貞也箕子伴狂為奴能晦其明而正其志者故曰箕子以之此明夷之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丁氏易東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體坤之象以莅

衆坤衆也體明入地中之象用晦而明離文明也

彖言晦其明象言用晦而明義猶不同晦其明言

有明而晦之也用晦而明言以自晦而為明也雷

氏曰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可以知渾天之

說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

丁氏易東曰初九當明夷之時欲行則有飢餓之

憂所至又有譏責之患然雖如此義在勇去雖飢

餓而不悔有言而不恤者也伯夷之謂歟

按飛而垂翼于行而不食有所如而所如不合傷雖淺而亦不免於傷之喻也三豎俱作譬喻者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本義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汴水趙氏曰離以二為明明夷之時愈明者愈當

晦二當辟世者也居且位之正欲行而不可將若

何而辟其咎幸麗于二陽之間能拯我以壯馬則

可蒙大難而无害文王身為西伯非可如太公伯

夷之舉故不免羑里之拘賴有四輔之賢是以卒

免於難吉者免難之謂

丁氏易東曰六二之明為五所蒙者也股人之所

行其股傷則不能行矣然左非使用所傷未切拯

救也馬壯則行速速則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汴水趙氏曰君以昏德臨于上臣之明德晦于下

此豈得吉之時而六二獨吉者以能順受其正不

失為臣之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

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按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伐紂之事不可疾貞以不可疾為貞也武王須五年之久而後伐紂此所謂不可疾貞也

象曰向明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丁次易東曰腹坤象坤體之下故曰左腹也尊右故也腹幽隱之處六四近六五入于左腹者也知昏主非心不獲可格故速而去之出于門庭若微

予是也輯閣六四與六五同體其始居腹心之地而不受腹心之託者予唯居腹心之地故知昏主之心必有賊虐忠良之事唯不受腹心之託故出門庭以自疎其微予去之者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四獲暗主之心意而去之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丁氏易東曰六五明夷之主不主於居而以臣言以其昏冥之主不忠言也故特稱其臣以見其居之昏耳殷有三仁唯箕子能陳洪範則箕子又三

仁之中最文明者也故就殷臣之中指其最明者以顯其居之暗也箕子之明如此尚且自晦其明則紂之不明可知矣利貞所謂能正其志也人言箕子佯狂為奴可謂晦矣而不知其明固在不可息也然則人臣之明豈可為暗君息哉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晦而不失其正故雖遇暗主而明未嘗息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

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本義照四國以位言

邱氏行可曰明夷以二體言則離明為坤暗所傷以六爻言則上一爻為暗居自五而下皆為所傷所以下五爻皆曰明夷此受傷者也上一爻曰不明晦而獨不言明此傷人之明者也

三三 類下

傳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

家人利女貞

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薛氏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彖曰利女貞

中溪張氏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丁氏易東曰彖辭但以女貞為言而夫子因女正而推及一家之正二陰位也陰爻居之女正位乎內也五陽位也陽爻居之男正位乎外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九居五天位也六居二地位也得

宜之謂義行而宜之亦為義此義字釋利字正字

釋貞字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以下極論

家之所以正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兄盡兄之

道弟盡弟之道夫盡夫之道婦盡婦之道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則家道正正家而天下自

此定矣

楊氏誠齋曰正易於天下而難於一家易於家之

父子兄弟而難於一夫一婦夫女正非自正也孰

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汴水趙氏曰毋慈不嚴廣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

亂內外之別家之害也故母亦稱嚴稱君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身者家之所由風也言行可以欺人而不可欺於

家故非有物行非有恒不可君子知風之自矣言非

無實曰有物行非故歸曰有恒

初九閑有家悔亡

傳初家道之始治家者治乎衆人者也苟不閑之

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

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

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德能閑其

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開故止耳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  
笑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

楊氏誠齋曰婦訓始至子訓始釋及其志意純一  
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  
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

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  
親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  
壺內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勿然羞親祀  
以事所職正執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贊而譽之  
曰順以巽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凡三家人鳴嗃嗃屬吉婦子嘻嘻終吝

傳凡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  
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

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  
嚴屬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屬未得寬  
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  
若婦子嘻嘻則終羞吝矣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  
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  
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呂氏伯恭云此爻如對兩家而言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  
家者也

楊氏誠齋曰六四之富而吉吉而聖人釋之曰六  
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  
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六四  
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  
思齊太任是已

凡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楊氏誠齋曰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  
為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

以威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治而自吉也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邱氏衍可曰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无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假有威格之義當從此

象曰王假有家父相愛也

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上九有孚威如吉

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家之惠常在禮法不足而漬慢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邱氏衍可曰家人一卦先儒謂內卦三爻女子之事也外卦三爻男子之事也女子之道始也為人女故初閨有家中也為人婦故二在中饋終也為人母故三家人嗃嗃即承辭女正位乎內也男子之道始也為入故四富家吉中也為人夫故王假有家終也為人父故上威如吉即承辭男正位乎外也

三三 上 下

傳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

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睽小事吉

丁氏易東曰睽違而不合者也說文目不相聽也睽眈下而離上者也火炎上水就下火自上澤自下也離女兄弟女相與同居而志不同行皆睽而不合之象故以睽言然而二五相應有吉之道但上下卦皆陰為主且柔居尊位陰為小雖應乎剛則所吉止於小事不可以作大事也若使九剛而居中正則大事吉矣

汴水趙氏曰大有則元亨睽則事吉固其所也是

以聖人貴合不貴異上而七政欲其齊下而四海  
欲其會車書之文軌律度量衡之制无一不致意  
焉今而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固自有御  
時之方小事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  
吉也其屯之小正洪範之作內之時乎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  
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火炎上火動而上也水就下澤動而

下也火自上澤自下上下睽而不合也離女兌女  
相與同居而志不同行則二女睽而不合也說而  
麗乎明以卦體言也兌體而離麗也卦自壯亦自  
進柔進而上行則以自進言之蓋初二進而四上  
行也詳見下文得中而應乎剛謂六五得中而應  
九二之剛也小事吉者以柔居尊位陰為小離應  
乎剛所吉止於小事也若使九剛而居中正則大  
事吉矣聖人固是以明睽之義恐人以睽違為終  
不合之義或疑其吉故詳明之天下之理有以睽  
異而同者矣天在上地在下上下雖睽矣而其以

生物為事則同也男位乎外女位乎內內外雖睽  
矣而其室家之志則通也萬有不齊則萬物睽矣  
而分殊理一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如此其吉豈止  
於小事乎因其小而推之大也

楊氏誠齋曰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  
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  
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  
散則孤孤矣為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  
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元為貴易矣兌  
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  
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  
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  
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夫子贊  
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傳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  
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  
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  
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彜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  
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



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  
不流是也

荀氏慈明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火歸  
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  
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平庵項氏曰同象兌之說異象離之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垂之時以動於下有

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  
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

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上下相與故能

亡其悔也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  
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則

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  
通也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

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  
合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落

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本義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  
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

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初九之

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性而相賊故有

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

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初九之於

惡人能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是以无咎此合

睽以宏不以褊之道也孔子之見南子是也若非

避咎乎惡人則无所事於見惡人矣孔子之不見

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

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為馬故自復初九降

屈以下於九四故為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為辟咎

按睽離之時去而弗追靜以俟之來而弗拒悅以

接之泊然若不見其睽者夫惟不見其睽而後睽

可合善處睽矣惡人亦謂四也以其去而不為

我乘曰馬喪以其應而不與我好曰惡人交有追

之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復逆有避之而不可得

者歎以折其凶虐睽之用微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傳二與五正應相與者也然在睽垂之時陰陽相

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矣故二以剛中居  
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  
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觀其  
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巷者委  
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  
遇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  
已屈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  
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

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今諸爻皆不  
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  
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  
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並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  
又曰遇主于巷居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  
也有三不幸焉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  
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  
事吉也

按委曲求合如坎四納約睽二遇巷乃聖賢連節  
之事非獨介避世者之所能知唯二之才剛而得

中足以行之故有其象如此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義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傳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况當睽離之際乎

三居二剛之間庸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

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其前二牽

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與曳牽於後也牛掣阻

於前也天劓前也劓截鼻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

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

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

陽所尼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

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猶狼方深故又

有劓剕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

此

孔氏穎達曰剕額為天截鼻為劓既處二四之間

皆不相得四從上刑之故剕其額二從下刑之又

截其鼻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

之於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  
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事我與於後我  
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  
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  
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  
我心矣。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  
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  
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  
也。

雲峰胡氏曰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見

本无與與本无車掣本无天且刺疑故其見如此  
乃意見之見非真見也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  
不如此故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屬无咎

傳九四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  
且有咎者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

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  
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  
也

孔氏穎達曰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曰元初  
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  
陸氏德明曰同志相善不期而會故曰遇  
李氏光曰情以疑而相睽睽剛則足以去疑而相  
合故曰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剛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楊氏誠齋曰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  
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服乃能无  
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  
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

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  
濟哉豈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  
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  
此

雲峰胡氏曰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  
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卷之遇  
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  
嚴上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楊氏誠齋曰六五以陰柔之質而居君位宜其悔  
宜其咎宜其睽合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  
如噬膚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  
之力也是以悔也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  
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難而況得剛明之  
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傳上九睽極則嗟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

明極則過察而多疑此爻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  
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  
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  
也載鬼一車以死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孤旋  
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匪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  
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  
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上九有六三以為正應非孤也而云  
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

過於疑故死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  
一車又疑其帶已先張之弧疑其為寇後說之弧  
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已疑心群起而若不可解矣  
為六三者安得而遠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  
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  
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離然而疑其後濟然  
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  
為雨則群疑釋然而俱亡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以畫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重

厚齋馮氏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  
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  
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德輿中掣  
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不能久合亦  
未有終睽者也

三三  
次上

傳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  
乖之時必有蹇所以次睽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  
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

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  
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  
南而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先見大人然後可以濟  
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到健中正有  
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  
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  
止而又不可終於止履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  
正也

雲峰胡氏曰履蹇不可死其人故以見五為利履  
蹇不可死其道故以蹇難而不失其正者為吉

陸氏君啟曰坎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  
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為入坤體此  
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  
南而知東北之喪也解坎北方震東方既解吳國  
无復坎險亦不願震動此亦在東北而思西南之  
利也然止云西南之利而不復云東北之不則又  
解散之異于蹇難耳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汴水趙氏曰蹇之為言難也事之難易曰難為物  
所難曰難聖人既以難釋卦之名又申之曰蹇之  
所以為難者以坎之險在我之前也險在吾前見  
之而能止能止云者非適然而然謂陽本務進能  
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知知者知其險而能止  
之名也利西南指九五之陽爻之未變上卦為坤  
今九二變而往五則得上卦之中所謂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可以濟蹇也不利東北指九  
三之陽謂自初進至三為下卦之終入于阨蹇故  
其道窮也利見大人指諸爻謂九五在上宜見之

以濟蹇也當位正吉指九五謂德當其位而吉也  
吉則蹇難通矣君子之履蹇始不審冒險以前固  
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  
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  
諸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  
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  
蹇其大有如此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丁氏易東曰山上已非平夷之地又有水為蹇也  
艮乎山上有澤者矣山上澤見澤容之山上有水

險之甚者故不良于行也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故以之反身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進趨坎謂之往反止艮謂之來王注處難之始居艮之初獨先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知即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楊氏誠齋曰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死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為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誰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本義反就二陰得其所安似宜單指二爻為是吳氏易學曰諸爻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但與五非比非應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濟故又言來反而得以内喜得之言二亦喜三之來如春秋

書李予來歸以為國人所喜也在四而來連者比三也故言當位實任上而來碩者應三也故言志在內三為內體艮之主爻故也

注水趙氏曰二為內卦之主方蹇蹇不暇以力濟時艱艱一手足之所能內卦三爻唯三為剛明雖无濟蹇之位而有濟蹇之才今幸而知反可資以共事斯二所以為之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在險中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可振三之剛以免乎險也以六居四當位也陰本虛以連於三故藉之以得實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業氏良珮曰九五為蹇之主是人君之在蹇難中乃天下之大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故足以致天下之賢俊將見六二蹇蹇之臣必能朋合來反來連來碩之臣翕然而至共濟大蹇之難矣

易筌曰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立乎險中而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朋群然趨之同心協力何難不濟曰中節者恰當機宜之謂也蓋前當艮之時尚

當有待茲善類惴心可以有為若失此機會又難着力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邱氏行可曰上六才柔本不足以濟難而得助猶可以有為下與三應即其助也唯不往而來與三同力則何蹇不濟所以吉也來碩應三也陽為大故曰碩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見大人而成濟蹇之功矣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

中溪張氏曰上居坎上之上將出蹇矣而亦曰往蹇何哉蓋上之才雖柔而下有九三陽剛之才為之正應相與共濟九五之蹇不往而來則有碩大之功而此爻所以獨言吉也

易筮曰山下出泉蒙山上有水蹇蒙者德之穽蹇者德之壯也雲在雷上也雷在雨上解屯者難之生解者難之平也故蒙為險而止蹇為見險而能止屯為動乎險中解為動而免乎險故屯蒙其始蹇解其終屯之九五為屯其膏雖有位而德不足蹇之九五為大蹇朋來不以其位而德有餘然

則屯以經綸蹇以修德者屯之初九求與類往而蹇之九五受其類而中以節也

按此爻本義以為來就九五又以碩為碩大之功不如邱建安說為正

夫其蹇也修德攻闕以反於已及其解也赦過宥罪以恕乎人君子之道可知矣

三三  
次下  
震上

傳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丁氏易東曰解者解散之象解坎下震上者也震東坎北亦為東北西南東北之對也然蹇卦坎險未解故宜有所往今蹇難已解則不往而來復矣蓋震動而已出坎險故也然又言有攸往風吉者

苟難未盡解而欲解之有所往則以早為善故戒之曰風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蓋早動則在險難未解之前而來復則在險難已釋之後故也汴水趙氏曰陽動而出險難之上故卦名解西南坤方義與蹇同難已解矣无所往而來復則吉不得已而猶有往焉能朝而不暮則亦吉謂其不久往也風猶風駕之義朝也暮夜之對

象曰解險以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攸往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

哉

丁氏易東曰解險而動坎險而震動也解乎坎險之難而動者也動則脫乎坎險矣故謂之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西南坤：為衆往則得衆也无所往其來復吉固蹇難已解之後亦欲九之不往而復於初也卦自臨來復於初乃得與六二中體相比而成臨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勉二之速進而往五也往則有作解之功矣勉四之復初者利西南之象也欲其震動之歸於坤順也勉二之進五者欲以九二剛中之臣濟六五柔中之君也

隨時取義不同如此夫子既釋彖辭又從而申解之義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百果草木皆解也未贊曰解之時大矣哉王弼曰解之時非險難之時故不言用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言義也

馬氏蹊田曰解難之道利於得衆其靜之吉則在中動之吉則尚乎風也故天地解而萬物隨一人解而天下寧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天地之解也物離舊而更新之君子于罪過



赦宥體天地之意所以滌其舊而與之更新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本義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丁氏易東曰初六柔而不正本有咎者與四相應剛柔相際故无咎以位言之本皆未當故以義勉之使其知變也

按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不知所謂柔者以其有剛以運之而柔得聽順故无柔不際剛何以解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易會曰天下之難率自宵人始欲解天下之難者必搜除宵人而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辦以其濡也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辦以其激也九二秉剛中之德果而不激能審幾酌量搜除群奸以靖亂源為獲狐得黃矢之象得中道正訓得黃矢意

按五四君相之位初三上小人之致難者三狐也九二剛中而應五之所仗解難者也田獲三狐以其得黃矢耳黃中色矢直物象坎之一陽橫亘其

中用除邪惡乃正而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

本義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

楊氏誠齋曰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東公

卿大夫之車馬以行於大遠之上孰不差薄而醜之雖貞猶吝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本義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之不以正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矣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曰君子之朋意可見矣愚按本義就占

言者也雲峯以象言者也

按初在下拇之象六陰柔小人也小人不則君子不來即來亦未必孚蓋薰蕕不共藏邪正不兩立也來氏謂拇指六三故當解初與四則柔之際无咎為不當解然易隨在取義不如是之拘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傳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本義卦九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退為驗也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中溪張氏曰公者大臣之稱上六也隼者驚害之禽六三其小人之驚者乎三負且東竊據高位乃

高墉也上與三既无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隼云

雲峯胡氏曰諸爻惟六三為小人之尤悖之一字其惡著矣

行可邱氏曰小人者難之根故蹇難之後當思去小人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為主謂其以陰險之才處非其據而諸爻皆欲去之二在三下而言獲狐者獲三也四處三上而言解拇者解三也上與三應而言射隼者射三也五解之主而言維有解有孚於小人者退三也小人不則則難根不除此易聖人之所深懼也惟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自可无咎而已此解六爻之大旨也

按上六位上則爵高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以其陰也善藏其用處解之極時至而動而六三悖德致寇竊據高位罪惡貫盈一射而獲解之時用莫利于此

三三  
上

傳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所有失有失則損也所以繼解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汴水趙氏曰下卦三陽今損其一故卦名損：下益上非交孚寧免厲民苟交信矣斯有元吉无咎可貞攸往四者之善損時之用曷所用哉二簋禮薄亦可以享可謹辭僅可而已

損之為義可以養德可以節用可以居功可以廣高焉所不善哉以元吉无咎可貞利往許之然天下固有照：其聲色以為下人寵：于節文以為持己者可謂之實能損乎損之妙全在孚有若无

實若虛真能下人真能忘己非惟无一毫矯飾并无一毫矜持所謂損而有孚乃備此諸美耳減省者損之用也孚者損之實也有此實心則儀文俱可減省享祀且然何況其他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為中二為簡

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則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汴水趙氏曰九三在下卦變而在上以益純陰是其道能上行也易言上行者六唯謙與損言道益

天尊地卑而上行必以道乃可損下益上事由達施亦必以道乃可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況損已益人人情所難不孚而能為之乎上卦陰虛不能不資乎下而艮則知止而不妄取下卦陽實為先知上之不得已而非過求也故說順以奉上：下交信不嫌於為損是以元吉是以无咎是以可守之為正是以有所作為而民從之矣聖人舉廢辭自損而利有攸往唯於有孚上加一而字即類語之血脈昭然知其下四事皆有孚基之聖人既言損下之道矣又復言用損之道曷之用發語之端也與簋十有二百牲皆具之盛禮也二簋則山荒殺禮之類也上方不足下資於民非用大牲之時故殺禮亦可以為享非若大路小貉之為也應損之時有時而然非薦享之常陽欲盛陰欲衰損陰益陽可也今九三為乾剛之過上六為坤柔之過損過剛以益過柔庶幾適乎亦有時而然非損益之常有時云者有時而不然也其損其益其盈其虛聖人初何容心亦曰與時偕行耳時乎當損而損之損所以為益時乎當盈而盈之盈不至於溢此章三致意於時可以

損可以死損可以益可以死益唯識時者能之故  
知百世之損益者聖人也後世有事變倏起上用  
不足加賦於常法之外事定而以為常者損之罪  
人也

陸氏君啟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去  
去元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蓋一語又因二蓋及  
卦畫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

林氏次厓曰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  
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傳註蒙引俱作利歸于上說  
以道為利恐不通

厚齋馮氏曰夫剝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剝益柔  
蓋有時如此故二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損益  
盈虛與時偕行復釋損剝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  
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惟與時偕行耳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本義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楊氏誠齋曰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  
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  
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  
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求其觸之：端遂

開其誘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已事適往无咎酌損之

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  
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  
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楊氏誠齋曰此損已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  
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  
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應之：速助之而不居  
其助之：功損之損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  
之又從而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  
矣

象曰已事適往尚合志也

本義尚上通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九二剝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  
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  
上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楊氏誠齋曰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  
以剝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於君也

然以免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為中正也若非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歸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征凶謂行之以免說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馬氏蹊田曰損之為卦泰所變也變而為損則九三損而為上矣故致一之道於三發之謂居初者

既損以益公居二者復損征以益上三則當損下益上之位損而致一可也蓋言損同乎初則不可協乎二損同乎二則不可協乎初也此兩以相與不難而亂損而致一之道也蓋謂九離立離坐者宜勿參其謀獨居而求友者斯定其交也

楊氏誠齋曰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慰存六三以損中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慰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

乎兌三爻而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

按三爻人位也故以人為象蓋以卦變言之三人行則損一人謂泰下為乾體三陽本同行也損一爻以益上是損一人也一人既行則六來居三得其友也泰本上下交之象何待於上行而後交哉但下體三陽无陰上體三陰无陽設於不相交耳今一陽既行而之上一陰又來而之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初與四三與五其為交不言而喻矣象曰一人行三則設也

雲峯胡氏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於上為得上於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為兩初與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設也

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无咎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雲峯胡氏曰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

汲此乃悠々非受益之道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勸六四損已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吝與咎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而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已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已以益其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故曰大得志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

私其家之益

按上九能不損其下而有以益之則為无咎為得正而吉為利於有所往又為得臣无家蓋得其臣下有无家之忠所謂國爾忘家也其益下而卒亦受益如此朱子以為惠而不費其惠廣矣與化家為國之說俱似未然程傳以无家為无有遠近内外之限其說恐亦未妥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邱氏行可曰損者損下乾之陽以益上坤之陰也合六爻觀之損在下則益在上矣其在下卦初爻位俱剛可損也故曰酌損之二處柔得中不可損矣故曰弗損益至三則有餘於陽當損其一以奉上故曰損一人此三爻皆知損者也其在上卦四陰處賴初之陽以為益故曰損其疾五受二之益而又得上之益故曰或益之上與三為往來之爻既得三之益不待損人以益已故曰弗損益此三爻則處損而得益者也

三三  
上

傳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汴水趙氏曰損乾以益坤故名卦益利往利涉之義釋彖已明損彖戒之詳而嚴益彖予之約而確聖人之情可見矣

楊氏誠齋曰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

陸氏君啟曰損之道獨不利于損下益之道初不待于損上因損而知盈之必虛聖人不能固其時之去能為不盈因益而知虛之必盈聖人不患其

時之不來患其欲速

按損已而繫之于損人則害生益人而取足于損已則惠小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九益之道與時偕行

汴水趙氏曰二卦之損則益柔一也何為下言損上言益取民聖人之不得已名曰損識吾不得已以示戒厚下聖人之本心名曰益著其心以垂法取民有制民固說從不若益下之說无疆由下上

行固以其道不若下之道大光九五六二中正兩全以斯而往宜有慶也巽為木震動為行剝木以涉川木之道乃可見動而躁者不中止則退却動而巽者雖日進不已而无疆域之限天施雨露地生品物此乾坤交上下之義也天地何心故極履蟠鼓其益无方所之拘此章言大光言无方兩言无疆益之為大如此乃之曰九益之道與時偕行蓋損益盛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无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

馬氏蹇田曰震巽皆木仁之道也益之為道豈但利往利涉而已哉以卦德言進修之道也動而有為巽以入之則日進而无疆矣以卦變言化育之道也天以施之地以生之則日益而无方矣由是觀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效法乎天如川之流不已而已矣君子而求益者可不勉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丁氏易東曰風以散之雷以動之所以益物故為益也君子觀象乃以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也體其益物之象而益己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

雷之央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者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蓋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厚齋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益以興利是也本義報稱之說未

必然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雲峯胡氏曰九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為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善為吉庶可塞咎云爾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本義六二當益之時處中處下而受益於五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按誠敬事上便是貞便可與君感通第當永守此貞耳曰享帝吉者明貞之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貞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顯俊尊上帝非專指祭祀言初報君而圖功善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植節要其終見純臣之心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至益見二之貞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此爻程傳及誠齋易傳俱作剛果于患難非常之

事又有作凶兆之凶終當以本義為妥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益得者也然當益

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微戒震

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

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

雲峯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如此既可以无咎又告



之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當信上之人所以  
儆戒震動我者蓋我者也信之篤而行之必合乎  
中則可以通信于上矣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雲峯胡氏曰上之凶自取之也三凶之人益之也  
欲其困心衡慮而固守之乃益之大者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  
為心而合于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

遷晉鄭烏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  
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汴水趙氏曰六四為近臣遷國重事與賈民之急

不同必待告之公上得從而行之猶周公營洛以

圖及獻卜是也益下而言遷國猶盤庚遷毫去河  
患而莫攸居莫大之益也

張氏中溪曰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

依：五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公本有孚惠心而四志在益下則有不諒其心者

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王道本乎誠意我之惠下者一出於真實愛民之

心元吉可勿問矣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我  
之惠以孚則民之德其惠也亦出于孚所謂民說

大光者此即其元吉也元吉一而已初居下恐以  
大作僨上之事故當問五居上無以小惠儆下之

德故勿問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勿問之矣決詞本惠心來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

以能致民之惠我者為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

立心勿恒戒之也

丁氏易東曰上九處益之終或恐其倦於益下故  
為之或上九若曰莫益之則或擊之矣六三繫之

也立心勿恒則凶矣雷風為恒風雷為益若上下

一體相交則為恒久之道若倦於益民非恒久之

道以其立心不恒故凶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本義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繫之者矣

按子夏傳益窮反損故有自外而繫之者

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然則聖人之感深矣而人於益損：益之門何可不察

䷩ 乾下

傳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而不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或有攸往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辭

雲峰胡氏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爾而暴為危懼警之戒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

專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汴水趙氏曰夬之訓決以決柔也健為之體而行以說決以柔也而不過於暴此去君側之小人故

欽和說時朝皆君子獨一小人居於王所倚勢以陵下而君子中未免有陷溺於小人之計者吾欲決而去之必聲其乘剝之罪顯行於公朝使人明知小人之惡以絕上下內外與衆棄之使慮疎謀忍發一不中其禍甚烈有危可知必誠意交孚罔有間貳發號施令警惕以行之務為決去其事乃可光明俊偉无復瞻瞻不宣之患卦六位而五陽僅尚剛而不知節則即戎有自焚之災行百里者半九十一贊不復其曷濟成終之功自昔稱兵以清君側之惡者國亦以亡尚於剝則窮也剝長始

於一陽至臨有八月之凶泰有復隍之懼大壯有  
羸角之憂積至夬良不易：而一陰猶在使不遂  
變夷之事保不覆出為惡五剛猶唐五王一柔猶  
一武三思在宮中也不幸而薛季昶之言中惜哉  
是以利於有終

丁氏易東曰夬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也健而說  
乾健而兌說也決而和以健決之而不失其和說  
也亦以乾兌言也以二五相孚而號召衆陽號令  
信矣然以一柔在上下乘五剛猶有危厲一陰之  
難去如此知其危厲而力去之則可以光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陰方窮威於上或反於下寇不可追  
所尚乃窮也然利有攸往者九不自變往變其六  
則由夬而乾剛長乃終也上爻卦之終也六陽乾  
之終也

楊氏誠齋曰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  
決去一小人宜甚其易而元難矣而聖人於此有  
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  
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元傷也  
按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  
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

警之以暢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武我是以告其  
徒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存我是以勉  
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暢厲  
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  
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  
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告  
我家也言偏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丁氏易東曰澤上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故卦  
為夬君子體之當施祿以象其雨之沛不當居德  
以象其不雨也居謂積而不散也澤上於天施祿  
之象若積而不散則不可也故曰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  
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  
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  
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  
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  
先者勝往往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

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潘氏夢旂曰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  
目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九二惕辨莫夜有戎勿恤象曰莫夜有戎得中道也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  
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楊氏誠齋曰九二以剛陽之才當決之時得大  
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而无疑  
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

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

夕撤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莫  
夜句絕

汴水趙氏曰莫夜之戎勢本可畏而云勿恤者九  
之剛能前定二之柔能敬謹此中道也必如是而  
後可以勿恤不然何恃而弗恐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象曰君子夬：終无咎也

本義頄頄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  
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

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  
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  
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  
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楊氏誠齋曰九三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  
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  
夬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按三雖與上應然以剛居剛又乾之極是能夬而  
又夬者聖人獨懼其不中也戒曰與小人處而壯  
於頄而凶道也何者小人我疑也小人疑則君子

之禍至矣君子誠有夬：之心縱獨行與其配為

交至於和洽而成雨跡若為所濡衆陽且有我愠  
者而我終無咎也不如是不足以濟其夬耳爻象

提出此乃君子之夬其用益密其惕益深而未嘗

少露其幾正與壯頄之象相反所謂決而和也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  
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  
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

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按牽羊不是不進：而安處其後之謂也故可以亡其悔今九則死下人之功開牽羊悔亡之言亦必不見信也兩象總是欲進不能本其才弱而養不足也牽羊悔亡周公代為之計如此謂不信何蓋深激其信以濟事才不遂便宜信牽羊之言而不信者蔽於躁進之心耳張子厚云溺於心者聽必不聽

九五六夬：中行无咎

本義寬陸今馬道寬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寬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孔氏穎達四引董遇之說云寬人寬也陸商陸也以寬陸為二草要皆柔脆之物

按三五皆稱夬：蓋三應上五比上皆當決柔之任故欲其決而又決而不繫累於柔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變也

陸氏君啟曰以夬：連上句讀又云恐其過剛而

教之中行可謂極費周折矣且如此象又何以云中行无咎中未光乎寬陸為句夬：中行為句夬之時以能夬為中言當以夬：之中行之方得无咎耳然五之中心猶无有係焉而迫于不得已者乎如此則爻暢而象合矣

按爻許其中行之夬象原其寬陸之私中未光故責之以中行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刪云上當先口宜有號也然同類相助有孚斯號今黨類已盡无所號矣

按凶字不可長字俱在小人身上說痛快之辭小人在朝係戀于君依違于大臣而小臣動廢機宜故大義不可不斷責君也公議不可不從責相也初戒剛二備三遇責小臣也當五陽方盛而猶望以剛長乃終于一陰將盡而必決其終不可長扶抑之不遺餘力也如此噫夫未幾而始陰生矣聖人豈過計哉

三三上

傳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

中溪張氏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而與之避始故名曰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按決盡方喜小人之去而一陰忽生故名姤一陰敵得五陽是小人之最桀悍者或以其始進比昵之君子危矣故曰女壯勿用取女耶戒堅冰于坤初之意

葉氏良佩曰姤遇也自復而夬而乾君子道長漸變而為陽明世界矣而今也乃有一陰生焉蓋

自夬來殊出人期望之外乃人所不願者也故期

其至而至則曰復不期其至而至則曰遇故彖以女壯為象卦名曰遇則其合必不以正又卦體以一陰而遇五陽此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也故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姤遇也鮮卦名也遇者不期而會柔遇剛者以巽柔而遇乾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不正之女不可與久處也陽上陰下男不下女故有

勿取之象其為長故取長義此下文曰推明剛柔相遇之義上下相遇品物咸章也上乾為天巽自坤生地也乾與交天地相遇也乾始萬物興齊萬物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剛遇中正謂以九二剛中之臣遇九五中正之君所以道大行乎天下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姤之時一陰生五陽之下陰陽消長之幾係焉時之大也天地君臣相遇斯有成功義之大也文王之易但以陰生為戒夫子則發明文王言外之意也

彖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丁氏易東曰天下有風與萬物相遇異風天之命令故后體之以施命誥於四方風能動四方者也九五君位之外餘四陽爻四方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按羸豕孚蹢躅句即帶凶內說總見凶意為是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二與初若能固蓄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過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按姤一陰遇五陽蓋將以為人盡夫也而二則其遇之最先者能制之以道而無容他適焉如包之

有魚制之於內使不得逸於外則是二於初有以遏其上進之路雖與四為正應而四為賓義不得以及之矣所謂御得其道但詐威作使者此也故无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臂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未牽進也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傳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過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也四當始遇之時以不中正而失其民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本義初六正應已過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為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已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

是起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雲峰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則非小人比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漬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

无而修有之象也

按雲峰胡氏謂以高大之杞而欲包在地之瓜似以杞樹覆范之為包傳謂以杞葉而包瓜則是以葉包裹之而防其潰也主程說為是至謂屈已求賢而含蓄章美內積至誠以求之則賢才之應求而出若自天降如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其說則未必然也含章二句本義是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不曰命不舍而曰不舍命蓋天命之不違人由人能使天命之不違猶九四小象不曰民遠而曰遠

民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本義角則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雲峰胡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邱氏行可曰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也故六爻

以初陰為主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凡陽之於

陰遠則不遇唯近者得之二與初最近遇之最先者故曰包有魚四雖應初而初為二得非復已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以居則礙三故有臂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五去初遠則无相得之理矣故但含章以聽天命之自至而已上又最遠者也故有姤角上窮吝之戒

汴水趙氏曰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三三坤上

傳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群所以次姤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本義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皆占吉而有戒辭

丁氏易東曰萃聚集也坤之三陰聚於二陽之下以順遇說萃之象也二五相應故能亨假至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而假廟則聚己之精神以承



祖考也萃渙皆言假廟渙當渙散之時而聚之聚之於已渙之後也萃以萃聚為義已之精神既聚而祖考之精神亦萃則專取聚義也王九五也利見大人六二見利五也九五假而有廟天下利見之也再言亨者釋上亨字猶坤言牝馬之貞而又言安貞也再言利亦然利貞坤象二五當位亦貞之象坤為牛用大牲也九五用二假有廟也二應五故利有攸往則見用於五也

按當萃之時王者格廟上以萃祖考之精神下以萃天下之人心而天下之人則利見此大人也用

大牲承格廟言物聚則可以備禮利攸往承利見

言人聚則可以集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丁氏易東曰萃聚也君臣聚精會神以聚天下之象也順以說坤順而兌說也剛中而應二五相應也君臣相應故聚也王假有廟以一己之精神而聚祖考之精神致孝亨也祀明堂而民知孝於祖考所以聚斯民孝敬之心也利見大人亨聚以

正也人心皆聚而欲見中正之大人故亨也用大牲吉以人心之聚而告神明用大牲則吉也人心不聚而欲聚祖考之精神雖有大牲神其吐之矣利有攸往順天命也人心嚮往於九五之君所以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萃聚之情也

按天地萬物高下散殊成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乂萃則見其情之同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汴水趙氏曰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潏人聚

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簡治也戎器兵械也不虞不慮度也萃聚之時居安則忘危故慮有所不及君子體水聚之義方國力富盛有申儆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死

傳初與為四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死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正守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筮之

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別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辭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不自亂其誰得亂之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按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二為三陰之主故初三俱屬其引以陰居陰不二為孚用大牲者時也利用禴者誠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雜則交泛疑則衆離其能相引而不散乎以陰居陰純一未變故云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固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雲峰胡氏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楊氏誠齋曰六陰柔三不中不正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聚之不合則成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爾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兌之上六反則為巽

九四大吉无咎

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群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

吉然後无咎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也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汴水趙氏曰九居四為位不當聖人戒之戒之如大有九四匪其彭乃可是故知戒懼則為伊周不然霍子孟以之族滅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本義未光謂匪孚

楊氏誠齋曰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為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之戒爻辭有聚以正之戒又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

萃聚之難也永其貞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歎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以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極則散勢之危說極則悲情之變故其所齋者咨嗟涕泣漣洟而已

萃者爭之大也故必聚以正亦情之真也故或笑或號或嗟或咨涕洟所謂見天地萬物之情以

此

䷬ 巽下  
坤上

傳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雲峯胡氏曰易以陽為大九言大人者皆陽爻也

此卦用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前進之言專以德之進而言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義曰柔以時升若自觀來則下體之坤升於二陽之上二升而四三升而五也若以小過相易言之則是小過之九自四降而居二小過之六自二升而居四也詳見睽睽柔以時升當可升之時而升者也巽而順下巽而上坤也剛中而應九二剛中上應乎六五也二五相應是以大亨而用見大人也勿恤謂有慶也南征謂其志上行也

吳氏易學曰夫升必以時也然常自柔得之柔心之人和而不怵徐而善藏故量可而進不失其時此柔以時升之說也巽順柔道也應乎剛中能以柔而用剛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王肅本順作慎

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謹審事：謹審其德積小

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丁氏易東曰木生於地自下而升上之象君子體之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坤順也巽亦有順之義積小而高大由微而至著也坤為積巽為高亦升之義也

初六見升大吉象曰見大吉上合志也

此爻程傳以為信從于九二而同升本義以為巽于二陽

丁氏易東曰見信也初六巽體巽于二陽合志而升信乎其能升也初下也升高必自下初小也升

大必自小也所以為大吉也

陸氏君敬曰巽主入則初一爻是也天下之入人無如信者見信也初以信而升故二陽與之合志按志還指二陽初與之合本巽德來

九二孚乃利用禴禴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喜者君臣道合即志行也當升之世以剛德有為之臣輔柔順護冲之主中心相孚乃盡誠以有為而盡去外飾之虛文楊廷秀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為恃皆用禴之義也

升卦二與四不言升何也

徐氏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繫見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死所疑也

傳三以剛陽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以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死人之邑執禦哉

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事也

傳云四柔順之才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

雲華胡氏曰隨上取隨之極此取順之極故皆可亨

按此以亨為亨多有從之者朱子曰亨只是享字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意六四以順而是大臣以誠事君猶王者以誠事神也四无

應于下有坤順之德而无情係是其誠處故吉而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按六五即象言柔以時升應乎剛中者先言貞吉而復升階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雖有升階之志未可言得也

上六實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實升在上消不富也

楊氏誠齋曰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

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為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

丁氏易東曰上六坤體冥昧者也知進而不知止者也上无所升聖人則曰位不可升德則不可不升也以德言而則利不息之貞聖人曰升之終而勉人之進德也

按柔以時升本指四而升之主則五也初三于五无嫌故初九升三虛邑可得自由二則應四則近

矣故二用孚而四用順若上六不當升而冥升豈升之道哉

三三  
兌上

傳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之義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

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惟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

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則為兌柔所掩九二為二陰所掩四五為上六所掩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別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按他卦言亨於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於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由於亨也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亨所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丁氏易東曰剛揜謂四五之剛為三上所揜二之剛為初六所揜剛為柔揜乃剛為柔困君子不得志之時也然君子身雖可困而道則常亨雖處坎險之中而有兌說之象所以亨也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謂九五以剛德居中為大人所以吉也兌口有言三坎不孚處困之時當以心亨不在滕口說也滕口說反所以致困危行言孫可也聖人之為君子慮也深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初六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臂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臂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爻論困義

非特別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於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槎枿之木纏之繞草困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飲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紵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其禁陽抑陰亦可見矣

楊氏誠齋曰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掄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當然有掄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无所覩此其所以欲

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初者卦之下體故為臂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掄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所利哉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程子曰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

李氏公晦曰利祀明困於人而幽可感神韓昌黎曰惟中於時乃與天通困之道也

按二為陰掩只得居中自養坎為酒兌為食為困于酒食之象然與五同德又有朱紱方來之慶惟利用亨祀以通神明而已一妄動于征則凶為時尚未可動也九二剛中貞靜處困故無咎有慶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前不能推四而進後不能據二以安危亡立至上其可得見耶

象曰據于蒺藜東則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曰東則正見已之為柔不祥者不善之徵總咎三无德意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按應初而才不當是四之來初者不過而初乃困于二之剛四可羞矣然邪不勝正來者終來故曰有終

吳氏易學曰四居大臣之位因初為正應志牽于初之下而不果其來徐也剛可任載曰金車四剛而居柔故困于金車為羞吝此不當位所致也然有二五同德相與困終有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小象畧四之才言四之志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劓則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則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受福也

雲峯胡氏曰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遽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亨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

至如祭享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象曰劓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與同人五象同義唯以中直故先號者後笑此亦以中直故始困而徐說困于上下豈得志之時中直即剛中則區處得宜直則誠一不二以此必受寧一之福其有不說耶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耿氏南仲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柔不可牽捨之可也知剛不可乘去之可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陸氏君啟曰初遇二以陽剛不相應為株木上應三以柔情相引為葛藟居二陽之上為臲臲兌變則為震曰動悔

按困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初三上小人之困

也二四五君子之困也小人本欲掩君子之剛而困之究之乃以自困如初幽三凶其甚矣上詔以悔行要亦困困極有通義故開之如此孰與夫三剛爻之有慶有終而受福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 巽下

傳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所以次困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



羸其辨凶

丁氏易東曰井巽下坎上者也井鑿地及泉者也巽入坎下入而出水井之象也邑者民居所聚民可遷也井附於地豈可遷哉死喪死得人日汲之若有所喪而泉脉日生死喪也若有得所而隨取隨去无得也汔幾也繻綆也幾至而未及井猶未下綆於井也謂三渫而未食也羸毀傷也瓶者汲水之用瓶敗則失其所以汲水之用謂二之甕敝漏也此卦取井養不窮之象且戒人以敬慎者也雲峯胡氏曰澤無水為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

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井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汔至三句為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繻井而羸其瓶人之于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按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體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之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勿固至於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非汲之无成

功乎此以陰為缶而陽之則盈井以陽為瓶而陰裂之則羸未繻井言至五而遇上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之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繻井未有功也羸其辨是以凶也

丁氏易東曰巽乎水而上水以木巽入於水取水而上者井也往來井井井養而未始窮也以剛中者二五皆剛也詳見正經汲井將至井口猶未盡繻未有功也忽羸其辨凶矣往欲有功安可垂成而敗謂當敬慎也孟子謂掘井九仞不及泉猶為

棄井亦此意也况將汲而羸其辨乎

按剛中指九五因反為井坎位下今位上而中爻陽剛不動是邑改井不改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朱子曰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乎水若作汲桶則與羸其瓶之說不合矣

吳氏草廬曰井之養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閔其勞而休息之也勸勸勉

之意相助力也勸相者使之各勸勉以相助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丁氏易東曰自泰來者乾變為坎初乃九五所舊居舊井也重濁為陰輕清為陽重濁泥之象也四我之應也兌口在上而不食何也泥汨之也井有泥不食不特水盡禽亦死也

吳氏易學曰井舊既廢禽併無矣由不能力而日新曰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本義九二別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占如此

陸氏君啟曰初承二下水下漏之象德孤于喪朋業墜于分緒幾淩于屬耳思運于竊潤谷射甕漏可不慎乎

按與謂應无應在上故无提携之以出者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陽居得其正巽入之功卑其井渫然潔矣然不得中非井邑所會有不食之象可用汲者其惟九五之王乎互離明象雖曰非應而居上有出之水才水渫有必出之理汲以及物上下並受福矣求字斷句宗義王以求賢為明養人為德人得其養為福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雲峯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五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有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泉泉之來不窮矣

按六四才柔雖未能施井養之用而近承九五中正之主能自修治為可汲之井故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丁氏易東曰坎為泉又為陽清潔之井也九五以陽居陽井冽寒泉之象也坎道上行功將及物人得而食之也

按九五王明在上坎北方卦為寒泉井爻獨此見泉字以嚴列出之有源也王用汲而為不窮之養

曰食求寒泉之可食免行路之心惻所謂並受其福者也蓋王中心居正乃可養天下故託象以發之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本義收汲取也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剝而其象如此

丁氏易東曰上六井之成功收謂以坎輪收巽繩汲井而上之象幕當作幕耦畫分開則不蒙之象也故曰勿幕如此則用及於人有孚而元吉也坎

為孚故曰有孚  
按初井泥二射射泉幾廢矣三渫之四甃之則井修而可食故五曰井冽寒食上為井口井收勿幕則功能養而井道大成矣渫者脩己之極井道之小成也收者及物之極井道之大成也坎上之卦

九八獨井不言險水上出為利且它卦多窮極唯井大成：則能以養人

三三  
元上

傳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復受之

以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丁氏易東曰孚謂六二九五中正有孚也革而有

孚大通而宜於正者也革易有悔惟大通而宜於正其悔乃亡元亨利貞革亦有之者聖人重大事之革也必其所革之事元亨利貞方可革元亨利貞則革而當矣

汴水趙氏曰水火不可胥遇：則必有受其革者矣故卦名革已日猶已事謂終日也人情樂於習常難於慮變更革之初才識智愚之不齊人已利害之不等而疑生焉逮夫日竟事成而後人始交信而革者亨大亨則大亨也利貞宜於用正也用正則悔可以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丁氏易東元澤地之水離日天之火水能滅火火能息火也火能乾水水能息水也此息非生息之息乃休息之息水革火而滅之火革水而溫之也二女同居離為中女兌為少女也其志不相得亦如睽之不同行也睽火炎上而澤就下上下各行其志故曰不同行革則上澤下火有相與之道故但曰

其志不相得以其離火在下而炎上之性則有息水之道兌澤在上而潤下之性則有息火之道也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孚即信也文明以說離文明而兌說也以二體言也大亨以正以上下中正言也如此故能革而當也革而當其悔乃亡也天地革而四時成謂陽本於天陰本於地自一陽至五陽而變坤之陰自一陰至六陰而變乾之陽所以四時成也以天地之革言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世運之革言也革之時可謂大矣揚氏誠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

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悅之相慶其舉於既

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傳水火相息為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丁氏易東曰：華，固也。黃，牛之華。之，堅者也。皮，去毛為革。初，離體為牛。為黃，初位在下，非有時有位者也。當固守黃牛之革，不可以有為也。本固革之革，古字通用，曰取皮革為象。

楊氏誠齋曰：觀六爻之辭，益之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疑，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待占而決也。初九革之初也，當革之初，遽可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如黃牛之革焉。不曰未可以為，而曰不可以有為者，戒之也。

嚴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誠齋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陽剛相應之君，此時而不為，何時而可為？今曰：已日乃革之，然後征吉。然後死，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倡，不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必也。吾君已有革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緩辭也。後

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以行則慶。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葉氏良珣曰：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疑於直遂而不審者也。故其占曰：若直遂而革之，則凶。雖義在所當革而正也，亦不免厲。然其時則當革矣。若革言至於三就，則已審斯亦有孚而可革也。

吳氏易學曰：九三當上下之際，允此爻多具二義。時未可為，不可遽為；征則凶也。事有當革不可不

革，貞則厲也。以過剛不中，惟欲其從容詳審。曰革言三就，謂謀之再三而後可成也。象傳又何之者，稽之衆論，義當進革，有孚信矣。無所可避，孔子決之：辭。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楊氏誠齋曰：初九戒，上六戒，專九三戒，躁然則天下之敝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敝，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革至九四，要者遲專者隨，躁者衰矣。聖人勸之曰：可以革矣。慮之既詳，其悔必止。既謹其圖，天下已孚，當是之時，奉君命而革之，可

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亦可以吉也雖然改命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汴水趙氏曰革不能无悔而悔可亡者九四近在君側則柔適中上承虎變之大人更革命令以數于天下天下之受革者交信於上則觀聽不驚而吉從之矣

按九四之言有孚非信其改命之跡信其改命之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傳云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遇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照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楊氏誠齋曰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死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

剛之資居兌說之上當大君之位獲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雲峯胡氏曰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亦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辭而中實含戒之意

按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由內以達之于外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楊氏誠齋曰革至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革在理能革在已從革在人聖人盡其所能革而不盡其所從革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忿其革面而必強其革心凶之道也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

剛云上六以正而言則象君子以陰而言又象小人當其時在君子則處兌之上而順以養離之文居革之極而學以變己之習故為豹變在小人順則務以悅人革則外變其面上居外居上面之象也革道已窮而前无所往故征凶居陰得正但守其貞可以得吉非謂革面為極治也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上者皆陰也君子豹變之象乎卦三爻皆言革上卦三爻或言改或言變蓋變乃革之成而改猶未也

三三  
巽上  
離下

傳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鼎元吉亨

本義曰吉衍文也

孔氏穎達曰變故成新必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乃亨故曰鼎元吉亨也從此按鼎之為物端疑有容古人取以象大賁之位故

卦無餘辭直曰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楊氏誠齋曰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實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火而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必有之德亨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為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

汴水趙氏曰卦有象有用有德卦之名鼎指其象也木巽于火之下亨飪之功也古聖革茹毛飲血以為亨飪豈為口體之養哉祭祀也賓客也祭莫重於亨帝大禮必簡特牲薦誠而已以專為貴賓客莫重於養聖賢備物致養醢醢膳載之雜陳羊豕魚鼈雞雉麋鹿之畢具以大亨為貴亨飪之所宜先其用也蕙德故聰博覽故明必其中虛其志

巽者能之剛狠自用者不能也巽以為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巽離皆陰卦初之巽有聰明而先昏昧五之柔得中而能應則不偏於柔暗不失於巽懦其德也有是不可置於用有是用要必本於德三者備是以致鼎時之大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雲峯胡氏曰釋者皆以命為命令本義獨以為天命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寶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鄭氏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之亂淋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寶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猶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雲峯胡氏曰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

有子則可重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本義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本義有寶而不慎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吳氏易學曰九二陽實居中比臣之有才德而任重者也六五方且應之不惟疎遠者疾雖與我密比為仇耦者亦且有疾心矣顧君子不能使人不我疾而能使疾者不我能即則以剛中自守實慎所之彼不得而乘其隙也夫我之尤乎疾者恐就我而中以疾也能使疾不我就雖疾終何尤哉若而臣者蓋愛鼎而以寶自獻于五之所恃賴以凝天命吉如何之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方而虧悔終吉



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寶者也然以遇剛  
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  
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腹有雖青  
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  
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  
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鼎耳六五也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  
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  
三上承文明之腴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  
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相遇失

其悔而言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吳氏易學曰鼎以耳行六五也三與五非應而事  
使相求之義失

丁氏易東曰耳五也耳所以行鼎三與五非應而  
四又間之故耳革而其行塞者四塞之也鼎耳  
以虛受而後其用行不可塞也塞則鼎之用不行  
矣離為雉：膏不食九三不能得五也然九三到  
六五柔陰陽和其終必吉三不正故有悔其終必  
吉故悔虧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本義見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劇謂重刑也今從之  
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  
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雲峯胡氏曰初末有鼎寶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  
有鼎寶故折足則餗皆覆矣

張氏曰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  
用廢矣折故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寶也

本義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  
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  
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  
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吳氏易學曰金鉉指上九鉉以舉鼎之耳也上九  
又謂玉鉉金以爻之九陽取玉以爻位則柔相濟  
取五虛中能受佐以上九陽剛之臣必曰利貞者  
執中為寶無違師保之訓乃克假命而固鼎歟  
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  
之象也在鼎之在實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

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死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本義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故有玉

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死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

占也 節象以玉：之和潤是巽到功成處

李漢李氏曰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

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

金思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

邱氏行可曰一鼎也初畫偶而虛在鼎之下為足

二三四畫奇而實居鼎之中為腹五畫耦而虛在

腹之上為耳上為耳五畫奇而實實耳之上為鉉

初為足故為顛趾二三四為腹故曰有實曰雖貴

曰公餗五為耳故曰黃耳上為鉉故曰玉鉉此豈

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

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

以五附上五之鉉即上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

耳者則以三應乎五而有耳革異之象三之

耳即五之耳易道變通不窮如此也

按以位言五剛而上柔以才言五柔而上剛師保

在上以其柔而節君之剛以其剛而節君之柔則

成有一德數求哲人克享天心故大吉無不利然

用鉉者五之中也使五非中以為寶則節不受矣

猶庖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弗食孰敢強之也

震上

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

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

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

震亨震來虩：笑言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

象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

也虩：恐懼驚顛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

舉鼎實鬯以拒泰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

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

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朱子曰人常似那震來時虩：地便能笑言哑：

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

雲峯胡氏曰震驚百里以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

子主器取象

按棘木為匕取赤心之義長三尺利柄於未祭祀

之先烹牢於饗實諸鼎而加幕焉將薦乃舉幕以

乙出之升於組上

象曰震亨震來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迺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惶擾失守  
之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故敬惟敬故无懼无懼者  
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  
動而來也吾虩：然必為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  
其所以應之使大事為无事焉斯可以轉禍為福  
移懼為喜而笑言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  
能失乙也蓋執乙也乙以祭者一敬之外无餘念一  
敬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  
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  
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為之矣

象曰海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者修省之因修省者恐懼之實變至而恐懼  
衆人之所同恐懼而修省君子之所獨

初九震來虩：後笑言啞：吉象曰震來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後有則也

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平庵項氏曰初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  
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  
懼之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  
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  
中正足以自守故其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  
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按億字未詳九陵七日之象未詳愚謂數之至多  
為億說翼云億大也亦是此意此云大喪後云大

无喪俱說得通雲峰亦云大喪其貝以此知億為  
大无疑矣九即初九躋於九陵二進在初之上也  
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正故雖  
失而復得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來虩：震行无眚

傳蘇：神氣縹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  
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况處震乎故其震懼而獲  
獲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  
過責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

勿逐則自得。以不正而處震懼有吉可知。

本義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咎矣。

象曰：震懼：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傳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奮奮者也。故云遂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逃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

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

按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亨者初之剛當上達泥者四之剛不能達也。

象曰：震遂泥。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葉氏良珮曰：六五當震之時。往過動極。來則乘剛。

故震往來厲然。以柔居剛。得上卦之中。其才雖不足。以制變。而其德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无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亦始於懼。終於无懼者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視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者當如是也。

葉氏良珮曰：上六震索：視矍：以是而行。則先自辟而无以禦變。其凶必矣。所以然者。處震之終。不及圖之於早。故也。使能及夫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不至於索：矍：之甚。而致凶矣。然以陰柔處震極。雖戒懼之早。終不免於懼也。故又為婚媾有言之占。夫婚媾相親愛者。宜不相害也。而反有言焉。以其无應於三。故也。

象曰：震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本義中謂中心。



象曰艮止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汴水趙氏曰艮之為言止也探其源乾之索至艮而止陽之升亦至艮而止玩其象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止也二陰欲升開於陽而止能止陰也故曰艮之為言止也止非徒止有時焉時惡乎一於止固有時而行時乎當止而止寂然不動存吾道也不止則道以張狂喪時乎當行而行感而遂通亨吾道也不行則道以湮鬱沉靜而止動而行

兩不失時則吾道光明卓偉雖易行止之位而莫不然斯仕止久速之時非隘與不恭之偏而文王言外之意也易大王之艮其背曰艮其止為發諸之端猶曰艮之為止者以止於所當止也人皆曰我能止苟非其所止亦有咎仁牧慈孝其君臣父子之所乎卦有上下位雖應而德皆敵二氣感應則情通敵則陽止於陽陰止於陰而不相與是以如彖辭云云也文王探卦象而明止之義夫子慮昧者誤守无用之止若槁木死灰則五常廢萬事盡而人道熄故先明行止之時乃約而歸卦辭之

旨體用兼該盡已其人富哉言乎八純皆敵應獨言於艮者以明不相與則為止也

剛曰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者論理不論形也凡八純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以明內外各止其所之義也初四不相應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應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

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陰柔惠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正之道也

本義以陰柔居艮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繫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于腓也二既不能以中正之道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谷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其限列其黃屬薰心

傳限分隅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

進退者也任人身如列其黃屬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黃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亦危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戾焚燒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屬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燎其中也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膝也黃屬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虞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分列其黃矣危屬薰心不安之甚也

雲峰胡氏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二陰柔隨三而不能拯之是徇物者也二本中正故其心猶以為不快三過剛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絕是絕物者也三不中惟見其危屬薰心而已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无咎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本義六五當輔之虞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

悔謂以陰居陽

按能止其言不能止其行故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

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而不遇故為敦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

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

之至善所以吉六爻之德唯此為吉

本義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邱氏行可曰艮六爻以三上為主九三連上二陰

有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為艮止之義矣而全艮之

時用者獨在乎上故上敦艮吉而三艮其限厲薰

心也下四陰爻則皆隨陽而止者五近上艮故艮

其輔言有序四遠之則亦艮其身而死咎也二近

下艮故艮其腓不拯其隨初遠之則但艮其趾未

失正而已合二體觀之而重艮之義可識矣

三三艮上

傳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

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

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漸女歸吉利貞

傳男女萬事之先也故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其

所以吉者利於如是貞正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

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本義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

之義有女歸之象為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

占為女歸吉而又成以利貞也

草氏氏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男在內方止

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

婚女歸之以漸如此

永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和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馬氏賁田曰漸之為義何也止而後入進而不遽

以次而進也女歸吉者何也以次而進求而後應



禮備而後歸婚姻斯正女歸之吉也女道然也臣  
道亦如是耳皆占之吉也位者道之所由行也漸  
進而得位則進有功而道行也正者身无失而修  
也進而不失其身斯可以正人而正國矣君子求  
志而達道者也苟不正其身徒欲以法術而正人  
其能行之哉故君子行道濟時必端本為進得其  
位何也九五陽剛得中天下而立也此爻之漸  
也止而巽斯省括之釋動而不泥不困窮也此卦  
之漸也凡位之進德之居俗之染移莫不然也  
雲峰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

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良為主良止也止而悅則其  
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  
是為女歸之吉

按得位以漸而得也以正漸進之利貞也是二意  
剛中悉卦體之善止巽悉卦德之善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  
君子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而况於居  
賢德善俗乎居賢德而以漸脩而後至勤而後精

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而以  
漸禁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  
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雲峰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  
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  
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  
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

按胡氏以鴻之初者惟恐失群故危之而號呼而  
長者必緩飛以俟之艮少男有小子之象初在下  
未敢自安也有小子厲之象厲有言危而傷也然  
於義則无咎若直以小子有言指鴻之初者呼類  
似非蓋言自厲人奈何其指鴻也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  
也

傳曰磐安平之石也艮為山其中爻為磐石自干  
之磐又漸進矣衎衎和樂自得之意互次為飲二  
變剛成兌為食二五中正相應不急于進自養以

待時故飲食衎衎蓋素位自得者也吉者言其進之不驟也

刪云飲食衎衎疑于不事事而素飽不知君子隱居求志亦必有事為不空飽也

按磐水涯之石大而平者觀五之三歲不孕則二備為未遇如需之飲食晏樂以待時而動非徒井葵養而妄進者比也象恐人見以為飲食而已故以不素飽明之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元應

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

葉氏良佩曰九三以陽剛居下體之上是銳於進者也且上无正應以密比於四與之相合是進之不由其道者也故為鴻漸于陸之象夫陸途路也鴻水鳥也鴻漸于陸何為哉若照承辭以夫婦言夫征則不復還以離其族類之故蓋思伐之矣婦孕則不敢育既合之不以其道如之何其敢育也然以剛柔相保之象而言惟利於禦寇耳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

儿三少男無應上比于四往而不復反是離其內體之群類也六四長女無應下比于三孕而不宜育是失其漸歸之正道也互坎為死賊互離為兵戈剛止于外與之相保共禦寇賊順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陽剛之上豈能久處故四之所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橫平之柯惟平柯之上乃能

安處謂四之履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順以巽如小象所云

本義鴻不木棲橫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六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言得所願也

刪云艮在下故不為山而為陵漸于陵者飛而過其上也巽為風鴻乘風而飛故漸高二為五之正應婦也體有少男為孕自二至五三爻為三歲四

察之三問之故二與五歷三歲之久猶未孕育然中正相應惟二五然後有能堪此任者則正應終必得合而不孕者終將孕之故吉 五以二為婦正也三與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雖孕而不放育女歸之不以漸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為夫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本義胡安定程傳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旌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

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亂哉

雲峰胡氏曰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

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邱氏行可曰六爻皆以鴻為象鴻水鳥也初言于干進之始也二言于磐則進于干矣三言于陸則又進于磐矣至四于木五于陵則鴻之漸愈高而

无可進之地故以鴻飛為象言達者以其在天位之外也然漸以女歸為義故中四爻有夫婦之象五與二應夫婦之正配也故以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為象三與四比夫婦之邪匹也故以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為象夫婦之交苟患正配之難合而樂邪匹之易從則亦失漸之義矣

三三  
象上下

傳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攸利也

孔氏穎達曰歸妹猶言嫁妹也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以妹從姊而嫁謂之歸妹咸卦明二少相感恒卦明二長相承今此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姊嫁故謂之歸妹焉古者諸侯一取几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姊從故以此卦當之征凶无攸利者歸妹之

成也征謂進有所往也妹從姊嫁本非正匹惟須  
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妾進求寵則有並后凶咎  
之敗故曰征凶无攸利

楊氏誠齋曰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漸  
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曰歸妹  
自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曷  
為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妹之為言无父而有兄之  
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兄歸之也孰為之兄  
震是也故兌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  
也曷為歸妹征凶无攸利不待兄以己歸於人而

自往為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  
則妻非凶乎又何利之有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  
之此夫婦之大義也非夫婦之大義天地之大義  
也天地不交萬物炮炁男女不交萬世熄故曰歸妹  
人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說以動  
者兌說而震動也伯姬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  
妹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說乎惟不待兄之命而  
自征行以往為則凶則无攸利爾而况位不當柔  
乘剛乎

承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馬氏賤田曰長男動乎外少女說而從之故為歸  
妹歸妹非婚姻之正也二少相與婚姻以時男下  
于女而求之專几十其儀而其禮備此納婦之吉  
婚姻之正也乃或以長男而感動乎外少女即說  
而從之此非禮聘乃奔而歸者故不曰歸妻曰歸  
妹焉斯正與威恒之道相反故一歸之後征則有  
凶于室于家皆无所利為可不戒哉故妻道臣道  
皆利于正不可有所說而動為

按卦言歸妹征凶而无攸利則歸妹者不吉之卦  
不可用也此文王之易也夫子贊易則復以歸妹  
之吉而利者言之曰歸妹豈特雷澤相與而已哉  
天地亦如之天地必交而後泰者天地之歸妹也  
乃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不泰不泰則萬物  
不興而化育之功息矣人道亦如之人道而有歸  
妹者男女之有終生育之始也夫无終則无始而  
人類絕矣故歸妹而善斯大吉而无不利矣男女  
之道必如雷風之恒風雷之益以長女而配長男  
或動而以巽從則為道之常或巽而後動則為道

之益也乃歸妹不然以少女而從長男乃說以動者若曰姊猶室而妹乃適人故曰歸妹此卦之所由名也其征凶者何也陰陽皆失其位男无以正乎外女无以正乎內也无攸利者何也以柔而乘剛女壯而驕陰加陽也何利之有古今女禍皆乘之乘乎剛也可不戒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本義雷動澤隨陽動於上陰悅而從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大全云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向晦

寡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

敝戒其動也

吳氏易學曰君子當歸妹之始思所以永其終必先知不終之敝而正其始追其敝則無及矣不獨夫婦之道凡聖哲之慮遠所幾率如此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 按以卦言之則以少女從長男者三從四也初无

與為以爻言以剛中應柔中者二從五也初无與焉獨以相應當四而四又居陽比三而不復應于四為有室則于三為娣而不足以與行矣然三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而初剛正雖為娣之賤却能以常道承君故吉此所謂跛而能履者也兌在震動之下而有闕焉為跛初又兌下又當之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恒謂有常久之德

吳氏易學曰初處下無正應娣象以娣從為古今常禮曰以恒跛者不能自行依人乃能如娣妾承

正室以行則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本義眇能視承上文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為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刪云二居互離之初目也變剛則虧離體眇之象也猶以離故能視如眇者視雖不正不廢能視也 二為人位比初為幽居柔亦為幽故曰幽人胡氏

曰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允  
體而近三者也履之三武人為于大君不貞者也  
然後九二為君子之幽貞歸妹之三爻歸妹以娣  
不貞者也然後九二為女子之幽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為  
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  
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  
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  
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此人誰取之不可以為  
人配矣故當反而求為娣勝則可也以其不正而失  
其所也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  
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  
或曰須女之賤者

徐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无應宜待而急於從人  
不得為人配而反歸為娣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  
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片於卑下卒為人所賤  
者何以異此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邱氏行可曰三以須而從二二則中應五五小君  
之貴也在三不若反歸於下以娣勝之禮事之則  
為當位而无嗟惜之患矣象言未當者以六居三  
柔柔則賤賤貴皆未當之義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也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  
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徂徠石氏介曰妹當歸而愆期者待年也愆期以  
待年當年以待時遲待也愆期之志待年而往是

未虧也待時之義得禮而行是所宜也時謂仲春

雲峰胡氏曰三以其无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  
娣四雖无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三陰柔不中

正无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賢明有德者也士之  
自賤自貴如之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歸故  
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  
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

雲峰胡氏曰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

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娣

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豆歌之

類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刲取

血以祭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

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

夫不能奉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

不可以奉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

夫婦之无終者也何往而利哉

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與三約婚

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

雲峰胡氏曰士曰女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

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

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

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於兌

之陰則一也

李氏曰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以三上无應是夫婦

之禮不成而祭祀无主矣

三三 補下 震上

傳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

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

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為聖人

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也故

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楊氏誠齋曰豐之亨孰致之王致之而至於此也

有以致乎此必有以憂此吾王易致乎此也明而

卑照動而有為是以致之也致之矣易為而憂王

之明宜如日之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王之勿憂

止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宜大也中則尚  
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時夕  
蓋日中者其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原息  
者消之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  
適況于人乎況于天下之治亂安危存亡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傳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  
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成斷  
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久致刑者以威  
於惡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

獄致刑也

本義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  
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  
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  
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  
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  
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句均也天下之相  
配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

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  
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  
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亦則  
胡越一心其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  
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

本義配主謂四句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  
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注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  
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  
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  
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成占者宜如  
是也虞中有孚之象

刪云二應五為麗天之日離之中畫在二為照地  
之日日麗天中而光照地上故象日中然二陰敵  
應障蔽不通豐其蔀也日暗則星見三光皆屬離  
盛則為日微則為星二乘剛為疾處離中為明明  
而遇蔽則疑隨之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



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  
反反疑為孚反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大全云大有之信上發下豐之信下發上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本義沛一作旃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小星

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

象占如此

吳氏易學曰沫子憂以為小星薛氏謂斗之輔星

日中見斗已非所宜至見沫則暗甚矣以九三陽

剛應上六之陰柔故也上六正應乃不足時如人

折其右手竟安所恃以用哉然夫不在已故無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

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吳氏易學曰九四同六二為蔀斗而意不同九四

之幽以陽位陰又不屬明體也然遇其夷主者因

初之往而得相遇則震以明而動矣吉利于行故

與二之往得疑異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以來章但指六二言愚以為四比五二應五初

去五雖遠不能自致然遇四之配主而同往為四

亦欲得初以共輔乎五此三爻者非所謂章明之

才而皆五所當來之者乎獨三應上非五所能來

爾二有孚發若發乎五也四下就初同輔乎五者

也故五以來章有慶譽吉二四吉而初亦云往有

尚謂此三爻皆從乎五故也

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

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諉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

如其占矣

上六豐其蔀蔀其家聞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本義以陰柔居豐極震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

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

蔽之深其凶甚矣

雲峰胡氏曰卦辭曰勿憂宜日中二下卦之中日

中之位初與四未及乎中三與上已過乎中者也

况上又處豐之極其凶宜矣

象曰豐其屋天降翔也聞其戶聞其無人自藏也

傳以聞其無人自藏也謂以其昏暗自高大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說恐未是

本義藏謂障蔽

楊氏誠齋曰家之捨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增耀行於室廉鹿遊於臺矣豈復觀其家之有人跡乎此說得之

按豐之雷電交作必有雲雨蔽之豐其沛豐屋見斗見沫不見人反以蔽極明已惟初不言豐未至豐也五不言豐不知有豐也觀豐之象玩豐之

辭蓋豐惟以明而動其明大其蔽亦大其見遠其不見乃近必日當天中貞明普照乃足以徹其蔽而見其微故獨用其明不如遇主之相為用也以明為疑不如以信為明也自雄其明反以得暗不如柔虛以來天下之明也夫豐至上翔天降蓋外明而內節極矣是豈宜豐哉不得日中之宜豐之見可憂也

三三

艮下

傳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旅羈旅也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而不履旅之象也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湏臾離也

劉氏曰山止而不動旅館象火動而不止旅人象豐為大則旅為小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大小道无不在大亨固利於貞慎不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貞也故特再提旅字而曰旅貞吉

按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如天子之出居諸侯之寓公大夫之出奔聖賢之輟環歷聘皆是也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馬氏蹇田曰旅小亨而貞吉者何旅道尚柔過柔則辱柔中義矣以六五一爻言之五為旅主能以柔道得中乎外順應二陽之間不剛以取禍柔以取辱是麗者之亨道亦其貞也旅道貴于依賢明以二體言之艮止于內而外麗乎明得所主矣是止者之亨道亦其貞也止而麗明若孔子於衛主

蓮伯玉之類是也旅之為義如此是以小有亨通  
于居旅之時亦得乎旅道之正而獲吉也旅无元  
亨大吉之道得其時義則道大行而被格者廣小  
亨不足言矣不亦大耶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予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慎用如山不留如火

孔氏穎達曰火在山上連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  
旅象

毛氏伯玉曰取其火以為明取其止以為慎取其  
旅以不留獄

邱氏行可曰火不可使處於山猶囚徒不可久留  
於獄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孔氏穎達曰瑣瑣細小卑賤之貌初六當旅之時  
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安而為斯卑賤之役然則  
為斯卑賤勞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故曰旅  
瑣瑣斯其所取災象云志窮災者志意窮困自取  
此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傳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  
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  
其象占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  
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  
按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本義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  
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  
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本義雖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  
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无

亡天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警命也

陸氏曰云命猶名也警命猶名警也

按伊川謂射雖一天而亡之發无不中於下文終

以字欠照應蓋易中凡言終吉以初不甚好故也

本義是

象曰終以警命上逮也

本義上逮言其警命關於上也

上九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

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二

之柔順中正五之柔順中正五之柔順文明皆得

其道者也以內卦論初不及乎中故有災三過乎

中故焚次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

中故號咷蓋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剛必自折在

內在外皆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三三 巽上

傳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

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

不能容入巽所以次旅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

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

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能巽以入也

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

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

曰利見大人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邱氏行可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

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

以二五之剛為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

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

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剛謂二五

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

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

剛此以初四兩爻釋利見大人之義

楊氏誠齋曰巽之為卦為曲為靡為苟合為詭隨

為尊諛其於人也為妾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為用巽其惟用之於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令則固沛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固遠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而重之者一冉而申之也剛巽乎中正謂二五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陰而順陽大人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巽

按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傳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本義隨相繼之義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初六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履之則有以濟其所以不及而得所宜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邱氏行可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烈不屈之

氣而矯其巽懦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志治矣苟過於強悍不得其正則其志亂矣何治之有

楊氏誠齋曰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譏故以謙恭柔遜之德而御其剛強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與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為進退故疑又其究為躁卦故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詞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邱氏行可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巽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

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災害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辱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王氏景孟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巽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為之是可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獲三品有功也

傳陰柔无援而承衆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

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適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

本義陰柔无應承衆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車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車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下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楊氏誠齋曰九五以剛處剛宜其非巽也而為巽

之君以純剛之德宅至尊之位能回其剛以巽乎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无不利一貞立而百順隨然猶无初有終者有始有卒惟聖人自非聖人與其有初而鮮終寧无初而有終之所无初非守常乃應變也車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奉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車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車之既更復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是以有終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

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厥後庶之義更者軍之更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

邱氏行可曰巽順也以一陰而順乎上之二陽也

在卦以二柔為巽主初柔居剛未安於巽故有進

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

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

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巽之為卦以居中

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

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惟以九居五位

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歟

楊氏誠齋曰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

在上而高亦為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於

順者也往而上而過於順何巽於在下之卑而順乎

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

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姤邪之順也上九位極

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

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欲以保其所有不

知順愈過而身愈危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

權勢雖正亦凶况不正乎故謂權勢上窮謂高極

三三兌上

傳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

其象為澤取其說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

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

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成故其占如此

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

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

之大民勸矣哉

吳氏易學曰說卦云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澤卦

也其卦柔而居主為主者剛耳天德介然外以柔

道行之則其說也以利貞非以私也所以順乎天

而應乎人也說能使民忘其勞忘其死必其所以說之者大也不然小補之雖廣而能致民自勤乎哉

刪云陰說陽而陽亦說陰故咸為无心之感兌為无言之說是兌之說不言而心契者也

按剛中故說而亨非也剛中而柔外則非徒以說為說而說以利貞者也明貞字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天下相麗者莫若朋友可悅者莫若朋友以文會

友者講習也以友輔仁者習也

初九和兌吉

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繫應是能卑

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

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

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

占如此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傳二承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

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

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

矣

本義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

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

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

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

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

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

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

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



此為戒深矣

九五孚于剝有屬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傳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辭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說之主虛說之極為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上六引兌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朱氏子發曰上說道之成六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初九剛正不疑於三而行九二剛中不比於三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孚於三而屬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可不慮乎邱氏行可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

在卦以二陰為說主四陽則皆為所說者三以柔

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

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

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

戒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

下與陰无係故曰兌吉二已近三八說猶淺故孚

兌吉悔亡四入上兌處三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

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持極故孚于剝則

有屬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三三兌上

傳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

占者之深戒也

丁氏易東曰渙者三陰之卦自否來二四相易者也又為三陽之卦自泰來初三易五上也然以自否取義渙者離散之名九來居二而陷六往居四而入渙散之象也其象則風行水上披離而解散也二易四得位而上同乎五故亨虞渙之時而能有亨通之道者也王假有廟假至也王指五而言渙散之時而欲其亨惟有聚之而已人死則魂離而魄散故立廟以聚之而聚已之精神於廟亦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人離散則神鬼不享祖考之精神可聚則人心之聚可知人心之渙散者既聚大川之險難可涉矣此聖人極渙之道也利涉大川謂下坎上巽木在水上涉川之利也 假訓至有作感格之假亦有理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象木有功也

渙之得亨者何蓋渙者否之變也當否之時天地閉塞凝結而不通矣變而為渙則乾之剛自外而來于內施其實而不窮坤之柔自內而正位乎外合于正而上同所親之臣則輔德于上所應之臣

則施惠于下渙道如此則是凝結者散閉塞者通非復否之時矣有不享耶王假有廟者渙之時陰雖未平方在經略可以立宗廟而思以革聚之此王者宅中而正位託祖考之靈以固結民之離心此濟渙者所當然也利涉大川者何乘木而有功也渙之效也五行之木于器物為舟楫于時為春于德為仁涉川者必假舟楫以濟坎水之上加以巽木是舟楫橫川象也王者孫政施仁得人心為何患不濟夫渙之利涉大川者非乘木有功也耶陸居啟曰王者之格廟也精神聚而不散視聽一而不分在中言其念茲在茲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萬物本天人本乎祖稟帝立廟反本渙合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傳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極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鄭氏曰初之得二為壯馬壯則可賴以為援二之就初為奔机得机則可藉以為安此初之從二為順於理而二之就初為所願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傳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蓋渙之時合力為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矣豈但能悔亡而已

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机當從傳指初為是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按三之躬四之群上之血連二之奔机為四爻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

吉光大也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此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如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異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逃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邱氏行可曰當渙之時惟剛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然後能極渙在渙六爻初柔也二剛也二俯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極渙之責故初極馬壯吉而二奔机得願也五剛也四柔也四上同五在上相合

以成濟渙之功故四渙群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  
此四爻皆惕力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  
速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而无悔上則  
不過渙血以逮害而已

三三  
兌上  
坎下

傳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  
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  
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  
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  
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所以亨者何也以卦言之外坎陽也而二陰  
內兌陰也而二陽剛柔分矣以爻言之則九五陽  
也而居坎中九二陽也而居兌中剛得中矣君子  
之于天下也剛柔有度而過均不相過為固有節  
矣然主之內者如節之二而不偏不倚行之外者

如節之五而无過不及斯道之達也雖其樂之哉  
此節之所以亨也蓋過剛則折過柔則廢則失中  
而无位柔得位而失中皆非節道其能亨之哉苦  
節不可貞者何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太嚴則離  
于是乎不當儉而儉不當死而死者矣蓋不中則不  
庸其道窮竭不可繼而常也又以卦爻之德言之  
內澤說而外坎止卦之節也然說以行險則險必  
如夷九五德當尊位以節天下之度中正不偏以  
通天下之志此又象寓節亨之道若夫苦節則反  
乎是矣其道豈不窮乎哉又以節道之大者言之  
天地之大也以二十四氣為月節此天地之節也  
則為春為夏為秋為冬而四時成天予之大也以  
歲之所入除四分之一以制度此人君之節也則  
用有式而不傷乎賦有貞而不害乎民矣節之道  
大矣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刪云為陂以鍾水曰澤澤上有水小則宜增高其  
陂以限止之大則宜量通其陂以趨平之皆所為  
節也數度者因數而定其度也德行者即德而見  
之行也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貴議

楊氏誠齋曰民修受之以節節者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為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為制也故曰制數度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固矣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傳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本義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不出門庭凶

傳二雖剛中之質然履陰居說而承柔履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正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本義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道故其象占如此雲峰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有門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章廣吳氏曰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

占如此

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當位故安得五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往已則安行天下則悅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卑節之吉位正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履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王氏輔嗣曰過節之中以至亢極苦節者也以斯施政物所不堪正之凶也以斯修身行在無妄故得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邱氏行可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初九六四九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

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其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為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上與五比五得中則為節之其上過中則為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於爻義其用意之精如此

三三  
兌下  
巽上

傳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

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傳豚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守信之道在於聖正故利於貞也

本義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亦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貞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東鄉鄭氏曰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此中孚之象以卦體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

雲峰胡氏曰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无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

遂背之其為孚也人為之偽非未孚之正故又成之以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何也三四柔在内而比乎剛二五剛得中而主乎外是自信乎誠足乎已而无待於外矣是謂中孚又內說而外巽以中實相感應焉是中孚之所被乃化乎邦也斯皆中孚之義與豚魚吉者以信而及豚魚感而應也夫信及豚魚則至誠

而无所不孚不亦吉耶利涉大川者澤上而有巽木澤川也木虛舟也涉大川而乘木舟虛故无弗利也內以至誠之道而說乎衆則衆濟以至誠之道而載乎上矣斯中孚所以利涉大川非徒涉也中孚以利貞者乃應乎天也天者理也中孚有不順于理匪正者也雖孚必凶故正斯利焉以其順乎理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用刑者中心有毫髮之疑受刑者中心有毫髮之憾即非中孚若子羔之於剛

者庶幾乎風澤之感矣

議獄即周禮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甸而讞聽二甸而讞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子相曰議獄所以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成占者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閑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爵與靡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

象曰其予和之中心頌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中溪張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為匹敵然三居兌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

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匹馬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方氏逢辰曰四合初九之黨而上從五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故有馬匹亡之象以陰居

陰履柔得正不敢敵陽此人臣功業已成而不敢居其盛者故有月幾望之象若大臣而震盈植黨

則有咎矣禹之不伐國公之不驕月幾望也要于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

傳五居居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

下之心信之團結如拘牽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

孚不能使天下團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團結如此故其象為學如占為无咎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雖曰翰音乃雞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雖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備是也

象曰翰音于天何可長也

邱氏行可曰在六爻以二五之剛為主故二言鶴鳴子和而五言有孚二言我爵爾庶而五言學如其交孚之實可見也餘四爻初上則以實應虛三四則以虛應實而所居之位又復不中皆未能有



亨者初之應四初實而四虛也故初虞四之有他  
四絕初之類而從五三之應上三虛而上實也故  
三之應上則鼓罷歌泣之不常而上之應三則如  
輪音登天之无實合中孚六爻而詳其虛實之義  
則剛中為孚之象昭昭矣

三三  
震上

傳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  
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  
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  
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  
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  
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  
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卓庵吳氏曰大者陽剛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  
可以吉惟善於自處能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  
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大者可吉此君子不得志  
之時轉凶為吉之道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  
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小過亨者小者過于大而亨也大人恭矣小人恭  
而過之大人儉矣小人儉而過之斯通達而不塞  
也利貞者時可過而過之所過即正道故過以利  
之與時行也二五俱以柔而得中是以小事獲吉  
可小事也三四俱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非吉道也卦象橫而觀之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

之音暫過而不留小過之象也小人之事故不宜  
于上宜下則盡乎小人道斯大吉矣何也以小過  
之道施于上則逆施于下則順乎理也  
楊氏誠齋曰小過之時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  
時也曷為靜吉而作凶也居且俱弱一也上動而  
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孤邪衆而正  
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當是之時其為君臣者  
必也自揆其才量其力而安履其時小有所過則  
可大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就則宜高有所舉則  
不宜如飛鳥為有所飛必有所歸飛而无歸凶孰

大為是故飛有山可棲則不可以排空而飛也若  
下舍其長之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太空至於无歸  
而遺音哀鳴焉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戒之曰小  
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過則亨則利  
然必正乃可也也有所為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力  
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鳥之象為飛  
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  
若飛鳥薄山棲巖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雖卑飛  
則吉順則宜高舉則逆則不宜也柔得中謂二五  
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陰乘陽下  
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  
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如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本義山下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  
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  
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雲峰胡氏曰本義以為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  
是過於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於收斂過之小者  
也又以為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乎恭

不可過乎儉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  
可過乎奢又以為不可甚過蓋恐其泰之甚則為  
足恭哀之甚則為夷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掩豆  
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楊氏誠齋曰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  
吉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飛鳥之象內  
二陽之實為身外四陰之散為翼而初六上六文  
翼之銳者也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飛則已  
一飛則有高翔遠舉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

小人常有進躋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  
凶天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速  
墮也蓋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而初六  
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為大臣矣豈不凶于  
國哉凶于身不足道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  
及其君且不可過也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  
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  
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

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過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且道則无咎也過當也過且之分則其咎可知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陽而反過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過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所以不及君而還過臣者以且不可過故也

凡三弗過防之從或戒之凶象曰從或戒之凶如何也

雙湖胡氏曰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戒我而凶矣當從此

凡四无咎弗過過之往屬必戒勿用永貞

按凡四弗過與九三說同過之前過乎陰也過乎陰往則必危屬以防之必又以從或戒之為戒而勿致大有所作用為能永守其貞也俞氏曰此爻

皆以兩字為句是

象曰弗過過之位不當也往屬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客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

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

不能濟大事可知

象曰客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已上太高也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過過之已亢也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其速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邱氏行可曰合六爻而論初上兩爻皆陰不中過

者也故初上皆凶皆戒其過也二五兩爻二比三

五比四剛柔相濟位復得中不過者也故无凶咎

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在三則

曰弗過防之防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之上

而不為之防則陰柔必至害已故凶四曰弗過過

之過謂過上二陰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動

致五上之過則危屬之車也故曰往屬必戒然陰

在陽上其害備可逆陰在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咎此又中兩陽爻之別也

三三  
坎上

傳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丁氏易東曰既濟離上坎下既已也蓋也濟者涉

川而登岸之名既濟之時雖小者无不亨也亨至於小者非如巽之小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之初三與五本陽位也而剛居之二四與上本陰位也而柔居之剛柔得正各當其位又皆正應所謂既濟也陽已得位大者不在言也陰亦得位則小者无不亨矣初吉以下體六二之柔居中七終止則亂上六也上六純陰有終止則亂之象也通其變則能治不通其變治者亂矣當既濟之時乃太平極治之時也猶以治極而終於亂者為戒蓋既濟變則成未濟故聖人深戒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得既濟之時義

小者亨大者困亨而小者亦无不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三與五本陽位也而剛居之二四與上本陰位也而柔居之六爻剛柔得正各當其位又皆正應所謂既濟也陽已得位大者不在言也陰亦得位則小者无不亨矣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物極則返既濟之窮則變而未濟矣或曰既濟自泰來六自二而五為成卦之主陰為小小者亨也又三陰各居陽上亦為小者之亨然不如前說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悅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

如是則无咎矣

按濡尾而不能進凡獸皆然當不止謂狐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

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

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

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入者鮮矣二陰也

故以婦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悲其茀則不

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則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

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則

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

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

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

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

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

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婦婦車之蔽言失

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

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

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

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按三代之兵未嘗用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

一亂也

象曰三年克之過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傳四任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

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

濡謂濡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

濡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

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

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

漏

中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

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

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

漲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王氏輔嗣曰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盛矣將何為焉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於修德故沿汙之毛蕝蕝之菜可羞於鬼神故泰稷非聲明德惟聲明德惟聲明是以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於豐也

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孔氏穎達曰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況後世

上六濡其首厲

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濡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楊氏誠齋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截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聚眾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由此而言濡首豈謂

狐

按濡尾謂凡獸皆然不止謂狐若濡首則指人而言又不但謂獸也本義說恐非故涉水上去狐字為是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邱氏行可曰既濟六爻內三爻離明也初无咎二喪弟得三伐鬼方克之此已濟之象也外三爻坎險也四成衣初五不如西隣上濡首厲則既濟為未濟也

三三  
離上

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慮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懼其濡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勇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

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葉氏良珮曰未濟亨言未濟有必亨之道也然必敬慎乃克有濟若不知敬慎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馬氏臨田曰未濟亨者何也以外象言也外象者

未濟之終向乎濟矣六五以柔中之道為未濟之主善其道以履之能无亨乎哉小狐汔濟者何也以內象言也內象者未濟之始濟非時也九二乃未出險中是小狐汔濟象也濡其尾無攸利者何也有其始矣不續其終此所以陷溺而未能濟也夫未濟之卦陰陽雖皆失位然剛柔六位皆相應合德所以交濟之道實未嘗不與焉在君子善體之耳未濟亦何患焉

按狐為坎坎尚未濟出至離乃濟柔得中亨指外離六五也汔幾也小狐幾濟為未出中指內坎初

六也不續終謂首濟而尾不濟終不能相接續也

九治多以少年輕號故取象于小狐伊川講焉

成都有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三陽皆失位九卦

初三五為陽位六以陰居之故失六十四卦惟未

濟為然未濟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應則陰得陽

以為助而終濟矣故亨也文王以未濟終易孔子

釋彖已舉復中此旨以示易無終窮之理達斯義

者而後可與語易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傳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

其履也君子觀其履不當之象以慎處于事物辨

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于其所也

大全曰火在水上只爭個安頓不着早安頓得便

是既濟

初六濡其尾吝

傳六以陰柔在下履險而應四已既陰柔而四非

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

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

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

如此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傳云不度其才力而進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刪曰既濟居離初明足以燭義未濟居坎初故為  
不智之極

九二曳其輪貞吉

傳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於未濟聖人深取  
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居道艱難  
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居相應  
之地當用者也剛有凌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

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  
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例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  
用剛之過也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  
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於六五  
則言其輝吉盡君之道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  
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  
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  
出險而後可征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  
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  
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  
不可才不能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  
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

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楊氏誠齋曰九四懷剛正之資奮震動之威居近  
君之地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大功  
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如此然未  
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德何也既濟之世  
利用靜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  
曰三年者戒其欲速謹之至也雖訴其動不可輕  
於動也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然既濟之時利用  
靜三復過剛故雖克之而猶憂其德未濟之時利  
用動四復居柔故必伐之而後得其賞受賞大國



即承高宗而言三居下之上故以為用人之人四  
居上之下故以為受賞之人濟天下之險者非剛  
健不能居柔為不貞貞者欲其用剛也震動之極  
也震用伐鬼方用剛之象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  
震心以求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  
感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暉者光之散也

楊氏誠齋曰六五遯未濟之世為濟難之主而應  
之以陰柔之才乃以貞正而吉以卑誠而又吉以  
光暉而不吉又許之以无悔何也蓋未濟之六五  
其體雖在天為日在地為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  
弱猶強故日之在夏暄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  
壯六五文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至猛而  
揜之以柔方且處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正  
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群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  
乃最先濡其尾以用之用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  
自曳其輪以為之用九四剛明之近臣則又奮伐

遠返以為之用毋得不一掃大難為无難之世一  
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傳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  
之悔尤又何疑焉

按離文明光之象虛中有孚之象有孚之光乃為  
吉耳暉者光之散語意最妙被于四表何吉如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時可以有為而自信  
自泰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耽飲而濡  
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却氏行可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  
失何耶蓋飲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  
孚者今失於是矣

楊氏誠齋曰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  
之濡首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  
人溺其心以及其天下國家故澤水之害小於儀  
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澤水

却氏行可曰合六爻言內三爻坎險也初吝二曳  
其輪三征凶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有  
實五有孚吉上无咎則未濟為既濟矣

西溪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坎離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既未濟水火之交終焉

原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敘造化之用既濟之後備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一百一十五

現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

繫辭上傳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而言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

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等章如論用易之法則易於大衍之數與夫卦爻之別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无隱其稱大傳則因太史公所撰以別於其師楊何等所著行世易傳云爾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楊氏誠齋曰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

以陳曰動靜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曰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伏巽仰  
觀俯察因天地而得乾坤之象因天地之卑高而  
識貴賤之位因天地之動靜而定剛柔之體因天  
地之間類聚群分而明吉凶之故因天地之成象  
成形而見六十四卦之變化此既畫之易也易之  
害也

按聖人作易亦有所本耶蓋仰觀俯察見夫天行  
之健而尊于上地勢之順而卑于下則卦之乾坤  
于是乎定矣見夫天地之間卑者高者萬物以陳

則爻之貴賤于是乎位矣觀夫陽動陰靜而有常  
則卦爻之剛柔決矣觀夫事情所向各以類而聚  
庶物善惡各以群而分則卦爻之吉凶生矣觀夫  
麗于天者則成七政之象麗于地者則成五行之  
形則卦爻陰陽之變化見矣畫前之易：未作而  
道則具於天地者也畫前之易蓋如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遠

夫造化具乎易理如此是故以造化易於易者言  
之則易之初始於動靜之常分剛柔奇偶兩畫而  
已兩相摩而為四：相摩而八卦成八相遠而為

六十四而諸卦之六爻成則乾坤設而六子從焉  
此位而卑高陳剛柔分而動靜著方物聚分而吉  
凶生成象形而變化見是造化之道盡於易而發  
之矣畫後之易蓋如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以易見於造化者言之則天地設位而易行焉鼓  
之以雷霆於物始之先潤之以風雨於物生之際  
離日坎月運行於晝夜之間而寒暑分運行於南  
北之陸而寒暑極一寒一暑而歲功成矣是易之  
道盡于造化而見之矣觀易者觀于造化可也

邱氏行可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  
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遠鼓潤運行言  
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  
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夫易即造化造化即易如此由是乾交於坤之道  
也則一索而得長男而為震再索而得中男而為  
坎三索而得少男而為艮坤交於乾之道也則一  
索而得長女而為巽再索而得中女而為離三索  
而得少女而為兌此天地生物之初人物皆然所

謂以天地為父母而生化者也男女成形則以男女為父母人物皆然所謂形生者夫乾道成男而男體則坤：道成女而女體則乾此陰生于陽：生于陰：陽變化而生：无窮者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夫乾坤成物之形雖異而成物之道則同蓋凡物之理氣稟於天故乾知大始以先於地凡物之形質生於地故坤作成物而承乎天坤乾之功至薄而無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乾之道可一言而盡健而已德行確然而恒易也一健之中

物皆資始而无難蓋以易為主而已矣坤之道可一言而盡順而已德行隨然而恒簡也一順之中物皆資生而不煩蓋以簡為能而已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以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之道易而已人能法之即其所居之位行其平易之事不行險以徵倖也則其心人皆見之而易知矣地之道簡而已人能法之循乎理而安貞不

二三其行焉則人皆便之而易從矣易知則猜忌不生而有親易從則子來趨事而有功有親則德不孤而可以有功則勞日積而可以大可以則為過于人之德也可大則為過于人之業也易簡而德業之盛如此則天下事物之理皆得之矣天下之理得則盡人物之性成位乎天地之中矣非天下至誠之聖其孰能與於斯

####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設者陳也觀猶大觀在上之觀示也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畫觀察旁取之道而陳卦于爻因以天地萬物之象寓夫吉凶之道而示人矣此伏羲之易有圖而无言聖人與知象人未之或知也於是文王則繫以卦辭周公則繫以爻辭而明夫天道人事之吉凶焉語吉凶則凡悔吝之類亦在其中夫道未易明也列聖既圖以示之又言以宣之於是聖人合乎吉凶之道君子趨吉之方庶民卜筮以趨吉避凶之用皆具于是矣或曰柱疏云聖人觀物象而畫卦本義云聖人觀卦爻之象而繫辭皆不取何也曰註疏偏明夫設卦本義偏明夫繫辭

觀是章上下辭意自見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夫卦爻而繫之辭吉凶明矣然卦爻有剛柔焉純  
剛純柔而交相推盪則剛復為柔：復為剛乾或  
為姤為遯為否為坤：或為復為臨為泰為乾陰  
陽變化而无窮而吉凶之變化亦无定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  
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  
之道也

設卦觀象而繫辭吉凶明矣是故吉凶有象在于

事之得失悔吝有象在於事之憂虞辭因繫之以  
明象意然象之吉凶悔吝亦豈有定哉唯在于人  
事之脩為何如耳卦爻之變化者陰陽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晦明之象也其在于人事知進知  
退而不亢知剛知柔而不固則象辭之所示亦无  
恒矣夫剛柔相推而六爻動者豈无謂哉乃天地  
人三極之道也蓋立天之道曰陰陽：老則動而  
陰：老則動而陽此天道之有動也立地之道曰  
柔剛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地道之有動也立人  
之道曰仁義仁極必裁之以義：極必居之以仁

此人道之有動也三極之動而有象辭因以吉凶  
悔吝而示人吉凶悔吝亦唯係于人事之脩為何  
如耳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是故君子有所居而安者匪他唯六十四卦易之  
序耳有所樂而玩者匪他唯三百六十四爻之辭  
耳是故君子无所感而靜也則以其時位觀其卦  
之象而玩其辭有所感而動也則觀其爻之變而  
玩其占凡一動一靜皆循乎理而无違是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所謂君子脩之吉也

###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以明吉凶君子學易所以吉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卦之有象者如乾坤則言乎天地之象者也如咸  
恒則言乎男女之象者也卦之有爻者如潛龍勿  
用則言乎乾變而始者也履霜堅冰則言乎坤變  
而復者也為揲著而求卦遇乎三少而老陽三多  
而老陰者也凡辭之吉凶皆於象變而明之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明吉凶矣然辭有吉凶云者非天所降也言乎人事之失與得也有悔吝云者言乎人事小有疵失未純乎得也有无咎云者言乎人事已有缺失能自反而補之俾无所失也是吉凶悔吝无咎雖原于天而趨避實在於人繫易者所宜省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爻言乎變者也列爻之貴賤者則存乎位象言乎象者也齊小大之分者則存乎卦爻有變則卦隨而變貴賤小大亦隨而易矣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其失得之辨則在于所繫之辭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其悔吝則在于隱微之際能憂之而有分辯之介則小疵免矣无咎者善補過也補過之要則在于震以戒懼之悔其失以反乎得焉而已矣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是故易之示人因陰陽之小大而設卦因陰陽之

險易而繫辭：也者則各因其動靜之殊指其所向而已其吉凶悔吝補過之道皆在乎其中矣

### 右第三章

此申言前章之義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卦爻皆陰陽故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之則合萬為一而渾然無欠綸之則一實萬分而燦然有倫其道可謂大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

聖人之用易也以知言之休咎未徵而難測者謂之幽休咎已徵而易知者謂之明幽明有故不易知也聖人以易而究之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中和致而皇極建則天文地理皆如其常而休徵見否則變怪見而咎徵著是幽明之故聖人知之矣人物有生有死未易知也聖人以易而究之則原其理氣之合而知其所以生反其理氣之散而知其所以死凡乾坤之成男女男女之成萬物其始其終莫不皆然是生死之說聖人亦知

之矣至於鬼神之情狀又難明也聖人以易而究之知精氣聚則為物而為神魂離魄而遊散則為變而為鬼是鬼神之情狀聖人亦知之矣此聖人以易窮天地之理而彌綸之也知之盡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以行言之天地之體高明博厚而聖人似之天地之用健順而聖人似之故上下同流而不違知周乎萬物之理此知之崇而致乎天地道濟乎天下而不遠于人此禮之卑而法乎地也故其道得中而不過旁行而萬億其途也然主於極而不流天命有窮通之不一也然樂且知之私欲盡而不憂人情懷土有苦樂之不同也然隨寓而安居仁而極其厚故天理純而能愛此聖人以易體天地之理而彌綸之也仁之至也

範圍天地之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死方而易死體

天地之化逝而不息者也聖人則裁成之使入于範圍之內有其節而不過品物之類散而萬殊者

也聖人則曲成之使在于洪鈞之內无一物之或遺晝夜之道分陰分陽者也聖人則通乎其進而知故聖而神也陰陽死方而巨測易之妙也變化无體之可據此聖人以易贊天地之道而彌綸之也故曰易能彌綸天地之道云

####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所以知之盡仁之至聖而不可知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又一陽運行而不已者乃

道也道之體用夫固不離乎陰陽矣陰靜之極而繼之以陽動是貞復繼之以元者善之長此所以為善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乃萬物之所各正此所以為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是道也人人有之惟聖人為能全體之聖人之外有之之而得其一偏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已有之之而冥然罔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已此君子之道之所以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且君子之道原於天地天地之生成物萬其仁顯而其用藏如春夏之發生以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之收藏以藏春夏所顯之用其鼓動萬物而生物不息也以無心成化而不與聖人同憂焉其盛德大業見於生物成物之間者斯不亦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何謂大業富有之謂也何謂盛德日新之謂也富有者以言乎大而無外者也日新者以言乎久而無窮者也陰陽之在造化者如此其在易書者則何如是故易者生之不息之謂也易之陽而為乾者成象之謂也易之陰而為坤者效法之謂也此陰陽之在卦者然也占者極數知來之謂也因占以作事者通乎卦爻之變之謂也此陰陽之在著者然也夫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易之陰陽可測而知者也若夫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神惟不測故無方此其所以不離乎陰陽而亦

不倚於陰陽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大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為道也廣大以言乎遠以言乎邇以言乎天地之間無所往而非易以遠而言則其理通行而不禦以邇而言則其理具在目前靜正而不偏以天地之間而言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焉可謂廣且大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自乾坤二卦言之守一之謂專兩闢之謂翕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乃坤之德也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乃乾之德也大生廣生謂乾坤廣大而生生之道無窮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天足以包地故大地足以容天之氣故廣易道之廣大其原蓋出於此由此可見易之廣大一如天



地之廣大易之變通一如四時之變通易所言陰陽之義與日月之陰陽相似易所言易簡之善與聖人之至德相似易道之廣大如此然則君子其可不學易乎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以吾人之性比天地以所生之道義比天地之易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者變易也變易則有生：不窮之妙此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崇德則日新由之廣業則富有由之然其所以能然者亦不過盡吾智禮之性而已矣智言崇禮言卑智崇效天則與乾知大始同其德所謂洋：發育萬物峻極乎天者皆其德之著也禮卑法地則與坤作成物同其能所謂優：大哉三百三千者皆其業之實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故以天地言之天地設位則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而易行乎其中矣生：不窮是以富有而日新以吾人言之智禮者吾人之成性也成性存：則智

以知之禮以行之而道義出乎其中矣盡：無息是以德業而業廣德崇崇業廣即道義之在吾人者也是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智禮不存則性壞必不能成變化以行道義故曰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在吾人則謂之道義使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三極之理其一而二：而一者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順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易之象有何也象者像也形容之也事物之宜也順頤書云幽深難見也朱子本義云難見也擬揣度也象者摹倣之也聖人作易有以見天下幽深難見之理非言之所能盡也則以卦畫而發之揣度其物理之形狀容貌摹倣其宜著於卦畫之間然後幽深之理昭著易見是故謂之象也所謂畫不盡言圖以盡之者是已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易之有爻何也爻者效也呈見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作也觀其感應交會之際非終於靜而滯

也必通達焉以行其常禮於是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而呈見之焉是故謂之爻蓋天下之吉凶生乎動爻主之爻也者陰陽之老而變動所謂用九用六者也

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語理之幽深者若可惡也聖人以象而形容摹倣之則幽深者昭然易見雖極其幽深而不可惡矣語事之動者若易亂也聖人於其卦爻之變悉以常禮而致之則雖至動極然而不可亂矣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聖人作易設象繫辭如此君子學易將有言也不苟言也必擬諸所值之卦觀象玩辭而後言將有動也不苟動也必議諸所值之爻觀變玩占而後動則千變萬化之道皆于擬議之間而畢之矣成就也畢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迤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釋中孚九二爻義子夏傳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聲而相應也韓康伯注曰鶴鳴則子和修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物亦以善應也明擬議之道繼以斯義者誠以吉凶失得存乎所動同乎道者亦得之同乎失者失亦違之莫不以類相應出言猶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介定得失者於樞機而慎焉以是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同人之道非同而乃異而同也蓋陽則同陰則同乎陽也同人為卦以五陽而求同一陰雖有異同其同者實皆異而同也九五以陽而居尊六二以陰而居卑氣質異而分殊矣然中正之道同故物莫能間是以始異而終同有先號咷而後笑之象焉故君子同人之道出處不必同也語默不必同也但二人同心則金可斷而其心堅於金聞同心之言則其音過於蘭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苟錯諸地而可矣不苟錯而藉之用茅大過而慎矣然此大過之道非高遠而難行也患不為耳苟凡有攸往以此過慎而行何咎之有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有功勞於世而能讓此非小人薄德者所能及君子而德至厚者之攸為德則威禮則恭矣位其不存矣乎此所以長保其富貴而有終吉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正義曰上言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也文言釋詳矣

王氏宗傳曰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何也九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

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讓而有終上九所以无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正義曰此明擬議之道非但讓而不驕又當慎密故引節初九爻辭以明之若曰不出戶庭无咎何也謂君子在室言室在寢言寢慎密其言而不出乎戶庭之外也則禍亂无從而生矣凡禍亂之生皆言語以為階臣有密謀於其君漏言則喪其臣矣君有密謀於其臣漏言則喪其身矣人有幾密之事謀行而未之行也自不密而語人則事敗而无所成矣是以君子凡事慎密而不輕出其言也何咎之有

子曰作者易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正義曰此結上不密失身之事夫慎密者豈特慎密其言而已哉在慎密其行也夫盜伺人之隙而

動者也故負且東者致難至焉負擔者賤者之使  
東者君子受車馬之命而代使行之器物也以忠  
執役之人而受車馬之命而是猶徑：小人負物  
在背而復東與以行不徒步也則為盜者窺其為  
望所醜也思東隙而奪之矣夫有負者斯上慢而  
不忠有東者斯下暴而不仁不忠不仁之人還覓  
其隙思聲罪而伐之矣斯皆不密而自取奪伐之  
也故不自慎密而慢藏者所以教夫盜也不自慎  
密而妖冶者所以教夫淫也解之六三以陰柔不  
中不正之人上比九四近君之臣得其援援東時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五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  
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  
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  
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  
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

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  
其類交錯於外也

朱子曰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  
行數一陰一陽為二以二乘二為四以四乘四為  
八五行本五而有是十者是一每包二如木包甲  
乙火包丙丁土包戊己金包庚辛水包壬癸所以  
為十

按此言天地陰陽之數具于河圖而聖人因之立  
著明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本義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  
一三五七九皆奇之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  
也相得謂一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四與五五與六  
各以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  
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  
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  
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水而八  
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

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朱子曰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

滿氏曰洛書之數天地自然之數也以天之一二五七九總之則為二十五此天數二十有五也以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則為三十此地數三十也又以天之二十五地之三十總之則為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亦不逃乎此數而已

按陽之數奇故河圖一三五七九之數皆屬乎天

所謂天數五也陰之數偶故河圖二四六八十之數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五位相得謂一奇一偶各以次序為類而自相得也各有合者謂五行皆以生成之數而各有合焉者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五偶之積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行鬼神如下文用大衍之數以成六十四卦而言凶悔吝由之以生是已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解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蓋數備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

蔡氏西山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於扚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奇於扚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更餘六

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日為再閏再扚而後掛者再扚之後復以所餘之者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行其數四五十者五為天地之中數在天地為五行在又為五極不可以數言也其用四十九有者去一而不用也一者即中五之中數理之極不可以閏言也故揲之法以五十之策去一以象太極以四十九策信手分而為二象兩儀也先取天數之一象懸掛左手小

指之間者象三才也以天數四：揲之者象四時也歸其餘策或四或三或二或一无名中二揲之間者象三歲而一閏也五歲復取地數揲之如前歸餘策如前者象五歲再置閏也既再劫矣夫然後別揲分二象三而一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此據老陰之數而言以乾之策其之四營之餘得老陽之策九三變而成太陽之爻則得策名九為得策三九二十七矣其掛一之策亦九并策之則

為四九三十六策矣以六爻之策而總計之則得二百一十有六策也老陰之策亦以坤六爻之策而總計之則得百四十有四也總乾坤之策而計之凡三百有六十當一期之數此四時之行所以在于著策之間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易上下二篇之卦六十有四爻凡三百八十有四陽爻百九十有二以每爻三十六策計之凡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亦百九十二以每爻二十四策計之凡四千六百八策合陰陽之策總計之為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當萬物之數此萬物之生所以在著策之間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以此之故揲著而求卦也去一以象極無所營也

分而二為一營卦一為二營揲之以四為三營卦

奇為四營凡四營而成一變凡三變而成爻凡十

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得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

象是易道之小成也其遇老陰老陽或二老之純

之則引而伸舒之觸類而增長之則一卦之神爻

各成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凡天下之能事

皆盡于此而無能外矣

頭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易蓋天下之能事如此是故陰陽變化之道幽深

不可測也於此著卦之間而著焉是彰顯其道也

觀會通而見夫德行亦典禮之常也因此著卦之

變而有為焉是神靈之德行也頭道而神德行如

此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主客客曰酬客報主

曰酢祐助也謂開物成務足以報答天下之求及

祐助大人神化之功用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子夏易及王弼韓康伯易皆以此節屬下章程朱乃屬之於此愚按屬上屬下皆通蓋易有陰陽變化之道而寓夫不可測度之神君子而知變化之道則神之所為亦不能外之矣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章言易之神首節藝居與動而言夫易以變化為道皆神之所為也而有聖人之道四焉何以言

之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時然後言而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見幾而作而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以制器者尚之則立法利用足以盡創物之智矣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以卜筮者尚之則占度決疑足以極知來之神矣卜筮不必指定筮易言只是假借字義言吾心占度裁決之意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自是以君子將有行也以下雖就筮易而言然亦不過指其易見者以發明首節之義耳且君子之言動也於易為擬議之但言居行先故將有為有行必先問焉而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行之於身謂之有為措之於行謂之有行易受爻之命其應如衡其於未來之言必無有幽深遠近必皆知之此尚辭尚占之事也而曰天下之至精蓋辭以盡象之意占以盡卦之情偽非精察夫三極之理者弗能及也若以吾心言之即周元公所引洪範所謂思通是已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雲華胡氏曰參伍以變蓋三揲兩手之策也通五揲兩手之策而陰陽老少之畫遂成矣三變方成陰陽老少之畫雖十有八變乃見陰陽老少之數故謂之錯綜三變之數成一爻總十有八變成一卦故謂之錯綜綜七八九六之數而卦動靜之象遂定矣天下至變言易之有象具至變之道天下無以加之也

按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有八變而言通其

變遂成天地之文者蓋通三變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蓋極二老二少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此尚變尚象之要而曰天下之至變蓋通變極數以研象之幾立象觀動以定變之順非窮極乎變化之道者弗能及也若以吾心言之即洪範所謂達微是已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以變化為道雖曰至精而本無思也雖曰至變而本無為也故當其無事時雖寂然不動若無思無為也及其有感則遂通天下之故又未嘗不至精至變若然者一皆神之所為也夫曰神者蓋即乾坤之良能也由其合一故不測而神非乾坤之外又別有一物曰神也若以吾心言之即洪範所謂無思而無不通是已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夫易辭占象變而已矣今天辭占之至精以其極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足知來物而有為有行矣

象變之至變以其研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趨時立制而利用廣業矣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神通之也故不疾而速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者神成之也故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夫辭安象占之在易皆天下至精之理至變之象至神之道此所謂聖人之道四也

###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易之用與聖人作易之由皆主卜筮而言也易何為者也數之始也聖人患天下之不知而作也故為之作易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凡以教天下後世也是故以易之開物者而通天下之志以易之成務者而定天下之業以易之冒天下之道者而斷天下之疑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



而不渡者夫

何以言之著之德圓而神蓋而求之遙知來物所以能開物也卦之德方以知率而探之具有典常所以能成務也六爻之義易以貢要其吉凶存亡則辭無不備所以能貫天下之道也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則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著動爻靜而爻義則變易先窮然而未盡卦之前聖人已先具此三者之德於心矣以此備言用此也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无他物也程淳公曰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也故當其无事之時則退藏於密

鬼神莫覓即所謂寂然不動是已及其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智自足以藏往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已用神而不用著者之德具於神也用智而不用卦之德具於智也聰明睿智神武不競足以贊其為上聖之資也

俞琰曰著用於卦未定之先故其德圓卦成於著已定之後故其德方六爻之義各有所取蓋隨其時位也易者變也貢者以吉凶告人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謂无事時則潛心於淵默寂然不

此

動人莫能窺吉凶與民同患謂有事時則其神知之用又隨感而應當知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易也在聖人則洗心退藏於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在聖人則吉凶與民同患聖人即易即聖人其道一也神以知來二句亦兼著與聖人言之將來之事著之神無不知之而聖人所以知來其神亦與著一也既往之事卦之知無不藏之而聖人所以必藏往其知亦與著一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問辭也古之聰明睿知句答辭也聰明睿知神武而不競蓋古語而孔子援以贊聖人之大如此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之實性如此是以仰觀於天明於消息盈虛之道俯察於民得其吉凶存亡之故於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神物即謂著與龜也前民用即通志成務斷疑是也蓋至是則百姓與能成有以成其豐登而聖人則端拱無為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與天地之神化同其不測矣

是故閭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一闔一開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夫神人之用易其神妙有如此然豈深遠而難知哉即人出入之門戶可以取譬而見矣是故由關戶而觀之則謂之坤萬物歸藏萬物一太極也由關戶而觀之則謂之乾帝出乎震而儀各一太極也由戶之一闔一闢而言則謂之變天道以四時成變猶易之兩儀生四象也由闔一闢之不變而言則謂之通天地之陰陽相生循環不已而萬化常新亦猶易之四象生八卦引而伸之為六十四也見

乃謂之象戶之闔一闢皆象也自天地而言則乾知太始凡在天成象皆謂之象易以九六相推成吉凶之象亦猶是也形乃謂之器戶即器也自天地而言坤作成物凡在地成形皆謂之器易以決疑成務而大業以生亦猶是也由是聖人效法天地制易之度數教人用之則謂之法民由聖人之法利用出入變化云為周不用之則謂之神

平庵項氏曰第三節言畫卦布爻之法以是故發辭闔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闔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六畫既成則乘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述而言見於策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用之謂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枯莖敗葉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於利用王公皂隸之人皆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作之本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是故易有太極觀諸闔戶則知之太極生兩儀觀諸闔戶則知之兩儀生四象觀諸一闔一闢則知之四象生八卦引而伸之至六十四觀諸往來不窮則知之八卦定吉凶觀其變通之象則知之吉凶生太業觀其形器法及利用出入則知之夫斯戶也何莫而非易道之大全乎此取諸近且小者而言也

仲虎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所謂闔一闢往來者易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一闢往來而不窮者以其有是太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象八卦即易也又原其始而言者惟其有太極之理所以生

儀生象生卦而謂之易也以畫卦則始為一畫以分陰陽而謂之兩儀次為二畫以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為三畫而謂之八卦以揲者則一揲而有兩儀之象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又三揲而有八卦之象自一生而皆有太極之理存焉吉凶生大業有體必有用也

平庵項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為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文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易書之所由作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賈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又自其大者而言之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易擬諸其形容名曰乾坤乾奇坤偶故謂之象變通莫大乎四時易觀效其變動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故謂之文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與星辰其備度夫度則有言有凶易之象辭懸繫

吉凶休咎明以告人故謂陰陽之義配日月至若崇高以位言惟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位與天地並者夫然後能以易道教天下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用以德言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惟知變化之道與四時同其變通者夫然後物至不俾用先不致即章首所謂曰天下之道是已故曰立成器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鼓舞神化以功用言象賡隱而難知理深遠而莫究惟具神明之德與日月同其明者然後能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以決其疑成天下之亹亹以廣其業惟聖人之易道為然故曰莫大乎蓍龜夫易之為道小而戶之闔闢大而天地四時日月无有不合然而君子之學易者又當推原聖人作易之本始可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地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俞氏曰前云是興神物獨指蓍而言蓋承上文蓍之德此云天生神物乃指著與龜並言蓋承上文莫大乎蓍龜此二物皆能前知故皆謂之神物就生之天生之也聖人之作卜筮豈聖人自出已見

哉天生是物而聖人則之也則之者以之為法也  
後云河圖洛書亦皆神物也故皆言則之或曰  
龜並生於上蔡著華叢生百莖半之則應大衍之  
數五十龜背之文中間五段兩旁四段周圍二十  
四段腹之文十二段總而計之四十九段則應大  
衍虛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之數蓋皆神物也天  
地變化謂四時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是謂  
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蓋倣效天地陰陽  
之變化天垂象謂日月也日月往來有盈虧薄蝓  
循其度則吉失其度則凶此天之垂象以見吉凶  
也聖人作易而示人以吉凶蓋象之而已象像也  
天地變化有理可測故言效日月往來有象可見  
故言象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始因河圖洛書之文  
而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子明以  
五十五數為河圖四十五數為洛書劉牧而後之  
謂河圖之數四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以開  
為是劉為非其實皆不然按書顧命云天球河圖  
在東序天球玉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  
玉也玉之有文者謂龍為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  
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

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畫卦耳初無所謂五十  
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數也易圖有  
之也易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孔安國注洪範乃  
以為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  
至九出遂因而第之以九數按禹貢但言導洛不  
曾言洛之出當安國何所據而有是說孔子曰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作易之聖人蓋伏  
羲也是河圖洛書伏羲之時具有之矣劉向父子  
班固輩皆循安國之說遂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  
禹如此則是伏羲時止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  
繆乎夫孔子藝圖書二者並言安國之徒乃岐而  
二之已與孔子之說大相戾況書所謂天錫禹洪  
範九疇並未嘗謂錫以洛書安國之徒乃謂洛書  
有九數疇之數亦九遂肆其說謂禹得洛書而後  
九疇何其妄耶  
按是故天生著之神物長文餘滿百莖聖人則之  
以畫卦作筮天地以四時變化寒暑晝夜聖人效  
之以摩適重交劉宗相推以成變化是也天垂日  
月星辰之象以循度失度見吉凶聖人象之因其  
劉宗相居而著失得憂虞之象焉河出圖洛出書

皆具五行之數聖人則之以為大衍之數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圖書為文字之祖文王周公又因其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此三聖之易書所由作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斯易之體於我乎立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至於易有陰陽老少之四象所以示人以卦爻動也繫辭焉所以告人以失得憂虞之故凡皆以通其志也定之以吉凶所以告人占決凡以定業而斷疑也故君子動則觀其象而玩其占斯易之用於我乎行矣此章論易之用最為詳備讀者宜深思焉

###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孔氏穎達曰人於此易之四象所以示繫辭所以告者能俟其吉凶斷而行之則鬼神无不祐助无所不利故引易之大有上九爻辭以證之

俞氏曰大有上九爻辭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於繫辭傳凡三言之此則兼言所求所應皆發明言外之意也天之所助者順也則順不悖於理是以天祐之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則不欺於人是以人助之爻但言天此又兼言人天人蓋一理也當大有之時六五以柔德居中而在下蒙陽資助之以其信也上九德居六五之上是履信也身雖在外而乃心未嘗不在君是思乎順也順則天助之矣九三賢人也上之應在三又與之同德相與故曰又以尚賢也其德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子曰書不虛言：不虛言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聖人之作易與夫人之用易也言之難明者不能盡形之於言聖人欲開發天地之精益以告人也其遺何由也故氏有憂焉故立象以盡意八

卦成列而天地之撰神明之德皆可以意會矣因  
而重之設為六十四卦以觀其變焉之相攻遠近  
之相取以盡其情偽而天下之賾又无不見矣焉  
於文王周公又慮天下後世之人不能觀象以得  
其意也故隨其卦之大小衆之失得要屢繫之辭  
以盡其言使夫人之觀象玩占者又因言以得意  
而前聖之精蘊益以闡矣於是衆人卜筮觀其變  
而通之以盡天下之利凡皆聖人立象設卦之功  
也占得其辭之吉則喜而趨事得其辭之凶且悔  
吝則懼以終始其要无咎鼓之舞之咸有以成其

畫：以盡易道之神凡皆聖人繫辭之功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易道之有功於天下如此然聖人有意而創為  
之哉要不遇以發明天地之蘊焉耳故曰乾坤其  
易之緼邪何以言之自夫天地之始隨也乾位乎  
上坤位乎下乾坤成列而易已立乎其中矣四德  
之相為循環易之體也萬物之隨帝以出入易之  
用也易與天地相為无窮必乾坤毀則无以見耳  
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由是觀之易之為道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乎是  
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是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天  
地是也聖人因其化而裁之即所謂裁成天地之  
道是已故謂之變推而行之法天以為治也即所  
謂敬授人時以佐佑民是已故謂之通舉變通之  
道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而易道行乎天下矣  
凡此皆畫前之易聖人用之以行其神化也 道

無形故曰形而上者器有形故曰形而下者如卦  
有上下之體又有剛柔之質皆形而下者其理則  
道也因其辭然之化而裁制之則謂之變推廣而  
流行之則謂之通舉兩措之天下之民則謂之事  
業前章云一闢一闢往來不窮天地之變通也此  
云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變通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故謂之爻

由是象賾畫卦而擬諸其形容故謂之象改動觀

會通繫辭斷吉凶故謂之爻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

極天下之順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且天下之順至難見也如道有變動感有情偽事有失得甚虞之類文王之卦象莫不窮極而形容之故曰極天下之順者存乎卦天下之動恆難於占決也如吉凶悔吝以及死咎之類周公之爻辭莫不著明其故以決斷之玩而得之者自有以成其靈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於是教人卜筮觀其卦爻所變晝夜之象或吉或凶或悔吝且先咎以戒所占之事合而裁之即所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已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由是推其所占而行之達凶即言趨時之利即所謂通變之謂事是已故曰推而行之存乎通若夫用此卦爻能神明夫變通之法則存乎其人而所以能神而明之則存乎不言而信之德行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本此六存者則言夫人

之用夫易也上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自然之心易以行其神化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因卜筮之易而神明之以成已也由是言之易何止前民之用其吾人之所由以成已而成物者乎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二章

楊氏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卦之爻表其聚在乾坤之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視北易鈔

繫辭下傳

北平黃叔琳鹿園輯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章言三聖人之作易凡以教人趨吉而避凶也  
且聖人之畫卦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  
復由四象而生焉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既成行列而三才之象已在其中矣  
象也者像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固八卦而復  
以八卦次第加之重為六十四卦則貞悔雜來之  
爻皆在其中矣爻之者效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之  
此止據易書而言未及夫易之用也  
劉系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俞氏曰劉系謂爻之九六劉系相推則一卦變而  
為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變無不在其中矣繫  
辭焉而命之謂卦爻之下係之以辭而告人以吉  
凶悔吝動為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  
矣在氏以動爻為占者是也  
按由是教人卜筮而劉系由九六以相推往來交  
錯而卦爻之變皆在其中矣變也者言乎其違退

之象也柔或進而為剛或退而為柔而六爻實  
變化无常矣聖人固見夫變化之有得失憂虞也  
於是隨其卦爻而繫之辭斷其凶吉以命夫人則  
所以披天下之動者蓋莫有出於聖人繫辭之外  
者矣動是就其變動之中指其當占之爻而言如  
二爻變則以本卦上爻為主則此上一爻乃其動  
者也如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之爻為主則此二  
不變之爻乃其動者也此特言卦爻之動耳  
古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至於言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此動字却以人事言  
蓋由聖人命之辭以效之而動焉者之即所謂吉  
凶生大業是已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  
已動可不慎乎蓋亦以人事言也自章首至此夫  
子言易之體用備矣自劉系立本以復又申言聖  
人作易之意不外乎仁義以生人也  
劉系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蓋申言上文  
象爻變動之義何謂劉系以卦之全體而言則乾  
震坎艮為剛而凡所重諸陽卦皆舉之矣坤巽離  
兌為柔而凡所重諸陰卦皆舉之矣以爻之一節



而言則凡奇畫皆剛凡偶畫皆柔聖人之列卦畫  
 爻各有定位所以立易之體故曰剛柔者立本者  
 也下文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又即天地以明立本  
 之意蓋天地者易之體也何謂變通揲著求卦而  
 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謂之變觀其所值當動之爻  
 而玩其占推而行之謂之通凡若此者所以趨易  
 之時以盡其用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下文日月  
 之道貞明者也又即日月以明趨時之意蓋日月  
 者易之用也 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不  
 過一剛一柔而已易中凡言剛柔即九六也易有  
 九六是以易之本在易非九六則以何者為之本  
 乎又易窮則變：則通不變則不通也有一卦之  
 時有一爻之時隨其時之宜而動此變而通之  
 道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正義云卦既體主一時  
 爻則就一時之中各取其所宜之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俞氏曰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何以勝曰  
 貞則勝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之謂也固守以  
 正而不妄動則吉凶皆勝豈非以貞勝乎如此說  
 方於貞勝字有下落

按吉凶者貞勝者也是申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之  
 義且天下之動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  
 已者也言吉凶則悔吝在其中悔吝自吝而趨吉吝  
 自吉而向凶因其貞勝而慎其動此君子用易之  
 要也下文言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即天下之  
 定理以明貞勝之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  
 高氏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  
 以不慈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  
 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晝晝不能以不  
 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  
 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同一揲也  
 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是則造化人事之正  
 常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俞氏曰天地之道正所以萬古常示日月之道正  
 所以萬古常明人苟能以正固守而不二以二則  
 萬事萬變紛紜乎其前亦莫之能亂矣不然何以  
 制天下之動哉  
 按今天下之動雖萬有不齊也然順理則吉逆

理則凶其所以常相勝者惟視其逆順而有凶有吉耳而理則一定而不可易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人能察識其貞夫一者以生大業焉則與天地同其體用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所以然者何也蓋以易之卦爻凡皆效像乎天地而作故也夫乾雖以知大始為德然而確然示人易矣即乾以易知是也夫坤雖以作成物為業然而隤然示人簡矣即坤以簡能是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之奇耦所以效夫易簡者也凡陽爻皆一而實何健且易如之凡陰爻皆二而虛何順且簡如之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息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外而為主者皆陰息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此亦止據易書而言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至於爻象變動乎探蓍求之時而吉凶之占則見

乎成卦觀象之後方其爻象之動乎內也因其所變奇耦之象而占之此大業之所由生也故曰功業乎見變及其吉凶之有占也由其辭而趨吉避凶其要无咎是聖人以濟民行之情顯然已見於言外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且聖人效像乎天地以作易者果何為哉不通明天地所以生萬物聖人所以生萬民焉爾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生物也曰剛與柔而已聖人以坤之中以成之觀卦爻之象而天地之德彰矣聖人之大寶曰位體天地以生民也曰仁與義而已矣理財養也正辭教之禁民為非齊之以刑也聖人仁義之政盡於此三者觀吉凶之辭而聖人之情見矣

### 右第一章

張子曰得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外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本義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離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包犧氏浸神農氏作斷木為耜耨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利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望為市嗑為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則通則變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  
俞氏曰時當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其數窮而時

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不然民皆以為終

更安得不倦乎由之而莫如其所以然者神也

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

宜之也不然民皆以為不便何宜之有乎易先有

窮者數也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窮則變

則通則變則不窮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最農之時人又未嘗世未知有禮黃帝堯舜化天

下以禮而使民宜之遂垂衣裳以示天下蓋取乾

坤九六之變而衣上裳下蓋取乾坤尊卑之象也

虞舜胡氏曰食貨既足不可无禮於是垂衣裳以

明尊卑貴賤之分而於乾坤之尊卑有合焉垂衣

裳而天下治即乾坤之變化而无為也

刻木為舟刻木為耨耨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致行

張氏南軒曰舟所以載物耨所以進舟致遠以利

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戒卦上巽下坎巽曰利

涉大川東木有功也

按朱子謂致遠以利天下致行恐未然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說

重門繫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獲隣之意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睽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而蓋取諸大壯

本義壯固之意

古之聖者厚衣之以薪墊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明決之意

###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易之未作聖人取  
諸天地人物以作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

制器如此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像者材也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兩字承前章而言正義云前章皆取象以制  
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寓萬物之形象之謂也 愚謂  
易有畫乃有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巽下坎上而為  
井巽下離上而為鼎之類皆是也 豈特十三卦之  
象而已哉 象即像之謂既謂之像則不過理之近  
似而已 學者深求其義則過：則必至於繁也 爻  
乃一卦之全才爻則分而為六所以效天下萬事

萬物之動者也其間有得有失是以吉凶由動而  
生悔吝由動而著也 生謂從此而生出著謂自微  
而著見悔有改過之意也至於吉則悔之著也 吝  
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 原其始而言吉  
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為吉凶也

### 右第三章

此章說卦象及爻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  
而始著 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於  
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爾

陽卦多陰：卦多陽其故何也 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此章專論六子卦畫首言其畫數之多寡次言其  
畫數所以多寡之故末因其畫數之多寡而併及  
其德行之不同也且以六子之卦言之震坎艮為  
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夫  
卦之多陰者宜為陰卦之多陽者宜為陽卦而今  
所謂陽卦者反多陰所謂陰卦者反多陽何也凡  
畫以少者為卦之主陽卦以一陽為主合二陰為  
五畫五奇數也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也陰卦

以一陰為主合二陽為四畫四耦數也陰卦耦此  
所以陰卦多陽也凡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  
也據陽卦多陰：卦多陽而觀之其德行又有公  
私邪正之不同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  
道卑賤而陽從有民之象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  
象為一君而二民如堯舜三代之時天下一統民  
无二王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則其象  
為一民而二君如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無常民  
民無定主故為小人之道若自吾身心言之心之  
官思即耳目之官弗能奪也是為一君二民之象

苟人心與道心互相勝負而一身之精神血氣莫  
知適從則為二君一民之象也楊慈湖所謂已易  
者其斯之謂乎

#### 右第四章

易曰憧：往來朋從而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章釋十一爻之象辭蓋象傳之文言也當以咸  
九四為主咸九四爻象言在人感應之公私夫子  
遂極天下感應之理而言之夫一感一應之相為  
往來者皆理之自然也何庸置思慮於其間哉且  
天下之道本同歸也但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途  
各殊耳同歸以行言天下之理本一致也但因事  
之不一而所發之慮有百耳一致以知言夫慮雖  
百也而其極致則一不過以精其義而已塗雖殊  
也而其歸宿則同不過以利其用而已夫然則此  
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然吾人之感事接  
物亦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何以思慮為哉故  
曰何思何慮彼所謂憧：者正欲計人之從也若  
然則所感者既私而所應者亦狹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且以天地之感應言之如日月寒暑皆其自然之往來往者之屈自有來者之伸不待思而伸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又以聖人之德業言之譬如尺蠖之屈自有以信其行龍蛇之蟄自有以存其身此皆物理之自然何待於思而能伸且存耶是故精義至於入神自有以出而為致用之本利用而无適不安自有以

入而為崇德之資要皆知行感應之自然又何俟先事而思乃能致用崇德耶

俞玉潤曰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伸龍蛇之蟄所以存息其身而後奮迅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於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履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之道不過如此而已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由二者交相養而互相發至於欲罷不能過此則幾非在我矣故曰未之或知也乃若窮神知化亦其德盛而自致耳非人力所得而與也若此者是亦自然之理云爾又何以思慮為哉

按此前四節之意言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何用如此慎：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系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自然之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為學亦然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

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亦是自然屈信如此雖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所致亦皆自然而已矣又何必自為絲：如此乎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要其可得見耶

本義釋困六三又義

困之六三上有九四如石之當吾前三也非所困而困焉名之辱也必矣下有九二如蒺藜之居吾後三也非所據而據焉身之危也必既辱且危矣

可動哉動則變為大過之棺槨是死期之將至也  
妻其可得見耶橫渠張子曰此明不能利其用者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本義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

本義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俞氏曰此以下皆先泛論事物之理然後舉易曰  
以證之與前不同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本義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俞氏曰首不稱子曰蓋連上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宋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

本義此釋否九五爻義

按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否  
之九五能安身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言之：間有凶字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无吉

本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

義

按殆危也恐未然俞氏作將字解者得之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綢繆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  
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按天地男女皆以一合一故能專一而不二三人  
行而損一人二也以一合一者也一人行而得其  
友二也亦以一合一者也此所以能專一也天地  
男女之所以化醇化生者此也若三則不專一而  
亂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與也危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復之者至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本義此釋益上九爻義

俞氏曰君子位正身正而後動則動无不與心平  
氣和而語後則語无不應定其交之可求而後求  
則求无不與與君子修此三者故處世得以全身  
援无交而求則誰其與之人皆莫之與則傷之者  
自外而至矣如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  
恒凶蓋上九之位不正又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  
危懼可知矣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  
又可知矣則其擊之者自外而來焉得不凶

橫渠張氏曰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右第五章

葉氏良佩曰此下十爻釋義皆承成九四而言困  
六三言不能利用安身者由義之未精故也解上  
六言能精義入神藏器于身者將以致用安身也  
噬嗑初九上九百九五均九五皆申言安身之意  
也是必先知精義則无疵趾疵耳折足之患而繫  
于包桑豫六二復初九皆申言精義之意也蓋其  
望萬夫而无祗悔者利用以安身也然必知幾而  
不遠復者以為之地焉損六三益上九又推言之  
也言精義未至於致一雖欲安身必致或擊之凶  
矣是故體用一源屈伸一道君子之學真如日月  
寒暑之往來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政而百慮彼  
懷者惡足以知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畫卦之  
事而言之乾坤者天地之象也即卦畫之兩儀是  
已由交易而言則生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而  
易之象備矣由變易而言則生七八九六之數變



動不居而易之爻備矣故曰乾坤易之門惟乾坤二物也故則彖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惟二物陰陽也故陰陽合德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由是文王周公繫辭焉以合之其於卦爻所稱名義雖然並陳矣然凡以體天地之撰予以稽其陰陽之類以通其神明之德也夫何過越之有夫若是者其聖人憂患衰世之意邪開其物以平其危廢衰世之道固如是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開幽閉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

是故由其辭而求之則無所不備且陰陽消息之既往者卦爻之變象有以彰之吉凶悔吝之未來者卦爻之占辭有以察之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明其必根於理數而非粗迹也此與神德行相似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開之明其皆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而非幽也此與顯道之意同開為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也正言辭也斷辭占也若是則易書亦云无不備矣凡此皆所謂體天地之撰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固或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然其稱名也卦中如牝馬牝牛棟橈遺音之類爻中如來馬需泥負乘喪弗之類雖若至小但其取類皆自陰陽之合德而來取諸天地之變化其取類則其大也其遠者著陰陽之變也其辭文者卦爻之辭也其言曲而中卦爻中所言間有委曲而不徑直履然皆本於陰陽之變而言理則無不中焉其事肆而隱下則盡乎人事之宜可謂肆矣上則根乎陰陽之變而有隱者寓焉夫易書之所

以開示於人者如此其周至也義則何居蓋因民心之狐疑而決之以濟民行而明其事理失得之報以示人耳失得之報謂吉凶也得則言失則凶報猶應也凡此皆所謂通神明之德也

####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履憂患之道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一章專言爻也文王當憂患之時而作易故其所言多反身修德之事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固也損德之修也蓋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  
地也異德之制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雖卦曰履不履也不履者行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蓋常行之道也履  
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  
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者人所執持  
也言謙乃為禮者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復者  
陽復為復善之義既有禮與謙以修持于外然後  
能自反而善端自復於內擴充之則衆善无不備  
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然而不常則

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  
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若或忿怒內動則當  
損而去之以至於无故曰損德之修也君子之進  
德必取其有益於德者苟或見善而覺己之有過  
則遷善改過以自益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  
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所謂  
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是已德既可以處困則无  
喪无得常永貞固有以為及物之地故曰井德之  
地也所謂立天下之大本是已能立然後可進於  
權由是能異順以制事變故曰異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難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異稱而隱

履和而至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本非強世之事然  
而自卑則人尊之自悔則德愈光故曰謙尊而光  
復小而辨於物善端之動雖微然終非衆邪之所  
能蔽也恒難而不厭雖處輟輟之地而常德如一  
日也損先難而後易所謂克己最難者但痛加省  
治漸能習熟而安之矣故易益長裕而不設益用  
力處都在損之先難至於益則止是據我所自有  
者但觸類而長益加充裕而已此之謂不設也困  
窮而通困者其身通者其道也井居其所而遷如  
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其澤自以及物  
故曰遷異稱而隱異稱物之宜然其所以裁制酌  
量之妙有非人所得而窺者不亦隱乎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異以行權  
履以和行者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曰能由禮則  
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  
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善端之存獨知之地也

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以損以遠害如忿怒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  
害德者而已能損其害德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  
之道矣蓋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為利天下之有益  
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則福慶之  
利固有自致之理矣因以寡怨困窮而亨則素患  
難无入而不自得焉何怨之有井以辨義既居之  
安則事至物來成有以恆度而審於義所謂安而  
后能應是已異以行權蓋至此則義精仁熟凡事  
之變皆能優游以入之不必拘：於故迹而自有

以適其輕重之宜矣三陳九卦者何曰初陳者言  
九卦之可以修德也再陳者言九卦之德所以可  
用也三陳者言所以用之：方也基本地吳別乎  
曰基自其所立之位而言本自其所養之始而言  
地自其所行之履而言也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則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此章言觀變玩占之事且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以  
其為道也屢遷蓋卦爻之變遷不定一陰一陽流

行於卦之六虛不曰六位而曰六虛者以其有位  
而无爻故也上下无常則柔相易其未變而在此  
卦也為剛上而柔下及既變而在彼卦也又為柔  
上而剛下皆不可為典要惟視其變之所適而已  
視其變之所適則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而其吉  
凶悔吝亦皆隨之是宜隨其所變之卦爻以觀象  
玩占之不暇而其書虛可遠乎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

且其上下雖无常也而其出入也以度出入以卦  
之內外體及本卦之卦而言出者自内之外往也  
入者自外之内來也在本既卦有出入往來則必  
有所變之：卦矣在此卦有此卦之時位卦德在  
彼卦有彼卦之時位德卦具有法度以是觀其消  
息盈虛之變進退存亡之理使之戒懼此易之為  
道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且辭中所告悔吝凶咎危厲等事又皆明於憂患  
也而必言其所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无師保  
在前以訓戒之而常若臨之以父母之嚴矣其戒  
懼何如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由變動所通之卦爻以玩其辭揆度其屢遷之道  
則既見其有典常矣苟不得然而成之不言而信  
之人則亦不能神而明之也然則易之學其可以  
易言乎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

此章論觀象玩辭之事彙卦爻而言也夫易之為  
書也惟卦與爻而已矣卦必原始要終以為體改

文王之繫彖也亦必原始要終以為辭如屯曰動  
乎險中蒙曰童蒙求我皆合其始終二體言之也  
及若六爻之剛柔相則雖惟其時物而已故周公  
之繫象也亦惟取其時物以為辭如乾之取龍物  
也而有潛見躍飛之不同漸之取鴻亦物也而有  
干磐陸水之不同咸取身為物則有拇腓股脢之  
上下需取地為物則有郊沙泥血之遠近其同者  
物也其異者時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且以六爻言之初爻者卦之本則其質未明故

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惟難  
知也故聖人繫初爻之辭亦必擬議其為何象當  
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辭惟易知也故聖人繫上爻  
之辭不過因下爻之辭要其所終之何如而成之  
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雜取互體以象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  
之四爻義或不備如震下坎上其卦為屯雖而撰  
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為地有順之德焉自三  
至五互艮也其物為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

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為非惟此類  
可見夫六爻之中有初有上又有中之中爻象辭  
所告靡有不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  
過半矣

噫亦要其存亡吉凶則雖居而觀其象玩其辭亦  
可知矣可無事乎卜筮也哉然在智者則又不必  
於各爻而觀其義但觀卦首之象辭則所思已過  
其半矣蓋象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體相  
易之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存亡就陰

陽之消息言吉凶就人事之得失言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舉四多懼近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  
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  
剛勝耶

且卦中四爻不特其五體可以雜物撰德即但論  
其本體亦有遠近貴賤之異等與夫剛柔之異何  
以言之二與四同以柔順為功而位有內外之異  
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舉四近於君雖在上而多  
懼然而柔之為道非藉剛則不立亦不利於遠也  
而二乃大要得无咎者以其用之柔中故也三與  
五同以剛健為功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而居  
下體之上故多凶五以君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  
然三五皆陽剛之位任大責重故以柔居之則危  
惟剛則能勝之上文柔中以位言即九二亦謂之  
柔中此言柔危剛勝則柔以爻言若以六居五則  
為不勝夫象辭之所以有吉凶悔吝者亦不過因  
其爻位之不同而正言之焉爾學易者能觀象而  
玩辭當自得之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廣三才而兩之故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  
有變動故曰爻：有等故曰物：相雜故曰文：不  
當故言凶生焉

此章論卦爻之義且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故自  
八卦而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  
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而三  
才之道具矣又自六十四卦而觀之則莫天地人  
之道而兩之故有六爻焉其六爻者非有他也亦  
不過三才之道為耳蓋上二爻為天則陰陽成象  
矣中二爻為人則仁義成德矣下二爻為地則剛  
柔成質矣易之為書不既廣大而悉備乎此章所  
言亦只是後天之易蓋伏羲畫卦既成後聖因卦  
觀象見其具有三才之道焉耳且三才之道非一  
定之謂也必隨時變動乃謂之道以其有變動也  
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既有變動則其  
所居之位自有遠近貴賤之等差以其有等也故  
曰物：云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既有等差則剛  
柔之位必相間雜以其相雜也故曰文緯康伯云  
剛柔相錯猶玄黃相雜也結純一其色則不為文

矣。父既相難，則必有當位與不當位者在焉。父即九六之爻是也。位即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為當位。然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不當位者。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夫其文與位之參差，不齊如此，而其義因之以有得與失。於是乎吉凶生矣。大抵彖具三才以體言，猶上章之所謂質也。道有變動以用言，猶上章之所謂時物也。物之相雜，所以文其質也。君子苟能觀而玩之，利而用之，則三才之道備於我矣。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章推論聖人繫辭之義。韓康伯曰：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周之盛德。又曰：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辭危。自今觀之，文王之繫卦象也，若履小畜明夷睽蹇解困否剝夬震井渙多述已憂患之事，周公之繫爻象也，亦然。大率多述管蔡武庚時事故，其辭率皆危懼。夫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此易之道也。且易道最大，百事皆然。故曰：百物不廢，物猶事也。危則平而易則傾，天下何事而能外此道也？易中所言百物之理，即所謂冒天下之道，是已。然不過欲使人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已耳。此即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之謂也。朱子曰：其要只欲无咎要領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此言聖人德具乾坤，故能作易以教人知來也。夫

乾天下之至健也，聖人之體性與天同，其至健故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聖人之體性與地同，其至順故其德行恒簡以知阻。由健故易，由順故簡。而阻則其健也不陷矣，由順故簡，而阻則其順也不困矣。

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者，能悅諸心者，因知險阻而心與理會也。能研諸慮者，亦由險阻而理因慮審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而凡險阻與不險阻皆先知之。研諸慮故有以成其亹，而於其有險阻者，則先幾而避之於其

先險阻者則困用而趨之自不至於陷且困矣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是故天道之變化人事之云為其吉凶有災祥之  
先見聖人心與理會故象事足以知器凡事物已  
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理一定而不易者器  
也今觀變化云為則於其事理之一定者皆能知  
之矣所謂習以藏往是也聖人理因慮審故占事  
足以知來凡事在幾微而吉凶尚未應者來也今  
悟吉事有祥而於事應之未至者必先知之所謂  
神以知來是已凡此皆未作易以前事吾夫子特

詳言之者凡以為下文張本云爾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承上文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如此蓋與  
天地合其德矣是以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聖人  
則作易以成能乎其中凡以參贊乎天地由是人  
謀鬼謀雖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亦得以與其能矣  
人謀鬼謀即洪範所謂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是已

八卦以象告爻辰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故以聖人之易書言之易之象以八卦之畫而著

故曰八卦以象告易之情以爻辭爻辭而見故曰  
爻辰以情言剛柔謂爻之九柔謂爻之六九六相錯  
則吉凶之理判然可見此以易書言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道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以人之筮易者言蓋  
著之變動乃是推明人事之利與不利懸其象以  
示人也及乎變動之後其所遇之占有吉有凶則  
又隨其卦爻之情而推遷也其變動何以有利不  
利耶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  
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利害者商畧其事宜或利  
或不利也至於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相  
感情之始交故以利言言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  
吝言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若錯而言之  
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  
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聖人特以相近一條言之  
故曰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蓋舉近以繫遠耳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

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何謂吉凶以情遷觀諸夫人之辭則可見矣是故

情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設者其辭枝以至情之

吉躁誣善失其守者其辭則寡則多則游則屈卦

爻之辭亦猶是也然則占其吉凶者可不求其情

乎大抵繫辭上下兩篇多言卦之所以立爻之所

以變與辭之所以繫也辭之所以繫則本於卦爻

有是情耳故其書曰繫辭傳

古法十二

硯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

說卦傳

二傳備矣至此將卦位卦德卦象又復詳說首

兩章說作易之原以引其端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爻

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乃得自然

之神物始為天下生用著之法此于新蔡說也與

程子相合生著者生出揲著法求以求卦若止說

生著並即無聖人豈遂不生乎

參天兩地而倚數

聖人制著以理而定數于是參天兩地而依九六

以起數俞氏曰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而

已六七八九十乃其配也倚者相依傍之謂天數

倚天地數倚地各從其類也參者三也兩者兩

之也參天者天一天三天五七兩地者地二地四

也倚者一三五相倚而為九二四相倚而為六也

七八亦從此出但二五為七三四為七則一地而

一天矣一三四為八一二五為八則一地而二天

矣皆不得謂之參天兩地也聖人用著以起數其



所謂參兩實本乎此是故著法三變之末其餘三  
奇相倚而成一畫之陽三偶相倚而成一畫之陰  
九變皆三畫之陽參之則三其三也三三為九則  
其過揲之策為四九三十六參之則三其十二也  
九變皆三畫之陰兩之則二其三也二三為六則  
其過揲之策為四六二十四兩之則二其十二也  
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參之為七十二者三  
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兩之為七十二者二  
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之策數悉皆參之兩之則乾  
策六千九百十二者三其二千三百四也坤策四  
千六百八者二其二千三百四也是故孔子於易  
之二篇止言九六之策不言七八之策七八亦乾  
坤之策也但七八不可以參兩故不言也何謂七  
八不可以參兩七則兩其二而一其三八則兩其  
三而一其四不可得而參也其餘過揲之策與六  
爻之策三百八十四爻之策莫不皆然蓋唯九六  
則可參兩七八則不可參兩故易之三百八十四  
爻唯言九六而不言七八也說者但知七八少陽  
少陰不變故不用而不知七八不可參兩故亦不  
用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  
德而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於是觀陰陽之變而立八卦重為六畫分散剛柔  
於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於著卦之德則  
和順之而一无所逆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  
有其序以此窮天地之理以此盡人物之性聖人  
作易之功至是與天命為一矣天命自然而然然  
則聖人之易亦豈心思智慮之所為哉

### 右第一章

俞氏曰先之著次言數次言立卦生爻此聖人作

易之本卦爻具然後言道德

按義理性命此聖人作易之極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莫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自第二章至第四章皆說先天之易此章推論立  
卦用爻之義云且伏羲氏仰觀俯察見天道以陰  
陽而立地道以柔剛而立人道以仁義而立斯實  
性命之理也乃聖人則立卦以象之以上二畫象

天之陰陽中二畫象人之仁義下二畫象地之柔剛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必六畫而成卦原始要終見六位之有陰陽六爻之有剛柔斯實性命之情也及聖人則因爻以效之分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迭用柔剛之爻以居之或以柔居陰以剛居陽為當位或以柔居陽以剛居陰為不當位亦有以柔剛之爻互居陰陽之位為剛柔得中者故易必六位而成章卦列置為六十四凡以立其體周流乎六虛凡以致其用由是顯諸仁以生富有之大業藏諸用以成日新之盛德吾人與天地

右第二章

錯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居兌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俞氏曰天上地下一高一卑此定位也故乾南坤北上下正相對山通澤之氣澤通山之氣山澤之氣往來相通故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上下斜對風得雷而烈雷得風而迅雷風相薄而相為用故震居東北巽居西南上下相對水火本一燥一濕而相害者也今一東一西而橫對則不相犯也八卦相錯謂八卦列於八方其畫皆以一陰對一陽二陰對二陽三陰對三陽而有交相錯雜之象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言起震而歷兌以至於乾圖之左方自一陽之後起冬至節歷離震間為春分至乾為純陽皆退而得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自一陰之始起夏至節歷艮兌間為秋分至坤為純陰皆進而得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如橫圖之序與圖之右方而已故皆逆數也

俞氏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觀先天圖可見橫圖以左往右為順自右來左為逆圖以自北往南為順自南來北為逆二圖皆從中起故自震而往

歷離兌至乾則順自巽而來歷坎艮至坤則逆來  
往既以逆順言而獨以逆數言易何也曰自乾一  
兌二離三數至震四逆也又自巽五坎六艮七數  
至坤八亦逆也或曰易之筮占專為知來設故曰  
易逆數也如所謂占事知來物所謂以前民用皆  
逆數之謂也

###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

朱子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

艮以止之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

俞氏曰此章先言六子而以乾坤居終蓋終而復  
始則生不息造化无窮此乃易之道也

按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終之以乾坤蓋上章先  
言天地之无為後言六子之相為用言天地之用  
六子也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後言乾坤之道言子  
非乾坤則无以主之藏之也

###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耶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  
所謂後天之學也

按出者發露之謂齊者達之謂相見物形明盛而  
皆相見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无不養也說者物  
形至此充足而說也戰者陽氣始萌陰疑而戰也  
勞者萬物收藏於內而休息也成言者陽氣至此  
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

萬物出震：東方也齊乎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  
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  
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  
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  
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雲峯胡氏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  
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  
可推以互見也坤於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  
止於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

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無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按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次者震巽屬木：生火故離次之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坎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水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又生

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此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坤於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

####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夫神者乾坤之妙用也合則為一分則為二分則為萬故曰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且乾坤不測之神要皆任使六子以成變化之功耳是故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物之始生於時為春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物之潔齊於時為夏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物皆相見於時為秋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物皆利遂於時為秋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物皆歸藏於時為冬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終則有始於時為冬春之交此以流行之卦氣言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體是以水火惟不相射而相逮也故坎不得離則物无以相見離不得坎則物无以歸藏雷風惟相薄而不相悖也故巽不得震則物无以萌動震不得巽則物无以深齊山澤惟相接而通氣也故艮而成始此以對待之卦位言易之體也夫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如此然後天地能變化以生成萬物也以吾心之鬼神揆諸天地之撰无不脗合學

易君子其可不究心乎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俞氏曰震坎艮皆陽卦其動其陷其止蓋皆健之屬也巽離兌皆陰卦其入其麗其說蓋皆順之屬也健則能動順則能入此震巽所以為動為入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此坎離所以為陷為麗也健者能動則能止順者能入則能說此艮兌所以為止為說也其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名件雖不一皆當以此八德求之若一一細碎牽合附會則失之鑿而鄙矣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純陽象天坤純陰象地六子皆自乾坤而生故乾稱父坤稱母震坎艮皆坤體乾之陽來交於坤之初而得震則得之長男交於坤之中而得坎則謂之中男交於坤之末而得艮則謂之少男巽離兌皆乾體坤之陰來於乾之初而得巽則謂之長女交於乾之中而得離則謂之中女交於乾之末而得兌則謂之少女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曰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此章以家之八位擬八卦又言六子皆生於乾坤如此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

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天積陽居上乾三畫純陽故為天物體圓者常動  
乾陽體而運轉不息故為圓尊而居上君之象也  
萬物資之以始父之象也粹而不雜為玉剛而能  
變為金乾居西北極高之地其位屬亥故為寒水  
冰者寒之凝也在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又坎  
中陽為赤乾純陽為大赤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  
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馬謂老陽健之最久者  
也瘠馬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馬謂純極  
而駁生者此不但色不純而駁性亦不純而駁健  
之有威力而最難控御者也或以為鋸牙能食虎  
豹此駁乃別為一物非易之駁馬也圓而在上為  
木果荀九家蓋後漢荀爽為主集九名家易傳謂  
之九師易其為龍為直茅象不必從他卦倣此  
按廣八卦之象諸家說多不一特為取當者彙錄  
之不言某氏說為此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

輿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積陰在下為地物資以生為母泉貨為布蓋取廣  
布之義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故為布：足之布後

來時俗字坤為布之布非此也釜所以化生物為

熟物者乾生坤化坤所以為釜以為虛而容物者

似非靜翕而不施為吝嗇於物不擇善惡而普生

焉為均性順而能生：為子母牛方而能載為輿

與而言大蓋坤陰本小以其載陽所以為大也蓋

偶為文又物生於地至雜而文為文偶蓋多為製

有形可執為柄黑者極陰之色也

震為雷為龍為有黃為虜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

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

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蕃健為赫

陽動於陰之下為雷得乾初畫為亨得坤中上二

畫為黃虜當作藪與華同花蒂下連而上分為藪

出之義也帝出乎震之象也二偶開通前無墮塞

為大塗乾一索坤而得為長子決指陽畫躁指陰

畫動於初為決動於中動於末再三動而不已則

為躁蒼深青色青為東方本色蒼竹之美者蓋筠

也生於春者也藪初生為萑長大為藪成則名為

萑葦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皆下本實

而上幹虛故取以為震象善鳴者陽在內為聲上

畫偶口開出聲也馬左足白曰馵震居左故為馬

之昂足馬足起起為作震動於下故為馬之作足  
的白也巽為白又為廣顙震變而為巽故為的顙  
之馬耶詩所為白顙傳所謂的顙蓋馬之白顙者  
也據始生於土土上升而發之際也則又反而生  
於土焉以陽實在下動而上行故也亦生生不窮  
之妙也究終竟也陽長而不已則其究為乾之健  
苗草也鮮魚也震三爻俱變為巽震居東得木之  
正氣巽居東南得木之餘氣是故震之為發也變  
巽則為草震之為龍也變巽則為魚此震所以為  
蓄鮮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  
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  
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无土不生氣之善  
入者莫如風故无物不被坤一索乾而得巽為長  
女木曰曲直繩者糾木之曲而取直工則引繩之  
直以制木巽德之制故也巽與震反震為草木之  
初生故其色青巽為草木之枯謝故其色白之所  
以受來亦巽入之義也長如風行而長高如木生  
而高進退風之性也巽一陰盤旋乎二陽之下故

為不果臭以風而傳陰氣在下盤鬱而不散為臭  
髮者血之餘血陰物也巽二陽而一陰：火故為  
寡髮二陽在上如人之顙潤故為廣顙眼白為陽  
黑為陰巽目上白多於下黑故為多白眼一陰在  
下為巽之主而在上二陽皆為其所制其本小  
而其利甚博矣故為近利市三倍震為決躁：卦  
即震卦也巽三爻俱變則為震故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  
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  
為憂心為下首為薄蹄為受其於人也為多眚為通

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坎之陽在內故為水陽畫為水二陰夾之  
為溝瀆陽匿於中為隱伏矯輮而使之直輮者輮  
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  
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弓輪皆矯輮之所成也陽  
陷陰中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心  
病為耳痛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則  
於憂故為加憂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  
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則恐恐傷腎故為耳  
痛坎為水在人身為血：卦即本卦水之在人身

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離麗也火麗乎木麗乎天電麗乎雲皆有所麗而明者也故離為火為日為電：光乃日之光亦火類然必麗乎雲則見无雲无電也離再索乾而得女為中女甲冑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外大而中虛為大腹火性燥為乾卦蓋離二陽屬火與乾純陽相近謂之乾濕之乾

即謂之乾坤之乾可也按躁卦即震卦血卦即本卦之坎卦既謂之卦豈可但謂乾濕之乾不係之乾而遂為卦也耶以此而知乾卦之即純陽乾卦无妄也蟹性靜取其中畫之柔蟹性燥取其上下畫之剛蠃取善麗蚌取中虛龜取文明之象科謂科粟之附於木上者科中虛有離象上槁則科上之木乾燥而枯槁爾諸解科為空中者皆未然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閨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豕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靜以止者山也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為山故陰畫為小石又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小石小石即坎水溝瀆之美二畫雙峙而虛故為門闕乾純陽但為木果艮一陽二陰故為木之果又為草之藪蓋陽剛在上為果陰柔在下為藪也周禮閨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主永巷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艮別止於外以衛內之柔故為閨寺艮為手所用以止物者在指以陽止於外者狗也以陰止於內者鼠也黔青黑色鳥善以喙止物其喙皆黔鳥凡百不可以枚舉故言之屬以統其餘狗鼠黔喙皆謂



前則也堅多節則在外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古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以諸水之地物之潤而見乎外者亦為澤兌之陰見乎外故為澤坤三索於乾而得女故為少女巫口古之官以口古悅人者兌上折口之陽象動於內古之象也通乎幽者以言悅乎神為巫通乎顯者以言悅乎人為口古金氣司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柔附於剛：乃決柔為附決震陽動故決躁兌陰悅故附決兌非能自決乃附於剛而決也

水潤極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剛者出金鹵者出鹽少女從姊故為妾內狼外說故為羊

### 右第十一章

####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屯者盈也謂其氣鬱結而未能通暢則充塞乎天

地之間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謂萬物初生之時如是也物之始生精神蔽而未發若蒙冒然故屯後繼以蒙者蒙也上蒙字卦之名下蒙字物之象也物之穉謂萬物穉小之時物之穉小者養而後長大故蒙後繼以需而澤之潤益萬物乃萬物之所需飲食之所需乃人之所需：不訓飲食謂人之所需於飲食者在養之以中正乃飲食之道也飲食人之所不欲也所需不如欲所則心爭故訟繼需後飲食致訟如所謂乾餼以愆豕酒生禍之類皆是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者比也此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師之興有爭也爭必有衆起謂其必至於動衆也故後訟繼之以師比者比也相親附之謂也上比卦之名下比人之比也衆必有所親附有所依歸故師後繼之以比畜聚也畜有止而聚之義比則必有所畜聚然而非其大者故比後繼以小畜物畜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而禮在是矣故小畜之後繼以履禮蓋人之所履非以禮訓履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  
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禮者人所履而行之者也所履惟君子之大道其  
心斯泰然而安履次以泰：者通也謂其通行而  
无礙也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无終通而不塞之  
理故泰後繼之以否乾坤十變方泰而泰一變即  
否泰何其難否何其易乎履乃其交會處：此宜  
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否者塞也物不可  
終否而受以同人向也乾坤否塞而上下不交今

則乾離相同而上下相親矣向也不利君子貞今  
則利君子貞矣向也君子在外以儉德辟難今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則譬若在外辟難之君子  
皆相與出而濟難矣大抵與否義相反蓋物不能  
終否故否後繼以同人善與人同者物必歸之故  
又繼同人以大有大有者大者皆為吾所有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  
受之以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  
事故受之以蠱

所有既大不可以有自滿也故受以謙有大而能

謙則滿而不溢人皆敬之而无有疾之者矣如此  
則吾亦得以安和說樂而豫故謙繼以豫：者安  
和說樂之謂也安和說樂而无拒人之意則皆欣  
然願隨之矣故豫繼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如  
子於其父以喜悅之道隨之必為之事其事故隨  
次以蠱所謂幹蠱云者即所以治其事之謂也  
蠱者事也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者大也物  
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  
為事之先可大之業每因事以生故次以臨：者  
二陽進而四陰退駁：乎向於大矣臨不訓大臨  
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也  
故以大釋之物之小者在下視之不見不足觀必  
大而後可以觀故臨次以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者合也物不可  
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  
盡矣故受之以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  
反下故受之以復

在上无可觀則在下引而去矣惟可觀然後有來  
合之者此噬嗑所以次觀也然而物不可以苟合

又在乎實以飾之不執實則不可以成實主之合  
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實所以次合也實  
飾實於文：飾太過則為亨之極亨極則實衰故  
曰致飾亨則盡矣實繼以剝者此也剝者剝也上  
剝卦名下剝謂物之剝落而盡物不可以終盡也  
剝窮則上反下一陽自外而來復於內剝繼以復  
者此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  
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者養也不  
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  
以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者麗也  
復者反本而復於善者也復於善則合正理而不  
妄矣故復繼以无妄前者比而畜其畜也小今惟  
无妄則自能物：循理乃可以畜其德而至於大  
故无妄繼以大畜惟大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繼  
大畜以頤：者養也需之養：之小頤之養：之  
大不養則不可動謂無所養則其體不立不可舉  
動以應大事惟養充而動：必有大過人者矣故  
頤後繼以大過養過則厚物固不可以過厚不可  
以終過也故受之以坎：者陷也過而不已將陷溺

而不得出矣然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猶可舉  
過故雖陷猶可以有所附麗而得出故受之以離  
離者麗也陷而有所附麗則豈至一於陷乎此聖  
人作易坎繼以離之深意也

####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者久也物不可  
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  
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者傷也傷於外者  
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爭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者難也物不可  
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錯置也一云施也言天地則乾坤在其中言天地  
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則咸在其中咸以  
無心而感凡此對待者皆是也或以天地與咸无  
所受故不言及說亦是然其義則已槩可見矣天  
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矣

婦故成與恒皆二體而合為夫婦之義夫婦將以  
偕老其道不可以不久故成繼以恒物不可以久居  
其所久則當退是乃天之道也故恒繼以遯遯者  
退也物不可以終退故遯後繼以大壯：與遯蓋  
相反者也遯於義為退則大壯似進矣而離卦曰  
大壯則止何也蓋大壯在遯之後晉之前介乎進  
退之間退而方止：而未進者也大壯則止物无  
壯而終止之理既成壯則必進也故繼大壯以晉  
晉者進也進而顧則必有所傷故晉後繼以明  
夷：者傷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而不已必益  
故受之以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者決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  
故受之以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  
升

解者緩也寬緩則玩而不知懼其有所失也必矣  
故解繼以損：蓋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  
循還故必益：而不已則所損滿盈故必決損繼  
以益深谷為陵之意也益繼以夬高岸為谷之意  
也夬者決也決義與孟子若決江河之決同蓋決

其隄防之謂也決主開遇主合開則必合決則必  
遇故夬繼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合然後會聚而  
成群故姤繼以萃萃者聚也物之積小而成高大  
者聚而上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如雲之升烟之升  
皆是故萃繼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  
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  
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  
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升自下而上不能用其力升而不已則力竭而  
困憊矣故升繼以困困乎上則必反於下而物之  
在下者莫如井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  
汲以養井所以次困也井久則穢濁而不可食惟  
潔而治之於以去其舊而潔然一新焉乃可以食  
也故井繼以革鼎能變腥為熟易堅為柔故革繼  
以鼎鼎重器也家廟祭祀用之而震為長子則繼  
父而主祭者也故鼎繼以震震者動也動者出而  
用事之初也物不可以終動動極而當止則止之  
可也故震繼以艮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

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極而動其動必以漸故艮繼以漸：者進也謂漸乃進之方而非訓漸為進也進以漸而不驟則其進烏有不得其所歸者乎歸妹所以次漸也窮而无所歸則小進而得其歸則必大如得其義理之所歸者所成就必至大而不可量故歸妹而繼以豐：者大也侈肆无節豐大而至於窮極則必失所居之安旅所以次豐也旅者親寡之時非巽順无所容苟能巽順以處之則雖在羈旅之中何所往而不能入乎故旅繼以巽：者入也人情相拒則怒相入則悅入而後說之兌所以繼巽也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說而後散之故兌繼

以渙：者離也渙所謂離散蓋民情未一之謂也物不可終於離散而无所制若離散而无所制則遂放肆而不可止矣物既離散則當以節止之受之以節謂有禮制乎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情非若睽之乖節所以次渙也節者制之於外孚者信之於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故節後繼以中孚以此有其信即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則其行必果不免小有過而失中小過所以次中孚也有過物者必濟謂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故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既濟者坎離之交生：不窮之所從出既濟則窮矣聖人以為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六十四卦循環不已未濟之後則又乾坤也此之謂生：不窮之易也

右下篇

雜卦傳

張氏南軒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其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

而有不難者存焉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也見而不  
失其居蒙雖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  
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  
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靈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  
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  
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  
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  
遇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  
順養正也臨濟定也未濟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姤也遇也柔過剛也夬決也剛決柔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雜卦傳自乾剛坤柔至損益盛衰之始凡十二卦  
為天地間一小世運乾坤以剛柔相交而遇坎難  
故有師以主坎於下有比以主坎於上師雖有憂  
比則成樂而險難平矣屯有君之道焉故身見而  
天下不失其居蒙有師之道焉故衆陰雖蒙難而  
已則能著而明之震起也帝出乎震也艮止也萬

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損極而益來咸之始也益  
而不已必損故為泰之始自乾坤始交以來漸而  
治而盛衰復困之以生非一小世運而何大畜以  
止而能大畜此本於艮止來无妄以起而有災此  
本於震起來故君子慎動大畜六爻俱變則為升  
萃由大畜而聚於下升由无妄而升於上皆艮止  
震起之所成也謙天道下濟而光明故能謙益不  
自尊重豫雷出地上當泰壯之時悅豫之極故自  
肆而怠此又盛衰之始也噬嗑食也賁無色也食  
色性也需以飲食致訟故噬嗑亦以食而用獄好

色人之所欲也故以無色戒之兌以一陰見於外  
為悅巽以一陰入於內為伏故曰兌見而巽伏也  
隨以無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修飭斯固剝復之  
所由來也隨則剝而蠱則復終則有始天行也自  
大畜无妄至此凡歷十二卦而成剝復又一小世  
運也晉蠱也由復而來明夷誅也由剝而來井通  
者明夷之反也因遇者晉之反也自章首至此凡  
三十卦晉明夷離在內外體井困坎在內外體亦  
坎離之象下文又以咸恒相繼而言正與序卦分  
上下篇之義合雜卦雖難而上經首末與下經之

首末嘗雜也咸速也天下相感之速莫如男女恒  
久也天下相應之常莫如夫婦渙離節止一剛一  
柔：乘剛而入之故離剛復柔而陷焉故止解緩  
蹇難內外皆剛以水為體睽外家人內：外皆柔  
以火為體解睽似渙蹇家人似節一離一止一緩  
一難一外一內正否泰之相尋而相反故次之曰  
否泰反其類也自晉晝明誅至此凡歷十有二卦  
而見否泰蓋又一小世運也大壯則止泰之類也  
遯則退否之類也大有衆同人親萃去故鼎取新  
皆泰之類也小過陰多於陽故有過中孚陽多於  
陰故孚信豐自泰來與中孚同類旅自否來與小  
過同類離為日為火與天同類故炎上坎為月為  
水與地同類故潤下若離在上體坎在下體合為  
一卦則成否矣小畜寡履不虛需不進訟不親大  
過皆有亨義一變則為泰矣順養正既濟定皆泰  
之類也歸妹自泰來未濟自否來故曰女之終男  
之窮言歸妹泰而未濟否也始遇也柔遇剛也遇  
雖非正而漸之進則以正待男而行非正而何夫  
決也剛決柔也夬一決則剛長乃終復於乾矣故  
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斯聖人傾否成泰之極功

也張朕公曰易為君子謀蓋為其能傾否以成泰  
也周元公曰聖人立人極蓋謂其能參贊天地也  
合二子之言而詳味之則大易之妙用思過半矣

見復經咫

孔子贊易文言元者善之長數句魯穆姜已引之難卦傳句法類春秋傳筮辭也固比入皆昔有之語歐陽氏遂謂繫辭非孔子作不知聖人善與人同樂取諸人豈若後代文章家以誦襲為戒必言自己出乃為能事乎

經分上下謂以簡冊多大之故非必有意著非也穿鑿附會其居上居下之故者尤非聖人序卦言之已明何必更煩曲解乾坤坎離四正卦網絡上經乾坤為易之門坎離為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啟下咸恒二

經咫

卦男女少相感而長相恒也水火之既濟未濟猶天地交為泰不交為否也否泰為世運樞關損益為人

事樞關皆居上下之第十一第十二乾坤下六卦連有坎先歷險後平夷也此大端之可指者  
兩卦倒換而相連者十有二水天需天水訟也水師水地比也地天泰天地否也天火同人火天大有也火地晉地火明夷也水火既濟火水未濟也又畫倒換而相連者十有二一陽在上為剝在下為復也一陰在上為夬在下為姤也二陽在下為臨在上為觀也二陰在下為遯在上為大壯也二陽在中為中孚

三陰在中為小過也四陰在中為頤四陽在中為大過也其餘咸恒外皆以全卦倒轉而為一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大傳明文亦謂聖人神智啓自造物而已非必真按圖書卦龍馬是伏羲本師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亦大傳明文明文也易嘗專視龍馬背文乎邵氏始著伏羲先天之圖朱子遵之解數往者順為起震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知來者逆為自巽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牽聖言以為圖之註脚其果然數帝出乎震云：邵氏所謂文王後天之卦：位顯然朱子反云未詳經之所無則信之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

經咫

按石澗俞氏曰以河圖為十數以洛書為九數皆出於緯書也孔安國韜野王宗之東坡蘇氏曰九宮不經蓋緯書所定之數非易數也南軒張氏曰鄭康成溺于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為卦洛書為九疇皆燕楫聖經者也查悔餘曰若以河圖為作易之由夫子何不云觀



河圖而畫卦而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乎周子第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无一語及河圖程子云无河圖八卦亦須畫歐陽永叔陰象山袁樞仲歸震川多非之

查悔餘曰八卦方位夫子於帝出乎震章明言之今先天圖方位易置與聖言不合黃氏曰抄力辨其非竊謂八卦相錯絕不費安排布置豈若先天圖之說先有乾而後生兌先有兌而後生離先有震巽坎艮而後生坤耶

兩儀四象而八卦易已全矣重之為六十四隨手推

經起

三

果一齊撒出假位置自然停：當：烏有此自彼來若子來卦變之說乎程傳解隨剛來而下柔來而文剛等處只用乾坤二卦直截了當而朱義不勝其煩擾

按孫退谷曰虞翻蜀才輩解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來程子非之云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賁之理朱子亦謂伏羲畫卦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復相生无所不可文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

之本也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於否之初六云初之患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於師之上六云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又於遯亨小利貞云小謂陰柔小人小人則利於守正如此則不幾為小人謀乎按戒小人即所以安君子也師上又更說不去

漢人以象數言易星歷灾祥兵陣修養丹火無不託焉魏王輔嗣一空諸膠葛泥滯之說專言義理并立體亦不論唐修正義宗之而荀虞鄭諸家俱廢至宋突興康節先天之學卦圖布置方圓橫縱學易者不

經起

四

求諸文字而先觀圖象以為祕妙黃東發有義畫以上晚添祖父之識歸熙甫有車書既造更求轉蓬鳥迹之比可為解頤然世儒方從事焉朱子以易本為卜筮而作故釋占專以筮得為言此義從前所未明指或疑之曾開一老生云讀易且先理會大衆傳六十四個以字要言不煩極合聖人學易寡過之旨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得毋勞而寡效乎

硯北易鈔

原易

北平黃叔琳



易者道德性命之書也。三易掌於大卜易固專於占也。聖人為之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豈專於占也哉？觀於卦，余知象之所存乎玩其象，余知辭之所由發也。觀其著，余知變之所存乎玩其變，余知占之所由立也。是故求占者必於變，求辭者必於象。或曰：得象可以忘言，知變則又奚假於占？然而必貴乎是者，變占以前民用象辭以同民患，皆道德性命之故也。

象

太極混融道函三材之象，太極既判道寓三材之中。是以三材有象而至道无形。夫天運於上，日月麗焉；地載於下，山川出焉。人物生其間，動植分為莫非象也。然則要其所以為象者，非道而何？故道雖无形而見象即可以見道。凡至神至曠之理，皆寓於可指可索之象。即理即象也。夫理寓於三材在，昭露聖人通之凡人，迷之聖人，欲天下後世洞明无形之道，故即有形之象而示之。且設卦之初，將以周萬變

而盡情偽，似若履精竭神窮搜而冥討者，然蹟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曾不過天地人物之象，未嘗為希夷杳冥之說，以驚世術俗，使人不可思而得學而至也。然象至顯也，亦至微也。自夫人求理於深僻遠目，象為淺鄙，由其淺鄙視物象而象之理遂不暇明。象之理不明而曰知易未之或知也。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包犧觀象而作卦，文王周公因象而繫辭，故曰易者象也。純陽象天，象不止天而剛健之理可求；純陰象地，象不止地而柔順之理可得。震巽以動，巽之理象風雷，艮兌以止

說之理象山澤坎離，以虛明流行之理象水火互乘而六十四卦變動而三百八十四爻物、有象、象具理，觸類而格之，象不可勝窮，理不可勝用，則精粗一貫窮達一致，其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非誣我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則象非可齒芥而定也。物理精微，格知其極，然後可得而定也。乾坤陰陽，交殊也，而坤上稱龍戶，庭門庭幾近也，而吉凶皆反履之虎，不啗於卦而啗於爻，小畜之雲雨於爻而不雨於卦，言極枯於蒙之初而言校於噬嗑之上下，言鴻於漸之六爻而言飛鳥於小過之初，上蹇之五

二不稱往來中孚諸爻象皆不類木取枯楊金別黃  
金水指井谷火極焚巢聖人公理以象物其精微若  
是雖疑似之間斷乎其不可易奈何漢儒習聞春秋  
以來筮易之辭不察聖人象物之意於是象為象  
不以象為理玩辭以辭不玩辭以象甚而取筮家互  
體與術家卦氣五行諸說而附益之其淫流蔓茹罔  
知紀極王輔嗣病其然則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  
論以通之其說曰義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  
健何必乾乃為馬然質諸聖人之言馬乃一畫剛之  
象健則三畫乾之德在需乾居坎下以剛健而免險  
陷之災至重坎雖各具一陽而六爻終無出陷之象  
懷指一畫之剛為三畫之健不亦違聖人之情而謬  
失得之幾乎聖人因卦爻而立物象卦爻所无聖人  
不輕象以物也輔嗣尤漢儒之案文責卦乃欲忘象  
以求義且聖人設卦觀象含象无所觀也象既忘矣  
何義之可求使義可忘象而得則聖人何為立象以  
畫意是漢儒病於固滯輔嗣則流於荒忽矣夫三材  
有是理則包犧有是象卦爻有是象則文王周公  
有是辭夫子所謂剛柔當否之類蓋指觀象之法以探  
三材之理然則辭也象也理也一物而異名者也至

若說卦之象與諸卦之象不同乾卦不言馬而說卦  
為馬震卦不言龍而說卦為龍大畜稱牛豕說卦乾  
艮不為牛豕大過稱茅楊說卦巽兌不為茅楊至為  
布為大塗為心痛為蚌等皆諸卦所无若以左傳筮  
易之象參之疑說卦後章為占家玩占之象後人或  
取以附夫子說卦之末猶諸繇皆稱夫子之筆是也  
況此文失於漢初至孝宣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之  
又荀鄭馬虞諸家之象多寡不同以故不能不起後  
世之疑唯得象之理者可以无惑

### 辭

天何言哉言不盡意而猶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辭殆  
不可已也辭詔於當時書傳於萬世聖人非浮於辭  
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  
世周之盛德和當文王與紂之事和是故其辭危  
者使乎易者使傾此又易之道也時有憂樂故聖人  
之辭亦有憂樂時樂時憂聖人何容心哉得時則樂  
得位當位則樂有應有比則樂之中有戒焉有懼  
焉不得時則憂失位不當位則憂无應无比則憂  
之中有慎焉有幸焉樂之辭暢以約戒之辭法懼之  
辭嚴憂之辭貞以微謹之辭危幸之辭寬連山歸藏

已亡其辭莫考若周易則文王之象周公之爻皆以發其憂樂之情乾元亨利正樂辭也豐亨則示日中之戒臨元亨而猶懼八月之凶利不利有攸往憂辭也明夷則艱正以致謹遜則猶幸利正而致亨隨亨于嘉吉樂也泰三戒於勿恤其孚禹四懼於折足履鍊師或與尸憂也遯初謹於勿往豫五幸於不死凡此皆事明而辭顯至於變動不居憂樂迭見其微辭與義皆可涉涯溪而窺浩渺坤之五欲顯然辭之曰岳而卦而為純陰其言黃裳者取居中處下之義示坤之當下於乾隱然有后妃之象也如泰之歸妹剝之宮人明夷之箕子皆有深意以垂萬世之訓玩文周之辭至此無餘蘊矣奈何聖哲少而中才多故吾夫子為之辭或發凡或辨疑或足其微旨如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以擬其象健順動巽明險止說以體其德性失得以紀變當否以辨爻中正以立本乘承應比以明位立卦而觀則為上下首尾本末升降偃卦而觀則為內外前後往來始終消長若是皆發凡之數元咎一也有誰咎有不可咎當位吉也有當位而疑有不當位而利若是皆辨疑之類萃九四元咎而尚嚴位不當之戒離六五出涕戚嗟而特尊為王公之

離若是皆足其微旨之類若夫辭嚴義明以片言別知蒙而不失之略蒙曰險而止蒙字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只益一能字而知蒙分辭眾理脩句為之釋而不失於詳此五義有錯綜如歸妹則上下文不嫌於異上言天地之大義下言理不可易如震則象象辭不嫌於同初九爻若此者非一所當深玩而密求之也嗟夫三聖人之辭或因畫之象或因象之義皆有攸本畫之象有通一卦為象者有析上下卦為象者有指一爻為象者有指一爻為象者有析上下卦起義者有指一爻起義者有合數爻起義者各釋之本文難以枚舉大抵有畫即有象有象即有義曰象曰義名雖不同其為繫辭之本一也子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又聖人以易觀人之要玩易君子當更求其所以為辭

變

至哉變乎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无形者不變有形而後變厥初何形亘萬古而長存洎陰陽判而變以生在天則四時變通在地則變盈流謙人物則遊魂為變舉天地人物皆囿於變而不自已而

神則妙乎其中變也者其生、不熄之理歟是以聖人化而裁之裁此變也神而明之明此變也據會要觀方來使天下之人趣時不倦既成萬物而參贊化育矣聖人知變凡人昧變彼禍福之倚伏吉凶之胥禪成矣而敗忽繼焉是矣而非或胎焉況時有汚陰改有損益蓋將日異而月不同推而百千萬年之後其變有不勝紀者於是聖人作易畫卦剛柔相推以盡天下之變揲蓍求卦爻象變動以逆天下之變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且自著而言自分二掛一至三變而一又能十有八變而六爻備此著變而成爻者也六爻成矣爻之中凡得七八者不變九變陰六變陽一卦之變六十四通為四千九十六卦此因爻而變卦者也方未分著之初陰陽之爻猶未別至分二而始寓於兩握之中雖寓也而猶未見至三變而後見既見矣卦未備也十有八變而後備既備矣卦遇九六者至互變而後定而吉凶可得而占焉嗟夫揲蓍之法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之者也然聖人能立法以盡變而不能逆知其變當分二之後未揲之前莫辨爻之為陽為陰雖至十有七變猶未別為何卦是以其變不測而著之神為无窮然非荒誕茫昧无有

條理也詳玩靜索實由自然故分揲著歸若參錯不齊而變不五則九次變三變不四則八未始少紊三變之餘為九者十二為七者二十為六者四為八者二十八其多寡變絕如是而類之為陰陽各三十二總之為六十四正與卦數等於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以其不變此至變之所由出也是謂變卦復自卦而言其變凡二有卦變有爻變經卦互重以成六十四卦之體此卦變也爻重為六因各有變自卦下陰陽之純者為始上下互易以極三百八十四爻之變此爻變也乾坤重卦交而為六三三三三三為一陰一陽之始凡爻之一陽五陰與一陰五陽者皆由此次第互易而變各五卦三三三三三三為二陰二陽之始變如上各十四卦三三三三三三為三陽三陰之始變如初各九卦、變之辭如健而異止而說爻變之辭如剛來而下柔、進而上行皆聖人作易之所取也六卦之變先後有序秩然一定儻一循其變而索之聖人釋象之意昭然義見矣或曰六十四卦自八卦而變今震坎艮皆自臨變巽離兌皆自遯變豈先有臨遯而後有六子邪曰合經卦重卦而論則三重為六八卦為先六十四卦為後但指六畫而論則八卦互

重一時同變豈復有先後之分聖人於噬嗑曰頤中  
有物曰噬嗑非先有頤而後有噬嗑也況卦變又變  
則各不同焉可比而一之邪或曰包犧畫卦目繫道  
存卦變之外復有爻變回視包犧之畫何繁簡若是  
曰包犧雖未命辭而憂世之根柢已寓於畫文王周  
公因卦爻之變而辭之良由萬古之變无窮而易之  
變包乎萬變之表雖中古所无後世未有之事而易  
中已先具其理卦變之外復有爻變乃自然之故聖  
人詎容特秘之故世有此事而易无此變則非所以  
為易、有此變而不能明此變則不足與言易非聖  
人之不憚煩也聖人因變而命辭若文王釋卦周公  
釋爻是也至夫子則兼卦與爻極其變以錯綜之文  
王周公之辭可知已夫子兼極卦爻之變清舉隅以  
明之訟之辭曰上剛下險者釋乾上坎下之體也曰  
剛來而得中者訟二陰爻卦自三三變九三來為九  
二而得中三三此釋二三兩爻之變他卦皆然特辭  
有顯晦未易卦為之釋爾无妄之辭曰剛自外來而  
為主於內此析經卦而論三為外初為內蓋无妄初  
爻之陽自三三下卦九三變來初三三而為主於內  
凡是通謂卦變若夫復即是剥夬即是遇以至三陰

三陽之卦特在反覆升降之間爾實一理也其他如  
李之才相生圖邵康節反對升降之說義皆幾近若  
朱漢上所載虞仲翔卦變則錯雜而无統左傳蔡墨  
所舉上為一爻變之例一世二世之變流於術矣衛  
元嵩取之為元包又其末也焦延壽所變雖與著合  
其辭不經要非聖人之意第細玩三聖人之辭皆有  
自來觸類而長其變不可勝窮豈止三百八十四而  
已乎又豈止四千九十六而已乎其他象位之變各  
具本篇

占

心局虛靈物來先覺占何為者哉自利欲熾良性不  
君乃有涸吾清明者故辨妍醜不若鏡別輕重不若  
權且昭然一定者猶爾況是非吉凶伏於幾先其取  
舍殊孰欲決疑似而斷羣惑烏得不託諸物之靈夫  
著物之无心而靈者也聖人神明其德心洞隱顯固  
不假著自夫吉凶與民同患以易洗心於是取物之  
靈者立為占法非其避就惑亂於胷中特借是以斷  
天下之疑爾舜之禪禹也朕志先定詢謀僉同而後  
問之龜筮成王之黜殷也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而後協之夢卜是禹可禪殷當伐固已灼

知於未占之光豈非託諸占以一人心而成天下之  
聲乎迨箕子之陳疇則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凡以揆諸己而當理又以允愜於  
人心或有疑焉不能不事于占且人謀鬼謀聖人固  
有先後豈曰圖同未審事欲冥行群情之逆順不暇  
計時位之當否不優卹第冀事之必成而一諄之占  
耶夫善未能自靈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使其人明  
不燭理識不達時是其心方自惜豈能玩爻象之  
變定吉凶之占哉又豈能即己之神合物之神以開  
人心之神哉又豈能使人趨吉避凶以慰聖人憂世  
作易之心哉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又曰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周官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終否擇其  
人審於聽而嚴於謀計其謹之重之如此自包犧作  
卦歷虞夏商未聞其說至周乃班班可考大卜掌三  
易占人占八頌八故筮人辨九筮與相筮之時共筮  
之職元不畢具獨惜其法不傳猶幸從左傳國語可  
見其畧大抵筮掌於卜史至玩占則問出名大夫  
之議論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  
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  
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則筮者性命道德之事故上聖神其法春官率其  
屬賢者序其占自聖人沒道散於九流或者乃擅之  
以名家而不統於儒豈唯斯徒自賤其業將併其法  
有賤之者矣夫儒者命占之要本於聖人其法有五  
曰身曰位曰時曰事曰占求占之謂身所居之謂位  
所遇之謂時命筮之謂事兆吉凶之謂占故善占者  
既得卦矣必先察其人之素履與居位之當否遭時  
之險夷又考所筮之邪正以定占之吉凶姑以衛孔  
成子所筮論之孟縶與元皆嬖人媿始之子則身也  
孟長元次則位也襄公死社稷無主則時也筮享衛  
國則事也筮元得屯筮孟得屯之此則占也夫繼體  
為君將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而孟  
不良能行成子雖不筮可也疑而兩筮之皆得元亨  
儻史朝以元為長昧非人之義而吉孟之占是使跛  
筮為君而著失其所以靈矣孔成子筮立孟得屯之  
此史朝以卦辭為占卑萬筮仕亦得屯之此辛廖萬  
本卦之卦而象為占非卦同而占異也立君與仕事  
之輕重已殊孟縶卑萬之身與位時又殊雖使百人  
千人同得此卦其占烏乎而可同南蒯將叛筮得坤  
黃裳元吉子服惠伯以為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晉文筮有晉國得屯之豫史以為不吉司空季子以  
 命筮之辭占之曰吉孰大焉是知吉凶元常占由人  
 事固有卦吉占凶卦凶占吉亦有同卦異占異卦同  
 占非參稽五物死以得着之情而窮其神也是故紫  
 不筮志不筮不誠不筮謀不正不筮事不疑不筮喜  
 不筮怒不筮潰不筮不時不筮離此八者而後筮可  
 言也不然神亦不告若其用卦或以內外卦為正悔  
 晉國得正或用變爻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屯悔撥或用變爻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吉或用不用變爻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本卦不用之卦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不用本卦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並用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用二卦之下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上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左傳哀九年晉趙盾下獄鄭遇  
 納王遇大有之腰曰天為澤或以互體左傳哀二十  
 遇艮之否曰風為天子其斷吉凶或以卦辭左  
 山也年新孔成子能得也或以之辭左傳哀二十  
 又遇屯之比亦曰元亨或以之辭左傳哀二十  
 案得國之大過曰困于石據或用卦名左傳宣六  
 于侯蔡人于其宮不見其妻山或用卦名左傳宣六  
 應謂鄭公子受蒲無德而貪其任同或用當時占書  
 易望之離舍有生長無德有難義或用當時占書

左傳昭十二年子服惠伯釋黃裳元吉  
 忠信正直達權識變而後其占不忒若于太叔舉復  
 之順占楚子之將死左傳哀二  
 占曼滿之見殺是專以人事逆其吉凶有不待筮而  
 知者此春秋諸臣猶能得聖人觀象玩辭之遺意厥  
 後性命道德之學不傳乃盡棄人事雖停禮越義者  
 一切求吉凶於筮而占法遂變至于納甲五行時日  
 六獸之類纖縵而起焦延壽作易林以三百八十四  
 爻之辭不能周四千九十六變之吉凶故外易而別  
 為之辭又雜以納甲飛伏之說是舍人事義理而專  
 於占者也至大珠林軌華流行析之流遂陷溺於術  
 其別為相人相地壬遁星命百家自謂能定吉凶於  
 人事未動之前吁視性命道德之學為何事邪子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方其未動吉凶未兆使慮善  
 以動則凶者可吉謀用不臧則吉者亦凶今云定吉  
 凶於人事未動之前則中才死所勸凶德无所警此  
 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為鑒於萬世



硯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崑園輯

儒者往：欲講畫前之易此乃蹈襲佛氏之說耳然  
儒者亦自有畫前之易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伏羲  
未嘗畫而易自流行於世間伏羲不過就天地八者  
畫箇圖樣出來在六書中謂之象形故天字漢隸作  
天即六畫坤字亦作以家語此乾坤之美也漢書律  
曆志小周乘以策南史周弘正傳尚作乾以漢隸皆  
然伏羲之遺跡猶留於後世故畫前之易無時無處  
而不在也八卦是天道將那八卦推盡出六十四卦

來便是人事故易者專為人事而發要之人事亦即  
在天道中故五十六卦離却乾坤六子不得

當時伏羲所畫只畫得天地八者形象不會說出八  
者作用故以乾坤震巽八者屬之天屬之地後人又  
以乾為健坤為順逐漸推出他性情來天尊地卑疏  
云乾坤是天地之用非天地之體此兩句見得大義  
明白

無論太極無可象形即陰陽二者亦難實指世間凡  
事凡物莫不有陰陽除却事物之外則陰陽亦虛而  
無所附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是道非謂一

陰了又一陽方謂之道也

聖人何為而有畫因開闢來無文字欲人曉得天地  
之法象故有畫繫辭云法象莫大乎天地是易之大  
綱

天地亦是萬物中之一物故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地總是氣化中流出

易之為書不可為典要夫子已有是言後世論易者  
輔嗣主理康成主象數象數之說流入於詭誕而不  
經政康成之書不傳但易原為卜筮而設尚書擇建  
立卜筮人其占之法曰貞曰悔左傳云蠱之貞風也

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春秋所占皆重卦變  
如乾卦初爻變而為姤坤初爻變而為復之類又主  
互體如二三四爻為一卦三四五爻又為一卦之類  
而於六爻中又取一爻為主如屯卦初為主蒙卦二  
為主之類其於承乘比應尤謹故易者窮理盡性之  
書實人情世故之書也程子易傳成于老年真精于  
世故之書

人皆謂風雨雷電皆主於天而不知凡屬有形之物  
無不出於地惟風則無形故不屬地然山中亦有風  
穴易經震下坎上為雲雷屯則坎為雲坎下震上雷

雨作解則坎為雨雲雨皆為坎繫辭傳云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正義云雷霆風雨皆生于山澤其說  
詳于王充論衡

天地間惟水火二種成世界日是火之精故凡火見  
之而不炎月是水之精故海水因之而增減易上經  
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濟未濟水在火上為既濟火  
在水上為未濟此即玄門之要訣也然何以不終於  
既濟而終於未濟曰此通還其坎下離上之本體也  
書言五行易言八卦八卦無金木以金木皆土中所  
生故也世界只一水所成土居水中之三而山又居  
土中之一澤不過水之所體耳雷亦主於地惟風火  
二者無質然火附物以見而風并不附物其附物而  
有者則扇與橐籥之類是也即就一端言之地水火  
風變而為雲雨雷電釋典云水氣勝則成雨地氣勝  
則成雲風氣勝則成雷火氣勝則成電易電素問云  
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嗔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  
雷象火有聲穀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小而一身大而世  
界無不該之矣  
冬至之刻正是純坤六畫下一畫變為震之始也乃  
陰極生陽之候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正

於動處見王弼輩謂靜見天地之心非復卦之本旨  
也宋儒之說得之若邵子冬至子之半亦未知冬至  
之無定時耳

理氣象數惟易具此四種天道亦然後閱春秋穀梁  
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楚  
詞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陰陽三合之說頗新董  
仲舒云天者群物之祖也已得其要又觀向秀所注  
莊子有云天者萬物之總名尤超出意表大衍之數  
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其一不用所以生出奇耦束  
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來若竟用五十到底是耦何能  
成卦  
屯為乾坤後之始卦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亦為復卦後之  
鮮易經者必去穿鑿附會杜撰三者而經始可明易  
豈不談象數然象數是易之一端王弼所云卦變不  
足又及互體今觀周易所集易鮮大率類此梁山  
來氏乃以易錯綜其數一句注易是穿鑿也易與天  
道原相符京房卦爻直日之法卦主六日七分後遂  
以此解七日來復之義近三易洞璣又將天上諸星  
分配三百八十四爻是附會也易經有事有理羣者

不可解作細猶細者不可解作纖何氏訂詰當為易經解之最然亦有說理不足處如至日開闢解作開心上之玄闕升虛邑解作空虛之義皆於正理有碍是杜撰也凡解經最忌此三者去之庶合理矣

河圖洛書相傳得之希夷先生其後劉牧有說李泰伯著論闢之其說已不一矣然洛書之數實始於乾繫度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一作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所謂太乙取之以行九宮有此也見後漢張衡傳注則圖又不始于希夷

歐陽公為一代文宗觀其所作傳易圖序皆以繫辭

為夫子作傳中言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凡兩見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此夫子指文王周公所繫之辭非夫子自繫之辭也夫子所繫之辭名為傳古本或作繫辭傳或作繫辭上下傳太史公引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是也今歐陽子即以繫辭為夫子所繫之辭而并其傳亦不信何耶宋儒解易者往來彙傳而不解不獨一歐公也

天一地二一節一三五七九為奇二四六八十為偶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者謂奇與奇為類偶與偶為類各有合者謂奇與偶配偶與奇配上指八卦下指六十四卦成變化指卦爻之變言行鬼神指揲蓍之用言此乃天地奇偶之數自一至十合來成五十五數本無與於河圖又何關於五行也後閔正義方知古人已然疏云此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成變化者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言變化以此陰陽而成也而宣行鬼神之用言鬼神以此陰陽而得宣行也不知後世儒者何以不用此義

易有太極又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帝出乎震要見得此三樣明白萬物無不從太極中流出而物各有神若帝出乎震則指氣機之主而言耳

八卦五行十干十二支自古陰陽家言無不出此故易亦曰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蓋八卦與干支有一定不可易之理

天一地二節本為大衍之數而設無與於河圖後儒因河圖有此數遂附會其說然卦之數八大衍之數十河圖之數亦十五十之數既虛而無所附不得不以五為衍母十為衍子而種天生地成五行分配

之說遂相傳至今予嘗謂尚書之五行易經之八卦各有其義不可強配其天生地成之理皆出後儒之附會偶閱羅長源大衍說有云易經無生成方知千古而上有同心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儒者俱以精氣為物解作生游魂為變解作死是誤訓神為伸鬼為屈而未明鬼神之情狀者也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即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謂孔子曰衆生必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焉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此為鬼神之正義若以魂魄二字解之則精氣為物是魄游魂為變是魂故人雖死者必有魄入於地中變為一物而人亦有離魂病楚詞注魂者陽之精也魄者陰之形也晉語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左傳子產始化曰魄諸語俱是此意又心之精爽是為魂魄士喪禮注魂出入之氣謂之魂耳目聰明謂之魄靈樞本神篇黃帝問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慮智岐伯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即男女構精之義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

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有所憶謂之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達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數字解甚當附記于此

上經陽為主故坎多於離下經陰為主故離多於坎易大衆言先王者六比封建也豫作樂也觀巡狩也噬嗑刑法也復與无妄時令也渙宗廟也非先王不足以當此大典言后者二泰有泰贊之重始有教令之典故言后若離之大人當思所以保其明利之上當思所以救其敗改變其文為大人為上各有意義

京房卦氣除去坎離兌震四卦餘六十卦主六日七分未免牽強配合泰同契又不然除乾坤坎離四卦外以一日主二卦如初一日屯主日蒙主夜以為火候大抵易之理無所不包故雖錯綜變化而不離乎宗也

易六十四卦然以對待之法觀之只得三十六卦上經三十卦不易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反對者十二屯蒙至大畜下經三十四卦不易者二中孚小過反對者十六咸恒至未濟合來成三十六卦上經十八卦下經亦十八卦此上下經之所由分也朱子於先

天俊天伏羲文王卦位之說皆所不取朱子之說曰伏羲先天之卦位以離為東以坎為西以兌巽為東南西南以震艮為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為火北方寒為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為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又曰易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據此諸說朱子全於圖有疑後人亦焉可讀而不察

六十四卦或以為伏羲時已有或以為文王所演然伏羲時尚為太古之世其師訟蠱遯諸卦何從而設其必始于文王無疑也但文王雖當季世遭紂之囚因而演易何其於後世人情世故周悉如此承乘比應一毫不可錯如此亦逆知後世之必至於此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人以憂患存心易道庶乎其不遠矣乾卦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便是憂患太極無對待一有對待有一便有二為對待故一不可為太極況伏羲之一乃奇也是象而非數郝京山以一為太極便失易之主腦至以乾為太極尤非人身是坤所以運用之者則乾是活物然不得坤

則無所附坤是死物若不得乾則不能動故當其資始時即是資生、即生其所始者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是主坤為衆家人家人幹事全為主故天一而已而坤土艮山坎水兌澤離火震雷無一不出於地風亦从地如西北多烈風因於山東南多颶風因於海則風亦地也地从天坤本乾似二而一

上天之星有光明故有火象其隆於地也多出火燄久而化為石故天上無物雖星亦屬地并於此悟火生土之理石中有火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此乃無稽之說惟劉歆周禮有此說天下豈有舍乾之尊而別

為一義者乎

儀象皆指畫言一一儀也一一者太陽之象一一者少陰之象一一者太陰之象一一者少陽之象所謂四象也四象之上復生一陽一陰太陽之上再加奇為乾再加偶為兌非謂兌為太陽太陰之上再加偶為坤再加奇為艮非謂艮為太陰以至少陰之上加奇為離加偶為震少陽之上加奇為巽加偶為坎亦非謂震為少陰坎為少陽也如此方明

連八卦亦指畫儀象卦皆後人所名非伏羲所立象雖解卦然已脩六爻之旨六爻乃發明象之所未盡

耳卦以解畫象以解卦爻以解象象以解爻然亦各  
自有不同處

我不知當時混沌時如何開闢時如何但以陰陽統  
括之則混沌是陰開闢是陽以開闢後言之則夏至  
是陰之始冬至是陽之始然其陰陽於何分皆始於  
日也日從南而至北則為冬至日從北而至南則為  
夏至皆天地自然之運然內易曰內陽而外陰者何  
也曰為人事言之也

京房一卦主六日七分其理斷不可從未知當日何  
以占決吉凶不可解也其論卦氣謂坤至復尚有未

濟蹇頤中孚四卦亦皆謬蓋陰陽消長皆繫乎日

自冬至乃自南而返于北之候一陽始生故為陰極  
陽生之象若由中孚而至復則中孚乃四陽之卦何  
得反生一陽

緯文七日  
來復而已

唐志僧一行卦候說曰京氏或七十三  
分為四正之候其說不經不遇欲附會

氣化無可同之理聖人欲與氣化爭方成其為順天  
應天之學若聽之氣化則一部易為無用矣

上地下天為泰上水下火為既濟皆是逆行是故易  
逆數也人之心亦然順易而逆難故懲忿窒欲亦是  
用逆道

剛柔交錯而文生焉則天亦有剛柔相其陰陽則地  
亦有陰陽震為一陽之始故乾坤二卦後繼以屯為  
震下坎上

正不可恃故曰貞厲曰貞凶曰貞吝自古君子自恃  
其正而得禍者多矣

上經以乾坤坎離為主下經以震艮兌巽為主然亦  
不同上經自乾坤泰否以外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  
无妄大畜八卦皆屬乾而下經止遊大壯夬姤屬乾  
師比謙豫臨觀剝復八卦皆屬坤而下經止晉明夷  
革升屬坤坎自本卦外屯蒙需訟師比屬坎離自本

卦外同人大有噬嗑賁屬離則是坎多而離少坎體  
六而離體四也坎體上下經俱同離體上經六而下  
經十故上經陽勝於陰其震艮則上經七而下經九  
震艮皆得乾坤之一體故以補乾坤之所不足合下  
經與兌之多者論之八卦各具十六合兩體為一卦  
而六十四卦全矣

易取其變故有在此為吉者在彼即為凶在彼為陰  
者在此即為陽如蠱卦九二幹母之蠱六五又為幹  
父之蠱各自以爻位言若云六五不當為幹父則拘  
泥而不通矣

用九用六九為陽六為陰是已九上無陽故取乎九  
若六則尚有八與十何為舍八十而取六說者云九  
陽數之窮則變陽主變故用九六陰數之中則  
守常陰主常故用六此一說也一云此即扶陽抑陰  
之意也於乾則用九取陽之極數以尊陽於坤則用  
六不極陰之數以抑陰此說亦未確予謂此即參天  
兩地之說也凡數始於一成於三三為九故用九  
以參天二三為六故用六以兩地天陽地陰天剛地  
柔故陽爻用九陰爻用六此九六之正例也六指二  
與四言亦可

為數所轉者凡夫也然凡夫却不肯安於數不為數  
所轉者聖人也聖人却肯安於數

聖人為世道人心慮故作易非專為卜筮而設而卜  
筮亦在其中乾坤六子是世界之緣起五十六卦是  
人道之變化少一卦一爻不得

夫子明言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居是平日事動是一時事若專為卜筮則平日  
易便為無用

君子以嚮晦入晏息此一日之靜也先王以至日閉  
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一年之靜也然皆取象於

雷蓋以靜為靜者二氏之學也以動為靜者儒者之  
學也故曰動靜一源

繫辭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專  
主著言然凡爻皆論剛柔皆因乎位則是九六為陰  
陽而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也泰卦說健順論其德  
否卦說剛柔指其位

坤一索而得乾之初九為震再索而得乾之九二為

坎又三索成艮故乾坤之後繫以屯蒙為震下坎上

坎下艮上皆得乾之一體所以繼乾坤而居卦始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

險之意也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  
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

焉蓋斧斤鴟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謂之笑語  
未必非閑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尤不可不嚴焉

一人之身而所處各異則剛柔通變故六爻一曰六  
位一曰六虛

易經陰陽主道主神言左傳陰陽主氣言神且不論

道與氣如何分或曰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氣然則

舍氣又以何者為道乎氣陰氣陽亦難分一身之氣

陰陽易分天地之氣陰陽難察凡天地間有象可指

有理可說皆陰陽之跡也而氣則不可明言

凡經傳皆云仁義禮智易乾卦文言獨先禮而後義元亨利貞和正不同占如左傳穆姜所論是也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謙卦即泰卦也故地天為泰若天自天地自地便成否

推人生之始其無形者是氣其有形者是精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也精即是血氣為陽血為陰是謂人生陰陽之始骨肉復歸於土是陰魂氣則無不之也是陽是謂人生陰陽之終

有謂陰陽二氣陽消即陰此說非也凡天下之物無

不從兩天地鬼神男女晝夜皆有兩皆有對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界限分明非陽先而陰後亦非陽之消處即陰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天不專主陽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易中具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也其所言生者是一時生非逐漸生也亦因是八卦而逆推之耳但四象之說終無定論何氏訂詁斷從老少之義然伏羲畫卦時只有奇偶何容有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分繫辭中亦並無此說惟素問中方有太陽、明

少陽太陰厥陰少陰之名亦與易道迥異邵子橫圖謂兌為太陽艮為太陰畢竟非是兌為少女豈可云太陽艮為少男豈可云太陰乾兌皆金震巽皆木然八卦僅言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而置金木不言者金藏土中木生地上開闢之始尚未有金木故也故八卦在五行之先

就父坤母節朱子云一再三以其畫之次序言此語最確父母六子借以明義非真乾坤定位然後一索再索三索而生三男三女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地不可與天對天地定位而雷風山澤水火相為故六子不可與乾坤並非有次序也乾坤生六子此因父母男女之說而加之耳若謂直至再索地中方生出水來三索土中方生出山來此必不然之理也郝京山云此指爻畫往來之象漸次生出世人指天地初開時言謬也午過中則為未故不獨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要未細思天下之事惟有未來可豫為之計耳故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要之既濟與未濟亦相通其爻辭亦相類既濟彖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即未濟之意也陽積六畫而為乾四月之卦也中氣為小滿謂之小



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陰積六畫而成坤十月之卦也十月為陽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則純陰用事矣然則有心世道者其履盈戒滿扶陽抑陰乎

硯北易鈔十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康熙辛未進士

官至詹事府詹事乾隆辛未

恩加禮部侍郎銜是編用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為主雜採諸說附益之中多朱墨校正商確之處蓋猶未定之稿也

滋德堂彙纂周易淺解四卷

〔清〕張步瀛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張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淺解

四卷》提要

周易淺解序

易書之分先後天也象數義理之別也昔孔子著十翼而義畫周經發揮無遺自程傳衍經邵圖闡畫兩家遂各支分派別矣迨朱子本義成然後理數之學復合爲一明初大全採拾諸註宗傳宗義者互有異同其說益紛然雜出而不倫唯蔡林二公蒙存行世於是本義之旨始縷

析條分洞如觀火其後紫峰通  
典根於蒙引而刪其繁複伯魯  
演義本之存疑而較爲融洽得  
此以輔翼本義亦云幾微無遺  
憾矣余向購四氏之書久而始  
得憶庚戌前後讀易雲居精舍  
思會通衆說萃成一編晨夕孳  
孳動經兩月而方得數卦已不  
勝神疲力瘁矣嗣後馳驅藝苑  
匍匐風塵二十餘年尙愧初志

之未就也西谷張子翰仙生二  
程之鄉六世治易承尊公理  
齋先生過庭家訓且密邇關中  
橫渠夫子易學之傳積之有素  
辛未春日過訪燕邸出周易淺  
解示余展卷玩誦見其旨約而  
達語簡而精順文衍義不差毫  
髮凡向之欲貫通而未能者無  
不渙若冰釋矣卽謂此書之作  
與通典演義相爲表裏可也吾

友冉子永光李子禮山學有淵  
源各以傳註詩文爲海內誦法  
每一把晤必盛道翰仙之人品  
學術粹然醇正今者南宮獲雋  
翰仙與永光遂卓冠一時可見  
潛心經學文有根柢而有功傳  
註亦未有屈而不伸者吾於此  
書之行而竝爲世之窮經好古  
者勸也

皆

康熙辛未清和月甬江年家眷  
同學弟仇兆鰲頓首拜題



周易淺解序

昔者聖人思有以治萬世之天下必先有以正萬世之人心使人心正則天下得其治而聖人憂世之心始慰此易之所由作

耿序

也蓋自包羲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蘊義理于占筮之中吾夫子贊易則發揮義理而兼占筮作爲十翼用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亶亶納斯世于寡過之域故三聖之書至夫子而大備秦漢以來或泥于術數而不得其融通之理或流于虛寂而不得其中正之極易之道于是始晦有

耿序

宋周子特表太極圖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本而貫之以一誠程子易傳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變易以從道邵子深悟畫前之易而以天時人事

互相考驗朱子則有本義有啓  
蒙發圖書經緯之藏闡天地生  
成之秘明奇偶象數之原推揲  
著求卦之法使人于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觀象玩辭觀變

張氏

三

玩占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以  
爲用舍從違之準嘗曰繁靜精  
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  
吉夫天地之易吾心之易也故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誠能一動一靜仁以爲本體義  
以爲裁制則吾心之易合乎天  
地之易將有吉無凶有得無失  
有善無惡風俗還于質樸氣運

張氏

四

臻于淳古人心正而天下得其  
治矣此朱子本義所以深契三  
賢四聖之心而善學易者必以  
朱子爲歸也新安 張翰仙先  
生生與孟雲浦呂明德兩先生

同里潛心理學博綜經書靡不  
窺其奧義而尤沉酣周易居恒  
取朱子之書坐卧寢食其中者  
數年爲之標舉其大旨敷陳其  
正義曲暢其辭中之趣熟悟其

耿序

五

言外之神隱者顯之微者彰之  
幽者著之秘者發之名曰淺解  
久藏篋笥會秉鐸鄆城乃校正  
刊刻以訓誨多士庚午春承手  
書相寄求爲序余又覆披玩尋

繹于其命名之意而知先生  
之深于易者也蓋天地陰陽萬  
物之理莫不由淺以見深如太  
極深也而示之卦畫則淺矣形  
而上之道深也而不出于形而

耿序

六

下之器則淺矣寂然不動深也  
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淺矣  
以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深也  
而化育周流昭著于時行物生  
之中天命之性不覩不聞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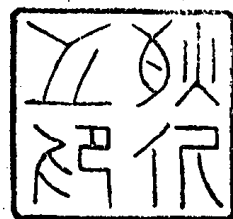
而道體呈露分布于日用倫常  
之際體中固含用也而必于用  
處見體靜中固有動也而必于  
動時觀靜以爲深而未始不淺  
以爲淺而未始不深微乎微乎

取片

七

非深于道者孰能識之余是以  
于命名之意而知先生之深  
于易者也卽書之以爲序

康熙庚午仲春嵩陽耿介拜手  
題于敬恕草堂



取片

八



周易淺解自序

今夫易道廣大精微難言矣哉羲皇一畫肇開歷堯舜禹湯無能闡于其說自文王繫彖辭周公繫又辭孔子著十翼而天人性命之理造化陰陽之數始彬彬然矣厥後田何京焦費直王弼出人自爲言漸流于符讖占驗之術間雜以老莊語開兩晉虛無之宗而四聖人秘旨真傳斯泯卽有一二談理家又語焉而不精其於天道往來通復人事進退存亡易所爲不變者卒莫得其一定之理且於天道消息盈虛人

事吉凶禍福易所爲善變者究莫窮其屢遷之數此易學所以久而失傳也至宋邵子理數兼推著爲皇極經世篇而周子太極圖通書家橫渠先生正蒙程子大傳朱子本義則又卽數闡理據理極數深究天人性命造化陰陽之故而四聖作易大義遂燦然復明凡今解易者率皆原本程朱遺意如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彈力象數其亦輔兩賢之所不及者乎余幼聆家君子庭誨肆力大全蒙存諸書偶有所得卽注之簡端每苦汗漫紛錯爲初學所難

復彙輯各講義順演成文于卦象爻象節首組練以總句讀之節意可瞭然以解家藏教子弟久矣丁卯司鐸召陵謬坐臯比進諸生講貫人授一冊互相印證爲舉業家言要指會同人慇懃梓以問世自維祖父來易學家傳歷有六世廼五上公車始倖一第時以是書就正燕臺先達諸公辱相推許余益滋愧是解也簡畧而踈淺聊爲後學發蒙耳海內善易人君子不以爲僉父臆說取作覆瓿具亦厚幸矣若謂探理之奧盡數之變庶幾廣大精微之蘊而有功于四

聖諸賢之萬一也余則曷敢

音

康熙辛未日南至伊洛張步瀛書於滋德堂



諸先生鑒定

京江張素存先生 玉書

長水杜肇餘先生 孫

古晉陳說巖先生 廷敬

新城王阮亭先生 士禎

晉安李厚庵先生 光地

關中王嶽生先生 承祖

大陵鄭彥卿先生 崑瑛

滄州李丹麓先生 質素

清湘鄧偉男先生 琪榮

月易 鑒定

嵩陽耿逸庵先生 介

周南楊蓮峰先生 鑄

東垣裴蘆院先生 泰

同人參閱

鄭禹梅 梁

仇滄柱 兆鰲

冉永光 觀祖

陳莘學 汝威

徐武恭 元瀨

阿雲舉 金

楊鼎木 中訥

寶靜庵 克勤

李禮山 來章

王德涵 克克

楊兼峰 貝

潘孟扶 樹楠

陳襄水 子卿

錢石臣 榮修

胡京蒙 潤

李子安 雲菲

惠元龍 周揚

任在庵 璿

李子蒼 錫

王孚人 嘉孝

祝安道 翼模

李子昭 耀

郭印李 沆

楊寅東 永昌

應儲可 大用

高荆襄 玠

毛紫庵 賜

王文在 廷獻

屈鳳山 必達

袁紫臣 拱

王賓皇 桂

景東陽 日珍

月易 參閱

任顯哉 光榮

劉璧宮 陳向

孟詞宗 長安

丁穎韜 汝達

賈漢公 之涉

裴綠埜 若度

呂元素 履恒

韓君義 錫猷

曾一南 必光

楊祥元 履吉

璩受茲 廷祐

關崑生 務

周升同 儒

苗和羹 作梅

趙用九 旭

李存如 性

董嵩巖 元輔

劉太乙 青藜

屈渭公 必顯

宋義立 方大

鄧爾舉 林選

陳行度 佩

受業編次

馬祥麟 朝辨

丁體貞 通

謝信伯 松生

宋錦宮 如王

李正禮 鉅

楊寬聰 魁

魏勅五 天敏

盛祇念 漢洋

朱大酉 詩

楊礪新 發

劉德符 首彥

劉巨室 世臣

本家校正

兄芸侯 登洲

子任 於信

周易

隔次

三

子餘 會慶

無隅 疑

弟蘭谷 永芳

止庵 應辰

蓮若 媛

南宮 橋

拱宸 星煥

薪傳 心印

內正 射標

楚實 楠

姪旭陽 晟

翔九 起鶴

海若 大受

義生 浩

例言 六則

圖書為作易權輿從來諸家講意冊首率載九圖筮儀分別詳注已為有目所共見茲不復為效顰止載古河圖洛書解及卦名象變等歌欲學者知畫前有易以餘力覽識之或不病其煩也

大傳云易之為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又曰唯其時物蓋占不一人人不一事聖人因占設戒使人隨時變易以從道要歸於无咎而已如乾坤二象辭綱有主天地君臣言者殊覺未安况二卦彖傳本義明說此專以天道明乾義以地道明坤義人自習而不察耳茲遵本義於兩象俱就占者汎言

周易

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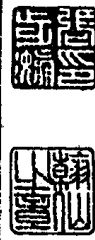
大全蒙引存疑及通典演義諸書解易已詳盡無遺矣但篇章浩繁初學猶嘆河漢茲每象爻象傳節首以總句彙括其大旨下復順演成文期於簡當明快庶幾幼學便於記誦解易家自有明嘉隆以後穿鑿附會言人人殊讀者置本義程傳不顧唯喜新奇異說見之文者膠潤支離率難為訓如歸妹本論婚嫁大義竟有全卦主仕進言者大象傳孔子所著乃十翼之一庚辰房書某君文竟認作周公語貽誤後學不淺茲舉從更正不敢承舛襲謬

家傳易學已歷六世自大王父東瀛公起家經魁迨家君與伯仲父暨余弟姪數輩後先濫廁科名咸以易獲薦故網羅聚

輯甚備是編乃承訓過庭時所手錄服習之業四閭寒暑始脫葉單精畢慮句酌字斟俾讀者順口義成誦為文自有櫛柄敢謂窺四聖之局與聊以當後學之津梁云爾

是編原為兒姪輩家塾日課自維淺疎敢言問世丁卯鐸召陵教授生徒勉徇同人之請妄災梨瓊貽笑大方知所不免

辛未仲冬伊洛張步瀛識



周易

例言

周易目錄

卷之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黃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之二

下經

周易

目錄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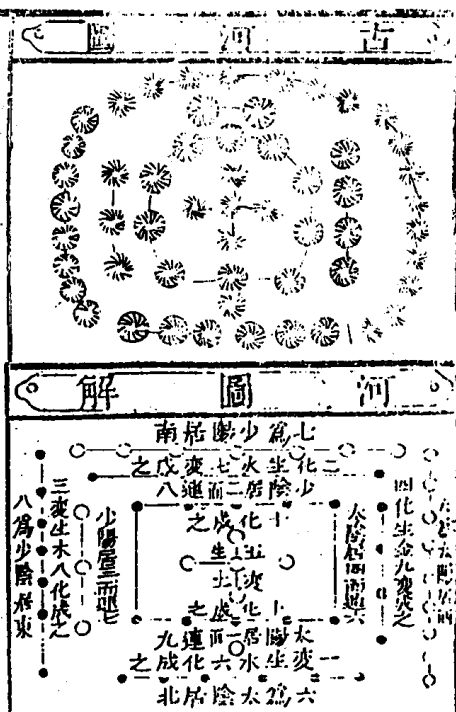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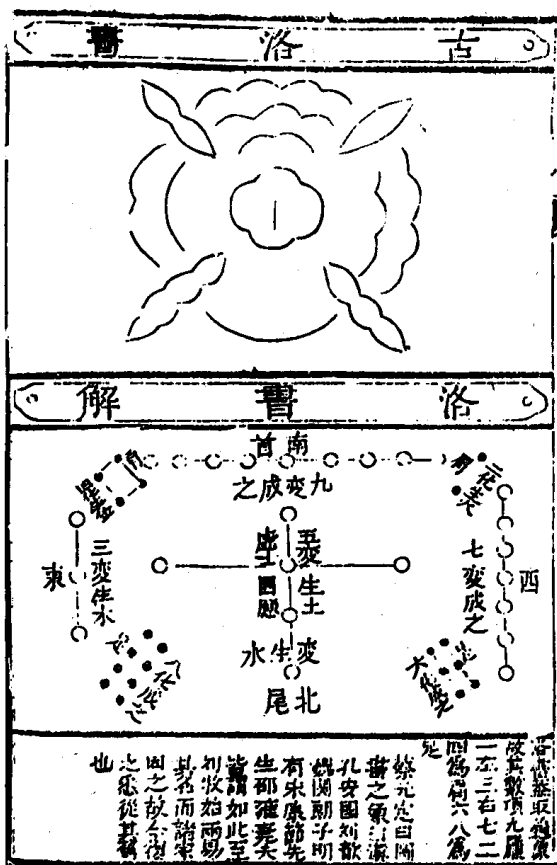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之三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卷之四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朱子圖說

此圖乃河圖之數，其數之理，與洛書方圖之數，其數之理，皆以天地之數，而推之於人事，故其數之理，與人事之理，相合而無異。此圖之數，乃天地之數，而推之於人事，故其數之理，與人事之理，相合而無異。

周易卦歌	
分宮卦象	次序乾坎艮震為陽四宮巽離坤
乾為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為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為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為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為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為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為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上下經卦	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 大有 謙 隨	蠱 臨 觀 今 噬 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 頤	大 過 坎 離 三 十 備
咸 恒 姤 今 及 大 壯	晉 與 明 夷 家 人 睽
蹇 解 損 益 火 旅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繼
艮 漸 歸 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今 中 孚 至
小 過 既 濟 兼 未 濟	是 為 下 經 三 十 四
上 下 經 卦 變 歌	
訟 自 遯 變 泰 歸 妹	否 從 漸 來 隨 三 位
首 困 噬 嗑 未 濟 兼	蠱 三 變 賁 井 既 濟
噬 嗑 六 五 本 益 生	賁 原 於 損 既 濟 會
周易	卦 歌
无妄 訟 來 大 畜 需	咸 旅 恒 豐 皆 疑 似
晉 從 觀 更 睽 有 三	離 與 中 孚 家 人 繫
蹇 利 西 南 小 過 來	解 升 二 卦 相 為 贅
鼎 由 巽 變 漸 渙 旅	渙 自 漸 來 終 於 是
八 卦 取 象 歌	
乾 三 連	坤 六 斷
震 仰 孟	艮 覆 碗
離 中 虛	坎 中 滿
兌 上 缺	巽 下 斷

滋德堂彙纂周易淺解

伊洛張含性理齋前命意

男步瀛翰仙甫筆受輯著

孫勗勤五甫習業

卓升初

周易上經

䷀ 乾上

乾上 又不可作也。可作也。言。

乾元亨利貞

乾元亨利貞。乾元者。天之元氣也。亨者。天之清氣也。利者。天之剛氣也。貞者。天之柔氣也。此聖人以占教天下。而示人以與乾同健之善也。六畫者。伏

義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爲

卦三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不

周易

上經

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象辭

者也。餘卦倣此。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

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其占

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初九潛龍勿用。

言反。

此擬德隱者當善藏其用。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自

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九謂陽爻。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

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餘爻倣此。潛藏也。龍陽物

也。初九以陽在下。有聖德而隱於草莽。爲潛龍之象。占者遇

乾而此爻變者。宜晦處。以俟時。勿輕出以求用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伊國孔孟皆言大人見

此擬德顯者為朝野所重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用顯

之地以九居二其剛中之德脫淋隱之時是聖人雖未得位

澤足及物有龍見於田之象此大人也占者在君宜見之以

資其謀猷在民宜見之以賴其教養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遠目九七以早省之

此擬大臣敬慎而危可安以九居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是

人臣望隆權重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

占者值此當仰念付托之重俯思屬望之殷能憂懼如是則

思慮審而處置自周上安而下從之矣雖危何咎未義君子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躍半以史也

此擬革命者之審於進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終而

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

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四以陽居陰本屬能疑

之人而居上之下又處可疑之地是欲進而改革猶致審於

天命人心而不敢遽進如龍之或躍而尚在淵焉其占能審

而後進則无冒進之咎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九二日為

此擬德位隆而天下歸心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聖人

在天子之位而制作一新德教大行象猶龍飛于天矣此大

人也占者在君子則利見之以慶其風雲之會在小民則利

見之以沐其霖雨之澤焉

上九亢龍有悔亢若于大上上之性也

此擬不善處亢之危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于上而不

能下之意也上九陽極于上是時值盈滿如龍之亢也占者

值此若與時俱亢而不知變通其招損多矣能无悔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著人君用中之道九乃老陽之數老有變陰之機乾六爻

皆用九則剛變而為柔矣是為治者有震曜之威而濟之以

長養之仁其象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今見其无也占者如是

則不吐茹人既畏威又懷其德矣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象吐五也

總見乾元之大而聖人體元以成治此節首贊乾元妙造化

之全也彖即文王所繫于卦下者此乃孔子所以釋彖之辭

所謂彖傳是也後倣此乾天也天之四德唯元為大蓋元為

氣之始元氣一動萬物皆資之以為始也且一始則无不始

而生而成總此一氣之周流是資始者乃統貫天德者也故

曰大哉乾元本義此專以天道明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可知彖又皆就人事言矣

此以物所由通釋乾之亨萬物皆資始于元便有必亨之理

當其將亨時和氣蒸蒸而雲行陰陽會合而雨露元之生氣不可遏抑迎此雲雨之化而品物胚胎于中者悉流形于外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聖人體元以亨萬民彼天道貞下起元所謂終而復始者也。聖人心通造化默契夫終始之機而大明之由是以天道觀易道因見乾爻六位所以始于初而終于上者周流不息皆一時之所成也則六爻定位之中即具六龍變化之妙乘此六龍以措諸政治之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而天道之終始若自我運用之矣。

周易

上經

四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本義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

此以物所由成釋乾之利貞夫元氣由始而終是天道通矣而復斂化機于將入自變而化者也但見物當流形時氣方發舒在外理猶未實至此則華者以實而物之生理截然得宜不相假借陵奪各自完具而不偏也方各正時理初向實在內氣尚未能飽滿至此則實者以成而物之元氣充滿完固无少欠缺滲漏渾然保全而凝合也觀物候之收斂知氣機之歸藏是乃乾之利貞也。本義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蓋當乘龍御天之日治道已无不

盡至此惟端拱庶物之上與民休息以坐觀德化之成而已但見萬國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而成樂亦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張坊本作剛

此君子純一今天之學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用公所繫之辭也此乃孔子釋兩象之辭所謂大象傳是也餘卦倣此乾天之象上下皆乾是天道運行不已何其健也君子體之不以人欲間其天德之剛則強自我勝无少止息與天行之健一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本義潛龍居下也

周易

上經

五

此孔子舉周公所繫六爻之辭而釋之所謂小象傳是也倣此此明初爻德盛而无時陽爻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此明二爻裕弘施之德龍見地上雖未離草茅而德已著其功施自可普及于人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芳反

此明三爻體道之心蓋相道難盡故反復踐行以盡其道也反復不少休息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明四爻審進之善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音

此明五爻應遷之盛。飛龍而曰在天。是以聖德之大人興起在天子之位也。豈尋常人之造乎。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此明上爻過亢之弊。盈則必虧而不可久。所以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此明乾爻尚變之義。陽剛天德不可主以為物先。故用九變

柔而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長丁丈反下同。幹古旦反。

周易

上經

六

文言凡六節。此以下三段為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而此節以

性善明乾之四德也。文飾而釋之也。言經文舊辭也。乾之四

德。其于人性。元則慈愛惻怛之中。而五常百行之善。皆此德

宗。眾善之長也。亨則齊莊中正之內。而天秩天敘之文。胥此

萃聚眾美之會也。利則辨名定分。而親疎貴賤。各得其安。為

義之和也。貞則知明處當。而大事小事。依之以立。為事之幹

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

此明君子盡性以合天。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

故足以仁民愛物而長乎人。嘉其所會。則粹美之則其備于

身。故足以中規中度而合乎禮。利物者。使物各得其所。則

親疎上下。皆定分聯情。而義无不和矣。貞固者。知正之所在

而固守之。則是非可否。知明處當。故足以為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承上文推本言之。四德人所同具。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

之。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冠之以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

乎各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樂音

周易

上經

七

此以下六段為第二節。申彖傳之意。而此節以隱居求志中

陽在下也。蓋初九有神明不測之德。而隱於側陋之微。故守

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

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其潛龍也。豈石隱者所能托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

此以範世之學。申德施普也。蓋九二以聖德當不潛未躍之

時。常言亦信。无虛言也。常行亦謹。无苟行也。防閑未萌之邪。

以有其本有之誠。此无欺亦保之意。善蓋一世。而不自矜伐。

進不有子已也。德之所及者。無不物從之。而不知其為善相。意中人也。龍德之顯。中正如也。雖未為君。君德已備。此所為大人而人利見之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而得美名。

此以誠明之功。申反復進德也。夫君子處危難之地。惟德業之進。修可以勝之。德備以進。進以忠信之心而已。忠信至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業何以居。居以修辭立誠之心而已。修辭易上經

辭見干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蓋德之極致為至。微妙為業。知至所在。而忠信以求至。則誠立明生。雖理之微妙者。可與洞燭而德進矣。業之歸宿為終。泛應為義。知終所在。而立誠以求終。則身與理安。雖事之泛應者。可與豫蓄而業修矣。居上位。臨民也。能持盈而不驕。在下位。事君也。能勝任而不憂。進德修業。故乾乾因其時而惕。不驕不憂。故雖處危地而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去聲此以守正之心。申進无咎也。蓋九四不果于上。又不安于下。

不遠為進。又不安于退。迹似可疑。而心實无他。唯其德業進修之功已盡。不敢苟且趨時。欲乘其可進之會。而後進也。正大光明。又何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德去聲

此以類應之理。申大人造也。博觀物理。聲同者。此唱而彼和。氣同者。此感而彼應。水性潤下。濕者先濡。火性炎上。燥者先燃。龍興則雲起。虎嘯則風生。皆物理自然之故也。而况聖人興起在位。有以新耳目。聳觀聽。臣民有不快親者乎。所以然月步上經

者。動物本天。得陽氣多。而其首親上。植物本地。得陰氣多。而其首親下。則各從乎陰陽之類也。聖人。人類之首也。故作于上。而人皆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以過高之失。申盈不可久也。凡言貴者。以其有位。亢則自挾其貴。位且不保矣。凡言高者。以其有民。亢則自恃其高。民將畔之矣。賢人在下。本足為之輔。亢則不信仁賢。誰其輔之。動而得悔。固宜。潛龍勿用。下也。

此以下七段為第三節再申象傳之意而此段再申初爻之  
限于勢也勢在下而側陋未揚豈德不足哉

見龍在田時舍也合上

此再申二爻位不稱其德有君德而未居君位故曰時舍豈  
不足于飛哉

終日乾乾行事也

此再申三爻无怠事之心進德修業行所當行之事豈徒憂  
懼也哉

以躍在淵自試也

此再申四爻之審于進无常无恒蓋深明進止之義自量其

周易

上經

十

可而後進豈不能遠有為哉

飛龍在天上治也治平

此再申五爻有默世之道蓋大人以德居上制禮作樂統治  
乎萬民也豈徒造乎哉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此再申上爻召災之故時極而不知返禍患立至豈特盈不  
可久哉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去

此再申用九尚變之善天以元而君萬物聖人體天之元以  
君萬民以此用九則剛而能柔精明出以渾厚天下有不治

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以下七段為第四節又申象傳之意而此段又申初爻位  
世道之未通言非徒在下也陽氣方潛天運未開故時潛而  
潛耳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又申二爻德化之隆雖曰時舍然德施普而被其德者亦  
普風移俗易天下已成文明之俗矣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此又申三爻之善于乘時處危疑之地時當憂惕故進修不

周易

上經

十

怠與時偕行而不息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此又申四爻值非常之時離下而上正軌道改革之際故必  
自試已審乃可進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此又申五爻之德與位稱五能居上以治下者蓋以天德居  
天位是乃位乎天德者非无德而徒擁尊位者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此又申上爻昧趨時之宜亢時已極與之偕極而不知變故  
曰窮之災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又申用九。憲天之治。剛柔適中。若有限節而不過。天之法則宜然也。豈徒事渾厚已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此以下六段為第五節。復申彖傳之意。而此段言氣化由微而著。復申乾之元亨也。乾有四德。而元統之元氣一動生意始萌。此後便茂育發達。而不可遏。是始不徒始。一始而即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此以乾元妙通復之機。復申乾之利貞也。乾元既始而亨。必

周易

上經

三

亨而利。利而貞。所謂利貞者。蓋元氣至此收斂歸藏。性成其為性。而生理各足。即情成其為情。而元中含。有為他日生生之本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復申乾元能統天。而贊其大。由始亨性情觀之。乾元之始不但始亨而已。為能以嘉美之利。利天下之物。使物各得其宜。不相凌奪。且不自言其所利。而漸歛神功。寂然若無是始。固乾始亨利貞亦乾始也。乾始何其大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復申乾德之大而極。擬之剛以體言。元始亨通利達貞成。

專一而不挽也。健以用言。由元而亨而利。而貞。迭運而不息。

也。中者其行无過不及。元亨利貞不愆其序也。正者其立无所偏倚。元亨利貞各一其氣也。且剛健極其剛健。不雜于陰。柔而純焉。中正極其中正。不雜于邪惡。而粹焉。而純粹之極。又超于聲臭之表。而精焉。此皆四德之妙。而乾實統之。此乾之所以為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言四德具於易。復申六位時成之志也。語乾元之大。至于純粹以精。則其情微妙。未易名言。唯聖人以潛見惕躍飛元變化不測者。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于時成之中。而无

周易

上經

三

餘矣。旁通猶言曲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言聖人體易以成治。復申乘龍御天。萬國咸寧之意也。旁通乾情。既在六爻。是六爻即六龍也。六龍唯一時也。蓋聖人時乘六龍之變化。運諸南面聽治之間。張弛闔闢。而政洽澤流。如天之雲行雨施。天下莫不各足其欲。而平矣。乘龍雲雨聖人之元亨也。天下治。聖人之利貞也。此固天道聖人之極致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並去聲。未見之見音現。

此至卦終爲第六節。復中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而此段復申初爻之不能違時也。成德已成之德行功業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指日可見之。行者固理之常。初九雖成德。但時潛則方隱而未見。故功業未能遽成。所以君子占此宜弗輕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復申二爻有聖學精一之功。理有萬殊。務多聞多見。以聚之。合之。盡其大也。聚多混淆。須廣詢博訪。以辨之。析之。極其精也。問辨矣。豈遽得于心乎。必涵養從容。以俟其化。寬居矣。可勿體于身乎。又无私當理。以踐其實。由此四者。以成君德。

上經

古

九二之爲大人。奚疑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平聲下同

此復申三爻之憂所當憂。重剛陽德至純。有知危能戒之資。而處不中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下。下不在田。冠百僚之上。正宜乾惕之時也。能因時敬慎。故雖履危而咎可免已。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復申四爻之疑所當疑。九陽當四陰之位。雖質本剛強。而處不中。上則分屈至尊。而不在天下。則望隆百辟。而不在田。

中則進修已畢。而不在人。此止進退未定之時。故不遽進而或之。或之者。有所審慎而疑之也。慮善而動。何咎之有。或以迹言。疑以心言。本義九四非吉。剛重字疑衍。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夫音扶。後並去聲。

此復申五爻德參乎造化。大人全體太極。渾然无私。故與天地之德合。合明謂瞻。瞻旁燭也。合序謂憇。舒互用也。合吉凶謂遏惡揚善也。至于天地間未有之事實。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事。所未有曰先天。然天本有是理。大人不過洩其

上經

古

秘耳。天何遠乎。大人以其因乎理。所原有曰後天。然天已有是理。大人不過欲若天時耶。大人豈違天哉。天且弗違。則人與鬼神。何能違也。利見不足言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喪去聲此復申上爻以偏見致悔。而不以處亢之道進退。以身言存亡。以位言得喪。以物言理。有相因勢所必至。亢則昧而不察耳。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適。或先時而警戒。或隨時而變通。則不至于有悔矣。再言其惟聖人乎。見非聖人不能也。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

北喪朋安貞吉

北頻忍反音同養喪去聲

此示人以與坤同順之善也二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為卦三畫皆偶上下皆坤則陰之純順之至也故坤之名不易焉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而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文王以為筮遇此卦者其占當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于順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

此并乾卦皆主筮占者說天地諸臣字義皆勿入講

周易

上經

坤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坤之元以生然非坤自為也乃順承乎天氣之施耳

坤厚載物德合元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居反

言亨也乾之資始流形德元疆矣而坤之敦厚凡物悉囿于持載之內其德亦胞合乎乾之元疆焉自其事物之本藏著于中見其含矣且含弘而无不存自其事物之用顯著于外見其光矣且光大而无不被由是資生品物莫不隨坤之事而滋榮暢茂矣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言利貞也牝馬陰物乃地之類順矣其行地致遠无疆則順而健矣而坤德何以象之坤承天生物效法无為何柔順也其柔順直至各正保合而有終何利貞也此牝馬之貞所由取也唯君子體而行之法其至順以養和平之心復法其行健以堅正固之守驗之物理合之造化攸行何有不利哉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釋占之辭也承君子攸行而言居先則迷失柔順之道也居後而順得坤道之常也西南柔順之類同道相謀故得朋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得朋之慶矣

周易

上經

七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日長言有其所則安居不易持以正心為

此著君子之順健而贊其合德于坤君子知居後往西南之為貞而安之則有得常得朋之吉矣是地以安而貞者合天之无疆君子以安于貞者應地之无疆所謂攸行者如此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君子博厚配地之道坤象為地上下皆坤是地之形勢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君子以深仁厚澤莫育羣生使各遂生復性亦猶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咸亨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此示人謹微之意也。陰爻稱六，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矣。此爻陰始生于下，是小人始出其端甚微，其勢必盛，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君子可不防其漸哉。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似遵反。聲同句。

小人用事之初，猶陰氣之始凝也。君子不防而馴習之，以致陰道之盛，是堅冰至也。實我至之耳。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此著二爻盛德自然之妙。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而无邪曲之私，外方而有至當之矩。且无念不直，无事不方。滿其直方之量而大，如是則无不利矣。然皆率性

月易

上經

大

自然，无所思爲，何待學習而後利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純坤，故動于念則直，動于事則方。而大可知矣。直方大之道，卽地道也。唯不習无不利，則全體大用，无一不具。何光如之地道，猶言坤德。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此著三爻純臣之道。六陰三陽內含章美，是人臣才猷素具而韜晦不露，乃爲正而可守矣。然居下之上，勢難終藏，或從王事，雖不敢居先而專成，未嘗不居後以代終。章固有實用也，豈虛含哉。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非終于含章也，特待時而發，不豫爲先耳。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由其知識光大，真知爲臣之道，不可越職而又不可不盡其職故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古活反。

此人臣之善藏其智也。六四重陰不中，是大臣過于收斂，又值時未可爲，故凡事謹密而不輕動，象如括結囊口而不出焉。如是，全无喜事邀名之心，自无妄動之咎，而譽又何從起耶。出乎利害之途，而咎譽兩无所涉，括囊之妙如此。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月易

上經

九

君子處亂世，不求有利，止求無害。四能慎密如是，則不至于敗矣。

六五：黃裳元吉。

此見五爻純王之治。六五以陰居尊，有中順之德，故其形于身而見于治者，昭皇極以臨民，本溫恭以率物，黃裳之象也。則理道不拂，天下和平，大順大化之治成矣。元吉，黃中色也，裳下飾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中順外見，可謂文治之隆矣。然必有中順至，文在于中，而後治道煥發也。所謂王道本乎天德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此著堅冰之禍于其終上六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勢之所在陽固不能取勝理之所在陰亦豈能獨全兩敗俱傷其象如此于戰言龍尊陽也于敗言血抑陰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君子不能防小人于微使陰道至于極盛而然也

用六利永貞

此示人臣守正之義坤為純陰若不能固守者今皆用六則變而為陽而能永貞矣君子占而得此當思忠順不失臣之正道持之千久而不變焉則元愧人臣之義而利也

周易

上經

三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始陰終陽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无別非以大終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下四段文言申彖傳之意而此節首申牝馬之貞也坤地也其德至柔而无所專成然其承乾之施直至有終沛然莫禦動不亦剛乎其體至靜而无所營為然其作成萬物賦形有定確然不移德不亦方乎柔靜順也剛方順而健也牝馬之貞恭取諸此

後得主而有常主下當有利字

此中坤之利也居陽之後以為得主于利遂萬物使之各順

性命不相妨害者非唯一時為然且萬古不爽而有常也含萬物而化光

此申坤之亨也當資生之後舉萬物生意含蓄渾全而一元滲漏由是化機宣暢形色整齊輝于六合而不可掩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中坤元乃順承天之意天氣一施作始萬物而坤即承以生之不先不後當時而行何如其順耶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本義順當作慎

周易

上經

三

自此至卦終文言申彖傳之意而此節以禍福由漸而成者申馴致其道也天下之事皆起于積積善則慶流積惡則殃及子孫以此究小人之禍至于弑君弑父豈伊朝夕之故哉由臣子一念一事積漸而成君父不能預防耳易辭所云正言防小人當謹之于微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內外交修之學申地道光也直非他即本體无邪曲之正也方非他即妙用有合宜之義也此德之已成也果何以成其德哉由二敬以存心則私意不容而內自直義以制事



則區處各當而外自方敬義既立則內外交養體用純備直  
方之德渾全不孤不期大而大矣是以從容中道无適不宜  
自不滯礙于內外之所行也又何假于習乎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以臣道之宜中无成有終也六三之陰含章美而无成者  
非其德之不足蓋心安于分而有所弗敢耳試以分類觀之  
几分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三分處陰則其道為地為妻為臣  
也夫地道无敢專成唯承天代終而已地道如此妻道可知  
况臣道乎三弗敢成以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  
也

此以隨時而謹中悔不害也君子出處關氣運之盛衰六四  
時值閉塞其括囊不出宜矣

君子黃中通理

此下三段總申爻在中也六五中德在內統觀之則眾善咸  
備時出不窮何其通也分言之則品節分明井然不紊何其  
理也不猶黃之為中色乎

本義黃中言  
中德在內

正位居體

五惟有中德故雖在尊位而謙恭禮士平易近民常居體于

卑順不猶裳之為下飾乎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夫黃中之德通而且理何其美也美德充積在中而其正位  
間暢達于四肢者和順從容一美所暢也發揮于事業者盛  
大光輝一美所發也德美至此至精至粹而无以加矣此五  
之占所以獲元吉哉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  
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雜並去  
聲大音扶

此明扶抑之義以申其道窮也陰不敢抗陽分也勢均則與  
陽戰目中已无陽矣周公嫌于无陽故稱龍以存陽而扶其  
陽易

上經

五

黃雖疑于陽矣類未離陰故稱血以彰陰而抑其盛至于玄  
黃並稱者兩敗俱傷天地之色若雜而无辨矣要其定分究  
竟天玄而地黃即雜之中有終不可得而雜者陰亦何利于  
疑陽哉本義疑謂均敵而  
无大小之差也

三三坎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  
倫反

此示人君撥亂之良圖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于二  
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其  
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雜也物  
始生而未通之意其卦以震遇坎是乾坤方將開泰而宇宙

險阻多端。故爲屯。夫屯若難亨矣。而才誠可濟。終當廓清。有元亨之理。但四時方屯。宜順其時之未利。而守正以觀變。勿恃其才之能動而行險。以激倖也。又屯難之世。元主乃亂。當擇人望之歸。而封建諸侯。使各有統治。則屯克濟。而元亨可必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去聲六二象同

此以二體釋卦名義。乾坤一索得震爲剛柔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在世道乃大難方殷之時。故爲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此以二體之德釋亨貞之義。震動坎險。是以振揭之才。當殷

難之日。爲能動乎險中矣。能動則奮發有爲。故大亨。在險則

未可輕動。故必利貞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建音

此以二體之象釋建侯之義。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

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之。然又未可遽謂安寧之時。而遂忘戒懼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此君子善于濟屯之道。雲雷交作。雨澤未沛。屯象也。君子以屯難之世。治亂民如治亂繩。急則愈紛。故經以引之。而先正

其大綱。綸以理之。而大舉其節。且則更張有漸。屯難可平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步

此著初爻守正。可以當大任也。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進不遽進。而還回却顧。爲磐桓之象。卽此不乘利不速功貞也。宜居之而安守不變焉。此居貞之人。衆共建之以爲侯。則足以收人望。濟世難。何利如之。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之志。欲待時濟屯。行正道于天下耳。磐桓豈忘世哉。唯志行正。是以已德之貴。加志窮民。民皆仰德而歸心矣。故利

建以爲侯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連反音同。班乘音澄又音繩。

此著臣之與君。始睽而終合。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六

二陰柔中正。才德備矣。上應九五君臣定矣。然近于初。故爲所難。而屯如。因不得進。與五遇。而遭如。其屯遭之象。猶乘馬班如者。然初非相害而實相親。最人所難却者。唯二守正

不與之合。久之數窮理極。乃得從乎正應之。不猶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乎。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應五而為利所難者勢迫于近也初求二而終與五遇者理復其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舍音拈

此示妄進者以知幾六三陰柔无才居下无位不中正无德无正應无據本非濟屯之人乃見利而動率意冥行此何以濟事哉惟自及于難耳猶逐鹿无虞人以引陷入林中之象唯君子見幾于先不如舍而勿逐往則不知幾矣吝豈免乎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謂富貴功名之心勝猶從禽无厭者以禽荒也往則必吝无濟于屯故君子舍之也

周易

上經

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此示大臣求賢濟屯之益四以陰柔當屯時不能上進以濟屯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陽在下守正應已乃四之婚媾也能下求之而賴以共濟則有以匡其不逮而亨屯之功成矣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明知已之不足必資人之有餘故不以已往而以求賢往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此人主之大勢已去而不可為者五雖有德位而陷于險中困運危矣二正應才弱而初又得民心離矣不能濟世解

澤為屯膏之象如偏安小補以正行之尚可自全而吉若懷復大業戾于時勢必取禍敗雖正亦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如致反

澤阻于時勢雖有所施未能光被于天下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擬不能出屯之危上六陰柔无應處屯之終是无才无輔而當險極欲進不能徒切危亡之懼而已其象如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長直良反

徒憂非長久之策當早自振拔可也

三三坎下

上經

毛

蒙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

反瀆音瀆

此示人以亨蒙之善道艮亦三童卦之名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始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具有蒙昧之義故為蒙蒙雖未亨而混沌未鑿

純一可發有亨之理然蒙者之得亨由明者之善教也故必匪我求童蒙待其童蒙求我而後應之則教不枉而道乃尊

又必求我者如初筮之誠然後告若再三瀆瀆而不誠即不告則教不輕而言易入而其所以告者一故以當知當行不難乎異端曲學則教不替而德可成蒙亨以此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以象德，釋卦名義。山下有險，是質既凝滯不化，而心又暗昧不明，蒙之地也。險而止，是內既危殆不安，而外又固執不通，蒙之意也。故名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詳釋蒙辭。无非明君子之善教。蒙何以亨？卦體九二以亨入之道，行以發蒙，先後淺深各隨其候，得其時之中也。志應者，二雖不求五，而德足啟其願學之誠，五之志自應乎二，而虛心受教，故二因而教之也。以剛中者，二有剛中之德，強明

周易

上經

天

中正在我者重，故能告而有節也。瀆蒙謂蒙者二三，方難領解，我又從而告之，則彼將入于擬議測度，反瀆亂其蒙也。利貞者，蒙原自正，乘其蒙而養之，俾弗納于邪，作聖之功，卽在于此。此皆亨行時中之善蒙之所由亨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行下孟反  
六三象同

此君子內外交養之功。山下出泉，其源雖一，其流未達蒙之象也。君子以泉之出必行，于以果決其行，知聖功爲分內之事，不怠情以自畫也。以泉之行有漸，因以涵育其德，知聖功有自致之機，不躐等以速成也。而身心之蒙開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音脫

此論發蒙貴嚴而不可過。初六以陰居下，蒙之甚也。發此蒙者，當加威嚴以懲之，而于嚴之中，又時有寬假，令其自悟。如用刑人，暫舍其桎梏者，焉若遂往而不脫，愧于時中多矣。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法規矩禁令是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著大臣盡司教之道。九二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乃人君命之以掌邦教者也。然其德剛而不過，是能敷教在寬，而隨材造就，則賢愚皆受其訓，迪不有包蒙之吉乎？且以陽

周易

上經

元

受陰於包蒙中，又能有教無類而來者不拒，雖不肖咸荷其曲成，不有納婦之吉乎？夫作師以教天下，固作君者之事。九二居下而能任之，則師道立而善人多，無負人君委任責成之意矣。此善教之良臣猶克家之肖子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剛而五以柔接之，虛心信任，故二得展其善教之才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取七  
具反

此言喪心之蒙不可教也。六三陰柔不中正，昏愚陷溺，非其蒙矣。君子遇此不當受而教之，如勿用取女然。蓋蒙者猶欲而忘理，猶女子見利而失身也。取而發之，祇傷其教，何利之

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行去聲順作順

制行弗謹所謂自暴自棄雖聖人亦无如之何矣

六四困蒙吝

此不親師友者之終於蒙六四陰柔又无正應是以昏愚之質乏觀摩之助困窮於蒙而不能自振者也故可羞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

實陽也卦惟二陽剛德能發人之蒙者他爻方與爲應四獨遠而不親求其蒙亨不可得矣

六五童蒙吉

周易

上經

三

此著人君純心任賢之效六五柔中居尊是純樸之主一真未鑿多欲未萌渾然赤子之心童蒙之象也由是君德成而帝治擴矣何吉如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順巽入於二虛心受教任賢之德何以加茲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此示君子當識治蒙過剛之辨上九剛而居上治蒙過嚴爲擊蒙之象然亦顧所以用之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何利乎惟以捍其外誘之私全其真純之善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寇以嚴上下皆得其道上謂明者下謂蒙者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待有孚貞吉之義按作石程陽之

此示人以處需之道在誠而正需待也其卦以乾遇坎是以剛德之人遭憂患之途能俾待而不遽進故爲需然人之需亦有阻於時勢而非其心之誠然者故占者遇此必實心寧耐而有孚則從容觀變功利不擾將純一之心日昭融而洞達矣不其光亨乎抑亦有心雖有孚而事或未出於正者又必安分循理以貞自守則慮善以動化成可期即變難之臨亦轉危而爲安矣不其吉且利涉乎

周易

上經

三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以德不妄進釋卦名需者須待而无欲速之義也卦德坎險在前時固當需乾以剛健臨之而沉毅有守不輕動以陷於險德又能需以義揆之宜不至於困窮也故名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以善需之效釋卦辭卦體九五位居乎天位權勢在我似不能需然有正中之德正則見諸治者規模弘遠中則存諸心者安靜无爲内外一純王也故能有孚光亨而貞吉也本此正中而往必能從容有待而成濟險之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樂音洛

此言人君盡人以俟天，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需之象也。君子於事之當需者，存乎守貞，不復更有所爲，但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而已。古之王者，修其政事，而優游以俟德化之成，用此道也。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此擬遠險，能需之善。郊，曠野之地。初居卦下，去險尚遠，高蹈遠引，悠然自適於畎畝之間，爲需於郊之象。此固需之得其所者。然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之象，故又言利用恒，以戒占者恒有安心忍耐，始終不變之意，故不降不辱，身名兩全而得无咎。

上經

需

无咎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去聲

置其身於名權利鎖之外，所謂不入不居者也。需而久於其所，需之常道也。於此能恒，則不失其常矣。又何咎。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此言初九之象，沙，水之淺者也。言，言也。終吉，終吉也。

此擬近險者，能需之善。九二漸進近坎，是險難在前，遲回觀望而不遽進，爲需于沙之象。斯時也，或議其無能，或皆其坐視，已小有言語之傷矣。然唯能需，一切物議，不爲動，而祇

寧耐以待時，則終可以成涉川之功而吉也。

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故譽不爲欣，毀不爲戚。雖有人言小管，而卒无害矣。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此言處險无德者之致禍。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是身罹多難之衝，而失乎貞之義，性躁妄動，冒險取敗，故其象如此。

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外，謂外卦。其言其近也。敬慎，不待禍至而預防之。若寇至而後備，則无及矣。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此言六四之象，血，殺傷之地。穴，險陷之所。四交坎

上經

需

此大臣處險而能遠害者。血，殺傷之地。穴，險陷之所。四交坎體，是大臣以身當國難，傾覆危亡之災，不得而避之。需于血之象也。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則能善藏其用，而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故又爲出自穴之象焉。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順者，循乎理之所當行。聽者，俟乎時之所自至。能需之德，莫善於此。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擬人君無爲而成治。九五陽剛居尊，其於天下事，皆爲者已无不盡。至此惟優游安養，以俟太平之自至耳。此人君處

需之正道也。由是含醇而民自化。無恭而天下平。何吉如之。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則心无偏好，而喜功之念不萌。正則事无欲速，而僥倖之謀不作。君德之純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言人臣資人以濟險。上六陰居險極，是以柔弱之才，值傾危之勢，无復可需也。有陷而入穴之象。幸其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是賢者感憤于時事之衰，而欲同心共濟。不期而自至，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若能敬以待之，則因人爲功，轉禍爲福，不終吉乎。  
上六上皆以陰居陽，有身

月易

上經

需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當去聲後元言當位微此

上惟能敬，則雖陰柔不能濟險，似爲不當其位。然資人有濟，猶未大失也。

三 坎下 三 遯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窒張果反

此詳示人以處訟之道。訟爭辯也。其卦上乾下坎，以剛遇陰，傾軋猜敵，不兩造質成不止。訟所由成也。故爲訟。夫訟非美事，必其情真被誣，理直受枉，有孚而見窒，然後可訟。又必心存憂懼，而惕辯明，即止于中，則孚窒可通，而吉。若恃其孚，而終極其訟，以求全勝，則禍且不測，而又必見至公至明之

大人，則情得以伸，而利若干。孚窒外獨虛，求勝如涉大川，則因僞喪實，而不利。夫訟之有孚者，其吉凶利害較著如此。况非孚者乎。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此以致訟之道釋卦名。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上剛制下，而下有難堪，下險伺上，而上爲所脇，以一人言。內險而操術，艱深，外健而才力雄悍，以二人言。已險則能挾彼之短，以爲難彼之健，亦能爲我之敵而不屈，皆所以成其訟也。故名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月易

上經

訟

此詳釋訟辭。示人當知所趨避。卦變九二剛自遯來，而得下卦之中，剛爲柔掩，是有孚見窒矣。而得中，則能以理自省，无好勝之念，故惕中吉也。訟損德構怨，于理不可成，故終凶也。卦體九五自尚中正，則聽不偏，斷合理，謀決无不當，故利見也。卦象以乾實履坎險，是訟者情本真，而反駕虛詞以爭勝，終必覆敗，而陷于罪，故不利涉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此君子有絕訟端之道。天與水本同一氣，一動之後，相違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訟之象也。君子以爭訟于已成之後，不若杜訟于未萌之先。凡事之作，必酌理審幾，以謀其始，苟稍有



悖事宜忤人情者即預止之而不為則訟無自而起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此與初爻不終訟之善初六陰柔居下才弱勢卑故其訟也不終永其所事但小有言詞以白見室之情而已究之理無不明情无不伸終吉訟而未成謂之事。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非徒屈于勢之不足蓋自撥于理知訟不必永所以辯明即止无煩多言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通補吳反 舊生領反

此示二爻以退讓之益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然居

易

上經

美

柔得中能裁于理上應九五又屈于勢故能退處卑約以示不敢訟之意此遠害之道也故曰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京七亂反 掇都活反

自下訟上其勢不敵而禍患之來乃其自取二見及此故不克訟而歸逋竄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此嘉三爻守正之美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能守其常分安

于正理有食舊德貞者焉雖不能禦人之訟而有厲然寬柔不報終不足為己之害而吉也夫此守舊居正之人謹厚退遜即或從王之事亦必无敢專成矣蓋守公者斷不越分固

如此。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凡訟主勝人不主從人三惟一于從上則雄心競氣消磨盡矣故吉上謂才智賢于我者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渝以 宋反

此子四爻有善反之能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然以其居柔則以理自裁故不求勝于訟而反其健訟之行以就正理且并其心而變之安處于正而非出于矯強罔念作狂乃成君子矣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易

上經

宅

健訟者四之失渝而安貞改過日新何失之有。

九五訟元吉。

此著人君聽訟之善九五陽剛居尊聽訟之主而能得其平訟而有理者遇之下情必能上達矣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未聽之先而能公正則既斷之後而得當訟者何不利見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鞶帶 褫反

此見訟雖倖勝而必敗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上九以剛居訟極終極其訟而能勝之自以為榮故有錫服之象然非聖



而勝者不踰時而即敗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此可見終

之凶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明其服之必褫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吉以言无咎以理言

此示人君行師任將之道。師兵衆也其卦內坎外坤伏至陰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有寓兵于農之義。九二居中以統衆陰六五居尊以任九二有爲將命將之義故爲師。夫兵貴有名君當擇將用兵者爲奉天伐暴之舉師師者又得老成練

達之人庶有戰勝攻取之吉无窮兵黷武之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主往

此釋師貞之意。師言伍兩卒徒之衆也。貞言仁義弔伐之正也。爲將者能左右衆人一歸于正則節制之師天下无敵命將者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卦體九二以剛居中六五應之是爲將者威而有惠勇而有謀矣。而君且聞外寄之事權委之焉。卦德坎險坤順是兵凶戰危行此險道矣。然寅秋毫無犯順民之心焉。以此行師雖不免勞民傷財毒害天下而義兵將

于時而民皆悅而從之吉又何咎之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衆六反

此言足民即所以足兵。水寓于地猶兵寓于農師象也。君子于民當無事之日制之田里樹蓄以養其生教之孝弟忠信以養其性則有事之日莫非禦侮之衆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

此示以行師之法而致其戒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初六行師之始爲將者必號令整肅賞罰嚴明而以律斯爲臧耳。不則安能勝而不敗乎。蓋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月易

不曰否臧而曰失律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此著專任之良將。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當將帥之任者而有剛中之德以此在師之中必能謀出萬全吉而无咎且上應乎五而勅命之錫有加无已所謂權无中制故師有成功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承寵故得專閫外之寄而盡其才懷邦故必重節鉞之任而隆其典。

六三師或輿尸凶。

此據將无才德之必敗。與凡謂師徒接戰。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自量度。而輕敵冒進。以是行。與尸之理。而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不勝已為无功。况輿尸哉。其凶大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此言敵時之將能全師。左次謂退舍也。六四陰柔不中。雖无克敵之才。而居陰得正。猶有量敵之智。故見時勢不利。務堅壁以圖其全。為左次之象。雖不即立功。然為國慮。勝不敢以六師之命。邀軍庸。何咎。

有易

上經

早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豈怯于進取者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上聲

此言用兵貴正。而命將尤貴于專。六五柔順而中。非好兵之主。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猶田禽害稼。義當縛執。而无咎也。然有名之兵。必當任有能之將。九二剛中。老成之長子也。以之帥師。固宜。若委任不專。令三四少年之弟子參之。則權分必敗。輿尸之凶。雖正不免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

中行謂九二以中德行師也。使不當。咎六五之詞。

中行謂九二以中德行師也。使不當。咎六五之詞。

中行謂九二以中德行師也。使不當。咎六五之詞。

中行謂九二以中德行師也。使不當。咎六五之詞。

中行謂九二以中德行師也。使不當。咎六五之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此王者報功无私。而尤慎所用。上六師終順極功。成治定。故大君有爵賞之命。或命之為諸侯。而開啟其國焉。或命之為卿大夫。而承守其家焉。此王者待天下之大公也。若小人則雖有賞。但當優以金帛。勿更用之以參預朝政可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分別其功。而以賞當之。所以絕僥倖怨望之心也。若小人得預朝政。恃權恣惡。未有不亂邦者。故勿用。

坤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毗意反

有易

上經

聖

此著人君比天下之道。比親輔也。其卦九五一陽在上。上下五陰從之。有以一人撫萬邦。以四海仰一人之象。故為比。筮者得此。則當為人所親輔而吉。然人之比我。比以德也。又必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長人。且元德果不間于始終。而永與不流于姑息。而貞與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矣。由是至德所感。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皆方來不已。彼遲而後至之夫。自外生成。徒取刑戮而凶耳。于王者奚病哉。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本義比吉也三字疑衍文

此即下有來比之心。釋卦名比者親輔一人之謂。卦體五陰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僊志。非特出于公。不可逃實切于情。

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僊志。非特出于公。不可逃實切于情。

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僊志。非特出于公。不可逃實切于情。

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僊志。非特出于公。不可逃實切于情。

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僊志。非特出于公。不可逃實切于情。

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僊志。非特出于公。不可逃實切于情。

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僊志。非特出于公。不可逃實切于情。

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僊志。非特出于公。不可逃實切于情。

不容已也故名比。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及夫山者至日固不勝王位不為者不可知矣。

此即德隆而化亦隆釋卦辭卦體九五以剛居中是人君有天德之純而又協皇極之中故存此不刻即為元運此不息即為永守此不離即為貞此其所以比而无咎乎。上下五陰應之是遠近臣民歸于其德也。後夫自棄化外為聖世所不容理當困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明王者善于比天下之法。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象也。

月易

上經

聖

王體之以封建萬國使為諸侯而又聯為一體以親之則天子與諸侯無所隔絕並君民之情皆得相通此即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無間者也。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缶俯九反他湯何反

此言比君當純其初心初六始比乎君即能精白一心无載爾僞而有孚則欺君之咎可免矣。苟由此有孚積之至于充實如缶之盈焉則誠心孚格終來自承君寵有出于意外之望者不有他吉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君之初即有孚若此則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此人臣比君以正之義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是其比君也。一自內之所素養者比之則達不離道得比君之正矣。即是上以成正君之功下以成善俗之治何吉如之。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伊尹棄我之志亦成焉。不肖舍所學之術人所謂內不失已也。

六三比之匪人。

此不能擇人而比者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以无德之人而人不善之黨所比者非當比之人也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月易

上經

聖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匪則无益而有損故可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

此大臣致身以事君者六四以柔居柔不應初而比五是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无內顧之私者也如是則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貞也且功在社稷澤及民生不亦吉乎。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義无所逃豈徒以其賢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言。

此論王道顯于无心九五以一人當五陰之比已是其為比。

也。廓如覆載洞如日月。付失得于勿恤。置功利于兩忘。君固无心于天下之我應。天下亦不知誰之爲我。德比道何光顯乎。象猶王者用三驅之說。不計前禽之得。而其私屬亦忘情。微備聽其自失也。如是大順大化。合天地而同流矣。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舍音捨

位以爻言。正則无偏。无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至純。故能顯比而吉也。舍逆不追其去我者。取順撫綏其歸我者。毫无容心。故聽前禽之失也。感應无私曰中。使者上有是德而下喻之。若或使之耳。

上經

比

上六比之无首凶。

此擬德不稱位之失。陰柔居上。无以比下。故爲无首之象。凶之道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衆叛親離，何以保其終乎。

䷇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勅六反。冲入聲。大畜卦同。

此慶陽道有可亨之機。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于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水。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其卦以巽陰畜乾陽六四以一陰畜五陽。又陰之力量畜而

不固。亦爲所畜者小。故爲小畜。夫所畜者小。君子猶可以伸其道。故亨。且陰畜未極。小人中傷之志雖存。而反噬之謀未肆。如密雲起自西郊。而不雨焉。此陽之所以猶可以亨也。密雲陰物。西郊陰方。陰倡而陽不爲之和。故不雨。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此以陽爲陰制。釋卦名。卦體六四柔得其位。而上下五陽應之。是一小人竊弄威權。衆君子皆爲所籠絡。以小而畜止其大。故名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此以德勢之可行。釋君子之亨。卦德健而巽。是內有秉道嫉

上經

小畜

邪之心。而外无恃壯用剛之失也。卦體二五以剛居中。而志行是君子尚在朝用事。權猶得操。而不盡移于小人也。

三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如或反

此詳言君子之所以亨。尚往謂畜之未極。君子猶可以上進也。是以小人雖用事。而其設施未得大行。所謂方自營其私。未及害物者也。辭若幸之意。固危之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此君子飭躬之道。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未能厚積而遠施。但致美于威儀文辭。亦畜之小者也。然以德之輝於身者美之。而不開小人以訛議之端。

又處小畜者所必謹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復芳六反

此著始進以正之善。初九體乾居下則初心未變得正則不苟合前遠于陰則不近害。故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節義不為所畜乃得遂其進而居其位有進復自道之象則无往已之失有行道之慶矣。故无咎而獲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斷之于義所以堅君子守正之心也。

九二牽復吉。

此著二爻同道相濟之美。二雖漸近于陰而能以正自守不

月

上

象

阿附小人之權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則不為陰所畜而道可大行矣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有剛中之德亦豈至枉已徇人而失其正哉。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說音脫

此為小人所畜而卒不相容者。九三剛而不中无自守之節。迫近四陰多比昵之私是撓結小人以媒進竟為其所制而舉動不得自由為輿說輻之象然志剛之士終不安受其籠絡而爭固所必至矣。又為夫妻反目之象總之復不自道爭

亦何益哉。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不自處以道故四得制之。猶夫不能修身正家而致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此言至誠有禦暴之功。下三陽強暴六四畜之宜有傷害。懼者幸其柔正虛中有孚信結于五上兩陽而借其協力則身傷可去心憂可出何不勝之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結二陽而作之合故暴可畜而惕可出也。

月

上

象

九五有孚攣如當以其鄰。攣力反

此人主以誠合力而止暴異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則孚信所感既足以結人心處尊則富厚所藉又足以屈羣力以此畜乾何所不克故其象如此。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感人以德而不專以力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機婦妹卦同

此見君子當謹微以防小人。上九在卦之終陰畜既極陽不與抗而且與之和。不雨者既雨而風裁无以自見矣。不處者既處而正氣无以發舒矣。蓋由君子尊尚陰德至于積滿而

然也。然以理言之。陰加于陽。猶婦制其夫。雖正亦屬沉末。必正乎。以時言之。陰盛之極。君子有往。必受其害。豈能免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德積載。即馴致堅冰。意答君子不制陰于其始也。小人既盛。必至害正。其勢甚可疑。慮惕君子當防患于其終也。

三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反音咥

此明人臣事剛主之道。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于一陽。

上故其德為悅。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其卦以兌遇乾。是和柔而躡乎強暴之後。以圖進動。則有危故為夬。

上經

其有善處之謀。足以潛消默移。即曰涉危途。不為所侮。且得以展布其所欲為。不猶履虎尾。不咥人而亨者乎。

彖曰。履柔履剛也。

此釋卦名。而見人臣所履之危。卦體兌以柔臣而履乾剛之

君。英明果毅。危幾所伏也。故名履。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說音悅

此人臣有善事剛主之德。卦體以兌悅應乾剛。是為臣者小

心忠順。媚茲一人。自可以霽主威而行素願。是以履虎尾。不

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又明所履之剛之善。以見履之所以亨。所謂應乎乾者。以

卦體五剛中正。而履帝位也。是不徒具神謀雄斷之資。且精

一執中。元為守正。則德與位稱。无疚于心。由是發于事業。炳

然光明矣。得若君為之主。而又以其悅應之。所以履危而不

傷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言君子制禮以防民。上天下澤。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

當如是。故為履象。君子觀象以辨上下之分。尊卑隆殺。殊其

等名。器服物別。其用于以使上安其上。不敢有出位之思。下

安其下。不敢有非分之望。而民志因之以定矣。

周易

初九。素履往。无咎。

此明遠不離道之善。初九以陽剛而居履始。志氣方銳。不以

富貴功名移其守。率其素履以往者也。則不惟不負所學。而

且不負君民矣。何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者。挺然不為物遷之意。言初爻志專于行道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此言窮居樂道之妙。九二居下无應。求為時用。能順適乎斯

道之中。而是非榮辱。无所繫繫。為履道坦坦之象。此幽靜恬

淡之人也。所履皆道。守已得矣。不其貞乎。其樂在矣。不其吉

乎。

象曰：剛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心安靜，德足以自守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眇，我反。跛，彼反。

此著過剛之禍。三不中正，才德不足，不量已力而果于自用者也。本无見事之明，而強以為知，本无任事之才，而強以為能，斯人也，以之事君，則必逢君之怒而斥辱及之矣。以之為君，則必恣已之暴而播惡于眾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上經

手

不足有明與行，不能燭微致遠也。位不當，无和悅之德，失處危之道也。志剛言其質本弱，而得志肆暴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青色。

此大臣敬以處危而能安，四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正履之，是功挾不賞，勢當震主，動有危機也。履虎尾之象，然幸其居柔，為能愬愬戒懼，忠順以事其上，則始雖危疑，終得以安其位而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兢兢之慮，周則危疑之際，杜故君得而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夬，快反。

此著人君過于自恃之危。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

悅應之，凡事惟率意為之，无所疑礙，是為夬履。雖乾行獨斷，君之正道也。然主張太過，禍生于忽，亦必有危厲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正則雄才大畧有夬之資，當則原縱在我，有夬之權，故雖貞亦厲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君子有反躬考道之功。上九居履之終，是行事已成之後也，故當虛心內照，視已所行以考驗其祥，必所履者善，終如始而完全无虧，斯動容周旋无不合禮，大善而吉之道也。

周易

上經

至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為善克終，則百祥駢臻，積慶寧有量哉。

三三 乾下 坤上 三三 姤 歸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此即氣運之隆，以為世道慶泰通也。卦有天地交通，貞元會合之義，故為泰。夫氣運開泰之日，正世道清明之候，卦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自歸姤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是小人在外而退，君子居內而用事，小往而大來也。有德而際是時者，可以得位而行志矣，不吉而亨耶。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長丁丈反，不封同。

此總舉泰名辭而釋之。天地以氣交而萬物化生之氣，無不通泰。運開于造化矣。君臣以心交而興道致治之志，無不同泰。和洽于朝廷矣。內陽外陰，有君心所有皆天理，而物欲不雜也。內健外順者，君道所尚皆義正而邪僻不行也。內君子外小人者，君身所任皆俊乂而僉子悉斥流也。唯內君子則福國庇民之道，寔長唯外小人則蠹國害民之道，寔消也。宜乎名卦繫辭而交為之慶與。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周易 上經 卷一

財與裁同，相息亮反，左音佐右音休。

此人君開泰之功也。天地自然之化曰道，渾淪流行或有過也。為之今天時，別地維而裁成以制其過，道中當然之用曰宜。形氣所滯或有不及也，為之順天令因地利而輔相以補其不及。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遂生復性，皆得以道其道而宜其宜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人余反，彙于位反，背胃否卦同。

此慶君子有同升之美。初九抱陽剛之德，當泰之時，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是一人倡之，豪傑羣起而從之，為拔茅連茹之象。以是而往，多士協力，輔泰之功成矣。吉。

象曰：拔茅茹，志在外也。

外謂天下國家。初與二陽之志相投，故彙征而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得尚于中行，得音。

此相臣保泰之道也。九二當主泰之任，而以剛居中，是相臣待人以恕，處事以寬，而包容其荒穢，又有罪必誅，有弊必革，而用馮河之勇，無私及側陋，慮及隱微而不遺遐遠，且不狃近信，不牽私昵，而亡朋比之情，焉如是則仁義並濟，剛柔不偏，得合乎中行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光則无所蔽，大則无所執，知荒宜包，又知不宜一于包，而以剛濟之，得尚中行，以此。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此危治世而示以保治之圖。九三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平者必陂，往者必復。此天運循環自然之孚，而可恤也。於此而欲挽回之，唯存思患預防之心，而艱焉盡持盈守滿之道，而貞焉則人事既修，可以无咎，不必徒憂陂復之期，于以長享泰寧之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三四之交，正泰復為否之際，艱貞其可緩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此擬小人並進之易。六四泰極而石方來正。小人得志之時。故四與二陰翩然來復。勢不待四招而自合。心不待四約而自固。邪類之易集如此。君子可不早為之所哉。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此嚴陰陽之分。以抑小人。謀害君子。乃其素願。此推小人之心。以危君子。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此明人君虛已下賢之益。六五為泰之主。下應九二。是人君不以泰寧自恃。而意分下賢。有帝女下嫁之象。則賢才輔而埋道昌。以此受福。豈但一身一家而已。元吉。

周易

上經

需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柔而得中，則清心寡欲之君。英流樂附，自有以遂其求治之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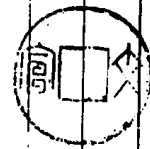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復易六反下開

此示治而後亂者，以自反之策。積治道以成泰，如積隍土以成城。上六泰極而否，舉平日積累之治功，墮于一旦。為城復于隍之象。時勢至此，不可力爭。但當反躬自治，修其政令，以維之耳。然不能闕于未危，而欲收于既壞，故雖正亦吝。戒占者宜預防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復隍豈盡天運。承平久而注度政令之類素矣。



上經

上經

需

周易上經

坤上 三三 漸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

否反

此究亂本以戒君子否閉塞也匪人者當否之時百度俱乖非人道之常也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蓋卦體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卦變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是君子損斥于外小人用事于中此正道之所以不利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周易

上經

卷

此總舉否名辭而釋之上下不交情意隔絕不相圖治豈朝廷雖有邦與无邦同矣餘義俱與泰反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儉當作欲辟音避難去聲此君子善于處否之道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而濁世之祿祿有不得而縻之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誘小人反正之微機當否之時初六與上二陰相連而進而初之惡則未形也使能變幼賢之心為薦賢之舉而貞則上不讓宗社之禍下不失在己之庇吉而且亨矣

象曰拔茅茹貞吉亨志在順也

小人而能貞則必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所以吉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此即以邪容正者戒君子當自守六二陰柔中正是小人中之近厚者故包容承順乎君子而不遽加害此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蓋大人定見定守不濡染小人之黨也

六三包羞

此動小人以善惡之良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者且自知害正匪義而赧然不安為包藏其羞耻而不發之象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蓋小人才不足以濟其奸耳不然羞其終包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此善承天命而獲福者九四否過將泰之時而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天心厭亂既有命可乘而人事適調又動无可咎此寧獨四一身之福哉君子道長疇類三陽皆靡之以受其祉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矣必以人事之无咎應之斯人與天合而轉否為泰之志可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包與包同古易作包

此人君開泰而尤切保泰之慮者九五否將盡矣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撥亂反正所以休時之否則克盡大人之責吉之道也。然又當常存敬畏崇若將下而防亂者无不用即此知危一念足以維休否之業于不拔不猶繫于苞桑之固矣乎。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才能撥亂位又足以主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月多

聖

此著才能撥亂之慶上九以陽剛居否極當泰之時能傾天下之否而盡平之天未傾之先否誠宜憂矣及其既傾世道復泰今而後喜可知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時无長否之理。

三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此著同人之道在公而正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于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其卦以火遇天其性同以二應五其德同以五陽而與一

陰其情同故為同人夫與人同者必大无我之量誠能家四海人中國而同人于野焉則志多而協力衆何事不通何險不濟故亨而利涉大川然又必其所同者皆君子之正道非比周為黨也始可謂于野之同始可獲亨利之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以明良之合釋卦名義卦體六二柔居柔位德之正也在卦之中德之中也以柔中正應乾九五之剛中正是手足腹心相待有成元首股肱相須甚殷君臣交孚而无間也故名

同人。

同人曰 衍文

月多

上

聖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此以德之正而能通釋卦辭卦體九五以健而行剛毅勝而私情黜也卦德離明乾健是和同比周之介斷之精而公私從違之辨決之力也又卦體二五中正相應是我以道同之人而非私昵人自以道同之我而非狎比内外人已皆君子之正道也唯正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同此心心同此正吾得其所為正即得其所為通此之謂大同而亨利由之矣。

家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此君子審與致同之道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相同故

人之象類族者定其名分親疎貴賤各居其方辨物者別其名器等威度數各昭其則而天下之志无不大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此與初爻同人之无咎初居離明之始未蔽于欲以剛在下上无繫應故其與人同也不問親疎遠近而惟賢惟德以爲同不牽于黨與者也爲同人于門之象則雖不若于野之大亦无朋比之咎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則藩離町畦之私盡微矣又誰得而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周易

上經

彖

此著黨同者之繫于私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而交不廣是合已者與之異已者拒之有同人于宗之象此自隘其同人之量者不亦吝乎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蔽于有我非君子大同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此狀妄于求同之情九三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于是內懷不測之險外起窺伺之謀究之智力莫施終于隱伏而已故有此象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恃其智力將以敵九五之剛然屈于理勢必不能行強同亦何爲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此著剛爻无妄同之失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故越三以攻取之乘其墉之象也然以剛居柔故能自反于理而弗克攻焉如是則能改過不妄交不苟合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之困于義之不可而因反于法則焉故吉也則即義

周易

上經

卒

之確不可踰者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戶羔反咷道乃反派卦同

此論君臣從際得合之由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免有繼間之疑然義理所同終必相洽其象猶先號咷而後笑焉但二柔弱君子之易退者三四剛強小人之易進者故必以剛斷勝之而不爲奸邪所惑然後得與二遇矣此又後笑之由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中正爲同理本自直當其先而已然矣故物終不得而間也相克言邪正不兩立必克邪乃得遇正也



以大才當大任者實有經世宰物之德故不致覆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讀作亨

此專責大臣以致君之道亨。朝獻也。三居公位以剛正之德。

遇六五下賢之君。感知遇而効獻納。凡嘉謨嘉猷可以致有。

保有者无不用之。以上陳象公以方物亨于天子者。然此惟。

公忠愛德盛乃能如是。若小人豈克當哉。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乏經國之謨而倡豐亨豫大之說。適為君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音旁

此大臣履滿而能戒者。彭盛貌。六五柔中之君而四以剛近。

易

之四之權位已盛。所謂彭也。以其處柔。乃能小心抑畏。不以。

寵利居成功。而匪其彭。如是則無僭逼疑忌之咎矣。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晬者明辨之深也。君尊臣卑之分了然。故不敢僭擬而无咎。

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此人君柔濟以剛之善。六五虛中以應九二。是能推誠任賢。

而誠信之極。足以固結臣民之心。厥孚交如。而以柔道致治。

者也。然太柔則廢。又當威以振之。則人既有所懷。又有所。

可畏。保其有矣。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一人之信足以感上下之志。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去聲

徒孚。則人將玩易而鮮畏備之心。故必濟以威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著上爻。膺天眷之隆。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順六五。

滿而不溢。必自天而祐之。祐在一身。則福祿駢臻。而吉祐在。

國家。則清和咸理。而无不利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德極其盛。而吉已在我。實有所以承天者。祐豈倖致哉。

易

三三

謙亨。君子有終。

此見謙道微始終而皆善。謙者有而不居之義。其卦艮下坤。

上。止乎內而順乎外。有謙之意。以山高而居于地卑之下。有。

謙之象。故為謙。占者能以謙自處。則行无不得而亨矣。且謙。

德君子愈謙下。愈尊顯。始雖不居其有。終則不沒其有。究竟。

无不亨之時。其有終何如哉。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掌反

此即天地以明謙之必亨。天以一而施其道。固下降于地。以。

共濟而始亨之功。光明顯著而莫掩。地以兩而承其道。固卑。

處于後以代終而效法之氣上行于天而莫遏謙亨之在天  
地且然况于人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卑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惡如並  
去聲

此例觀人道之好惡以明有終之義道者理所自然之謂變

傾壞也流謂聚而歸之虧盈益謙如日月升沉寒暑往來者

是變盈流謙如陵谷遷徙山川增損者是害盈福謙如作善

降祥作惡降殃者是以此推之人道如進退子奪是非褒貶

固未有不惡盈而好謙者故人能謙則以之居尊德因謙而

益顯天下莫能掩焉以之居卑德因謙而益重天下莫能尚

月

上經

卷

焉隨其所處不同究无不亨此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哀蒲侯反稱尺  
証反施施始鼓反

此君子盡謙道而酌其平地中有山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

子以人情上上之心常多則裒而去之下下之心常寡則益

而增之于以權衡于人己之宜而平其施亦謙之意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此論至謙足以濟變初六陰柔居下以能謙之資執抑遜之

節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如是雖用以涉險亦克有濟而吉况

平居乎謙之受益如此。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遜以養其心習與性成也。

六二鳴謙貞吉。

此著謙舉得正之善六二柔順能謙中正又善于謙故謙德

見稱于人謙而有聲者也無過情之聞可謂貞矣協人道之

好不亦吉乎。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德積中而發外也豈聲音笑貌為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此論功臣能謙之美九三德備剛正上下所歸是勲在民社

自視歆然勞而謙之君子也如是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

月

上經

矣

矣故有終而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服者既仰其偉績又高其雅量也萬民指上下五陰言。

六四无不利撝謙。撝呼同反  
與揮同

此示大臣護有功之道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是大臣能謙動

无不利矣然居三功臣之上不惟謙讓于其心必發揮于辭

氣以示不敢自安可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推賢讓能義理當然不為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此著人主謙德之化。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不假  
力驅而臣民豫附爲不富以其鄰之象然君道不可專尚謙  
抑必濟以威武然後能懷柔天下。故利用侵伐而執謙之主  
人所樂與其于他事亦无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此言謙譽隆者亦可有爲上六謙極有聞人心樂與用以行  
師固无不利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師之所行但可以征已  
之邑國而已要之于謙德无損也。

周易

上經

卷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德雖盛才位不足綴服萬邦之志未得也而至于行師然  
亦適足以治其私邑也。

三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此見濟大事以人和爲本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  
其卦下坤上震具有衆情協和之義故爲豫豫則樂以天下  
已得天下心矣由是以之建侯則萬民樂推以之行師則三  
軍用命何不利之有。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此以善用其剛釋卦名卦體九四一剛上下應之是衆志交  
孚適遂大行之願豫之意也卦德坤順震動爲順以動是時  
措合宜允協人心之同豫之由也故名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此以順動之符釋卦辭主豫者果能順理以動則一理所感  
兩儀協應天地亦且順而不違矣況于人乎此建侯行師之  
所以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復即順動之義而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天地順動順太極

周易

上經

卷

之理以流行迭用也聖人順動順人心之理以設施措置也  
清者刑措不用之意豫之時義順動是也天地聖人不能違  
故曰大。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此先王體順之妙用雷出于地奮發而鼓天地之和豫之象  
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爲樂焉由是其用之也美  
至德之形容而天覆地載之盛以昭歌九功之維敘而清明  
廣大之極以顯德之未崇者得樂而宣揚之矣及其用之盛  
也冬至氣始則薦帝于南郊而配以祖秋季形成則薦帝于  
明堂而配以考神之最幽者得樂而昭格之矣。



初六鳴豫曰

此著附勢自矜之禍初六陰柔上應九四乃小人憑借權貴而誇張炫耀以自鳴其豫者是自求禍也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當豫之初志已滿極宜其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此著二爻靜極生明之善六二當豫之時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有以自守德之安靜堅確其介如石焉所守既堅將思慮明審凡事自然先覺何待終日也如是則得操持之正貞矣无沉溺之失不亦吉乎

月

上經

兌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自守所謂心无物而後能觀物心无事而後能見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况于反

此微附權溺豫者以速悟盱仰視也六三上近于四而阿奉取寵以恣其樂宜有悔矣然知其悔而急改之可也若溺于豫而改之遲則禍不旋踵能无悔乎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德不足以自守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黨

辨別

此示致豫者以保豫之道九四一陽爲豫之主而君民皆由

以致豫則功在社稷不大有得乎然豫可一人致非可一人保又必開誠布公內外始終勿參以疑斯同類之朋合而從之有如髮之聚于簪矣豫不長保也哉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大臣以悅安天下爲志由豫則大行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此示危而幸存者以知微六五當豫之時以陰居尊沉溺于豫威權失而國勢危爲貞疾之象然威權雖去位號猶存又爲恒不死之象

月

上經

坤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乘四剛強臣執柄主勢日孤也幸其處中遺澤空名未至遽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渝以朱反

此示縱樂者以更新之善以陰柔居豫極樂其所以亡者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陷溺之久而有悔悟之機故又爲其事雖成能有變更之象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當速渝也

震下

坤

震

未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此示致隨者以善道隨從也其卦震下兌上且有精神感應此唱彼和之義故為隨占者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同心者多何事不通當得大亨然必已之致隨者无違道之私物之隨我者非于宗之吝而貞焉乃為不愧于隨矣何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說音悅

此以臣民之隨君釋卦各卦變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下柔是君有徽恭之德而剛明之佐來而從之羣賢隨于朝矣卦德震動兌悅是君有振作之才而率土之倫悅而附之億姓隨于野

易

上經

卷

矣故名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

此以正足感人釋卦離隨固大亨必貞乃无咎者蓋天下人

心可以德孚不可以私合故致隨之道惟本于正而非以勢

要何臣民之不嚮應哉

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此贊隨義之大本于正貞者隨之時義也感在一入應在天

下非僅隨處小補而已故嘆其大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安息

此君子養靜善動之學雷藏靜中與時休息隨象也君子以

嚮晦之時入而安息焉寧神養氣葆其時止之體以為時行之用體隨者至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此示初爻以善所隨之道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官主守也初九以陽在下為震之主隨之官也既有所隨則心有偏主而于靜虛者變其常矣故為官有渝然渝亦无害顧所隨何如耳誠所隨者皆正大君子而貞則親賢輔仁何吉如之又必廣其隨而出門以交則樂多賢友德業益進乃為得貞而有功大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周易

上經

卷

既有隨而變必所隨得正則吉也不失者廣大无私得隨人之正道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此著二爻從邪而失正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五陽在上丈夫之象是二所當隨者在五不在初然初近而五遠一陰柔不能自守以需正應寧依附于庸流而還棄乎英雋故有此象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蓋邪正不容並立係初則弗能兼與五理勢所必然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此即得所隨者而示之以守正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

三近係四而遠于初是依比名輔而舍去歸夫為係丈夫失  
小子之象夫四陽當任而三隨之建功立業何求不得然非  
正應而有邪媚之嫌故必重道義矜名節居守其貞乃為利  
耳甚不可以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志既係四則必舍初蓋失之者乃其本心豈徒以勢弗兼與  
已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此示大臣以居高善全之道四以大臣與五同德則是秉鈞  
當軸何求不獲然位高權重嫌于陵逼縱所為雖正而危疑

周易

上經

卷

之地勢必當凶將何以自免也唯字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  
以明哲處之則上信而下不疑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義凶者權勢大重事未必凶而有凶之理也真知唯孚可以  
自結唯道可以自靖乃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此著人君任賢之誠六二柔順中正臣德之嘉美者九五當  
隨之時以同德之與而極信任之專凡嘉謨嘉猷皆傾心聽  
之而不疑孚于嘉者也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隨之  
矣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唯正故能孚正唯中故能孚中所謂取人以身是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音享

此見至誠足以格君上六居隨之極誠以事君篤擊固結而  
不可解者也象物拘係之又從而維之焉是誠也即王者用  
以亨西山神且歆之矣況持此以效之君而君心不為之我  
眷哉。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居隨之上誠意固結之極也。

周易

上經

卷

上

上

上

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起蠱反後湖豆反

此言治蠱當勇而又示以善治之道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

巽下艮上是紀綱法度積漸以至極壞所當有事于振飭者

故為蠱蠱壞之極亂當開治故其占為元亨然天運雖有可

亨而人事所當自盡故必君臣同心不避艱險發奮以治其

蠱如涉大川乃為利焉涉川何如于前事過中而將壞者用

乎先甲三日之辛取自新之義更張目前之弊以善其始于

後事方始而尚新者用乎後甲三日之丁取丁寧之義致謹

後事之端以善其終如此乃為涉川而元亨可必矣。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此以致蠱之由釋卦名并變自黃來者初一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下自既濟來者兼之皆剛上而柔下是若驕臣諂兩情相隔也卦德巽而止是臣諛君情庶政自荒也世道由之以壞故名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以治蠱之善釋卦辭蓋治蠱必至元亨則綱紀振興法度修明天下乃復治也往有事者當積弊之後君臣宜勇往有為不可因循坐視也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亂之終必有治之始實天運循環之常數也但天不能自為而待人以為人豈可不盡人以承天乎。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此君子治已治人之道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物壞而更新矣為蠱之象君子以世道之蠱由民風敗也民風之敗由已德衰也於是鼓舞振作乎民不使其溺于舊染之汚焉尤必優游涵育其德不使其戕于人欲之害焉新民要之明德而蠱无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此示初爻以善治其蠱之圖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請父皆以父母取象初在卦始象蠱未深而易濟之時代君以成撥

亂之功是誠為有臣而君无失政者猶有子而父无失德者也然又必危以處之不以蠱幹而念弛焉則終可以保其治而吉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君當蠱時責望于臣者殷初之幹蠱其意在于承君之志猶子之善繼父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此示幹蠱者以善用其貞六五陰柔致蠱九二以剛德之臣為之繩愆糾謬補弊興衰猶子幹母蠱之象此固臣道之貞也但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恐不免拂戾之失故又當巽以入之不可執以為貞而遂徇情為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以剛居中而得中道有飭治之善无矯枉之過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此大臣勇于治蠱者九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是相臣承先朝之積弊而振飭之幹父蠱之象也但過剛不中而更張太驟不免小有拂戾之悔然巽體得正則一洗因循積習之蠹復歸成正无缺之中雖為之之意訛過而于治道未必无補也何至大咎哉。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蠱以能幹爲貴幹則無偏弊終无可咎何必避始之悔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此深鄙人臣不能治蠱六四以陰居陰將順之臣也樂于因  
循而憚于變更坐視其政之日弊而已寬裕父蠱之象也如  
是而往則蠱益深而貽深職之誚不亦吝乎強以立事曰幹  
怠以委事曰裕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優游緩不濟事日見其蠱而已故曰未得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此人君有更化飭治之令各六五柔中居尊本先朝積弊之  
月易 上經 主

餘而辛之丁之以圖更化幹父之蠱者也此誠中興今主而  
善繼善述之聞譽洋溢于中外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惟虛已任二而二得輔以剛中之德同心治蠱故用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君子不偶于時而潔身自守者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治蠱  
之君有用譽之五治蠱之臣有剛中之二矣衡泌澗漿正碩  
人優游之地必出而應王侯之聘哉惟尊德樂義高尚一  
已之事而已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也

則潔也清風高節可以廉頑而立懦豈徒隱而无裨于人者  
哉

臨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此幸陽道大行而示以慎始慮終之道臨進而凌逼于物也  
其卦二陽在下漸進于上有君子進逼小人之義故爲臨占  
者值此則陰類銷沮吾道盛行當得元亨然必守理之正不  
恃勢之盛乃可保其元亨况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自復卦一  
陽至于遯卦二陰不過八月小人將復得志而君子不免于  
凶思患預防利貞其可已乎

月易 上經 主

象曰臨剛浸而長

長丁 丈反

此以君子之進釋卦名卦體二陽浸長是正氣方伸駸駸其  
禦雖無意逼小人而此長彼消有進逼之義故名臨

說而順剛中而應

說音 悅

此以臨陰之善釋卦辭卦德兌悅坤順是內不激于意氣外  
又適乎機宜剛長時自處者善矣卦體九二剛中六五應之  
是在已有強毅不過之才在君有知人善任之遇剛長時相  
與者善矣

大亨以正天道也

此言臨正之合乎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其占固可致大

京而必利于貞者蓋理以維乎其勢乃天道之當然也

至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此見勢不足恃而益信其常貞剛長不久而復消此陰陽循環之常君子不可不早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思去聲

此君子臨民无已之道地臨于澤上臨下也君子體之立教之思盡瘁不倦與兌澤同其深容保之澤蕩蕩无涯與坤地同其廣臨民之道蔑以加此

初九咸臨貞吉

此臨道之大而正者初九陽剛偏臨四陰是一君子上進而

周易

上經

卷

衆小人皆其所凌逼而損斥者也故爲咸臨然剛而得正則能自治嚴而不苟處事密而不疎以此爲臨正能勝邪小人自伏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欲行正道于天下恐小人害正故必咸臨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此言二爻臨陰之善二亦以陽臨陰者也故有咸臨之象然剛得中則舉動適宜而義足以服其心勢上進則權力又盛而威足以制其暴故陰黨盡去而吾道大行矣不亦吉而无不利乎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命天理也小人逆理害正不容不咸臨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此示邪媚者以反正之圖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自度難容欲媚悅以自結于君子其如不受非道之悅何甘臨奚所利哉使知甘臨難以求容而憂之爲改行從善之計則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可免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无德而居君子之上也咎不長補過而有遷善之美也

周易

上經

卷

六四至臨无咎

此著四爻爲千任賢之善六四位近于君下應初九是大臣下賢不特禮文綢繆而且情意懇篤至臨者也此休休有容得爲相用人之體矣何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柔正應初之剛正故不覺同德相孚之至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

此言人君得任賢臨民之體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知君臨不能獨運乃虛已任人明智以臨天下在大君執簡御煩之道宜如是也恭已而天下化成矣吉

象曰：大君之宣行中之謂也。

勞于求賢而選于任人，乃天理當然之極，所謂中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此王者臨民久道之化，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是以深仁

厚澤，淪浹乎天下，敦篤于臨者也。如是則雍熙之治可成，而

君師之責无愧矣。吉又何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存天下國家之內，所謂加志窮民也。

䷓ 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官換反，下大觀以觀。此觀大衆觀字並同。

易

上經

全

此著人君爲恭不顯之化，觀示也。謂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

仰也。其卦坤下巽上，具有人君爲觀于天下之義。故爲觀盥

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顯若莊敬之貌。言爲觀者

誠能惟精惟一，恭已无爲，則道立于已，而可爲民表，猶祭者

盥而未薦，而誠敬在中，顯然可仰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此見觀道不外于中正卦體。九五大觀在上，是一人首出庶

物，有其位也。卦德順而巽，是心既循理不拂，而外又沉潛不

露，有其德也。順而巽之德，即中正之德也。由是建中表正，以

爲觀于天下，型百辟，式下土，非有以強之，而有以示之也。故

名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如字，下觀天大衆觀。民之觀六爻觀字並同。

此人君備爲觀之德，而化行于下，爲觀者誠以中正示人，則

下之觀上者，自然化于中而不自知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即觀道之神而極言之。觀天之神道，无聲无臭，然運于冲

漠之表，而四時循序，自无有過中而失正者。此天之所以爲

觀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不大聲色，妙有觀感，而天下亦心孚

意喻，罔不率俾而咸服矣。此聖人之所以爲觀也。觀道其大

矣哉。

易

上經

全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井反。

此王者一道同風之治。風行地上，遍及于物，觀之象也。先王

體以巡省四方，觀察民俗，而因設爲教焉。蓋中正觀民，既默

喻之又明啟之，便有異方无異民，无殊俗與風行地

上一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此深鄙初爻无觀光之明。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

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居下，不能遠見，是庸

碌之夫，无以仰窺大觀之盛，童觀之象也。占者在日用不知

之小人，斯无足咎，在君子處明時而失利見之會，不亦吝乎。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觀細民之本分若君子則宜圖其遠見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

此鄰二爻所見之不廣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才識狹隘不出戶庭而欲窺上國之光所見能幾何哉占曰利女貞非大丈夫之所宜可知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闕觀雖不同于小人然以丈夫而為女子之貞可醜甚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君子之度其身者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

周易

上經

金

可退故不觀九五而惟觀已生平之所行果足用世則進而

觀光不然必退而修其所以進之具毋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進退必觀所行則進非徇物退非忘世何失道之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示際明時者之宜效用九五中正為觀典章文物燦然光輝四最近而親炙之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也此正豪傑奮庸之會占而值此在已仕者利于入觀在未仕者則小委其慎毋虛此良遇哉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明用賓之非苟進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以中正觀天下者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乃在上之君子也故必觀已所行果能建中表正足以為觀于天下而有君子之實焉斯无忝于大觀之位而无咎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不特觀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善否以自省察也

周易

上經

金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此著上爻反身自治之善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乃師世之君子也故必觀其所行果能持中守正足以為人之矜式斯无愧于賓師之責而无咎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雖不得位其萬物一體之志不能自已安得晏然而无事

于觀乎

䷋ 震下

䷋ 益

噬嗑

䷔ 噬嗑

此著去問之筮在明刑噬嗑也噬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



也其卦上下兩陽而中虛尤四一陽間之如一統之治焉  
梗所間必去之而後天下同風故為噬嗑既噬而臨則梗化  
者去治化大行矣故亨然去間非用獄不可獄者治間而求  
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小而懲形大而誅戮然後間去而亨  
可保矣故利問並去聲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此以間之當去釋卦名卦體中虛象頤四陽象物為頤中有  
物是海宇清平有梗化者間吾之治必去之而後合也故名

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

月

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

此釋用獄之所以利蓋治獄之道貴威明而得其中卦體剛  
柔均分則剛不過暴柔不過縱有得中之善矣卦德震動離  
明則威足服強悍明足燭奸偽有威明之善矣卦象下雷上  
電相合而章是明動之極而相須為用也卦變本自益卦六  
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剛柔不偏而所施中節  
也凡此皆治獄之善故雖六五以陰居陽處位不當不能以  
德化民然以此治獄未有不得其理者亦何用獄之不利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雷電雷  
此先王善于防閑之道電與雷而和氣並見威明去間之象也

先王以天下有間而令之不並有未開而防之故是詳審其大  
小輕重之罰以整飭為一定不易之法布諸切切申諸諸誠  
使人遵守而不敢犯焉故間不待噬而无不噬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校音以九為初九之義也初九不

此禁惡于微者有以寡民過初上无位受刑之象中四爻用

刑之象初在爻始罪薄過小者也主獄者即有以懲治之如

納屣于校因以滅傷其趾者則小懲大誡可以无惡極罪大

之咎矣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滅趾則知懲創而不復進于惡矣故曰不行

月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見善治獄者即嚴刑亦足服人膚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

六二柔順中正用刑合宜可以片言折獄象噬膚之易矣然

所治雖易亦必嚴刑以懲之有若滅彼罪者之鼻焉要之刑

當其罪終无不服何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一乘初剛梗頑難治非重刑不足以懲之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臘音

此即治獄之難者而不深咎之腊肉謂體骨堅韌之物也六

三有司刑之責而失用刑之道故其治獄也不惟難得其服

且致悖怨而思中傷焉為噬臍肉遇毒之象夫治人而人不  
服誠可小吝然時常噬臍彼為問而我治之于義又何咎哉

朝忍  
去聲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才德不足以服人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居震反下  
同肺阻史反

此見大臣執法之公肺肉之帶骨者九四以剛居柔有明斷  
之才不傷于嚴刻即有難治之獄亦能治之而堅者剖直者  
伸為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民命所係故必艱難其心  
貞固其守斯刑罰當而天下无冤民矣吉

周易

上經

卷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以其不足于中正恐有慢易偏私而未光故必利艱貞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此見大君欽恤之仁噬乾肉艱于膚而易于膾炙者也六五

柔順而中是仁慈而不流于姑息者以此居尊而治獄故威  
无不懾明无不照雖有難治亦皆輸服而得其中實之情矣

為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人君主獄所係尤重故必貞而出  
入唯公厲而操心惟危斯无愧于明罰勅法之意而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唯貞厲故刑无不當也又何咎

上九何校滅耳何校滅耳

此即服重刑者而甚危之何負也上九過極之陽在卦之上  
惡極罪大而當服上刑者為何校滅耳之象至此无可懲改  
矣何凶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由其聽之不明于王法置若罔聞也若能審聽而聖圖之則  
无此凶矣

䷧ 離下

䷧ 損

䷧ 既

責亨小利有攸往

責彼  
僞反

此聖人防文勝之意也責飾也其卦離下艮上其有文飾朴

周易

上經

卷

陋為光華之義故為責責雖尚文然亦不可過也占者如文  
得其中則彬彬郁郁推之天下萬世而皆通故亨若徒以文  
為文則文勝而史不過粉澤一時而萬世之經常不在也故  
小利有攸往相提而論可以得用文之道矣

象曰責亨

亨字  
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此以卦變釋卦辭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  
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自其柔來文剛是質極而濟之以文忠朴勝而禮无不行故  
亨自其分剛上而文柔是以文為主而質輔之此但可以觀

美一時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先儒謂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此以天人明貴道之蘊。彼剛柔互相為文而交錯卦之變也。非即日月星辰昭回雲漢之天文乎。貴之義昭于上矣。離文明而艮為止卦之德也。非即倫理燦著秩然不紊之人文乎。貴之義昭于下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極言貴道之大也。即交錯之天文觀之。而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密移而難測者。可以審察而調燮之矣。即明止之人文觀之。則所以使天下率禮文以相接。安定分以相守。化野史

周易

上經

卷

而成文治者。胥不外于是矣。黃豈徒文飾已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此君子慎于用明之道。山下有火光映庶幾黃飾之象。第明不及遠耳。君子于錢穀簿書庶政之小者。則用其明以修治之。至于刑獄之大。民命攸關。无敢輕恃其明以折之焉。君子非忽庶政。蓋尤重其刑而不苟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此君子有自守之節者。初九剛德明體。自賁于下。是時方无位。而獨善其身。以道德仁義為榮。而于非道之富貴。寧介之而貧賤焉。不猶賁其趾。舍車而徒者乎。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決諸幾不可乘。非惡富貴而逃之也。

六二賁其須。

此著二爻。資人以成其賁。二中正而三得正。既同德相孚。皆无應與。又勢孤相倚。故二有所賁。皆依附乎三。文德文治相須。而就為賁其須之象。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三以剛正居上才。猷實有可須。故二附之以興起有為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此示得人成賁者。以守正之道。九三一陽居二陰之間。是分

周易

上經

卷

猷宣力之有人。凡有所建樹。皆得優游以安享其成。非得其賁而潤澤吾身者乎。然不可溺于所安。必戒非道之悅。而水守其貞。則有以啟其敬畏之心。而賁常濡矣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生于狎。三以正自守。則嘖笑不假。一陰終何能陵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波反音婆

此大臣切于求賢。終不因入而變。四與初應。本相與潤色。皤者理當賁如。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其賁皤如而白焉。而四求初之心。甚亟甚切。有如白馬飛翰之疾矣。然九三剛正非欲害四。特求賁于四。而相親耳。其情雖善。能如四之

自守何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之位遠初近三疑若可附所以來三三求而婚其貴也若四守正不與則正應雖隔終必得合亦无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爻音

此人君敦本以成化者六五柔中爲貴之主其君欲返朴還淳而躬自儉約以質實爲光華有賁于丘園之象是雖用度太簡如束帛戔戔不无過審之吝然禮奢寧儉足以挽浮靡而臻化成終得吉也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周易

上經

卷

方逐木之時世道不无可憂五能敦本而吉是人心風俗之慶也不有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此著大臣由奢還儉之義上九賁極反本是當風會既靡之日而崇雅黜浮能返之以就于質有白賁之象如是則无文勝滅質之咎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厭文尚質上之素志也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此示君子以避難之道剝落也其卦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故爲剝大剝則小人壯而君子孤故爲君子者當巽言晦迹不可輕有所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此以君子時值其衰釋卦名剝者剝落消鑠之義也卦體五柔競進將盡反其所爲君子而悉爲小人也此陰盛剝陽之時故名剝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長丁

此以順時承天之義釋卦辭剝體五陰小人方盛而長時固

周易

上經

卷

不可往矣時勢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君子當觀此象順而止之也所以然者君子之出處觀氣運之盛衰故于陽也而盈則尚之而進于陽消而虛則尚之而退此天運之不得不然者也剝剝也君子豈敢違天而不順止乎

象曰山附于地剝下安宅

此言防剝有自安之道山起于地而反附于地剝落之象也爲上者觀此則知剝民適以自剝欲防剝先勿剝民於是休養安利以厚固其下不安而上所居之位亦安矣所謂本固則邦寧者也

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此者小人害正之微而深微之初在剝始是小人雖未即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近其道象剝牀而方至其足然勢必殘害正人自失羈庇而凶矣可不戒哉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陰浸滅陽自下而起雖微不可忽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此著小人害正漸甚而深戒之辨上下分辨之處牀之幹也二進而上是小人勢益壯而謀益行象剝牀至于辨焉亦必蔑貞而自取凶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周易

雖已至辨幸黨與猶未大集君子宜見幾而作矣

六三剝之无咎

此小人之獨能從正者衆陰方剝陽而三獨應陽是小人中知畏名義剝去其黨以從正者也既不蔑貞又誰得而咎之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括四陰謂之失者勸其勇于去邪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此小人黨盛而害君子者六四陰長已盛君子之在朝者或僞其學或黨其人已身罹其害矣象剝牀而及膚者然則若類既蔑小人豈能以獨存哉何知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此咎君子辨之不早以致陰禍切而且近可危之甚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此示小人以從陽之善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剝陽之凶至四而極五衆陰之長誠能統率其類如貫魚然而以聽命于陽國事政柄一歸君子之掌握若宮人之承寵于君焉則君子得以行其道天下得以蒙其澤已亦得以受其賜而无不利矣

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黨邪害正小人之尤也以宮人寵則可免矣

周易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此幸君子之存而深戒夫小人諸陽消落已盡而上九一陽獨存是天不欲天下一日无陽故特留一君子以彌亂開治如碩大之果不見食而能復生也夫天意既在君子則君子猶可以得位秉權是得與也若小人必欲盡去之而為快則君子既盡小人亦无所容其身矣不猶剝廬也哉小人亦何利于剝陽耶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至剝極而君子愈孤民所推戴愈盛所以得與若小人剝廬則終不可用以自存矣

三三  
地上

復章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復利有攸往

此見世道方君子以幸有為也復陽而生也其卦震下

上是當剝極盡之時陽復生上故復古者值此時

正氣伸而吾道可大行理亨矣已之出入此得以如

意而无疾害朋類之來亦因以離祉而此抑受其保後而

然哉蓋往來反復乃陰陽自然之道以此計之自始至此

七爻于時為七日天運循環陽當來復由是一陽復聚陽復

復建鴻樹駿何往不利乎復亨如此

家曰復亨剛反

通多

上經

佳

此以君子復進釋復之亨剛既往而復反是回吾道于式

之後此所以亨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此言復以善動而致亨卦德震動坤順是當剛反時凡所動

作能順理以行絕无恃銳躁妄之意如此則可以固初回之

元氣并可以養方來之全力无疾无咎正以是耳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此決復機于天而知復非倖致陽道往而復反乃天理自然

之運所以開君子也君子其可不順動以善承天乎

利有攸往剛長也

此舉復之利而為剛卦體一陽既復其勢必浸漸長盛

至于君子滿朝聚正其事何功不建故利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以造化觀復之妙剝盡而坤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

无端可見耳惟一陽來復則靜極而動无中生有其心乃可

見焉大哉復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旅不省方

此先王安靜以養微陽也雷在地中陽氣復萌先王以陽者

天地之生氣當其微而无以養之則不固故于冬至之日閉

其道路之關使商旅不得行而人君亦不省視四方蓋順時

休息之一端也

休息之一端也

初九不遠復元亨利吉

一陽在內天地之心悔吝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為義此著

初爻速于復善之美祇抵也初九為復之主爻在卦始是人

心微動即覺覺悟而善反之不待求速速而後復何有

于外而有悔乎此欲淨理還之境可以復入聖域故曰克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心過克无自不以累其身矣非修身而何

六二休復吉

此著二爻有逸于成善益業順中正其復于善也心不固

而力不勞爲休復之象德業廣皆由此出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克復獨仁人也一能遷志以下之故休復而獲三

六三類復屬无咎

此誘人遷善之意也六三以陰居陽中不正資偏性難入于天人聖欲之界屢失屢復之象如是雖不免窮然能息而屬然視因循怙終者不作矣何咎

象曰類復之屬義无咎也

類失固屬復則能補矣于義宜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周易

上經

卷

此與其有復善之特操六四處羣陰之中獨與初應是與衆俱行不係于類而能挺然振振以自復于善者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諸爻以善端言茲以善類言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善道唯道是從故雖違衆而不恤也

六五敦復无悔

此著五爻復善之純六五以中順當復時是反之之聖有察到涵養深善念存存善行愷愷而終始一致敦厚于復者也君德如此可謂純粹无疵矣大何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不待下仁從道而以中德自凝成于己故爲敦復機來諸我

口自功要其成曰考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

不克征復生

此甚言上爻從欲之危以陰柔居復極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棄天拂人災眚豈能免乎以是而行徒敗乃事且將喪心病狂終身汨沒于利欲之場而不知所出迷復之凶可畏矣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五敦復无悔君道之最善者上迷而反之故凶

周易

上經

卷

失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此論至誠足以感人而因示以不正之戒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其卦震下乾上是本天德之剛以動爲動而不妄者也故

名无妄占者果誠能動物自行无不得行元亨之理然必所存所發一出于正而不拘于小信乃爲无妄而可亨耳若其

匪正而所信或失其是是亦妄矣當且不免豈能利往而元亨乎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



肅行矣哉。

此以誠正之善釋卦辭。卦變自訟而來。九自二來而居于初。是天德之外馳者。復還而為主于一心之內。所存一无妄矣。卦德震動乾健。是奮發有為而不屈于私。所發一无妄矣。卦體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是同德交孚。不載爾偽。所與一无妄矣。卦之三善。尤非正道。故辭曰大亨而必以正。蓋天命賦畀。誠无不正。人亦循是理而已。若自云无妄而乃以不正往。則為有妄矣。欲往何哉。吾知逆天之命。天不祐之。決不能以有行也。尚安望其利往而大亨耶。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周易

上經

卷

此言聖人因時贊化之道。天下雷行。發動萬物而理各付焉。是物物與之以无妄也。先王以其至誠積善之盛。欽若天時。養育萬物使之遂生復性。各得乎實理之自然。則代天理物之功。與天命賦予之正。合一而无間矣。物兼人物。

初九无妄。往吉。

此著初爻能誠之妙。初九以剛在内。為誠之主。是震陽初動。純一未雜。渾然无妄者也。以是而往。今天之命。天必祐之。而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至即動。无所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此言先事而得之。六二柔順。當其時。而所當明。因時順理。必自盡。不。一。方為而預計其功。亦不于既為而遂。因其效。其象猶農之。不。耕。以。求。穫。不。于。菑。以求。畲。者。然。正。而。利。自。應。而。功。自。應。何。往。不。利。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此明三爻之得災。非自致。六三亦无妄者。但所處不正。非其地。遇非其人。故已雖不妄。災偶罹之。其象猶或繫之牛。行人得之。而詰捕之擾。邑人當之。焉。蓋天下无故之事。人所不能必類如此。

周易

上經

卷

能必類如此。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既為行人所得。則或但知有邑人。而不知有行人。此邑人之災。為无妄也。

九四可貞。无咎。

此克全无妄之理。而寡過者。九四陽剛乾體。下无私應。是内有主而物未引。可以永守不變者也。能如是。則心无二。之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正理。人所本有。唯固其本有者而已。非有待于外也。



無妄之疾勿藥有喜  
言人君治變且不治一五中正相應君臣適合內治修矣  
寧有疾乎設或變起不虞是尤妄之尤也何常靜以鎮之勿  
用攻擊彼必感吾之誠以允化而復歸和平矣不亦勿藥而  
有喜乎。

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無妄而復藥之則反擾天下以多事而生疾矣故不可  
試試謂少嘗之也

上九無妄行有言無攸利

此即象所謂其匪正有言不利有攸往者上九非有妄也但

月多

上經

恒

居卦之上自恃其無妄不當行而行之是亦妄矣拂情乖理  
言且不免何利之有

象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窮者執極不變之謂必信必果膠固鮮通適以自害耳故有  
災。

䷘ 乾下 ䷘ 震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畜有止蓄蓄二義兼傳兼說  
大象以畜德言六爻以止畜言

此君子學術正而事功弘大陽也其卦以艮畜乾畜止之大  
又乾健艮止蓄畜之大故為大畜天下亦有畜雖大而未必  
正者占者凡禁暴止害養學修德皆合乎王道聖功之貞乃

為利矣然又不可自私必出而食祿于朝則吾道借以大成  
而吉然尤不可苟出必建功立業道濟天下則世道賴以奠  
安而利此體用合一之學畜之所以大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此以德所由新釋卦名卦德內乾剛健則德性堅定而物欲  
不撓外艮為止則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內外交修體用兼  
備理之得于心者日新又新浸入于高明廣大之域矣故名  
大畜。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此釋利貞之義卦變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賢者進居臣

月多

上經

恒

位也卦體六五尊尚上九是人君折節賢士也卦德又能止  
健是禁戢強暴使不為惡也然剛上而不以正則為枉道徇  
人尚賢而不以正則為恭敬無實止健而不以正則為化導  
无方是三者皆非大正不能而畜德可知矣

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推君子祿食之故立既尚賢則大君不愛鼎養之典有大  
畜者豈宜安家食之微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此究大畜有合天之理也下應乎乾為應乎天是君  
子德蓄深厚張弛隨時動靜時宜也何涉川之不利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此君子廣以造德之學天至大而在山之中大畜之象也君子以爲德涵于心而理從聞見而入必誦其詩讀其書以多識前言論其世考其人以多識往行予以畜成其德焉其所畜不亦大哉

初九有厲利已

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此恐人妄進而示以知所退初九爲六四所畜是君子見沮于用事之小人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于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知有厲而能止則不犯小人摧抑之災矣

九二輿說輟

此君子時止而止之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乃能明義理應時勢自止而不進故有此象也

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

唯有中德故能見幾而止无躁進之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輟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此示銳進者以善其往三以陽居健體上以陽居畜極極則必通故不相畜而俱進自良馬逐之象然進固可喜躁進則

可慮又必艱難其心貞固其守且日閑習其輿衛而執馭于致遠之具周身之防焉庶其出不苟其進有據乃可遂其良馬之逐而利往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唯皆陽剛而抱負同則其所建立亦同所以上合三志而更相汲引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此相臣止惡于豫之化四畜初者也而初惡未形卽有以防之所謂民未爭而設禮樂以教之讓民未肆而設刑罰以杜其奸象如童牛未角卽牯之以防其觸焉如是則刑誅不煩

天下從欲而治矣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止健而无扞格不勝之患中心能无喜乎

六五豮豕之牙吉

此著五爻得止惡之要二陽已進而五畜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中居尊爲能握機乘會而善制之或剪其羽翼而勢

自弱或開以生全而惡自戢如豮豕之勢牙雖存而不爲害也此可以幾刑清民服之化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強暴盡化天下之慶也豈一人之吉已哉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上九治化之通上九居畜之極是強梗盡終反側皆平天下大順大化何其如天之衢也如是則禮樂刑政沛然四達而不悖矣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盡天下无一梗化之人矣豈第四五之吉慶乎。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此示人以養道之善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其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道而不為異端之術又自求其養身者果義理當然之則而不為饑渴之害斯為得正而吉矣。

周易

上經

五

義也夫頤養之係于人大矣占者唯養得其正則身心皆益而吉然正與不正為介甚微必觀其養德者果聖賢大學之道而不為異端之術又自求其養身者果義理當然之則而不為饑渴之害斯為得正而吉矣。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此以反觀之功釋卦辭蓋養道不可以不正故必貞乃吉也所養養德自養養身二者皆必以正為養者所宜反觀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極言養道而贊之養萬物者以太極之理而養其性以太

和之氣而養其形也養賢以及民者使司牧之而養其生使司牧之而養其性也夫天地以養而成化聖人以養而成治頤之時顧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此君子內外交養之道山下有雷震動發生萬物皆受其養矣頤之象也君子以言語從頤而出必務慎之使勿妄發以養其德飲食從頤而入必務節之使勿過則以養其身所謂養正之切務何以加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舍音捨朵多果反

此戒初爻失養正之善靈龜不食之物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自守而无求乎外如靈龜之咽息不食而以氣自養也乃上應六四之陰見可欲而動遂改其素而從之象舍爾靈龜觀我而朵頤也若占者迷欲喪節如是能免于凶乎。

周易

上經

五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朵頤則慕人爵而棄天爵汚賤甚矣曷足貴哉。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此處貧賤而不知守者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若求養于初是大丈夫資身尤策反參養于卑賤之流固顛倒而違乎常理若求養于上是以上君子而趨附權勢之門必遭

斥辱而凶蓋不自立而要求人无一可者士高曰丘上之象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情分不投誰其與之。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此處富貴而不知節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故溺于聲色貨利之私拂乎所養之道也雖其為頤乃天理人情所不能无者然縱肆之極寧能免于凶乎吾知終身汨沒而身名俱喪矣何所利哉。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周易

上經

頁

道即所謂自求口實與節飲食者是悖戾也。

六四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眈眈都舍反

此著大臣下賢之益而因示以任賢之道四以柔正應初之剛正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此其任在我而其養在人若于養道為顤矣然天下緣是无失養之民雖顤而吉也又必信任勿二如虎之下視眈眈專一而不他始終如一如虎之求食逐逐相繼而不已斯賢者得行其志而无負于養人之責矣何咎。

象曰顤頤之吉上施光也。

施始政反

上指四四賴初以養人則初之施即四之施也而德澤光被

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此見養民宜任賢而不宜自用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以及于天下固拂于理矣然養賢及民君之正道唯安守此正而篤于委任則賢者得盡其才而天下舉被其恩故吉若不度德量力而欲自用以濟天下則謀猷經畫何所設施而天下无所賴以為養矣奚可哉。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能巽順以聽從上九之賢毫無勉強故貞而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周易

上經

頁

此大臣克盡養民之道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天下皆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必危厲自持病深于辜時切于懷然後可以勝任而吉況陽剛在上才力可為所宜大施德澤以弘濟時艱斯于由頤之事克盡无忝故又曰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養道盡善天下无一夫不獲矣故曰大有慶。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桷利有攸往亨。

棟乃桷反音閣

此言濟過在善用其剛大陽也其卦四陽居中過盛是處非常時為非常事大過平常也故為大過大過之時若以陰柔

當之則才不勝任。事象如棟橈。顧天下无不可救之時。亦无不可爲之事。人之才德者。宜有所往而善以處之。斯能通變興衰而亨。計可坐視其過。而晏然已耶。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此以盛之過中。釋卦名。卦體四陽過盛。是帝王升降之衝。天地平陂之會。大者過也。故名大過。

棟橈本末弱也。

此言其才不足以濟。過卦體初上二陰爲本末俱弱。在人既不能振作于始。又不能奮發于終。委靡如此。何以勝任。所以橈也。

周易

上經

覓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音悅

此以過而不過之善。釋卦體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是強毅勝人而裁酌適宜也。卦德巽而說行。是內沉潛而入事理。外和順而協人情也。以是而往。能建功立業。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此見大過之時爲難處也。蓋事機成敗。世道污隆。所係非有大過入之才。不能濟也。故嘆其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此君子立大過入之行。澤本潤木。乃至浸滅乎木。大過之象。君子以理自信。坦然于世風波靡之中。天下非之而不顧。獨

立不懼也。以人自樂。超然于毀譽是非之外。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此非有大學義者。豈易能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此擬過慎者。可以濟過。初六當大過之時。小心謹密。凡所以濟時圖事者。必遲迴審慎。寧濶爲萬全之謀。如物措諸地。而又藉以白茅焉。如是。又何有錯失之咎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陰柔則安靜而不躁。居巽下。則又沉潛而善入。所以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杜。今反音題。

此所謂剛過而中。利有攸往者。九二當陽過之始。而比初陰

周易

上經

亨

是高明而濟以柔克。天下事有可爲矣。象之物。如枯楊生稊。而發生之有機。象之人。如老夫得其女妻。而生育之可孕。占者如是。則不吐不茹。焉往而不利哉。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二陽之過。而得初陰以相與。故无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此著過剛之必敗。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陽過已甚。是凡事唯剛愎自用。則太剛必折。凶所不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龍池自足人不得以善相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何反

此嘉相臣勝任而復戒之九四以陽居陰剛而不過是大臣精明濟以渾厚能勝國家之重任如棟之隆起也上不孤君之托下不失民之望故吉若復用柔而有它焉則必至于季靡而反不足以成天下事是則可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不桡曲以就下謂不下繫于初柔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華如字

此接人君失剛柔相濟之益九五陽過之極比上六過極之

用易

上經

重

陰以驕君而遇懦臣其不能濟事可知故象枯楊生華无益

于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雖夫履自用若无廢弛之咎然不能濟過有何譽哉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剛自用非人君常久之道任匪人而无功豈不可醜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此言勇于殉難之不為過上六陰柔處過極之地是當時勢危急才弱不足以濟而忘身殉國家過涉而滅其頂者事雖凶也然成仁取義于理又何咎哉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鞠躬盡瘁者事雖不濟而心則可諒也

三三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此言處險之善道習重習也坎險陷也此卦上下皆坎陷之深而險之重故為習坎占者若當險難之中能實心安于義命不萌苟且倖倖之念而有孚則无入而不自得維心亨也由是以行內有定主必能靜觀時變而易險為夷矣豈不有尚乎

象曰習坎重險也

能反

此以患難之深釋卦名卦體五與二皆陽陷陰中在人為勢

周易

上經

重

處艱危險而又險者也故名習坎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以卦象釋有孚之義坎為水其流足此通彼不至汎溢而盈溢是流而不盈即其信也雖越巖險壑行乎險阻此信常

然不失彼人之處險而有孚者何以異是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此以處險之德釋卦體二五以剛居中實德在心利害變故皆不能搖也此剛中而往心无係累自能觀變持危有出險之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不可入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

用人矣哉

此以險之道而極言之。天有險高不可升是地有險山川丘陵是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而設為綱紀法度之防。法地險之有形而設為城池甲兵之備使僭越者不敢犯強暴者不敢侵而國可守于无虞矣。險之為道通乎三才如此其時用豈不大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在舊反行下孟反

此君子體險有不已之功。上下皆坎是水流往過來續洊仍不窮。習坎象也。君子子德行則欲其常踐修无間使理熟于身心于教事則欲其習諄復不已使人熟于聞見亦洊至之

周易

上經

重

意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窞徒感反音淡

此著初爻无出險之才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有此象。窞者坎中小穴險中之險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有孚心亨處險之道也。初以陰柔失之其凶固宜。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此君子處險而可以自保者。九二當重險之中是其坎尚有險也。幸其剛中善處所謂有孚心亨者雖未能大有所為亦可不至困鬱之甚也。故其占為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尚在險中經畫未能如意非才德不足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枕針其反

此即不能濟險者而深危之。三以陰柔不中正履重險之間來往皆坎前既遇險而後又枕險如此進退維谷有益陷于險中耳。尚安用以濟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履重險而乏才德无出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簋音軌缶音九反

此見濟國難者當盡格君之誠四五有君臣之義而在坎時

周易

上經

重

相為倚賴以濟險者也。四何以自效哉必畧其靡節益以相誠而盡忠以挽時事之衰且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委曲以陳理亂之機故有此象。占者如是則始雖艱阻終必與君共濟而臣職盡矣。何咎貳益之也。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陸氏釋本无貳字今從之

四柔五剛在險相際臣固思艱而切上交君亦憂時而篤下應所以孚結之情超于薄物之外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程傳祗音抵至也

此擬人君才力可為以濟國難者。九五雖在坎中未能出險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如坎水雖未既盈而流出然已至于

平而將盈矣由是易險為夷君責以塞何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獲大有為于天下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此擬无才遇難而陷于危亡者居坎之上其險極矣而陰柔

不振陷之益深无由出險象如縛以微纆復置于叢棘至于

三歲之久不得免焉將終于胥溺而已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不善處險而終于陷溺豈盡險之困哉

離上

周易

上經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六反

此示人臣麗君之道離麗也其卦陰麗于陽有依托附麗之

義故為離夫君子之麗君貴正尤貴順占者必擇而後仕量

而後入利于貞焉則可抒繯展抱而亨然或浮慕特正之名

而意氣稍激非貞也又必小心翼翼中順自守如畜牝牛焉

庶幾忌不生寵眷不衰而亨可保其有終矣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此即造化人事之麗釋卦名日月麗乎天以成象百穀草木

麗乎地以成形况人君獨无所麗乎本明而又明之有以麗

乎正旁燭无隱不為私察如此乃能正百官正萬民天下化

之而成文明之俗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以人臣麗君之善釋卦辭卦體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

是所以事重明麗正之君者微柔懿恭而不流于懦弱諂媚

之習以此得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此大人明德立極之道兩明相繼而起重離之象大人以繼

續其明不令一息昏蔽而四方之情偽利病自无一不在照

臨之中如堯之欽明光被四表文之緝熙光于四方是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錯七各反

此見躁進之宜慎初九剛德明體志急上進唯欲麗君以行

道而不顧時勢之何如為所履紛錯之象誠能慎重安詳敬

以處之則所履不至于錯而麗得其正矣何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蓋敬慎者不敗所以避躁妄之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此嘉人臣建中邪治之美黃中色六二柔麗乎中其事君也

將順濟以匡救正直出以渾厚黃離之象也上可以助繼明

之治下可以普文明之化吉孰大焉



二居下之中而得中道心无偏私所以動无過舉也

九三曰晷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晷田節反

此即盛極將衰者示以俟命之道處重離之間前明將盡平

既往復之時也故有日晷之象若不安常處順以自樂而徒

戚戚于危亡之憂祇自速其斃而已

象曰日晷之離何可久也

時无常盛之理不能蚤回天運徒憂奚益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此極言更張太驟之禍後明將繼而九四以剛迫之是當天

周易

上經

卷

命方回人心始向之初變法急遽而无序矣如其來如者也

災害並至焚如死如棄如者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激變召禍无所容其身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沱徒何反

此示人君恐懼以致福六五以陰居尊而過于上下之二陽

是君為強臣所制威權已下移矣誠能反已自惕而憂懼如

是則修德而權好自伏不亦吉乎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音麗義同

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據上交有威明並著之功以剛居上處離之極剛明及遠

者也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奉天伐暴有可嘉之績元惡

授首而威以振矣小醜不問而刑不濫矣所謂仁義並行之

師也何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為安天下而興師豈好觀樂哉



上經

上經

卷

從常彙纂周

易

伊洛張含性理

男步

孫勳勤五甫習業

昭刀初

周易下經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士

取七

此言感通不外于一正感交感也其卦艮下兌上具有彼此

交感之義故為咸感則情相孚而事易濟故亨然又必為道

義之交非勢利之合而利貞如取女之正焉斯得感通之道

周易

下經

而可保其亨也吉

彖曰咸感也

此泛以造化物理釋卦名无心者不能感有心于感者亦不

能皆感咸者无心于感而无不感之謂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

女吉也

此詳釋卦辭以功感正之善卦體兌柔上而艮剛下是陽降

以感乎陰陰應而與之陰升以感乎陽陽應而與之造化所

感之正也卦體止兌說足感者專一不他而應者樂從无

強人已所感之也卦象艮少男下兌少女男先于女既不

越禮以少配少可不過時男女所感之正也是以感无不通

故事必利貞如取女然後得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感道通于三才天地二氣交相感應而萬物同受是

氣者自然以氣化以形生矣聖人至誠以感人心而天下同

有是心者自然和而无乖戾平而无反側矣即所感而究觀

之凡天地之施受萬物之應求有不期感而自无不感者其

情不可見耶

象曰山上有澤咸亨利貞以虛受人

下經

二

此著君子无我之心學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君子體此而

虛中以受人之感程傳所謂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是也受

人猶云應事接物

初六咸其拇

拇反

此未感而有小將迎者咸以人身取象拇足大指也初六處

咸之初感于最下是不能虛受而意見躁動如指欲動而足

尚未移為咸以甘拇之象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馳其志四體動作傳所不役役乎

六二咸其腓居貞

腓反

此方感而有心期必者。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六二以陰柔居躁動之地。當感時。不能物來順應。而常動于物。為戚其腓之象。如是則心累于外欲之私。故凶。若能反躁居靜。以時而感焉。則无感不通而吉矣。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有中正之德。順理為感。而无所害也。

九三。戚其股。執其隨往吝。

此既感而有心偏主者。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九三當股之處。遇感而无以自守。每逐物以動。其所執持不變者。唯隨乎物而已。為戚股執隨之象。如是而往。徒以身為天下後

周易

下經

三

而感必不通矣。不亦吝乎。

象曰。戚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居而不動曰處。初二陰躁。不處猶可。三陽剛居止極。乃亦不處也。君子立志當卓然有以自主。而乃志在隨人所執何卑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憧往來。又音同。

此見君子之感貴公而不貴私也。九四以陽居陰。感或不正。故因占設戒。以為感物者誠能虛中无我。大公順應而貞焉。則推之而感无不通。反之而志无不得。吉而悔亡。若不能貞而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于往來之間。則但其朋類從之而

所遺于思慮之外者多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蓋不正而感斯有害也。未光大。謂心體暗昧。

九五。戚其膺。無悔。膺。武林反。又音每。

此擬絕乎感者。而僅與之膺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者。九五適當其處。是孤子離世于物。一无所感。為戚其膺之象。此僅无係累之悔耳。如感通之正何。

象曰戚其膺。志末也。

有心絕物。失胞民與物之本量矣。非末而何。

上六。戚其輔。頰舌。

周易

下經

四

此感人以言而无實者。輔頰舌皆所以言者也。上六陰居悅終。則工于媚。處戚之極。則專于感。是不能推誠而唯飾巧言。以動眾。為戚其輔頰舌之象。

象曰戚其輔。頰舌。說也。本義。勝通用。

感人在心術之真。不在言語之巧。徒騁詞說以說人。感道其

衰矣乎。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此聖學恒而得正之妙。恒。常久也。其卦巽下震上。具有常久不變之義。故為恒。學而能恒。則積久有貫通之。學亨矣。且居

安无積復之理。然天下无不恒之正。而容有不正之恒。故必其所恒者。精擇乎聖賢大學之正道。而守之斯措之事業。彌綸參贊。无往不利。乃爲亨而无咎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此即造化人事之常。釋卦名卦體。震剛上而巽柔下，定位不易。分之常也。卦象震雷巽風相須相助，氣之常也。卦德巽順震動，順理而行，事之常也。二體陰陽六爻皆應，彼此相資，情之常也。故名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此釋利貞之義。而見久道合乎天地。恒固亨且无咎。然必利

用易

下經

五

于正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常久而不已。亦唯以正耳。而况于人乎。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明學之體立而用自行。蓋天地氣運如環相生。翕聚之極，即兆發散。未有終而不始者。豈君子學不足以致用乎。此貞所以利往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恒道通于三才。日月得天之理，故能久照于上。四時陰陽變化，故能久成乎歲。聖人仁漸義摩，久于致治之道，故

天下化之以成美俗。總之則一恒也。觀其所恒，而天地之覆載生成常理不窮。萬物之飛潛動植，常性不易，其情亦一恒而已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此君子守定理以爲恒。雷風相與，萬古不易，恒之象也。君子以日用倫物各有至理當然之則，所謂方也。立而不易，任萬物之遷移，不能奪其所主，其體恒也。深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此深著過求乎人者之无益。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觸，勢之變也。初不度勢而深以常理求之，言必欲其聽施必欲

用易

下經

六

其報浚恒之象也。此即所求出于正，然責望太過，嫌疑易生，祇以取災而凶耳。何所利哉。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情意尚淺而責望太過，能免于凶乎。

九二：悔亡。

此即善反于恒者而深與之。九二以陽居陰，是所爲未免失正而有悔矣。然幸其能補偏救敝，所以內省不疚而悔乃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恒性在中，而本體之明有未常息者，故能覺悟反正，不流不以累之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此深戒不恒者以動其心九三居位得正本有其德者然過剛不中志從于是操守不定一旦移情于利達但見大節一虧終身莫贖愧恥之集如有人奉而進之不知所自來也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占者正而不恒則其吝如是矣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愧已愧人无所容于天地之間也

九四田无禽

此擬不當恒而恒者之失以陽居陰不得其正其所守以為恒者皆迄无成功猶田非其所而不獲一禽也

周易

下經

七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謂勞而罔功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此論人君當操其斷六五柔中應二剛中是一于順從臣下而守之不易恒其順德而固貞者也不知順從之道在臣之事君則可在君之使臣則不可故其占婦人吉而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臣道猶妾道忠順不失以婦一人如婦從夫以終身故吉也君道正當以義自斷若偏聽臣下如夫從婦能免廢弛之凶哉

上六振恒凶

此大臣變法以擾民者上六居恒極則不常處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安其分是凡事喜紛更而樂變革以振動為恒者也誤天下蒼生索國家元氣何凶如之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好動貽禍民社不小无功大矣

䷟ 艮上

遯亨小利貞

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是羣陰風君子當退之時故為遯能遯則與時偕藏吾道常伸

周易

下經

八

退而道自亨在小人則宜安分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遯迫于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此以九五一爻釋亨義遯而亨者當遯之時必能遯而道乃亨也卦體九五陽剛當位六二應之是君子有可為之德小人有包承之心及此而與時委蛇善藏其用則不激亢以賈禍而身心俱泰所以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文反

此以下二陰釋小利貞蓋其浸盛之勢將必陵迫君子非正即非利也故戒之

避之時義大矣哉。

此即君子善避而嘆美之。當陰長之時。是必有見幾之智。克已之勇者。然後能避。處之甚難。故曰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遠也。反。

此君子守正遠邪之道。天上山下。相去甚遠。遯之象也。君子于小人。不必峻聲厲色。疾之已甚。但持已以莊。處事以正。而小人自不能犯。亦如天高。未嘗絕山。而山自不能近天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此即不早遯者。而深戒之初。居卦下。當遯之時。眾皆先而彼獨後。遯尾之象。失時賈禍。危且不免。豈可更往。而有所為乎。

月易

占者當晦處靜。俟可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厲。即災也。若能早遯。而不尚往。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說。吐活反。

此著二爻善遯。而不變黃中色。牛順物。六二當遯之時。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是不為危言激論。而欽德避難。確乎其不可拔。故有此象。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堅其必遯之志。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畜。許反。

此著遯而不決之非利。九三下比二陰。是溺于小人。包承之私。濡滯而不能即去。為遯而有所係者也。既有損名節之疾。且不免中傷之厲矣。此道唯用之畜臣妾則吉。豈出處大節所宜有乎。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憊。音敗。

名節既壞。志氣不振。有疾而困憊也。遯之事。乃去就大節所關。豈可以畜臣妾之道處之耶。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去聲。否。音否。

此獨以能遯歸君子。下應初六。是小人包承。各位如意。寧元可好者乎。然有乾剛之德。毅然絕好而遯。此君子之吉道也。

月易

若小人必貪所好。不喪身而不止矣。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小人。其品自殊。故好遯之士。舍君子莫歸也。

九五。嘉遯。貞吉。

此正所謂與時行者。五剛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中正。是在我既无可議。在人又不我嫌。未見有可去之隙。而蚤自引退。不尾不係。遯之嘉美者也。如是則得出處之正。而身名兩全。不貞吉乎。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不牽於外。以正其在己之志。故能嘉遯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此有盛養而起然物外者。上九陽剛有必遯之志居外无應有可遯之勢故能得意于遠去而寬裕自如肥遯之象也。理亂不聞榮辱不驚何不利之有。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胸次脫灑名位利祿皆不能擾而惑之也。

䷧ 遯 上乾下震

大壯利貞

此示君子以處盛之道大謂陽也。壯盛意為卦四陽盛長是君子滿朝勢能有為故名大壯。然君子所以壯者非徒壯于

周易

下經

十一

勢壯于理也。占者值此必存心正大舉動光明一出于貞然後羣枉貼服壯可常保而利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此釋卦名卦體陽長過中是君子之勢日昌大者壯也。卦德乾剛震動是本天德之剛以砥節厲行而不為私欲所屈所以壯也故為大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蓋壯之時勢雖足以有為必所存所發合乎正不可恃壯而妄為也。仰此正大之理推之則天地无私覆載而无不覆載无私生成而无不生成其情亦此。

正大而已大壯可弗貞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此君子自強之學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之象也。君子力求自勝克去己私其于非禮之萌蚤見預絕不使踐于行而為厲天下之壯孰大於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此見居下不可以躁進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陽剛處下當壯時而恃壯銳進是疎遯小臣遽欲進而决去小人。有壯趾之象則君疑臣忌其凶必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周易

下經

十二

始壯恃剛探之理勢必至困窮也。

九二貞吉。

此著二爻有反正之能九二以陽居陰本不得正然能覺悔善反一變其恃壯任剛之為而貞焉則內不失持已之宜外不中小人之奸而吾道可保其常壯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以其所處得中心无偏私故事无過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羝音低羸力迫反

此著三爻恃壯之危九三過剛不中而當壯時在小人固用壯而抱怏怏欲逞于一擊君子乃用罔而視有如无藐天下

為不足畏此即所為一由于正而意忽防疎實階之厲矣其象猶剛壯抵羊觸藩不決而反自困其所者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用壯无足怪者君子乃用罔何哉所以一敗而一困也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與之輿。輿音

此見以正進者而其進自壯九四以陽居陰本有躁動之悔

而不極其剛猶有反正之資故占者誠能不恃壯用罔而貞焉則進无不遂心无不懌吉而悔亡矣以此取象于羊猶藩

決而不復羸角取象于車猶輶壯而與利于行也。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尚上

周易

下經

三

唯能貞則人心无怵故經綸如意羣枉不得而阻抑之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喪易並去聲

此即人君忽失其壯而僅與之六五陰柔則退縮而不前居

中則安常而自止剛壯氣習頓然除却而不自覺其亡者為

喪羊于易之象不恃壯用罔僅免羸角之悔耳其如尚往何哉。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柔中而當壯時无剛動之才羊所以不知其亡也。

上六無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此戒恃壯者以知所審壯終動極志之雄也其實本柔才之

勢也乃欲進而立功則臨事必疎莫知所措象猶抵羊觸藩而進退維艱何所利哉然猶幸其不剛厥不終恃其壯者若能艱難慎重以處之則可以遂其進而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不能度德量力以審于進止也艱則能詳而有可進之理不遂之咎豈長哉。

䷋ 坤下 艱 ䷋ 艱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著功臣寵遇之隆晉進也卦象德變具有以德遇主乘時

上進之義故為晉人臣備是三者以進晉屏藩王室澤被生

周易

下經

古

民而為安國之侯因此受君之賜錫馬眾多不拘賚予之常

數典何渥也晝日三接不限朝見之常期情何殷也康侯誠

千載奇遇哉。

象曰晉進也。

此以乘時奮庸之義釋卦名晉者世際休明進而有所為之謂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此以功臣獲寵之由釋卦辭卦象離明出于坤地之上是宇

宙雍熙賞罰无私有其時矣卦德坤順而麗乎離明之君是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周易

下經

象曰首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此人臣進不枉道之善六二德有可進上无應援故欲進而  
愁占者如是而能守道居正則終當見知明主不惟得遂其  
進而吉且大獲君眷而受此介福于王母矣王母謂六五柔  
順之君也。

中正之德爲王母所必求。福豈倖致哉。

六三衆允悔亡

立止后衣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石  
鼫音音最義取以周剛者耳指虎也心不允據卦義在  
 亨處見辱余而畏之故厲也

肩髃

下經

其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德不稱位宜其危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此示人君以純心行王道也六五以陰居陽本體不正宜有悔者然大明在上英烈爲資下皆順從其悔可亡然功利之念或未能盡忘占者于此若能爲所當爲而治政失得皆勿恤焉則治化成而吉无不利矣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有純王之心自有化被天下之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此見過剛之不可用上九剛進之極是純以猛躁用事為晉其角之象占者得之維以伐不服之私邑則兵雖危而事亦吉且无敗北之咎然不能修德以服天下而第務剛以治小邑雖罪所當伐貞矣而威不及遠亦可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道豈得為光乎。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周易

下經

七

此示人臣遇難守正之道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有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卦體五近于上是以宗臣而近暗者也占者值此惟利于隱忍行志委曲進忠而艱貞焉則報國保身庶兩得之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此以卦象釋卦名離明入于坤地之中是明為地掩而明者傷故為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離下  
坤上

此以卦德釋卦義明者中涵而微柔外見臣德之純也以是德而蒙國家之難明而夷也文王美里之囚緝熙服事足以

微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當宗國之變而能委曲以全其明固艱貞之謂也箕子為紂近臣伴狂受辱得其義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此君子不察察以為明也明入地中外暗內明明夷之象君子蒞眾精核而渾厚出之晦藏其明乃能无所不明也已。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即見傷未顯而示以決去之道當明夷之初而道不行猶鳥之飛而垂翼也君子于此唯有一去而已縱或所遭困窮

周易

下經

六

甚至動招譏議亦不得而避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義當早去奚暇食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此即傷未切者而示以速去之義六二以明體處暗主之下故其明夷也為削奪之所加有夷於左股之象及此不去禍將至矣占者若早見而遠去如拯之用壯馬焉庶可以身各

兩全也吉。文王曰六二美里之囚緝熙服事足以知禍而避不與時違順也避之而早不失機會得其則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知禍而避不與時違順也避之而早不失機會得其則矣。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示除害者之當審九三以剛明之德而屈于至暗之下正與上六暗主為應故有向明伐罪元惡授首之象然君臣大倫放伐大事故必從容慎重萬不得已而後動豈可以急遽為貞致冒篡逆之罪哉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心切于除暴救民而非以利天下故能成功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言遇非其時者得以遂其高也四入暗體是身處昏朝道元由明入于左腹之象然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以

用易

下經

九

得意於遠去矣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方在幽隱无用之處故能欲去即去而无所繫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此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者六五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是以貴戚之卿值宗國之將危委曲艱苦不直遂其明以犯君其象猶箕子之明夷貞之至也占者際此時遭此主惟守貞如是乃為利耳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外固晦其明矣然本心之明自存不可得而滅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此極言暗主之禍上六陰居坤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則自隕厥命求為匹夫而不可得矣故其象如此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以當居尊位言則者為君之法則也

䷥ 離下

家人利女貞

此見風化之原宜端也家人者一家之人卦具骨肉分列之家象又有內外統理之家主成其一家之人故為家人然家

用易

下經

五

之難正莫甚於婦人故治家者當先修身以治乎內使女固守其貞乃為利耳蓋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此明家道所關之重卦名家人而歸之女貞者蓋卦體以六居二是為女者守順德以正位乎內以九居五是為男者健德以正位乎外男女各正則剛柔之分明倡隨之道得門古今陰陽不易之大義也豈細故哉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又推家政之所由肅卦之九五剛健為主於外有父子六二柔順為主於內有母道焉蓋一家內外森然受

嚴君之義焉。男之正已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復以卦畫推利女貞之故。蓋自嚴君教行。初上秩尊卑之分。父子子也。三五定先後之序。兄弟兄弟也。五三。四二。謹內外之別。夫夫婦婦也。家道至此。倫无不盡。可謂正矣。夫天下皆家也。一正家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定矣。要之自正內始。此家人所以利女貞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行去聲

此明修身治家之道。火熾則風生。風出於火。即化出於家。家人之象。君子以家之本在身。故言必有物。无虛言也。行必有

周易 下經

恒。无墮行也。則身正家齊。而天下之定。亦從此出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此著治家謹始之道。初九陽剛有齊家之德。家初又易齊之時。是以本身立範。明尊卑之分。以肅其義。慎男女之位。以嚴其別。閑有家者也。如是倫理正。恩義全。相濟相夷之悔亡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預閑之。將終不變矣。所以无悔。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此正女之正位乎內者。六二陰柔中正。是賢女子知從夫之道。凡事无敢專成。唯在中饋。飲食是供而已。真所謂女貞也。

排天之化成矣。不其吉乎。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能順而卑。巽乎大。此謂婦道本於婦德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呼落反。音堅。

此言治家貴嚴而不貴寬。九三過剛不中。治家過嚴。故家人有嗃嗃畏懼之象。如是則以義掩恩。雖不无悔於危厲。然人心祇敬。猶為正家之吉。倘反是而致婦子嘻嘻。必敗度喪禮。而家道衰矣。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雖云悔厲。尚足以立家法。故吉。若致門內嘻嘻。則縱廢

周易 下經

而不可訓矣。

六四。富家大吉。

此大臣藏富於民而化道成人。君以天下為家。六四以陰居陰。在下之上。是家相能生財有道。富天下之家者也。如是則衣食足而禮讓興矣。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有理財之智。而又司盈縮之機。故能富家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音。

此言王者得內助之助。九五剛中正。中。以正位乎內。又聖后也。王者應

用憂恤而思歸之化可生致矣吉

象曰上假有家交相愛也

二五同心交相孚愛豈有私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此治家寬嚴並著而家道永昌者居上卦之終主家久矣而以剛行之是本誠信以篤恩義而其間倫紀森嚴自不可犯

有孚而威如者也此得正家久遠之道故曰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躬自治則人自畏服之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離上

離

離

離

離

離上

離

離

離

離

勝小事吉

此論勢難合者僅足以自守勝乖異也為卦具有世道人心

乖忤離異之義故為勝勝若无一可為矣然卦有濟勝之善

占者值此雖未能遠合天下之勝猶可補偏救敝以圖偏安

之業也不亦小事吉乎

象曰勝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此以人物之勝離卦名義卦象離為火兌為澤並生于天地

也及一動之後火炎乎上澤潤乎下物性勝矣又離為中女

兌為少女同育于父母也然志之所行中僂乎坎少仇乎艮

人情勝矣故名勝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利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此歷舉卦繇之善以釋卦辭卦德兌說麗乎離明是內既心

氣和平而外又洞燭事機有其德矣卦變柔進上行是以微

懿之資而進據樞要之權有其勢矣卦體六五得中下應九

二之剛是以虛中之主而得剛毅之佐有其輔矣備此三者

故雖不能大有所圖而小事尚可為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之時用大矣哉

此極言睽之理而贊之位上下下天地睽矣而施生相濟

育之事則同也正外正內男女睽矣而倡隨相合室家之

睽

睽

睽

睽

睽

則通也羣分形殊萬物睽矣而聲氣相感應求之事則類也

可見不睽即无以為合而三才或幾乎息矣睽之時用豈不

大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此君子善於合睽之道火上澤下其性相違睽象也君子處

世未嘗不異但不絕俗以明高不矯情以忤物是以同而

也所謂羣而不黨是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此幸濟睽得人而尤以絕人為戒初无正應本不足濟睽而

有悔者幸與四同德是情非素孚道適與其終當協力以濟

其悔亡矣有喪馬无逐而自復之象然當睽時同德既合惡人之來亦當見之睽可免其疑害而无咎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辟同

睽之時正惡人間善之日拒之峻適以買禍見之所以避咎也豈得已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此著委曲得君之善二五君臣相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然君雖失于下接臣不可以自外故必婉轉感悟求與相遇如遇主于巷焉則君臣之睽合而臣子之責塞矣何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周易

下經

三

本屬正應誼无所逃非為邪以枉已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曳以制反掣昌逆反制魚器反

此言臣之于君始睽而終合三與上應不幸居二四之間而上猶狠方深求合不得故意見橫生若見二之曳三與于後

也若見四之掣三牛于前也更若見上之加刑于三而與中之人天且劓也然本无是事者事必白空有是疑者疑必釋

三與上終必相遇矣故其占為无初而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居二陽間故因疑起見也然邪不勝正終當與上相遇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此危濟睽者而堅其相信之心九四居睽无應睽而孤者幸

遇初九元善之士與已同德故彼此各披其誠而交孚矣然

當睽時難合易離故必危以存心杜疑防間底終保其孚而无咎矣

无咎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志在得人以其事孚而无咎其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此言君不艱于遇臣而睽可濟六五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矣而能亡之蓋二五剛柔得中二乃五之宗臣也

當睽之時五既虛中下交二又委曲遇主其相合如噬膚之

易以是而往則在在相安施為得人又何乖戾之咎信乎其悔亡也

周易

下經

三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悔亡也

君臣一德福慶及于天下豈但无咎已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說音說

此言君子臣先睽而後合上與三正應本非孤者但以剛處

明極睽極之地猜狠乖離睽乃自成其孤焉故三本不汗而

意其泣如見豕負塗也三本无受汚之事而意其有如載鬼

一車也由是積疑成忿先既張弧欲射矣久之意稍解釋後

復說孤不果射也始知三非我害實為我親乃往而與之相遇如陽與陰和而為雨也如是則際无不合而吉矣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无所不疑曰羣遇則皆消亡矣何往不吉哉

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此示人以濟難之善道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其卦艮下坎上具有世難方殷難以前進之義故為蹇蹇不易濟必往西南平易之方守要害據天府進戰退守无不利矣若往東北之險阻則英雄无用武之地何利焉必見德望謀猷可

周易

下經

屯

倚為重之大人則濟難有資而利又必秉公仗義以正自守斯天下歸心蹇无不濟而吉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難去聲知音智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蹇者艱難險阻之義也為卦坎德為險而在上是險難在前无可進之機艮德為止而在下是見險能止有不進之善如此居靜以觀變惟明哲識時者乃能之非知而何

遇利西南往得中也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當去聲

此歷舉濟險之善而贊之卦變自小過來陽進居五而得中

是得平易形勝之地也退入于艮而不進是陷于險地濟蹇之道則窮也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見之而往以資其謀猷有濟蹇之功也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有貞之義下以剛平禍亂整頓紀綱而邦因以正矣此貞之所以吉也夫當蹇之時必得地得人得正而後可濟其時用豈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此論君子有濟險之本圖山上有水峻險難行蹇象也君子以世道之蹇皆吾德不修所致不敢往而尤世也唯反求諸身以修其德使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利則一身之蹇濟而世

周易

下經

屯

道之蹇亦可以濟矣

初六往蹇來譽

此論初爻知止之善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是身不肩濟蹇之任者故往而有為則益陷于險矣惟來而不進則有見幾識時之譽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非終于不往也時不可往而宜待之所以有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此著人臣純于濟蹇之心六二柔順中正王臣之良者應五在險正生憂患之日故鞠躬盡瘁不避艱難蹇而又蹇

求濟之此其心存報國志有全君豈為其身之故哉

象曰上臣蹇蹇終无尤也

既蹇蹇矣事雖不濟而亦无可尤况未必不濟乎

九三往蹇來反

此示不能濟險者以圖安之道九三以陽剛當蹇時若恃剛

而往不免躁急犯難益以蹇耳惟反就二陰與之同心戮力

則陽得陰助庶可不陷于險而得所安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二陰喜得陽剛而依附之豈三強與之合哉

六四往蹇來連

周易

下經

无

此卽才不足者而示以資人之益六四以大臣當蹇時而陰

柔不能有為故獨往則陷于險矣惟來與九三相連藉其謀

器庶乎其有濟耳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居三而陽當其位有實才實德之可恃故四宜連之也

九五夫蹇朋來

此慶人君遇難而得人助九五居尊當蹇之時宗社險危所

係非常之蹇也六二正應在下與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朋

羣然偕來是賢者感憤于時事而翕然領附則蹇之濟也不

難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五當大蹇而剛健中正是中德在已不遇險難而失其守所以能鼓動多士也

上六往蹇來碩利見大人

利音石

此言濟蹇之功在杖策以從王上居蹇極時將濟矣若徒以

時之可為而冒然以往陰柔无當益以蹇耳唯來就九五與

之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吉蓋九五德位兼隆之大人見之

則撥亂反正相資而進非徒一身之利實天下之利也其碩

而吉固宜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周易

下經

无

內以五之爻位言志在內者一心專向于五也貴以五之位

與德言從貴者借其位以係天下之望資其德以收天下之

心也

䷦ 坎下

䷭ 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胡買反音蟹象傳大象並同

此言解難者當有安養天下之義解難之散也其卦下坎上

震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故為解難之既解元氣方復

必除煩苛務寬大休養安息如西南之平易乃為利焉此時

若亂流盡殄无所往也當偃武修文來復其所而安靜則國

家相安于无事而吉若遺棄尚存有所往也又當早往早復



速收平定之功則國家不世于多事而吉所謂利西南者如此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難所由解釋卦名義卦德坎險震動是大難方殷而才猷幹濟有以運旋于禍亂之外險以動也動而易險為夷險自脫而解之矣故為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此詳釋處解之善往得衆者卦變自升來九往居四入于坤

體坤地寬平而又為衆是平易以得民也得中者九二居于

用易

下經

五

其所而又得中是安靜無為得其處解之中道也有功者本其得中而往既不養亂亦不擾民而收戡定之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此以解之道而極言之天地之氣當閉塞之餘必解散舒暢

然後雷雨交作凡百果草木之屬莫不枯者萌甲而甲者開

拆矣夫天地以解而成化育之仁則解之時豈不大哉王者

所當順解之時行西南之政而與天地合德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此見君子施法中之仁雷雨交作萬物解散解象也君子以大難之世民易犯法難之方解當與維新故于无心之過

赦之而不問即故犯之罪亦有之以從輕所以體天地之心而解萬民之難也

初六无咎

此與其得處解之善道難既解矣初六以陰居下上有正應是人臣當禍亂甫平之時而安靜休息與民更始不滋擾亦不廢弛何咎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上應四剛與初柔兩相際合寬而能嚴義不當廢事而生亂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用易

下經

五

此言人臣得舉錯之正九二剛中秉道嫉邪之君子也故當羣陰用事之日為能屏去邪穢則善類集而得中直之士矣

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此人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

天下者也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居下而得中道秉心不偏故取舍合宜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乘石反

此著小人竊位之失六三陰柔不中正居下之上乃无才德而據高位者雖得之必失之如宜負荷之人而反乘載必致寇奪也如是即爵頒于朝而貞亦不免非分之羞况未必正

手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戎古本作寇

處非其據即不見奪亦可醜也寇戎之至由已之无德致之  
安所歸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佳賈反皆上聲下俱同

此言大臣能去邪而得正四居上位與初六陰柔相應非其人矣幸其剛而能解故為四計若能解去已之私人則小人退而君子進同德之朋不招自集而相孚无間矣本義指初  
象曰解而拇求當位也

四雖陽剛而居不當故初得附之為拇所謂私情之合義不

周易 下經

三

容于不解者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此著人君去小人之實五與三陰同類是人君與小人共事者也君子于此惟有解而去之則吉然必實驗于小人之不有豈得迹離貌疎而遂謂之有解哉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苟實有必解之心則小人將何恃而不退乎是在君子決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音石隼音荀尹反幸上聲

此言大臣能去邪而世道清六三小人據高位如隼之在高墉也上居公位用解除之猶射隼高墉而獲之者然則元凶

就擒善類得安天下生民之福也何所不利乎系辭上九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悖道罪狀著矣上所以不容不解也

三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此著取民久大之道損減省也卦體卦象具有損民奉君義故名損損非得已之舉惟上有不欲損之心人皆信之而有孚然後民樂輸而事易濟元吉且征有名而怨不生何怨是道也傳諸萬世而為救時之常規而貞推之四海足為通行之良法而利有攸往要非有孚不能損何容易哉

周易 下經

雷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此例言用財之薄當損之時雖享帝享親素當從厚但時絀不得舉贏即用二簋亦可矣况其他乎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上行之上

此以卦體釋卦義為卦下體本乾上體本坤今損下卦上體之陽益上卦上體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是損民以益君也民貧君豈獨富其損道必上行矣上下交損故名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

此即享祀之國時以釋卦辭損而能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  
利往不待言矣其云二簋可用享者蓋凡禮以時為大當損  
時則應有此用耳觀于卦畫損下卦之剛以益上卦之柔者  
一時之變通也觀于物理損進極之盈以益退極之虛者一  
時之推遷也一切損益皆不外時况用享而可違時乎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慾直升反

此君子祛累之心學山下有澤損深益高損之象也君子以  
人身所當損莫如忿慾故于忿則懲治之澄懷觀理不為客  
氣所使于慾則窒塞之主敬守靜不為私情所誘如此損之  
又損則心純而身修矣朱子曰慾忿如播山望慾如填壑

周易

下經

量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已者以適市專反歡平聲

此著初爻匡救之善道初當損下益上時而上應四陰是救  
正之責在我矣於是已其私家之事而速往益四以懲窒之  
功損彼忿慾之疾則事上之責已塞何咎然以下益上分階  
情疎又當斟酌淺深量而後入毋以過故至不當損而損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上尚通

尚指六四初之志欲損四之疾乃四正欲損已之疾而與初  
合所以過往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此著純臣守正之益九二當損之時陽剛居下不肯妄進者

即此是貞而能守之則全名完節乃為利耳若輕有所往降  
志辱身能无凶乎然君子非必往而後益于上也惟固守此  
正不自貶損上以啟尊德之心下以抑奔競之風其有益于  
人國也大矣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剛中在我者重以此為志外物不足以動之矣故能貞  
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此言取友之道在致一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在此爻  
是同德之中有異類之雜即决然遠去其異者非三人行則

周易

下經

美

損一人乎又一陽上而一陰下是異類之徒既去而同德之  
朋相孚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如是  
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蓋三則雜而亂其勢必至于相疑故不得不損一人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此大臣取諸人以爲善者以六居四有柔靡之疾下資初剛  
以克之是自損其疾也然必勇于改過能使初見我汲汲之  
心而過往于我則賴其匡救有變化氣質之喜九委靡廢弛  
之咎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凡人无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之亦可喜也不則可憂孰堪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此皆人君得賢之效六五柔中居尊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足樂善忘勢之主也故豪傑景從賢能效用濟濟皆國家

大寶欲辭之而不可得知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焉如是則

羣策畢舉可以迓天庥而綿國祚矣元吉本義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由其克當天心多士所以歸命也吉豈倖致哉。

周易

下經

益

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此言純心益民之效大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極欲自損以

益人然以上益下不必損已有但因利緩征自有餘賜如此

无愧于子民之責何咎然所以益下者又必存公平正大之

體无違道干譽之私而貞焉則道爲盡善而惠澤自普故吉

且法可常行而推動即化故又利往由是近悅遠來億兆皆

臣妾矣其得臣寧可以家計哉。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三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皆人君益下之善益增益也其盡具損上益下之義然民

富若不獨貧上下俱益矣故各益益下非才德不可而卦

有其善以卦體大中之道措之天下之民其有所往也何不

利之有以卦象經濟之才即當險難之來亦无不可濟又爲

利涉大川筮得此者隨所占以驗焉可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說音

此釋卦名而贊其道之得民也爲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今

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人君減賦助民而民

之被益而說者无有窮盡矣然所以損上益下者乃自上卦

周易

下經

益

而下于下卦之下是澤由君布實被間閭匪徒一切轉移之

術其道足以怙冒格被而大光矣君民交益如此故爲益。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此以卦體卦象釋卦辭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是君臣一

德凡益下者无非良法美意故民被其澤而有慶也爲卦下

震上巽震于五行象木巽于八卦爲木皆木之道在人則才

猷克壯足以道濟天下乃能夷險易危而行之无不利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施去

此極言益道而推其義卦德震動巽入是既奮發激

沉潛深造。自此德業廣進。未可量。此聖學之益也。卦體陽下陰上。是天以氣施地以形生。合同而化。萬有必遂。此造化之益也。以此推之。凡人事自消而長。物理自虛而盈。皆益也。即皆道也。要皆理數之自然。而智力不得與焉。非與時偕行者耶。益道之大如此。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此君子自修之學。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且速于遷善。則過益寡。勇于改過。則善益純。其相益亦猶是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周易

下經

震

此著厚于報君之善道。初雖居下。然當益時而受上益。是仕籍初登君恩已渥。不可无所報效。故利用大有作爲。不徒尋常事業而已。又必其所作者周悉萬全。而元吉焉。然後天子信之。大臣安之。乃得无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居下始進。本不當任厚重之事。使非元吉。何由塞咎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

此論純臣有受益之道。一當益時。虛中處下。是人臣得事上之貞者。以故精誠上通。寵錫不期而至。象或益十朋之龜。弗克違然事君若此。何事他求哉。第守此貞而不變。自主眷益。

隆而吉矣。是道也。雖王者用以享帝。亦獲降康。況事君而有不承寵者乎。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止知効貞而寵錫之來。若出望外。故曰或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此言受君益者。當用信于君。六三陰柔不中正。本非純臣也。然當益下之時。居多凶之地。故有益之以凶事者。所謂投之艱難處之盤錯。則警戒震動。庶能改過无怙。終之咎矣。然當思凶事之益。其責成有在。必有孚制心。且所行合中。以此感通于上。猶告公用圭。以通信者。然斯无負凶事之益哉。

周易

下經

震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用凶事非棄之也。正欲困心衡慮。以固其所。本有者。臣豈可或負于君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此言人臣益下之德。見信于君。以六居四而不得中。故因占設戒。若能免爲中行。凡所以益下者。參酌度量。動合機宜。則我之所行。皆君所欲行。謀猷入告。无弗從矣。雖或適遭其變。以之遷國。爲依衆心之所欲。民亦從之。而无弗利。况君從乎。中行之善如此。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惟憐憫以益民爲志故上信而從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此言誠于益下者之得民深九五陽剛中正爲益之主其所  
以惠下者一本肫懇之心而出之絕非違道以干譽此何待  
問而後知元吉哉但見上以誠感下卽以誠應民之戴我德  
者亦皆有孚而无間矣此正所謂民說道光者也其元吉何  
如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唯惠出于心則元吉可勿問矣卽民之惠我德見我德之實  
及于民益下之志豈不大得哉。

周易

下經

豐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无恒凶。

此卽專利取害而深戒之陽居益極求益不已是貪得无厭  
施奪于民不唯莫我益之且或有攻擊之者矣所以然者君  
道以益下爲恒今立心聚斂而无恒焉豈能免于凶乎利之  
不可專也如此。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謂特從其求益之一端而言耳猶未深論其弊也若究  
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豈獨莫益已乎。

䷶ 乾下  
兌上

承揚于王庭孚就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夫古懷反

此評論決小人之道夫決也其卦以五陽決一陰是以衆君

子去一小人有必然決去之義故爲夫夫衆陽決一陰若易  
矣而決之之道必聲揚于王庭之上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  
呼其衆使君子之類合然亦尚有危厲不可以小人之哀而  
安意肆志也又當先治已私不可以君子之勝而專尚威武  
也如是萬全之謀在我然後小人可一舉而盡矣何利如之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音悅

此釋卦名義而贊其德夫者決去之義也卦體以五剛決一  
柔是以衆正逐孤邪其去必矣故名夫且卦德乾健則有秉  
道嫉邪之勇兌說則有從容順理之謀以是而決小人既不

周易

下經

豐

優容以養奸亦不輕發以激變動合機宜小人有陰受其決  
而不知者不亦和乎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就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  
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長反

此詳釋卦辭見決小人之當慎也揚于王庭者卦以一柔乘

五剛是小人雖孤猶然據高憑寵其罪不可容也孚號則君

子之勢已集矣而猶有厲者誠恐陰謀回測其必危懼存心  
而決小人之道乃光也告自邑則君子之身已正矣而又不

利卽戎者以所尚專用威力則決之已甚必取困窮也利有  
攸往者五剛既長而又善所以決斯一變而乾陽道乃終吉

子滿朝无一小人間之也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去

此論布德宜公而不宜私澤上于天勢必潰決夫之象也君

子法天之仁以推施祿澤普及于下與澤之潰決者一也若

封殖厚藏而居德不施祇犯天人之忌耳豈君道所宜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此言決小人輕躁之取敗初九當夫之時居下任壯是新進

之臣不觀時勢遽欲勇進以決小人壯于前趾之象如是而

往不能制其姤而反激其變是為自取之咎而已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月易

下經

聖

理勢俱不足以勝小人安所辭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號平聲莫音暮

此示決邪者以有備无患之道九二以陽剛當夫時其為夫

也兢兢惕厲不敢安肆且呼號眾正相與協力如是則雖小

人陰謀或起意外之變如莫夜有戎然而戒備既周无隙可

乘何用憂恤哉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以剛居柔而得中道故能惕號而勿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頄求龍反音葵

此示決邪太暴者以善處之法三當夫時而剛過乎中是其

決小人也不能潛蓄機謀而嚴聲厲色悻悻逞于一擊如壯

頄然則謀洩取禍反有凶矣為三許者決之亦何必以連但

實有決之之心外雖暫與和合其迹似為所免如獨行遇雨

而若濡焉則心事不白眾君子且有我愠者然終必能決去

小人而于我固无咎也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決邪以心不以迹心果夫夫始雖若濡終必去之而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羣羊悔亡臀徒敦反次七反且七餘反婦同

此示不能決邪者以從人之道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當

決之時居則勢不自安行則進不得遂如臀无膚其行次且

月易

下經

聖

者然此四之悔也故為四許若不與衆陽競進凡發謀決策

一聽于人如羣羊者縱羊使前而隨其後焉則藉力遂進而

悔亡矣但四欲進心勝雖聞羣羊之說必不見信悔其可得

亡耶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音去

以柔居位而不當失其剛夫不能前進也聰不明情之辭

九五苋陸夬中行无咎

此示溺于邪者以善決之術九五切近上六是人主御過柔

邪而為所蠱惑者如苋陸然乃五為夫主不可不決若毅然

斷割私情夫而又夫焉且不為過暴合于中行則健說決和



小人退而若德无所累矣何咎本義退隱今明義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行矣而止无咎者以五之夬夬特迫于公義而係戀之情猶伏中心豈得為光明乎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此論小人處必衰之勢上六陰居夫極黨類已盡雖應三三而亦皆夫夫復何呼號以求緩乎終必為君子所決而凶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則殄滅立至豈可長哉

周易

下經

豐

䷶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取音娶

此示君子以防微之道姤遇也夬盡則為純乾此卦一陰復生于下是君子滿朝一小人忽爾進用如不期而遇者故為

姤一陰故遇五陽是堅冰之漸已成猶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君子於此當早辨預防以絕未然之禍其可忽于始進而引與共事哉故又有勿用取女之戒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此釋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卦以一柔遇五剛是眾君子无心遇小人而一小人敢于遇君子如猝然邂逅者然

名姤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此釋卦辭小人害正不可一朝居故君子勿取防其源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此于卦中別取一義言所遇之善者卦體一陰生于五陽之下是當天氣純陽用事之日得地之微陰相遇而交助則燥繼以潤品物之長養者莫不燦然章美此造物以遇而成功也九五陽剛居中得正是以英明泉斷之德遇宅中表正之位則德因位顯天下惟所遇量而治化大行此聖人以遇而成治也

周易

下經

豐

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即處姤甚難而危言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時之可慮者大也故聖人謹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此論人君以言遇民也風從天而下无物不遇為姤之象元后以施發命令播誥四方則上情下達而君民之心始遇矣此音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此戒陰進而深為君子危初六一陰始生為小人用事之初誠能自止不進而肆害君子如繫于金柅然此小人之貞得受君子之賜而吉若乘其勢而往進剝傷則自失覆庇



見矣其在君子又當思陰雖勢微將來必至得權害正如羸  
必至猖獗而踰躅焉可不預防哉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列實

此論制邪有機而不可失九二以陽剛用事之君子與初相  
遇是小人在其管轄猶魚在苞且而不得逸者如此則有可  
制之機矣能及今制之使不得肆害果何咎乎若失此不制  
勢必得權以遇于衆陽則貽禍无窮奚利焉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周易

魚之及賓非獨不利實義所不容也二安得逃其責哉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即无所遇者而僅與之九三過剛不中性躁欲進但上下  
无應而勢孤不得遂其進者爲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如也  
雖有寡助之危然无私遇亦不至以比匪受傷而大有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孤立寡援欲不次且得乎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此即不能得民者而深敵之四與初應本其所屬之民宜相  
遇者也今已遇于二而不及于四爲包无魚之象民心既去

禍難將生凶不從起乎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之去已由已遠之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此論以陽制陰之善九五有陽剛堅實之德主卦于上而下  
防始進蔓引之陰象以杞包瓜勢若易矣然陰陽消長之際  
未可力爭必其包瓜含章美而難以制之則人事既足  
以挽回氣化陽之消者儼然來復若從天而降藏含章之  
何如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周易

中正則德器宏而養粹故能含章也立志堅確直欲自我

命安得不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此論忤物者之僅足以免累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是驕亢  
凌物于立无助求遇以角之象獨行寡和固足吝矣然无比  
匪之傷亦可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高亢之極宜其一无所遇而取羞也

䷫ 坤下

羣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此論享親事君之道當交致其隆萃聚也其卦下坤上兌具有人情物理翕然合聚之義故為萃萃道莫大于親親尊尊此時在王者宜假于有廟盡誠敬以昭祀事而祖考之精神於此聚焉在君子宜出見大人則道可達而亨又必守正而無枉道以徇焉且假廟非徒以誠萃時物禮祀不宜薄必用大牲斯祭可受福而吉利見非徒以正萃時學富業不宜小必有攸往斯出可建功而利占者當知所從事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此釋卦名而得大同之機萃者合聚之義也卦德坤順兌說

周易

下經

卷

是民順以從君而君說以先民父母赤子一心矣卦體九五剛中六二應之是君以誠實下交而臣以虛中上應元首股肱合德矣上下交孚故聚而各萃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此釋卦辭以明忠孝之宜假有廟豈虛文哉乃極致一心之誠意以享于親也利見亨豈私媚哉蓋大人以正在上而見之則聚非違道也用牲利往豈過侈哉蓋時豐而豐道隆而隆要與天命无拂而已吉利不從可識乎

蘇子心口天命大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其理而贊之象豈在形迹有所以聚者焉觀其所聚可見陽倡陰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一萃也形交神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萃也萃道洵大矣哉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此君子保萃豫防之道澤上于地萬物滋茂萃象也君子以水聚不防則潰衆聚不防則亂於是修治戎器藏之武庫以豫備夫意外之變而萃可長保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此示妄聚者以反正之善初與四正應本相孚者但為二陰所隔又陰柔不能固守故有孚不終乃亂于邪黨而妄萃焉

周易

下經

萃

斯時也初若呼號以求正應縱從違靡定未免為衆所笑唯勿恤其笑而獨斷以往斯有孚克終而所萃非亂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中无定主故為二陰所惑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此示事君者以進賢之誠一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似有徇友忘君之失者故必牽引二陰以萃于五則有以人事君之善无背公植黨之私吉而无咎矣然此引萃之心出于忠君愛國所謂孚也孚則真意所通不事諂媚

祭者有其孚敬即用禴亦可以格神而利者乎。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忠愛素植未為私意所變也。

六二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此示不得所萃者以知所萃三陰柔不中正欲求聚于近而

二四皆莫之與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結上六故舊之交則

可以得萃而无咎但嗟然後往復得陰柔无位之人即萃亦

可小吝要之理所當往吝亦不足恤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居說極能巽順以受人故三當往也豈強合哉。

用易

下經

九四大吉无咎。

此勉大臣以稱職之道九四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得其萃矣

然必其所萃者致君澤民盡善盡美而大吉焉然後上无僭

逼之嫌下无違道之議乃得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非君位而有聚物之權智之所歸也故非大吉不足以塞其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見萃天下在修德也九五陽剛中正當萃時而居尊德與

位稱為有其位矣則人无不聚何咎之有然此其常耳設有

方命不信固為至治之累而有悔惟修其德俾言元善之

美无間而永不忘上將德純化洽而匪孚之悔亡矣戒占

者當如是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有位而猶匪孚此衷豈能坦然故曰未光。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齋音此上陰居九五之陽位上無所歸

此示无所萃者宜危懼以自保上六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

萃不得故必操危慮深以致其修省之意如齋咨涕洟焉則

可以信友獲君而終无不萃之咎矣。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不敢晏然自安于上宜其憂懼也。

用易

下經

䷬ 巽下

䷬ 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此論君子行義達道之善升進而止也其卦具有乘時登庸

之義故為升升則道可大行當得元亨其元亨何如方升之

初用此道以見大人則情分即投而疎隔之患所勿恤矣自

是前進有為則要津一陟勲業隨顯何吉如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

此釋卦名變自解來柔上居四是以微柔之賢選昌明之時

而進居台輔者也故各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此釋元亨之義卦德內巽外順是既沉潛以觀理而又從容以俟時有能升之德矣卦體九二剛中六五應之是抱強毅不過之才而遇虛已下賢之主有可升之會矣以是而升大亨豈倖致哉。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釋卦辭見大人勿恤者君臣契合而有千載明良之慶吾道之幸也南征吉則致君澤民之夙願无弗酬矣豈徒升而已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作

此論君子謹微以崇德地中生木日進而上升象也君子主

周易 下經

卷

敬慎獨靜存動察使德之在吾心者日積月累以至于高明光大之域與木之生何異哉。

初六允升大吉。

此見信友可以獲上初六柔順在下當升時而巽于二陽是溫恭謙抑見與于先達之士因薦引與之同升信能升者也

有慶志行端必山之吉孰大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陽上進之志與初相合豈徒名迹為要結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此論誠于君者无愧于臣職九二剛中上應六五虛中應

之是其孚足以格君而致君之孚也惟既孚矣乃可專任朴忠不事繁文猶祭者之利用禴也如是則盡事君之道而非欺偽容悅者比何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喜其得君而行道也。

九二升虛邑此即得所升者而極擬之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

是負謀王斷國之才際隆熙昇平之會以是而升沛然南征如入无人之境不猶升虛邑乎吉利不待言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周易 下經

卷

有德有時是以前進而无滯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作亨

此著人臣誠以格君之益六四以柔居柔當升之時是為臣者秉精誠以事一人有王用亨于岐山之象如是則君眷日隆而志得以行矣故吉而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豈徒飾服事之名哉。

六五貞吉升階。

此言純心易于致治六五當升處尊而以陰居陽有不正之嫌故必反之于正制心制事粹然不雜于功利偏黨之私

道純化普濟允升于大猷其吉如升階之易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謂深快其致治之願也。

上六實升利于不息之貞。

此示貪進者以反正之道上以陰居升極皆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此何所利哉。惟反其不已于外之心用于性分不息之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乃為利耳。

象曰實升在上潛不富也。

求升不已必致消亡而富不可保矣。

三 坎下

下 艮

下 艮

下 艮

困亨貞丈八吉无咎有言不信。此言困者言不信而信之則亨也。

此詳示處困之道而復戒之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其卦

上下三剛皆為柔揜是君子阨抑于小人窮而无所容者也

故為困占者值此能守義安命則身雖困而心自亨得其處

困之正矣然此非素有學養者不能故惟大人始有亨貞之

吉无自失之咎也苟不然而嘵嘵自鳴則違時之論誰其信

之是不能亨者也占者戒之

象曰困剛揜也。

此釋卦名卦體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一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是君子為小人所制而剛方之氣不得自伸也故

名困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此言尚口之窮也。

此詳釋卦辭而見處困以心不以言卦德坎險兌說是歷拂

逆之境而泰然自得身雖困而不失其心之亨也此惟定見

定守之君子能之故曰貞丈人吉以卦體二五剛中剛則不

屈中則不躁所以處困能亨而得貞吉也有言不信者以困

何足窮人惟憤惋不平而專尚口說乃自取困窮也豈能亨

之君子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下 艮

下 艮

下 艮

此明君處困之善道澤以漸水水下漏則澤上枯困象也

君子當剛變之臨係于綱常名節之不容已者務委致其命

而竭力幹旋以遂吾欲為之志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初六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此擬處困而不能自振者初六以陰柔居困之底處暗之甚

是當艱難險阻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智不足以觀變故猶

繫困于株木不能以自安也猶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不能以

自通也柔暗之坐困如此。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本心昏昧又復暗于事機安能有所覿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續音齊字

此言忠臣憂國効誠之益九二以陽剛當困時是有濟困之

德居大臣之位爵高祿厚艱大駢集且上應于五而寵眷方

隆委任愈重爲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二于此時惟當竭

忠盡誠以圖報効如用享祀然雖時方困厄往則未免凶危

然鞠躬盡瘁不避艱險于義爲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以剛居中故能竭誠勝任而成濟困之功慶及天下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即不善處困而遭危之六三陰柔不中正才德不足以處

困故欲援九四以上進則四堅剛而不可動猶困于石也

欲退倚九二以爲安則二剛銳而不可羈如據于蒺藜也則

禍必及身家隨以喪雖有上六爲應亦終不可保矣非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耶唯終于困而已何凶如之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乘二剛處非其據未得所安也孤立寡援危亡旋至不祥

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此論才弱不能救人之困者九四下應初六而陰柔无濟困

之才初六方困于下又爲九二所隔是以四之來拯初也徐

徐而不急而初之就拯于四也困抑而難進爲來徐徐困于

金車之象夫以相應之常不得遂相求之願誠可羞吝然邪

不勝正始雖隔而終必合豈不有終乎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于初勢若緩而心實急也志苟在下故雖居位不當才

不足以速拯而有志竟成終與初合而有與也有與則不困

矣

九五剛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則音月

此即爲下所困者而示以善處之道九五上比上六爲近習

所蔽下乘九四爲強臣所逼上下俱傷是所用者反爲所制

有剛則困于赤紱之象幸其剛中悅懽爲能從容處置不動

聲色而履禮樂征伐之權乃徐有說也至于有說則臣下

習化矣不猶祭祀之誠而久當獲福乎

象曰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動有剛則志未得伸固爲上下所制也中直則不縱不激處

置得宜自不終于困矣以此中直事神神亦必鑒之而受福

又何臣下之難化哉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葛音上聲臲音泉臲音兀

此示極困者以收圍之善上六以陰柔處困之極欲動以求

解則才力不足其何能動欲靜以安處則時勢危迫又不能

安有困于葛藟于艱危之象此所謂動輒得悔无所困也

然物窮當變若有悔悟之心去柔就剛將振拔有為无復葛

藟艱危之悔矣不亦征而吉乎易位云葛藟束縛之物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陰柔无木處困固為未當也有悔克自振拔而行與吉會何

困之不可亨乎

三三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夫聲汔許訖反

此見守法宜于始而當要其成井者穴地出水之處卦象具

周易

下經

卷

井養之故名井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占

此者庄唯成法是遵經時勢不无變更而于太經所在毫

无敢亂猶改邑不改井焉則于舊章无所損益而人人蒙澤

不猶井之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乎然必守以敬

乃能成功若行之未幾厭持久而喜紛更則功雖垂成而必

敗如汲水汔至尚未盡綆而羸其瓶也凶何如之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釋卦名而推其功用之大卦象巽下坎上是木之根莖深

入乎水之下而水之津液上行于木之末猶井水在下而上

行者然故名井是井也體不動而功及物其出有源其施不

既日用飲食需養而不窮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米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

此以卦體釋卦辭二五以剛居中剛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

則涵養純粹而善守所以成憲是遯也未有功紀綱雖布澤

未及民此而羸瓶則前功盡棄矣能无凶乎二五作一人言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相並去聲

此君子曲盡養民之道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象也君子制

田薄稅省役時助以慰勞休養其民又從而勸勉之使彼此

相周恤焉則澤既不墜于上恩又不限于已亦如井養之不

窮矣

下經

卷

窮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乃計反

此无德而不能養人者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陰柔

濟物之才居井之下又无以見重于人猶井不泉而泥人所

不食遂為舊廢之井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自居污下為明時所其棄矣又誰尤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射音石甕音付

此有德而僅能自養者九二陽剛居中猶井之有泉也然下

比初六所遇不偶故膏澤不能遠施道腴即足自潤取象于



井則爲井旁穴出之水僅下注于甃取象于汲井則爲甃之  
甃而漏于下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正應以爲之汲非德不足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此卽德足濟世者而深期其用渫不停污也九三以陽居陽  
在下之上是有潔清之德而未爲時用徒使人憫其道之窮  
而已象如井渫不食爲我心恻者惡憫之者爲其德之可以  
汲而无以汲之也若有王者之明汲而用之則道行而澤自  
普君民胥受其福矣豈終不食而已耶

周易

下經

卷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道之皆哀其窮人憐才之公也若遇求賢之王明則

天下受福无量矣如无王明何哉。

六四井甃无咎

反音甃  
甃側救

此自治以立養人之體者六四居柔得正是謹厚之人不染  
流俗盡開存之功以成其身如甃砌以成其井然此操行清  
介他日井養之本可无負矣何待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去舊圖新有所以修其井者在井豈自甃哉。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音

此著人君德純而澤首九五陽剛居尊是淵泉之性成于豫  
養而注洩之本蓄于心源猶井之潔冽而可食也由是以仁  
心發爲仁政斯世皆含膏而飲醇矣不猶寒泉之見食于人  
乎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德足養人而復操建中表正之權故及物有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勿幕未各  
切音莫

此論養澤之弘而原其有本上六當井道上出之日坎口不

掩之時是滋澤翔洽而斯民皆蒙其惠象如井之汲水而不

掩覆者也此豈粉飾以爲德哉仁心仁政一本至誠惻怛之

周易

下經

卷

實則源流長井養而不窮矣元吉。

象曰元吉上大成也。

元吉在井養之終无一夫不被其澤矣故曰大成。

離下  
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此詳論革道之善革變革也卦象具有人情物理不容不變  
之義故爲革夫世情難與更始方變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待  
已革之日事久論定然後人心始孚也且所革者必可通于  
天下萬世而元亨不拂乎天理人心而利貞庶所革皆當而  
不孚之悔亡矣革豈易言哉



此釋卦名。卦象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有互相息滅之勢。物性之革也。又離爲中女。兌爲少女。上中下志不相得。有彼此傾害之心。人情之革也。故名革。

上中下志不相得。有彼此傾害之心。人情之革也。故名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此釋卦辭以明革之貴善。蓋人情駭于改觀。必已革而後人

信之也。卦德內離文明，是當革之前，灼義理而不妄革也。外

兌和悅是方革之際順時勢而不驟革也其道可致大亨

得其正。如是而革。皆當天理。協民望。而悔乃亡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

周易

下經

奎

此極  
道而贊之天地陰極則陽生以革陰陽極則陰生

以革而寒暑往來四時成矣。湯革夏命而爲商。武革商命

而爲周乃因天心厭亂。人情思治。而順且應之矣。要皆時之

所趨雖天地聖人不能先時而必革亦不能後時而不革

之時豈不大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治事

此論君子授時通變之道澤中有火水能滅火革象也君子

以天道人事之草莫大乎四時於是推日月星辰之度察盈

虛消息之機以治爲曆書將時之分至啟閉氣朔寒暑皆

然无所差忒焉。則敬天勤民之務盡於此矣。

初九輦用黃牛之革

此善守而不輕于變法者初九雖當革時居下則无改革之

權无應則无共事之人故但當以中順自守而不可妄有所

紛更也其象占如此本義羣曰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因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

象曰。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時勢所限理不可以有爲非避事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此論革必詳審而後善也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其德其

勢可以革矣。然變革大事。未可遽爲。故必從容慎重。至于已

日然後革之。如是而往。有更化之美。无妄動之失。吉又何咎。

周易

下經

畜

家曰已  
之行有嘉也。

日能推準動，有嘉美之功也。

此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疎草者當知所審。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恃

察乎意妄革者也。以是而往，不信不通，勢必得凶。卽事所宜。

亦不免矯拂太過而厲誠能熟思顧慮議革之言至于三

就則亦足以有孚于人而可革矣。

家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其事已審寧復遲疑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此論善革者以得人心爲本九四以陽居陰承前朝積弊之後宜有悔者然其時當革而剛柔不偏又革之川也是以所革皆當而悔亡然要必真有爲國爲民之誠見乎上下然後舉命令之不便者更改之斯利興害除百度維新矣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此即革命者而原其得民之深九五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是以大經濟之人順天應人而有天下皇猷帝治文德武功赫赫然改觀象如虎變而希革毛毳也占而得此必其未占之先

周易

素行 千人而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象曰大 變其文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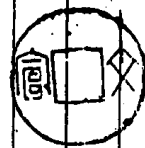
禮樂 炳然可觀也此變豈虛擬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著人君守成之善道上六居卦之上革道已成此時在君了固遷善敏德而英華發見如豹之變矣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變惡向善革易其面矣治道至此无所復爲况上六之本又非能有爲者故往有所革則紛更滋弊而凶惟居守其貞斯遵法无過而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面益背者是順勉強以從君之令耳



下經

下經

又六五

周易下經

鼎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本義古 衍文也

此著人君保鼎之善治鼎烹飪之器其卦六爻有鼎之體一象有鼎之性故為鼎鼎器國家所重在君有以置之而卦有七言之善可垂命於萬世可保于无虞矣故其占為元亨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作烹 仇入甚反

論亦有以資神人之用卦體下陰分立為足二三四陽中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貫為鉉六爻具鼎之形象也

下經

巽

象以巽木入離火又有烹飪之用焉然其用豈小哉聖人于上帝以報功也而牲牷之物必鼎以烹之乃可達其誠哉其以崇德也而燕享之典必鼎以大烹之乃可將其敬鼎之大如此可不慎所以保之哉

耳是內也 八理而外又視聽旁燭有凝鼎之德矣卦變

此以鼎所出與釋元亨之義卦象下巽巽也上離為目五為

自巽而來陰進居五是以徽柔之姿而進御大寶之位有主

鼎之權矣卦體六五得中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虛懷之主而

任剛毅之佐有調鼎之輔矣三善兼資鼎命永真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此人君居正保鼎之道木上有火以致烹飪故為鼎象君子以主鼎之位天寶命之於是謹思慎慮以正其內端嚴慎重以正其外則凝固天命於不墜者則此在矣

初六鼎顛趾 困而致 得妾以其子 无咎 否音

此擬由困而致鼎之功者是鼎之下趾象也上應九四

不勝狂以致四之覆公餗趾而顛矣能因其有負于四而

戒震動則陰柔之積習由此可去故擬諸其象猶得妾而因

顛而利出其否惡因敗以為功也再廣其象猶得妾而因得其子因能以致貴也斯終无負托之咎矣

下經

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悖乎道矣而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

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仇音 求

此君子有美德而不為人所浼者九二以剛居中天德充足

鼎有實者也且密邇初陰易為所溺真若我之仇而有足為

我害者然二能以剛中自守有以絕淫朋比德之黨其何能

即之如是則實德不虧而輔鼎之功從此出矣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而能慎所往則吾愛吾鼎究何失身之尤哉

九三鼎耳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行下並反

此示絕世者以濟世之大九三以陽居鼎腹本有美實者也

然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咎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故君與我

不相聯屬而道无由行雖有膏澤不得下于民也故有此象

幸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俟時自將明良相遇庶

幾失其不仕之悔矣且革者積塞者通雉膏見食于天下不

終咎乎

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革則察身亂倫不仕无義矣故曰失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餗送六反渥乙角反

周易

下經

矣

此著大臣委任匪人之罪形渥謂重刑也九四居上任重宜

廣求才以勝之乃下應初陰敗乃公事如鼎折其足而因覆

其公餗焉貨君誤國刑戮所不免矣何凶如之形渥諸本作刑則重刑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則常以事治民安相期許至公餗覆則失其信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此著人君誠于任賢之善六五虛中以應九二是以純德之

主得剛明之佐猶鼎黃耳而貴以金鉉者也然又當任賢勿

貳始終如一而貞固焉則多賢効用而鼎命永凝矣不亦利

乎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任賢出于由衷之誠也豈聲音笑貌爲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此著上又加業之盛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

以陽居陰是大臣精明渾厚合一時措爲玉鉉之象如是則

謀猷盡善大吉且萬國咸理又何不利之有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溫潤而累玉之節也上九剛而節以柔故比德于玉

䷱ 震上

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虩許逆反音隸啞易客反音厄

下經

矣

此示人以危可使平之道震動也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

動而奮發者也二體皆震故爲震人果能以震動爲心則精

不懈自有亨道蓋天下安危相倚當无事時誠兢懼顧慮

常若變故之來而兢兢不寧則始于憂患終于安樂笑言啞

啞而自如矣苟有變出意外爲人所駭而此心素定處之泰

然如雷之震驚百里而主祭者不失其所執之匕鬯也震亨

如此

象曰震亨

此詳釋卦辭以明有懼而无懼也蓋生全出于憂患震有亨

道豈待言哉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福生有基惟恐懼實能致之也既先時而恐則觀變已審區處自有法則故得從容安樂言笑自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遷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程子以爲過也下脫不喪七也四字從之

惟有則雖當大變猝臨遠邇共駭而主器長子獨能處之泰然下喪也則性度之凝定真足任天下之重而宗廟社稷實式範之矣震亨又何疑乎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周易

下經

辛

此著君子敬天之實雷聲洊至大威迭行震象也君子以禍患之來皆由人召故心存恐懼又本此心以修治其身省察

其過斯處震之道得焉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著初爻先憂後樂之道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能先時而恐懼修省者既懼于始則可以无懼于後矣故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人以无事爲福事以有常爲則

六二震來虩虩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示弱不敵強者以善後之圖六二居中得正本善處震者

乃前震之來不勝凌凌之懼是動有危懼也以理勢度之惟

宜乘其所有高飛遠去勿爲欲速激倖之謀則避危圖安不

失所守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震來虩虩

乘初九之剛暴不得善處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喪

此示處危者以即安之圖六三當震之時禦變无方故當震

振則可以无懼矣何至喪耶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周易

下經

壬

陰居陽位而所行不正欲不蘇蘇得乎

九四震遂泥

此著失處震之則以陽居陰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

故當震懼則莫能守欲震行則莫能奮其震也遂沉泥而不

復起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以能出爲光泥則終于局促曖昧而已

六五震往來虩虩億喪有事

此著五爻始危而終安以陰柔居君位才弱不足以濟往來

皆震无時不厲矣然幸其猶足自守庶幾恐懼致福者故宗

廟不至于淪亡尚能維持幹旋而有所事也傳云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謂危其行會无行而不危也无喪曰大有功可知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索落反

此節不能變者而示以預防之道上六陰柔无才而處震

極大變故志氣消阻而索如瞻視徬徨而矍矍危懼之甚也

其必矣若能于震未及身方在其鄰之時而恐懼修省則

可免索矍之咎矣然猶慮意外之變如婚媾之有言况可晏

然而不為之備乎

周易

下經

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長鄰戒也

中心无主而自失所謂方寸亂也戒方在鄰而能畏所謂制

治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三三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論心學得止之妙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體則陽自

下升極上而止也象則山起于地亦止于極也重之又艮故

為艮夫事理當然之極人所當止猶背之當止也占者誠能

止于當止而不遷如艮其背焉則以言其內見理而不見已

而未嘗為有我累也象不獲其身以言乎外見理而不見人

而未嘗為物感移也象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動靜皆定復何咎哉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因推極其義而言之艮者止而不遷之謂也然止

非拘守乃合動靜而妙于時耳故時當止與時俱止固止也

無當行則與時俱行亦止也動靜一因乎時而不以已與焉

此心湛然瑩徹絕无意必固我之累止道不亦光明矣乎集

云時止時行以動靜之時言則止則行以動止各止其所言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无咎也

周易

下經

奎

此釋卦辭而推其止所之无係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所

者事理當然之極止之地也止其所即大學止于至善之謂

卦體內外六爻陰陽敵應不相偶與是彼此各正其性而无

外求私牽之情所以一理為主物我兩忘而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此著君子慎思之學兩山並峙各止其所艮象也君子以思

安所止不出其位位者時地所處思不出此則動靜云為期

于各當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此論主靜之學在守正艮亦以人身取象初六居艮之下安

念方起即能有以止之蓋止于動之初也為艮其趾之象如是靜不失時何咎然陰柔或不能守故必長永正固一止也止廢止道克終乃為利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止所當止君子主靜之正道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趾其心不快

此著成已不能成物之失二當腓處居中得正是天性恬靜置之波蕩之地不為所動如艮腓然然三為二所隨而過剛不中叔正之責在二也二陰柔不能往而拯之以相屬之分无相成之益於職負矣於心安乎故其心不快

周易

下經

吉

象曰不拯其趾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豈獨二之過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甚言三爻執一之害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脊也九三過剛不中惡動強解不復知有屈伸變通將事勢乖離物情膠絕此心有熱中而不安者故為此象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限欲以制心實所以危薰心也止之不可強制如此

大四艮其身无咎

此即得所止者而僅與之六四以陰居陰一于靜止者也或

人不我知或勢未可為能止于其身而不作于其事此雖不足以及濟事而亦可以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謂止于一身者皆理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元

此檢言于心而得所止者五當輔處以陰居陽不无失言之悔然本艮體故能慎爾出話言不輕發發必當理為艮其輔言有序之象由是王言出而臣民信從悔乃元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本義正字義文

心定者其心安以舒故以中德為本

周易

下經

吉

上九敦艮吉

此即安所止者而深許之上九以陽剛居止極德性堅定真積力久故動靜各止其所而純篤弗渝為敦艮之象則德盛仁熟其道光明矣吉何如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止不難于始而難于終敦艮之吉久而不移能厚其終也

艮下

艮上

旅

漸女歸吉利貞

此明漸進之道惟一正漸漸進也其卦下艮上巽是求進也自止而不苟力進也巽順而不急故為漸進之有漸莫如女

歸占者誠能以漸而進。迨而後起。如女之歸焉。則其出不可。可以有爲吉。然天下亦有漸而未必正者。故又必以正自守。毋曲學阿世。母枉道徇人。乃爲利耳。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此釋卦名。而及其辭。漸者。漸進之義也。君子之進。而誠能如女歸之有漸。則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釋利貞之義。卦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是進得位也。權籍乘而勳業建。往不有功乎。然皆陽進居陽。是得位之正也。始進以正。則正已可以正人。而邦從此正。

周易

下經

漸

矣。其有功何如哉。此漸所以利貞也。

其位剛得中也。

此以卦體言。九五進居尊位。而陽剛得中。是英斷之主。粹然无偏。足以建中表正。有君如此。士可以不正進乎。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以卦德言。內止。則恬退无求。外巽。則從容不苟。以此進動。有爲足以起君相之敬畏。而无摧无阻。何至困窮乎。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也。是字疑衍。

此明君子修己治人之術。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象也。君子以德必漸積。後成故寬以居之。而无欲速之心。俗必漸摩。始

化故馴以善之。而无督責之謀。二者皆取漸進之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此即進不安者。抑之而復慰之。鴻行有序。而進有漸。故爲漸進之象。干。水涯也。初六始進于下。是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未得所安。如鴻漸于干之象。占者得之。則爲小子之厲。而不免于言語之傷。然乃時遭其窮。于吾性无損也。何咎。

彖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時命不偶。厲何足爲初病哉。

六二。鴻漸于盤。飲食衎衎。吉。衎衎。反。

此擬得位者。有行道之樂。盤。大石也。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

周易

下經

漸

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是大臣位高祿厚。居之不危。享之无愧。猶鴻漸于盤。而飲食自適也。如是福祿永綏。勲業丕著。何吉如之。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以德詔祿。因功其食。非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即任剛之害。而深鄙之。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其進也。恃壯躁動。不安其位。猶鴻漸于陸。然如此勢必冥行。取困。外圖征進。而不得終。如丈夫征行。而不返。達。哭見。雖內懷進意。而不得達。如婦人雖孕。而不育。凶孰甚焉。



此過剛之資无適而可唯用禦寇則利他將何用哉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離羣醜者剛愎自用與羣類相乖離也道謂漸進之道惟過剛爲能威攝于衆使之協力相保以効順也故禦寇而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此遇暴獲安而能自全者鴻不木棲桷平柯也六四以柔乘剛是大臣進居上位未免見逼于羣小然幸有以潛消其剛暴之氣猶庶幾賴以稍安焉不猶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乎如是可以保身濟國无咎矣

周易

下經

卷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則謙冲无忤巽則沉潛縝密有此善處之術所以得安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此著君臣始睽終遇之善陵高阜也五居尊位如鴻之漸陵然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不得相遇以成治功猶婦三歲不孕也然正應之交終非奸邪所能奪由是明良會合而正邦著績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遇賢弘化五之至願也莫之勝則其願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常作述

此著上爻高節之美也達謂雲路上九漸進之極出乎臣位

之外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清風勁節足以廉頑而立懦不猶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飾者乎既无降志辱身之危又有維持世教之益何吉如之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志於道德者富貴功名皆不足以累其心也

䷵ 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即女歸不正者而深戒之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其卦兌以少女從震長男而其情又以說而動女先於男所歸在

周易

下經

卷

妹故爲歸妹妹而自歸則方歸之始非禮法之所容征則凶矣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何所利哉占者當知所戒矣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此釋卦名而以婚姻之道言之歸妹男室女家陰陽配合乃天地之至理蓋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萬類不興若男女不交則形化凝而人類滅息故歸妹爲女道之終而生育造端實入道之始也所關之大如此妹其可自歸乎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此復以卦德明卦義也說以動是女子恣情欲之私以動而

從男所歸者妹也故名歸妹。

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此又以卦體釋卦辭也。卦諸爻自二至五位皆不當是淫奔汲禮也。二五爻皆以柔乘剛是婦悍制夫也。說動之弊以至於此。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此明慎重婚姻之義。澤隨雷動猶女子隨男而動歸妹象也。君子以夫婦之道若合之不正知其必潰亂離隙終久有敝壞之患矣。敢不慎重。蒙引云永終久後之意非永其終也

初九歸妹以娣娣音弟跋能履征吉。

周易

下經

分

此女之有德而能隨分自效者。初九居下无應非統乎陰教而爲正室但從娣適人而爲娣也。身既爲娣雖有賢德亦不能大有所爲象如跋者之能履而不能及達也。率此以行安分守身不亦善乎。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跋能履吉相承也。

初雖爲娣然有陽剛恒久之德分賤而德賢也有此恒德相與承助正室以彰明婦順所以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此示賢女以守正之道。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乃上應不正是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爲眇能視之象而

其占當靜正自守如幽人之抱道守貞乃爲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靜自守不改女德之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此女之不自重而爲人所賤者。六三陰柔不中正又爲悅之主而乃急於從人。人莫之取故爲歸妹以須未得所適反歸爲娣之象。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以陰居陽德不足以待聘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周易

下經

全

此女之不自輕而終得所歸者。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是女之處高貴之地抱賢明之德而未得其偶過時不歸遲遲如此豈失時哉蓋歸自有時時之未至卽愆期弗恤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此論賢女處尊貴之道。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禮而不尚飾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如月幾望足足以宜家人而美風化不亦吉乎。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位居上體之中以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卦反

此即約婚不終者而深鄙之上六陰柔則非賢正之女居終則過桃夭之時无應則莫有以爲家矣故在女則爲承筐无實无以供祭祀而不成爲嫁也在士則爲刲羊无血无以承宗廟而不成爲娶也如是大倫廢宗祧滅何所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婦職不修无供祭告廟之實也。

三三離上震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音格

周易

下經

金

此著保盛戒盈之道豐大也其卦以明而動具有盛大之勢故爲豐豐則功業昌隆治化四訖有亨道矣然王者至此盛極伏衰有憂道焉要之徒憂无益但當敬勤保持常如日之中天而不敢過斯豐可保於无虞矣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此釋卦名豐者治功盛大之謂也卦德離明震動明則有見大之識而本以爲動又有圖大之才此豐所出致也故名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此釋卦辭尚大言王者至此物盛志盈而規模制度不期修而自侈也宜照天下言當此心常在天下凡生民休戚四海

利病。一洞囑无遺如日之中天而照天下謂于時保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此又極論不可過盛之理以廣日中之義日未有中而不昃者月未有盈而不食者即此見天地氣化之盈虛且與時進退爲消息况人事不出天地之外有盛極不衰者乎况鬼神運於天地之中有伸極不屈者乎此豐所以宜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此君子維盛治而得用刑之道天之威照在雷電而皆至則

周易

下經

金

勢盛大矣豐象也君子於獄未成則取雷之照以折之而剖析其曲直之情及獄已成則取雷之威以致之刑而不務爲姑息之計如是天下无冤民无遺奸而豐可保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此論貴臣德相資而功相成初明體其遠大之識而應四賁震動之才乃我之配主也初誠與之相遇雖才識足敵若不

乎然同德交濟曾何傾軋之咎焉則和電以往必有可尚之功矣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若有上入之心而欲求勝其配則相忌相仇災立至矣此戒

之之辭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音部

此示人臣格暗君之道部障蔽也一本明臣而上應六五之

暗明而受蔽不能自達象豐大其障蔽斗日當日中而見

焉夫君之錮蔽既深若欲以直諫往開其惑則昏暗之主必

見猜忌亦何益哉惟積誠以感發之庶君心可悟而吾志可

行矣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以已之孚心感發上之心志此格心之功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沛音沛沬音昧

周易

下經

金

此人臣身居暗朝而不見用者施謂憐慢也沬小星也三處

明極而應上六明為所蔽較部為其如是雖有明德亦被放

廢耳然此昏主蔽賢之過於三何尤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致君以保豐大事也既至折肱則不能動矣復何用哉謂之

終者豐之之辭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此大臣求賢輔暗主之道九四以剛動之德比近六五之柔

暗亦為豐部見斗之象然不宜以主昏自諉而當以和衷相

成初九陽剛在下同德等夷之主也能求而與之遇則協恭

夾輔可以格君保豐矣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謂近暗君處非其地也幽不明明而受蔽也吉行謂

心保豐行與吉合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此示人君以求賢之道六五柔暗為豐之主固不足以保豐

者若能謙冲虛已求致天下章美之賢而用之將資其明動

以滿成豐亨之功慶在一身而譽昭天下矣不其吉乎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以來章得吉則福慶及於天下矣不但有譽已也

周易

下經

金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闢其無人三歲不覿凶闢音闢

此即昏後之甚者而深危之上六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好

大喜功自恃其明而反失之故擬其錮蔽之象如豐大其屋

以障蔽其家者然且其錮蔽之深於人情物理一无所見又

如窺其戶寂无其人至于終身昏迷久而不悟雖三歲不覿

焉窮大矣居邦之淪喪凶

象曰豐其屋大際斯也闢其戶闢其無人自滅也

滅障蔽也豐極高亢若飛翔于天際也自恃自滿非自蔽而

何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此示人以處旅之善道。旅，羈旅也。其卦山止於下，火炎於上，有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旅則親寡勢孤，雖有善處之材，僅可以不忤于物，不迷于事，小亨而已。此即處旅之正，也能守其貞而天下斯長保厥亨而吉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此詳釋旅道之善。卦體六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是持已則恭而有禮，與人則虛而能受。卦德艮止而離麗乎明，是內有隨寓安靜之守，外有審時通變之哲。凡此皆旅貞吉也。

月易 下經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時義大矣哉。此嘆處旅之難。旅之時，尤則取禍，卑則致辱，自非得旅之貞者，未易亨吉也。其義豈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若君子治獄，善道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象也。君子于旅之時，未決則明察其情，慎重其事，以用刑輕重出入，无敢慢易也。及刑既成，當問即問，當省即省，速決速遣，勿久留于獄。焉斯為善法山火者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此處旅而无氣識者，初當旅時，陰柔居下，是卑賤之流行，事鄙猥瑣，屑无所不至，此致侮招辱之道也。故曰：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卑鄙細之極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此處旅而獲所安者。六二柔順中正，是與物无忤，又行已合宜，以此處旅，即就次舍，則身安懷蓄資財，則用裕，又得其童僕之貞良，則无欺而有賴，蓋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以得人為重，得童僕貞，則即次懷資皆有所賴，終无他患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此論過剛不可以處旅。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是性既暴戾，行復驕亢，以此處旅，无愛處之安，有離叛之患，故為焚次喪童之象。此即心无私邪而貞，亦不免寡助之危，况未必貞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次失庇，已難安矣。况又喪其童僕乎。處旅之時，而與下剛刻如此，義當喪也，非獨人之无良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下經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此擬處旅過亢之失。上九居旅之終。處離之

家曰以族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巽巽  
上下

此示小

彖曰重巽以申命

周易

爲其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

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此著君子善入人心之道。風隨風而繼至。无物不入。重巽象也。君子于國家之事。必先反覆申飭其命令。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向。然後從而行之。則命之入人也深。而事之行也。无阻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此即制行不決者而示之以斷。初六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其于天下事。柔懦徘徊。方行且止。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堅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務成業定矣。不亦利哉。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事以志爲主。疑則就于兩可而不決也。能矯紛爲斷。則其志周易。下經。牛。

治矣。治者。一定不亂之謂。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此論純臣格君之善道。九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妥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占者能遇巽。而丁寧煩悉具辭。以自道達。則可以成格君之功。而不失臣道之正矣。吉又何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酌淺深之宜。率恭順之常。而无所過。所以獲吉也。

九三。頻巽吝。

此即象恭色莊者。而深鄙之。九三過剛。木中居下之上。本非

能巽者。其勉而巽。不過矯僞一時。而不能久。頻巽頻失之象。无恒。取羞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本不可僞爲。三志意亢滿。不能謙下。所以頻巽而致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此大臣謙恭下士。而獲多助之益者。六四陰柔。則才弱无應。則无援。承乘皆剛。是前後遭強暴之侵凌。宜有悔也。然用柔能下。是善于處已。處人敬而无失恭。而有禮則承乘之強暴可化。而悔亡矣。不但悔亡。而反藉陽剛之助。所求必得其占。猶田者所獲之多。足以備三品之用也。

周易。下經。牛。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羅致多士。治具畢舉。天下之功。皆相臣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此即更化者而示之以善道。九五尊位而居巽體。宜有因循之悔。然剛健之性。能飭治振起。得變通之正。而吉則積弊除。而悔亡。新政行。而无不利矣。是始雖不善。而卒歸于善。无初而有終也。然變更大事。不可輕率。必斟酌于前者。用先庚三日之丁。熟思而審處焉。揆度于繼者。用後庚三日之癸。長慮而却顧焉。庶收更化善治之效。而得吉耳。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為允當惟有是德故善變而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去

此即處事無斷者而甚危之上九以陽剛居巽極凡事過于柔荏舉所為決斷者而盡失之故為此象即時所當巽而貴亦必招侮取辱能免于凶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窮謂卑巽之極正者固必之意。

  
兌上

兌亨利貞

此示人相悅以正之道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陽反居

周易

下經

卷

下過其所望喜之見乎外也故為兌重之又得兌故其名不

易焉說以處眾則情投意洽隨處可通亨矣然又必其為說者公平正大絕無煦煦邪媚之私情斯說得其道而亨可保也蓋說固可亨而要說不可以不戒故其辭占如此。

象曰兌說也說音悅下同

此釋卦名兌以說為義已說于物而物无不說精神浹洽不在言語之間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即悅道之貴正而極言之說固自亨矣而必利貞者蓋說

本柔道卦體陽剛居中而柔爻在外是本內心之真實者以

為說而說以利貞矣說惟貞是以上順乎天理而不違即下

應乎人情而不拂由是以此說之順應者率民趨事民固說而忘其勞即率民犯難民亦說而忘其死夫說之大至于勞死亦忘其民之自為激勵何如哉而要皆以貞得之兌可弗以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此君子資友悅心之學兩澤相麗互滋欣暢兌象也君子以會集朋友講明義理于心而反覆討論時時習之則有相資之益而其悅無窮矣。

周易

下經

卷

初九和兌吉

此明和以得眾之善初九以陽居下而无應其為說也溫良樂易發皆中節所謂和而不同者也如是達之天下而行无不得矣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悅也正故順應而无私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此著誠以格君之道九二以陽居陰是人臣處危疑之地宜有悔者幸其剛中則能本精白為婦茲以孚而說者也固是君心可格而臣職无愧吉而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誠信本于中心之志也。

六三來兌凶。

此深著小入妄悅之危。六三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說之不以道者也通以取有道之應而已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德不足以自守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此卽有悅未決者而示以審所從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

周易

下經

卷

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自主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

陽剛爲能介然守正而疾惡邪媚則明良道合而有喜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明良會而廢事康天下之福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此深戒信邪之取禍上六陰柔小人能剝陽者五雖陽剛居尊當兌之時密而近之苟不知孔王之可畏而誠信于剝將心志盡惑聰明墜蔽天下國家之禍釀于无穷矣。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則才足姤姤當則權能制命傷于所恃故不覺其入而信

之深也。

上六引兌

此論工于媚人之小人上六陰居說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是容說之巧能致人說已者也故爲引兌之象。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心機深秘不明故能使人入于其說而不自知也。

䷵ 坎下

䷵ 漸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假音格

此言濟渙之道在以正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有離披解散之意故爲渙天下无終渙之理故占此機猶可亨

周易

下經

卷

也濟渙之道有二渙時九廟震驚祖考之精神散矣王者當

至廟以聚之神州陸沉生民之陷溺深矣王者當涉險以拯

之然假廟必順時協禮不爲淫祀以徼福涉川必伐暴救民

不爲行險以希功利貞如此斯神人之渙合而亨可必矣。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此以濟渙有資釋亨義卦變九來居二而得下卦之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進戰退守不至困窮有其基也又六往居三得九之位是寬柔濟以雄智文武兼資有其才也且上同于

四是得忠良豪傑相與同心戮力有其助也以此濟渙有不

亨乎。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王者親在廟中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此聯屬天下人心之一機非徒虛文已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卦象乘巽木于坎水之上在人則才猷素具為能拯溺亨屯有濟渙之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此論先王合渙之大端下坎上巽是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先王以合渙在收人心收人心在使人知所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享上帝于郊立祖廟于國以報其功德

周易

下經

渙

之盛使天下皆知尊尊親親而人心之渙无不合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此論資人濟渙之功初六居渙之始渙未深而事易濟理當用拯又能順乎九二之陽資其才力以弘濟時艱如拯之用壯馬者夫濟渙于始既易為力得陽之助又有所恃而渙自可濟也故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順以從九二而成事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此言渙而得安者无不濟之渙九而居二失其故居宜有悔

者然當機之時來而不窮是出據要害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猶人之奔而得其机也如是則英雄有用武之地可漸圖恢復矣悔亡。

象曰渙其机得願也。

得遂其濟渙之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此著人臣致君濟渙之善六三陰柔不中正本非能忘已者以其居得陽位故能以匡時濟世為務而鞠躬盡瘁不計一身之私為渙其躬焉此即事之濟否未可知而蹇蹇匪躬何悔之有。

周易

下經

渙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外謂天下國家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此著大臣去黨合同之道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而居陰得正下无應與是能散天下之私黨渙其羣也如是則公爾忘私相道克盡而元吉由是小羣既散大羣自集天下皆合為一心以歸于上斯所渙者聚而若丘矣此其識見卓越功用弘深豈常人之思慮所及哉。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謂其有天下之公心也。

九五、渙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此人君頒令散財以聚民也。當渙之時，患在情不下宣而澤不下究耳。九五剛中居尊，本德意播為德音，而渙其大號如汗之周洽，一身焉然實惠不遍，仁言猶虛也。五又能發其居積而大賚于四海焉，如是可以收拾人心而无負濟渙之責矣。何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以其德位之兼隆，故能渙其所當渙也。

上九、渙其血，遠其害，无咎。上聲，遠，當作惕。

此人臣之善于濟渙者。上九以陽剛有為之才，居渙極當濟之時，故能夷險易危而傷害以除，憂懼以免，為渙其血去迷出之象。如是則渙无不合矣，復何咎哉。

周易

下經

渙

象曰：渙其血，遠其害也。遠，去聲。

血者渙之害也，能濟則有以遠之矣。

䷺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此論節道之善而戒其過中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占者能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无礙，有事道矣。若節之太甚而至于苦矯情拂宜，又不可守以為常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此釋卦以善節而得亨，以全體言三陰三陽剛柔分半，是其節也。豐儉適宜而无偏勝之弊，以二體言，二五皆剛，各得其中，是其節也。裁制得中而无過不及之失，節安有不亨哉。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此又以理言之。苦節必至困窮而不可行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說音悅。

此又以德體明節亨之義。卦德兌說坎險，說則有易流之情。

遇險思止，則能節而不流矣。卦體九五陽當尊位，以主節于上，而其為節又大，中正可以通行于天下，此節所由亨也。

周易

下經

節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復以節之道而極言之。天地之化陰陽消息，自然均節而不過，故氣序不忒而四時成矣。聖人以天地之節制為度，數則量入為出，无濫用自无剝取，不至傷財而害民矣。節道之大如此。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下反。

此君子以中正之道，節天下也。澤滙眾流水之所止，不泛不濫，為節之象。制數度者，自車服采章以至宮室器用，皆力之限制，使不致過，下不侵上，所以節民用也。議德行，自民

藝物則以至進退周旋皆為之擬議，使心无過思，事入於節，則物則以至進退周旋皆為之擬議，使心无過思，事入於節。

所以節民行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此與其得時止之義者戶庭戶外之庭也初九陽剛得正居節之始是操守素定能守其道而不輕出為不出戶庭之象如是无枉已辱身之咎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望反

能識時會之通塞初正塞而未通故不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此著其以過節廢大義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節之時失剛不正上无應與是隱避自高與世不偶知有節而不知有

周易

下經

節

通者不出門庭之象也潔身亂倫寧无凶乎。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當可行而固泥不出自失機會甚矣惜之之辭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此著其无節之弊而深罪之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節者故制用則无經行已則无度不節如此不免傷財敗德之嗟矣自貽伊戚將何歸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謂其在我而不在天由已而不由人也。

六四安節亨。

此言大臣節道出于自然五主節于上六四以柔順得正而行已制用不敢縱逸无所勉強安于節者也所以動无不宜而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五之節道實有其可承者非徒安于分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此嘉人君節道之盡善九五為節之主其節也依性因情故不强世制不矯俗節之甘美者也天下悅安故吉化行俗美而恭儉廉讓之風成矣不往有尚乎。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周易

下經

節

心體不偏故節道盡善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此論過節之失而僅與之上六居節之極儉嗇而流于固執子而傷于矯節之艱苦者也此即事在當節而貞亦不免拂戾之凶但禮本尊儉不節之悔猶可得亡耳。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以苦為道勢必難通也。

䷻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此著能誠之效在一正中孚中心孚信之謂也其卦二陰在

內四陽在外以一體言之爲中虛虛則无私以二體言之爲中實實則不妄皆孚之義故爲中孚占者能孚則至誠所感无物不動雖人至頑冥如豚魚之无知亦可以感之而吉况有知乎忠信所被无事不濟雖變之難圖如大川之至險亦可以涉之而利况平居乎然其所以爲孚者又必信所當信不爲經諒之私則貞焉乃爲利耳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說音悅

此釋中孚之義而誠之體用以備卦體三四以柔在內二五剛而得中是此心中虛无私而至虛之中萬理皆寔孚之體也卦德下說上巽是臣媚茲以効忠而君虛心以受善君臣

用易

下經

五

交孚乃能化及下國萬邦歸懷孚之用也故名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此明誠能動物而濟險人有最難孚格者猶豚魚也誠信之極亦能感通而及之故吉卦象木在澤上乘木之象外實內虛舟虛之象在人以真實无偽之體虛中而運可以應變不窮故利涉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此見存誠合天之道天道原无不正中孚而貞乃昭合乎天矣所以人无不格而事无不濟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此著君子用法之誠風來感澤而水受之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體此以治獄其真實愛民之意務于可死中議之以求其全即求生之不得者亦不忍遽使就辟而姑留死焉則中孚之思溢于刑獄中矣

初九虞吉有他燕

何反

此即孚之正者而堅其志初九當中孚之始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足以爲吾終身之主而吉若信之不一而復有他志則二三之心无以定交而不得燕安矣可不哉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用易

下經

五

締交方始其志未爲私邪所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和去聲靡與靡同

此擬君臣交孚之道九二中孚之實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是君臣一德謫然都俞謠歌風矣故爲鶴鳴子和之象所以然者以二有可好之懿德而五好之自不覺其信之深耳故又爲我爾爾靡之象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謂五以中孚之實應之非僞爲于外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此擬三爻因失其親而不能以自主六三柔居悅極是人而

无信者與上九必信之人爲應不相濟而相敵是以事无所定作止悲樂不勝顛倒狂悖之甚有此象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无中孚之德故不能自主豈獨得敵之咎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无咎幾音機望无方反

此擬大臣忘私事君之善六四位近于君居陰得正是大臣權勢極盛不敢自處于驕盈爲月幾望之象此正衆附黨集之時而夙夜在公不耽私交又爲馬匹下之象如是則得大臣之義而疑忌不生何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周易

下經

五

言其斷絕初九之黨而專以中孚事其上也。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

此言君臣一德而化成九五爲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是以君臣交孚固結无間有孚學如之象也說而巽孚乃化邦矣何咎。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常也。

以剛正而居尊位有信任賢士之實德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此擬其執小信之失上九居孚之極知孚而不知變是經經心信不顧時勢之何如猶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于天也如

是卽所信得正而膠固拂戾能无凶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信非所信而不知變非可長久之道也。

䷵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論慎重可有爲而示以理之當爲小謂陰也其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爲小過占者凡事過于小心則沉潛周慎在已不失其所守于事得遂其所求故亨然又必安分守正斯爲利耳蓋陰柔本非幹理之才但可小有所事以爲所能爲不可大有所圖以強所不及且其小事亦當謙卑退抑毋自高亢如鳥飛遺音下而不上乃爲小過之貞而行无不善矣大吉。

周易

下經

五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此釋卦名義卦體陰多于陽是沉潛較過于開發以此得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此釋趨時之利于小事當小過之時而處以貞安分循理與時偕行過而非過也二五以柔居中不至太柔則廢所以猶可小事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此釋違時之嫌以圖大三四剛失其位而不中剛本可以有為而不中不免太剛則折殊非時行之義豈可大事哉。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此又以卦體言之有飛鳥之象者卦中二爻內實象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象鳥之翼也小過之時理當抑損若有上入之心則悖于時而為逆惟存下入之心斯合于時而為順所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而宜下乃得大吉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此明君子小過之宜山上有雷其聲小過君子行已則寧過于恭敬克喪則寧過于哀威制用則寧過于儉約三者皆過

于小而不過于大正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亦與時行也。

初六飛鳥以凶

此擬依勢自違之失初六陰躁應四強援又居過時志高氣揚上通不下飛鳥之象也高招損益取辱以此致凶必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是自求禍也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此擬恭順事君而臣職克盡六二柔順中正純德之臣也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不入強臣之黨而惟小心以事徽柔

之主則不凌逼及其君而適得為臣之分矣此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言其謹之當然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此蓋防失道之禍九三以剛居正柔巽所欣害者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小人得以乘間而入中傷之害不免矣其凶何如。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言其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此論四爻致恭而合乎中當過時而以剛處柔應得无咎何也。此爻為剛傲斯適合乎小過之宜矣倘使以過剛往則緣亢而厲剛乎當戒者也然此特就小過時言耳若永執此柔為貞恐時剛用柔咎又不免豈可以弗過為是而固守之耶。

象曰弗過遇之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以剛處柔過而不過也。不可長過剛則敗非可長久之道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此擬不足有爲之君而尤取非其輔。六五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救政流弊。以弘濟。世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然或得剛明之佐。猶可以小濟也。乃下應二柔。取之爲助。不猶公所弋取者。乃彼在穴之物乎。天下事已可知矣。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居尊過高。不能下賢。非徒才弱之故也。

上六非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此擬過傲之取禍。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是凡事

弗合乎宜。而過于高亢者也。猶飛鳥遠離人世之象。此大不

近人情者。因能免乎。故天災人貴紛然並至。是之謂耳。

周易

下經

震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亢謂上而不下。已亢則太甚矣。

三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章小當

此示處既濟者。以守正之道。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

交。則協力夾輔。爻位各當。則處置得宜。事所由濟也。故爲既

濟。占者于事既濟。盛治已過。无可復盛之理。故但可小事。然

必憂勤敬畏。固守其貞。乃爲利焉。蓋治亂盛衰。相爲倚伏。方

初濟時固吉。終則治極而亂生矣。可弗貞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事也。濟下疑

脫小字

此論席盛者。僅有餘休。既濟之時。治已過矣。其所云亨。不過補救潤色之類耳。小者事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此以卦體言。六爻剛居剛。柔居柔。是剛柔各得其正。而各當

其位也。剛正則剛精。以圖治。柔正則持重。以保成。皆貞之義

也。故利貞。

初吉柔得中也。

此專以六二言。既濟之初六二。以柔得其中。處之有持重謹

慎之心。无因循廢事之失。故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周易

下經

震

此推盛極而衰之由。終豈自亂哉。由濟久漸就怠荒。而止心

一生。則亂從基之。其治道之通。於是始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君子先幾保濟之道。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象也。君子

以患生于防之不早。故當初吉時。即思及後患。而豫爲之防。

則有備无患。既濟可長保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此擬危者。使平之道。初九當既濟之始。止心未萌。故凡事戒

謹。不敢輕動。象車曳其輪。而不遽行。任事極慎重也。狐濡其

尾。而不遽濟。慮患極周密也。則敬慎可以不敗。何咎。



象曰：夷其輪義尤咎也。

敬慎以保濟其无咎固宜非倖致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此擬道阻于時者有終通之機。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為婦喪其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豈可枉已以徇人哉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以二得中道保濟之具在我也。

周易

下經

軍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此擬兵不可輕而尤當慎于擇將三剛正輔濟是專事內治者設極盛之日而有不庭利輔君征之如高宗伐鬼方然且不貪近功必慎重遲久三年而後克之蓋盛世動眾之難如此若復任小人則倖功生事去一亂而又生一亂矣可不戒哉。

象曰：三年克之愆也。

愆前拜反

師老財匱困憊已極兵何可輕動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當作濡而朱御女居反

此擬備患周而能戒懼者大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是大

臣深于敬畏者故致治保邦之具已无不備而憂亂思危之心猶无刻而或忘焉象乘舟者防濡已有衣袽而猶終日警惕不敢自安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言其心有所疑慮常恐患至而不覺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見保濟以實不以名東陽西陰五居君位既濟將終盛治已過天命人心皆去豈若二方在下而天與人歸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周易

下經

豐

唯二得時有受福之具故吉祥方來而未艾五豈不足于位哉。

上六：濡其首厲。

此極擬不能保濟之危濟極正終亂之會而陰柔才弱无戒備之圖所以亂愈極而危愈深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載胥及溺厲何如哉。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所謂喪无日也。

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此即天運可回者而示以人事當慎未濟事之未成也爲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是人心不協而謀事不臧事固所濟也故爲未濟事之未濟者終有必濟之理故亨然時雖將至而所以乘時幹理者尤須老成持重乃克有濟若治法粗舉即以輕銳急忽繼之如小狐幾濟濡尾則幸歸廢弛而終於不濟矣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此以六五釋亨義五柔而得中是人主小心敬慎而又處事合宜故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

周湯

下經

應

應也。

此詳推未濟之由而望其終濟未出中謂銳意有爲而時事方殷也不續終謂始雖未濟而幾成忽敗也若論卦位雖居不當而謀猷未臧究屬剛柔相應則協力之衆猶可其濟有終矣柔得中之亨固以此哉。

象曰坎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此論濟世之要在定分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未濟象也君子以天下未濟物多乖方於是慎以辨之使親疎貴賤內外尊卑之物各止其所而无倒置凌競之患則未濟者廢乎其可濟矣。

初六濡其尾吝。

此擬不能濟世而深鄙之初六陰柔无才居下无勢當未濟初乃不自度量急于求濟而反不得濟如狐涉水而濡其尾焉誠可羞矣。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字或恐是敬字

輕躁而无慎重之思豈徒才勢之不足哉。

九二曳其輪貞吉。

此擬能安臣分而深與之九二以剛德應柔主又當未濟之時其勢易凌也乃能謙恭退處凡事不敢專成象車曳其輪焉如是則得臣道之正而有濟時之功矣貞吉。

周湯

下經

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所謂本純臣之心以行純臣之事者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此明自用不足而用人則裕之道六三以陰柔當未濟之時欲自往求濟不免犯難取災而凶幸乘九二之剛居險體之上若能乘此將濟之機求陽剛之賢以爲助則因人可以有濟而利涉大川矣。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当正才德不足以有濟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示貞以濟世者當有善濟之功九四大臣志切濟時而以剛居柔是所為失正未免有頹廢之悔矣占者值此誠反其不正以歸于貞庶治得吉而悔可亡耳然反正功甚非易必奮然為國家揚戡定之烈猶用伐鬼方之勇然且積久以圖殲厥心力乃獲濟時之具勲業可就又如伐鬼方者至三年始有賞於大國焉貞豈易言哉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能勉而貞大有為之志遂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此著君德善反而治化隆五為濟主而以柔居之似有悔者

用

下經

夏

幸文明有能悟之資應剛得英賢之助故能一反于正君德以成而吉適歉于心而无悔也由是暢四支發事業煥乎光輝之著且皆本實德為昭宣而一毫矯飾不與焉是君子之光有孚也則弘濟之功治隆千古矣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而日暉昭其盛也暉又曰去其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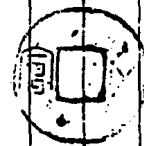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此見天命可安而人事亦當盡上九居未濟之極時將濟矣而有剛明之德故自信自樂以俟命如有孚于飲酒然庶不致以躁動取咎耳然要非漫不事事也若幸其時之將濟而

縱遂不反如狐之涉冰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反失乎義之所當然矣安能有濟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品裁謂之節即是之所在也



下經

夏

下經

夏

滋德堂彙纂周易



昭文

伊洛張含性理齋甫命題

孫勛勳五甫習業

男步瀛翰仙甫筆受解著

時月初

繫辭上傳傳上聲

後同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斷丁亂反  
見賢通反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  
而人兼體之也易之為書非聖人私智所為也天地間原有

周易

傳

易理聖人特因而筆寫之耳易有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  
之名豈自易始哉天以積陽健行而處其尊地以積陰順興  
而處其卑則易卦純陽之乾純陰之坤已定於此矣白是地  
與萬物之卑者陳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上則易中卦爻上  
貴下賤乘貴承賤已位於此矣天與凡物之陽者性常主動  
地與凡物之陰者性常主靜則易中卦爻陽動稱剛陰靜稱  
柔者已斷於此矣人心一念向善而眾善集一念向惡而眾  
惡歸以類而聚人類善與善交不與惡黨惡與惡交不與善  
謀以羣而分聚分而善必吉惡必凶則易中卦爻占決之辭  
順理為吉逆理為凶者不已生於此乎日月有升沉星辰有

顯晦在天成昭回之象山川有流峙動植有榮枯在地成經  
緯之形則易中著策所操之卦陽窮於九化為少陰之八陰  
窮於六變為少陽之七者不已見於此乎造化原具夫易理  
如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盪徒浪反音宕  
與蕩同又上聲

聖人因造化自然之易以作易乃知天地間只陰陽兩端盡  
之故畫一奇以象陽而稱剛畫一偶以象陰而稱柔剛柔立  
矣由是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  
摩而為四矣太陽摩少陰而生乾兌離震太陰摩少陽而生  
巽坎艮坤四相摩而為八矣此易之小成也八卦既具由是

周易

上傳

以乾兌離震為主而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有自乾至復三  
十二陽卦以巽坎艮坤為主而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有自  
坤至垢三十二陰卦八相盪而為六十四矣此易之大成也  
至此則易道大備而凡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在其中  
矣

故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四句和卦辭  
泰和否皆實句  
聖人作易既本於造化則凡造化之所有孰非易理之所有  
乎鼓動有雷霆潤澤有風雨日月推遷而不窮寒暑代嬗而  
不已此變化之見于成象者一陰陽剛柔之理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陽而健爲乾道陰而順爲坤道自其得陽氣之多則成男體一而實性動而健也自其得陰氣之多則成女體二而虛性靜而順也此變化之見于成形者一陰陽剛柔之理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然乾坤之道至廣而又至約也以分見於天地者言之知猶主也乾天也有父道焉不獨成男盡男女皆其所主宰而資始之也坤地也有母道焉不獨成女盡男女皆其所作養而成就之也

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去聲下同

周易

上傳

三

夫知大始若甚難矣然乾健而動即其所知氣至遂著理行通通物始之不必物物經營之也何易如之作成物若甚知矣然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因天之氣以固物形因天之理以全物性物物成之不必物物創造之也何簡如之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乾坤固妙於易簡而兼體則存乎其人誠法乾之易以存心則其心坦白而人易知法坤之簡以處事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我所以爲心即人所以爲心凡以心相通者皆吾之親也易從則我以是成能人亦各以是成能凡力於爲善者皆吾之功也有親則心一不分精神更无古今故可

久有功則成不獨成分量自足兼善故可大德謂得于已者業謂成于事者可久即至誠無息之德可大即廣大无方之業非賢人而何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下之理易簡而已德業至于賢人則吾之易簡一乾坤自然之易簡矣天下之理尚有遺乎將見天以易成位乎上地以簡成位乎下我以易簡而成位乎中何愧哉此以知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天地之理於吾身也

### 右第一章

周易

上傳

四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伏羲既畫卦以立象矣以爲有畫无文民用弗彰於是取先天六十四卦而布列之統觀卦象審其內外之貞悔析觀爻象察其時位之當否因于卦下繫以彖辭以明全體之吉凶爻下繫以爻辭以明一節之吉凶則易道大備而民行濟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夫辭固以象繫而象果於何觀哉象又因變而著也卦又奇爲剛剛極自有柔以推去之則陽化爲陰而化生卦又偶爲柔柔極自有剛以推去之則陰變爲陽而變生是其變化之

間消息當否无不具焉所謂吉凶已寓此矣觀象繫辭非本此乎。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夫辭占著而吉凶悔吝顯設于諸卦之內矣何所象也辭之吉者即人事惠迪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事從逆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人事既失而困心衡慮憂懼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即人事既得而安意肆志虞樂之象也辭之符於人事有如此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周易

上傳

五

象變生而剛柔變化流行于六爻之中矣又何所象也柔變而趨于剛者即造化退極而進發舒于收歛之後也剛化而趨于柔者即造化進極而退收歛于發舒之餘也既變而剛是即晝之陽明用事也既化而柔是即夜之陰晦用事也至若剛柔變化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而九六迭運所謂動也其即三極之道乎動于初二者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動于三四者即人道之仁義時措也動于五上者即天道之陰陽互運也變之符于造化有如此

是故君子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樂作夫易道之妙如此可不學乎是故學易君子身之所處有為

持循之地而安適不變者則在易之序也蓋卦爻中剛柔往來陰陽消息莫不有當然次第足為居身之準也居安在此一身皆易矣心之所寓有為悅懌之真而沉潛玩味者則在爻之辭也蓋爻之辭假象明理積實待虛莫不有精義旁通足為悅心之資也樂玩在此一心皆易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惟身心不外乎易斯動靜不間其功是故靜而未卜筮也則觀其卦爻得失憂虞之象而因以玩其吉凶悔吝之辭此居安樂玩功无間于靜矣及動而已卜筮也則觀其卦爻剛柔

周易

上傳

七

相推之變而因以玩其吉凶所決之占此居安樂玩功无間於動矣夫易理即天理動靜合易即合天是以天祐之吉且利而居安動順也

###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先天立象意已盡矣文周又繫辭以盡言无非覺民意也彼文王繫彖者所以舉卦中陰陽純雜之形象乎物之宜者莫不統言之以示人也周公繫爻者所以舉爻中承乘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莫不析言之以示人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也。悔者言其失也。吝者言其小疵也。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此三者皆言其失得之微。而悔吝者言其小疵。无咎者言其善補過。此三者皆言其失得之微。而悔吝者言其小疵。无咎者言其善補過。

彖言象爻言變總不外乎吉凶悔吝无咎之辭。吉凶言象變之中。有時消位不當者為失。失則凶。有時息位當者為得。得則吉也。悔吝言象變之中。有將向於得。猶未盡得。而尚有小疵者。則悔吝。有將墮於失。猶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則吝也。无咎言象變之中。或時位不當。才德未純。本足致過者。幸有一節之善。猶能補救。而不至怙終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唯卦爻辭所言如是。故爻言變。而變有貴賤。其列之而以次。

周易

上卷

七

分布者存乎六爻之位。蓋位有內外承乘。而貴賤分矣。象言象而象有大小。其齊之而以類。分定者存乎六十四卦。蓋卦有陰陽淑慝。而小大昭矣。夫貴賤小大雜陳。則吉凶生矣。其辨之而示以趨避者。存乎卦爻之辭。蓋辭有得失。而吉凶明矣。此三者皆言其失得之微。而悔吝者言其小疵。无咎者言其善補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憂悔吝者之悔。上聲。存乎悔之悔。去聲。

夫辨吉凶。固存乎辭矣。而辭有悔吝。辨於吉凶之間者也。易嘗於悔吝。感然憂之。而欲防於將來之漸者。存乎介。蓋介善惡辨別之端。於此憂之。則必過欲存理。而悔吝可免矣。鮮有咎。辨於轉凶為吉之後者也。易嘗於无咎。惕然震之。而欲

得其不遠之復者。存乎悔。蓋悔天理萌動之機。於此震之。則必含蓄圖新。而咎可无矣。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去聲。

合而言之。卦分陰陽。而有小大矣。辭別淑慝。而有險易矣。然要非辭自難。而與卦無涉也。辭蓋各指其卦情之所向耳。小卦情之所向多艱險。則凶悔吝之辭隨之。大卦情之所向多坦易。則吉无咎之辭隨之。總之。欲人由乎易。而不入乎險也。繫辭之功大矣。辭。卦爻辭。繫。繫辭。卦爻辭。繫。繫辭。卦爻辭。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周易

上卷

八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天地一陰陽也。易書正所以明陰陽。是易與天地齊準也。故於天地之道。為能彌之。兼陰兼陽。統之盡其大而无遺。又能綸之分陰分陽。析之極其精。而不紊。則理性命无不畢具。而待聖人之用者在是矣。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以盡天地之道。理莫微於幽明。死生鬼神也。聖人以易仰觀天經緯之文。俯察地一定之理。則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也。所以幽者。幽也。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所以明者。陰陽變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所以明者。陰



變陽也。推原人物所由始，又從始處反觀其所以終，則知死者氣化之盡，陽變陰也。生者氣化之凝，陰變陽也。見物之始也，陰精陽氣聚為有象而成物，物之終也，魂升魄降散入无形而為變，則知變者鬼之往而屈陽變陰也。物者神之來而伸，陰變陽也。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知音智樂音洛

聖人既知乎幽明死生鬼神，則其全體太極與天地更無彼此之間。故天地自不違乎聖人，何也？天之高明為知，地之博厚為仁。聖人之道亦知仁而已，言乎其常知周乎庶物而溥

九

之以道濟之仁，則有仁以實其知，而知不過於空虛矣。言乎其變，知行乎達權，而主之以中正之仁，則有仁以貞其知，而知不流于變詐矣。然聖知不特周物旁行也，既樂天理，又知天命，故能得喪不介于懷，而其知益深。聖仁不特道濟不流也，隨處皆安，敦厚于仁，故能不忘其利物之心，而其仁益篤。茲所謂相似也。此聖人以易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聖人既以易體備乎天地，即行以參贊乎天地矣。天地之化，渾灝无端，不能无過。聖人理陰燮陽，體國經野，範圍之而不

使過中焉。萬物之生，嗜欲紛紛，不能皆齊。聖人正德厚生，博節愛養，曲成之而不少缺遺焉。知明也，生也，神也，晝之道也，而即知其為夜之因，知幽也，死也，鬼也，夜之道也，而又知其為晝之因，可見聖心之神，一陰陽不測之神，主宰於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尤在而无乎不在，无有方所，聖心之易，一變動不拘之易，運行于範圍曲成通知之際者，无為而无乎不為，无有形體也。此聖人以易至命之事也。信乎易與天地準矣。

####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周易

十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道之名，其來尚矣。自今言之，其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道者太極本然之理，而陰陽即太極所乘之機也。太極之靜固一陰矣，靜極而動，又一陽焉。陰陽迭運，循環无端，而道之體用於是備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以天人之賦受言之，破陰陽流行，當其繼靜而動，氣方行而理未著於人物，為渾然天命之體，所謂善也。及其真精妙合而凝成在人，氣既行而物各具一太極，此秉稟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夫繼善者，陽也，而即成性之始，發成性者，陰也，而即



繼善之已成。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知音智。鮮上聲。

性善本无或異而氣稟則有不同。仁者得陽之動居多。但已其發生布德處。即謂道之全體盡於仁。不復知有智也。智者得陰之靜居多。但見其凝一。生明處。即謂道之全體止於智。不復知有仁也。至陰陽雜揉之百姓。日用於斯道之中。而不著不察。全不知有仁知焉。仁知既有所偏。百姓又一无所見。故君子仁知合一之道鮮矣。夫仁之動陽也。知之靜陰也。百姓不知而陰陽未始不在也。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

周易

上卷

十一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氣稟雖有所偏。而化工則无不全。天地以生物爲仁者也。方元亨時。生生之機由內達外。顯諸仁焉。天地以成物爲用者也。及利貞時。保存之機自外入內。藏諸用焉。夫一顯一藏。所以鼓萬物之出入也。然造化无心。氣至自出。氣歛自入。與聖人竭心思以造物者不同矣。惟不與聖人同憂。則至仁无迹。德盛矣。妙用无端。業大矣。既盛且大。何至哉。夫顯仁陽也。藏用陰也。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夫論業恒於其外。何以藏用稱蓋造化无无體之用。生意富

有其流自光。此因內知外。謂之大業也。論德恒於其內。何以

顯仁稱。蓋造化无无用之體。生機日新。其源必深。此因外知內。謂之盛德也。夫盛德陽也。而實根于陰。大業陰也。而實根于陽。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

生生之謂易。

觀夫仁知互見。德業迭乘。則知陰極生陽。陽極生陰。生生而不已。即變變而不窮。是之謂易。與易之所在。皆道之所在。非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試徵易於造化。方物生之初。朕兆胚胎。彷彿可象。是氣始凝而輕清未形。屬乎陽也。謂之乾。及物生之後。形色象貌森然。

周易

上卷

十二

呈現是質。已具而重濁有迹。屬乎陰也。謂之坤。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乾坤就陰陽之理言。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更徵易於人事。被事變方來。未有定向。則抱著問易。究極七八九六之數。以求所值之卦爻。而因知未來之吉凶。此則通志斷疑。故謂占。而屬乎陽。由是占既決矣。則趨吉避凶。通行於云爲之際。以垂變於不窮。此則務成業定。故謂事。而屬乎陰。一陰一陽之道亦可見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造化人事觀之。天地間无非陰陽也。而又不可執爲陰陽。

也以爲陰而陽在焉以爲陽而陰在焉動靜無端闔辟定有超於聲臭形器之外者不謂之神而何哉此正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得之矣。

右第五章

此章論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言動靜無端闔辟定有超於聲臭形器之外者不謂之神而何哉。此正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得之矣。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音扶下同

此章贊易之廣大與天地一也。易之爲書其中涵蓄無量而廣矣其外包括無餘而大矣蓋易書不外陰陽而陰陽徧體事物遠則雖千載六合之外易理隨在各足无有限止也邇則雖瞬息几席之間不待安排易理自咸正而无偏也至天地之間凡精及无形粗及有象上際而下蟠者皆易理所貫也何有不備哉易之廣大蓋如此。

周易

上卷

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然易之廣大本乾坤而來者也夫乾天也靜與坤別而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動與坤交而生物之用直遂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兩之中萬物皆資始矣大不於是生乎坤地也靜與乾別而萬物之生意翕歛之餘動與乾交而效法之宏功開發无壅是以坤兩之體順承乾一之施萬物皆資生矣

廣不於是生乎乾坤之廣大如此易正摹寫乾坤者此易之所以廣大也。此乾坤以性情言動靜以化機言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去自廣大矣。此章論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言動靜無端闔辟定有超於聲臭形器之外者不謂之神而何哉。此正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得之矣。

周易

上卷

四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音

此章極贊易道之至易之理塞天地通性情其至極而无以復加乎夫諸德崇業廣莫如聖人易正聖人所以崇之廣之也何也恭德之崇起於知聖人窮易理於心而識見卓越其知崇矣業之廣基於禮聖人循易理於身而踐履篤實其禮卑矣然知不徒崇也效天之高明覆物无一理不在洞察之中禮不徒卑也法地之博厚載物无一理不在體驗之內此

德業所以崇廣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知禮效法乎天地不與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設位於上下其間陰陽屈伸往來之變即流行乎其中。聖人知崇如天。卑如地則成性之原於天者。察之由之而存存不已。天下之大本以立。是以任其所發而自然之道與道中當然之義皆由此門出矣。夫性存而道義出非即設位而變化行乎。聖人德業並天地如此而皆資乎易。易何其至耶。

###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上傳

五

此章言卦爻之用。義皇立象非无謂也。蓋仰觀俯察有以洞見天下之物雖雜亂不齊莫不有陰陽之理存焉。故揆度於未畫卦之先看陰陽純雜之形容何如。然後畫卦之純乎奇偶者。象純陰純陽之物宜。畫卦之雜乎奇偶者。象雜陰雜陽之物宜。是其體質森列。要皆像乎至賾者也。故謂之象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斷丁  
亂反

周公繫爻亦非无謂也。蓋遠求近取有以灼見天下之人雖動作不一莫不有至一之理存焉。於是觀察理之統會以求一理之可通。即通之可行者立為經常之典禮。爻有順此典

禮者繫辭以斷其吉。爻有逆此典禮者則繫辭以斷其凶。

是其言畢著要皆效乎至動者也。故謂之爻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去聲

象有見于賾而立是象言天下之至賾者若可惡矣。然物宜之象一本陰陽之理各雜不越意味深長豈可惡乎。爻有見于動而立是爻言天下之至動者若可亂矣。然吉凶之斷唯觀會通之禮事肆而隱各具典常豈可亂乎。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爻象不可惡亂變化之理備矣。人可不擬議於斯乎。是故言不遠言必比擬參詳於易而後言動不遽動必商議裁定於

周易

上傳

五

易而後動既由象辭以明其理於未言動之先又由變占以決其機於將言動之際則始焉以我體易者久之易即在我一言一動自然當可時出而變化以成此下七爻蓋其例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行去聲見五侯七貴此也。有賢通反。言善者君子出言也。

此釋中孚九二爻義。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也。室幽隱之地善與不善誠偽之分而應違攸殊可見言聲於心特出乎

居室之身即加乎千里之民罔不屬耳焉則知行基於言特發乎居室之遙即見乎千里之遠罔不屬目焉此即樞一轉而戶斯開機一撥而矢斯發乎樞機之所發有善否而遠邇應違之榮辱因之且善則召祥不善則致殃是言行又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居室言行關應違繫榮辱動天地如此人可不慎之而以中孚之善為主乎擬議此爻則知孚信之道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處上聲斷丁管反

周易

上傳

七

若有不同原心而論則出非徇人處非忘世默非避禍語非沽名二人之心有不同乎唯其心同則譏莫能間雖金石至堅其利亦足以斷矣以同心而發于言則意氣相投雖蘭之至馨其臭不足以擬矣宜乎先號而後笑也擬議此爻則知大同之道在心而不在迹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可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咎矣

錯音措夫音扶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物錯諸地已可安矣藉之以茅則安益安又何覆敗之咎此蓋敬慎之心无不周到也夫茅之為

物微薄无甚關繫而藉物則至安是其用誠重也慎此藉茅之術而往以濟過凡所規畫无非萬全之計何失之有擬議此爻則知凡事之貴慎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此釋謙九三爻義言君子善處功名之際者也彼力勤王事

勞矣而不矜伐於人任事有成有功矣而不居德於已此其器量宏深厚之至也所謂勞謙者正語以其功下人而不伐

不德也果何心哉蓋以德成於己者常念充養完終必欲其盛禮接於人者常念虛心遜志必欲其恭不謙胡可得乎然

周易

上傳

七

謙也者凡以自致其恭耳初非為存位計也而人道好謙自不疑不忌足以長保其位矣擬議此爻則知居功之當謙矣九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釋乾上九爻義擬議此爻則知處事之窮不可不通其變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釋節初九爻義言君子慎言之道口舌乃召禍之門故亂

此釋節初九爻義言君子慎言之道口舌乃召禍之門故亂

之所生也。每因言語以爲階。如君爲臣謀而不密。則起奸邪之妒。而必中傷其臣。臣爲君謀而不密。則遭反噬之毒。而必禍及其身。至於幾事利害。繫於隱微。成敗關於毫忽。而不密其言。則人皆忌其成。而樂其敗。是事本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夫言一不慎。基禍無窮。是以君子慎密而不敢輕出其言也。擬議此爻。則知言不可不慎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周易

上傳

五

此釋解六三爻義。作易者。其知致盜之由乎。負者。无德。小人所爲之事。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若小人而處非其據。適啟覬覦者之心。盜思強取而奪之矣。所以然者。以小人在位。上慢。若下暴。民則讎自己。開盜思執辭以伐之矣。是猶慢其藏。所以教人盜。治其容。所以教人淫。於人何尤。易辭所云。正言六三。无德竊位。而爲盜之招也。作易者。不歸罪於爲盜。而歸罪於致盜。所以爲知盜也。擬議此爻。則知度德而居位矣。

右第八章

大。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推講求卦之法。而總歸於神也。伏義

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其背有白一至十之數。是數也。人第知爲河圖。已耳。豈知卽天地之數。抑知數之何者。屬天。何者。屬地。乎。天純陽。其數奇。而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之數也。地純陰。其數偶。而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之數也。河圖具天地之全數。如此。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河圖既具天地之數。則天地功用。亦不外於此矣。自其分而言之。一三五七九屬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屬地。是地數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此五位也。夫豈天自天地自地。

周易

上傳

五

哉。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先偶後。其序不紊。如兄弟之相得矣。而相得之中。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奇施偶承。其交无間。又如夫婦之有合焉。自其積而計之。天之數。一九爲十。三七爲十。又餘一五。非二十有五乎。地之數。二八爲十。四六爲十。又餘一十。非三十乎。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則相得有合之數全矣。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夫天以一二三之數。生水木土。湯之變也。地則以六七八之陰。化而成之地。以二四之數。生火與金。陰之化也。天則以七與九之陽。變而成之。是變起于天者。化成于地。化起于地者。變成于天。所以成變化者。此數成之也。至變化之

間生成相待。迭爲屈伸。卽鬼神也。統言之。一二三四五之生者。神之來而伸。六七八九十之成者。鬼之往而屈。錯言之。其方生方成者。神之伸。其既生既成者。鬼之屈。所以行鬼神者。亦此數行之也。要之奇偶生成之外。无變化。變化之外。无鬼神。變化成而鬼神卽行於其中。圖數妙造化之全功如此。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操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扚時設反奇紀。宜反扚卽得反。

夫圖數妙造化之全功。而聖人之筮法。遂由此起焉。蓋河圖中宮。有天五乘地十之數。著策之數。卽本此五十數。而大衍之至。用以筮著求卦。則止用四十九策。蓋虛其一。以象太極。抑數全用。則滯。唯有一之不用。乃圓通而无方矣。由是以所用之策。信手中分於左右手。左以象天。右以象地。宛然兩儀之對待矣。從而取右手一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人參天地之中。儼然三才之並峙矣。既掛一矣。兩手未知盈縮。隨取兩手之策。各四四而數之者。著之操。有定數。猶時之行有定紀也。既操四矣。左右必有零奇。隨取左右之奇。扚於左手。第三第四指之兩間者。積策之餘。以成爻。猶積日之餘。以成閏也。然不止一扚。而有再扚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日。而用三十日爲一

周易 上傳 手

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又得三十日。爲再閏。則前之日无餘。然後于五歲外。別起積分。以爲後閏之始。唯曆法如此。故操著於掛一之後。既操左而扚左。固三節而扚矣。又操右而扚右。乃五節而再扚焉。則前之策无餘。然後于五節之外。別起一掛。以爲後操之端。亦猶曆法之有再閏也。此其所以爲象閏乎。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則之日。期者。

夫四十有九之用。不特分操掛扚。策各有準。卽過操餘策。亦有準者。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運九。九陽數也。操著三變。之末。凡四爲奇。餘三。則九爲老陽之爻。一爻過。則之策有三十六。以三十有六之策。總計專人。得二百一十。有六。太陰居四。而運六。六陰數也。操著三變之末。凡八爲偶。餘三。偶則六爲老陰之爻。一爻過。操之策有二十四。以二十有四之策。總計坤六爻。得百四十。有四。合之。凡三百有六十。與期之日。適相合。蓋期雖氣盈朔虛之不齊。而三百六十。其大凡也。一老之策。準之。則其緒綜於六爻者。卽其迷運於四時者。故有以體天地之撰。六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步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編以老陰老陽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

知。其明一歲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三百六十者特自乾坤言之耳總觀上下經過揲之策百九十二之陽爻猶之乾也每爻以三十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百九十二之陰爻猶之坤也每爻以二十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相和蓋物雖氣化形化不齊而萬有其多乃常數也二篇之策準之則其陳列於二篇者即其並育于兩間者也豈有以萬物之情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著數固準於造化矣以揲著求卦之始末言之其始也易

易

上傳

章

二卦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然後或四與五而得一變之奇或九與八而成一變之偶易不自此成乎由此一變而之至七十二變則爲十有八變然後由初及上而內外皆成

而卦成

六五成之卦矣方其三十六變以成九變則三三以具或

九難獲或巽坎艮坤已爲內體之八卦而小成矣

而而成卦者不過即此而重之耳揲著求卦之法以滿而

而而之編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卦之變必六爻必有變動即六爻之變不變以推卦之動靜由此通彼引可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因變極變觸引伸之類而長之則卦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變既極則老得以廣圓神之用而爻得以周易貢之宜凡趨吉避凶之能事无不悉備于其中矣

蓋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行去聲

卦變如此其功用何如哉吉凶之道隱於无形而著卦之辭有以顯之趨避之德行滯於有迹而著卦之數有以神之是故百姓至愚吉凶不能前知易則受命如響儼然廣土之應也鬼神至幽趨避不能告人易則代之開物成務於神

上傳

章

而而有相也此能事之所以畢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合而觀之圖數原於天地著法通於三才皆變化之道也人能因數以通其與由法以明其理則知數之生成屈伸法之進退離合皆自然而然雖天地聖人无所與焉其知神之所爲乎易豈可易知哉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見易非徒數法之書也易作於聖人其



變世覺民之道可資人用者有四焉如卦爻之辭聖人本道而繫者也人之以言議事者則尚之擬而後言淺深詳畧皆得其宜矣卦爻之變聖人本道而裁者也人之以動應事者則尚之擬而後動行卷進退不膠於一守若夫裁於心而欲事有定理者謂之制器則尚其陰陽二示之象蓋象為聖人所擬元變之已定尚之而典常何變矣可於慮而欲決所疑者謂之下筮則尚其吉凶得失之占蓋占為聖人所斷

聖人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而謂其受命也如嚮元有遠近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人之所以尚辭也者何也唯易有聖人之道是以聖人必自其一身而有為也通諸施諸天下而後行也其間易之所為所行之事其則受人之命隨之如響應聲且所問之事或遠而天下萬世近而應之如響應聲且所問之念慮萌動无不知其未來之言此其所以由辭占之理該乎人情世故周密盡善云云之辭其所以弗應語而弗詳孰能響應无遺如此義此以言下筮之所以必尚之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象遂成天地之文極其變遂定天下

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參七兩反錯也各反綜作弄反

人之所以尚象尚變者何也嘗問焉以言之時四營成易是為一變不謹審之則多寡失實而變不明於是先考左子所餘之策而將以參合於後復考右手所餘之策而因以此伍於前更相考覈其策或四五之寡或八之多皆以辨之矣道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不詳求之則老少无別而數或紊於是分布三變之策而為三一左一右之對待總挈三變之策而為一低一昂之相因彼此相形其策或九六為老或七八為少皆有以稽之矣天地著造化之迹而文見焉不外陰陽之老少也通三變皆此參伍則純陰純陽即成天地純

布之文雜陰雜陽即成天地雜布之文宛若天經地緯燦然成章于通變中也天下有事物之賾而象立焉不外動靜之兩端也極十八變皆此錯綜則動在于不變即定天下靜為主之象動在于變即定天下動為主之象宛若紛賾形境確然凝定于極數中也此无他由象變之理闢闢不窮屢遷元定極天下之至變故也不然滯於陰陽之動靜孰能成文定象如此哉此以動以制器者所以必尚之也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下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是精變也又有其自然之妙矣凡物有心則有靈應營為著



卦之易无心何思爲之有方其著未揲卦亦求也辭占象  
隱於无迹固寂然不動矣及其著動於分際卦劫之餘卦成  
於十有八變之後則來物遂知文象畢知而通天下之務遂  
此无他由辭占象變精變之至无方而通天下之務遂  
之至神故也不然寂淪於无感滯於有礙而通如此  
哉按果變只是一著辭占只  
是一卦故謂著卦皆易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音機

辭占象變皆易也何若斯之至精至變而至神乎則聖人爲  
之耳彼來物隱於无形甚深矣聖人繫之辭命之占推究到  
底是辭占乃聖人所以究極幽深之理也精之至而能神者

月易

上卷

三

此也交象渾乎未判甚幾矣聖人立之象制之變磨勘微濶  
是象義乃聖人所以研窮幾微之理也變之至而能神者此  
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惟辭占本極深而成是辭占一深也故言曰而迷者開天  
下之志能通焉唯象變本研幾而著是象變一幾也故言曰  
來而思者齊天下之務能成焉唯深幾皆出於自然而神也  
故志之通若或通之務之成若或成之有莫知其所以通且  
成者何待疾而後速行而後至哉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通志成務而妙於神非聖人不能有此子曰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者正以辭占爲聖人所極深而神於通志象變爲聖人  
所研幾而神於成務之謂也不然易道有四而爲人所尚  
從何來哉作易之功大矣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扶昌叔報上

此章言下卷易於先天遺說終二卷六三聖人何也

月易

上卷

三

故蓋易所以開物而聖人以古以成條而示人以通達  
而卦爻既設天下之理皆備於吉凶趨避之中而君子之  
而已豈小哉聖人因是制爲卜筮以開物者通志也之  
迷於吉凶而無定業使之不息於趨避以自道者通志  
以斷其心之不定定業以斷其事之疑使不眩於義理易足以  
居日用如也

是故智之德固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  
此洗心退讓於窮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以知之知音智下  
去聲與音

何人音賦

周易

上傳

夫易川周於天下而易理實具聖心是故著之方揲老少无定動靜靡常有流轉而其測者德非圖而神乎著所得之卦險易殊質淑慝異辨有一定而不混者德非方以知乎其所值之交隨位當否因時消息各以一節變易其說以應於人者義非易以貢乎凡此皆易之妙也然易未作之元聖人雖具三者之德於心而萬理澄清一私不染若以易為權者焉故方其无事也欲神知變易之德退藏於靜審與寂者同體及其有事而憂民之不趨吉避凶與民同患也此心而應未來之吉凶雖逃其先見之明已往之吉凶不出其彀藏之藏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同用此所謂无卜筮而知

吉凶者唯古之聰明不假耳目厥知不假心慮發神其感不假殺伐者乃能與于斯苟非其人而克妙易理於一心如此故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定與神物以簡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大音之說自卜筮民之六六數信之隆人必易如此是以心通造化明天道之消息知周萬物察八卦之利害天人皆知則知著龜洩造化之秘而斯民趨避之則有以聞其先於是興書教養與應教下使民前事而知吉凶亦得與神知之能矣聖人平日退藏无念不誠至

於其筮之時尤以此齋焉而湛然純一於彼而肅然警覺此

周易

上傳

以吾心之神合著龜之神以著龜之知驗吾心之知將知來益精藏往益微也不有以神明其德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威用之謂之神見音與神物前民用之始未官之造化一氣流行萬物出入之戶也靜而機欽於无如戶斯闔陰之事也謂之動動而化於有如戶斯闔陽之事也謂之靜靜而闔而氣序相禮行番互換之義非變而何闔往闔來如瑞元氣流行一機并通而何夫化者流行則萬物生矣始生而厥兆萌一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天易有著龜達其用必先有卦爻立其體而卦爻果何自哉是故八卦儀象之前先有一理為生生主者所謂太極也

由是動生陽而奇畫立靜生陰而偶畫立兩儀一大極也  
儀上加一奇一偶而太陽少陰生陰儀上加一奇一偶而太  
陰少陽生四象一太極也太陽少陰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  
兌離震生天陰少陽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八卦  
一太極也八卦既生而六十四卦可推矣此聖人畫卦自然  
之序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六十四卦不外八卦雖未斷以吉凶而時之消息  
吉凶已前定矣是吉凶也雖未自趨避然得失無二而  
出入之有資大業已造端矣孰非大極所推行焉

周易

上傳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繫象莫大乎日  
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  
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

卦者上者皆天也同公大者遠者也

夫卦成而蓍龜之功用行矣是故語成象效法之大者莫大  
乎天地之覆載語變通不窮之大者莫過乎四時之錯行昭  
回于天代明不息者日月也縣象著明之尤莫過此若天王  
土率土王臣者富貴也勢位崇高之大無過此制作者聖人  
也備水火動植之物以養生民之用立大小方員之器以為  
天下之利元大此以

氣者鈎之使由遠隔時也者繫之使近于以定吉凶而得  
失之報明成聖聖而趨避之不備則莫大乎蓍龜蓋著一機  
而天地之數以顯一理而五行之理遂昭所以前民之用  
者幾以加矣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則之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現

易雖作乎聖人而實本於天地是故蓍龜之神之德六生  
物之體也雖有伏藏之知天生動物之神聖人則著制  
用之四十有九而參伍錯綜之法

周易

上傳

三

形天地之變化也聖人效之于蓍龜而九六迭用剛柔雜居  
焉和祥華異天象之吉凶也聖人象之於蓍龜而得  
失斷以凶焉此蓋由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以五生數統五成  
數而同處其方神龜藏書而出於洛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  
各居其所總之皆易理也聖人會其意於河圖中而  
象八卦以備推其意於洛書外則書而儀象八卦亦  
天道之自然乎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事

合而觀之操蓍之後易有老少陰陽四象所以示人以所值

之卦爻使之所見。以值升爻各有所繫之辭。所以告人。以全體一節之義。使。有所知也。辭之所繫。吉凶定焉。所以斷其趨避。使之无所。也。凡此皆所以前民用者。故曰。易之道。如斯而已也。

###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不義此節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祐者。助也。人爲主。而天特輔之。之謂也。

天无私助。助必於順理者。人亦无私助。助必在於信實。知人

易

上傳

彖

益知天矣。上九下從九五。是信在心也。而上踐之爲履。順在事也。而上研之爲思。又以其所履而思者。崇尚乎有德之賢人。如是。則內外交致。滿而不溢。以是承天之祐。豈倖致哉。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言作易者。固立象以盡意。用易者。實得意而忘象。聖人與民同患之意。无妨也。顯載之書。而論之煩。悉非書所能盡。宜之言。而意之含。盡非言所能盡。然則聖人之意。終无以自見乎。聖人以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故立一奇以象

陽立一偶。以象陰。則體貞對待。而包涵无外。用妙流行。而變化无方。言與書不能盡者。以象盡矣。象之淑慝。有情偽也。即此象。因重之而設爲六十四卦。則當否異位。消息殊時。舉世間邪正善惡之分。辨別无餘。情偽盡而意盡于卦矣。象之情蘊。因言洩也。即此象。發揮之。而繫以爻父之辭。則全體言於一節。效動舉生。平憂世。覺民之論。闡說靡遺。言盡而意盡于言矣。然百姓不能觀象自得也。又即此象之趨時者。制筮以裁陰陽之變。而推之爲可行之通。則吉趨凶避。行无不順。而利盡矣。又即此象之變通者。振厲以作民行之情。而妙之以鼓舞之術。則趨避若翼。不知誰爲。而神盡矣。至於盡利盡神。

鼓舞之術。則趨避若翼。不知誰爲。而神盡矣。至於盡利盡神。

而聖人之意。寧有不盡耶。象以最初奇

乾坤其易之經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繼委旁反。息之上。與

聖人所以立象盡意者。以象始於乾坤二畫。而陰陽變化。包

蓄无窮。其殆易之經乎。何也。乾坤列於左右。則對待寓流行

之機。時雖未有變化。而所以化陰變陽者。已立於此。設使乾

坤毀。而奇偶不立。則所以化陰變陽之體。不可見。而陰陽變

化之用。或息而不行。夫乾坤既不可息。此立象之必不可

已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川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象立而意何不盡耶故此乾坤之在卦爻也陰陽之形也自其不倚於陰陽超於形而上之太極之真渾然无朕謂之道道固乾坤之精也自其不離於陰陽固於形而下之剛柔之質昭然有定謂之器器亦乾坤之迹也乾坤有自然之化因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陰或變陽陽或變陰變所由名推此乾坤化裁之理而行於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趨避无滯礙通所由名也至舉此變通之法措之天下之民使民因著以求變因變以求通則移成業定事業因以名矣然事業亦孰非乾坤之妙用哉信乎乾坤為易之總而立象果

用易

上傳

聖

足以盡意也

之故其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

聖人固立象盡意矣然象非无見也蓋見天下之賾莫非道也於是擬形容以象物宜而道之精蘊盡此矣故謂之象象立而爻生焉非无見也蓋見天下之動莫非道也於是觀會通以行典禮而道之變通在此矣故謂之爻蓋緣意起見緣見立象象立而意盡焉惟形下之器哉

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即象也聖人既見於賾而立卦用易者欲究極其至賾之理須於卦象求之觀卦則理自窮矣辭即爻也聖人既見於動而繫辭用易者欲鼓動其趨避之行須於爻辭求之玩辭則行自奮矣

存乎在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通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行去神乎運用者則以多義釋之

有卦爻則有卦爻陰陽之化人於操著求卦之時欲因其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存乎易之變焉蓋凡四為奇

陰陽不同皆陰變陽也凡八為偶偶之純雜不同皆陽變陰也於此裁之則七八九六始有所分矣有變則有可通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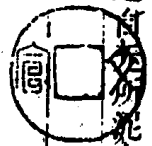
用易

上傳

吳

之數之後欲因化裁有可行之理而推之於日用云為之際存乎易之通焉蓋變在於卦而卦必有當通之理也變在於爻而又必有可通之機也於此推之則日用云為始得其當矣若大神明乎變通之理而極用易之妙則存乎其人然而成者不露勉強之迹而變通之理自然實體于身而行之有成不言而信者不假言見之煩而變通之理自能契于心而知之不惑乃所謂神而明之者唯德行純備之聖吾心有自然之變通故卦爻之變通自然勿疑也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矣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大易理盡於吉凶吉凶原於象

爻而象爻果何自而立哉聖人作易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

而八卦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純陰純陽之象著六子列而

雜陰雜陽之象昭象不在成列之中乎由是因已成之卦各

以八卦重復加之以成六十四卦則六畫悉備凡遠近貴賤

承乘比應之屬莫不錯陳于其間爻不在因重之內乎此易

之體所由立也成列指小橫爻四重指大橫爻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周易下傳

卦爻既立卦爻有奇偶即剛柔也其剛推乎柔則剛變為柔

矣柔推乎剛則柔變為剛矣變不在剛柔相推之中乎於是

聖人因卦爻時位之消息當否而繫之辭以命吉凶此雖本

形于動而為占而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不出乎此矣動不

在繫辭而命之中乎此易之用所由行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所命之辭也然必揲蓍問易之餘卦爻既動然

後吉凶悔吝之在卦爻者始見蓋動即辭而寓辭還待動而

顯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建同

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實本於位之未嘗動乘乎時之不得不

動者也方其卦爻未動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有凝立不易之

體非立本者乎及卦爻既動便圓變流通剛極則變而通于

柔者極夫進極而退之時也柔極則變而通于剛者極夫退

極而進之時也非趨時者乎

吉凶者貞勝者也

剛柔變通吉凶見矣是吉凶者不容並立常以正而相勝者

也吉有當然則吉為正而常勝凶凶有當然則凶為正而常

勝吉用此入彼事勢所必然而古今之所同也非貞勝而何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觀去聲夫音扶下同

吉凶所以貞勝者唯一理也蓋稽造化以驗之人事矣試觀

天地之道消息盈虛至變矣而其貞唯覆載生成之莫掩日

月之道升沉顯晦亦至變矣而其貞唯晝夜代明而不息至

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其變無窮而其貞唯有當然不易之

理順則吉逆則凶非有二也此卦爻吉凶之所以貞勝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去聲隤音頽

然貞一之理實原于天地乾天也得一以清性情確然至健

而其生物氣始必亨更无艱難示人何易乎坤地也得一以

寧性情隤然至順而共成物一承乎乾更无煩擾示人何簡

乎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夫乾坤以易簡示人如此而易之象安能外之故凡爻之奇而陽者效夫乾之易也偶而陰者效夫坤之簡也凡象之陽息陰消者像夫乾之易也象之陰息陽消者像夫坤之簡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繼聖人之情見乎辭見音現

爻象之體由乾坤而立而爻象之用得著卦而行方揲著求

卦之先雖尚未成爻尚未成象而其值當動之爻象已隱然動于著卦之內及揲著求卦之後卦以全體昭爻以一節

周易

下傳

卷

著而其所值占決之吉凶遂顯然見于著卦之外爻象之動即變也雖未見諸行事然化裁推行之下已寓作與鼓舞之機凡人趨避之功業見於此矣吉凶之見即辭也雖已決其趨避然危平易傾之旨實涵憂世恤民之懷聖人同患之情見於此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仁作人

聖人之情既見于吉凶之辭矣其功業不與天地同流乎天地有大德即生生不已者是此天地之造化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生天地所生之民非履君師之位不可故位爲

聖人之大寶守位以人者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也聚人以

財者財惟民命財散則民聚也至乎財以聚人當務本節用

以理之辭以教民當申諭彰憲以正之民弗率教當明罰勑

法以禁之總之以歸于義蓋得其義斯用足教明而暴戾正

所以聚人守位永持大寶而運生生之德與天地參者也合

而言之天地以易簡肇作易之原聖人以大義成經世之業

唯一理耳故曰動貞夫一而吉凶以此貞者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周易

下傳

卷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交反音施王去聲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欲作

易以前民而不違作也仰則觀經緯之象于天俯則觀一定

之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而雄雌剛柔者究其故觀天地之宜

而寒暑高下者求其實近取諸性情形體而有慘舒動靜之

殊遠取諸飛潛天橋而有屈伸榮枯之異總之一陰陽消息

而已於是始作八卦因而重之凡陰陽之理深于无形而爲

神明之德者易卦與之貫通而无間如健順動止乾坤震艮

通之也悅陷麗入兌坎離巽通之也陰陽之迹顯于有象而

爲萬物之情者易卦與之肖似而不違如天地雷山乾坤艮



震類之也澤水兌坎離巽類之也微顯畢具聖人制器尚象寧不本於起哉。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音與網同罟音古個音田

上古未有稼穡鮮食其先也包犧教民績麻成繩而結之以

為網罟用以佃於山林漁於川澤若此者疑取諸離蓋離象

為日離德為麗即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之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取諸益益竹同反耜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

然鮮食雖具粒食尚艱神農氏斲木使銳而為耜耒耨木使曲

而為耒耒以運耜耨以起土以教天下之樹藝蓋取諸益二

傳

下傳

聖

體皆本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取益之德天下之益莫大於耒

耨又取益之義也新削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

諸噬嗑易去聲

然食用雖足有無未通神農以日中遠近可至之會立為質

易之市天下市各致其民天下民各致其貨以各所有易各

所无交易而退則不足有餘相通而各得其所矣若此者蓋

取諸噬嗑卦德上明下動而日中則上明為市則下動又卦

名噬嗑而市之音似噬合之音似嗑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地治去聲

時風氣漸開人文漸著民方厭罔陋而思文明是其變也三

聖因時之當變而通以文明之治則民悅其化之更新聲靈

不倦若或使之變以然者以通變隨時順理不見有為之迹

故民以為宜而趨之不倦也要其通變宜民之妙亦循乎易

理耳易理窮則數盡必更勢極必反求有不變者變則積弊

既去新制自行求有不通者通則一時可行萬世无弊未有

不久者夫易之理即天之理變通合乎易即合乎天是以天

祐之民宜不倦而吉无不利也嘗即變通而稽其實上古被

用事

下傳

聖

草衣皮陋亦甚矣三聖繼出制為上衣下裳而垂之則章服

有別禮義明興而天下治矣此疑取諸乾坤蓋乾易坤簡變

化而无為衣裳之制順治无迹亦何為之有哉。

制木為舟制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諸渙渙利音枯制音資本義致遠以利天下

衣裳垂而遠近觀化矣川澤猶未通也於是制木使中虛而

為舟制木使末銳而為楫舟以載物楫以運舟有以濟川塗

之不通取諸渙蓋渙巽木在坎水之上即舟楫之浮於水上

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不通濟矣民猶苦於負戴也於是因牛性順則馴而服之馬性健則駕而乘之平以引重馬以致遠遂貽天下以安逸之利取諸隨蓋隨之德下動而上悅半馬之引重致遠其下之動也人得以服之乘之其上也悅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平聲柝音托

水陸交通暴客時有於是重門以禦於外擊柝以警於內則衛防既周即有暴客之至固有以待之矣取諸豫者蓋豫有豫備之意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斷丁緩反杵音

月反

下傳

聖

防患以備其外又當興利以養其內前此民知粒食猶未精食也於是斷木使大其本而爲杵掘地使虛其中而爲臼曰以容杵杵以脫粟此利與萬民得易粗爲精而濟其養生之願焉取諸小過蓋小過下止上動即日止而杵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險設食精使无以示威有險能守有粟能食乎於是弦木使曲而爲弧剡木使銳而爲矢矢以及遠弧以發矢此利與有以威服天下不軌之心取諸睽蓋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

處上聲易去聲下同

民患禦矣民居可不美乎上曰之世以山穴地以居夏則露野而處後世聖人易之宮室有棟直承而上有宇兩垂而下以備風雨之漂零焉取諸大壯蓋大壯有壯固之意而宮室之制安定不搖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喪去聲

民居奠矣民情可不盡乎古之葬者被薪委野无封土樹木之規无衰麻哭踊之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不復仍衣薪之俗而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取諸大過蓋送死大事寧過于厚也

月反

下傳

聖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治去聲

夫養生喪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使不繼以同文王道何所終乎上古民淳事簡凡事惟結繩以爲記驗而已後世則官邪作而民偽滋聖人易之以書契言不能讎者書記之事有不信者契驗之則百官功罪以此而稽萬民情僞以此而核取諸夬蓋夬者明決之意也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奸僞也合而觀之始于包犧終于堯舜由朴而文始于結繩終于書契由畧而備尚象之功豈不大哉

右第二章此章不重聖人制器尚象蓋即制器尚象明易之廣大悉備也制器不是拘拘易象爲之乃是

易作而天下之象器不能  
外耳故每用蓋特疑詞耳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章言易象之妙義皇作易非有他也一陰陽純雜之象而已而象非迹也一太極之彷彿擬諸其形容而已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

象者材也

文王繫象果何言乎蓋德體象變卦之材質不謂其明其全體之蘊象之統體所由立也精作材料之謂有部大貞發之大通順健坤之利也而元亨化馬發之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用易

下傳

望

周公繫爻又何言乎蓋情偽利害天下之動不齊爻則辟其酬酢之迹象之一節所由彰也此后天繫辭以盡言也是人事實人事之宜于爻中者如婚姻祭祀之動不一而足謂據其理而呈以象示人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夫卦以象告而象爻之所以發揮其象者又如如是故吉凶之形由此而生悔吝至微亦因此而著考占問易无不本於此矣易象其至乎哉

###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章言易不獨前民用亦以扶世教也乾坤純陽純陰畫固无多寡矣至于震坎艮皆索諸乾為陽卦畫反一陽二陰而多陰巽離兌皆索諸坤為陰卦畫反一陰二陽而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奇反

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此故何也蓋凡陽卦主奇以一奇而主二偶合之乃五畫五數為奇故陽卦之多陰也凡陰卦主偶以一偶而主二奇合之乃四畫四數為偶故陰卦之多陽也受之皆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耳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行去

然有數則有理畫之所在即德行之在也彼陰陽大分陽貴陰賤有君民之象焉陽卦一陽二陰是為一君二民一人御極四海歸心其道公而大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二陽是為二君一民取出多門民无定主其道私而小小人之道也此多陰所以為陽卦多陽所以為陰卦聖人扶抑之意深矣行

### 右第四章

子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章錯舉諸爻以明易道之妙首釋九四爻義見感應者順其自然也天下應靡其往與來原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且思之極而至于慮哉蓋理原于太極其歸本同也但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塗不得不殊耳而殊能外同乎理根于人心其致本一也但因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不得不百耳而百能離一乎人亦第因天下應天下足矣何以思慮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信音伸下同

周易

下傳

卷

當觀之造化矣日月往來而晝夜之明生寒暑往來而四時之歲成其日月寒暑之往非思而往也氣機之消屈也日月寒暑之來非思而來也氣機之息而信也屈感乎信信應乎屈而明生歲成之利生此一感應自然之理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蟄胡終反音或蟄直立反沉入蟄

又稽之物理矣尺蠖之屈所以求其信而行也尺蠖无思也龍蛇之蟄所以存其身而奮也龍蛇无思也况聖學乎彼心之裁制為義而神則義之至妙者也君子精研其義至于幾微必察以入于神則識力融者應接必周雖无心致用而于

變萬化出之固无終窮矣義之泛應為用而身則用之從山者也君子順利其用至于无入不得以安其身則踐履熟者涵養必隆雖无心崇德而高明廣大極之固无限量矣夫精義入神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屈之感乎信也利用安身以為入而崇德之資信之應乎屈也此亦感應自然之理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夫義未精求其精用未利求其利今義既精矣用既利矣邇此以往則機非在我化不可為非我之所得而知也至於窮天地合一不測之神而心與无動无靜者同機知天地推行有漸之化而行與一闢一闢者同運此則義精於无可精用

周易

下傳

卷

利於尤可利德極其盛是以本吾心自然之神化妙合天地之神化也此亦感應自然之致耳何思慮之與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

兩焉各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豈

可得見邪困于逆反後事並同

釋困六三爻義言三欲去九四以要功而傾陷正人公論所

不容各必辱也欲依九二以圖安而投身非所適足以贖禍

身必危也既辱且危如此雖有上六比昵之親安能庇之凶

固宜矣賈音古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釋解：上六爻義，準者驚害之禽。小人心術之險也。弓矢者，射準之器。君子道德之威也。操器以射準者，則存乎其人。君子德位之兼隆也，誠使君子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機，解悖之器，素藏於身，鞘鋒歛鐔，必待可為之時而後動，則既不即戎，又不墮奸，何不利之有？夫藏器而動，其動已先為不可括，是以一出而有解悖之功。易辭所云：「正言公能藏能待，渾成其器而後動也。」獲之何有不利哉？括，結礙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釋解：噬嗑初九爻義，不仁謂恣心害理，不義謂反道背德，勸即勉於仁義，懲即戒其不仁不義。小懲大誡，小人蒙福。此聖人使人遠罪之道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去上。

釋解：噬嗑上九爻義，惡始於微，禍成於著，惡之不可積也如此。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釋解：九五爻義，言人有若危若亡若亂之意，是乃所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道也。君子有見於此，存此心，常不忘則所以圖于未然者无弗至矣。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可保于无虞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知音智，勝音聲。

釋解：九四爻義，稱位以德，謀事以知，任事以力。三者不自度量而貪位要功，其不及于禍者鮮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幾音機，先見之見，音現，斷了。亂反，漢書古之之間有凶字。

釋解：六二爻義，言凡事有機，知之者，其神明盡變之人乎。彼上交下交，或有一趨奉傲慢之心，即諂瀆也。君子不然，是必能于諂瀆發念之初，覺之早，絕之力。正其知幾乎？然所謂幾者，非未動以前而吉凶无狀已動之後，而吉凶已形也。唯在念之方動尚微，而一念警惡，吉凶已先兆其端者也。君子見吉凶之幾，即作而趨避，不俟終日之久焉。知幾之速如此，果何所本哉？易辭所云：「蓋言君子无欲而靜，堅確分辨，介如石。」

禍則神定者識自期所以不俟終日而必可識矣且幾之所  
寓有常輻勝而微者有常顯達而彰者有宜遜順而柔者有  
宜勇決而剛者君子于動微先見時无不知之此其職識先  
覺超于衆人之表者故曰萬夫之望是正所謂其神也

彰柔剛是四件事  
言其无所不知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幾音機復行之復  
芳服反祗音其

釋復初九爻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顏氏之子克復  
功至寧有不善而常覺之自心止之自心不待失而後復也  
故不遠之復顏子有焉

周易

下傳

聖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音因縕  
紆云反

釋損六三爻義情必兩而後專功必兩而後成彼天地兩山  
以氣升降而絪縕无間兩而一也則萬物氣化而體質凝實  
矣男女兩也以精施受而交相感通兩而一也則萬物形化  
而生生不已矣况友道乎易辭所云正言損去間言兩者之  
人合以成吾兩者之專致一而无雜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于  
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益

之立心无恒凶

易其之  
易去聲

釋益上九爻義身以順理為安動則指諸事業心以和平為  
易語為發諸寶令交以相孚為定求謂征其賦役也君子于  
平日修此安易定三者其立心之恒可知故民與民應而益  
全也反是則非惟不與爭奪且至信乎求益者必不可以  
无恒也

###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撰在  
免反

此章言聖人作易因時詳畧无非覺民之意也伏羲畫卦始

周易

下傳

聖

為乾坤二書其殆易書卦爻從出之門乎何也乾體一而實  
性動而健陽物也坤體二而虛性靜而順陰物也陰陽兩分  
則為物合一則為德合德而相摩相盪諸卦之剛柔體質以  
立由是天地之撰如雷風山澤一陰陽之迹也易則體貼其  
似矣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一陰陽之精也易則旁通其妙  
矣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表世之意邪

文周繫辭其名之所稱或假物象或寓事情繁雜不一然皆  
發揮陰陽之理何差謬之有于稽其所稱之事類蓋緣皇風  
下衰情偽日滋古今希觀之事聖人一一經歷之是以思慮

不得不深言辭不得不詳耳然則稱名之難非聖人意也時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夫昔扶當去聲斷丁亂反本義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易固難而不越矣豈其有所遺耶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曰往易則昭彰其一定之理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曰來

洞察其先事之故事爲之迹至顯也易則言事必歸于理而微之性命之理至幽也易則言理必托于事而闡之不但已也

尊卑貴賤之異名易因陰陽上下之分而稱之各當其歸設御器用之殊物易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各從其類以

周易

下傳

聖

至教言也爻言變正直无咎告以吉告以凶因占而斷則易

天下之理何有不備哉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有遠其辭交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中丁仲反行下孟反

自所備之中而詳論其善其稱名也極事物之至微舉目前之至近可謂小矣然皆取類于陰陽之義該括无窮何其大也

也旨意涵三極之遠而所發之辭又經緯錯綜何其交言多委曲而于理未嘗不切中事多敷肆而于理未嘗不精隱此

皆所爲難而不越也果何爲哉蓋聖人因民之疑于趨避而欲濟其行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人而明其失得之報

也此後天之難所以廣先天之教而開物成務之功大矣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易始于伏羲中微于夏商至文王繫彖而易道大明是易之復興也其於中古也悲

新之時乎然文王作易適囚羑里操危慮深非安常處順之日也其有憂患乎夫當憂患而作易則易无非處憂患之道

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周易

下傳

聖

處憂患之道莫如反身修德矣試偶舉九卦以明之履禮也致禮治躬則非僻无自入而德有所據立矣然唯退讓可以

明禮是謙又爲禮者所當執持而不變者也夫謙以行禮則制外養中善端克復矣復者萌一善即萬善之根振復而不

守則雖得必先終非已有矣恒者得一善即堅守而不易持守雖固私欲果盡去乎損則懲忿窒欲以修其身刻治雖嚴

天理果盡純乎益則遷善改過以長其善德雖裕于常未必不變于困唯處困之亨不亨吾德之至不至可辨矣德雖亨

于困未必不渝于終井則德性堅定不易其所也然可與立者未必可與權巽則隨時制宜不膠于一也此九卦之德之

半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而不厭損先難而後  
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易解並去聲  
履爲德基固貴和平而寔情理之至者謙爲德柄雖處尊平  
而有遜讓之光焉復之本止一念若甚小矣而天人之物已  
辨也恒之固歷萬境若甚難矣而常貞之味不厭也德必損  
乃修先何難也而欲淨理還後則若易焉德至益至是長  
裕也而善遷過改初何增設焉德既以困辨則身雖窮而道  
寔亨非通乎井既爲德地則內雖止而外不膠非遷乎至巽  
爲德制則隨所化裁足稱物之宜矣而泯其應用之迹又何

下傳

聖

此九卦之德之妙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之行下孟反遠去聲

凡行非禮則乖是履所用之和行者而和益至矣禮非謙則  
亢是謙所用之制禮者而尊益光矣良知每爲物蔽復用之  
而物辨非自知乎天德易爲物維恒用之而不厭非一德乎  
用損之先難而忿怒之害遠用益之長裕而德業之利興用  
困之亨通而窮陋之怨寡井惟居所則安而能應用之故足  
辨義巽唯稱隱則旁而不流用之故足行權德之妙用如此  
尚何憂患之難處哉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  
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遠易通去聲  
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爲學易之事而深有望乎其人也易之  
爲書周乎日用切于民生乃人所當體玩不可隔遠所以然  
者以其爲道屢遷靡定非他書之可以拘泥者比也屢遷何  
如蓋易道不外于陰陽陰陽變動不居其所常周流于一卦  
六虛位之間陽上陰下分之常也或陰居上陽居下而上下  
无常剛柔當位不易之理也或柔推剛剛推柔而剛柔相易  
此豈有定則唯隨變之所趨耳變適于上下則上下變適于

周易

下傳

義

剛柔則剛柔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屢遷如此顧可遠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夫易唯變所適則其變之所示无非利用出入之事矣其出  
則有出之度使人知所懼于外其入則有入之度使人知所  
懼于內恐恐然皆必以度而不敢妄動矣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不特此也于出入以度之中又取事之可憂患與所以致憂  
患之故而諄切明之使玩詞者常懷兢惕雖无師保訓誡之  
嚴唯恐失度而陷于憂患之中儼若父母臨之而不敢忽矣  
其外知懼有如此哉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揆其方

易變之懼人如此易誠不可遠矣蓋易變无常行而因變繫

辭有定理學易者其初也第當循其辭之達變者而揆度其

道之所向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自昭然於辭之中而无常

相易者亦既有典常而可行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

苟非達變之人即无以盡其變非通方之人即未免拘于左

屢遷之道豈虛行哉蓋易不可以不學亦不可以易而學也

右第八章

此見易道唯即變以為常只重一變字不可以

要後又言既有典常者蓋卦爻固未始有定

變而變寔未始无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周易

下傳

卷

此章專論爻義示人知觀玩也易之為書有卦有爻然必原

一畫之始而要六畫之終則一卦陰陽純雜之體質以成矣

至卦之六爻或陰位陽居陽位陰居而相雜靡定者蓋陰陽

二物各以時成耳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易去聲

自時物見于初上者言之初則其理幽隱而難知上則其理

顯白而易知何者以初上有本末之分也本則精蘊尚含故

難知此繫初之辭必擬其當假何象當若何占不敢輕率也

表則義意悉出故易知此繫上之辭不過因初之象占而卒

成之耳何煩擬議哉

觀乾坤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扶

初上固該始終之時物矣若夫雜陳陰陽躋亂之物撰具剛

柔中正之德且辨別其物與德純雜淑慝之是非初上非不

有之然必合中四爻則其義始備此中爻之時物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之知

夫六爻既備則天道之存亡人事之吉凶具是矣人欲究極

其理者惟玩六爻之辭而居然可知也若知者祇觀其彖辭

而已得其十之六七矣然天下不皆知者也爻辭可不備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一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

周易

下傳

卷

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要平聲

以二四爻言之二四皆陰爻皆能為柔順之事業固同功矣

但位有遠近之異故其善有不同者二之善大率多得名譽

四之善大率多得危懼所以然者以四近君動有僭僞之嫌

故也觀四多懼由于近則知二多譽由于遠矣然非盡在遠

也二以柔為道非附陽剛无以自立本不利于遠二乃大要

多譽而无咎者以其用柔得中不過于柔也知二多譽由于

中則知四多懼由于不中矣功謂力之所能善謂時位所宜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

勝邪

勝音



以三五爻言之三與五功同而位異三非盡无攻而凶居多  
五非盡无凶而功居多所以然者以五君位而貴則操得爲  
之權故多功三臣位而賤則有掣肘之患故多凶也要之三  
五皆陽位以柔居之則三靡不振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  
不其危耶以剛居之則強毅有爲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  
不其勝耶夫遠近貴賤物也剛柔中正德也譽懼凶功是非  
之辨也非中爻何以悉備哉觀易者不可不審其詳矣

右第九章此都是從有易後說雖以卦爻並論語意却重  
爻邊首節舉卦以及爻自二節以後俱發明時  
物相雜之意雖有參辭一句亦抑  
揚反覆之意非止申爲贊意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大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下傳

彖

此章見道盡于易而易无非道也易之爲書廣无所不涵大  
无所不包其中且纖悉具備而无遺蓋天下之道天地人盡  
之方易之小成也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人道焉下畫有地  
道焉是三畫已具三才矣又兼此三才而兩之故有六畫六  
畫非他也上二畫即天道之陰陽迭運也中二畫即人道之  
仁義時措也下二畫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六畫亦三才之  
道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當去

夫易備三才之道則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矣道有變動而  
不滯謂之曰爻蓋爻以效動則爻即道之交變也爻有等級  
而不亂謂之曰物蓋物情不齊則物即道之散殊也物之剛  
柔雜居謂之曰文蓋文以相間而成爻即道之經緯也是文  
也有剛居柔柔居剛而位不當者有剛居剛柔居柔而位未  
必皆當者故吉凶生焉蓋道在相濟則以不當爲吉道在以  
正則以不當爲凶是吉凶亦道之貞勝也總之皆三才之所  
貫也廣大悉備信矣此都自卦爻上看  
出不指撰著言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下傳

序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者之易去  
聲要平聲  
此章原易所由興因見聖人作易之情易之復興也其值殷  
末民情滋偽適有周之盛德正易道可傳之時邪且當文王  
困于羑里所處皆憂患之事邪文王以是德當是時遇是事  
故其所繫之辭多危惕之意焉彼臨事知懼曰危危則繫之  
以平幸意要行曰易易則繫之以傾是皆理勢自然若或使  
之者然此危平易傾之道該括甚大凡天下之事危則必平  
易則必傾孰能外之哉而聖人特危其辭无非欲人警懼存  
心終如其始大要有平无傾歸于无咎耳此之謂與民同患

而為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大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夫有行易道去聲阻莊呂反

此章言聖人心易之妙而因作易以前民也聖人之心莫非

易理自其秉陽之純則曰乾自強不息性情何至健乎本此

至健之德見于行恒坦易明白而于危機所伏則不冒進而

陷于險不待已險而知也自其秉陰之純則曰坤安貞无為

性情何至順乎本此至順之德見于行恒簡約不煩而于憂

患所值則不輕試以困于阻不待已阻而知也此所以能

周易

下傳

卷

能懼而无易者之傾哉知險知阻以臨事變言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悅侯之二字衍文

然聖人所以知險阻者豈无自哉蓋惟得易簡之理也說諸

心者事未至而心與理融研諸慮者事既至而理因慮審說

心則吉凶之理皆其所素藏險阻必先知之不險阻必先知

之故定吉凶研慮則趨避之機皆其所熟察險阻決意避之

不險阻決意趨之故成豐亨易簡中之能事如此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其自然之知豈待卜筮哉亦理之先見耳彼天道有變化

而消息幾人事有云為而得失判此理之著于明者天道

吉必有祥以開其先人事有吉必有祥以呈其兆此理之通

于幽者聖人于變化云為則比擬以象之而已然一定之理

用知而不惑矣于吉事有祥則推驗以占之而未然先見之

理早知而无難矣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音

夫无卜筮而知吉凶此聖人之能百姓未能與也而易可无

作乎故自天地設位于上下凡乾坤易簡之道與夫變化云

為吉事有祥之理无一不具但不能告人耳聖人以知器知

來作為易書洩天地之秘所以成天地之能由是入有所為

周易

下傳

卷

既謀之人以審是非復抱著問易謀之鬼以決趨避則百姓

雖愚皆得因易而知吉凶成聖聖得與聖人知器知來之能

矣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阻以趨避吉凶耳而吉凶何

自而見哉蓋當時義舉畫為八卦以陰陽純雜之象告人而

情已涵于象中文周又即象所告者繫之爻象或統言乎全

體之材或析言乎一節之變情之所示者詳矣夫爻象既

即言此卦畫中剛柔交錯而雜居則時有消息位有常義而

吉凶居然可見矣此必能之易百姓所以與能也八卦指六

請卦論爻  
辭象卦辭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遷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德夫

然是吉凶也由象辭見其端必由變占顯其用方操著之初老少未定所謂變動也此時雖未成卦而趨避之機已寓非以利言乎及占決已著必有吉凶此則因卦爻之情有淑慝險易之殊而辭之吉凶隨之非以情遷乎惟情遷若是故卦爻中有中正相與而愛相攻者其情和協而吉生有不中正相與而惡相攻者其情拂逆而凶生吉凶以愛惡之情遷矣

下傳

金

至吉凶未判曰悔吝吉凶方形曰利害又于何生哉如卦爻中有遠相取則意之合者或病于疎近相取則情之睽者或嫌于妄而悔吝胥此生有情相感則為道義之交偽相感則為勢利之合而利害胥此生悔吝利害皆以遠近情偽之情遷矣然所居之位尤為要焉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為貴遠而不相得亦无害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又或以偽相感有以害之且以不善相取致夫悔且吝也總之

一吉凶以情遷也

遷相取如有他不然而悔心生近相取如乃亂乃革而益害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嘗即人之辭而觀之人心之動因辭以宣將放乎正理者情

有所歉而辭慙愧心疑于正理者情无定見而辭枝離有德之吉人情常收斂故辭寡无德之躁人情常輕狂故辭多謗善為惡之人情非真確辭多游蕩而不寔无所執守之人情虧氣沮辭多屈抑而不伸人之辭以情遷如此而易之辭以情遷不益信哉此聖人所以成能百姓所以與能也

右第十二章

下傳

月步

下傳

金

德堂彙纂周易淺解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事而因擬其功用之大也聖人作易必

深出功必假于蓍而著果何自而生哉蓋聖人在上篤恭不

懈默助化育之功故和氣感召靈秀鍾于草木而蓍生焉易

所以有蓍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有蓍必有數數亦何自而起哉蓋天之體圓圓者徑一圍三

三各一奇是天原有三數也聖人以陽全之理裁之故參天

周易

說卦傳

而為三。地之體方。方者徑一圍四。四合二偶。是地原有兩數

也。聖人以陰半之理裁之。故兩地而為二。由是揲蓍三變之

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三而六。二老之數倚此

起矣。兩二二三則七。兩三一二則八。一少之數倚此起矣。易

所以有數也。倚由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

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蓍既揲矣。必有所值之卦。卦又何自而立哉。蓋聖人統觀蓍

策之陰陽。以考其純雜。則所值之卦昭然以象告矣。卦既立

矣。必有當動之爻。爻又何自而生哉。蓋聖人細觀卦畫之剛

柔以審其老少。則當動之爻顯然以易貢矣。卦爻既成而理

何不備乎。易則于進退存亡之遊。剛柔健順之德。有以舉

之。而元少乖逆。且和順之中。條分而縷析焉。是道德與義合

之。為理賦之。為性而命。又理性之原也。易則窮極事物之理

兼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大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

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承上章之意。而備言之。聖人作易。豈徒備人卜筮哉。蓋將

周易

說卦傳

以舉寫性命之理。順而不拂耳。夫性命之理在天為陰陽。在

地為柔剛。在人為仁義。其道各以兩合而立。而易何以順之

統言其卦。三畫已具三才。又兼三才而兩其畫。故易有六畫

而一卦之體成。將初剛二柔。三仁四義。五陽上陰。性命之理

順于全體中矣。析言其爻。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自初至

上。陰陽分半。其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其陰者柔居之。剛亦

居之。或剛或柔。迭相為用。故易有六位。而間雜之。章成。將陰

陽互運。剛柔交錯。仁義時措。性命之理。順于一簡中矣。易誠

性命之書乎。

右第二章

之位矣。震而中，巽而西，艮而南，坤而北，上天下地定其說。  
乎山而爲雲，爲雨氣交通而升降矣。震東北，巽西南，足雷因  
風而益迅，風因雷而益烈，勢相薄而爲卦矣。坎西離東，火  
得火制其寒，火得水潤其燥，角相濟而不害矣。由是乾兌離  
震互相貞胸，巽坎艮地迭爲內外，八卦各與八卦相錯而六

十四卦成矣。

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三

是圖也。自左方分之。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已然者順而易見。自右方分之。起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未然者逆而難窺。要其易卦之序。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不惟右列之卦爲逆數。而左列之卦亦皆逆數矣。逆圓生生而不窮也。圓圖誠至妙矣哉。

右第二章

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論先天方圖卦位有以妙造化之全功也震巽相待是雷以動發生意風以解散鬱結此其始物之功乎坎離相待是

雨以滋潤枯槁日以恒燥陰濕此其亨物之功乎艮兌相待是艮以止物使生意收斂兌以說物使生意各足此其成物之功乎乾居圖始爲宰物之主雷動風散之屬皆統攝于乾而分職以聽者也非所以君之乎坤居圖終爲養物之府雷動風散之屬皆包涵于坤而乘時以出者也非所以藏之乎

右第四章

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

下說音悅

此論文王圖圖卦位有以象一歲之運所謂後天之學也天地宰化生之機而无聲臭之可測者曰帝其出入安在哉唯

說卦傳

四

八卦之位起于震故帝卽於此乎出而生意萌動焉繼以巽  
帝卽於此乎齊而化工均布焉次巽者離帝之相見在是  
輝明盛而化機爲之宜著也次離者坤帝之致役在是  
效用力而元氣爲之長育也坤之後有兌兌則帝所悅之方寔  
理充足而歡暢交通矣兌之後有乾乾則帝所戰之處陰陽  
相薄而肅殺互攻矣以至次于乾者坎也終歲勤動而帝乃  
慰勞休息於此焉次乎坎者艮也一元奏效而帝乃生克圖  
續於此焉

也離也者明也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盛

下齋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繫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讀作向說音悅下同薄音博

帝之出人不可見。常于物見之。自帝出乎震而萬物于震乎出。蓋震居東方。于時為春。正萬物始生之候也。自帝齊于巽而萬物于巽乎齊焉。蓋巽居東南。時介春夏萬物至此。生意漸盛。故齊也者。言萬物之鮮潔整齊也。離以明為義。萬物至此。形色交映而相見。蓋離居正南。于時為夏。正品物咸亨之會也。聖人位必南面以聽天下。紀綱政令。向明布之。亦取此離明之義也。坤地為土也。土王四季。獨盛于春夏之交。前之火得土制其烈。後之金得土制其寒。萬物不涸育于土。得之潤乎。是坤委其力以養物而不靳也。故曰致役乎坤。兌居西方。時為正秋。萬物至此。生意各足而欣融也。故曰說言乎兌。乾時際秋冬。西北之卦也。陰盛陽微。勢必相薄。物亦因之色變而葉脫也。此則帝之戰也。坎于五行為水。以位居北方。正水德用事之日。乃慰勞休息之時。萬物至此而歸藏也。艮居東北。時介冬春。萬物至此。今歲生意成其終而來歲之生意即成其始也。萬物隨帝以出入如此。觀之愈知帝矣。

說卦傳

五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去二老而專言六子。以見先後天圖學之妙。乾坤之功寄于六子。六子之用歸于一神。神也者。物物而不囿于物。始妙萬物而為言者乎。蓋震居東方。象雷以動萬物。而震發生意莫疾於此。巽居東南。象風以撓萬物。而解舒鬱結莫疾於此。燥萬物而使之堅凝。離火悅萬物而使之利遂。唯兌澤坎水之潤物也。膏液中滋而不涸。艮止之終始物也。生意歸无而含育。六子各專其功如此。然寔本于先天對待之體也。故唯坎離得偶。水火不相剋。而相逮。震巽相對。雷風相濟。而不相悖。山澤互為感受而通氣。然後陰陽變化。動撓與燥。既成萬物之始。悅潤終始。既成萬物之終焉。可見流行于一。而神之用行。對待于兩。而神之體立。體立用行。生成變化。而神无不在焉。故曰神妙萬物。

說卦傳

六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言八卦之性。乾陽之純者內不日而外不撓也。坤陰之純者內不夜而外不撓也。震陽起于下而潛于陽陷于陰之坎也。坤虛內含文明外附陰麗于陽之離也。艮陽極于上而靜固靜動亦靜也。兌陰見于外而心固和氣亦和也。去疑云性情即就卦性上說不可涉天地人物等項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此八卦之象遠取諸物也。馬健而行不息牛順而勝重載龍陽物之動者而潛身于地勢重陰之下雞陰物之伏者而出

周易

七

聲于天氣重陽之表外汙濁而內剛躁雄外文明而內柔順外剛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柔悅物而內剛狠者羊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此八卦之象近取諸身也。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眾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也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也手剛在外能止物目開于上能悅人。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

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二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色白反長之丈反少時照反下章同

此原後天二老六子之所由名也。又王八卦次序于乾坤則稱父母于六子則謂男女果何故哉。蓋乾純陽天也萬物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純陰地也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震乃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畫則統理陽教自父而下震居其先故為長男巽乃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畫則統理陰教自母而下巽居其先故為長女坎與艮皆坤以次求乾而得者故皆謂之男離與兌皆乾以次求坤而得者故皆謂之女總之尊卑有等長幼有序易其正名之書乎。

周易

八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圓音圓馵音馵此章廣八卦之象以乾之象廣之純陽不健為天天體圓而循環不窮故為圓人之至尊者君父乾道統天為君資始為父物之至貴者金玉乾德純粹為玉堅剛為金後天位居西北于時為寒而冰即其寒之凝也先天位居正南于色為赤而人則其赤之至也純陽健之壽者也故為良馬老陽健之長者也故為老馬瘠馬馵馬木果之堅強者取則于乾



食虎健之最威猛者。又以圓而上。以貴乘實。故手木也。為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于地也。為黑。釜音甫反。音色。

以坤之象廣之。積陰在下。為地。作成萬物。為母。柔而廣。平為布。虛而容物。為釜。吝嗇者。靜翁而无所施。均者。動闢而无所。周牛曰子母。順之至也。輿曰大輿。載之廣也。文者。卦蓋偶而燦然有章。眾者。偶畫多而紛然不一。宰生物之權。為柄。得極陰之色。為黑。文即黃裳之文。治以中順光也。眾即西南之眾。民以平易歸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馬。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周易。說卦傳

生其究為健。為蕃鮮。音字實音。音九舉音。音九舉音。以震之象廣之。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則一陽自下而動也。故兩象之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則乾坤始交而成也。故兼有之。陽氣始施。為萬物畢出。為大塗。一索而得男。為長子。決陰而動躁。為決躁。震居東方。而其色青。一蒼筤竹之色也。震下陽實而上陰虛。一萑葦之質也。一陰上析。一馬之開口而善鳴也。一陽下動。一馬之馵足而懸起。作足而騰踴也。上陰之色為白。一馬之的顙也。陽反動于陰下。故于稼為反生。言萌芽自下而生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健。言中上二畫皆變為陽也。既變為乾。則陽氣極盛。而草木繁美矣。故又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與。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下為長之。長如字。

以巽之象廣之。物之善入。莫如木。氣之善入。莫如風。巽德入也。故為木。為風。得坤初爻。為長女。糾木使直者。繩也。引繩制木者。工也。巽德之制。故為繩直。為工。巽少陰。其色白。風行之性也。長木生之性也。高陰為主。而性多疑。故迹進退。而心不果。陰下伏。而陽上達。故氣鬱不散。而為臭。陰血不升。其髮寡。陽氣上盛。其顙廣。陽為白。而陰為黑。巽二陽在上。一陰在下。周易。說卦傳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輳。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編如九反。虛紀。力反。曳以制反。以坎之象廣之。水內明外暗。險能陷物。坎內陽外陰。故為水。溝瀆所以行水也。坎陽動陰中而未出。是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陽陷陰中。隱而未見。故為隱伏。陽在陰內。抑而能制。故



為矯矯為弓輪矯者矯曲使直矯者直使曲弓輪圓皆  
矯矯之所成也坎險不寧故在人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  
坎中寔故為病為痛水在人身為血故為血卦乾為大赤坎  
得其中爻故為赤陽明在中一馬脊之美也猛剛在內一馬  
心之平也上畫柔即馬首之下而不昂下畫亦柔即馬蹄之  
薄而不厚又為行之曳而不進焉與多眚者下虛則無力險  
阻則易滯也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坎為水故兼而象之  
陽在陰中故于人為盜言其險而害人也剛而在內故于木  
為堅多心言其堅而難制也

周易

說卦傳

十一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

音羅蚌

乾卦為龍為蟹為鱗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乾音干蟹  
戶買反鱗

以離之象廣之火內暗外明體陰用陽離內陰外陽故為火  
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故又為日為電再索得女故為中  
女甲冑取其陽在外而堅戈兵取其陽在上而銳陰在內而  
中虛故于人為大腹火炎上而熾燥故于卦為乾卦離性燥  
取中畫之柔蟹性躁取上下之剛龍取其善麗蚌取其虛中  
龜取其文明木不可以中虛虛則生意不達將條枯而實落  
矣離虛其中故于木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闕寺為背為狗為鼻

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厥力果反音節  
黔音針喙音誨

以艮之象廣之隆起于地上者山也艮一陽隆于坤地之上  
故為山徑路山上之小蹊也一陽橫上故為徑路小石山上  
之卷石也一陽峻立故為小石門闕上寔下虛而通出入者  
也一陽連亘于一陰對峙于下故為門闕陽畫在上一木  
之果也陰畫在下二革之缺也闕者止人之入寺者止人之  
出也人之止物者積物之止物者狗也艮德為止故兼擬之  
鼠剛在齒鳥剛在喙艮剛在前故為鼠為黔喙之屬木有堅  
多節者剛外現也艮剛在外故于木為堅多節

周易

說卦傳

十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

為妾為羊折之烈反  
齒力杜反

以兌之象廣之澤者水之聚坎水而塞其下流為澤三索而  
得女故為少女自其德之為悅也與巫之以言悅神口舌之  
以言悅人者有象焉自其時之為秋也則與物之全者已毀  
物之剛者以折者有象焉柔附于剛剛必決柔也兌以陰附  
陽故為附決土有下堅實而上津潤者剛鹵也兌上陰而下  
陽故為剛鹵陰少而賤于人又為妾內狠外悅于物又為羊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之釋也物釋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

此則聖人序卦相承之義也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者豈元  
故哉蓋自太極判而兩儀分於是有天地矣然後綱維化  
而萬物生焉是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乾坤乃天地之法象  
所以為諸卦之首也天地既生萬物則盈天地皆萬物故次  
屯屯者雷雨交作有盈滿充塞之義也又為物之始生而未  
伸也人之始生知識未開是物生必蒙也故次蒙蒙者蒙昧  
之義也又為物之穉幼而未成也物穉不養則天闕不遂所  
序易 序卦傳 三

生或幾乎息矣故次需需者以飲食為養而有中正之道也  
飲食大欲人所必爭故次訟訟則各有朋黨起而相援相傾  
故次師師者眾多之義也此段蓋天地人物相生相養相乖  
相亂之說也

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  
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九而泰 二字  
眾无主則亂必四海而仰于一人眾始統于一矣此比之所  
以次師也然眾比一人一人必有以畜養之故比之後受以  
小畜人畜而禮教始可興矣故小畜之後受之以履履則有

禮而上下辨民志定矣天下有不各安其所乎故履之後受  
之以泰此蓋王道由庶而富由富而教而後有以成天下之  
治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  
以同人

泰者氣化人事交通无間之謂也然時无常泰之理治極則  
无平不敗无往不復而亂隨之矣故繼之以否時亦无常否  
之理亂極必有協力傾否同心撥亂而反之治矣故繼以同  
人此蓋治亂相因之理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序易 序卦傳 四

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與人同好惡人必歸之而率土皆吾有矣故次大有恃其有  
而志氣盈滿則有不能保矣故次謙有大而能謙則始于憂  
勤終于康樂矣故次豫此言致治保邦之道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  
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  
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

人主能以謙致豫則臣民之心必悅而隨之故次隨以喜隨  
人者必將上下協力而有所事故次蠱蠱者壞極而有事于  
振飭也有事而勵精以治而後可以建基世之勳故次噬嗑

者以陽陽陰有大之義也。事功既大然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故次觀德業可觀然後可以治天下之信從。故次噬嗑。噬嗑者合而為一之義也。此又以帝王之治道言之。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責實者。節也。致飾然後亨則肅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凡人皆有所合。直情而行之則為苟。而相濟易離。故凡天合人合者。皆必有禮以節文之。故次責實者。文以節質之義也。若致極其飾。而文勝滅質有所不行。可亨者立盡矣。故次剝。剝者剝盡之義也。物無終盡之理。剝窮盡于上則必反生于下。

周易

序卦傳

去

下。黃極反本。真心漸萌。故次復。此以文質相勝言。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人心一復則天理之誠常存。人欲之私盡絕。寔理充足。故次无妄。心既无妄。則善日進而崇高。惡日去而卑盡。德由此積。故次大畜。所畜既大而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是得養之義焉。故次頤。頤者涵養之正也。有大涵養。乃有大設施。未有養不預而可動。而有為者。故次大過。此益以聖學存養推行言。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離者麗也。

物終過則恃才輕動而陷于險矣。故次坎。坎者險陷之義也。既陷于險。必依附陽剛而險乃濟。故次離。離者附麗之義也。此泛就人之行事言。

右十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錯金故反

下經首咸。恒而終未濟。亦有序焉。蓋自有天地則氣化形化而有萬物。有萬物則分陰分陽。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配合。而有夫婦。有夫婦則生育成功。而有父子。有父子則嗣續日煩。无主乃亂。必有君臣以治之。有君臣則貴賤各別。等級森嚴。而所在皆有上下之制。有上下則拜跪坐立之節。形車旗服物之度。設而禮義始有所施矣。夫一有夫婦而上下禮義之有皆因之。則夫婦所繫洵重矣。然夫婦之遂。刑于內。當終身不變。不可以不久也。故次恒。恒者常久之義也。此又

周易

序卦傳

去

推舉人道之大端。以明下經首咸。恒之意。不言咸者。夫婦之道即咸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過。故

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物久居所則位高身危。當順時而止。故次遯。遯者退避不居之義也。然君子无終遯之理。必將有盛壯之時。故次大壯。豈徒壯哉。壯必進而極功策勲焉。故次晉。晉者進而為也。豈貪進哉。貪進必有貶斥之傷焉。故次明夷。夷者傷害之義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而後即安。故次家人。此以君子出處。言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周易

序卦傳

七

家道窮極則紀綱蕩廢而情意乖。故次睽。睽者乖異之義也。人情乖異則相成相害。而禍亂起。故次蹇。蹇者險難之義也。難極必有解散之曰。故次解。解者緩散之義也。緩則怠惰困。循必至失時廢事。故次損。此段蓋以世道治亂言。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損以懲忿窒欲不已其功則人心日消。道心日長。故次益。益以遷善改過不已其功則裕內利外。若決江河。故次夬。夬者決之義也。此蓋以聖學體用言。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小人既去君子之朋自遇。故次姤。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君子既遇則正人相聚而成羣。故次萃。萃者合聚之義也。君子既萃必連類上進于朝。以此謂之升。故次升。升而不知止則進必見摧反取困窮。故次困。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故次井。井取在下之義。此以君子進退言。

周易

序卦傳

大

井久必停滯。法久必滋弊。欲更化善治則井道不可以不革。故次革。變法非操天下重權不可。故次鼎。鼎重器也。主器非得國家長君不可。故次震。此言更化者在位與人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震陽起于下。有動之義。物无終動之理。發舒必繼以收歛。故次艮。艮陽極于上。有止之義。物无終止之理。收歛必繼以發舒。故次漸。此言造化動靜相生之機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

故受之以巽異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漸者漸進之義也學而漸進不已必有造極歸宿之地故次歸妹既得所歸則德盛業廣不止小成故次豐豐者德業盛大之義也窮大則外聖賢之道而求異端之術必至喪其故有故次旅旅而无所容既陷于異端之邪必為聖賢所不容而反正之機自不能已者故次巽巽者出邪入正之義也心既入乎理則深造自得有欲罷不能者故次兌兌者義理悅心之義也理既悅乎心則暢發鼓舞有晬面盎背者故次渙此言聖學始終之妙也

周易

序卦傳

九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渙者離散之義也人情不可終離為上者當立防閑以節止之故次節節道不可偽飾主節者必本真心以樽裁之故次中孚此蓋以人君一民言

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故次小過有過人之才者於事必能有濟故次既濟此蓋以人之行事言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言物不可以既濟而窮故受之以未濟未濟終必能濟復行生生不窮之義而六十四卦之所以終於是者非偶然也非蓋兼氣運人事言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

此復錯述六十四卦而發揮之以足繫辭未盡之意也乾六畫皆奇純陽至健為剛坤六畫皆偶純陰至順為柔是乾坤之畫反對而義亦反對矣

比樂師憂

樂音洛

周易

雜卦傳

序

此至篇末皆以反對取義比如四海而仰一人率土歸心故樂師以一人而統三軍動衆行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如容保則與以惠教思則與以善是也物來觀我曰求如上建中而民乃中上表正而後民乃正是也謂之或者二卦又有互相求與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見貴遇反

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是才雖足以有為而尚在險阻不能達時而動天之厄乎人也蒙坎遇艮坎體幽昧艮道光明是賢雖暗昧不明而良心未鑒可以擴充而通人之際

乎天也

震起也艮止也。

震陽起于下靜極而動也艮陽止于上動極而靜也此造化通復之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下益上未至於衰然民貧君不能獨富衰自此始矣損上益下未至於盛然民富君不能獨貧盛自此始矣此世道治亂之漸。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本有難止之勢而能止者時有適然而非倖也。无妄以乾而動本无得禍之理而得禍者災自外至而非

宜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之時世道方盛羣賢尚聚于野而未仕升之時吾道大行君子升庸于朝而不處此以人才進退言。

謙輕而豫怠也。

謙虛已下人故自視輕豫志得意滿故自處怠此以君心敬肆言。

噬嗑食也黃无色也。

噬嗑食去腐梗以助亂之事也黃无色受采文以飾治之

道也。

兌見而巽伏也。兌見巽伏

兌陰外見是和平樂易之心顯然交接于物也巽陰內伏是沉潛縝密之性寂然韜藏于已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之前上下交勵无事變之可虞繼治世者所以休容天下也蠱之後上下胥玩宜飭治而振起繼亂世者所以整頓天下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陽窮于上生意潰爛而歸无也復陽反于下生意復萌而

向有也此造化之盛衰。

晉晝也明夷誅也。

明出地上而為晝中天照隆之會也日入地中而明傷未晝

晝之秋也此世運之汗隆。

井通而困相遇也。井其道上行而澤及於物君子行道以濟世也困以剛遇柔而為柔所撓君子見制于小人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以聖人感人心言機之甚速而无待也恒以聖人久于其道言化之悠久而无疆也。

渡離也節止也。

渙則人心无所統一故離而不可止。節則民志有所限制故止而不敢離。

解緩也蹇難也。難去聲

緩謂已出險外而安舒。難謂方在險中而危迫。此國勢安危之別。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則情意乖絕疎而外。家人恩義聯洽親而內。此人情離合之異。

否泰反其類也。

易

離卦傳

雷

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且否无所不否泰无所不泰故曰反其類。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四陽方盛恃其正而失防陰之道故當止而慎重。二陰方長忽其微即罹小人之禍故當退而遠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統六合為一家勢衆矣而不必親也。同人聯臣民為一體情親矣而不必衆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去上聲

革以去其積弊之政鼎以布其維新之化。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過不可有細行不謹雖小有失亦過也信不可无色取宜戒中心之孚乃信也制行立心不可不審矣。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豐則明動相資勢盛而喜於有為其故多也旅則窮大失居勢孤而莫與為徒其親寡也處事處人不可不審矣。

離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處上聲

易

離卦傳

雷

履以和悅躡剛暴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者柔能制剛也。一幸小人之不能勝君子一與君子之能勝小人。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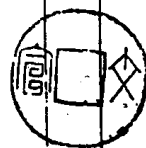
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長上聲

需則臨事而有所待訟則遇人而有所爭一能忍一不能忍。

也大過本末俱弱非投大遭艱之才故不勝其任而顛也姤以一陰遇五陽所遇非其正也漸者進不遽進如女子于歸。

必男子禮備而後行也頤養德養身无顛頤拂經之愆所養者正也既濟二陽皆得其位法度修而綱紀立天下事大定。

也歸妹者女既歸于夫家而得終身之托女道之終也未濟  
三陽皆失其位陽道適遭其窮天下事未可知也夫以五陽  
決一陰決之而已故陽德大行而陰邪屏迹也聖人繫辭而  
終以此其扶世立教之意深矣



雜卦傳 畢

雜卦傳

去

周易淺解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步瀛撰步瀛字翰仙河南新安人康熙辛未  
進士是編題其父含命意而步瀛筆受昔房融譯  
楞嚴經稱為筆受此注經而襲佛氏之稱蓋偶未  
檢其凡例稱家傳易學已歷六世自其曾祖至其  
父與伯叔父及其弟姪均以易得科名人稱易家  
自明嘉隆以後穿鑿附會置本義程傳不顧惟喜  
新奇異說見之文者蒙混支離大象傳孔子所著  
庚辰房書竟認作周公語云云蓋其家傳科舉之  
學也



# 易經詳說五十卷(一)

〔清〕冉覲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刻本

## 易經詳說序

易為諸經之首專經之士習者不乏人大率以為弋取科名之資而不究所用即號知易者亦不過以為趨吉避凶之用而不能窺其精蘊之所在夫市上賣卜神前乞籤皆有以示吉凶然於人無益或反以生僥倖之心易豈若是哉予嘗謂易乃窮理格物之書其言理細如牛毛稍疎則失又活如盤珠稍泥則碍六十四卦六十四境地也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境地也占得何爻即屬處何境地而易皆示以處之之方或不待占而所處近於何卦何爻亦可識其所以處之之方而從事焉蓋君子之持躬涉世妙應不窮皆於易取之昔孔子云學易可無大過此語括盡全經大義後之學易者當求所以寡過而已若徒曰吉則趨凶則避恐蹈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識去易理霄壤矣然則學易者必如何而後可哉曰熟讀而深玩之體會義文周孔之經參以程朱傳義及諸家之說使易理毫無所扞格凡持躬涉世準而行之吉未嘗不趨而必有趨之理非理弗趨也凶未嘗不避而必有避之理非理弗避也理之所在有吉而無凶而趨避固已在其中矣伏羲畫卦不立文字其分

吉凶之法無所從考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贊以  
 十翼皆畫後之易一憑乎辭以明吉凶之理大傳云  
 辭變象占究之變象占不離乎辭也程傳端以辭言  
 理朱子本義於卦爻言象占於彖傳往往言卦之變  
 例究之言變象占亦不離乎辭也大全並列傳義蒙  
 存闡發本義予為詳說大抵以三書為宗註疏多可  
 議不能盡載其文而其是非頗為拈出晚近諸家之  
 說不限以時其足羽翼傳義者即為採錄但欲其文  
 從字順明白條暢吉凶瞭然從違有據不覺言之煩  
 贅卷帙繁夥也然有所詳不能無所略河洛先後天  
 諸圖於經旨有闕若圖外生圖變化多端經中用不  
 及者不暇為之羅列也卦爻取象出聖人化工之筆  
 有可解有不可解雖窮理格物在所不遺而才識不  
 逮聖人必欲究其取象何意恐過求反鑿是編或載  
 或否亦不能為之旁搜曲証也或曰畫前有易今但  
 詳詁易辭失驪珠而得鱗爪烏乎詳予曰辭者理之  
 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皆有至理予欲  
 學易者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得其處之之  
 方以庶幾於寡過為之詳詁其辭所以深著其理也  
 畫前之易以俟精於易者予誠有所不詳已

牟陽冉觀祖自序

後學邢為翰敬書

同治八年歲次己巳

七世孫統高 青貞 本崇  
精乾 務懷 八世孫 南山 九世孫 循規  
 敬刊

易經詳說目錄

卷一

易序

傳序

上下篇義

筮儀

五贊

易說

卷二

圖說

卷三

上經

乾上

卷四

乾下

文言傳

易經詳說

目錄

一 寄願堂

卷五

坤

卷六

屯

蒙

卷七

需

訟

卷八

師

比

卷九

畜

履

卷十

卷十一

同人

大有

卷十二

謙

豫

卷十三

隨

蠱

卷十四

臨

觀

卷十五

噬嗑

賁

易經詳說

目錄

二 寄願堂

卷十六

剝

復

卷十七

无妄

大畜

卷十八

頤

大過

卷十九

坎

離

卷二十

下經

咸

恒

卷二十一	遯	大壯
卷二十二	晉	明夷
卷二十三	家人	睽
卷二十四	蹇	解
卷二十五	損	益
卷二十六	夬	姤
卷二十七	萃	升
卷二十八	困	井
卷二十九	革	鼎
卷三十	震	艮
卷三十一	漸	歸妹

易經詳說 目錄 三 寄願堂

卷三十二	豐	旅
卷三十三	巽	兌
卷三十四	渙	節
卷三十五	中孚	小過
卷三十六	既濟	未濟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第一章
卷三十八	第二章	第三章
卷三十九	第四章	第五章
卷四十	第六章	第七章
卷四十一	第八章	第九章
卷四十二	第十章	

易經詳說 目錄 四 寄願堂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第一章 第二章

卷四十四

第三章 第五章

卷四十五

第六章 第八章

卷四十六

第九章 第十一章

卷四十七

易經詳說

目錄

五 寶順堂

說卦傳

第一章 至 第六章

卷四十八

第七章 至 第十一章

卷四十九

序卦傳 雜卦傳

卷五十

卦圖

易經詳說卷之十一

易經詳說卷之十一  
易經詳說卷之十一  
易經詳說卷之十一

世其至矣。先天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蓋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元一。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特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言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一 寶順堂  
一 寶順堂  
一 寶順堂

經各爲一編故經傳各有序。此與顏子好學論皆用太極圖說語想見伊川受學周子爲有得。

程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爲問程子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楊迪問有道又有易何如曰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朱子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

易經詳說

卷一

程傳序

二 寄願堂

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无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之事書他設聖人做這書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後世可謂至矣夫古難達道經尚存然於前備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滅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程子曰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老莊解之是何道理其於易傳說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

出之也。其於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補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云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異於初心然其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更期以十年之功看如何。張問中問易傳不傳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无受之者爾。和靖尹氏曰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壽安張氏曰伊川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上蔡謝氏曰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

易經詳說

卷一

程傳序

三 寄願堂

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不備。

尹焞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朱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又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无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

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无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在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葛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雖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江端明說沈元用嘗問尹和靖。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嘗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臨

易經詳說

卷一

程傳序

四 寄願堂

川吳氏曰。至微之理者體也。然體之至微而用之至著者已同時而有。非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故曰一源。至顯之象而與至微之理相合爲一。更无間別。非是顯生於微也。故曰无間。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止叔序。

朱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爲人處。○和靖尹氏曰。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談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无失也。嘗謂和寬曰。汝與其讀他書。不若專讀易。與其看伊川雜說。不若專看伊川易傳。易之爲書。經四聖人乃成。皆聖人粹言。聖

訓後世者也。伊川作易傳。意欲傳後者。皆極至之言。又曰。某日讀伊川易傳。一卦近來甚覺有與心相契融會處。又曰。學者須要自得。至如伊川易傳。吾輩讀時。言下會解。與伊川何異。只是不似伊川自得者也。自得者。更不待思。只任胸中流出。朱子曰。伊川先生晚年所見。其實更无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詩書見石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又玩味本文。其道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无餘蘊。不是那般磕逼逼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淺底文字。如何可及。

易經詳說

卷一

程傳序

五 寄願堂

易傳明白。无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數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无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已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直言无毫髮遺恨。此乃名言。○伊川言理甚簡。象數却欠在。○易傳義理精。字數足。无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又曰。其本義只是卜筮大綱。若義理充實。通滿離不得。程夫子書也。○書易傳後曰。易之爲書。更三聖人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臨濟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不得不異。而道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以通簡易之

法論義理者。論於空寂而不適于仁義中正之體。求其因時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二。又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无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无處而不當矣。東萊呂氏曰。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臨川吳氏曰。上古聖人作卦象以先天。而其體備於八八。作蓍數以前民。而其用衍於七七。八八之象本於一。

易經詳說

卷一

程傳序

六 寄願堂

而一无體。七七之數始於一。而一不用。合卦與蓍。是之謂易。中古聖人體卦用蓍。繫之彖。繫之爻。其辭雖爲占設。然擬議所言。理无不貫。推而行之。占云乎哉。秦漢而下。泥術數者。陋。演辭義者。泛。而易道晦矣。至邵子極深卦象蓍數之源。而易之道大明。夫子以來一人而已。而於文王周公之辭。有未暇及也。若程子之傳。則因文王周公之辭。以發其真。知實踐之理。推之爲修齊治平之用。宜與三古聖人之易而爲四。非可以傳註論也。

按此序首二句訓易字。其爲書也。以下言易之爲書。是如此。去古雖遠。以下言作傳之由。易有聖人之道。以下言作傳之大指。歸重在辭上。善學者以下。見人不可忽其辭。程子不窮象而即辭以明理。故其言如此。變易從道。主人事言。朱子謂硬定做人。

事之書。予謂人事自是所重者。秦以下術士不知理。王輔嗣言理以老莊爲宗。亦非儒者之正理。辭變象占四者。以辭該之。此是要訣。朱子言變言象言占。補程子所不及。然究之不離乎辭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最精。理爲體。而象爲用。象至顯而理至微。知其一源。而无間。則理象不可分。而即辭明理。象在其中。求言必自近。謂於辭取其近。易於近謂忽其近也。由辭以得其意。謂即辭之近得意之遠。

朱子云。孔子之贊一。以義理爲教。愚謂程傳即辭明理。乃奉孔子爲宗者也。今人專習朱子本義。往往見程傳有不是處。蓋於訓詁固有不合。而於事理却自无病。本義分象占。語氣稍截。程傳說理。却聯貫。今請家多取之。然二書之精微。不在此。要不可偏廢。

易經詳說

卷一

程傳序

七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一程傳終





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願一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一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盛可知矣。

邵陽董氏曰。按易序及上下篇義。或以不載伊川文集為疑。然世俗相傳已久。玩其辭義。非程夫子亦不能及此也。讀者詳焉。建安邱氏曰。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八卦者。上下經成始成終之義也。上經首以乾坤者。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而次恒者。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恒者雷風相薄之象。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也。然水火天地之大用也。是以艮兌震巽之卦各一。而坎離象也。又曰。乾坤者父母之道。坎離者男女之道。有父母而後有男女。此上經終

易經說

卷一

上下篇義

十 衛康

始之義也。咸者少男少女之合。恒者長男長女之合。既濟未濟。中男中女之合。男女一配。則成夫婦。此下經始終之義也。變胡胡氏曰。嘗觀六十四卦反對之序。上經自乾至離。共用十八卦。反對為二十卦。下經自咸至未濟。亦用十八卦。反對為二十四卦。有十八變而成卦之象。乾數九。二九為十八。坤數六。三六亦十八。乾奇其畫六。坤偶二六十二。合之則為三六十八。然上下經豈无以爲之主者乎。蓋嘗思之。天地為萬物之祖。乾坤為六十四卦之祖。不易之論也。然以六十四卦分上下經。則乾坤為上經之首。即爲上經之主。而終之以坎離。餘震艮巽兌與坎離之餘卦。皆隨遇也。故八卦各體散見於上經者。乾坤最多。各十有二。而震艮各七。巽兌各四。坎八離六而已。以咸恒爲下經之首。則爲下經之主。艮兌

易經說

卷一

上下篇義

十一 衛康

巽震是也。而終之以既未濟。亦坎離也。餘乾坤坎離皆其過也。故八卦各體散見於下經者。兌巽最多。各有十二。震艮各九。而乾坤各四。坎八離十而已。此上經自坎離外。无一卦无乾坤。下經自既未濟外。亦无一卦无艮兌巽震。上經自乾坤之後。三陰三陽之卦。凡六。乃乾坤之三變。否泰乾坤之三陰三陽交不交也。隨蠱乾坤之三陰三陽雜居也。噬嗑賁乾坤之三陰三陽分布也。餘則乾坤兩體各司諸卦。下經自咸恒而後。艮兌巽震相重之卦。亦凡六。乃咸恒之三變。損益咸恒之首變。咸變蠱爲損。而艮上兌下。恒變蠱爲益。而巽上震下。猶上經之有否泰也。漸歸妹咸恒之再變。咸恒之下二體。艮巽合而爲漸。咸恒之上二體。兌震合而爲歸妹。猶上經之有隨蠱也。中孚小過咸恒之三變。咸恒上下二體交互重

艮兌巽震於以見男女有從父母之象。父母有臨男女之象。而又不害其爲上下經。雖不盡有主卦之正體。而亦未嘗无可取之乾坤艮兌巽震也。上經屯蒙有互體坤。隨蠱噬嗑賁大過賁分具乾坤三陰三陽之體。下經晉明夷有艮震互體。此猶分陰分陽。陽又互爲根。正易之妙處。衆人固不識也。以此求之。庶乎可以窺文王之心。而其間關節脉理之通。默而識之。又存乎其人焉。

上下篇乃文王所分。周易之原序也。孔子爲作序卦傳。以發明其旨。學者但依序卦。玩索其理。亦足矣。奚必規規於卦名卦畫。問求之乎。然學易不厭其詳。稱量比數。亦不可深非。則上下篇義難盡棄也。雙湖十八體之說。頗有據。上篇乾與坤。顯與大過坎與離兩體正對也。屯與蒙至无妄與大畜一體反對也。上篇

易經詳說 卷一 上下篇義 主 翁廣堂

正對六反對二十四。爲十二。故云十八體下篇咸與恒等。三十二卦各反對爲十六體。獨中孚小過正對爲二體。亦十八體也。不知文王果有此意否。而其說卦體秩然臚列。非影響之談也。餘皆有得有失。姑存其槩可耳。董氏謂易序上下篇義不載伊川文集。當是舊本。今則收入遺書中。

易經詳說卷一上下篇義終

地潔處爲善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

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野湖胡氏曰。善必有室。則神有所寓。而人心亦日有致敬之所。惟人神相接於平居閑暇之時。則其臨事質疑。自然有如響斯答之效。其與倉卒冒瀆者。有間矣。

簪五十莖。以纁帛。貯以早蠶。納之櫃中。置於牀北。

櫃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簪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蓋。函之使不偃仆。

設木格於牀南。居牀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板爲之。高二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二尺。大刻

易經詳說 卷一 雜儀 主 翁廣堂

之西爲二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一於格南。香合一於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爐則灑掃拂拭。灑視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於爐東東上。蓋者齊潔衣冠。北面

盥手焚香致敬。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

兩手奉積蓋。置於格南。爐北。出簪于櫃。手裏解箱。置於櫃東。合五十簪。兩手執之。置于爐上。

此後所用簪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

金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策有常。某官某姓名。今以某事云云。

未可知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策反於積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

茲祝辭假爾泰筮有常出曲禮假托也。泰者尊止之辭有常言吉凶常可憑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

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二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

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

易經詳說

卷一

筮儀

古 寄願堂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扚之左手无名指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于扚以象閏者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營之半。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扚之左手手中指之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扚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

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

按或二或三或四皆奇而四四為偶故云奇者三偶者一。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右大刻而扚左手二掛扚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

以東為上後放此。

是為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著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扚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是為二變。

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為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

覆或二或一或二為奇或三四或四為偶共四而奇偶各二。

易經詳說

卷一

筮儀

古 寄願堂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著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扚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是為三變。

三變餘策與二變同。

三變既畢乃視其二變所得掛扚過揲之策而畫其父子版。

掛扚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偶掛扚三奇合十二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為老陽其畫為口所謂重也掛扚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為少陰其畫為一所謂拆也掛扚兩偶一奇合二十二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為少陽其畫為二所謂單也掛扚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為老陰其畫為X所謂交

也。

朱子嘗言二異曰：交者拆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則爲老陽。然此六爻既成，而盡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預也。○番陽董氏曰：交者偶之欲合，中已實而未純乎一也；一則爲單矣。口者奇之欲分，中已虛而未離乎二也；二則爲拆矣。此老陰老陽之所以爲變爻也。

揲第一變非五則九，二變三變，非四則八，五與四爲奇，以揲數言之，爲四者一也，九與八爲偶，以揲數言之，爲四者二也。三奇老陽爲口，口者重之省也；兩奇一偶少陰爲一，所謂折也。兩偶一奇少陽爲一，所謂單也。三偶老陰爲又，又者交之省也。如是每二變而成爻。

易經詳說

卷一 筮儀

去寄願堂

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二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著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二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

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卦，无變爻曰某卦，有變爻曰某卦之某卦。其占本卦之卦彖辭爻辭之法，詳見啓蒙考變占內，今附其畧於後。

禮畢，稍著爻之以爻，入積加畫，欲筆規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朱子曰：揲著之法，周禮傾於太卜之官，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

可見，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畧見彷彿，而今推之亦无不可通。

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高固非著，然亦是其類。若以木蓍竹筴金錢當之，則去著遠矣。又曰：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今之說易者，先拈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其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像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更有真義可推，或曰布蓍求卦，即其法也。曰：爻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變胡氏曰：朱子筮法，雖備見於啓蒙，而筮儀則莫要切如此。其制度儀物曲盡誠敬，此誠尚占者所不可忽也。又曰：朱子嘗謂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親

易經詳說

卷一 筮儀

去寄願堂

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方爲精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慎言節飲食，當有得於顯微，愈望欲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語不實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之數語，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尚此。

國術士專言卜筮，而不知求諸理。自程傳行，學者又專以易爲言理之書，而視卜筮爲輕。故朱子謂說易者先拈了卜筮，爲當時而發也。乃朱子補偏救弊之言，非朱子專重卜筮。○胡雙湖之言，又所以補朱子之偏，學者宜玩。○朱子云：推不去，以支干

推之不知用何法只是權詞不可據。啓蒙中有明著策篇最詳當兼看。當時擇法三變只一掛朱子辨之三變皆掛遂爲定規。過揲之數三十六爲老陽二十四爲老陰二十八爲少陽三十二爲少陰分陰陽老少最明而朱子深明掛初之妙謂以過揲之數爲斷是舍本而取末蓋其序不可倒置有如此附啓蒙考變占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王齋胡氏曰朱子云陽用九而不用七且如占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他未當得九未在這裏裏面所以只就占上面彖辭他亦然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朱子云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事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今統

### 易經詳說

#### 卷一

筮儀

大 寄 願 堂

占本卦彖辭而分內外卦爲貞悔者大抵筮法有變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無變卦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此又是辨內外卦體推斷如貞風悔山之類是以貞爲我悔爲彼也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沙隨程氏曰單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當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剛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

王齋胡氏曰沙隨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占

揲占遇變爻當先看彖辭得全卦之大義而後看變爻以取用只看變爻分吉凶便如掣籤毫無意味。一爻變只看本卦爻辭程濟占法兼看之卦爻辭似无理。一老當變一少九變爲八六

變爲七本卦變爻爲九爲六爻看之卦變亦爲九爲六是九變六六變九易中无此論

一爻變則以本卦一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

朱子曰經傳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王齋胡氏曰朱子云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只順其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極二爻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又云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凡爻辭原爲本爻取象合二爻則當別論如乾之姤便好看乾之訟便難看蓋聖人立初爻之象不知有二爻之變立三爻之

### 易經詳說

#### 卷一

筮儀

大 寄 願 堂

象不知有初爻之變也合看往往參差不齊固以上爻爲主須合之卦彖辭方盡其義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遇貞屯悔蒙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朱子曰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占王齋胡氏曰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就兩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也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二爻變自否至恒爲前十

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二爻變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恒至否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象辭却以本卦貞爲主是重在本卦象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象辭却以變卦悔爲主是重在變卦象辭占也

三爻變爻多无準故看兩卦象辭其分貞悔者擇所重也凡卦

二爻變有初爻變者爲前十卦无初爻變者爲後十卦國語所云貞屯悔豫皆八者言屯豫同者二爻皆陰故爲八也舉不變以明變者三非謂用八兩利建侯皆象辭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二爲主

朱子曰經傳亦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蓋每爻必係之九六因動而占也之卦二不變爻則爲七爲八如

易經詳說

卷一

筮儀

三 奇麗堂

何看其九六之詞朱子是排定本卦之卦兩邊分得整齊故云以例推之當如此愚不能無疑或謂四爻五爻變皆並看本卦之卦象辭而以之卦象辭爲主似可從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朱子曰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一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象辭以對則非也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變者遇九六也不變者遇八也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而曰艮之八玉齋胡氏曰左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美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宜隨也哉

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按穆姜魯成公母姜淫僞如欲廢成公故徙居太子宮也筮遇艮之八者艮五爻皆變惟六二少陽八不變不云之隨而云之八者八指隨之六二言也以之卦不變爻占則重在六二故云之八者史妄引隨之象辭以對故又不云之八而之隨耳

圈五爻變朱子引左傳艮之八謂宜以其係小子失丈夫爲占史妄引隨之象辭以對愚竊以爲不然左傳所云艮之八爲隨者明艮卦只二不變當爲隨也既以二爲八則非六二矣如何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之辭當以象辭斷爲是史非妄也此可作五爻變以之卦象辭爲主之証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象辭

易經詳說

卷一

筮儀

三 奇麗堂

朱子曰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然羣龍无首即坤之化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玉齋胡氏曰乾坤占用九用六之辭餘卦无二用可占故占之卦象辭也圈六爻變乾占用九亦可合坤象看坤占用六亦可合乾象看餘占之卦象辭蓋全變則可不論本卦也然看本卦以溯其原未爲不可朱子之占法當遵存所疑以候質非敢違特前賢

易經詳說卷一筮儀終

五贊

原象

太一肇列陰陽。陽升陽一以施。陰而承。

雲峯胡氏曰。此書前之易也。太一即太極。以其未分。則曰太。以其極至。則曰太極。陽實則能施。陰虛則能承。乾曰雲行雨施。曰德施普。坤曰乃順承天。曰承天時行。施與承。雖見於乾坤已畫之後。此所言則未畫之前。天地間陰陽之象。與數。凡陽皆一以施。凡陰皆兩而承。其理固如此。太極判而生陰陽。一每生兩。此天地自然之易也。

惟皇昊。義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奇。偶而加奇。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三奇顯堂

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陽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偶。兌次二。偶偶而奇。次三。日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觀。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止畫卦成。人文斯明。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

或問一貞八悔。朱子曰。如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其主客。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又曰。本卦是貞之卦。是悔前後十卦。又自有貞悔。貞便是一箇靜之本體。悔是動用之意。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亦是貞悔意。

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繫彖。周公繫交。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澤南坎。比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遺素弗備。及宋而明。御傳幾盡。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國夏商有占无文。謂夏之連山。商之歸藏。但以六十四卦。卦爻之畫。占吉凶。而无其辭也。周禮云。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又云。九筮以辨吉凶。夫三易並占。九筮所包。既衆。必各有辭辭。

但與周易不同。後失傳耳。朱子云。无文是漢後世信之。或云。文王始重卦。及文王始命卦名。並非。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三奇顯堂

皆在上古世。實民淳。是非其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應物。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

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无可考。但周禮二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

作爲君師。開鑿戶。屬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漸。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思。乃本卦義。繫此家辭。爻及周公六爻。是實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乃吉。語于惟孝。請臣則忠。鈞深圖微。如日之中。爻暨未滿。渥于衡數。



便句成欺黃裳亦誤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傳句以下爲信  
與信借吉後平子立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証僕句通所出地名  
借不信也謂求立爲臧氏後也僕力主力具一反句居具反。雲  
峯胡氏曰。臧會本有借上之心。曰僕句成欺者。會欲以欺人。不過  
借龜以成其欺也。南朝有判志得黃裳之占。以爲大吉。殊不知其  
畢事正反乎黃之中。其大欺也。固宜曰黃裳亦誤者。非易  
之誤。南朝南朝用易之誤也。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羣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  
義理發揮經言。居省厥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  
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无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西 奇 聖 聖

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爻辭象數。或身或拘。噫。予小子。既復且爾。  
鑽仰沒身。笑測笑究。匪警滋荒。匪議滋漏。維用存疑。敢曰聖後。

孩文周之前有辭。朱子已疑之。而云。聖奇偶以斷可否。從常說也。

。必中必正以下數語。大有關係。占易者不可不知。

明巫

荷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无爲。其爲  
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于几。取右二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  
揲左之策。四四之條。隨之手。初初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滑指  
是安。再初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初再用存策。  
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二亦如之。奇皆四八。二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  
可察。其辭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二多爲六。

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幾八。少陰之兩。多二。

朱子曰。老陰老陽。所以變者。无他。到極處了。无去處。只得變回來。  
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又曰。七八  
九六。雖是遞交之數。然全用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  
占兩卦辭。全用九六。則當占支卦辭。

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二爻。通十八變。六爻  
既得。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  
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二分  
一事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虛盈。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  
泰悔匪人。姤喜來復。

朱子曰。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三 聖 聖 聖

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  
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  
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  
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  
用餘卦占之卦彖辭。汪氏深曰。聖人用易。以明民。托之卜筮。或  
所得之辭。闕然不相對者。何哉。古人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若誠  
有兩可之疑。而台筮之必誠。敬專一。以達于神明。故神明亦以正  
告之。僅有一毫。不敬不誠不一。則問此而答彼。實神明之所不至。  
而不告者也。爻王於蒙。特發不告之例。夫操著必成一卦。卦爻必  
皆有辭。何以言其不告也。蓋誠意專一。則神告之辭。皆應所問。若  
則問此而答彼。是則不告也。若是而應度。是就曲推強取。以定吉

凶惑之甚矣。雲莊劉氏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或有不相應者，吉凶何自而決？蓋人於辭上會者淺，於象上會者深。伏羲教人卜筮，亦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卦變，无不應矣。文王周公之辭，所該終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國語所載，卦體卦象卦變而推互體，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爲吉凶之前知耳。讀易者不可不察也。都陽董氏曰：劉氏之說，雖與汪氏不同，然此說又自不可廢也。

腰筮法極其詳盡。中云四二五一者，言四爻變用之卦二不變爻，五爻變用之卦一不變爻，看二不變爻，則爻有分而下爻爲主，看一不變爻，則專而无分也。新成看毀，舍此視彼，朱子明看不變爻之理是如此，或謂爻用九六變而後占，不變則爲七八。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美 寄願堂

不宜用九六之辭，過四五爻變，但如三爻變之例，看本卦之卦象辭爲是，此說似亦有理。然朱子之法，斟酌於本卦之卦，截然整齊，自可適用也。或又謂變卦雖多，當先看先後取應，未免頭緒紛然。占辭不應擇日，潔誠再占，爲是。雲莊謂求之卦體卦象卦變，終是疑案，不若憑辭之爲有的據也。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系以情言，象以象告，唯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復胡氏曰：文王繫彖，周公繫象，至孔子而有象傳，說卦其取象

宜非一端也。說卦之言象，其有合於象爻者，即括象爻之例也。如震坎稱馬之類，其有不合於象爻者，則又夫子之所自取也。如坤牛震龍之類，其有象爻所未取而取者，則又朱子所以括大象之例。如乾天地之類，而亦有出於大象之外者也。如乾父坤母之類，以此求之，其幾乎不至於膠且泥矣。

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三五爲中，二臣五君，初至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

需峯胡氏曰：須看兩正字不同，得位爲正，主一爻而論陽居陽位，陰居陰位，是之謂正，乃得其正，分上下兩爻而論陰與陽應陽與陰，應是之謂正也。

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皆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美 寄願堂

易變謹此爲則

覆此爲稽類，上言卦象，下言爻位，舉其大槩也。

警學

謂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辨好相于卦于爻，如萊斯得，復象辭爲我，備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音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過，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倘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待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

或問理定既實以下八句，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來，湊所講事來，倘虛蓋明事之方來。

尙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元謂理之體該萬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見故无下面云穩考實理以待物事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无窮之用執古占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无虞入必陷于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无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

筆者正謂其理人人皆可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筆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无用途。龜齋黃氏曰理定既實以下皆深指學者而言理則體也事則用也理之爲體雖甚實而所該者无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因應乃有精實存體所以玩理待應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无形之可見非本无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觀非始有乎

深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趙宏綱星陳極撰唯斯未啓以發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朱子答陸九韶曰近又作一小小筮書亦以附呈蓋得近世說易

者于象數全然闕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夫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答呂祖謙曰所論易是聖人摹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于盡其言處未免多者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窮言然向于五贊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

因此贊言讀易之法甚詳。理定既實數語絕似周子通書五殊一實節語氣。未云繼周周當指文王周公

雙湖胡氏曰按五贊大要皆教人以象占之學首篇原奇偶之象

推象之由也次篇述作者之旨爲占而作也三篇明筮以發其占四篇稽類以考其象五篇以警學名欲人讀易之際常如卜筮之臨假象辭以爲儀則而終趨于吉是又會象占而一之也朱子嘗曰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今五贊皆以象占示教其旨深矣又本義啓蒙論曰有天地矣可无易乎不可也有易矣可无本義啓蒙乎不可也金聲玉振集大成永言清亂折諸聖朱夫子其聖人之徒歟蓋自漢儒始變亂古易主有流于術數之歸而卒大亂于王弼且雜以虛无之論吾易遂晦於天下寥寥千載孰覺我民太極有圖易通有書發往古不傳之秘開萬世理學之源斯道始有係屬迨夫易傳寫胸中之成書皇極具經世之大法正蒙開象數之條目是雖古經變亂未就釐正而術數虛无之學爲之一洗吾

易案然復明。未幾隨備妄作。異端遽起。易置圖書。劉牧指斥邵子林業。冒僞著述。麻衣易之類。易道又幾晦蝕。朱夫子勃興。探前聖之精微。破俗學之繆妄。本義啓蒙有作。而後吾易始大明於世。愚嘗謂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斷乎不可及。已今觀本義之爲書也。圖書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先後天卦分。而繫文之易辨。一篇十翼。不相混雜。而經始爲之復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兩言以蔽之。曰象占。而觀玩不涉虛文。至於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發於坤初六之爻者。不過數語。而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紀易之要領。直包括无遺恨。此本義不可少於天下也。啓蒙之爲書也。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太極章。而易之位列明。明著象則發明大衍章。而掛扚之法定。考幾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手背願堂

占則博取左氏傳以明斷例。而吉凶趨避之見。審合四篇大旨。一皆寓尊陽之微意。而小人益賊不得藉取而用。此啓蒙不可少於天下也。其他如太玄。關易。麻衣。劉牧。與夫林業。袁樞之徒。所以惑世誤民者。莫不斤其繆。無其僞。折其特。摧陷廓清。羽翼數聖人之易於天下。此愚所謂自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斷乎不可及者。豈誣也哉。或曰。是則然矣。易者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今斷然蔽之以下。然得无局於一偏。而不免漢儒術數之弊乎。且繫辭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本義惟以象占分之。而不及辭。終得无四者之目。遺其一乎。可是皆未之思也。易固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而下然者。正將使人盡仁義之道。參陰陽剛柔以順性命。以和道德耳。豈徒托之空言。而不見諸實用乎。又况

卜筮之頃。至理无乎不在。正得聖人作易本意。朱子已嘗言之。余何以此疑吾易乎。至於聖人之道。雖有四。實不離乎二。有象而後有辭。有古而後有變。不得於象。則玩辭爲空言。不由於占。則觀變於何所。故有象辭。有占辭。占而後有卦變爻辭。舉象占則辭變在其中。若惟舉占而象辭變在其中。此四者之序。由輕歸重。辭變統於象占。象又統于占。所以本義舉象占而統論易書。以貫之曰占。占之有遺可乎哉。或又曰。易之所重在占。固也。人之於易。必占而後可用。不占則易竟无用矣乎。曰。不然也。朱子嘗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辭義之所歸。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求其理之所以然。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所用。初未嘗不示人以學易而用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手背願堂

之之方也。必曰占乎而後用之。朱子之志荒矣。

易經詳說卷一五贊終

易說

孔疏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乎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交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言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又云周簡子云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不易者常體之名變易者相變改之名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說而不論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三 寄願堂

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又云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

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

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云垂黃策者羲上繫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辭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象辭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三 寄願堂

不得有尙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二畫不動不得有尙其變蓍布爻方用之下筮者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尙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尙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大既象夫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

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寶。又云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  
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康成易贊  
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又釋云連山者象山  
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  
同普无所不備鄭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今所不取案世譜等  
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  
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易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膺是也又  
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美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  
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  
釋云因代以題周易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  
普備之義雖欲无所遺棄亦恐未可盡通。又云周易繫辭凡有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西晉鄭玄

二說一說卦辭又辭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  
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  
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論及辭多是文王  
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  
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  
之明夷武王親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  
夷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  
之謫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  
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  
子業故也。又云案乾鑿度曰孔子曰易二陰四位之正也故易

易經詳說

卷二

西晉鄭玄

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東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  
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  
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  
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  
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繇夫婦所以奉承宗祖  
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  
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一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經  
以釋其義也。又云其家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  
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  
域各別家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象一下象  
二上象三下象四上象五下象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又云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  
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  
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野博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  
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燿晉易爲卜筮之  
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  
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  
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  
丁寬又別授田王孫孫授施雠雠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其前漢大畧  
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  
輔嗣也。又云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  
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

之前日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潔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

張孔疏云易有二義其一謂易簡易簡之易字聲而變易不易之易入聲何得相混故朱子云易簡之義而云交易變易交易則孔疏所謂不易也○孔疏謂文王作易題周別於殷未為不是或周公繫爻所加亦未可知○鄭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晉偏之義晉偏訓周殊覺支離○重卦出於伏犧先儒已有定說卦名多謂文王所加愚意不然大傳云上古聖人作書契以代結繩說者以為伏犧是其時已製文字矣六十四卦紛然錯雜揀著占事豈无名稱以別之乎况連山首尾歸藏首坤其時亦必

易經說

卷一

易說

美 齊 經 聖

全用六十四卦豈其坤有名而無名乎周易首乾蓋因舊名而繫以辭當以伏犧重卦名命為是○禮記經解孔子口中並無經字亦漢儒謂之經解耳漢藝文志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易書詩禮樂春秋皆係之經經字當是漢儒所加

程子曰命之曰易便有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當盛陰當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一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虚空終是空齊物到頭爭○易中只言反復往來上下○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細无不合○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羲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因見

免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免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看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張闕中問易之義本起於數曰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問堯夫曰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運須知易理為知天○尹瀛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而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盡

易經說

卷一

易說

美 齊 經 聖

不須況六十四卦乎○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法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易學後來曾子子夏欲到上面也○由孟子可以觀易○易須是點鐵心通只窮文義徒



費九

國程子所云者。究可作八卦。此語為指點人而設。要人知凡物皆是易理耳。果如此。則不見圖書之妙。蓋必神物之義。雖無窮。聖人方以之作易。後人愈推愈不盡也。答張問中之問。有理而後有象。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易傳大指。盡於此。所云窮盡象數為管郭之學。固是。然儒者亦非可全畧象數。取其順理而不盤可耳。

朱子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天 奇 懸 堂

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才有兩則便有四。才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无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卷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或有咎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數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只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文王周公。乃其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

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

豹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觀卦爻之變。而為之象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機其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要商周皆用之。其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錄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天 奇 懸 堂

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成就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在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无所不該。无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才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密接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才收退便是陰。意思才動。便是陽。才靜



但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養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无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嘗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又曰陰陽是氣才有此理使有此氣才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易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不爲无見如奇偶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有大闕闕小闕闕今人就易都无着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偶寫出來至於所以爲陰陽爲古今乃是此道理。龜山過黃亭詹李魯家李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個圈子用墨塗其半云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聖賢

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不比似他書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爲類便是老子說語也不就事上說又曰潔靜精微是不犯手。問卦下之辭爲衆辭左傳以爲衆辭何也曰此只是衆辭故孔子曰知者親其衆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衆辭衆辭也陸氏音中語所謂衆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衆所謂衆之傳也又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衆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衆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衆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何无經可附而

自份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繫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畧而无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无乾離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震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雖其一二之適然而无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聖賢

上无所關於義理之本源下无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必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虛何必乾乃爲馬又苟合應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无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痛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三言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謂微辭而遽欲忘之也。伏

幾盡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其嘗作易象說象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書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又曰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汙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

是陽爲吉陰爲凶无文字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爲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爲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爲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下筮之書看之方得不惑不可看易。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之法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素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尋常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麼。易只是與人卜筮以决疑惑若道理當爲固是便爲若道理不當爲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凶或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今學者諱言易本爲卜筮作須要說做爲義理作若果爲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盡八卦則甚。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易中大槩陽吉而陰凶問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易中却是貞吉不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貞說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正則利不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與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

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橫渠云易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極好。易中利字多爲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啟行也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吉田獵三狐田獵三品是卜田吉公用享於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健候是卜立君吉利用爲依遷國是卜遷國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之類。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看伏義之易如未有許多象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義畫卦那裡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嘗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義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出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易作象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以爲不足言而之所以言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轉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决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

似得三聖之遺意。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義之易伊川易傳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久第先讀本文則見本末矣。易最難看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包含萬理无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亦可說初不曾指於一個甚近看易見得聖人本无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妄意增減便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牽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已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爲一說以護舌之說干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主說。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個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說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實字便是孝悌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象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方仔細又曰和靖學易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着便釋成片如何看一爻得又曰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易大難教人透徹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象象兼解來解又曰易爻辭如鐵辭。問易本義何事以下筮爲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註解蓋古家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

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久當自悟  
○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家辭之義亦自明只須是  
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  
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傳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  
則家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今所解者能如本義  
否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其  
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家辭中發之且如天畜利貞不家食吉利  
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  
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交象亦然如此則不失  
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某解一部易只  
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吳 奇 願 堂

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義文之易本是如此  
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  
意便先要說道理縱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某之易簡  
畧者當時只是畧略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說了某只就語脉  
中畧牽過這意思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畧此  
譬如燭籠漆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  
明乃更好蓋看不得詳說也○看易先看某本意了却看程傳以  
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也易看蓋不爲他說所汨故也  
○虞朱子云數者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此語最精○前人每變六  
十四卦命名不出於伏羲觀朱子所云伏羲卽卦體之全而立  
箇名可信伏羲時六十四卦已有名○朱子云漢儒求之說卦

而不得遂創爲互體變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詩  
偶合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可通者又皆偶會穿鑿而非自然之  
勢就盡後人泥象求解之弊又引程子之言而以爲未盡未云  
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亦不可爲傳說而邊欲忘之如此說  
方不偏○朱子又云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蓋據所有之象  
而推所占之事是從象以下說若必究立象之意是溯諸象以  
上矣正恐其穿鑿失聖人本意也○易自是爲卜筮設爻得何  
卦何爻卽有處之道此便是理然就象上看出所以處之之  
道便是理不離象朱子之意只是說易中實有此象非假設之  
象耳○學者或執不知命元以爲君子之說而謂卜筮趨避爲  
多事若然則易之開物成務者何爲也觀朱子所云或吉凶兩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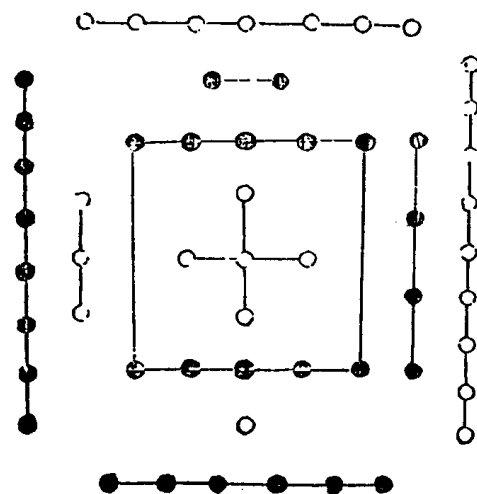
吳 奇 願 堂

岐處置不得所以用占可无疑矣吉豈不當趨凶豈不當避但  
達理則不得爲君子若按諸理以爲趨避正是君子教懷處  
不待遇事而占平居玩味易中道理自家所處合是如何便早  
爲之所尤是趨避之尤迹處是爲哲學易○本義中解家爻辭  
往往捫入家爻傳之意是特文王孔子二聖語如出一口愚嘗  
疑之觀朱子所云大畜一卦之例以爲朱昭整頓是朱子晚年  
於本義尚有未盡懷意而不及修改也  
○天聖董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  
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以下筮以爲教使  
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  
○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雖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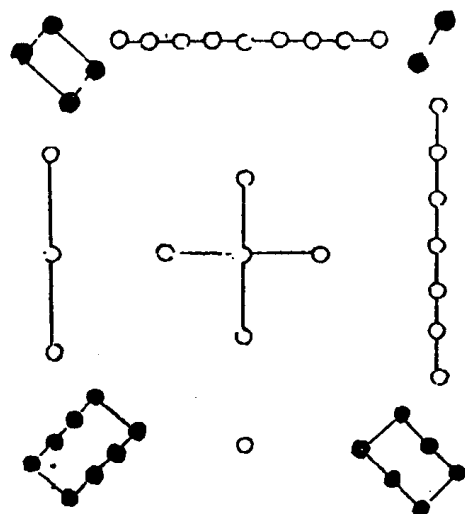
大傳之書又自失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臬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著策分揲掛劫之法无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下筮得亡而千餘年間諸儒无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虛之說而欲開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與。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已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備所未及者故愚竊嘗妄論以爲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說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矣。子北而同之何耶。愚聞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寓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子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然。

而非人爲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遞相解釋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決而无僥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爲之磨刮精明依然涵養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无餘蘊矣。又曰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未盡或貫其所未一其言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較之也。夫朱子之書固有補程子之所未及而程子之名言蓋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謂二書爲不同可乎。讀若詳之。

河圖



洛書



蔡元定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闕朗子明、有米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魏現跡蹟。

附錄：見圖書及大全中。

孔氏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王肅胡氏曰：龍馬，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爲龍，言馬之特異如龍也。漢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渢渢水中，亦此之類。神龜，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臨川吳氏曰：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圖，有如星象，故謂之圖，非五十五之外，別有所謂圖也。

劉氏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爲經，左右爲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而河圖又爲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一圖雖縱橫變動，要

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爲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時。洛書不特可以明時，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時。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爲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爲時。大禹之叙時，其表爲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爲卦。此所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關氏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二左七右，四前左，一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蓋州井地之注，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馬其叙之而作，範也。朱子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无那四角底，其形便圓。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三 奇原

又曰：河圖既无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爲圓。九峯蔡氏曰：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時。卦者陰陽之象也，時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可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无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无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无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四 奇原

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雖夫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朱子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者，蓋是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五在五邊，便有那七底數；三四皆然。問河圖自五之外，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未積五，積着箇五，便成十。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察素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察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又曰：在十下，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勉齋黃氏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二，故曰二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三生火；三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四之極而爲五，故曰五生土；五之極而爲六，故曰六生水；六之極而爲七，故曰七生火；七之極而爲八，故曰八生木；八之極而爲九，故曰九生金；九之極而爲十，故曰十生水。此洛書之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河圖，雖夫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朱子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者，蓋是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五在五邊，便有那七底數；三四皆然。問河圖自五之外，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未積五，積着箇五，便成十。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察素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察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又曰：在十下，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勉齋黃氏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二，故曰二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三生火；三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四之極而爲五，故曰五生土；五之極而爲六，故曰六生水；六之極而爲七，故曰七生火；七之極而爲八，故曰八生木；八之極而爲九，故曰九生金；九之極而爲十，故曰十生水。此洛書之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



三以一運之圖而成三故一而二也二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成四故二而四也。如果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天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雙湖胡氏曰五行實具於地氣行於天以質言則曰水火山木金土取天地生成之序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春夏秋冬運行之序也。

易經詳說

卷一

圖說

五 寄願室

置之予於啟蒙辨之詳矣近讀大戴禮明堂篇言其制度有曰一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註云法龜文也得此一証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又曰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无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何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欿然初未嘗有數也至

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繫聚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近取遠求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

西山蔡氏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爲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離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先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一者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六 寄願室

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先後古今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順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无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者九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雖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如言以下筆者向其占與莫大乎者



總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无二而已爾

援圖書之說見於啟蒙甚詳不暇備錄摘其要者數段使人知圖書所由來各有自然之數而不可相混若縱橫推求極盡其致則讀啟蒙可矣。劉牧長民以圖書為圖宋儒從之者甚家非朱子與蔡西山力為之辨則紫混至今矣以此見朱蔡之大有功於圖書也。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只是見奇偶之相配而衍之為八卦爾未必屑屑於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數也或云虛中之五十不用而錯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為八亦一說也然以三畫卦言之奇偶相配至八而无可加以六十四卦言之八卦相配至六十四卦而无可加皆天地自然之數也。有不信河圖者謂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七 寄廬堂

八天九地十乃天地之數不干河圖事然據大傳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分爲五位而云相得有合自是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爲說若懸空謂天數奇地數偶以一二三五七九屬天二四六八十屬地則五位相得有合无着落矣。洛書九宮配以九疇尤无可疑。有不信洛書者謂禹自衍治天下之大法爲九疇不干洛書事據書言不異鯀而錫禹分明是以治水時言若非謂洛書則所謂不異與所錫者爲何物也朱子讀書多而見理明爲後儒所不及但當遵信其存翻案之見者妄也

伏羲八卦

次序之圖



八卦四象兩儀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八 寄廬堂

分爲二分爲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大全云黑白之位本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附錄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朱子曰此太極却是爲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個混沌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偶无所不有及畫一奇一偶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偶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偶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偶上加一偶此是

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或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无不可推矣

伏羲八卦

方位之圖



南其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做此附錄

朱子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有春分以至於乾之末為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進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王肅胡氏曰邵子云易之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此論橫圖之

序自乾至坤皆未生之卦也所謂未生者自卦之未畫者推之蓋  
太陽未交以前乾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爲乾而兌猶未生也  
然其生之勢不容已不必太陽上生一偶方知其爲兌已可即乾  
而逆推兌於未生之前知其必爲兌矣少陰未交以前離猶未生  
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爲離而震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亦不容已  
不必少陰上生一偶方知其爲震已可即離而逆推震於未生之  
前知其必爲震矣自巽五至坤八其所損者亦然如自春而推夏  
知春之後必爲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爲秋自秋而推冬知  
秋之後必爲冬所謂若逆知四時之謂者也邵子據經文解釋  
則先圖圖而後及於橫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橫圖而論者  
誠以橫圖可以見卦畫之立圖圖可以見卦畫之行所謂圖圖者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三 寄願堂

其真即橫圖規而圖之耳朱子嘗答葉永卿云先天圖復先將六  
十四卦畫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  
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圖圖而春夏秋冬時朔  
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數往知來之說大抵  
以卦畫之已生者爲往未生者爲來亦當先以橫圖觀之而後其  
義可見橫圖之前一截列于圖圖之左方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而運行之序則始於震既有震矣則乾兌離之已生者可見由是  
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是  
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天道左旋此四卦旋於方之左若順天  
而行所以數之者豈不如今日追數昨日之順而易乎橫圖之後  
一截則於圖圖之右方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運行之序則始

於巽方其有巽則坎艮坤之未生亦可見由是自巽之初爲夏至  
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進而得其未生  
之卦也天道非右行此四卦行於方之右若逆天而行所以知之  
者豈不如今日逆計來日之難乎要之數往知來之說以陰陽之  
節候次第觀之皆自微而至著以人之推測言之亦因微而識著  
何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橫圖中分而成圖圖則震乃居  
圖圖之北爲陽之始巽乃居圖圖之南爲陰之始各相對望而不  
復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逆順自復姤而始其勢已於微而判矣况  
曰數曰知皆是就人而言亦皆是各據震巽地頭而論以此求之  
則往來逆順之吉是然可見矣若論其初則易畫之所以成其先  
後始終不過如橫圖之始乾終坤及圖圖右方自巽至坤之序而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三 寄願堂

已足皆以逆而成也故曰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嘗因邵子之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順  
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五之半无妄明夷爲立春  
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華爲驚蟄卯之初同人  
臨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爲穀雨辰  
之半履泰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  
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需此三十二卦皆進  
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爲小  
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  
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  
小過爲寒露戌之初遯漸長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

萃晉豫爲小過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未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爲冬至无妄明夷爲立春同人臨爲春分之類是也其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爲小寒至觀比剝爲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爲六十四卦此以卦說氣言也

圖八卦次序橫看由四象生八卦自然之序也八卦方位從中分看乾一巽五兩邊分也。以卦畫言之皆九畫相對大地父母對雷風長男女對水火中男女對山澤少男女對。震至乾數已往之卦爲順巽至坤數未來之卦爲逆然從震起須以節氣論方有據。說卦天地定位二節舊說轉塗得邵子先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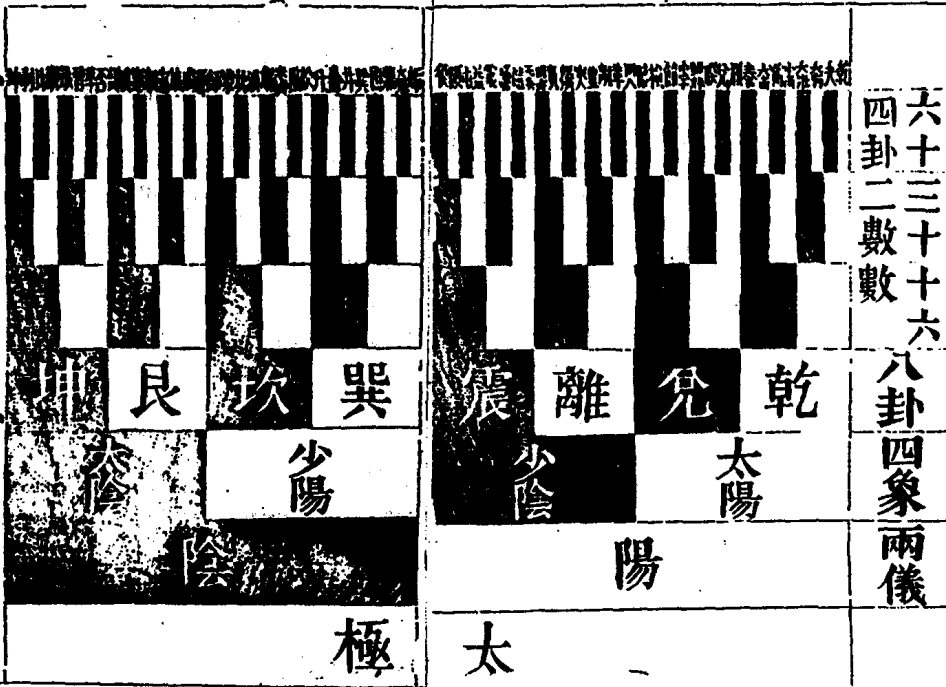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吉 寄願堂

瞭如指掌故朱子表章之

伏義十六卦次序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吉 寄願堂

前八卦次序圖即對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四而重之者也故下二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吉 寄願堂

因亦各衍而為八也。若遂久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附錄

朱子曰：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為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為三，而名艮。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坎；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坤。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六十四卦

二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于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无交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无交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問四爻五爻者，何所主名？曰：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畫，再成八卦者，凡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偏加乎一卦之上，則亦於其當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又曰：第四畫者，以八卦為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陰重卦，舊以為三畫成卦，遞互相加耳。邵子加一倍法，就得分曉，可信。六十四卦次序，仍是八卦次序，於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各宮內，又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按去，皆自然之次序也。舊圖旁註兩儀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予謂十六三十二，為虛數，不可以卦名故去卦字，但存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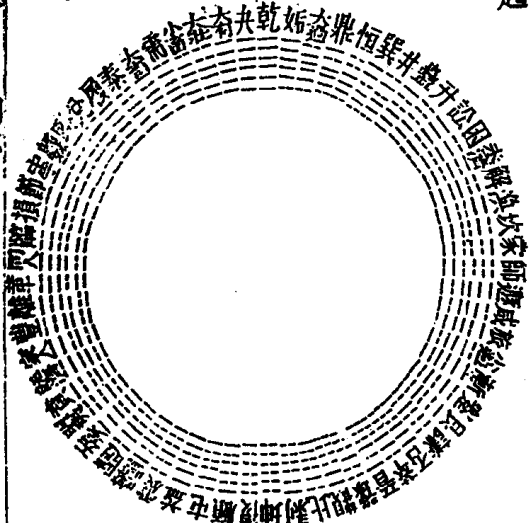
# 圖方卦四十六義伏

坤八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七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坎六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益	井	巽五	恒	鼎	大過	姤
復	頤	屯	益	震四	噬嗑	隨	无妄
明夷	賁	既濟	家人	豐	離	革	同人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兌	履
泰	大壯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一

# 圖圓卦四十六義伏

上四卦起  
乾至震

下四卦起  
巽至坤



卷二

圖說

七 奇頤堂

伊尹四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蓋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國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國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圖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圖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附錄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朱子曰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為陽右一偶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做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朱子曰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為左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做此而初爻之一亦分為四矣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朱子曰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而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乾矣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六 奇頤堂

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倣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

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朱子曰：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二爻亦分為十六爻。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一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為三十二爻。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六十四卦圖

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為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為六十四卦。蓋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積分亦為六十四矣。二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分愈細則愈繁是故乾以分之坤以合之實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合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向多也。巽陰少而陽向多也。兌離陽多也。坎艮陰多也。五齊胡氏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為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

坤則消之極而為純陰之窮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合。合則復長而循環无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臨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居宰坤至陰也居下而括終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居宿。然則乾以分之則動而陽者乾也靜而陰者亦乾也。乾實分陰陽而无不君宰也。又曰乾坤以陰陽之純定上下之位。震一交兌離再交由一陽之交以至二陽之交也。巽一交坎艮再交由一陰之交以至二陰之交也。故初爻為震則陽向少再交為離兌則陽浸多矣。初爻為巽則陰向少再交為坎艮則陰浸多矣。則此圖也。一段胡氏之言而朱子玉齋又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手六十四卦圖

陰起於姤也。朱子曰：邵子自圖上就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合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无極。自坤反姤是无極之前。思齋翁氏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言自巽消而至坤合靜之妙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陰含陽故曰母孕陽分陰故曰父生。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圖左邊自復卦至乾卦屬陽陽主生言生物自无而有也。右邊自姤卦至坤卦屬陰陰主殺言殺物自有而无也。无極之前謂自坤卦至姤以至於姤也有象之後謂自復卦左旋以至於乾也。自坤前至姤皆屬陰而陰之中有八十陽者陰中所含之陽也。自復後至乾皆屬陽而陽之中有八十陰者陽中所含之陰也。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

皆順行此直主之理。按圖可見矣。朱子曰：圖左屬陽，右屬陰，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思齋翁氏曰：先天圖，左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於復之初九，歷十六變而二陽臨，又八變而三陽泰，又三變而四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大，而乾以君之陽之進也，始緩而終速，其進也以漸，所謂陽在陽中，順也。陽主升，自下而升，亦順也。復至无妄二十陽，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臨至履亦二十八陽，乾至泰三十六陽，二十者陽之微，二十八陽之著，三十六陽之盛。陽在北則微，在東則著，在南則盛，亦順也。陽順而陰逆，不言可知矣。陽在右方三十二卦，則反是，故曰

具至之理。按圖可見矣。

又曰：復至乾凡一百一十有一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一百一十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玉齋胡氏曰：自復至乾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至坤居圖之右，陰方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一畫陽，便對右邊一畫陰，左邊一畫陰，便對右邊一畫陽，對待以立體，而陰陽各居其半也。由此觀之，天地間陰陽各居其半，本元，截然為陽，截然為陰之理，但造化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故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又不能不致其區別爾。豈容以懸論哉。

朱子曰：圖圓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類為多，坤位陰，畫之類為少，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不有自

然之法象焉。又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无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又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无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无不自其中流出者。問先天圖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中間虛者便是太極，但圖說從中起，今不合方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待，從中出者无對待。問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臨川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但有方圓二圖，而无畫也，後聖因之作連山歸藏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又各不同，為三易既亡，其而周易獨存，世傳諸習知有周易而已，義

皇卦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不至於沿流而迷其源焉，厥功大矣。

圖六十四卦圖，只是八卦方位衍出八宮之卦，為六十四耳。乾巽交接於午，坤震交接於子，子上一陽生為冬至，午上一陰生為夏至，冬至為復，夏至為姤，而二十四氣與六十四卦相配，无不周備，易只言陰陽，不言節氣，但卦自震起，借節氣以明其理，為易見耳。故舊圖无節氣後多添出。邵子只四圖方在圖之中，本一圖，朱子挑出為二，然並觀之，仍作一圖亦可。方圖只是將六十四卦次序橫截八行，堆垛上去，較圓圖為易看，蓋圓圖四卦分順逆，而方圖截斷八卦，只平排也。○移家本圖圓方



圖俱无卦名。邵子所傳先天圖。尚未以卦名爲出於伏羲也。今從朱子以卦名爲伏羲時已有。故係卦名取便於看。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重刊

# 序次卦八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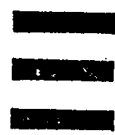
艮坎震

震長男



得乾初爻

乾父



坎中男



得乾中爻

艮少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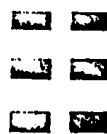
得乾上爻

巽長女



得坤初爻

坤母



離中女



得坤中爻

兌離巽

兌少女



得坤上爻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重刊

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爾羅朱子曰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爲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爲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爲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爲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兌故曰三索而得女又曰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問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玉齋胡氏曰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

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邵子曰。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

孫朱子據說卦爲此圖。乾三陽爲父。坤三陰爲母。震坎艮一陽之卦。爲三男。巽離兌一陰之卦。爲三女。其分長中少者。自下而上也。後天之卦。文王看出此意。非生卦之序本如此。父與三男共陽爻六。陰爻六。合奇偶十八畫。母與三女共陰爻六。陽爻六。合奇偶十八畫。四陽卦爲一邊。四陰卦爲一邊。從其類也。男爲坤求。女爲乾求。交互言之者。見陰陽相須之義。然本義但云。索求也。揲著以求爻也。又不作乾坤相求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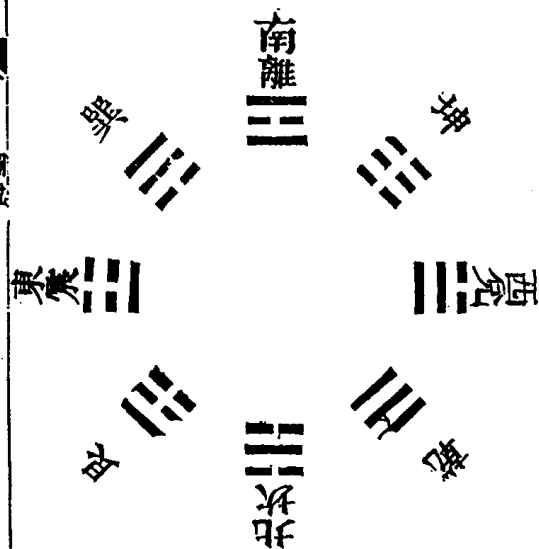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寄題堂

# 文王八卦方位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寄題堂

就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石見觀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刑錢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

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備，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義類之辭也。蔡季通曰：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乃是見之於用，或謂先天乃摹寫天地之所以然，純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頓天地所當然之理，合以人事，此意固好。然先天豈非人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固有明體致用之不同，二者不可相无。故夫子釋帝出乎震一章，又以先天說六子之用也。邵子以帝出乎震爲文王所定，今觀連山首艮，以萬物成終成始，恐亦古有此矣。玉齋胡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先天卦位。乾坤由南比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爲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坎東離西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爲既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於子者，以乾陽始生於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於午者，以坤陰始生於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已成，今下而交坤於子，是反其所由生也。子坤之所已成，今上而交乾於午，是反其所由生也。故

變而爲後天卦，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先天卦離當寅，而三終於申者，申乃坎之位，離交坎而終於申也。坎當申而三終於寅者，寅乃離之位，坎交離而終於寅也。東者離之本位，其變則交於坎，而向酉，是東自上而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變則交於離，而向東，是西自下而東也。故再變而爲後天卦，乾坤既退，則離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也。震代父，始事而發生於東方，巽代母，繼事而長養於東南也。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其交也將變而无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應地。由先天卦而爲後天卦，此文王作易所以得天地之用，而邵子以至哉之辭贊之也。雖然，此邵子朱子之所已言者，而其所未言者尤當究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在震。何哉？此正夫子發明繫文等陽之意也。蓋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謂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也。以主事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而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先天所重者在正南，後天所重者在正東，如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均一尊陽之心可見矣。朱子曰：當考此圖而更爲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王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

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遇，則又用伏羲卦云：『降山李氏曰：離爲日，大明生於東，故在先。天居東，日正照於午，日中時也。故在後。天居南，坎爲月，月生於西，故在先。天居西，月正照於子，夜分時也。故在後。天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地，在後。天則居旺之地，不特坎離，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爲序。震木旺爲卯，兌金旺於酉，土旺中央，故坤位金火之闕，艮位水土之闕，兌陰金乾陽金，故乾兌居西北，震陽木巽陰木，故巽兌居東南。』皆以五行生旺爲序，此所謂易之用也。平菴項氏曰：『後天之序，播五行於四時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之卦。土旺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爲西南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東北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也。觀於說卦，帝出乎震章，其旨瞭然矣。』朱子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某於啟蒙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書之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離也。雙湖胡氏曰：『先天乾中爻下變坤中爻，則成坎，而巽坤之位，故天氣下降而乾位西北，先天坤中爻上變乾中爻，則成離，而震乾之位，故地氣上騰而坤位西南。先天離下爻變坎下爻，則成兌，震先天坎之位，故離居南而爲夏，兌居西而爲秋。先天坎上爻變離上爻，則成震，巽先天離之位，故坎居北而爲冬，震居東而爲春。後天乾既位西北，則當先天艮之位，則艮進而位乎東北，震先天震之位，艮亦震之反也。後天坎既位西南，而當先天巽之位，則巽退而位於東南，震先天兌之位，巽亦兌之反也。後天四正四隅之卦，所由定如此。夫豈舍先天而自爲之哉。』

文王八卦方位，孔子說卦傳中發明其義，則文王定八卦方位時，自是以萬物出處而居居東方，潔齊而巽居東南，相見而離居正南，致養而坤居西南，正秋而兌居正西，陰陽相薄而乾居西北，萬物所歸而坎居正北，成始成終，而艮居東北。文王因卦取義，未必分配父母男女，亦未必較量卦畫陰陽而云然也。邵子朱子看出許多妙義，皆從後推論，未必是文王當日之意。故

舊說不盡錄擇其易明者以備參考。○文王八卦次序乾父與三男在一邊坤母與三女在一邊其八卦方位自西北至正東皆陽卦自東南至正西皆陰卦各居一邊猶有分列之義但又稍變以取用耳。○今之用八卦者多與洛書八宮同論坎一離九震三兌七乾六巽四坤二艮八初交王定卦位則洛書而爲之而易中却无此意。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王 寄願堂

卦變圖

朱子曰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姤離臨

三利比三謙三師三復一陽六卦

三夬三否三泰三履三同人三姤一陰六卦自初遷至上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細腰圖

三頤三屯三震三巽三臨三陽爻自初二初三初四初五至初上

三蒙三坎三解三升自三三三四二五至二上

三艮三蹇三蹇三過自三四三五至三上

三晉三萃三四四上

易經詳說

卷二

圖說

王 寄願堂

三觀三五上一二陽十五卦

三泰三鼎三巽三訟三遯陰爻自初二初三初四初五至初上

三革三離三震三姤自三三三四二五至二上

三兌三睽三睽三睽自三四三五至三上

三漸三否三四四上

三姤三五上一二陰十五卦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三損三節三泰三泰陽爻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上

三復三復三復三復初三四初三五初三上

三隨三隨初四五初四上

三益初五上

初三五上

卷之三

復 二 三 四 五 上 五陰六卦

成卦後變文言。

附錄重錄問近畧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

卷上

聖賢堂

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的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爲變。方知其所以成之卦。朱子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自泰而變爲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也。今所謂卦變者。亦是

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爲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爲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无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爲六子之理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見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右註說資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資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

卷上

美寄願堂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朱漢上易卦變只變得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揆上去。此等類接漢上卦變則通不得。○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卦變。伊川破之。及到那剛來而得中。却推不行。大率在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實變節之象。這雖无緊要。然後面有數處象辭。不如此看。无來處解不

得。雙湖胡氏曰：按家傳中本義所釋卦變，說泰否隨蠱噬嗑，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且所釋自訟晉與圖同外，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既濟來揲圖則自泰否來之類是也。蓋圖雖因象傳而作，而卦變則无所不通，不可以一定拘也。嘗考此圖之變，各生於兩卦，凡陽爻變陰，則陽自下而上，往居陰位，陰自下而上，往居陽位，如復變而復初上為師之二，復二下為師之初之類是也。凡陰爻變陽，則陰自下而上，往居陽位，陽自下而上，往居陰位，如姤變同人，姤初上為同人之二，姤二下為同人之初之類是也。此圖變法，又自是一例，不過陰陽爻移上換下，而與初九變為初爻之八，初六變為初爻之七者，其例又不同。要之卜筮所用，必八九六七之變，如啟蒙三十二圖變例，乃為備也。

張朱子謂卦變為易之一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指。其示人可謂明切矣。本義於諸卦中，或象言卦變，讀者不可深泥。向為之辨，辨見別卷。

附卦變歌

訟自遯變泰歸妹。  
官困噬嗑未濟兼。  
噬嗑六五本益生。  
无妄訟來大畜需。  
晉從觀更賁有三。  
蹇利西南小過來。

否從漸來隨三位。  
蠱三變賁井既濟。  
賁原於損既濟有。  
咸旅恒豐皆疑似。  
離與中孚家人繁。  
解升二卦相為類。

鼎山巽變漸渙歌

渙自漸來終於是。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旅，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是為下經三十四。

分宮卦名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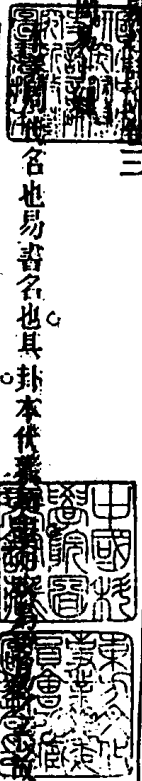
朱子曰：乾坎艮震為陽四宮，巽離坤兌為陰四宮，每宮陰陽八卦。  
乾為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坤。  
坎為水：水澤節、永雷屯、水火既濟。  
艮為山：山火賁、山天大畜、山澤損。  
震為雷：雷澤豐、雷火賁、雷風恒。  
巽為風：風澤中孚、風山漸、風火賁。  
離為火：火澤睽、火天大有、火地晉。  
坤為地：地火明夷、地水師、地風復。  
兌為澤：澤火革、澤山咸、澤風大過。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水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要此八宮卦次出於京房乃世應飛伏之法解經无所用坊本多附之以記卦名而占五行六親者必資焉



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氏所定而後世之說以爲其簡表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見氏始正其失而未從其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問交易變易如何朱子曰陰陽有創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便是流行底寒往暑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變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對待底又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蘇川吳氏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其有交易變易之義名之曰易其時未有易字也有圖而无書也後之造字者始合日月二文而爲易字夏商之時因其卦畫用以占筮其序絡與先天之圖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按朱子謂有占无筮則以爲二易无辭辭也或云左傳所載辭與周易不同者蓋夏商之易則爲有辭辭矣至文王演八卦之名爲六十四且作彖辭坤辭又作文辭故名曰周易孔子又爲之傳自是二易遂廢而周易獨傳焉

沙隨程氏曰周者若代也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東萊呂氏曰接繫辭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篇則上下二篇也然則孔子時易固分上下經矣以此考之易經之分上下必始於文王定周易之時近世見氏編古周易乃合而為一且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其考之不詳哉

變湖湖氏曰接繫氏以道清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本義從之然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為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變為艮巽變為兌首咸恒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一圖大旨備見於文王序

易經說

卷三

上經

卦首尾中二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

繫辭曰曰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索否下經首咸恒形化之始也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為損益見天地與長少男女之交不交上下經終坎離既未濟又見乾坤中交之交而中男女之交不交程朱子變易交易之義深矣

索引周代名也本國名在雍州境內岐山之陽蓋周始祖后稷封於仰會孫公劉遷邠至十二世孫太王乃遷於岐所謂岐周太王傳子王季孫文王至曾孫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因用其國之故名以為一代之名又云交易變易在易有之在實體亦有之本是實體上物事換焉入易中耳本義主易有交易從卦圖上看變易從書策上看又云交易變易在造化在易書俱要分合看得

方是如天地定位合言之交易也專就天言則有兩極北極之分專就地言則有南北高深之辨此又分言之交易也如晝夜後為推合言之變易也晝午前為陽午後為陰夜則子前為陰子後為陽此又分言之變易也至于易卦亦然又交者亦有變易者亦有交易者陰陽之質其定位也變者皆陰陽之氣其相為消長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无不皆然云云舉天地間物物皆是易不是變易便是交易二端之外更無他也此古之聖人所以用二易字以該括之而朱子又分為變易交易二義以發明之也嗚呼

盡之矣又云簡竹板也即汗青也謂之汗青者竹以火汗之則不蛀也表書衣也積簡而以韋貫其端故曰韋編其勢必為之衣以包裏之然後定也古者有青練表或布表緇表簡表本重大若

易經說

卷三

上經

通六十四卦及許多卦文文字總為一篇是誠亦重大之甚而不便於舉閱矣故從中斷自成恒以下為下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兩篇之分實亦有不徒然者且六十四卦何以不以三十二卦為上經三十二卦為下經而乃上經三十二卦下經三十四卦何也先儒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故上經首乾坤夫婦人道之始故下經首咸恒此本孔子序卦傳之意至於下經之所以終既濟未濟者序卦傳亦自有明說矣但上經之終於坎離先儒雖有論及者愚意乾坤者造化之本體坎離者乾坤之大用坎為水陰也離為火陽也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者一陰一陽而已此即太極之陰靜陽動也凡單言水火便當陰陽便包五行便乾坤而無坎離則乾坤或幾子息矣此上經之所以首乾坤而

終坎離也。觀先天圖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亦為有意。又後天圖從中起便是南離北坎純以坎離作用為主也。又云上經首乾坤終坎離造化之始終備矣。下經首咸恒終既未濟人物之始終備矣。又云傳字對經字言周易上經經字內着不得十傳蓋古易上下經二篇十翼十篇各自為卷也。又云漢費直初以系象傳釋經總附於卦爻辭之後鄭康成王弼宗之又分附於爻辭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象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經而繫辭傳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蓋上下篇卦爻辭合而為一上下繫辭傳亦合而為一上下彖傳一上下象傳一文一說卦傳一序卦傳一雜卦傳一通為八卷至東萊呂氏乃為

經二卷傳十卷是為復古易而朱子本義所從者也。

圖解明時義條大全以程傳為主而以本義分附程傳之後其後刊行本義者就大全中撮取之故今所傳之本義遂從今易之次。又云伏羲之時有卦无文意諸卦之稱但以名相傳迨文王紮象始因名而書之試觀履艮卦名則可類而推矣。又云卦爻之名不見于經而繫辭傳則屢釋其義。

國學者所讀周易非朱子原本與程傳節次亦多不合。曠墮二者之間沿用既久不敢擅為釐定。詳見大全凡例中。

牟陽再觀祖永光甫聘

彭澤歐陽霖潤生

參閱

發塘吳若煥抱仙

牟陽愈累恬少坪

高郵薛成榮曉筠

校正

乾三三報上

乾元亨利貞

孔疏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陽遠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者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

程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遠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

本義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

因此用大傳因而重之爲說與邵子加一倍法不同。

圖伏義已畫六十四卦而世或傳伏義只畫八卦之說朱子因首著之云伏義所畫之卦。乾取象於天而其切於人事者在乎健不可以天字代乾字只還他乾字爲是。以卦吸元氣。得魁

孔氏元亨利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土  
奇  
順  
登

也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純陽之性自然能以陽氣始生萬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諧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堅固貞正得終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種使得其所故謂之四

程傳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

困蹇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策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

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引乾道大通而至正。最好玩味。是此一句。雖孔子後面許多言語皆在其中。天之四德。一大中正之道也。聖人之四德亦一大中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義理說。不是易外意也。又云。元亨。謂其事可爲也。利貞。謂須善爲之也。又云。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而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如此說貞字之義。乃盡。又云。諸卦之言亨。也有曰亨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字亨者矣。而乾乃獨曰元亨。則无往而不大亨也。諸卦之言貞也。有曰利某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而乾獨曰利貞。則无往而不利于正也。非元亨利貞字大乃乾字大也。又云。貞之一字。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根。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三  
特  
庫  
堂

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也。比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試觀一易卦爻中。凡貞則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凶害反爲吉利。不貞則吉利。反爲凶害。又凡言吉利者。雖无貞字。理則自貞中來也。凡言凶害者。雖无不貞字。理則自不貞中來也。學易者。要須識得。

存疑本義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如此分解卦辭是爲彖傳分四德設。

國六十四卦有全用四字者有三字有一二字者。文王當日蓋以元亨利貞爲六十四卦總訣。子最屬緊要。孔子讀易見其如此。因深推其義而列爲四德。以贊其妙。四德是後來推出。若文王初立四字。恐只是大通而利于貞。實申說去。非截然平列四項。

也。

謂文王繫乾卦彖辭曰伏義畫卦純陽爲乾乾天下之至健也。具有爲之才。乾之所以元亨。合至當之理。乾之所以利貞。此天道之本然也。占者得之有陽剛之才。事皆能爲。自得大通而又必爲所當爲。利子正固。此人事之當然也。

### 初九潛龍勿用

孔氏居第一之位。故稱初。以其陽爻。故稱九。潛者隱伏之名。龍者變化之物。於此潛龍之時。小人道盛。聖人雖有龍德。惟宜潛藏。勿可使用。故言勿用。張氏云。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彖曰棟樑本末弱。是上

###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四 背顯堂

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萬物積漸。從无入有。所以言初。不言一與下也。六言上者。欲見位居卦上。故不言六與末也。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杜元凱註。衰九年傳。遇艮之八。及劉康成註。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探著之數。九過探則得老陽。六過探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實而不變。爲爻之本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爻而從變。故爲爻之別名。且七

既爲陽爻。其畫已長。今有九之老陽。不可復畫。爲陽。所以重體。遊少陽七數。故稱九也。八爲陰數。而畫陰爻。今六爲老陰。不可復畫。陰爻。故爻其體。遊八而稱六。但易含萬象。所託多變。義或然也。程傳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陽名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前爲象。龍之爲物。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藏。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

###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五 背顯堂

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宋子曰。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盡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象數。便不能无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白。又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離潛便是見陽使。上便是田。又曰。潛龍勿用。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上。而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一當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潛。如何勿用。九二爻又是甚麼。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物來。物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是來。却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或乎名。便是就事上指

殺說宋。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元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就是包含說。假託謂不著着那事。包含是說個影象在這裏。无所不包。

師蔡氏曰。初位也。九爻也。初三四上為位之陰陽。九六為

爻之陰陽。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而始。潛象初龍象九。

西川王氏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也。故以象坤。

雲峯胡氏曰。易之為道。辭象象占而已。就此爻觀之。九為象。潛龍

為象。勿用為占。初九潛龍勿用。為占之辭。餘放此。又曰。乾初象潛

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

者。禁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

彖引河圖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位其本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六 奇願堂

身也。數其作用也。造化生成萬物。皆其作用處。故易中只用六七八九亦造化之自然。非人所能為也。六爻在圖與書。初无變之可言。下不得九六字。九六著策之變數也。今占卦如五爻皆九。一爻獨七。則占其七。是未嘗不用七也。但逐爻則皆用九。以用者多也。八六放此。

潛龍六爻盡事物之變。如初九一爻豈止為一潛龍哉。而聖人以

潛龍象之者。可見聖人特假潛龍以顯初九之義。使人以類求之。

凡天下事物之制於時格於勢。而无其使者。皆初九之潛龍也。然

則今之說易者。以一爻局定一人一事。恐非聖人之旨矣。

或九六之說不一。只就據耆老陽三十六名陰二十四九其四六

其四最為分明。言九即知為老陽之常。言六即知為老陰之

常變也。言初者。使人知實卦自此起也。若言下則不見此意。象

占之分。此處易看亦有極難分者在。隨處觀之。得其大意而已。

謂周公繫乾初爻之辭曰。以九居初。是以陽在下。如龍之潛藏未

出者。然其時未可用也。占者得之。既度其時之未可用。又度其

身之未可輕用。與時俱止。而不干進。斯為善處潛矣。

九。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子註。田。潛龍處。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

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

利見大人。准二五焉。

孔疏。六位則一二為地道。三四為人道。五上為天道。二在一上是

九二處其地上。所由食之。處唯在地上。所以稱田也。二之與五。

俱是大人。為天下所利見也。而褚氏張氏同鄭康成之說。皆以為

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其義非也。且大人之云。不專在九五與九

二。故設卦云。利見大人。又蓋卦利見大人。此大人之文。施處廣矣。

故輔嗣注謂九二也是大人。非專九五。

潛。傳。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兄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

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

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絪縕。體不分剛

柔。而以同德相應。

本義。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

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

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七 奇願堂

但爲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自爲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朱子曰。六爻不必限定。說且如潛龍勿用。若是處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處人得之。亦可有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

雲峯胡氏曰。龍九象見而在田。二象以六言。則初二地位。二地上故象田。以三畫言。則二與五本人位。故九二九五象大人。九二方出潛而猶未大顯。是有大人之德。未有大人之位者也。本義謂常人不足以當之。蓋如初九潛龍之象。凡占者皆可當之。象占之

例也。如九二見龍是象利見大人是占。則以象爲主。占爲客。爻例也。如九二見龍是象利見大人是占。則以象爲主。占爲客。爻例也。

隱山李氏曰。田者。象聖人應世之跡。而龍豈真在是哉。

象引剛健中正。以體而言。則剛也。兼用而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則中也。中則九不正也。蓋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剛健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從九字上看。中正從二字上看。下句出潛離隱。亦從二字上看。一是位也。澤及於物。物所利見。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則亦有雲雨之祇於物者矣。見龍在田。還是伊傳之傳。不可消孔子孟子當時安得澤及于物。而爲物所利見乎。其曰九二未得大人之位者。言未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九 窮顯堂

得在上之位。如九五耳。其真德施普也。天下文明。非在大人之位。則不能。

按龍見。則有雨澤。在田。猶云出見於世。非黃龍於地上。曬地則龍反困矣。本義於一爻言利見九五之大人。於五爻言利見九二之大人。是推出一層。非正意。二五各爲本爻之大人。人所利見。方合本義。所云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也。象引謂爻爲主。而占者爲賓。非若他爻占者占得此爻。便目以身當之。故自爲一例最明。程傳說利見大人太寬泛。

譚周公繫乾九二爻辭曰。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當出潛離隱之時。位雖未尊。而德已著。如龍之顯見於田。而霖雨及物。爲物所利見也。占者得之。則利見如是之大人。且在上者見之。可以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九 窮顯堂

資其謀猷。在下者見之。可以賴其教養。孰有不利乎。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註餘爻皆說龍。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爲目。何也。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故以龍叙乾。以馬明坤。隨其事義而取象焉。是故初九九二龍德皆應其義。故可論龍以明之也。至於九三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明以君子當其象矣。孔氏此一爻因陽居九三之位。皆以人事明象。按註疏以夕惕若厲爲句。程朱以爲危地。屬下句。讀觀後面雖危无咎。則程朱爲是。本義乾乾惕厲之象。猶以惕厲爲言者。豈因舊說云然歟。程傳三躍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文德。

升聞時也。日夕不寧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爲教。作易之義也。

朱子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大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又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得用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惕厲。方可無咎。若九五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據程傳以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故危懼不必泥。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十寄願堂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無咎也。

朱子曰。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無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厲無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類復厲無咎是也。又曰。厲多是陽爻說。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無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無咎。若自家不省如此。便是咎。張善民曰。君子九家終日三象。三下卦之終。故語多於三。言

終爻亦三象。日之終也。三居下體之上。當危懼之時。惟自警不息。戒謹恐懼。可以免咎。故曰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然此非龍之所可爲。故以君子言之。

聖家胡氏曰。初二地位。故二曰在田。五上天位。故五曰在天。三四人位。故三不稱龍而稱君子。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契湖胡氏曰。初二爲地。地龍之下位。五上爲天。天者龍之上位。三四人位。非龍之所據。乾九三二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尤致意焉。此六爻所以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也。蒙引。爻字對終日言。終日只是盡也。爻是日沒之候。又云。終日乾乾惕若。則所以行之於身。指之於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信乎其無咎也。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十寄願堂

獨家引駁雲峯三四人位。稱君子。雙湖胡氏三四人位。非龍所據。極有理。蓋四爻分明說龍也。

厚庭夕惕若是。被貶終日乾乾意。只在終日乾乾內。至夕猶惕。乃爲終日。要離仇洽柱曰。此爻純以占言。與他爻取象兼取占者有別。本義云。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無咎。此三句是爻辭正解。其上文云。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是從九三爻義上。推出所以當乾乾之妙。又曰。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是從爻義上。推出所以當乾乾之意。本義象字是從占內推原其象也。此爻既指占者說。則據著而得乾三。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可用之。斷不宜就相臣上說。本義居下之上。是就爻位



上言其有可危之象。非謂君子乃居下之止也。君子是大隱說。只觀文言居上位二句。可知通上下而言之。

獨此為三百八十四爻第一說。做工夫處在乾即言乾。而其意即敬也。要說工夫。故不言龍而言君子。

譚周公繫乾三爻之辭曰。九三以陽爻居陽位。重剛則有過剛之資。不中則用剛不當。居下之上則位高責重。乃危地也。然三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若之象。故占得此爻之君子。終日乾乾。不少止息。至日入之時。猶懷警惕。則謀无不密。動无不精。雖處危地。不足為累。何咎之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孔疏或疑也。躍跳躍也。言九四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惑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主 奇願堂

也。躍于在淵。未即飛也。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位漸尊高。欲進於王位。猶慮遲疑。在於故位。未即進也。云无咎者。以其遲疑進退。不即果敢。以取尊位。故无咎也。若其貪利務進。時未可行而行。則物所不與。故有咎也。

程傳。潛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

按以淵為龍之所安。不如本義說得活。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躍。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朱子曰。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无實底之物。躍是那不著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個平地。淵則通上下。一躍則飛上天。

沙隨程氏曰。初與二皆稱龍。此爻雖不稱龍。即上文知其為龍也。山齋易氏曰。九四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淵卑於田。二言在田。今反謂之在淵者。淵乃龍之所宅。非在田之比。在田不能變。而在淵有可變之道也。

運安邱氏曰。九為陽。陽動故言躍。四為陰。陰虛故象淵。或者疑之也。進則躍。退則在淵。出處如此。可无咎矣。

瀘川毛氏曰。躍者飛之漸。或者未必然之辭。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主 奇願堂

重在或字上。在淵猶云於淵耳。

所疑隨時進退。重在進一邊。退字輕。其未進便是退。躍躍在淵。是在淵中躍。有飛騰之意。非從別處躍向淵也。躍淵出水面。或謂淵卑於田。恐不然。易氏謂在田不能變。亦泥。一

說二臣位。如龍在田而安。四將進而為君。如龍躍淵而疑。亦通。但爻義不專指君臣。

譚周公繫乾四爻之辭曰。以九居四。九陽則欲進。四陰則不能進。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且初離下體。入上體。為改革之際。宜其進退未定也。此如龍之或躍而起。未離於淵者。然占者能隨時進退。不先時而躁進。亦不後時而不為。則无咎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程傳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周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的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爲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孟子曰。又言分明言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形以萬物覩解。可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如此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无不周備。此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古寄山堂

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程傳本義剛健就九字取中。就五字取正。兼九五二字取九陽爻。以體言。剛也。兼用言。健也。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爻居陽位。正也。有此四德。故其象爲龍。居五尊位。故爲飛龍在天。此爻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與他卦九五不同。蓋就純陽至健之卦。九五又得乾道之純。在人則聖人也。故本義特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以別於他卦。

國周公繫乾五爻之辭曰。九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有龍飛而升於天。霖雨足以及物之象。此德位兼隆之大人。臣民所共仰戴者也。占者得之。則利見此大人在君子宜見之以行。道在小人宜見之以家澤也。

上九亢龍有悔。

程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無過。則不至於悔也。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上九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曰。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衰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舜。便交付與他。則亢之後。天下之事未可知。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古寄山堂

百雲郭氏曰。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陽。莫不善於亢。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喪走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聖人胡氏曰。凡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五上分象。與占九三終日乾乾。又惕若。疑皆占辭也。而曰終日曰夕。象在其中。九四或躍在淵。似若專言象也。而曰或曰在。占在其內。若其辭則有不同者。勿用禁止之辭。利見幸之之辭。无咎謂如此。而後无咎。勉之之辭。有悔憂之之辭。觀乾一卦。大槩可見矣。

案引陽極於此進之極也。極則變矣。故動必有悔。吉凶悔吝生于動。故本義着個動字。悔是動處。悔也。

百謂解意上九居卦之終陽極於上而不下如龍飛入於天而復潛於淵之家是九龍也知有悔而以亢為戒則持以惕而返於潛庶幾不失其為龍德矣

援正義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此說未是竟處極盛之時可謂亢矣能知進退存亡便不至悔不必定說竟亦有悔也且四凶亦當不得悔程傳謂聖人不至於悔極是亢者過高到天上无雲雨處人之无位无民似之但云飛而不羣於義未盡

薛周公繫乾上爻之辭曰上九居卦之終陽極於上為亢龍之象占者得之若不識消長之理昧變通之道與時俱亢能无悔乎聖人於此必有以處此亢而不至於有悔也

易經詳說

卷二

乾卦

大奇願堂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援王註以見羣龍為句无首吉為句程傳因之未改請見羣龍謂一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

程傳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也

喪朋之意

要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朱子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合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便不得恐不如此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大奇願堂

陰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用九用六此歐公舊說也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道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未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應陵歐陽氏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五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九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與乾坤言之則鮮可知耳家引見羣龍无首吉此語最有斟酌不言无首不見其為變若只言无首又不見其本為龍如此立象見其本剛而能用柔也見乎與見家負塗畧同髮髻之詞无是實事據朱子本義請用九

是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羣龍无首吉。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辭故本義下個因字。

有是就把用九做乾六爻說則見羣龍无首吉句氣勢不相隔越。後老陽用九是通例而非凡老陽皆見羣龍无首吉也。自是爲六爻皆陽者言羣字當有着落。六陽羣龍也。无首皆變也。見羣占者。

譚周公於乾卦六爻皆變者復繫之以辭曰乾象龍六爻則羣龍也。乾六爻者變而用九則是剛濟以柔而不露其剛猶羣龍之剛在首而不露其首人之見之有若无首者然占者得之本之以剛濟之以柔不至太剛而折太柔而廢而罔不吉矣。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大衍顯堂

孔疏天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名故畧列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錄之主案禮氏莊氏並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但此彖釋乾與元亨利貞之德與諸儒所說此彖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案莊氏之說於理稍密依而用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句總釋乾與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釋之。釋傳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習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

彖引本義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

凡言傳者倣此。此數句須安頓在何處。且本文初无傳字。本文何以如此云云。讀者當思之。蓋古易經自經傳自傳。元不相混。以未得見古易元本耳。以意義度之。此數處大抵當先立彖上傳三字。

如周易上經四字例。仍附其下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然後提起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而去了彖曰二字不用。即附其下云。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云云。其彖傳亦當如此。例且彖曰象曰字。全不可曉。彖本指文王所繫之卦辭。今乃於孔子所釋卦辭之上。加以彖曰何也。此今易之所以失而古易之所以不可不復也。

按彖曰者彖之意如是。即時文夫子意曰之例。象曰倣此。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大衍顯堂

彖引彖象二字之義。今之解者曰彖斷也。彖像也。相承一說不復究其所以然。以爲如此解過亦可已矣。豈有別說明則亦非大義所在。故皆畧之。

援此數語甚。是其下文又以彖爲彖。彖爲彖。可以不必。繫辭彖者。材也。是言一卦之材。訓斷亦似未確。

釋傳大哉乾元。管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資始於天也。

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

曰統天。

朱子曰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又曰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耳。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歛收歛既元形迹又須復生。謝氏廷瑞曰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蒙引彖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友原元始字義也。此以有萬物資始一句故兼言之。抑乾元之大亦於萬物資始處見也。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乃統天之所以為天者四德而已矣。統四德即是統天矣。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至寄願堂

存疑諸書謂大哉乾之元乎萬物生天地間必有箇始也而皆取之以為始蓋萬物生於造化乾元造化之始也故乾元一動萬物以之而始矣是物之始者取乾之元以始也不特始物已也乾之德有四曰元亨利貞是元則為之首而貫其終蓋乾元一動由是而亨而利而貞利貞雖不同要皆二元之所貫耳故曰純天。標天子所釋乃是彖傳彖傳之義本義已盡專以天道云云他一段意也釋元釋亨云云分各節言也。統天自是統天德非以形體言孔疏未是大全朱子性統形亦是未定之說與本義不合。

讀孔子釋乾之彖辭曰乾之義廣大悉備无所不該而惟天足以當之惟法天之聖人足以配之試觀天道元亨利貞乾之四德

而統言之皆元之運也大矣哉其乾之元乎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則為生生之本當氣機初動无一物不資元之氣以為形之始亦无一物不資元之理以為性之始推至成形成性之後總此一元之氣貫盈无窮乃合亨利貞之天德皆統貫而无遺矣此乾元之大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孔疏此二句釋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程傳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本義此釋乾之亨也。

說齋楊氏曰彖言元利貞而獨不言亨者蓋雲行雨施即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即形之亨也。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至寄願堂

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乘起下文之辭品物與萬物不同言萬物則飛潛動植之類无不該品物只是植物指百果草木也若飛潛動植之類豈必皆雲行雨施然後流其形耶。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依萬物資始例看其曰雲行雨施猶是在外可見者若不得那內面乾德之亨的道理在雖雲雨之施潤亦无從而流其形矣。流字下得最不苟有生生不已之意凡言流者俱是流行不滯之意此即是亨處。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只是氣判道裏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

按家引植物之說是植物中品類亦甚多故云品物亨自是兼萬物而植物於雲雨為切可以該其餘。講由是以觀乾之亨物皆資始之時其機雖萌而形猶未著唯乾道亨通氣機一到但見雲行雨施凡品彙之物各流其形而不可遏矣即物之亨可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按孔疏以此為總結乾卦之德與程朱之說不合。

程傳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三才圖會

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抑說乾道明之耶朱子曰此處說得闕矣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終始則見卦六爻皆以時成以此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又曰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无以為始不貞則无以為元六爻之位由此而立正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又曰天八一理八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不曰當天而曰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耳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管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

御天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清江張氏曰以上下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陽氣之變化言之謂之六龍。

問卦歐氏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

蒙峯胡氏曰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故夫子首於乾彖發之

家引此條時之一字最重蓋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乾之四德終而復始一時焉已耳六位時成則是見得卦之六位始於初而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耳至於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其潛見飛躍飛九應變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耳此一節之大旨也。大明乾道之終始乾道不止謂天也凡萬物皆有個終始其中便有個四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三才圖會

德此理天地間皆是故不曰天道而曰乾道。就時乘言則當曰六龍成者六位自成乘者聖人乘之。謂之乘者因龍字生也。御者如御車之御故曰以見進退遲速之在我耳。時乘六龍只是潛見飛躍飛九之時出耳非必謂始潛伏見次揚又次以躍飛九也。御天者天道在其所御也明其能行天道也不可以行字當御字。亢雖有悔合羣龍而言亦繫作好者蓋聖人之所乘便為亢而不亢也。聖人乘六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萬物資始而品物流形者若曰各得其所而咸宜則未也但要見元亨是聖人的不是天下的若到利貞之時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咸宜則是聖人功業之結果成就處故言聖人之利貞也。存疑上言天道之元亨此以聖人配之宇宙間惟天與聖人為最

大故聖賢言天必及聖人乾道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後元是終而復始也乾道終始時焉而已聖人大明乎此因見得卦之六爻潛見陽躍飛亢亦各以時而成蓋必乾即我我即乾有默契之妙无彼此之間所謂至誠知天地之化育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故能因此謀彼而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乾之六爻以其所居而言則曰位以人之乘用而言則曰龍六陽之潛見陽躍飛亢各以其時故聖人亦隨其時而乘之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時惕而終日以致謹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亢而不與之俱亢聖人一身駕御六龍不先不後而適當其可故曰時乘天運之妙時焉而已時之所在即天道之所在也時乘六龍就是御天時乘六龍以御天是造化大亨之日萬國咸寧之機也故爲聖人之元亨

易經詳說

卷三

寄願聖

要解仇浚柱曰上屬聖心之知下屬聖治之功乘六龍以行天道即是全乾之德如何專屬元亨蓋此時是教初政教興下文萬國咸寧王道成功者有別

隱本義則見而乘口氣則字是順說而字是轉語是大明終始則見六位時成而乃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時成緊連上句

要引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朱子下此二句明孔子之所以以終字居始字之上者良有以也愚謂將如是貞元而節言却屬元亨蓋乾元統四德聖人亦明於四德見得十分全方行得十分當故能乘龍御天也元能統天聖人御天取以相配而於乘龍御天可會亨意首出一句屬聖人之利貞若移此節總置乃利貞之下甚順不知當日何以如此

要解仇浚柱云大明終始句是合下首出節總冒語其說有理但既總冒則中間不應插入一段也本義並言乾道天道當有分乾道以乾之四德言行天道却以人事言屬政治之類時字內有隨時順之制之二意可用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聖聖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

易經詳說

卷三

寄願聖

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

隱註就以乾道變化二句連上文保合一句另作一節程傳因之亦以保合一句連講朱子乃以乾道二句相聯而以乃利貞承之也

不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朱子曰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以大槩總說不比衆辭所說底仔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美奇願堂

這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與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成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深德些子。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加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個混全底。問變化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憂。今日立秋為憂。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二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個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個皮殼包裹在裏。又曰。保合太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氣氣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則无物矣。天下之生。功草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個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其性常存。生不窮。如一粒之粟。外面有個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便是貞矣。

○陽卦胡氏曰。大和者。陰陽會合中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系引或泥本義。謂乾道變化為利。各正保合為貞。然則首出庶物。為聖人之利乎。萬國咸賓。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亦將以萬國咸賓止為聖人之貞。不兼利意乎。愚謂各正保合。雖合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美奇願堂

為乾之利。自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太和乎。日本義上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謂其只是一時事。而不宜分屬不可也。而本義下面之所以不分歸利貞者。豈非以此二句意已顯故耶。○或據先儒謂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遂介然謂各正為得其理。保合為全其氣。此於理氣之辨。殊矣。蓋實未曉得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者耳。大抵從各正言。須用性命字。從保合言。須用太和字。而各正必居於保合之先。太和必置之性命之後。則確乎其有不可移者矣。○就各正言。則曰。性命。就保合言。則曰。太和。實非有二也。○各正性命。獨於利貞時言之。則須於正字看得重。方是彼元亨時。萬物雖已各具生理。猶未可遽謂之正也。正者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之意。○保合只是保合那各正底。明是各正在先。保合在後。蓋利貞二者。雖曰同宗共事。然與元亨並列為四德。則二者自須有別。不可謂各正時已有貞意。保合時又兼有利在。故要看得端的方是。○太和陰陽會合中和之氣也。此陰陽就物言。无一物无陰陽。其陰陽便會合。其會合便中和。少有欠缺。便无此物矣。○乾道自變化。而萬物各正保合者。諺所謂氣候相催也。

○存疑此言乾之利貞也。細分之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太和。是貞。乾道變化。通管各正性命。雖是以理言。然這裏不可謂无氣在。但從



利上須用各正字。從各正不可曰太和。須用性命字。雖是說各正性命。然當知這裏有氣在。不可謂專是說得其理也。保合太和。雖是以氣言。然這裏不可謂无理在。但從貞上須用保合字。從保合不可說性命。須用太和字。雖是說保合太和。然當知這裏有理在。不可謂專是說保合其氣也。本義云。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蓋有以得其意矣。是豈少了太和兩字哉。本義乾道變化。无所不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皆乾之所利也。此利字。即文言美利天下之利。太和曰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蓋萬物必須陰陽二氣交合。始生陰陽交合。便是冲和。故曰太和。保合是和氣。欲畜藏於內。保是和保赤子之保。有調養護意。合是聯合合縱之合。有韜藏秘密意。得於有生之初。得其理也。全於有生之後。全其理也。故

曰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不可把全字當保合看。保合以氣言。其氣保合。其理始全也。乾道變化。朱子有似是再說元亨之語。然本節既屬利貞。則亦但言乾道變化。以起各正保合。以明利貞意。便了。不必又推利貞從元亨來。而以變化屬元亨也。本義无所不利。此利字內有貞字在。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各得之得。是得於生初之得。自全之全。是全於生後之全。明是兼各正保合一句說。豈專言利乎。物各得性命以自全。此以性命包太和在內。可見理氣不分。不可以保合是氣。而從氣又推出理。作兩層看也。此性命字較中庸稍不同。存疑以形色性味為物所受之性命。亦看得細。利貞二字。可分可合。但不可串說利與貞。此處道理

極深。得利朱始發揮得出。唐之說殊覺糊塗。冲和之氣。只重和字。冲訓虛。是帶言氣曰屬虛。

又進觀乾之利貞。惟乾道運行由變而化。於是萬物生意充足。凡受於天之性。與天所賦之命。皆不相假借。不相凌奪。而各得其正矣。而且氣機收斂。太和之氣。充足飽滿。无少欠缺。无少滲漏。莫不保全而凝合矣。夫各正者。生物之理也。保合者。生物之成也。皆乾道之變化者為之。此乃乾之利貞也。

百出庶物。萬國咸寧。

王註萬國所以寧。各以有君也。

孔疏此二句論聖人法乾德生養萬物。言聖人為君在衆物之上。最尊高於物。以頭首出於衆物之上。各置君長以領萬國。故萬國

皆得寧也。

設此屬聖人。甚是。而本義則分屬聖人之利貞。

程傳卦下之六。說辭為家。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百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承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有。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貞也。

粹傳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歸焉。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之。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宜也。

不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宜。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

朱子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宜。

建安邱氏曰。此聖人體乾之利貞也。元首者君之象也。聖人出乎其類。足以君臨於天下。然後萬國咸宜。萬國咸宜也。

彖引聖人之大寶曰。位。故首出庶物。專以位言。所係以非輕。聖人既首出庶物。則便有道化及物矣。此理之必然者。故云如乾之變化也。豈止掃虛位而已哉。

易經詳說

卷二 乾卦

三 寄願堂

寺歸萬國咸宜。即上文乘龍御天。功效之所成就而言之。時乘二龍。以御天。萬國咸宜。聖人之元亨利貞。照然矣。

援咸宜上。可見无不利。无不利。御天以敷政言。爲元亨利貞。咸宜以化成言。爲利貞。

本義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大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正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朱子曰。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

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爲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

畧添字說盡。

彖引本義。統論元亨利貞。專就植物言。亦取其易見耳。

議聖人又代天而成物者。其利貞何如。乘龍御天。教養之事已備矣。此時端冕凝旒。高出庶物之上。而德化所被。萬國莫不遂生。復性而咸宜。此則聖人之利貞也。聖人一天道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孔疏此大象也。十翼之中。第三翼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寓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所象。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三 寄願堂

故言象曰。天有純剛。故有健用。今畫純陽之卦。以此擬之。故謂之象。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畧也。

要孔疏以大象爲孔子作。

程傳卦下象解。一卦之象。又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彖引卦之上下兩象。數字爲大象言。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辭也。數字爲小象言。今之所謂大象小象者。乃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象之正義。則此卦上乾下乾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之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卦之上下兩象者。分二體言。二體各一象也。及兩象之六爻。周公

所繫之辭者以兩象包有六爻其六爻周公所繫之辭只是兩象  
逐節之義故并爲之象也。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復加之  
以大象者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胸中義理無窮故自天  
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色  
也自君子自強不息至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  
卦名之象也。

釋疑夫子贊易既釋卦名卦辭而有象傳文言諸作矣見得易理  
無窮又合二體之象作傳以發明之謂之大象傳此首言乾也。  
覆本義象者云云向以爲上下兩象爲大象兩象之六爻乃小象  
總爲周公所作而彖存皆以大象爲孔子作家引截斷本義讀  
氣頗覺不順若云卦之上下兩象爲大象六爻爲小象則六爻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聖賢順堂

有周公之辭而孔子爲小象傳是矣大象無周公之辭而孔子  
何從爲之傳耶即孔子自爲之而亦不可謂大象傳蓋必有經  
而後有傳未有无經而爲傳者也然以大象爲周公作亦有可  
疑者焉孔子於小象皆爲之傳大象何以無傳而乾卦首言天  
王之乾元亨利貞次即列周公之初九潛龍勿用云云何以獨  
置大象之詞於孔語中耶又諸卦大象皆在小象前而乾卦獨  
在小象後與小傳相連耶似是仙卦小象傳與小象連不得不  
置大象於小象前乾卦小象傳與小象在兩處不得不以大象  
傳置小象傳之前也此說疑案當俟再贊。  
孔說天行健者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云  
大行健此謂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

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強勉力不有止息言君子者謂君臨  
上位子幾下民通天子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凡言君子義皆  
然也。若卦體之義唯施於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言先王也。  
稱后兼諸侯也自外卦並稱君子。

釋傳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  
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  
健也。

本義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  
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  
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張子曰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日行又一天也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聖賢順堂

其言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爲天行健也。又曰天惟健故不  
息不可把不息做健。又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聖  
學他如此不思只是常有得此心則天運常行而周流不息矣。  
要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  
去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六十  
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聖  
若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  
要胡氏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  
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海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  
曰說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謂健不稱乾異  
於坤也然乾雖不言重而言天行則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而

重之義已見於行之一字。自強所以為天德之剛。或以人欲害之則息矣。

劉引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文所云君子法之當何如哉。皆失其旨矣。不可分自強體下乾不息體上乾。天行健三字已不分上下體了。蓋是合上下體而謂之天行健也。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自強不息者在我之乾也。而天人相富矣。諸卦放此。在天行二字連與坤卦地勢一例。自強不息。繫引作一申意。是存疑以惟自強故能不息。豈之恐非語氣。

孔疏論大象一段極詳。因文煩不便錄。仇洽柱謂兩句分說。天道人心。硬作君子法天不得。愚謂自當重君子句。

易經詳說

卷三

乾卦

章句

通孔子既作彖傳以釋卦辭。又作大象以明卦象之義。曰乾之象。天也。上下皆乾。則有天道運行之象。一日一周終古不息。非至健者不能也。君子觀於乾象。知吾心天理本自流行不息。唯為私欲所勝而不能自強。則天理遂遷過而不行矣。於是理勝欲卓。然自強靜專以立體。所以為萬事之根本者。无一時或息也。動直以致用。所以善萬事之化裁者。无一時或息也。則天理流行純亦不已。一如天之行矣。其健為何如哉。

易經詳說卷三終

易經詳說卷四

乾下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孔疏自此以下至盈不可久。是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蓋此小象傳。孔子舉六爻之辭而釋之。以推象占之由。以人事言。

正義經言龍而象言陽者。明經之稱龍。則陽氣也。程傳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正義陽謂九下謂潛。

朱子曰。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是告占者之辭。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測。自分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章句

此

通鑑徐氏曰。陽釋龍字。下釋潛字。在下故潛。潛故勿用。

虞翻胡氏曰。小象於乾曰陽在下也。於坤曰陰始萌也。陰陽之稱。始此。蓋以六十四卦陰陽之初爻。即太極所生兩義之一。以為諸卦通例。陰陽之名。一立而動靜健順剛柔奇偶。小大尊卑。變化進退往來之稱。亦由是而著矣。

雷澤胡氏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易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萌。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象引陽亦陽爻言。不必謂陽氣。

存疑陽以爻言。下以位言。

獨陽爻在下。陽德在言外。時請直謂陽德在下。是專以人事言。

釋孔子釋乾六爻象辭曰周公繫初爻辭所謂潛龍勿用者蓋九為陽剛初在卦下以九居初是有為之德而未遇可為之時所以為潛龍而未可輕於施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釋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蓋湖董氏曰九二在下而云德施普者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无所不照矣

圖象胡氏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之所謂大人者以德言非以位言也

### 易經詳說

#### 卷四

乾卦

#### 三寄願堂

圖一何言乎見龍在田為其剛健中正出潛離隱其德既盛其化自神所施一以及於物者无不周備宜為人利見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釋道字輕本義云重複踐行之意蓋是貼出反復二字之義如此不可認作反復乎道也

釋傳及諸儒之說終未可知此言所謂終日乾乾者只是個反復道也蓋反復二字有去去來來不自休廢之意

圖存疑只是個反復底道理加虛字綴貼更明

圖三何言乎終日乾乾謂憂勤之心无時敢懈乾而又乾是個反

復的道理也

武隱在淵進无咎也

釋傳潛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不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圖引九四可以進而不必進也惟不必於進則其進以時矣故无咎也

不必進者隨時進退也

按本義可以進是說躍字不必進是說或字終是進的意多

圖四何以或躍在淵謂四當改革之際時勢已至可以進矣猶加

待及而不遽進是量可而進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釋傳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

### 易經詳說

#### 卷四

乾下

#### 三寄願堂

本義造猶作也

圖孔疏謂為程傳因之朱子乃訓作

圖九龍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圖時講用創造意實添故

圖九五飛龍在天者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乃有德之大人

乘時而起以統御乎天下猶龍之飛而在於天也

九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釋傳盈則變有悔也

圖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以盈釋九字不可久釋有

悔字人知不可久而防於未九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

惇睦益不可久故有悔物極則變勢盈則傾天地人物具理皆然  
圖上九亢龍有悔者謂上九陽極於上處既盈之地猶龍之亢而  
天道忌盈進後則退理與勢皆不可久所以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孔疏此一節釋經之用九之象辭

既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困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宋子曰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  
時而皆變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  
為天下先耳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乾不為  
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誰為首乎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四寄願堂

圖爾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之德也  
天德不可為首指卦變言即坤无首之義非謂乾剛有所不足也  
善用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不為物先用坤道也  
除別此為首之首字與爻辭无首之首不同无首以象言首尾之  
首也此首字只是先字義爻辭首字初无先字意也又云天德  
不可為首也天字要看得重剛者天德也柔者地德也天德不可  
為首言須用坤德以濟之也蓋六陽過盛了故六陽皆變而吉  
又三此天德猶云陽德也  
按此陽德照純陽說純陽則過剛故不可為首象引又云偏言  
之天德也對柔順而言只是一邊道理故不可為物先  
而歸本義陽剛不可為物先言不可以陽剛去先物也猶云不以

賢智先人

不養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家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眾引天行以下本是大象之傳潛龍以下本是小象之傳非大家  
小象也此云先儒謂之大象謂之小象者明其為世俗論也在朱  
子必不肯稱大象小象名目

謹六爻皆用九者蓋剛為天德固不可无但非可純任乎剛以為  
物先故六爻皆變而吉也

文官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  
也

孔疏文官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  
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官以開釋之莊氏曰文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五寄願堂

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官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  
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彩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官從此至  
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為第一節從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  
悔明六爻之義為第二節自潛龍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論六爻之  
人事為第三節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論六爻自然  
之氣為第四節自乾元者王天下乎也此一節復說乾元之四德  
之義為第五節自君子以成德為行至其惟聖人乎此一節更廣  
明六爻之義為第六節今各依文辭之此第一節論乾之四德也  
按孔疏所云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官則文官二字謂經文所言  
之義節章蔡氏謂文飾也言辭也又釋象象之辭以盡象象之  
意象引亦云文者釋也言指舊文也作申釋其言辭尚未是

以義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固可以例推云

彖引文言指卦交辭言此則其傳也以前面分卦交辭而傳之此則統而傳之猶繫辭傳之不附於經也此說是又云文言曰三字亦鄭玄王弼所加者但孔氏之舊標題有文言二字孔子於彖既有彖傳以釋之於象又有象傳以釋之矣然猶以為乾坤之道大而其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申彖傳象傳之意所以盡其蘊也

可離上彖傳以天道明乾義此章以人道明乾義

彖解此傳凡三段首段言人之四德次段言君子行此四德末段言君子性健而能行此四德

### 易經詳說

#### 卷四

乾卦

#### 六十四卦

程傳他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長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彖孔疏引莊氏四句皆就天說程傳乃以人言而朱子從之

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損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子於此釋元亨利貞四字而分爲四德後人因之

以配春夏秋冬仁義禮智皆推廣言之也

彖引元亨利貞此四子在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无乎不在也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四段話其實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爲善之長云云故連天地之德俱說在內非惟可見天人一理而又可見萬物理一原且生物之始生物之通生物之遂生物之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萬物之理皆然也如人之仁其理即是生物之始人之禮其理即是生物之通人之義其理即是生物之遂人之智其理即是生物之成此段

### 易經詳說

#### 卷四

乾卦

#### 七十四卦

已盡包含其意了下段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云云乃其分之殊者其實一理也生物二字俱是死字猶生民之生元亨利貞字看蓋元字在人爲仁故得爲善之長下數句皆以此例看本義所謂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等句正以推原夫元之所以在人爲仁而爲善之長者也故本義下個故字若以是善之長也正意元字又當不得仁字依舊是在天之元矣宜細別之四個者也字氣勢自相喚應豈容說是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不成文理矣

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者乃爲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處也又曰萬物之生天運流行自始至終无非此理但初生之際純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

自皆是則義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兄。官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亨者嘉之會。萬物到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嘉是美。會是聚。无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為會。須是合聚來。都如此。方謂之會。

國朱子所云亨者嘉之會。萬物到此一段。是泛說。不曾專說人以

分節

「存疑」亨之在人。即禮也。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自一身達之萬事。自朝廷達之天下。燦然文物之盛。乃眾美之所聚也。故曰嘉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八奇願堂

之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見嘉之會處。

按此就人事論甚明。

朱子曰。義有個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又曰。義之分別。似乎无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豈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利是那裏裏面生出來的。凡事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又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違了物。即所為利。即隨利者。義之和。此句與上下文俱不類。蓋利即人之義也。義之

體嚴。嫌於不利。故特變例為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和則利孰大焉。故所謂利者。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即人之利也。

「圖」孔氏以幹為幹濟之幹。程子因之。亦云幹事之用。朱子乃以為枝幹之幹。其義甚長。

朱子曰。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排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點運事。變底一件物。所以為事之幹。

「圖」固本有兩幹。枝葉方有所依。以立事必正固。其事方有所依。以立。故曰貞者事之幹。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九奇願堂

「圖」貞本訓正。固字從下節看出。當兼知明守固二意。守不屬行。是定行之主意。

「圖」孔子於六十四卦。分作彖傳象傳。以釋卦爻之辭。又以乾坤二卦。其道至大。而其六爻之義。為主廣復。作文言釋之。以盡其蘊也。申乾之象。傳曰。元亨利貞之義。圖詳見於天道矣。即試即天之賦於人。與人之全夫天者。觀之而知人道。一天道也。所謂元者。天之所以始萬物也。而賦於人者。則為仁人性之中。素善悉備。而元則得之最先。統之最全。百行由此而出。豈眾善之長也。所謂亨者。天之所以運萬物也。而賦於人。則為通事事物物。衆美各殊。而亨則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凡經緯萬端。一齊恰好的。於此據有其全。蓋嘉美之會也。所謂利者。天之所以運萬



物也。而賦於人則爲義。義以定分。分卑上下。制之極其嚴。而利則顯乎人心。无所乖戾。是義之和也。所謂自者。天之所以成萬物也。而賦於人則爲智。智以察理。經權常變。辨之極其明。而獨立夫萬事之極。无所搖奪。是爲衆事之幹也。四德之在人者。如此。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德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道之長。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之謂體。

〔本義〕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朱子曰。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仁是個道理。須是有這個人。方體得他。做個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卻覺不是。問伊。

易經詳說

卷四

十寄願堂

川辭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爲元。在人爲仁。只應就人說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又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存疑〕接前一說。不是。當以役一說爲主。曰。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蓋若將仁來爲我之體。猶與仁爲二。我之體便都是仁。則我即仁。仁與我爲一矣。畢竟將仁來爲我之體。第語意有輕重爾。又云。〔蒙〕引我其仁之體。仁无體。君子其體之說。卽小註前說。乃中庸體物意不可用。又云。體仁極難。有〔批〕體字作身體看。謂身體去仁。蓋身不體其身體。而身體去仁也。身其身體者。以身體爲身體。身體去仁者。以仁爲身體。是一個身體都是仁也。故曰。以仁爲體。又云中之所存。无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君

子之身渾然一個仁。非體其體而體夫仁也。體仁仁之至也。故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

膠體仁仁字。就心德說到長人方說。愛長人長字。固從善之長。長字來。而其義不同。蓋爲人君長。便須有愛人意在。註謂謂體包仁道。不如程子體效之說。及見朱子人爲仁骨子云云。更覺精妙。而本義以仁爲體。自是朱子定說。看來骨子之說。似巧。不如以仁爲體之穩當也。程子法天之仁。仁屬天。朱子以仁爲體。仁屬君子。朱子說是。

〔存疑〕得會通之義。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禮。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

〔本義〕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

易經詳說

卷四

十寄願堂

朱子曰。嘉美也。會是齊集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開泰到此。故稱之嘉會。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无不中禮。人之修爲。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會。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輕。會字却重。

〔存疑〕嘉字輕。乃嘉其所會。不合恐是未定之說。

〔蒙〕引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調許多嘉美。一時開泰到此。方是嘉其所會。是何也。道理之在日用間。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

〔存疑〕禮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亦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朱子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遠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此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爲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個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主寄願堂

於下爲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

爾引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和之所在也。使物各得其所利而无少乖戾是謂之和和非有心爲之者蓋義中自有個和不得於義未有能和者也

存疑此處與上文利者義之和當有辨利者義之和是把義之和與利對利物足以和義是把和與義對利者義之和是把和與義合說利者義之和這裏雖含義自然和意然爲此語時方欲明利之即義未重在義自然和義也到利物足以和義則言君子行義之德始明義之自然和。又云聖人以利與義疑於相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明利即義也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

義明義本无不和也利者義之和之利乃在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釋傳貞正作固所以能幹事也

本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朱子曰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個骨子所以爲事之幹欲爲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此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

此事字所該甚廣處某事貞固便爲某事之幹不必依案引援入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主寄願堂

嘉會利物作柱脚也

陳蔡呂氏曰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指說朴拙爲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取機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爲能幹事也

易辭固者堅固不搖乃貞之恒久工夫也

問文言四德一段朱子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謂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者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而四個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爲體。蓋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制之物。若似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古寄願堂

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乘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爲義之和也。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榱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爲骨。俗謂之夜叉木。无此則不可築。橫曰橫。直曰幹。无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智。上簡就天德之自然言。是未定之說。當以在人爲主。又按孔疏以貞爲信。不論智者。行此四事。並資於智。其說大謬。貞字當屬智不屬信。

雙湖胡氏曰。乾元亨利貞。在君子爲仁義禮智。雖不言智。而貞固者。智之事也。非智及安能貞固。此仁智交接。即貞下起元之義也。

聖峯胡氏曰。元亨利貞。釋彖分而二之一陰一陽之謂也。文言分而四之。四時五行之謂也。前四句。程傳從人事上說。本義兼天人說。蓋前四句。天德之自然。而未嘗不在於人。後四句。人事之當然。乃人之所以全其天。惟此四句。乃天德之自然。而人之所以全其天。乃人之所以全其天。惟此四句。乃天德之自然。而人之所以全其天。

謹四德。本人所同具。而能全之者。惟君子。君子以仁爲體。凡存之心。而發之事者。无非天理之流行。則因公爲愛。恬胃天下。而有餘。足以長乎人。而善之長在君子矣。嘉其所會。自剛常之大。動作之微。經曲至繁。无不嘉美。則動皆天則。足以合乎禮。而嘉之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五寄願堂

會在君子矣。使物各得其所利。則親疏上下。无所乖戾。足以和子義而義之和在君子矣。知正之所在。而守之必固。則於天下之事。裁制有方。而推行有本。足以幹乎事。而事之幹在君子矣。四德之全於君子者如此。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程傳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利貞四者。非有君子之至健。則屈於物欲。而无以行此矣。此經文所以必以元亨利貞。四者。屬之乾也。故曰。乾元亨利貞。言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乾元亨利貞者。此也。存疑。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就貼本文。君子行此四德者。

○又云此章三節自有三段意。第一段言人之四德。第二段言人之  
之行四德。第三段言人之所以行四德。  
要解仇澹柱曰。君子二字。即當乾字。蓋君子天德之剛。自強不息。  
全章即乾道也。

本義此第一節申象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  
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袁孔  
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

聖安印氏曰。六十四卦彖辭曰。元亨利貞者。乾坤屯隨臨无妄章  
出如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屯隨之大亨貞。臨无妄章之大亨以正  
首只是大亨而利於正。獨乾謂之四德者。非夫子所自取也。按左  
氏傳。襄公九年。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至十二年而孔子始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未寄願堂

生。上距穆姜十四年。穆姜之時已誦隨卦之辭曰。元體之長也。亨  
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其言比今文言。幾易數字。則知  
四德之論。蓋古有是言。非出於孔子明矣。特夫子繫易之時。見此  
四字所該甚大。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削其辭而附於乾。然元亨利  
貞在乾。可以四德言。他卦只當本文王之意而釋之也。  
按穆姜在孔子前。左氏作傳在孔子後。恐出傳會。當信易。不當信  
左傳。

陸氏德明曰。周易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可馬談論  
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  
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

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爾今王弼註本首  
卷題曰周易上經乾傳。餘卷亦有泰傳。噬嗑傳。咸傳。夬傳。豐傳之  
名。蓋所用者鄭氏本。鄭氏既合彖傳彖傳於經。故合題之耳。  
漢上朱氏曰。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浚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  
註連之何也。浚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  
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註易經之前。彖象不連  
經文矣。

東萊呂氏曰。漢上謂王弼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按渚於俊謂鄭  
康成合彖象于經。不言合彖象文言于經。則朱氏之說是也。

歸本義云。此第一節申象傳之意。前面象曰。大哉乾元。云云爲彖  
傳。此則申說其未盡之意也。申彖傳。即所以明彖。而語意有別。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未寄願堂

○下申象傳亦然。

歸夫人皆有天之四德。而獨君子能全之者何也。自人狃於氣質。  
蔽於物欲。則四德之運行有時而息。惟君子本至健以體仁。嘉  
會而仁禮之德行矣。本至健以利物貞固。而義智之德行矣。故  
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繫之以乾。蓋以此也。觀君子體乾  
之功。益知聖人繫乾之意矣。

文言傳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  
也。

集解此一節並下第三節第四節。俱是申明象傳。陽在下也。一節

之意。要一節深於一節。方得再申又申之意。此一節重德上。看孔疏此第一節。申初九爻辭也。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此夫子蚤初九爻辭。故言初九曰。方釋其義。假設問辭。故言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此夫子以人事釋潛龍之義。聖人有龍德。隱居者也。

龍孔疏從初九曰至動而有悔為第二節。今云第一節乃第二節中之第一節也。孔疏云。申初九爻辭。然前面有在下之傳。故本義以此為申家傳。

釋傳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則隱也。

不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九寄願堂

隱引謂之龍德。見聖人之德。神明不測。是亦人中龍也。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見得是龍德之隱者。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隱不易乎世。王註不為世俗所移。易說得明。孔疏不成乎名者。言自隱默。不成就於令名。使人知也。亦說得是。

程傳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困義易謂變其所守。

隱引成字作活字看。不易乎世。舉一世而言也。不成乎名。自所長言也。避世亦舉一世言。不見是亦就所長言。總歸於德。避世不見是非。雖無悶為難。龍德之隱。正在無悶上。不見是如吾有才而人不以為才。吾有德而人不以為德。一言之言。而人不以為言。當一

行之善。而人不以為善。是皆不見是於人處。就逐事言者也。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二句。比上句又深一節。

程廣平游氏以避世二句。分承不易二句。蒙引因之云。深一節。

孔疏舉世皆非不見善之說。似謂我不見得世上有是處。今則謂人不以我為是。不成名是。无令名。猶未到得不好。不見是。豈加詆毀矣。故有處深。不為世所轉移。猶木離人羣也。漸至於避世。无相與者。案亦有淺深。

程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違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陳子曰。確乎其不可拔。非專為退避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无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

陸贄徐氏曰。樂行憂違。最說出潛龍意思。初九備聖人之德。從容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九寄願堂

无礙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庶同於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之意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於己。陰之翕也。此憂則違之之意也。樂行憂違。雖不疑滯於物。而所以立己者。蓋確乎其不可拔。非守道之固者能之乎。此其所以為潛龍也。

蒙引案則行之。憂則違之。不要兩平說。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講初九之心。則非固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樂行一句。特以起憂違一句。而兩個則字。見得是用舍无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之意。確乎其不可拔。畢竟是憂違之操。不可拔。避世无悶二句。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避世无悶二句。此三句明其无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

行之善。而人不以為善。是皆不見是於人處。就逐事言者也。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二句。比上句又深一節。

存疑雖重在憂則違之一邊說時不可太抑揚當客放平說

果能萬正符云不可拔當從進齋以立已言

要離爲一身起念便是悶爲天下關心便是憂

踐行遠俱就世言若謂行道則違字有碍

本義大抵乾卦六爻文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如所謂忠信進德

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朱子曰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

人則不然安而行之也又問本義釋庸言庸行以爲盛德之至釋

閑邪存誠以爲无敦亦保是此意否曰講信存誠是裏工夫夫无

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

又曰乾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三寄願堂

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无淺深而位有高下也  
隱孔子申乾之象傳曰初九曰潛龍勿用其義何謂也子曰初以  
陽在下是有神明變化之德而隱於下位者也凡人操履未篤  
易爲習俗所移初則自守其德不隨世而變易也常人學力未  
堅易爲名譽所動初則自晦其德不枉道以成名也惟不易乎  
世則行與時違至於遊世矣其心處之泰然何所悶焉惟不成  
子名則已不求知因不見是於人矣其心自信有素何所悶焉  
是豈果於忘世哉蓋見行藏之具在我用舍之權在人初未嘗  
有所凝滯於物也如道有可行之機初之所甚樂者樂則行於  
世而兼善天下也道无可行之機初之所甚憂者憂則違於世  
而獨善其身也樂行憂違知明守固所以立乎已者確乎其不

可拔豈尋常隱者之所能及哉信乎初之以龍德而潛處於下  
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

孔氏此釋九二爻辭

龍德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此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  
言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  
按正字虛中字實與他處中正不同  
朱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西山真氏曰易以二五爲中故九二曰龍德正中九五曰乘龍在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三寄願堂

天皆以得中故也初則勿用三則危四則或上則悔夫乾天德聖  
人之事也必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則天下之至善豈有過於中  
者乎

閑邪龍德正中包下文庸言之信以下一句搭一句一節深一節  
承義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

隱孔氏以從始至末訓庸程傳因之謂造次必於是朱子只作中  
庸上庸德庸言看

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  
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着閑邪則誠自  
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本義閑邪存其誠。无敦亦保之意。

孟子曰。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敦亦保。雖无敦敦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常言既信。常行既謹。但用閑邪。怕他入來。若九三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

庸民建端。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

閑邪。閑邪存其誠。與修辭立其誠。同一句法。閑邪。即所以存其誠。

修辭。亦所以立其誠。

庸言。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

閑邪。善世而不伐。雖善於世。而自不以爲善世也。而所以閑邪存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重寄願堂

誠。无敦亦保之意。故在也。德博而化。澤之所施者博也。要見得是

出。潛離隱。澤及於物之意。

閑邪。誠在一身。爲善。誠及一世。爲德。善世善蓋一世也。或言能善

乎世亦得。

蒙引此條語意相承。謂庸言宜无事於信矣。而亦信焉。庸行宜无

事於謹矣。而亦謹焉。庸言亦信。庸行亦謹。宜无事於閑邪矣。而猶

且閑邪以存其誠。恐其發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是

既善於世矣。然猶不自以爲善於世。而或自伐也。其所以庸信庸

謹者。閑邪存誠者。猶欲然若不足也。此聖人純亦不已之誠也。故

其德之廣被而物无不化焉。

存疑庸言是尋常不打緊底言語。信是言必有實。无空言也。庸行

是尋常不打緊底行。謹是行有常度。无輕忽也。如此是細微不忽。

乃至誠无息處也。故曰盛德之主。信謹誠也。不信不謹邪也。閑邪

存其誠。恐猶有不謹不信者。害吾誠。故欲閑而存之也。庸言信庸

行。謹宜无邪之可閑也。而猶閑邪存其誠者。此聖人之心。不自滿

假處。即文王望道如未見之心也。故曰无敦亦保之意。如此則其

善足以蓋世矣。然猶不以爲善世而自伐。其所信謹而閑邪存誠

者。猶自若也。不伐不要說得粗。德博是德之及物者。自周徧而廣

博。蓋其風聲氣。自足以鼓動乎人心。即中庸之誠能動物處也。

化是物從而化。天下被其所動。皆華而華心而從。即中庸之變則

化也。

程傳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重寄願堂

本義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

朱子曰。兩處說個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

別個大人。故互相發。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

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個大做兩樣。

蒙引九二還是在下之大人。講化處。要有斟酌。如云涵泳其德。而

莫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及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恐是

九五大人分上事。德博而化。非其時位之正中。僅如初九之潛

爲人。亦无由被其澤而化也。

厚齋馮氏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

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誠敬聖學之源。皆出於此。

陸山李氏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

之二言敬誠二字始於包犧一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

聖龍德正中冠通節庸言至不伐是龍德博而化是德之反物與

德施普相應君德在德博而化上見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其義何謂也子曰九二以龍德而

常不潛未躍之時是時位之正中者也試以其德言之夫言在

人倫日用之間者庸言也庸言人所易忽而二必加信焉行在

人倫日用之間者庸行也庸行人所易懈而二必加謹焉信謹

如此則邪已无自入而誠已无不存矣乃其德愈盛其心愈敬

凡欲之易乘者閑之又閑使不至於或萌斯誠之在心者存之

又存而不至於或間如是則言皆可師行皆可則善蓋乎一世

矣猶歉然不自足而不伐焉將見德之所施者博而物之被其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寄願堂

德者莫不化焉此雖未居人君之位而君人之德已全易所謂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正以其有君德而謂之大人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

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孔疏此釋九三爻辭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者德謂德行業謂功

業九三所以終日乾乾者欲進益道德修營功業故終日乾乾匪

懈也

擬此節道理極深而註疏无所發明

僅備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惟進德修業而已內積

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

知至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

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

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按程子分致知力行原不粘定忠信立誠至朱子方以知至屬進

德知終屬居業

程子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

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終日乾乾大

事小事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寄願堂

處。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

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

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以守義

朱子曰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

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

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

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惕者以此

故也

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曰人不識處多在言語

上又曰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要實道工夫

自是大忠信進德便是見得修辭立誠底許多道理修辭立誠便



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忠信是知得到真實極至處。修辭立誠。是做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個甚麼。前頭里卒卒地。如何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個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個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若充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見發生。若把個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卽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其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如那孝之德。一日進一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天寶願堂

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不同。立其誠。誠依舊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忠信便是意誠處。知惡惡。具如好好色。直是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確確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問進德只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修業居業二者。只是一意。如逐日

修作是修。常常爲此是守業。如屋宇未修。則常修之。既修則居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業。却須著居。修業便是要居。他進如日。知其所以。只管進前去。居如月。无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忠信是如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也。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進德是當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搬屋。底底居之。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可與幾幾幾。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這個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天寶願堂

這個義。只是這個道理。常常在這裏。可是心肯肯肯之義。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強去爲善。今日是心肯肯肯去爲善。可與幾可與存。義是傍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只管要進去。便是至之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個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只就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問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多作兩段滾將去。所以難得分曉。須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

須若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個知字。却一般。遺  
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  
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忠信修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  
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修業事  
也。然蘊于心者。所以見於事。修于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  
所以為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  
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  
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  
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間哉。

雲峯胡氏曰。忠信主於心。修辭見於事。主於心是德。見於事是業。  
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天書願堂

存皆居字意。

謂引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件事。俱着一個心為之主。惟心之  
所主。一於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而其於事也。又處置恰好。一如  
其所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謂之立誠。而業之見於外者  
修矣。忠信進德。便是大學誠意之說。修辭亦只是言顯行行  
顯言之意。忠信就初間存主上說。修辭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  
上說。無事無個存主處。此忠信抱來對修辭立誠。則全是內而  
主於心者。修辭立其誠。不言事者。事歸於誠。然後其言為不妄也。  
修辭之要在於誠。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意。其於言行之  
相為表裏也。此句本意。只為行不悖於辭。為辭之修也。知至至  
之。思意此兩句全以兩知字為重。蓋上文只說忠信以進德。修辭

立誠以居業。此則言要先知忠信如何。然後忠信其心焉。則可與  
幾而德進矣。又要先知修辭立誠。是如何。然後修辭以立誠焉。則  
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蓋以知先  
後行。自然之理言之也。然此未必是本文之意。

存疑言君子於善心之所發。苟誠實而不自欺。則善心日長。善念  
日生。其德進不已矣。故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存於內者。誠矣。  
又從而修治言辭。辭幸語弟。多是實事。无一句虛妄。則行成乎外。  
誠之存於內者。集聚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誠。誠立則積業成就。而  
可終身守之矣。故曰所以居業。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所以  
至之也。何也。凡有所進。將必有所至。如人往長安。進不已。將必  
至長安也。人之進德亦然。進不已。固將至之也。忠信進德。是忠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天書願堂

信所以至之也。知得忠信所以至之。即便去忠信以至之。則善心  
日長。神智日開。道之靈與理之元妙。色吾所當至者。一時雖未能  
達。至固已先得之矣。故可與幾。先知無幾。可與幾。許其能知幾也。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是修辭立誠。所以終之也。何也。居是居  
止。終是終身居止而不移。如人建屋而居。將為子孫百世之計。居  
之。即所以終之也。居業亦然。知得修辭立誠。所以終之。即便去修  
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事理之宜。在心為德。在身  
為業。吾所當守者。可能存之不失矣。義者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  
也可與存義。許其能守也。進是至之漸。至是進之極。用至字貼  
進字。居是身之止。終是止之入。用終字貼居字。必進了方可至。至  
了方可居。蓋德業本一串。故其功程亦一串也。可與幾下。當貼

德斯進字。可與存義下。當貼業斯居字。

陳介眉曰。忠信是存心。脩辭是行事。正是乾乾惕若處。

後。忠信家引就事上說。存疑駁之。謂忠信都未有事。只以善心之

所發言。不知善心因何而發。必有其端。則亦不離乎事矣。如要

實心孝。實心弟。是善心之所發。而孝弟豈非事乎。存疑以修辭

句。方屬事。故於忠信處。避却事字。然此二句。只是止以實心言

下。以實事言。非判然兩截也。德對業看。只大概言。忠信為進

德之基。若泥忠信。但言心而未及事。而以爲義理之滋味。有得

於已。殊非語意。存疑駁之。却是立誠在事上見。則誠字當就統

體處說。非謹言語之信也。本義所云。无一言之不實。猶云无一

言无實事耳。故蒙引云。誠以心言。實以事言。忠信俱以心言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手寄願堂

則二字不必分。修是修治之。修非修飾。朱子以忠信二句爲條件。知至二句爲功程。極有分曉。忠信處且不必說。知朱子所云實其心之發。從知上來。又云忠信是知得到真寶。至處是合看道理如此。當善體之。勿遽攪入以混語氣。可與猶言可以當照中庸可與入德看。幾是幾微之幾。見得幾微處。故程子以爲上主知。朱子以知至爲重。存義是行到極處。故程子以爲下主終。朱子以終之爲重。亦是論理如此。而語氣自當以兩知字至終字爲一例也。知至至之二句。依存疑忠信所以至之立誠所以終之之說甚明。而蒙引所引朱子知至是真寶。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似乎知至爲先一層。而至之方貼忠信。其說不如存疑之穩。

存疑謂忠信即大學之誠意。是格致後面事。又云以進德爲知

自古未有此說。極有見。知至知終。皆以知音。本義亦但分進

德居業而未分。致知力行看來。不必粘知行爲柱脚。程傳分

知行亦說得通。但與上文似是兩截。工夫不如本義分承上文

是一套事。

程傳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不驕而知。雖

在危地而无咎也。

本義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居上在下。釋鵬字以下體言。則三居上畫。故曰上位。以二體言。則三在下。卦故曰下位。不驕不憂。釋无咎之義也。

蒙引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在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惟進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手寄願堂

德修業者能之。國經文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是據承上文。而本義以進德修業數句。明乾惕以居上二句。明无咎。君子只在進修上加工夫。不汲汲於富貴。故在上位不以爲幸。而何驕之有不戚戚於貧賤。故在下位不以爲悲。而何憂之有。如此則隨所處而无咎矣。時謂能勝任。故不憂。憂似以下位主定小臣言。若作不仕爲在下位。則勝任說不去。中庸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豈非下位乎。四時而惕。時字包終日。至夕皆在內。此危字即前鳴字。圖說此節大意是德業之進修。由於誠身心之誠。本於知。然須知是聖人地位。

臣疑進修句是綱。忠信二句進修的目的。知至四句進修的事。居上二句進修的驗。

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其義何謂也。子曰。君子處危履憂懼之地。惟以德業爲自全之道。故九三之乾乾惕若。非過慮也。欲其德之進而業之修也。德何以進。人无直善之心。則私僞日萌。而德日損。三曰主忠信。實心爲善。善日充長。則德以進而日崇矣。業何以修。凡人不能篤行。則虛辭日盛。而業日荒。三修省言辭。一言之發。必有一行以應之。是其出言之時。卽爲誠所植立之地。言无虛罔。行有實效。則業可居而不遷矣。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者德之所由至也。知忠信爲德所由至。而主忠信以至之。則實心體認理之幾微。皆所繫誠。不亦可與義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章句顧堂

乎修辭立誠。所以居業是誠者。業之所由終也。知誠爲業所由終。而立誠以終之。則實心實行。事之經權。皆有裁制。不亦可與存義乎。幾而德以進。存義而業以居。將安往而不宜乎。是故居上位以臨下。能持盈而不驕。忘其尊也。在下位以事上。能勝任而不妄。忘其卑也。故其身雖處危地。宜若有咎。而終日乾乾。因時而惕。則上安下和。處无不當。雖危无咎。三之得免於咎也。豈俾致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孔氏此明九四爻辭也。躍傳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也。非離羣也。

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躍或處。龍之所安也。在淵南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不謂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朱子曰。君子進德修業。非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蓄進德修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及時以進耳。

蒙引。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聖人下字不重。其四之上下。无常以述言。似乎有求進之意者。不務爲邪乎。然其實則非爲邪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爲之機會也。四之進退。无恒。猶以乎獨離其羣者。彼初安於潛。二安於見。三安於惕。而四獨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章句顧堂

欲進焉。不曰離羣乎。然其實則非離羣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爲之機會也。本文大意如此。

或蒙引。與朱子合。存疑辨之。非也。或離羣。是離其下之羣。而上進。進德修業。原欲及時而進。語氣超下。不重在進。修上。故本義云九三備矣。孔疏謂進德修業。何甚混。

明離進德修業。无工夫。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朱子曰。雖言德學而時位亦有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其義何謂也。子曰。此聖人相時之心。未可以常述論也。彼在田者。安於下。在天者。安於上。是有常也。四

不妄於下而亦不遽上是上下无常其迹有似乎于進而爲邪者然其心則非爲邪也彼進而爲飛退而爲見是有恒也四不安於退而亦不遽進是進退无恒其迹有似乎離其在下之羣者然其心則非欲離羣也蓋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而進以有爲於天下何得避无常无恒之嫌以致坐失事機也哉四之无輕進之咎職是故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孔疏此明九五爻之義。同聲相應者若彈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礎柱潤是也此二者盛氣相感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寄願堂

也水流濕火就燥者此二者以形象相感水流於地先就濕處火焚其薪先就燥處此同氣水火皆无識而相感先明自然之物故發初言之也雲從龍風從虎者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此亦是同類相感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此二句明有識之物感无識故以次言之漸有識而言也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此二句正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聖人作則飛龍在天也萬物覩則利見大人也陳上數事之名本明于此是有識感有識也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於上也木受氣於地者是植物无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於下也則各從其類者言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氣類此

類因聖人感萬物以同類故以同類言之

聖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直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安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按聲應氣求當泛說程傳以人言未是

不識作起也物猶人也視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寄願堂

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人皆見之

朱子曰天子於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親字是分明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此本東節說

臨川吳氏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鶴鳴而衆鶴皆鳴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水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破石鑽之母而可以引鐵同氣相求也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凡

此六者皆同類相感。聖人與人亦同類。故作於上而萬物咸覩。之。又曰。先以聲氣水火風雲六句爲比。而後言聖人作則人利見之。又以動植之親上親下。喻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諱諱言之。而又以各從其類一句總結上又九句也。

蒙引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一意。本乎天者至各從其類也。又見言所以聖作物觀處。故本義用個故字。自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說出了正意。已盡矣。故又用親上親下而各從其類以發明其所以然之理也。還是加一重意思。雲從龍。風從虎。從來俱說龍與雲。虎與風。生仔細尋求其理。乃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興。虎感陰風之將至而嘯也。蓋龍水物也。必見水氣升騰於上。渾是雲氣所在。龍乃興也。龍興則便有雲在。故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美言願望

從來以爲雲從龍也。若皓白無雲所在。則非龍之境。界龍決不起。此爲雲從龍。陰風肅殺之氣。將至。虎其類也。先感此氣而嘯也。而風隨至焉。故從來以爲風從虎也。不然。風是造化之柄。豈區區一虎所能召哉。亦如驚先風而翔。蟻先寒而徙。不可謂焉能召風。蟻能召雨。寒也。此理要在知者默識之也。

遂此說理長

蒙引又云。或曰。韓子云。龍之嘘氣成雲。所謂雲從龍者。乃龍身所自有者也。決是從龍矣。劉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亦其類也。又曰。虎是山居其精魄甚大。夜行常一日放光。其嘯也。山岳振動。百獸屏息。亦有能生氣焉。然則所從虎之風。非天風也。本乎天者爲動物。動物專指人類。有小註在。或兼鳥獸言。却違卻子之說。但不知

朱子如何。不曰人類而曰動物。及語錄始有人類字。或曰。凡動物皆皆向上。雖禽獸行亦皆昂其首。如鳥獸雖曰橫生。首終居上也。乘就似長。大凡言動物。衆人獸禽蟲。此處似當從泛言。而不必專指人類。況上下文通。是以物類比况人類之相從也。二句若除人言。亦未必爲不可。程傳謂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禽獸草木。此說儘有理。但日月星辰。旋繞於天地之間。不止向上也。故朱子不用。只用動植二物分。

蒙引各從其類一句。承上二句說。而包聖作物觀意在其中。按程傳亦從類當言外補。

因聖作何最重。前是引起。後是推原。

蒙引仇倉柱曰。聖作物觀。人情不期而然。至見之而臣得遂功名。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美言願望

民得享教養在後一步。

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其義何謂也。子曰。九五之大人。尊居天位。勢分通絕於人。而人皆利見之者。以其有相感通也。故以物類推之。凡聲之同者。无不相應。凡氣之同者。无不相求。水性趨下。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火性就乾。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龍興而雲騰。是雲之所從者。龍虎嘯則風生。是風之所從者。虎感通之機。在物猶然。况於人乎。九五以聖人之德興起在位。天下臣民莫不爭先而快覩。固其宜也。是果何爲而然耶。彼動物得天之氣多。本乎天也。天在上。故本天者皆親之。植物得地之氣多。本乎地也。地在下。故本地者皆親之。天爲純陽。動物亦屬陽。所以親上者。從陽之類也。地爲純陰。植物亦屬陰。所以

以親下者。從陰之類也。物各從其類。如此聖人。人類之首。所以  
作前使。親者。亦以類從也。九五之大人。為人所利。見不益倍。故  
上九曰。直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屈。此明上九爻辭也。又云。聖人戒居此之時。不可動作。

謂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本義。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  
之也。

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平  
動也。

臨川吳氏曰。貴得九之為能。高釋上之為元。无位者。陽不得陽位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无 帝 願 望

也无民者。純陽无陰也。九三之賢在下。而敵體不應。是九輔也。此  
所以動而有悔也。然亢者。天時。有悔者。人事。歲時。善處者。雖亢而  
能不動。則亦不至於有悔矣。

歐陽楊氏曰。六龍之首。故曰貴高。自四以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  
陽在下位。吳氏發明爻意極切。而誠齋渾說。與本義同。

象曰。无位則无以安其身。无民則无以承其下。无輔則又无以自  
立於上。无輔非有无之无。謂莫為之輔也。

有。此曰貴曰高。皆以居卦之上。言无位不居五也。无民由於无位。

无輔以居高而亢也。點齋說。與本義同。

卦。无三。无字。與一有字。緊相應。

象。无位无民无輔。見從爻上有出。而時請多。就元字取義。

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按陽在下云云。乃是象傳。朱子謂申象傳。當是於象傳未盡者。復  
申之。不惟謂申周公象辭也。

謂上九曰亢。龍有悔。其義何謂也。子曰。人當亢之時。須有善處之  
道。夫居卦之上。至貴者也。然貴而无位矣。至高者也。然高而无

民矣。下位之賢人。未嘗无也。然而莫之為輔矣。是以動而有悔。  
固亢所必致也。處亢者。能不與時俱亢。則可以免悔矣。

潛龍勿用下也。

王註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

孔疏此一節是文高第三節。說六爻人事所治之義。

象辭此第三節再申前傳陽在下也。一節之義。重時位上。看。

易經詳說

卷四 車卦

无 帝 願 望

釋傳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歐陽楊氏曰。陽在下也。以氣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象引此與陽在下也。陽氣潛藏。無異音。只是反覆申言之意。

所。上言其以德而處下。此則言非德不足。只是无位。其意思自  
不同。

謂孔子既詳釋乾六爻之義。復約其辭而申言之曰。初之潛龍勿

用。豈德之不足哉。特以居下位而時未可為。故勿用耳。

見龍在田。時舍也。

釋傳隨時而止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臨川吳氏曰。龍之在田。猶在下位。未為時用也。

象引九二所謂見龍在田者。謂其雖進於潛。亦尚未為時用也。故止為見龍在田。程傳讀舍為去聲。云。隨時而止。則有似乎初之潛。馮氏云。適止於位。非久安也。則又似有莫其在天之意。味本義未為時用之意。似有則酌言猶未得大人之位也。謂非為所棄也。故不曰不為時用。而曰未為時用。本義因本文舍字。而下用字以反之。亦不得已焉耳。故依本義舍字似當讀為上聲。

獨孔疏以舍為通舍欠明。程傳訓舍為止。請去聲。本義以用字與舍字反看。當依象引讀上聲是。

要解時舍明非飛之不足。特屈於時耳。

按以臣位言。則德施已普。以君位言。猶未大用。

隱所謂見龍在田者。非其德不足以居尊。因暫為時舍。而未為時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聖 寄顯堂

用故見而止於田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修業也。

雲峯胡氏曰。行所當行也。

存疑事所當為之事。前章之進德修業是也。終日乾乾。日行其當

為之事。而不止息也。

隱所謂終日乾乾者。非徒為无益之憂。實進德修業。行其所當行

之事也。

或謂在淵自試也。

抑或言聖人逼近五位。不敢果決而進。唯漸漸自試。意欲前進。遲

疑不定。故云自試也。

程傳隨時自用也。

本義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象引自試其可否。而未敢自決也。試其時。非試其才也。

按程傳作自用。不如孔疏漸漸自試。試字味長。

隱所謂或躍在淵者。非故示遲疑之迹。實審時度勢。自試其時之

可為。而後為之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孔疏言聖人居上位而治理也。

程傳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

臨川吳氏曰。上謂在天。居上而治下也。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聖 寄顯堂

隱所謂飛龍在天者。是居君上之位。而治天下之民。禮樂刑政四

達而不悖。故猶龍之在天。而為霖雨也。

九龍有悔。窮之災也。

孔疏言位窮而致災。則悔也。非為大禍也。

程傳窮極而災生也。

臨川吳氏曰。窮謂九災謂有悔。

附離居卦之上。勢窮而生災也。

隱所謂九龍有悔者。陽極於上。位已窮矣。勢盈則傾。故有災悔也。

知其窮而反之。在通變之聖人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程傳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  
國圖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子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  
則天下治。

雲峯胡氏曰乾元用九與他卦不同者蓋一百九十二爻皆用九  
各有所指乾之用九則獨以剛而能柔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  
也所以與他卦不同。

陸山李氏曰西德獨舉一元何也元亨利貞同出於元如循環然  
乾道之終則一元復用也。

蒙引孔子之意以乾當聖人乾元即聖人之道乾元用九則其道  
之剛而能柔也故承以天下治也彼泥用九爲乾卦六爻之變者  
非矣。元包四德故舉乾元就足以盡君道。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聖 寄願堂

本義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國至於乾元用九者乾君象也元君德也乾元用九剛而濟之以  
柔則其用行政悉合乎大中至正之道而天下自无不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王註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按此亦非全說天氣  
集解此第四節又申前象傳陽在下也一節意重時上看  
覆傳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  
也。

按程傳於龍德而隱云此以下言乾之用於潛龍勿用下也云此  
以下言乾之時於此云此以下言乾之義或問程易乾之用乾  
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朱子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

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覆贊誅乾之德耳如上文潛龍  
勿用下也便即是此段陽氣潛藏便是首段龍德而隱者也聖  
人反覆贊明以示人耳按朱子說是

蒙引陽氣潛藏自潛藏之象說而聖人龍德之意在言外所謂陽  
氣潛藏者即初陽在下也

蒙引孔子以乾六爻之義无窮又從而畢其說曰潛龍勿用者初陽  
在下是陽氣之潛藏也君子以陽德處下亦取象於潛而已  
只是出天下文明

覆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蒙引謂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若曰天下被其文明之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聖 寄願堂

化則文明屬大人而不屬天下矣

初九德施普者已之德及於天下也天下文明者人之被其德也  
明文明是有文采而光明馮厚齋以文爲物之鮮榮明爲化之光  
顯分作兩項未是

謂見龍在田者九二雖未得人君之位而龍德出潛天下被其德  
化已成文明之俗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潛龍隨時而進也

本義則當然也

臨川吳氏曰行即行事之行時當如此故曰與時偕行  
潛龍三處危地時當乾而乾乾也故曰與時偕行

「圖終日乾乾者九三處危疑之地行乾惕之事是時當乾惕而與之勉行者也」

或躍有淵乾道乃革

孔疏九四去下體人上體故云乃革

此傳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象引或躍有淵皆是就人事上說此云乾道乃革就卦畫變其取象之意耳

有淵此道字轉看前云陽道陰道九四離下體而入上體是乾道改革之時也故或躍而未果

象引此以爻位明或躍之意以時之改革未定故四之進退亦未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聖賢堂

定也

或躍有淵者九四離下而上適當乾道改革之時其進不可不

審故曰試其可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程傳正位乎上位當天德

本義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賁傳傳位當天德言德與位相宜也本義云天德即天位語近混

淪然究竟德是德位是位蒙引云乃字似亦有意言九五之位

乃是位乎天德者非无德而據位者也語氣甚合

象辭萬正位云德乃天之所賦聖人能全之故謂之天德

象辭仇洽柱曰乃字有鄭重推美之意天德即剛健中正

「圖飛龍在天者九五以天德而居天位則其位也非徒位也乃位之以天德也宜其居上而治下矣」

亢龍有悔則時極

賁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陸山李氏曰時則行可也時極則慎極是為不知變

存疑此釋有悔意言上九居卦之上已過高亢是時已極也不能

知時引退而與之慎極所以悔也便是後章知進而不知退意

折衷三處其危時當惕也上處其極時當謹降也三龍揭故與

慎行上不能下故曰龍惕

圖亢龍有悔者居卦之上時已極矣任天時之窮不能過人事之

變與時皆極宜其有悔也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聖賢堂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賁傳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

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

卦皆然也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陸川吳氏曰剛柔適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因節而无過不及

者也

蒙引聖德剛而能柔而天則之妙於此見蓋剛而能柔天之則也

聖德剛而能柔則聖德所在即天則所在矣故云乃見天則實以

聖人言其本義曰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乃推本天則二字所由取

有謂言聖人之道即天道也猶云聖德同天爾

按蒙引訓義甚明而存疑更精

本義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臨川吳氏曰夫子于文言傳釋一彖六爻已竟又申釋象傳至再  
以見彖爻之辭義理無窮蓋與雖盤然獨於乾卦如此者蓋以六  
十四卦之首卦故特致詳此下直釋彖爻七節則與坤卦相似云  
總則此兩節同義誠說以證其理

雙湖胡氏曰文言釋六爻凡三節第一節似以德言惟上爻又似  
說位第二節初似說位二似說時位三以上又似說用第三節却  
全似說時亦畧有分別要之朱子所謂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  
意思說者尤得之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吳 窗廬堂

論乾元用九者君道剛而能柔是乃見天之法則也蓋天之法則

原是剛而柔而君道適與之符天下有不治乎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孔疏此一節是文言第五節復明上初章及乾四德之義也元是

四德之首故夫子恒以元配乾而言之

程傳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存疑此是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與彖不同

集解此第五節前四條是分合以贊天道之妙以串大哉乾元

行而施乾道變化三節六爻以下是言聖人以經法天之化以申

大明首出二節

猶始而亨未言物從前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品物流形見得乾  
元由始而亨亨雖屬物即可見乾之亨

易說始即資始之始亨流形是也始而亨似在物上見而所以始  
之亨之者是乾之元亨

按始不言資只就乾說

謂孔子復申彖傳之義曰易道盡於乾乾道盡於元乾元之大者

非但能始一始而即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程傳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程子曰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謂始初發生大概一例亨通也

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性情猶言實質體段亨盡化育皆利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吳 窗廬堂

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

本義取歛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朱子曰利貞者性情也是乾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

是一個性情到那利貞處一個有一個性情百穀草木皆有個性

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他底性情這上

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利貞誠之復處問利貞者性情也曰

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歛歸本體處如春時

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個收歛歸本體底意思但未堅實

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木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

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

在內

羅安邱氏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於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間之功用耳析而四之則爲四時合而兩之則爲陰陽貴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

雲聖胡氏曰天子於文官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又如釋家分而二之者也元亨萬物之出機其出也生意發見於外利貞萬物之入機其入也生意欲藏於內故乾之性情乃可於此而見之乾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且性情並言助於此釋家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

蒙引主乾而言不主物而言四德屬乾不屬物此是教人於物之始而亨處認乾元於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然則此段觀之亦

就見得下文所云之意矣蓋始而亨則亨者同此乾始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則性情者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聖人之言豈異哉哉文不相蒙意實相屬乾元者利貞者是廣提而用下句以實之亦解經之例方元亨時要非无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實理未完故必致於收歛歸藏乃見性情之實耳本義但云收歛歸藏便知是以物言利貞則屬乾依語錄謂是乾之性情若究其極則四德惟利貞可謂之性情乎以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之說未必皆朱子之定說也

圖程傳及大全朱子之說並以性情屬乾而蒙引存疑以性情屬物利貞屬乾與上句以元屬乾始而亨屬物同然語氣終覺可

疑乾之四德元利貞皆屬乾而亨字屬物亦似不倫竊疑此處俱指乾說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至品物流形可見乾之元能由始而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可見利貞者乃其性情也始而亨利貞雖於物上見而語氣當屬乾不知是否前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利貞二字從那裏來不言物而物在其中似不必於性情方言物雲峯發明性命性情極有關係然此處性情二字却亦无可分只宜渾還王註云不惟其情孔疏云性別於情於性情字全无分曉

易說生意完足於此是性而生生不息之機已寓是情

按此就物說

王寔始亨性情舊講俱着物上似反說淺了且玩本文並無物字

只宜就氣機上體發爲妙

按此說雖新亦可玩

圖乾元既始而亨必亨而利利而貞所謂利貞者乾始之時性情方露至此則性成其爲性而渾然完具情成其爲情而渾然充滿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聖此復說始而亨利貞之義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解元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解利也謂能以生長善美之道利益天下也不復說亨貞者前文亨既運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復亨貞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卦云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非惟止一事

而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實此利爲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

程圖乾始之道。能使廢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程傳傳不言所利與孔疏同。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朱子曰。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問程易謂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

本義以元兼亨。以不言所利爲貞。與孔疏異。小註亦有取於

### 易經詳說

#### 卷四

乾卦

幸 寄願堂

程說即本義所云或曰之意。

本義何以分析四德。半屬天。半屬物耶。曰。乾始之時。所謂乾道變化也。乾道變化。是繼善時事。故爲元亨。其所以利天下而不可名其所利者。其實乃繼善者之所成就也。是成性時事。故爲利貞。乾始能以美利利乎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也。以此語意味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不言所利。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歛却神功寂若无也。便見貞意。

存儲上既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大。即象傳統天之說也。謂乾雖四德之流行。要一元之所統耳。爲何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徧利乎天下。又收歛神功於內。不言其所利。是皆乾始之所爲也。不其大歟。不言所利者乾

也。乾如何不言天下之物。既蒙其利。形者形色。色者色。大成大小成。

小而神功收歛於內。民然无形可見。有似於不言也。蓋萬物歸根復命之時。造化生物之功。不復可見。似不言也。按似不言之說。甚渾雅。程傳以大爲利之大。不如作贊乾說。蒙引謂本義元而亨也。利也。貞也。講時全用不得。甚是。只合其意。孔疏以元利

該亨貞。本義以元利貞該亨。多一折意。似說亦可。用。

舊案胡氏曰。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道引與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也。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夫子於乾利貞。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至此又渾乎乾始之元。又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 易經詳說

#### 卷五

乾卦

幸 寄願堂

圖上二節。分言四德。動靜之機。此一節。獨言一元流行之妙。

謙由斯以言析之。雖有四德之名。合之總屬一元之貫。所以乾元資始。不止於始而已。且長養亨通。能以嘉美之利徧利天下。使物各得其所利。而其終也。收歛神功於內。而莫可名言。乾元之德。不其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程傳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

本義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情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

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朱子曰觀其文勢只是言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作六德解未安蓋峯胡氏曰剛柔以質言健順以性言本義云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何也曰本義之意蓋謂剛健皆體健則兼以用言耳以質言則有一定之體以性言則有無窮之用中者其行无過不及用也正者其立不偏體也純者不雜於陰柔指剛健言粹者不雜於邪惡指中正言不雜於陰柔似專指剛而言不雜於邪惡似專指正而言本義之意皆以體也程子曰精者剛健中正純粹之極本義曰純粹者剛健中正之至極精者又純粹之至極其論益精矣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奎 寄願堂

繫引亦只就上文說蓋四德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无剛屈撓无少間斷此便是剛此便是健且當元而元之未則繼以亨當亨而亨之未則繼以利當利而利之未則繼以貞貞下又起元此是行之无過不及處中也且元自爲元亨自爲亨利自爲利貞自爲貞此是立之不偏處正也剛健則極其剛健中正則極其中正是純粹也純粹則極其純粹是精也豈於元亨利貞之外別有所謂剛健中正而剛健中正之外別有所謂純粹精哉要是極言以深贊之耳純者剛健之極粹者中正之極故一則曰不雜於陰柔一則曰不雜於邪惡大哉乾乎乾字包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則正指四德言也剛以體言是他本質如此健兼用言其靜也專其動也直皆健也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是就

四德之交接處說正者其立不偏是就四德之自爲德處說有不相倚着之意

召越上既分合釋四德因見四德之流行即乾之所爲爾其流行之間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可見故從而贊之

謂剛本義體字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蓋健本就體言觀本義下一兼字可見

謂然而元之德又皆乾之所統也大哉乾乎言其體則四德專二不撓何其剛也兼言其用則四德迭運不息何其健也用之所行則四德順序无過不及可謂至中體之所立則四德分屬无少偏倚可謂至正且剛健之極不雜於陰柔而純中正之極不累於邪惡而粹而純粹者又極其精乾之大不可一言盡者如此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奎 寄願堂

大爻發揮旁通情也

孔疏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

謂剛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

宋義旁通猶言曲盡

顧爾蔡氏曰剛健中正而純粹精者惟九五足以當之兼用六爻以發其義者欲旁通以盡乎事物之情耳

顧山舊說聖人說乾四德乃著此一句者明乾卦有以備乎乾道也乾只是純陽至健六畫皆奇亦純陽至健便盡得此情矣近日看得此條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蓋上文每條俱是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曰本

於發揮可見只是爲時乘六龍設矣。即象傳之六位時成也。旁通情也。信是曲盡事物之情矣。若是但有初九九二而無九三九四九五。或有九三九四九五而無上九。是尙未能曲盡乎事物之情也。今既發揮出有初九之潛一之見三之惕四之躍五之飛上之亢。則夫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時有萬變者。皆該括曲盡而無餘矣。

召翹發揮不着力。只是布列爾情是事物之情。天下事情。潛見惕躍飛亢盡之矣。此卦六爻布列有潛有見有惕有躍有飛有亢。便是盡此情也。

張龍萬正符云。情字即大傳以類萬物之情情字也。時說謂旁通乾之情者。非蓋發揮自是發揮乎。乾既發揮乎乾。則旁通爲通事。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新 奇 願 堂

物之情何疑。有謂此節輕過者。亦非。按發揮處即是旁通。非有兩意。

謹夫語乾之德而至於精。其大固已見矣。然不可无六爻以發揮之。今觀六爻布列而發揮潛見惕躍飛亢之理。尤足以曲盡事物之情也。而聖人之時乘御天者。具有外於此哉。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程傳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平溪張氏曰。象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既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之功即乾而雲雨。

乃聖人之德澤也。

蒙引雲行雨施是申元亨。天下平是申利貞。與象傳時乘威寧一例。

存疑承上言六爻發揮旁通情。則六爻即六龍也。聖人以時而乘六龍以御天道。則道化覃敷德澤廣被。如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寧矣。雲行雨施天下平。聖人之元亨利貞也。

張龍萬正符云。此條是形容乾之大不重。聖人能時乘御天。然時乘御天而天下出此以平。則乾之大可見矣。故舉此以贊乾之大。不然聖人之言重複矣。平天下而亦以雲雨言者。雲雨之施均平不偏。厥也。

困御天也。也字連下。非然語。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新 奇 願 堂

本義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現首章以文言首章言。

圖聖人有見於六爻之發揮。而六爻即六龍。於焉時乘此六龍以行天道。其治化覃敷德澤廣被。亦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遂生復性。无不平也。聖人法乾之功用如此。而乾德之大從可知已。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孔疏此一節是文言第六節。更復明六爻之義。此節明初九爻辭。果經此以下復申前象傳三節之意。俱重占義上看。聖人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

以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利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德者得之於心。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變湖胡氏曰。德行以在身者而言。身之行以在事者而言。初九德成行立。固自可以見之行事矣。但其時位方當潛隱。故其德行雖可見之行。而時位未能成其所以行也。是以爻辭以勿用言之。

腰孔疏於首二句下。微云。此君子之常也。不應潛隱。所以今日潛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美 寄願堂

者云。段落極是。而其訓字義却未安。衆存訓爲行二字。與

變湖異。

彖引行以事功言。德之發也。德與行兩字要分。辨如理无不窮。知无不至。心无不正。身无不修者。德也。若夫上而致君。下而澤民。大而經邦。小而立事者。行也。德者本也。行者用也。蓋有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也。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君子所以爲行者。以成德爲行也。初九德已成矣。則日可以見之行也。而何以日勿用。對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如之而勿用也。

厚疑以成德爲行。言以道德爲功業也。不日之間。就可以見之行。按此訓日字口氣極好。

腰上二句。泛論理下四句。就初九言。君子指占者。

諺。孔子復申象傳三節之義。曰。從來德爲行之本。行爲德之用。君子德已成矣。以成德爲行。易易爾。宜其旦夕之間。即可見之行也。又何以言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爲言。機會未逢。其身隱而未見。則勳業有待。其行事而未成。是以君子寧退以自守。而不敢急於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山。利見大人。君德也。

孔疏此復明九二之德。君子學以聚之者。九二從微而進。未在本位。故且習學以畜其德。問以辨之者。學有未了。更詳問其事。以便決於疑也。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美 寄願堂

腰孔疏轉學聚之句不差。而云寬以居位。仁恩被物。則與上文不聯矣。

程。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傳也。

腰分進德修業未安。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

朱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散在事事物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眾理而有諸已也。學而弗問。亦无以辨別眾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矣。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妙。故橫渠張子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心與理為一矣。然仁者心之全體。生生而不窮也。能至於仁。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則吾之所居者。固非徒大而居之。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此仁以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

龜山吳氏曰。學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問辨之以審別所當行於學聚之後。寬居之以存貯所已知於仁行之先。寬之所居。即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即問之所辨者。

易經詳說

卷四

系 寄顧堂

蒙引。仁者當理而无私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无私。外要當於理。此火是不可移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及以心德言者。亦為不切。問辨者。問其所聚也。寬居者。居其所辨也。仁行者。行其所居也。四者德之所由成也。故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

召。天下之義理無窮。弗聚則孤陋寡聞。而无以盡之。而其較也。非學不可。隨之先覺。以求多見。多聞。學於古訓。以識前言往行。皆學也。學聚。則天下之理无所遺矣。然不詳加辨析。則是非得失。元以識其歸。吾身莫知其所從。而其辨也。非問不可。上問於師。下問於友。詢於鄉士。詢於初學。皆問也。問辨。則天下之理。是非得失。識其所歸。吾身知所從矣。欲此理融會浹洽於心。无強探力索之勞。

有居安資深之妙。則非可以急迫旦夕求也。必大着胸襟。寬着意思。把此理時加體認玩味。勿忘勿助。日就月將。如杜預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厭之。使自趨之。則此理融會於心。浹洽於中。有居安資深之妙。左右逢原之機矣。居安是理固與心為一矣。然知易而行難。靜易而動難。人多居常見得道理。分分曉曉。到得行時。又錯了。多與理不相干。蓋以行之難也。正以私欲奪之也。故必仁以行之。仁者。去其私欲之謂也。論語云。仁不能守之。註云。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亦无以有諸已。可見仁只是去私欲。爾克已復禮。愈愈空虛。欲皆其功也。

劉存疑之說。計於蒙引。故錄之。至其所云寬居。是居安資深時。亦屬行。尚未是。居則行不可混。四句有次序。臨川交互說。不如蒙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系 寄顧堂

引。蒙說下去。要解寬有二意。一曰寬大。一曰寬裕。可用。蒙經講仁字。依蒙引。无私當理。寬完全之字。指理言。到行後。有得方為德。去疑云之字。即下德字。未免有礙。此是學問中極精切語。不可忽。

九二。未居大人之位。而天下皆以大人尊之。非以其位。以其德也。而成德必有其由。彼理有萬殊。非學无以得于已。君子則多聞多見。而學以聚之。理聚於已。非問无以辨其疑。君子則親師取友。而問以辨之。辨之既明。可以坦然居之矣。君子猶恐其粗也。必從容涵泳。優游厭厭。而寬以居之。居之既寬。可以毅然行之矣。君子猶恐其雜也。必內焉无私心。外焉事當理。而仁以行之。君子之功如此。所以成其德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正

以君子雖未居尊位而君臨天下之德已具此大人之所由稱而天下之所利見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孔疏此明九三爻辭上之初九九二皆謙陳其德於上不發首云初九九二此九三九四則發首先言九三九四其九五全不引易文上九則發首云九之爲言也上下不爲例者夫子意在釋經義便則言以潛見須言其始故謙張本於上三四俱言重剛不中恐其義同故並先云爻位併重剛不中之事九五前章已備故不復引易但云大人也上九章滿顯故此直言九之爲言也。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卒 寄願堂

釋傳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察也。

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

節齋徐氏曰下卦以二爲中。上卦以五爲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在天五也在田二也。三上未至於五下已離乎二而中處人位。惟乾乾不怠則雖處危地而无咎矣。

震引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即本義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不可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爲中不中字也。

講九三以乾乾惕若乃得无咎者何也。九三以陽爻居陽位是爲重剛。實性既傷於過銳而又居下之上不得其中言乎上與九

五居天位者不同而不能爲飛言乎下與九二居田野者不同而不成乎見。徒於上有逼主之嫌。下有難制之望。時之可危。未有過於此者。故三乃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地可免於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孔疏此明九四爻辭也。其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並與九三同也。中不在人者三之與四俱爲人道。但人道之中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是下近於地。正是人道。故九三不云中。釋傳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詞。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惟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卒 寄願堂

雲峯胡氏曰上乾之剛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也。

虞引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即本義九四四陰居上之下也。

存疑以爻言則九爲剛。以位言則四爲不中。九五飛龍在天。進而居於君位。九二見龍在田。則未進而安於臣位。九三方是吾人進修之地。則必於人位。故皆不用疑。九四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所以可疑也。疑是九四自疑。本義隨時而未定。言欲隨時進退而

不定也。此便是疑。

該孔疏以上下皆陽。訓九三之重剛。九三之重剛。以陽爻處陽位。

易辭可下川別說也。意九四之重剛。謂上下皆陽。而本爻又以陽處其間。爲重剛也。或謂兩乾相接。故三四皆云重剛。然朱子謂重字疑衍。作行亦可。四不中不正。中重於正。故但言不中。三之爲人位。只照君子終日乾乾。看六爻。惟三言君子。分明以三爲人位也。三之不中不居。下卦之中。四之不中不居。上卦之中。分說亦明。

九四或躍在淵。而得无咎者何也。九四以剛處柔。而居上之下。不及乎中。且上不在天。非若五之定於爲君也。下不在田。非若二之定於爲臣也。中不在人。亦非若三之可以德業自全也。此正進退未定之時。故四欲進又不果於進。而或之者。乃其熟思審處。疑之而水決也。不苟於進。如此故得无咎。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奎 寄願堂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凡論此明九五爻辭。但上節明大人與萬物相感。此論大人之德。无所不合。應言所合之事。與天地合其德者。莊氏云。謂德也。與日月合其明者。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者。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禍惡也。先天而天弗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後天而奉天時者。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晉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

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程子曰。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礙於有義之私。是以格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然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或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朱子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爲。而理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奎 寄願堂

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

程氏曰。先天而天弗違。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爲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後天而奉天時。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

程氏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所以爲德。爲明。爲序。爲吉凶者。同一道也。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而已。

程氏曰。天專言之則道也。此雖兼地言之。蓋以其主宰之理而言。非指輕清之氣爲天。重濁之氣爲地也。日月四時鬼神。皆天地之氣所爲。氣之有象。而照臨者。爲日月。氣之節序。而運行者。爲四時。氣之往來屈伸。而生成萬物者。爲鬼神。命名雖殊。其實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天地以

理言。故曰德。日月四時鬼神以氣言。故曰明曰序曰吉凶也。

素引此節。總是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爲體。以道爲體。只是无私。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四時之序。无私。鬼神之吉凶。无私。皆道也。大人亦无私。則道在我。而質之天地。而合質之日月。而合質之四時。鬼神。无性而不合矣。天地之天。以形體言。先天後天之天。以道言。先天而天。弗違。蓋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也。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去。便是天不違。如所行有悖乎天。天亦何嘗故違之。自是理行不得耳。天何心哉。然既行不得。即是天違之矣。天且弗違。不必嫌後天而奉天時言。蓋舉先天而天弗違。就該得後天而奉天時矣。况於鬼神乎。與上鬼神合其吉凶者。同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有司存。如風雨雷露。及草木所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寄願堂

以榮悴之類。皆鬼神爲之也。皆天地之功用也。如大舜之烈風雷雨。弗迷亦富有鬼神呵護。翼戴之理。蓋聖人之德。神所依也。况於人乎。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况於鬼神乎。朕志先定。鬼神其依也。

序。蓋况於人乎。言人亦不違也。况於鬼神乎。言鬼神亦不違也。此皆以明利見之意也。不可以况於人乎。爲解利見之意。

至。合。體。合。也。若云配合。猶是兩件了。大人非有心去合天地。乃其德自與之合耳。天无先後。就大人。制。處。若。覺。先。天。就。大。人。守。成。處。若。覺。後。天。遠。與。合。對。遠。便。弗。合。弗。違。便。合。矣。未。二。句。歸。重。人。邊。劈。頭。提。夫。大。人。者。四。字。便。與。二。君。子。有。別。以。合。德。句。作。主。下。皆。合。德。處。先。後。二。句。上。合。德。內。已。包。有。了。此。特。地。出。言。之。耳。

按新說。總以與天地合德句。爲作文計耳。依經旨。當分兩截看。

上截言德。下截言事。與天地合德。固是大人之德。合明合序。合吉凶。亦是大人之德。天地句。固重而亦不必以天地實日月四時鬼神也。下截言天。處。統。以。理。言。與。上。言。天。地。覆。載。主。形。氣。者。不同。故言天不言地上鬼神以吉凶言。下鬼神之不違。當照陰陽不愆。山川効靈。看如兩般。而得豐年。麟雨而沛甘霖之類。便是。不。違。處。人。之。不。違。只。照。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處。便。明。本。義。以。道。爲。體。句。怪。可。玩。上。截。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以。道。也。下。截。天。弗。違。人。與。鬼。神。不。違。亦。以。道。也。以。道。爲。體。正。是。大。人。德。之。實。處。故。總。歸。於。德。本。義。先。天。言。意。之。所。欲。後。天。言。知。理。如。是。極。切。蓋。大。人。隨。意。所。欲。自。然。合。理。便。是。先。天。順。理。而。行。便。是。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寄願堂

後天。時。請。俱。未。細。認。蒙。引。以。朕。志。先。定。鬼。神。其。依。言。鬼。神。不。違。專。就。著。龜。說。覺。偏。存。疑。專。謂。呵。護。亦。未。盡。本。義。回。紆。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違。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按。借。以。明。大。人。二。字。无。深。意。

夫九五之稱大人。而爲天下所利見者。非以其位。以其德也。大。人。之。德。惟。在。乎。以。道。爲。體。也。於。何。見。之。无。不。覆。幬。无。不。持。載。天。地。之。德。也。大。人。以。剛。健。中。正。之。德。覆。載。萬。物。與。之。合。其。德。焉。照。臨。萬。方。日。月。之。明。也。大。人。之。德。旁。燭。无。疆。與。之。合。其。明。焉。照。臨。達。運。四。時。之。序。也。大。人。之。德。動。靜。適。宜。與。之。合。其。序。焉。福。善。順。

滿鬼神司其吉凶也。大人之德。好惡攸分。與之合其吉凶焉。蓋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无不脗合。有如此所以大人行事无二。不與天相遠。凡有其理而无其事。是天所未爲。大人先乎天而爲之行。无不得。而天弗違乎。大人有其理而重著其迹。是天所已爲。大人後乎天而爲之行。无不順。而大人能率乎天時。其所以然者。不外乎道也。道之所在。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乃得天之道。以生者。豈違之乎。况於鬼神。乃承天之道。以行者。豈違之乎。此大人之德之大。而爲天下所利見者也。

元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明此明上九之義。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言此上九所以元極有悔者。正辭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李 寄願堂

居上位不至於元也。此設誠辭。

隱傳極之甚爲元。至於元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

兩義所以動而有悔也。

鄭康成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爻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爲六。則亡矣。元民无輔。則喪矣。

誠家引謂焉。前上三句可決。下不必依。孔疏莊氏進退操心。存亡操身。得喪操位。其說不如焉。

存經以時字換身字。亦好。上九何以言元也。蓋身之有進退。位之有存亡。物之有得喪。理則必反理也。亦勢也。元之爲言也。但知身之有進。而不知有退。

知位之有存。而不知有亡。知物之有得。而不知有喪。昧於理勢之必然。而失所以處之之道。所以動而有悔也。

此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孔疏何不云得喪者。得喪輕於存亡。舉重輕也。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者。非但只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道。其唯聖人乎。此經再稱其唯聖人乎者。上稱聖人。爲知進退存亡。下文稱其唯聖人乎者。爲不失其正。發文言聖人。非但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故再發聖人之文也。

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元也。

初九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而非計私以

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

師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厚齋氏曰。知進退存亡。則无得喪矣。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李 寄願堂

剛引知進退存亡者。知其有進則有退。有存則有亡。爲理勢之自

然也。不失其正者。處之以道也。進極而思退。有而不忘亡。所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也。

隱兩其唯聖人。當一樣看。一起一收。不必依孔疏將下句分截不

失其正說。不失其正。只說得進之正。存之正。蓋亡字有碍。須

避之也。

朱子曰。文言六爻。皆言聖人之德。只所處位不同。初爻言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遊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只是潛而未用耳。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蓋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无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

地位。九四位便乘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地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不可測。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蹶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從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有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友王三分天下有其一。湯武鳴條。牧野。到上九又九二看來。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阻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恁沒病去。聖人只隨他處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校雙湖一條論應交當別錄。

蒙引言文言中象傳。雖是反覆申言。其實前後亦互相發。第二節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朱子

言初九龍德而隱。有許多話。第三節只曰下也。明前之云云。終從下之一字出也。此以位而言也。第四節云。陽氣潛藏。則又以見其非塊然於下也。時當潛也。他日之為見為躍者。亦此龍也。至第六節則又言其德之可出。而用之未可出。又是前節之所未及也。如九二龍德而正中云云。詳其德之及物也。總則云。時舍也。言其德雖已及物。猶是在下之大人。非得位在上之大人也。又次云。天下文明。言雖不在上位。而其德之所由成也。如九三首節進修之說最詳。次則承言其不過行其事耳。又次則承言其所行事者。其時當然也。不則排本其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以見其所以當乾乾也。如九四首言進修及時之意。為辭。次則承言其所以自試也。又次則承言其為改革之際。所以當自試不可遽進也。未則則言

剛而不中居下之上。以盡其首也。如九五首言聖作範。觀之理最盡。猶未及其治功。次則言居上治下也。又次則言其位乎天德。位與德稱。宜其為人所利見也。未則極言其德之盛。道之大。以見其所以為大人者。非偶然也。如上九首言亢龍之意。亦詳。次則約言其窮之災。又次則本備極宜其災也。未則教以盛滿自戒。庶不至於以窮致災也。皆有以相發明相補足之意。

謂求其不至亢而有悔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知進有退之幾。而進不忘退。不失其進之正焉。知存有亡之幾。而存不忘亡。不失其存之正焉。或微於未然。先時而預防。或戒於將然。臨事而加謹。其唯聖人知亢而有悔。有善處之道。乃能如是乎。若眾人昧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能如聖人者鮮矣。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朱子

言初九龍德而隱。有許多話。第三節只曰下也。明前之云云。終從下之一字出也。此以位而言也。第四節云。陽氣潛藏。則又以見其非塊然於下也。時當潛也。他日之為見為躍者。亦此龍也。至第六節則又言其德之可出。而用之未可出。又是前節之所未及也。如九二龍德而正中云云。詳其德之及物也。總則云。時舍也。言其德雖已及物。猶是在下之大人。非得位在上之大人也。又次云。天下文明。言雖不在上位。而其德之所由成也。如九三首節進修之說最詳。次則承言其不過行其事耳。又次則承言其所行事者。其時當然也。不則排本其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以見其所以當乾乾也。如九四首言進修及時之意。為辭。次則承言其所以自試也。又次則承言其為改革之際。所以當自試不可遽進也。未則則言

見時飛而飛皆以利見繁之幸之也。時惕而惕時躍而躍皆以无咎予之勉之也。凡此者皆趨乎時也。故傳曰六位時成。然卦皆有時。不獨乾爲然也。故明乎時之說。則盡乎乾之義。更得乎易之本矣。

按乾爲六十四卦之首。故經文體式與他卦不同。三聖人之言各爲一截。乾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初九潛龍勿用。至見龍无首吉。周公之言也。彖曰大哉乾元。以下孔子之言也。如此分截。取其不混。他卦彖傳隨卦辭。小象隨象辭。謂乾既已明白。不妨於他卦取其便看也。彖曰大哉至咸亨。爲彖傳以釋文王乾元亨利貞之義也。天行健爲大衆總取一卦之象。宜附彖傳之後也。因周公於六爻有象。而无通卦之象。故孔子補之也。潛龍勿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主 帝願堂

用陽在下也。至天德不可爲首也。爲小象傳以釋周公之爻辭也。元者善之長。至其推聖人乎。皆文言分六節看元者善之長。至故曰乾元亨利貞爲一節。以申彖傳之意。謂大哉乾元一段。說不盡。故此申之也。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悔爲第二節。以申象傳之意。謂陽在下也。二段說不盡。故此申之也。潛龍勿用下也。至天下治也。爲第三節。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爲第四節。皆以申象傳也。乾元者始而亨也。至天下平也。爲第五節。又以中文言第一節之意。本義云首章。謂文言之首章也。申文言首章。即以申彖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至未爲第六節。又以申初九曰至乃見天則。二節三節四節之意也。坤亦有文言。然只說得乾元者始而亨以下。不能如乾之詳。蓋乾坤固

雷異於他卦。而乾又當異於坤。故詳畧不同也。總是孔子說了又讀看。一層意了。又推一層意。以爲異却亦无別指。以爲同而實非。極出不特見聖人說理之細。抑亦見聖人行文之工。文言舊分六節。固无可議。然思見稍有不同。存以俟考。本義云第一節中彖傳之意。愚意只是申文王之象。本義云第二節申彖傳之意。愚意只是申周公之象。本義云第三節再申前意。第四節又申前意。愚意俱是申彖。本義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愚意此方是申彖傳大哉乾元一段。本義云第六節申第二第三第四節愚意此方是申彖傳陽在下一段。又言原自爲一卷。與彖象傳不相連。當先發明彖象。而後及彖象傳。爲是反復玩味。愚

說似乎有台。六爻純陽之卦。九五剛健中正。爲卦之主。彖渾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主 帝願堂

首元亨利貞。傳以天道聖人明之。雖分彖爲說。而意猶貫。至文言乃平分四字。而以仁禮義智配之。注孔子看出道理。未必是文王本意也。初二四五上。皆言龍。獨三不言龍。以三主功夫。不可以龍言。然傳言六龍。用九言羣龍。則三亦未嘗不屬龍也。或謂潛龍見龍惕龍躍龍飛龍亢龍。亦可用。大象言君子自強不息。只是一健字盡之。與三爻終日乾乾。夕惕若意。可相通。文言發六爻之旨。極詳盡。初二五多贊詞。惟三言工夫。進德居業云云。正是乾惕之實處。而於二言學聖問辨。寬居仁行。於五言先天而後天。奉若尤。是精深較庸言庸行聖作物類。又進一層學者所宜體究。用九見羣龍无首。雖爲六爻全變而說。然於六爻可分。極无論。潛見惕躍飛亢。皆宜不見其首。孔子謂天

名不可為首。雖剛健於无迹。乃所以著剛健之用。若第以剛健為美德。而以剛先物。鮮不失之矣。

易經詳說

卷四

乾卦

圭 寄順堂

重田 王榜

朱 對 離初

昌 對 離初

牟陽 取

易經詳說卷四終

易經詳說卷五

朋安貞吉

孔疏此一節是文王於坤卦之下。陳坤德之辭。蓋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

本義二者耦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

王註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一 寄順堂

孔疏不言牛而言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見坤廣生之德。馬雖比龍為健。而亦能遠象地之廣育也。遷孔疏牝對牡。為柔。馬對龍。為順。如此牝柔順二字。未妥。程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援程傳利字不聯牝馬。以分四德。本義牝馬。順而健行者。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個虛字。本无四德底意。象中方有之。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問牝馬取其象。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



不堅確則亦不足以配乾矣。

建安師氏曰馬象乾而坤言牝馬者明其為乾之配也。

蒙引坤元亨自與乾元亨不同乾元亨无所不元亨也坤元亨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无違此其於天下也何行而不得故亦有大通之理利牝馬之貞明其不利於剛健之貞也有利有不利也存疑利牝馬之貞戒其順而健也非順外有健也只在固守其順而不失爾蓋牝馬順而健行者故取其象。

程傳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

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程子曰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發程傳謂君子所行柔順利貞合坤德與孔疏利有攸往之說同。是從彖傳照出朱子謂君子有攸往是虛句語氣都是。程子謂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不從註疏在物之後即得主利聯讀之說而謂離喪其朋類乃成化育之功以喪朋為吉却與註疏東北喪朋安貞吉聯讀之說同亦是從彖傳照出也。

本義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德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

於正則吉也。

於正則吉也。

要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坤自取牝馬象。晉錫馬蕃庶亦坤象此象雜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

蒙引造化之理陽全陰半坤陰也以先後言僅得於後以利義言僅得於利以四方言僅得於西南故得此卦之君子如有所往也。

先則迷後則得而所主俱在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皆利害分半然大抵惟安於正則吉也如後如利如西南是其正也故利如先如義如東北非其正也故不利耳。

存疑利牝馬之貞說坤道理已盡矣復有君子有攸往云云者此為條釋其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貞之義也曰先迷後得云云復

曰安貞吉者此為申言以致丁宜之意也。

發合說君子以下。

蒙引先迷後得先後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言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從陽則不失。

發先迷後得加二則字語氣便明蓋先後二字宜稍頓也分說先迷句。

朱子曰乾主義坤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

發朱子此說既將義對利則主利當虛說若云占這卦便主利這事則占得乾卦將何以主義乎似覺可疑蒙引謂亦須看何等事蓋亦見其說未安矣利萬物之說乃程傳云爾也。

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富家云爾。不主義者。非謂不可為義也。義主斷制。陰之才所不足也。

存疑陽有發越。有斷制。故主義。陰主退藏。主收斂。故主利。此陰陽性質。不可得而強也。故坤之君子。所主但在於利。不在於義。處家必能生殖。而致富節儉。而致羸。若夫嚴規範。肅紀度。以正倫理。閑有家。非其所長也。在國必能厚生。以利用富國。而足民。若夫處大事。建大功。以安社稷。利生民。非其所長也。

我輩引富家有疑致富之說。今不用。

引東北非陰之位。凡為陰類。皆不之往。而力獨往。則其不能安可知。曰。喪朋者。朋歟。所不往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為文王後天之易。西南東北。亦不必拘定。假如自今西南之方。元親无故。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四 寄願堂

其地有兵荒之變。有嫌隙之人。是不宜往也。故雖曰西南。終亦不可往。蓋即此便是東北之道理矣。若東北方地果平易。俗果仁厚。又有親舊可依。即是西南道理。而吾所宜往者也。聖人只是要人所往得所。不可往非其所耳。凡讀易之士。要須得意忘言。如此卦從頭到尾。只是言坤只得乾之半。陰須從陽而動。不可為非其所得為者耳。分說西南二句。

潛通西南陰方。凡陰類皆往東北陽方。陰類則不往西南。則陰與陰合。而得其朋。往東北。則陽非陰類。而喪其朋。朋類既得其足。以濟事可知。朋類既喪。而能濟事。尤是理也。彖傳不言欲人自得於言外也。

見說要有一朋字。從得其人。猶之往得其地也。從失其人。猶之往

失其地也。

王學湖氏曰。安貞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貞者健之為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為正。

歷蒙引駁此說。以爲謂之順乎健。不若謂之順而健。其分順健原出本義。愚意不若只照安於正為說。

蒙引安而且正。與安於正似乎不同。其實同也。蓋其所安者正也。安字自須還他。

存疑貞是實字。死字。象順健二字意。安是虛字。活字。其所安者。只是順健而已。二字虛實死活不同。本義乃析安為順之為貞。為健之守者。蓋為象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肅設也。

揆存疑此說極細。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五 寄願堂

蒙引利牝馬之貞。一句。含下文。曰。後得曰主利。曰西南得朋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東北喪朋。主義而不主利。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未則結之云。安貞吉。有首有尾。有開有合。便是一段文章體製。

隱此節文義極費安頓。而主利二字尤難解。蓋迷與得。得朋與喪朋。皆本文有對待字面。獨主利乃以不主義對看。是憑空撰出。愚意未能釋然。欲將主利二字。只作足後得之意。不必別作一項。似亦與文言有合。曰。講主利。謂主於順從。其為簡便。可用。

然終難於擬却。朱子義利之說耳。或謂此義利字。與他處不同。義只是斷制。利只是順從。如此看較明。

繆文王繫坤卦彖辭曰。伏義畫卦。純陰為坤。坤天下之至順也。占

者能柔順。與物无忤。則有大通之理。故元亨又必以順為正。而面守之。如牝馬之貞。至順而至健。斯為利耳。牝馬之貞。何如。蓋陽先陰。後陽施陰受理也。故君子有所往也。在已先物。必至於迷。居後從人。乃可无失。且其居後也。惟順其自然。无所裁斷。而主於利是所宜也。至於與人。亦須審擇。西南陰方。往西南則以陰從陰。皆其類而得朋。東北陽方。往東北則以陰從陽。非其類而喪朋矣。夫後得也。主利也。往西南也。皆貞也。能安於正。而守之。不夫。則吉矣。是謂牝馬之貞而利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所謂至哉坤元。至德合元。此五句總明坤義。乃二德之首也。但元是坤德之首。故連言之。猶乾之九德與乾相通其文也。至哉坤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六 寄願堂

元者數美坤德。故云至哉。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之生。乾本氣出。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於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平於天。

孩順承二字。大明。

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

正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要時問。乾底亨時。坤底亦亨。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廣平湖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

陸川吳氏曰。萬物之形皆生於地。而其氣實出於天。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順承之也。

彖引於萬物資生之下。就着一句。乃順承天。便見得生功之功。皆乾所統。資生也者。生其所始者而已。乃順承天。言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非自為也。乃順承乎天。之施。氣至則生耳。此坤之所以配乾也。於坤元曰。乃順承天。則亨利貞不待言矣。萬物之生成。只是一元之氣而已。造化原无兩箇元也。坤元只是乾元後一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七 寄願堂

載。當其氣形交接處。乾坤雖云兩箇物。實則只是一般物也。隨順承天。則資生承乎資始。而至存大之中。資生指形言。或然性亦可。

羅氏子釋坤之彖辭曰。坤之義博矣。而成形之大。莫過於地。試即地道言之。坤有四德。與乾相同。至矣哉。其坤之元乎。物當乾元資始時。止有氣而无形。坤元一至。則萬物形成。成性。罔不資其元以生矣。豈非自為之也。天以氣為物形之始。以理為物性之始。坤乃順而成乎天。以生物耳。坤之順如此。此坤元所以為至也。

坤厚載物。德合元。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援此證以坤厚二句。連上文說坤之元。程傳因之。朱子乃以坤厚

主咸亨爲言亨。

澤傳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通。

而論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中溪張氏曰。乾陽裂坤。坤藏。凡物之无不載於坤者。厚爲之也。博厚高明同乎德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无疆即乾不息也。義平游氏曰。其靜也。翁以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該。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臨川吳氏曰。坤德配乾元而能致品物咸亨者。雖乾之功。亦坤之功也。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九 奇願堂

功也。乾坤非有二元亨也。

澤引坤厚載物。純以德行。德合无疆。即指其載物之厚德也。含弘光大是也。或曰。據厚字似以形容。非也。坤者地之性情也。若太象曰。地又曰。勢是指形也。又云。坤德有四。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言。德合无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所以合乎无疆者也。或於亨言亦可。或於元於利於貞言之皆可也。隨其所指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上。然光大自含弘而出。理勢必然。故文字亦然也。含弘含而且弘也。引則所台者廣也。

存。含者生意包於中。弘是其所包者廣也。光者生意達於外。大是其所達者遠也。萬物生意无所不包。可見其弘。萬物生意无所

不達。可見其大。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是物隨坤亨而亨也。爻萬言品者。就植物言。與坤亨尤著。與乾無行雨。應品物。濟形一般。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二句。即是坤厚載物。

困程傳。含弘光大。四字。平列。頗難分。索引光大。自含弘出。亦未明。不如含弘一意。光大一意。各串說爲受。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申厚載意。而坤之亨。台于乾之亨。可見矣。此節主腦在亨字。即物之亨。以見坤之亨。

謂若坤之亨。則何如。天以雲行雨施。亨萬物。德之大至。无疆也。而坤德之厚。持載萬物。與乾德之无疆。有通相符合者。何以見其德之厚也。當實生時。包萬物之生機於中。爲含。而所包者廣。何其弘也。達萬物之生機於外。爲光。而所達者遠。何其大也。是以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九 奇願堂

品物之流形者。萬物皆其一之不亨。亦此德合无疆而爲坤之亨也。

此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釋傳。取此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本義。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此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

繫引地類、柔順也。行地无疆。柔順而利貞也。但就坤德上說。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獨不見生物意。何也。曰此所謂柔順利貞。即便是一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下一句方露君子字。則四德之意自全也。以象言。則爲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義言。則爲柔順利貞。○坤利貞。只在生物之有終處。生物之有終處。便是順而健也。蓋行地无疆。所謂无疆。只是不息。生物有終。便是不息。便是利貞意。惟利貞字不分曉。然欲說得分曉。便曉矣。○柔順利貞。分明是貼上文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見文王取牝馬之貞。所以能當乾之利貞也。本義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又云。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蓋惟恐人把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二句混看了。而不知柔順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十 寄願堂

貞之爲貼上文耳。○陸朱子亦云。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趁押韻。故說在此。而程傳緣此攸行。故將君子攸行實講。本義於此云。人之所行。如坤之德。與程傳无異。合前後爲可疑。○要引又云。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彖傳以利貞爲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斷自先迷以下方爲占。此不可不知。○行。羸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德之順健云爾。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於有終利貞也。柔辭利牝馬之貞。本无四德。夫子以四德解。做爲之說。如此。要之利貞兩字。既相連。此一緊。讀去不

必太分析可也。家引謂自牝馬地類。主此。全是言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却去矣。

要解仇洽性曰。牝馬地類。取其順也。行地无疆。兼取健也。以見卦辭牝馬之貞。象順而能健。柔順上牝馬地類。利貞。照上行地无疆。

○程註。以柔順二句連下文。程傳連上。朱子因之。此節原重利貞。即牝馬之行地无疆。以見坤之柔順而利貞也。柔順本不待言。攸行句是虛縮語。○君子攸行。上言坤道。下言人事。○謹坤之利貞。取象於牝馬何也。牝馬陰屬。固地之類也。行地不息。則又无疆焉。牝馬地類。則其柔順有似坤德之柔順。而承天生物。无所專主。坤之柔順可見矣。行地无疆。則順而且健。有似坤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十 寄願堂

德之利貞。而承天生物。事必有終。坤之利貞。可見矣。若君子所行。順以自處。而守之以健。一如坤之德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釋。體乾之用。陽之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本義。陽大陰小。陽得陰。陰不得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朱子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也。

運安即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後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西南為後。於坤為得位。故往西南則與類行。東北為先。與坤為不得地。故往東北則必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乃終有慶。終即後也。言其慶當在東北之後也。

平慈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主言外之意也。蒙引。失道猶云失則也。道字只作道理說。不必以馬陸道之意測之。此說較穩。

蒙引。先迷失道。是以失道辭先迷。蓋陰本居後。今居先。失道故迷也。後順得常。是以順辭得常。蓋陰本居後。居先為逆。居後為順。故得其常道也。西南得朋者。蓋西南陰方。凡陰之類皆往。往西南是與其類俱行。故得朋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雖辭外意。乃聖人

易經詳說

卷五

主書原外

以義言之。與需卦自北致。敬慎不敗。一般言東北雖喪朋。然能反而之西南。則終有慶。是為占者開遷舍之門也。

陽後順得常。似將順字。該主利在內。終有慶。註疏作遷。蓋程傳作從陽。俱以吉言。正因此有慶看出。而本義云反之西南有慶。則

遷君子所行何如。陰可後而不可先。若居先則迷而失柔順之道。居後則順而得坤道之常。西南陰方。其類皆在。以陰從陰。乃與類行。故得朋。東北離喪朋。若乃反之西南。則終有得朋之慶。此攸行者所以宜居後。宜往西南也。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理得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

貞而吉。應地道之元。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象有三元。蓋不同也。德合元。疆。天之不已也。應地元。疆。地之元。窮也。行地無疆。馬之健行也。

安而貞。貞地之德也。

潛室陳氏曰。德合元。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無疆。是坤之本德。窮地無疆。是人法坤之德。

蒙引。安貞與守貞不同。守字較着力。安是安命。安分。安處。善安土之安。言心肯意肯。而无所勉強之意。故曰安而且貞。言所安者。已得其正也。亦猶云貞而且安也。又云。上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也。下云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證其有合於地之德也。文意互相發明。但在地德。則陽

易經詳說

卷五

主書原堂

安而且貞。但在君子。則皆為安於貞。本文安貞之吉。還作安於正說。

蓋此蒙引所云。君子攸行。亦是作實揚。

歷此節。只發明安貞應地。不重吉字。本文只說應地。即氏謂君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元。疆。是薄一層意。

國所謂安貞吉者。居後而利西南。貞之所在也。君子於貞之所在。以為吾分之當然。而安之。則合德於地。而應地之元。疆矣。此其所以得吉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應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寧之德。容載

底物

發順傾傾字未明故本意只云順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不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問大衆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如何朱子曰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舍此問地勢高下相因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无

易經詳說

坤卦

西寄願堂

窮所以爲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  
季氏問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誠爾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蒙曰本義所謂高下相因之天窮正是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者此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

厚德載物言地勢順也於此就見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載物蓋坤之象爲地重之又得坤馬則是坤之形勢高下相因愈進而愈無窮類伏相仍愈進而愈無盡何其順也地勢之順亦惟其厚而不厚則高下相因便傾陷了安得如此之順惟其厚故能无不持載故君子以之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

地勢即地形從來有形勢之說王註所謂地形不順其勢傾多

一折從至順看出地厚是一意重坤故有高有下相因見順无窮見厚如此看似較明相因以相聯言非以相疊言

顧孔子明坤卦之大象曰坤之象爲地上下皆坤猶地之勢高下相因爲至順也然因至順可知其極厚君子體坤之象以其厚德載萬物深仁厚澤兼容併蓄使之遂生復性无一人不得其所君子之德一坤之德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剛臨初六陰寒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義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善乃至堅剛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

易經詳說

坤卦

西寄願堂

有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堅冰漸積之屬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屬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

陰陽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陰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疑而爲霜則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則至於盛也

按程傳謂六陰之盛八則陽生可變蓋六是老陰故言六不言八本陰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也陰象所

結盛則水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惡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惡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肯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陽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聖人作易。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未奇願堂

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擠抑挫。惟恐其不衰。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自能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謂。所宜戒謹。

陸家胡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至危之之辭。

彖引霜。陰氣所結。初陰之象也。霜盛則水凍而爲冰。一陰積至於六陰之象也。明言微之不可不慎。圖之不可不早也。又云。曰霜。曰冰。從陰類也。

按類字。非霜非冰。而履霜則漸見冰凝。

有疑陰陽者。造化之本。是不可相无之陰陽。於此爻无相關。特言先有此一項耳。其類有淑惡之分。是不可相有之陰陽。即此爻之義也。

彖引陽主生。陰主殺。即是不能相无之陰陽。但以所主有生殺之異。隨見其類有淑惡之分。又云。扶陽抑陰之意。易爲君子謀。如此爻。戒占者以謹微。微指陰。謹之者。陽也。此是扶陽抑陰以贊化育處。

猶本義發陰陽之義極精。而此爻只是陰長以寓抑之之意。霜冰非一時。而方履霜。至誠得真然。

陸西公繫坤之初六曰。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月浸月長。其勢必盛。如寒氣初結。止見爲霜。而異日堅冰之至。已肇於此。君子當履霜之時。思患預防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凡顯天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七奇願堂

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當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文下。

陸家胡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至危之之辭。故戒於初。馴。謂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不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公當從之。馴。順習也。

既孔既馴。馴。馴也。程傳。馴。謂習。因循也。本義。馴。順習也。兼用三意。去疑致。致。極也。其意。陰道也。蓋謂順習而致。極其陰道也。

陸家胡氏曰。初六在姤爲五月。一陰始生。便有疑。疑。疑之井泉已寒。然去水堅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已凝之霜。馴致其道。則致堅冰矣。

陸家胡氏曰。下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五。履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貞直外而又盛。

謂正則內而中則外方此說不可依須是說六二之柔順中正有  
內則爲直在外則爲方如此意方同且不脫漏柔順字蓋直者在

內所存之柔順中正也。方者在外所處之柔順中正也。又云在本爻則爲柔順中正。對諸爻則爲坤之純。究其所以爲得坤道之純者。亦只是柔順中正而已。故爲直方大无不利。總是以此。又云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爲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爲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在六二則爲直方之德光輝盛大。又云直不專主靜。只是有主處。故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又云不習无不利者。正括其直方大言也。非是直方外又不習无不利也。其曰古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者。言惟平素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德。則今日所占之事。亦自然行得直方大。不待習而後利矣。蓋以平素所能而言。則曰德以今日所行問易而言。則曰占。不待習而後利。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三 寄願堂

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无疑也。本文不習无不利。本以德言。蓋德非在處事之外。故直方大三字內便已有事在。只是言其立身處事之際。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皆不思不勉而自中道者何也。曰六二得坤道之純者也。存疑案以體言。順兼用言。正柔順之德不偏也。因其正不易也。又云凡物圓則動。方則靜。以其有四面。一面着地制定。更不轉移也。本義賦形有定是此意。德合无疆。只是柔順正固。賦形有定之德合无疆。六二柔順中正。爻辭直方大之德皆自此而取。又得坤道之純。是合諸爻看見得如此。爻引以此句貼大字。恐未是。逼與利順也。无不利只是无不利方也。要本義兩又字各自爲義。蒙引要看得相應。故泥占與德不分貼。

爲是總只是德而占自見。坤之柔順正固。就承天生物言。在人只是發念无邪曲。坤之賦形有定。就物之形體言。在人只是行事有矩度。坤之德合无疆。見象傳。此處却就直方言。與前有別。在人之大只是所以爲直方者。極其大而已。因正字與直字相貼。故易中正言正固。固與正是一意。利即直方大之順利。非別有吉利。

周公繫坤之六二曰。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爲德存於內者粹然天理。无所枉曲。而直於外者。誠然當理。无所偏倚。而方且无一念不直。无一事不方。而光輝盛大。其所爲直方大者。又悉出於自然。不待學習。而无往不利。其德之純爲何如哉。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三 寄願堂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潤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變剛明氏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地之生物也。藏於中者畢達於外。而无所回隱。此可見其直。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若其大。則其地之无不持載。固不待言而可見矣。因此說詞意頗明。但是就地說。本之程傳。變剛明氏六二之所爲。其主於內者直。而形乎外者方也。既直且方。大不外是矣。直則心无私。方則是當理。六二之動然也。須平說。不必謂水於內而後方外也。直以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

以仰而也。地道亦以人事言。蓋六二雖非地。六二之道即地之道也。乾曰天德。曰天道。既皆以人言。則坤之德。獨不可以人言乎。得類而方。大地道也。六二具直方大之德。則六二之道。即地之道也。地道光。只就不習无不利上見。蓋時習而後利。尚有勉進矯揉之功。未免困苦艱難之笑。未見其為光也。不習无不利。則不待矯揉勉強之功。无困苦艱難之笑。所以為有光。

按蒙引以直方該大。是存疑單重直方。不是地道光。兼直方六三項蒙引謂地道直方。地道之光。是直方而大。處作兩層說。不是光字當從不習上看出。

集解萬正符云。六二之動見動之本於柔順中正也。爾象傳一動字。自當以人事為說。地與言動。安在人之地道光顯。

易經說

卷五 坤卦

三 寄願堂

非謂有光於地道。

則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德。合動靜而无朋者也。而必因動而見其動於金鹿者。內極其直。動於事物者。外極其方也。既直且方。而大不外是矣。然直方大。乃地道也。二之直方大。即能體乎地道。也不習无不利。地道不蓋光顯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釋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與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榮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自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吝也。或從王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按王註將三句說得割裂。釋傳於或從一句。看得聯水義以不終。

言號作轉。則三句通貫矣。

休養六陰三四內含章。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王之事。則如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知此占也。

朱子曰。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彖中者。

進齋徐氏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詞。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成謂事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進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

易經說

卷五 坤卦

三 寄願堂

時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居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

高峯胡氏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意主於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第三爻。其辭獨詳焉。

原引味爻辭之意。還重三之一字。故辭直曰含章。而本義曰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雖之一字。亦可見其歸重於有終也。可貞以守者。守以待時也。非終於守也。故象傳曰以時發也。无成者。六陰故也。六陰三四亦有順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東北夷明。乃終有慶之意。此爻之辭。皆據六三之有言也。

解。故陽為章。章是包含其美於中而未著於外也。六陰爻三陽位。位本陽。却以陰居之。是陽而帶陰。不純乎陽也。陽帶陰而未純。陽雖有章美。只是包含之而已。固未能充實光輝而著之外也。故取其象曰。章。可貞。言可貞。固以守。未可出而有為也。為其才不足。然非純於不出也。固將有待也。或從王事。以位言。蓋居下之上。出潛離隱之時也。故不終含藏。或出而從王事。以三之才。固未可以有為。而但可貞以守。然以三之位。則居下之上。不終含藏。又不容於守者。雖不容於守。而亦未必能大有為。故占者如有含章之德。則可貞以守。或從王之事。則始雖不能自成其功。而後必能因人以終其功。此爻辭純是占其象則在占中。所處可貞是許之詞。无成有終本含章來。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寄願堂

獨乾之三為當位。却云重剛不中。坤之三為不當位。却有章可含。蓋乾純陽。故以剛為戒。坤純陰。故借剛以為用。此妙用非聖人看不出。三既有章可含。則非才不足者。以其所處之位當隱。爾无成有終。亦是道理當然。非其才不足以成也。於象存頗有疑。本義不終含藏。云當於有終處見其章之露。或欲於无成帶含意。與本義不其聯合。而實之文。言又似得解。從王事之從。猶論語從政之從。註疏作順從。不敢為首說。未是。周周公繫坤之六三曰。六三陰居陽位。陽德內含。是有明德達用之才。而能養晦退藏者。此三之正也。可固以守之。然三居下卦之上。德為周用。豈能終於含藏。如或出而從王之事。固不敢爭先居首。以取專成之咎。而有守者自能有為。凡處分所當為。與

才力所能為者。務終其事而後已。占者當如是也。

合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孔疏。夫子釋含章之義。以身居陰極。不敢為物之首。但內含章美之道。待時而發。是以時發也。

周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

項萊曰。氏曰。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蒙引以時發一句。還在含章可貞句內。與及時也義同。或就以為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寄願堂

是或從王事。句意非也。

獨貞以守。原欲以時發。非其時則且守。猶氣活看。相趾驢。

王註。知處光大。不自擅其美。艱於輟。

孔疏。或從王事。知光大者。釋无成有終也。既隨從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終而行。是知處光大。不自擅其美。惟奉於上。

周傳。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退藏之人。

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蒙引。此云知光大也。意蓋重在无成有終。言其義則與必言。故

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

見得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從王事。便得為智之光大。而

見得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從王事。便得為智之光大。而

於无成有終一句反畧也。

國本文或從王事一句是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何用。

有疑但就爲臣之分上說不就三之才說誠君尊臣卑之分君逸臣勞之理故曰知光大也。

集解光則无所不明大則无所不盡光是直說大是樸說。

勝知光大全在无成有終上見程傳只從含章處說似未切本句意。无成有終是道理當如此知光大見得明故能如此。

有疑於此云不就三之才說可照出上文以才說者未確。依變傳似說得闊大然細玩爻意究當重含章方合坤卦之旨蓋含章句是正意或從二句是轉意也。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天 寄願

謝孔于得三象曰三之含章可貞豈終悔哉蓋將以待其時之可爲而出其內美贊爲事業也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由於其知識之光大知臣分之不可越而不敢專成又知臣職之不可不盡而能有其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王註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括結舌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奉之道。

孔疏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者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造爲陽事但不爲事如特唱乃行是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聲也今六四以陰處陰内无陽事。

是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當括結舌閉之時是賢人乃隱唯施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

國此條輔嗣說甚好但連下文含章說在内孔疏以囊譬心深說反鑒。

釋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謂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

國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爲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天 寄願

中二說如何朱子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爻不止古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問比于事如何曰此爻別是一義雖凶无咎。問本義云六四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爲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國此條孔氏曰陰虛能受有囊象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虛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

釋山字氏曰者若之招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象引六四以性體言則重陰爲能括囊以時位言則不中又當括

蓋也。○事當謙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專指一節言。文言則專就隱遯一節言也。○吉凶晦吝生乎動。今括囊不出。復何咎乎。然既晦迹不出。名安從生。故无譽。○此爻辭蓋就本爻說道理。皆象也。而占亦如之。故云其象占如此。

隱此爻亦以所處之位言。不必論才。謙密隱遯者。豈盡无才乎。○隆山李氏一條。與本文似无緊要。而極有理。可以爲括囊名之戒。

○周公繫坤之六四曰。○坤之六四。以陰居陰。既无剛德。又所處失中。宜以輕躁凌露爲戒。故處世則主於退藏。臨事則主於謹密。象如囊之結其口。而不出者。然占者如是。可以遠害。故无咎。然既不出而有爲。亦无自而成功。故无譽。其斯爲善處之道也。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未寄願筆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此釋所以括囊无咎之義。施其謹慎。不與物競。故不被害也。

○理傳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陸氏曰。括囊括囊。不害。釋无咎。意實則不害矣。

○張引括囊者。本心只是圖无咎而已。无譽非所計也。○六四以括囊而得无咎。此便已含得无譽意了。故象傳只提无咎。亦省文耳。

○厚擬慎即本義謹密也。

○援慎之一字。是聖人哭緊爲人處。

○諸孔子釋四象曰。所謂括囊无咎者。括囊所以致慎也。慎其身。而不輕出。慎其事。而不輕舉。不與物競。不至被害。也不害即无咎也。而无譽非所計矣。

六五黃裳元吉

○孔疏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爲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通於物理。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

○釋傳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爲柔順。或爲文明。或爲暗弱。在坤則爲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非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華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處與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未寄願筆

○陸山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皋陶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應。在乾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皋陶稷契之遇合也。乾之事業。則堯舜。二典是也。坤之事業。則禹皋陶。益稷三謨是也。合典讀而觀。然後堯舜皋陶稷契之事業。可見。合乾坤二卦而觀。然後君臣之配應。可見。乾坤定體。一統而不雜。坤六爻无君位。與諸卦六爻自爲應。應例不同。乾爲君。六爻皆君事。坤爲臣。六爻皆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爲新莽武后之類。此賊教之大者。不可无辨。

○陸山李氏曰。陸山所論甚當。然先儒說。乃是程傳。誠以五爲君。

位不可以臣與婦居之而不知坤既純臣道則六五正大臣之位不得例以君位言矣然使聖莽竭武之徒居此位其不為聖莽竭武之禍者亦希矣居此位者其必如六五黃裳之大臣焉斯可耳善觀理傳者正自不妨益致其戒也

宋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關筮雖當未也後嗣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三寄願堂

朱子曰黃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又曰此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是也

鄭玄曰黃裳元吉象六

厚齊焉氏曰黃以明其地之為色也裳以明其配乾之衣也

聖賢胡氏曰離六二象黃離六二象黃牛裳又下象坤六二象黃裳可也何乃於六五言之蓋六二陰而在下柔順中正自然无不利六五以陰居尊非中正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必不能大善

而吉也故曰黃裳元吉否則大凶言外之意可見矣

聖賢胡氏曰坤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極貴者則以六五為臣道其說舊矣程傳因之以臣道言而深致其戒也本義但云以陰居尊而不明言君臣至蒙引不主臣道說存疑明其為君位此後乃有定說矣

蒙引黃中色裳下飾下為順也黃裳者中順之德之象也不可謂充諸內為黃見諸外為裳此之黃裳皆以見之外者言正指其溫柔接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一皆根諸心所發也故蒙傳曰文在中也中順二字不可分內外看至文言方分屬內外故云學者不可以孔子之說遂為文王周公之說但當隨文以求其義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也人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已則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三寄願堂

盡已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心不為大善之吉乎

存身中順以順為主順而得中也黃裳以裳為主裳之色黃也大善之吉不但其事之吉於理且无虧也

聖占者固當體卦爻之義而亦當觀卦爻之辭如此分明是大吉而南蒯得凶似乎詞不足據矣有德者正應无德者反應恐不足以及易道也竊意占所以決疑於易易因示之以必如黃裳而乃元吉而南蒯不能用也非易之反應也本義充諸內是伏下在中意

聖賢胡氏曰六五曰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又居上卦之中是其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則其形諸身施於政者无非中順如黃之中色用以為裳皆然占者有如是之德以

之處已則盡日之逝以之治人則得人心大善而吉也  
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理傳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

本義元在中而見於外也

而謂余氏曰坤六五黃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則止發黃裳義

通坤卦皆可言義惟六五則為黃裳所以可貴也六二雖中而不

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言其質之中而含章但戒其華之

章

象引黃裳是中順見諸外者故曰文在中也未有見諸外而不本

於內者謂之文者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昭著也

圖中非中正之中只作內字看因黃裳為外之文而推原其內之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三奇願堂

文只是中順之德

釋孔子釋五之象曰五之以黃裳而得元吉者非矯飾於外也五

實有中順之文德充積於中而英華發外自有如此之盛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孔氏以陽謂之龍上六足陰之至極陰盛似陽故稱龍焉盛而不

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戰於卦外故曰于

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

固固陽之地本王註謂陰盛不去占同陽所生之地其說未善

故不全錄

程傳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

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至陰盛之極至於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

知或問坤上六不言凶何也朱子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不言

而凶可知問乾只言亢坤却言戰何也曰乾元對待只有乾而已

故不言坤則不可无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无乾便沒上義

而川王氏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

聖家胡氏曰坤六爻皆臣而下卦之上曰王有君也六爻皆陰而

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

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也其血玄黃兩敗俱傷

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又曰初上取象小人之情狀者矣曰堅

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於其始曰龍戰于野者若堅冰之至於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三奇願堂

其終也

象引其血玄黃之血也龍字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矣戰是有兩

連方成戰不然戰字觀不得且接下句其血玄黃亦不來無主

細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之說以龍指陽其說雖巧然

終於泥況此是坤卦上六爻辭如何乃統指陽稱龍耶夫陽全

陰半易統未陰陰制於陽本无均敵之理然陰陽互有消長近為

盛衰今也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夫陽方甚微固无勝陰之勢然陰

雖盛亦无獨克之理故其象為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二者是

陽傷而陰亦傷矣占者如是謂如龍戰于野其色玄黃也而又

言其凶可知者謂爻辭不言凶以其凶不待言而自可知也

探坤卦當以陰為主觀本義陰盛至與陽爭可見時勢謂陽不肯



下陰而與戰以陽為主似未是。

蓋周公繫坤之上六曰上六陰盛之極見陽之表其勢不肯下於陽陽之勢雖微見陰之抗其心不肯下夫陰兩不相下必至於爭故為龍戰于野之象夫以陽之至微與陰之極盛者爭固元能勝之勢然陰不循其分而與陽爭亦元獨克之理兩敗俱傷又為其血玄黃之象言當防之於始無使陰至於盛可決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程傳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存是道陰道也窮極也陰盛之極所以必與陽爭而有龍戰于野之象。

程象傳分明是主陰說。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需寄願堂

用六利永貞。

程傳永貞也貞正也言長能貞正也。

程傳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雖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因此不言變至朱子始謂六爻俱變者用此而求貞亦以變陽取義。

宋龜用六言凡盛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求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

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重者謂其曰坤交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求者德而不息。

蓋引陰柔本不能固守今皆變為陽則剛足以濟柔而能求貞矣故占者利於永貞此戒辭也。既云利求貞即乾之利貞如何又謂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且坤六爻皆變則為純乾安可復計其為坤之變乎既是純乾如何不兼元亨或疑不言元亨蓋坤變為乾元亨自不假言矣惟利於求貞又見不止於壯馬之貞也此說不合本義亦一說也。

程象引謂占者利於求貞作戒辭者本之本義至其辨不足於元亨之說極有理。看來只是用六者利於求貞並不謂即乾之利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需寄願堂

程傳公於坤六爻皆變復繫之以辭曰坤之六爻皆陰也陰柔不能固守今皆用六變而為陽則柔而以剛濟之有能守之資矣占者得之利於求貞其貞蓋坤而兼乾之道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程傳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求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

本龜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朱子曰陽為大陰為小六爻皆陰其始不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按孔疏廣大而終程傳因之云盛大於終朱子以大為陽就陰言

發為陽說味長

存。始小不能固守。大終則能固守。

按此二句語意方完。

講孔子釋用六曰。坤用六而能求貞者。何哉。為之理。陽為大陰為小。陰變而為陽。是以小始以大終也。大則足以有守。故能求貞也。

又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一節是第一節。明坤之德也。自積善之家。以下。是第二節。以分釋六爻之義。

釋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則故應。乾不遠德。方故生物有常。

易經詳說

卷五

坤

吳奇順堂

承。剛方。權化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或問。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朱子曰。靜。无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蓋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是。又曰。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德之順。不是柔弱。淑。所以聖人說坤至柔而動也剛。

德安。剛氏曰。坤體本至柔。及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无剛也。本至靜。而大德曰生。賦形一定。不易於此。可見其德之方也。

西漢李氏曰。聖人恐剛字害坤之體。故曰動也剛。動其發用處。

象引。聚无為。剛能動。靜无形。方有體。四字義相反對。遷易一箇不

得。德方又補在動剛之後。柔與剛對。至柔如操。不超者。然却

能承受乾之氣。而運之以發生乎萬物。又何其剛也。靜與方對。靜

為寂。若一无所區畫者。及其生物。則陶鑄萬類。一有常形。而不

可移易。固其方也。方謂生物有常。只是謂所生之物。无變態也。

如根莖者。不可為胎。而毛者。不可為銖介。至柔而動也剛。惟

柔故能動而剛也。至靜而德方。亦惟靜故能方也。此理最妙。盡坤

之剛。終是柔之剛。坤之方。終是靜之方。无此柔靜。亦做此剛方不

成。存。至柔。坤之德也。動。剛。亦其柔中之剛。而至靜。坤之德也。德方

亦其靜中之方。故曰。順而德。至柔至靜。是坤之本體。這裏便有

生物了。俱就坤本體上見其柔靜。非至柔至靜。是末生物。至動剛

德方。是承乾生物。若依此。則是毒坤之元亨。非牝馬之貞。

按此。但言牝馬之貞。不言利字。則前面利字。不勝牝馬之貞。讀未

為不是。存。至柔。坤本體只是體段。非體用之體。兼用在內。

要。應仇。洽。杜。曰。柔而靜者。順之為。剛而方者。健之守。是乃所謂我

馬之貞。貞。即其有常不易者是也。非指取飲。歸。時。為貞。德方與

動。剛。有別者。何氏。易。詁。云。柔。无。為。矣。而。剛。則。能。動。靜。无。形。矣。而。方

則。有。形。然。惟。能。動。所以。有。方。此。又。二。句。相。因。之。序。也。

易經詳說

卷五

坤

吳奇順堂

是有常賦形即以生物之形言。前後合看更明。

國孔子既為象傳而又為文言以申象傳象傳之義其釋象詳曰  
坤之象取義無窮而順而健足以盡之所謂乾馬之貞者正以  
極順之德持之以健有類於牝馬也蓋坤至柔也柔則易靡矣  
然其動而及物也能代天以有終直述而不撓既成物之形復  
成物之性何其剛也坤至靜也靜以允為矣然其德之及物能  
予物以各正確然而不易物具一形而不相違奪即物具一性  
而不相假借何其方也柔與靜其順也剛與方其健也乾馬之  
貞於此見矣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後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主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秉奇願堂

字下脫利字

本義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

通齊徐氏曰後得主利而有常是再釋利貞之義謂後順乾則  
得其道而主利可以常人也

象引後得主利而有常一句這是就人事之古言就說得君子有  
攸往先迷至安貞吉處蓋西南得朋東壯喪朋即是先迷後得之  
理也可見此不是說坤德之利若泥以利貞亨元之說則是文言  
於先迷後得以下全遺却了

象辭余南湖云此節斷以程傳從坤道言不就人事言且上節首  
提坤字豈得此節又突出人事之古言  
遂逐程傳說亦是。此處後得主利聯讀則前固不主利而主義

似多一折。後得主利明是象辭亦須結合象引謂該得攸往

至安貞吉亦有理但且承坤字渾還不必添出君子耳

蓋坤之利乾馬之貞固如此矣卦辭所云後得主利者亦利貞之  
義也蓋以坤道不倡而和居後為得而主乎順從以爲利乃坤  
道之有常亘萬古而不易者也即常可以謙貞矣

含萬物而化光

程傳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

本義復明亨義

臨川吳氏曰象傳言含弘光大此言靜養之時含萬物生意於中

動則則化生萬物而光輝

有於此是申象傳含弘光大意含萬物生意於中即發達於外其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秉奇願堂

功化甚光顯也

臨川西舍弘光大原是言亨妙此復申含弘光大以明亨義也

主坤之德言

臨且坤之德能含萬物之生意於中而發達於外花機極其光顯

而不可掩也所謂含弘光大而亨可知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程傳坤道其順乎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本義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臨川吳氏曰象言乃順承天此言坤道之順承天之德而隨天之

時以行象與文言互相發

象山李氏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

不應一以柔順爲正。承天之時而作成物以終其功。則得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總言純坤之大德。以爲體坤元之用者。當順天而不可先天也。

王漢溪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悴。一出於天。而地但聽命焉。方其燠然爲春。地亦與之爲春也。及其凄然爲秋。地亦與之爲秋也。坤道其順乎。亦惟上承天施。而與時偕行爾。

聖學胡氏曰。乾文言。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象之所主在貞也。

蒙引或謂此不專謂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其中。故本義不曰復明元義。而曰復明順承天之義。此說未安也。蓋本義既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聖賢堂

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則承傳順承天實專指元。而非兼亨利貞也。況亨利貞皆一元之貫通也。何用於此。就象言之耶。承天而時行。謂不自爲也。故爲順。不先時而有爲。不後時而不爲。所以爲順。

國隆山李氏謂此總言純坤之大德。與程傳合。而蒙存皆違本義。明順承天之說。順承天是坤元。則於此節說元字。亦似不妨。將順承破作兩句。其實仍作一句看。此段文義甚難看。依程傳覺省力。前以坤字起。後以坤道收。只是發明坤的道理。以補前兩下足之意耳。依本義首節言貞。次節却不說利。三節明亨。四節又不說明元。但云明順承天。不知何故如此。參差牝馬之貞。何以避却利字。後得主利。何以不將利字屬坤。而屬之人。

爭殊不可解。始缺之。後得主利。蒙存專主人事。言而本義。無明訓。或從程說。未可知。則進廢再釋利貞之義。爲可用。關要而言之。坤之爲道。其天下之至順乎。天之生物。一時之自然。而已。坤即承天之氣。而時行於物。使之形成。而性具。不先而自。爲亦不後。而不爲。此坤元之至。所以合於乾元之大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辟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孔疏此一節明初爻辭。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

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聖賢堂

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蓋疑之於微也。國孔疏順如字。程傳內之以事勢之順長爲辭。本義作慎字。義長。朱子曰。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善言。貴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即當了。却方辯。則它處成事。亦此說最好。國隆山李氏曰。諸家釋順字。皆與不善。皆由順而後利。本義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蓋善與不善。皆自微而至著。於其微也。審而謹。

之則善惡之機以次善念之萌以長。自不肯甘爲不善之習矣。以此見設作順字。不若慎字有下工夫處。

蒙引今日爲一善。明日爲一善。久之則爲積善矣。餘慶者非但一身之慶。子孫亦有其慶也。若今日不爲善。明日不爲善。久之則爲積不善矣。餘殃者不但一身之殃。子孫亦有其殃也。善固有慶矣。善之積則慶有餘。惡固有殃矣。惡之積則殃有餘。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此條大意謂餘慶餘殃。本於善不善。然善不善亦由積而成。積則自微而至著者也。此自人家與冥冥理而言也。又以其變故之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元井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自來者有漸。亦莫非口積而成也。若爲君父者。能於漸時而辨之。則不至於有今日弑逆之禍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直到事勢既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聖寄願堂

成然後從而裁之。則其禍立至矣。易曰云云。蓋言人當於其新者而慎之也。蓋言慎也。一句通管積善積惡。至不早辨也。慎之則善雖小而當爲。惡雖小而可懼矣。

按積善只是善行多。積惡只是惡行多。不必定爲積小爲大。豈無大善大惡條件乎。有餘只是不盡之意。由來漸者。以弑逆一事言。積善積惡其端甚多。辨字只是審察意。孔疏謂欲明辨之事。未是。辨之不早。辨當倒看。謂不早而辨。後來雖辨無及。弑君及是。舉其甚者。使人當慎。或謂以坤陰重惡。豈非也。孔疏陰爲祗害。九鑒。

闢其釋坤初爻曰。天下事未有不由積漸而成者。試以家言之。如其家積善之久。和氣致祥。禍集於身。而且及於子孫。有餘慶矣。

如其家積不善之久。乖氣致戾。禍中其身。而且及於子孫。有餘殃矣。且不獨家爲然也。其變之大者。以臣而弑其君。以子而弑其父。逆天反常。莫此爲甚。推原其故。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其所以從來者。必有漸矣。此雖臣子之罪。由爲君父者忽於細微。辨之不能及早。而辯故至此也。甚矣微之不可不慎也。易曰履霜。愆。冰。王。蓋言君子當慎之於微也。彼小人由微至盛。豈非積漸之所致哉。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學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此一節。釋六二爻辭。直其正者。經稱直是其正也。方其義者。經稱方是其義也。義者宜也。事得宜。故曰義。君子敬以直內者。習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聖寄願堂

釋直。直正也。言君子用敬以直內。內謂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內。理義以方外者。用此義事以方正外物。前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既云義以方外。卽此應云正以直內。故云敬以直內者。欲見正則能敬。故變正爲敬也。

釋直。直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釋子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乾九三言聖

人之學坤六二言賢人之學此其大致也若夫教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无異道故也

龜山楊氏曰主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指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又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虧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爲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  
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督而後利不疑則何般於習  
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法直內以義  
要去外方則非矣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勤於內  
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

品 字 號 牌

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不驕。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便无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无許多人欲牽惹也。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處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瑋便轉動得。未有事時。只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无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的。不是處。決定不恁的。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後專務集義而不

知主敬者固是虛騷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事有  
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  
之幾焉則亦不免於習慣難援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又曰有人  
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顛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  
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做上徹下表裏洞  
徹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敬以直內又曰敬義只  
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台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  
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爲義皆  
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  
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

聖寄廬堂

澤國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正解直。則可以教。解直則不可轉。正爲教者。蓋才教則心必正。教則堅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遽爲下一轉語。即操起精神。所以教字更有工夫。

要案陳氏曰。所謂直者。卽人心本然之正。所謂方者。卽人心裁制之義。皆其固有而非外鑠我者。君子當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義並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德狹。不孤則衆善畢集。而其德大矣。體用全備。无適不宜。其於行事坦然無所疑。藏此所以不暫而无不利也。

陸山李氏曰。文言字字皆有位置。非苟然也。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備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

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要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況象傳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豈有不兼動乎只存主處便是本體之直正謂本體義而兼制須認兩箇制字非以本體當正字裁制當義字也本義本體字因裁制而得裁制字又因本體而生也本體存於內裁制見於外。正謂本體正也敬則本體之守其所以正者也元來敬以直內只是不失其本體。此正義二字皆以見成之傳言然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於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從義直即心無私方即事當理。

存疑文言之義謂六二之直是其心本體之正也六二之方是其心裁制之義也君子何由而直哉亦曰敬而已矣夫敬檢束身心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聖賢集

之法也人心神明不測出入無時莫知其端使死道以檢束之則奔走放逸无所底止是非善惡惟欲之從陷於私邪偏曲而內不可直矣君子有見於是故敬以直之內謹於心術合應之微以防其奔馳放逸之患外謹於威儀動靜之著以禁其放肆恣情之非終日乾乾固有間斷一敬統攝則此心常存是非善惡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內罔不直矣又何由而方哉亦曰義而已矣義裁制事物之具也事有萬殊物有萬變而理无定在使不以吾心爲之權度則善惡是非顛倒錯亂而外不可方矣君子有見於此故義以方之因物付物不使有過不及之弊隨事處應務必合乎大中至正之知此義既精則善惡是非皆中其當然之則停停當當无偏无頗而外罔不方矣不是敬義立德就不孤是敬義既立由此以

至不孤蓋敬立以內直內直則內有以養乎外而外益以方義形

則外方外方則外有以養乎內而內益以直內外交養相環不已由是直純乎直方純乎方直方之德光輝盛大至於窮神知化而不自知矣是不事也。不疑其所行一句是解不習无不利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似於習意自明白疑疑是滯礙也如欲直則未能直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赴之是滯礙也亦由工夫未到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到純熟處則欲直斯直欲方斯方從心所欲不踰矩而无滯礙矣无滯礙則利矣。覆此節是學問最要緊工夫先儒發揮不厭其詳後學所宜着眼。正謂本體本體無動靜爲是既用敬工夫則存省皆在其中矣。而動處工夫爲多故引主動言。德不孤依孔疏作人應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聖賢集

之亦通然本文无大字一層朱子之見義卓矣。困蹇行即六二之動動字有內所存外所行二意。不疑所行只是凡有所動皆无滯礙。所行舉抱上敬義數句不是兩截時請或以直方大爲上截不習无不利屬下截非也。蓋其端二爻曰六二之所謂直者言其心自然之本體无少私曲之正也所謂方者言其心自然之裁制无少差謬之義也此德之已成者也然豈无所以成之哉君子知敬者檢束身心之具也故則此心常存是非善惡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內罔不直矣知義者裁制事物之宜也義則凡事不苟常變經權皆中其當然之則而外无不方矣敬義既立內外夾持體用兼備其德不渝於孤豈不期大而自大矣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蓋凡事

有疑礙必待習而後利六二涵養純熟持持悉化凡一身所行直方而大坦然而順適无所疑礙又何假於習乎此所以无不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孔疏此一節明六三爻辭

程傳爲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國孔疏云含之以從王事程傳因之朱子謂雖美而當含之此句甚明則下面以從王事弗敢成也爲句明矣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樂寄順堂

平陸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絕句以含之連下文讀者非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燦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

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陰雖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

然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也故雖有美而尚含之五正位而居體者

也故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人臣事業之著於世固自有時殆不

可換才能而驟進以取三五同功嫌迫之禍也

石溪張氏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其分有所不敢也凡

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陰從陽之

正而能代上以終其事也下獨言地道蓋舉其大者爾

彖引成者成其始而象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存疑此與象傳同旨與爻辭不同專以君臣之義言不主六三才

暨口陰結六三含是艱晦言六三雖有陽明之美然卦含藏之不自顯其美焉以是全章之道施之從王事惟代君以終其事不敢自專以成其事爲何此地道也亦妻道也臣道也地之爲道至柔至靜安常處順不敢自尊以成其功惟代天以終其功也地道如此臣道妻道可知矣此六三之所以弗敢成也

按存疑訓口氣甚是但所云與象傳同旨與爻辭不同未見其然

蓋存疑以前可貞爲可守未可出爲才不足故也若象引所云

非終於守則時發即從可貞看出豈是兩層意因地道以及

妻道臣道三者不必低昂順口氣說爲是

其釋三爻曰凡陰柔之人多不足於美即有美而恃才專成者

多矣坤之三陰也以陰居陽雖有意美之德必蘊含之而不輕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樂寄順堂

露即以此而從王事亦退處於後而不故有所專成也所以然

者三之分以天地言則地道也以夫妻言則妻道也以君臣言

則臣道也地之道於生物之功不敢專成而代天以有終也地

道如此妻道臣道可知此三之所以弗敢成爲得地道之正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言謹也

孔疏此一節明六四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生養萬物故草

木蕃滋天地閉賢人隱者謂二氣不相通天地否閉賢人潛隱天

地通則草木蕃明天地閉則草木不蕃天地閉則賢人隱明天地

通則賢人出互而相通此乃括囊无咎故賢人隱屬天地閉也蓋

言謹者謹謂謹慎言賢人君子於此之時須謹慎也

徑傳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爲陽絕之象天地交感則變



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時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平菴項氏曰。草木且蕃。況於人乎。言盛者受其終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衰者記其始也。

陸家胡氏曰。六四文言與初六相似。兩爻當合看。初六首言人之善。不善未萌之曰。蓋言慎也。六四首言天地之交不交。未斷之曰。蓋言謹也。初當謹慎。毋縱夫微險之長。四當謹慎。毋銜於重陰之時。

蒙引。天地變化至賢人隱。聖在下句。蓋言謹也。謂爻辭所云者。正謂其天地閉之時。當謹避而去之也。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聖賢題

困變化與閉字相對。陰陽之氣交感而流通為變化。否隔而不通。為閉。程傳變化萬物只是大槩說。草木蕃不蕃在水旱上見。賢人隱不隱在治亂上見。然總是天地之氣化故互言之。

遷其釋四爻曰。君子之出處。視世運之盛衰。如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變化之道行矣。於是太和初洽。草木无不蕃盛。而賢人有不出而為世用乎。如天氣上亢。地氣下降。鬱則閉塞而不通。矣。於是世運衰否。賢人皆抱道而隱。而物類之不得其所。不待言矣。易曰。括囊无咎。无譽。正言所遇當閉塞之時。宜順時而隱。謹守而不出也。

君子黃中通理

莊嚴此一節明六五爻辭也。

程傳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

程說蓋有所本。而蒙存俱作兩層意。與程說不同。然孔疏以黃居中。通曉物理。而蒙存俱作兩層意。與程說不同。然孔疏以黃居中。通曉物理。而蒙存俱作兩層意。與程說不同。然孔疏以黃居中。通曉物理。

程說蓋有所本。而蒙存俱作兩層意。與程說不同。然孔疏以黃居中。通曉物理。而蒙存俱作兩層意。與程說不同。然孔疏以黃居中。通曉物理。而蒙存俱作兩層意。與程說不同。然孔疏以黃居中。通曉物理。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聖賢題

聖賢胡氏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蒙引。通理即是黃中。處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黃中而必併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黃中通理。黃字只把黃字。還他下文。美在其中。方是解出黃中之義。

程傳黃中。中德在內也。黃字當中字。中字當內字。通理言中德。而且理也。通言其有觸即應。有感即通。周流无滯。圓神不簡。是直達活動。底物不是。膠固凝滯。死殺物也。理言其品節分明。一體之中有萬殊。渾然之中有條然。不是渾淪籠統。无分曉。无區別物也。君子黃中通理後。當貼一句云。君子之德如此。其美之為黃。

者可識矣

要依蒙引通字。似是靈通之通。而時講作貫通之通。以貫通與條理尤相貼合也。

去。延此節只一黃中。便了通理總形容中德之妙。

發黃中之中。是虛字。究竟只形容得。一黃字。言黃在中。而能通理也。

讀其釋五爻曰。六五固有黃裳之象矣。何取於黃哉。蓋黃。中色也。

在八則爲中德五之君子。皆於中德包涵於內。統觀之則衆善。

咸備時出不窮。何其通也。折言之則條理分明。井然不亂。又何

理也。是可以見中德之美。而義之有取於黃矣。

正位居體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重寄願堂

程傳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取中正之義。

本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其字之義也。

進爾徐氏曰。正位當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僭。言來順之德。

形於外而得當也。

蒙引體字是體體之體。裳字之義。全在居體二字上。正位只帶

說言在尊位而能居下體也。若非在尊位則其居下體亦未足爲

賢矣。正字活看。謂當尊也。正位居體。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

自居用上敬下也。

存疑言正乎五位而居下體。是居尊而能處下也。履帝位之尊。能

居乎臣民之下。處皇極之上。能執乎謙讓之道。不以崇高自恃。不

以富貴自驕。此五之正位居體也。說正位居體。滿貼一句云。君

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爲裳可識矣。蓋此二句雖釋黃裳之義。然其

意隱然見於言外。若如象傳這真說。則不可故須於未著此

居居體內含有順字。照君子說於下體不甚合。只說下之體便是。

故蒙引謂是體體之體。裳在下體。本身體之體。皆以見意。故

須活看。

又何取於裳哉。蓋裳下體之服。卑順之象也。君子正位於上。而

不以尊貴自矜。謙抑以禮上。和易以近民。其所履雖崇高之地。

而其所居實卑順之體。義之有取於裳者此矣。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國關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本義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重寄願堂

朱子曰。二在下。方是就下。朱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

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之至也。

國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二句平列。徐進齋以暢四支連美在中。承

黃中通理。以發於事業。永正位居體。未是。

國關暢於四支。復釋居體。此本義。不及發於事業者。舉此以證彼

也。或於發於事業。帶美之至也。爲一意。可謂泥矣。前及下本義云。

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見於外者。是獨暢於四支。而不及發

於事業乎。无是理也。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爲中。裳爲順。合

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於中爲中。形於外爲順。理一而已。暢於

四支者。中德之暢。而爲順也。發於事業者。亦中德之暢。而爲順也。

夫六五德之積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美之至也。暢四支發其業處要說得居體意在不可泛泛說要只是順德也。美在其中美字即黃字中字即前本義所謂充請內之四字非中德之中也而暢於四支者即在其中之美之所暢也。

存疑文言既分釋黃字又恐人認爲二物不知歸重處故發美在其中一條見得其所謂順乃本於中與象傳文在中也及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意思一般大意謂君子之德黃中通理所謂黃者可見矣正位居體所謂象者可見矣然二者豈判然不相干哉夫黃中通理人之美德君子惟美在其中是以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能正位居體矣夫美在其中而至於發越之盛是美之至也觀此意是歸重於中處或曰依此說是在中爲中發越爲順乎曰中未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審時顯中

嘗不順順未嘗不本於中合而言之曰中順之德充請內而發於外亦可分言之曰在中爲中發外爲順亦可俱不相礙况此中字本是順德之中

陳引看此節只照本文說下不必以本義釋黃字之義釋象字之義及復釋黃中復釋居體數句來自纏繞恐意義不得貫通耳本義只是暗體貼而諸者多爲所泥反失朱子爲後學之意矣

陳引此說極有理。總是就黃字二字稍點推論不可拘泥。美在其中貼黃中說美之至美字只是贊辭不必再釋黃字。蓋中爲天下之美德而順則中之用也君子有此美德充請於中於是見於四支而和順之容極其暢適有不言而喻者也見於事業而和順之治極其發越有不見而章者也德至此則自

必而形諸身自身而形諸政至精至粹无以加矣不亦美之至歟此五之所以取象於黃裳而極元吉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孔疏此一節明士六爻辭陰疑於陽必戰者陰盛爲陽所疑陽乃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強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程傳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既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於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極盛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極盛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審時顯中

因美疑龍而無小大之差也地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黃氣屬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聖學胡氏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爲均敵而无大小之差矣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也

陳廣祭氏曰聖人爲其純陰或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

陳引疑者似也故水義云疑謂均敵存疑陰下於陽本不敢與陽戰也惟陰盛之極其勢與陽均敵故致與戰此如唐之藩鎮擁兵以拒王室陰盛之極至與陽爭此時已无陽聖人謂陽未嘗无亦不可无也故稱龍以存陽猶唐中宗爲武后所廢綱目猶書帝在房州以存君也陰雖極盛而稱龍德

於是陰陽是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猶臣雖強而敵君。然臣子之名分猶存。尚當安分。未可與爭也。此有陰折之意。天色玄。地色黃。曰其血玄黃。見陽傷而陰亦傷也。

國本義云。陽未嘗無諸說。因之皆以稱龍指陽。說前面龍戰於野。戰字陰陽皆在內。此處指陽。說亦非。無來歷。但糾玩語氣。上提出陰疑於陽。即承公其嫌於無陽。此其字分明。雖陰未嫌陰之無陽。則稱龍似不指陽矣。況陰疑句屬陰。無陽句屬陽。未嫌句又屬陰。嫌實安頓。不如俱就陰。一氣說下。為是。王輔嗣註云。為其嫌於非陽而嫌。故稱龍焉。此句極有分曉。蓋陰既疑於陽而戰矣。惟龍乃相戰。為其嫌於非陽而戰。故直謂之為龍。言陰之敢與陽戰。居然一龍矣。此无字只作非字看。似明。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美言獻堂

平菴項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於陽。曰嫌於無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似陽。

國此說亦是。將嫌於無陽屬陰。又按程傳。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前面象詞云。龍戰於野。是時純陰无陽。誰復與陰戰。蓋陽未嘗无。陰雖盛。尚有與之戰者。故稱龍焉。謂陽也。本義之說。原從程傳。今不敢遽背其說。

西溪張氏曰。玄。天色也。黃。地色也。雖曰天地之雜。然天地定分。終不可易。故終之曰天玄而地黃。

謝文言。天地之雜。是解前面其血玄黃句。言天地之色相雜。猶云兩龍之血相挽也。下云天玄而地黃。蓋一為天色。一為地色。而乃云其血玄黃。合作一處。非相雜而何。張氏之說。似非語氣。

按。說則云。為周公為之也。主疑云。嫌周公嫌之也。就周公作爻詞說。亦是。但嫌字當活看。只是周公為其无陽。可憎嫌耳。或以无陽為陰目中无陽。覺失之。便天玄地黃。是足上語。非反上語。時講俱誤認。

國其釋上爻曰。上六何以謂之戰耶。蓋陰盛之極。力足均敵乎陽。則必至有兩相爭戰之爭。此所以戰也。何以稱龍。蓋龍陽也。聖人以為陰雖盛。而陽未嘗无。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相戰則陽固龍。陰亦龍矣。又何以稱血。蓋血陰也。陰雖極盛。聖人以其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焉。兩敗則陰固有血。陽亦有血矣。其玄與黃並稱者何也。玄黃者。乃天地之色。相雜也。天之色玄。地之色黃。兩敗俱傷。血色相雜。故並稱玄黃。所以示微也。觀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華富順堂

上爻所繫之辭。而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可見矣。

國曰。請解。坤取純陰至順之義。故其象為地。擬諸物類。則為牝馬。四德皆與乾同。而獨言牝馬之貞。明其以順德承乾也。象傳釋卦辭。兼造化人事而言。一以柔順為正。六爻則二之德極其盛。三之美合於中。四之慎免於咎。五之黃中。內充實而外光輝。雖德量深淺不同。而皆有合於地道之貞順者也。惟初與上。以陰陽消長言。初言堅冰。戒陰勢之將長也。上言龍戰。警陰類之過盛也。此與諸爻若不相蒙。然而聖人作易之旨。實在乎此。蓋論造化之理。則陰陽二氣。對待流行。不容偏廢。而論淑慝之分。則陽主生。陰主殺。主生者為善。主殺者為惡。不啻聖人欲以人事。效造化。當以扶陽抑陰之意。寓於觀象繫辭之中。故諸卦每遇陰爻。必勉以柔順戒。

之以守貞。雖陰之取象。不專屬於小人。而於君子小人之際。九加諸焉。以君子小人之進退。爲世道消長之所繫也。坤爲純陰之卦。諸爻皆言坤德。而獨於初上二爻。凜然示小加大。賤妨貴之防。其旨深矣。

撥六爻純陰之卦。六二柔順中正。爲卦之主。象言牝馬之貞。順而健也。順能有常。卽爲健。與乾健不同。君子效行以下。正所謂牝馬之貞也。彖傳以地道人。事明之。而言順承。承順利貞。後順得常。又言復言坤道。其順乎總以順爲總括。大象厚德載物。亦只是一順字。盡之二爻。直方大本。以言六二之德。而文言推敬義。夾持工夫。最爲喫緊。五爻亦言。文言深許之。而程傳以女主爲說。擬之武則天。似失之過。初防其微。上戒其驕。兩爻相爲始終。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美富康寧

所以爲抑陰之意也。三以陰居陽。時有可爲。當仕四以陰居陰。時不可爲。當隱。兩爻並觀。所以明人事也。朱子謂坤六多雖有輕重。大概皆是持守。取飲謹畏之意。此語可括坤卦大旨。子謂讀坤卦者。但能體會彖傳中柔順利貞四字。卽於坤道有得。六爻中初上發明陰陽大義。初以示防上。以致戒。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故極許之。五中而不正。許而有戒。意三當重含一。邊文言語氣甚明。四之括羣爲處重陰者。說法更宜着意。自程子標出敬義夾持工夫。學者奉爲要語。以此知易不但言數。而精於言理。不但言理。而切於言學也。君子黃中通理。一說本義以美在中。釋黃中暢四支。釋居體長養。衆引於暢發二句。皆以順字居之。是體朱子之意。而曲爲之說。竊謂順字前面

發揮已多。五爻只重中字。從黃子發意。爲是黃中通理。正發黃字意。正位居體。暗藏衆字意。美在其中。云云。是申元吉意。黃中是有其德。正位是有其位。美在其中。承黃中說。暢四支發事業。承正位說。來不必以中順二字分貼。似省葛藤。

易經詳說

卷五

坤卦

美富康寧

易經詳說卷之五終

禮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其氣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泰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義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胎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陸山李氏曰乾坤之後次以屯蒙此乾以生育之功付之三子也。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寄願堂

要蒙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有震坎艮乾坤交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

「按屯訓難序卦訓盈只照程傳鬱結未通體會為明於鬱結可想其盈滿於未通可想其艱難譬如萌芽在土生意已盛鬱勃欲出是盈也而未能遽出是難也。舊說難生難字似如字讀失子作去聲然經中屯字只是難意。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得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得傳屯元亨利貞於乾分四德於坤不以利字通化馬之貞亦是分四德意至此則云大亨之道利在貞固以屯不足當四德故賁申取義也孔疏以利貞為利益而貞正不如程說。

賁申取義也孔疏以利貞為利益而貞正不如程說。

本義說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少。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不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其但不可遽有所往耳。

要蒙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世。遠稱元亨亦猶蠱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卦辭大抵主在震初九一爻勿用有攸往。震往好動飛震也。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寄願堂

往不可輕用以往也。

存益元亨是未通終必通也。本於震之能動利貞戒占者宜守其正不可行險僥倖也是本於坎險在前。

該程傳方屯之時未可遽有所往也是連下文與利建侯相呼應。而本義云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是連上文說。

要引能動而可亨者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是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所束縛耳。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詳連字意是且須。宜耐終必有可出時以能動故也。但未可遽有所往耳此但字。是承上利貞言蓋利貞字意包得廣其在屯則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勿用有攸往一句乃申利貞之意也。

按時語皆以利貞勿用有攸往爲一正一反語。尤兩義獨集解作  
附屬語以固守正道爲利貞。以審度機宜爲勿用攸往。是謂利  
貞以理言。勿用攸往以時勢言。稍分別說。亦有未  
程傳方屯之時。未可遠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  
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按程傳能濟濟字。即上濟字。謂建侯以濟屯也。朱子不從此說。謂  
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似不如程義長。

本義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  
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或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朱子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  
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三 寄廬堂

還屯則可見矣。問象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爲成  
卦之主。何也。曰。有一例。成卦之主。皆取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  
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又問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  
利見大人同例。曰。然。此亦大槩如此。若是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  
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  
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個綁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爲典  
要。按朱子乃已乃君云云。其所以不從程傳作輔助說者。意蓋  
在此。  
王廷建侯。還主建人爲侯。若人建我。亦何能必得。  
聖學胡氏曰。易言利建侯者。二。一。建侯上賁也。屯建侯下賁也。賁  
長子。賁百里。皆有侯象。

彖引言陽居陰下。是起下句。以賢下人。成卦之主。是兼起下句。得  
民而可君。如此則陽居陰下。是以三畫之賁言。不必兼六畫言也。  
爲上有九五一陽。居成卦之主。則兼六畫言。利建侯亦須要  
說是屯難之時。利於建侯。如此方與彖傳合。故其本義云。不取初  
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既云舉其一。則此亦是彖辭中  
一意矣。蓋當屯難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  
民而可君之人。故就宜立以爲君也。  
按此只當以屯難之時。利建侯爲正。卦中有一陽。而有取於  
初者。以初爲陽之方。而五陷於坎中也。彖辭宜建侯。初爻亦  
云利建侯。象之建侯。當即謂初。  
彖言不曰君而曰侯者。尚有九五在也。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四 寄廬堂

易論元亨全在能動上。利貞所以善用其動。而建侯又所以善用  
其貞也。利貞建侯。總所以致元亨。  
按身易引誠齋之說。謂漢高爲義帝發喪。得利貞。隱忍之關中。得  
勿用攸往。王信越得建侯。此又分三意。亦可未看。  
關文王繫屯彖辭曰。屯難之世。正可大有爲之時。才足以振亂。力  
足以扶危。當得元亨矣。但屯時大難方殷。舉事一不當。則禍愈  
盡。失人心。解體。故必利於守正。謀出萬全。不宜欲速見小利。輕  
有所往也。至於匡濟時勢。務在得賢共理。宜建立諸侯。使人心  
有所繫。係以能濟之人。有善濟之道。則屯難可以漸解。豈不  
利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孔氏此一句釋屯之名以剛柔二氣始欲相交未相通感情意未得故難生也

國孔氏始交難生是合說而本義分貼柔坎程傳云以雲雷二氣言之則剛柔始交也未甚分明又云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難屯亦是合說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中溪張氏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而者承上接下之辭所以合震坎之義而釋其為屯也按張氏說亦明與本義乾坤始交之說合而存疑之謂繫辭傳所言乃文王後天卦非先天命卦之意若來月就卦說說為是家引剛柔陰陽也故本義曰乾坤始交言乾坤尤切且合序卦傳

易經詳說

卷八 屯卦

五 富麗堂

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剛柔始交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本是陰體一陽升於下便是陰陽始交也

所震屯字在難生上見

國始交難生當從本義乾坤始交而遇陷險說

國此與彖存異今份之

國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為屯何哉屯難也為卦下體震是乾剛坤

柔一索而得者是陰柔始交也上體坎坎之德為陷是難生也

乾坤始交即遇個險有屯之義故名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孔氏此釋四德也坎為險震為動震在坎下是動於險中初動險中於屯難動而巳指出於險故得大亨貞也大亨即元亨也不

言利者利屬於貞故直言大亨貞

程傳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

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為艱屯之義

宋義以二體之德釋卦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

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國本義於二體又添出德字其義較長

國剛柔義為字以作用言險既以地言如何亦謂之德大抵地字

軒德字只是性情云耳

國謂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乾元亨利

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特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

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難可以亨而在險則宜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六 富麗堂

守正故能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國大亨貞中包有利字

國詞曰元亨利貞者何哉卦德震動坎險是以奮發有為之舉而

當大難之時能動乎險中也夫能動則才足以有為而可成機

阻之功在險則其時猶未易為而不宜有僥倖之舉故大亨而

必於利貞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盡

國注疏以雷雨句自為一節復釋亨義程傳因之本義乃以連下

文

國上文言天地生物之義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



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  
自輔又當憂動旋畏不遠宜處聖人之深戒也  
遂王註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欠明故程子  
易之本義因程說而加暢也雷雨句既屬此節則天造草昧句  
宜與雷雨句連

本義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  
昧暗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蓋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  
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宜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  
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象引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之象非天造草昧即雷雨滿盈也  
雷雨交作有屯之象非屯難即是雲雷也。天造猶言天運造字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七 寄願堂

不可當運字看故云猶言。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蓋  
乎兩間此釋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二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  
此即所謂天造草昧之實事。陰陽交就雷雨言不可拘執坤始  
交例蓋乾坤始交只是震一體雷雨則兼震坎一體必曰陰陽交  
者蓋雷雨有作時有不作時豈非以陰陽之交與不交故耶  
程傳建侯自輔又當憂動旋畏不遠宜處本義宜立君以統治  
未可遽謂安宜之時一說不同程說本好不知朱子何故另起  
一意想朱子是不從建侯自輔涉乎分封之說故如此  
朱子曰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天造草昧宜建侯而  
不審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  
立君終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安宜方可蓋方動而運

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成也。按別發出一道理是本義  
不取初九爻義註脚

有疑不宣是建侯之人心上自不安宜本義未可遽謂安宜之時  
語錄須自以爲不安宜方可此章當安在不宣之士

按此似謂停程朱一說

去疑不宣非空空憂懼建侯後尚有許多經緯在此建侯斷主累  
建說爲安

按主累建說則不宣屬王者

要解仇舍枉曰宜建侯者建他人爲侯分土立國而各治之也此  
之建國在天下既定之後屯之建侯在天下未定之時如漢高分  
山東之地與三將光武據河西之地與蕭何是也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八 寄願堂

國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雷雲之象爲始交謂震始交於下  
坎始交於中如何朱子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  
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  
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  
宜建侯而不宣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  
者交雜混了故語覺重複

國此掩說尤明。一索得男朱子曰然則中溪之說存疑不應  
駁

又曰刊建侯者以二體之象言之震爲雷坎爲雨雷雨交作滿  
盈於天地之間其在天運爲雜亂晦冥之時天下猶未定名分  
猶未明也濟屯者宜擇立賢建以爲侯以定天下而正名分

焉又當致其憂勤凡可以濟屯之事皆竭心力以爲之不可以  
侯已建而遽謂爲安宜之時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傳以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  
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地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綸綸謂營爲  
也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  
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

東萊呂氏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爲殊不知正是君  
子經綸時節

臨川吳氏曰君子治世猶治絲欲解其紛亂亦猶屯之時必欲解

經綸說

卷六

屯卦

九 寄願堂

其鬱結也經者先提其目爲一而後分之象雷之目一而分綸者  
先理其結爲二而後合之象雷之目二而合也

援孔疏經謂經緯綸謂綱綸欠明程子易綱綸爲綸緯亦未分曉

本義拙作治絲之事而吳氏訓釋尤爲詳確但其貼雲雷未安

象引雲雷屯言雲雷方屯三字一連讀如天行健地勢坤雷電噬

嗑天於火同人之類經綸者治絲之事也經引之提引其緒也

綸理之隨各條理而合之也經綸世務亦如此必先正其大綱而

後就中理其節目此等字皆借用也與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解

不同者蓋此從濟屯上言則曰引之理之所謂治亂民如治亂絲

之意中庸以五倫言則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以比父慈子孝君仁

臣敬之各得其分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以比父子親君臣義之

兩相得也解義者自須不同

引疑君子經綸章屯之事也凡事有個大綱有個細目經是分其

大綱綸是理其細目先舉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細目則巨細畢

舉屯難之世變爲亨通之日矣

易於雲雷屯則醴醴然後雨澤降而天地變經綸密則謀慮熟

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宜

或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綸需

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朱子曰需是後意在德无所致力只得飲食

宴樂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微破地面而

出不元氣難艱難故當爲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臨川李氏曰坎在震上爲屯以雲方上升而未散也坎在震下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十 寄願堂

爲解以雨澤既沛无所不收也故雷雨作解者乃所以散屯而雲

雷方興則屯難之始也

援雷鼓盪而雲散布大槩有經綸之象以其忽合忽分往來不一

也或以經象雷之自歛而聚綸象雲之自散而聚便覺鑿

援孔子釋大象曰卦上坎爲雲下震爲雷雷動而雲雲蒼雨而未

降屯之象也君子以治屯之世如治亂絲必先整其大綱而後

舉其衆目故經以引之使紀綱既立復綸以理之使節目畢詳

如治田里以厚民生而復爲之立科條施行之有其序如此何屯之不可

亨哉

初九 磐桓 利居貞 利建侯

孔疏磐桓不進之貌。處屯之初動即難生故磐桓也不可進。惟宜居處貞正亦宜建立諸侯。按王註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居貞建侯合說孔疏分說為優。

程傳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世之屯乎。居中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補助也。按程傳居貞之解甚好。只建侯與本義不同。

本義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國初九利建侯。本義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占與象與如何朱子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則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雲峯胡氏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爻言磐桓主為侯者而言宜發卦言利建侯而不宜主建侯者而言不宜緩也。

彖引一發不進者不謂之磐桓欲進而不得遂遲遲回却顧之狀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十一 寄願堂

此乃所謂磐桓也。臨川吳氏謂居則不行行則不居者非也。居貞猶云安處于正也。其不進之意自在貞字內。依他說反重了。依本義則卦辭利建侯象在占中初九利建侯占在象中但不知如何本義卦辭主占爻辭主象言卦辭主占者目卦而言則卦中之初九為他人故值此卦者利建此人為侯也爻辭主象者自爻而言則此爻當為占者所自當故值此爻者得建以為侯而利此亦通例也本義精矣。

存疑二准侯俱作占說彖引謂卦辭是占初九是象尚未見得。折衷居貞是自守與象不同建侯以已言與象建他人為侯不同

按象彖傳磐桓利居貞為一截利建侯為一截

國周公繫初爻曰初九處屯之初陽剛動體太欲進而為尼下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十一 寄願堂

彖不得以遂其進故有磐桓之象。夫知其勢之不可自止而不遽進此處屯之正道也。占者能居守其正而不妄動斯為利耳。然又不可終于居貞而自諉也。德既在我為民所歸當從民之望建立為侯以在濟屯之功可也。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矣。

彖曰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傳賢人在不昧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按孔疏志行守正程傳行其正字義清楚。

彖引志行正做初九所能說即本義居得其正也。按臨川吳氏居則不行行則不居以行正為居貞之義未是故彖引疑之。

行正只是不輕進。或以爲行正天下之事。非本自難字。頗難安頓。故時講多將正字說開去。細玩語氣。是謂雖其勢然。亦其志然也。如非其志行正。則始難進而後安進矣。程傳九畝屯時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况陽之於陰。自爲貴乎。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幸 寄願堂

家孔貴以德言。賢者自有一段尊貴。處不必是位。所謂君子小人字。而亦是如此。以貴下賤者。曰當屯難之日。衆人之中。獨有超羣之才。出類之德。而其所念慮所作。爲一皆懇懇乎安人利物之計。所以民咸歸之。君侯之位。不能舍之。而他往矣。非是向人人施恩。而得民心以爲侯也。按存疑主陽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說。此節是以繫恒志行正。台誠繫恒利居貞。而以大得民說。所以利建侯。非孔子發出以貴下賤大得民。則此節建侯之言難明。蓋孔子釋初象曰。初之磐桓利居貞者。雖其勢難而難進。亦其志原在行正。不肯妄冒。故不輕進也。初之利建侯者。以陽之貴下於陰之賤。盛德不驕。處坊生民。故民懷其德。而天下歸心。有

以大得乎民。而利建以爲侯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程傳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過於初剛。故屯難道回。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待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爲剛陽所逼。故爲難也。設難於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忍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難必過。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遇。夫君子守道不回。子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不義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道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已爲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又有比象。故因以戒占者。孔震屯如遭如者。屯是屯難。道是道回。如是語辭也。言六二欲應於九五。即畏初九逼之。不敢前進。故屯如遭如也。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率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不進也。李引乘馬班如。以申屯如遭如之意也。班分布不進之貌。言其且前且却。且東且西。不直漏進。去有分布之象也。程傳云。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如此。則是下馬班如。不是乘馬班如也。程傳想亦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幸 寄願堂

是意度爲不得那分布意出故如此拘說耳

國圖匪寇婚媾程傳云設匪逼於危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

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

陽所逼然非爲寇也乃求求已爲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

二也耿氏解女子貞不字作嫁字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

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問十年只

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朱子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

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家引初九之退六二非理也而聖人乃又原之曰匪寇婚媾者見

得初九本無惡意乃是厚我之意人情於此易至與之比擬而喪

其所守而六二乃獨能守正不許蓋見其難也今人所處往往有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五 寄願學

心知其非是而却不得他來意之動遂至顛錯了事者故曰匪寇  
婚媾蓋以見女子貞之難也女子許嫁字而男子冠而字女  
子之字亦分明是表德與男子字同但字則許嫁矣非有許嫁之  
字與人也。不字者不字於初也乃字者乃字於五也。數窮理  
極數字自十年來故先數後理妄求者去則正應者合二者皆以  
數窮理極也六二爻辭通作象看特因以戒占者耳  
會通匪寇句言來意之厚見不字之難十年句言久而後字見不  
字之堅

匪程傳分布與舊說少異本義分布不進是用程說王註意謂

初也無初之難則與五婚矣程傳因之謂設匪逼於危難則往

求於婚媾矣亦以寇爲初婚爲五本義初非爲寇乃求與已爲

婚媾耳其說不同。婚媾二字孔疏所引馬季長云重婚爲婚

鄭康成云婚猶會也。只作會字者婚媾是一事不必作重婚看

孔疏女子守貞不受初九之愛字程傳易愛字爲字育朱子

以許嫁爲字勝二說。二以從五爲正而初實非正故云匪寇

先偏多辨二之以初爲寇是爲舊說所誤

雖齋徐氏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爲初者有已凶而他

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爲寇旅之上非

不凶也而五承之則有壽命

與塞胡氏曰屯如以時言塞而未遽通也通如以遇屯之時者而

言四而未遽進也屯者陰陽之始交二與四陰居陰初與五陽居

陽二應五四應初故皆曰婚媾取陰陽之始交也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夫 寄願學

國周公鑒一爻曰六二陰柔中正上應九五義所當從也下乘初  
剛爲其所逼不得上進以從正應有屯如道如而所乘之馬亦  
班如之象然初之難二非爲害也乃求與已相好耳又有艱爲  
寇而求婚媾之象夫初之求二其意本善最人所難却者二柔  
剛中正有以自守而不字于初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初之妄求  
者去而得與五之正應相合又有女子守貞不字十年乃字之  
象占者觀此象可以知戒矣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孔疏六二之難乘剛也者釋所以屯如道如也。反常者謂反常

道

程傳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陽剛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

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二五相應】理之常也。向也為初所難。而不得常。今也數窮理極。而正應者合。復其常矣。

【折衷】始為初難。以所乘之位言。終與五應。本中正之德來。

【獨爻有乘承比應四義】上節本義言應。此節釋文言乘。已見其二。然不從所乘而從乎應。可見應爻之重。

【孔子釋二象曰】六二與五為應。宜无所難。也有屯遯之難者。以

六二陰柔。下乘初剛。故為所難。而不得進也。然二五正應。理之常也。向為初所難。而失其常。今十年乃字。則正應者合。有以復其常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七 寄顧堂

援註既作三欲從五說。而傳義皆不言五。虛說為是。又按朱子亦有鹿陽物指五无虞无應之說。然當以本義為定。

【釋傳】六三以陰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舍放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遯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孔疏】即。就也。虞。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已。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即虞入于林木之中。必不得。

鹿故云。惟入于林中。此是假物為喻。按此解即鹿二句甚明。而下文以幾為語辭。君子幾。不如舍。作一句。則與程傳異。

【釋傳】六三非有濟屯之才者。而急於進。獨利耳。非志在濟時者。故曰即鹿无虞云云。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不知幾故也。故曰君子幾。不如舍。承上文即鹿无虞而言。舍則不往。往則不吝也。二字反對。君子舍之以下。是戒占辭。六三固不能然也。

【存疑】六三陰柔。則才勢不中不正。則德偏。是无其具也。居上卦之下。則位卑。是无其勢也。上六陰柔。不得個陽爻與之為應。是无其輔也。无此三者。本不足以濟屯。但六三陰柔。智識暗昧。而不能明理。不中不正。則輕舉妄動。而不能制行。故已雖不足以濟屯。乃不能審時度勢。而妄往以濟之。其取困也必矣。故其象為即鹿无虞。

虞惟入于林中。夫虞人守山林之吏。山林之號險阻。孰平易。皆其所知也。即鹿而無虞。人為之指引。險阻何知。其陷於山林之中也必矣。无虞不可逐鹿。其理甚明。其吉凶之幾。在於未即鹿之先。君子見幾。不如舍之。而勿阻。不能見幾。而往逐。不吝。必致羞吝矣。虞。義。玩。惟。字。好。徒。然。陷。入。无。所。之。也。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八 寄顧堂

【釋傳】六三以陰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舍放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遯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孔疏】即。就也。虞。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已。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即虞入于林木之中。必不得。

援木不足以濟屯者。乃不量才度勢。而驟進妄為。非惟不達其  
進反以取困矣。有遠慮而無慮人引導。徒墮入于林中之象。所  
以然者。由其不能見幾故耳。君子見幾。不如舍而弗逐。若往援  
而不舍。必致蓋者矣。占者戒之。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程傳。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  
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  
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

援孔疏。以從逐於禽。亦不可得。不若程傳。以有從禽之心。為得諸氣。  
象引從字。重足心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貪荒者也。是以身狗  
物也。或云鹿是試。如何云禽。曲禮曰。鸛鳴能言。不離飛鳥。狸狌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本寄願堂

能言不離禽獸。計云禽者鳥獸總名也。鳥不可曰試。試亦可以曰  
禽。故鸛鸛不曰試。而狸狌則通曰禽也。

雲峯胡氏曰。經言不如舍。辨之精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援孔疏。程傳俱於往字上加若字。甚是。又言若象加一窮字。所以  
甚言之也。言不惟无所不得。而且進退无路也。窮亦只是吝。

援孔子釋三象曰。六三之即鹿無虞。以致陷於林中者。以心之貪  
於從禽而不知舍也。君子見幾。斷然舍之。往而不吝。從取蓋者。

至于困窮而無所之也。故不得不早決之耳。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援孔疏。四應初故乘馬。應二妨已故班如。是以乘馬求婚媾。一連  
看傳義。皆以乘馬班如作一意。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作一意。

程傳。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  
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而屯之屯。若能求賢以  
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  
之婚媾。往與其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無所不利也。  
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  
用之。何所不濟哉。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  
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或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  
言朱子曰。婚媾。指陰陽。但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  
其未然也。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手寄願堂

象引朱子之說。蓋以程傳謂陽剛之婚媾。專屬陽剛。為未然。而謂  
初九。以為朱子是謂初九求四之婚媾。

程傳。往是往濟屯。小註作四往求初。不是。

援胡氏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求四為婚媾。求  
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

先行。以是為吉。无不利者乎。

雲峯胡氏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  
據表。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

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男下女為婚。初下二婚。婚也。二之不  
字。非應也。初下四求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士夫有不待求而往

者。謂二四爻附亦可。俟矣。諸家多以求婚媾為四求初。惟本義謂

初居下而應於已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如是而後合男女  
婚姻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夫出處之義

家引爻辭之意非為男女婚姻設也蓋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  
自濟有如初九以陽剛之才而守正居下以應於已可取以自輔  
也若能下求之以自輔則往足以濟屯矣豈必拘拘於另倡友和  
之一端哉凡為人上者當屈已以下賢又當不以輕身先匹夫為  
嫌也味本義云其占為下求婚姻則吉也云云下求不云下之我  
求也只云吉不云往吉也若求字為在下人之求則往字不可缺  
矣吉字與不利字相反吉則无不利則非吉矣故本義  
只用吉字為可該无不利故也

彖利吉无不利連看能濟事曰吉而吉之中又无不宜曰无不利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聖賢堂

孫吉而无不利吉之中又无不利也吉是大細利是細微此爻  
直作求賢解婚姻只是喻依程傳解往字上下文義一貫甚  
有味蓋乘馬班如便是欲往濟屯而不能及其求賢自輔則可  
以往矣故吉无不利也

運周公繫四爻曰六四居大臣之位欲往濟屯而陰柔才弱不能  
上進有乘馬班如之象然不必才之出於已也初九陽剛居下  
以應於已有婚媾之象四知已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濟屯  
當必有助於已吉而无不利也占者當知所當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程傳知已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已不疑  
而遂已至暗者也

陳萊呂氏曰屯之六四居近君之位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  
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履於初與之同向前  
其濟天下之事則志无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  
最宜詳玩蓋得時位皆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家引求而往明也不是推本之辭言知已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  
自輔而往焉可謂明也已矣亦不必以待求而往為明

程傳求賢自輔而後往是謂往以輔五而濟屯家引以自輔而  
往焉是從程說

運孔子釋四象曰四能求賢而往以濟屯既知不足在已又知有  
敵在人自知知人兼得之矣非天下之至明者能之乎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聖賢堂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運註疏以繫應在二所施禍殃而屯難其膏程傳以有君无臣而  
屯難其膏二說不同本義作三層意陷於險中失勢一也六二  
才弱失援二也初九得民強敵三也於義備矣程傳又以小  
貞為漸正之大貞為驟正之其說亦難從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  
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各位非有損  
也惟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  
言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存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  
道魯昭公高貴卿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  
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



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偃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凶。按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象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賈公彥曰。六爻惟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才。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五自屯之也。可以施而不施。是自屯其膏。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大君之道也。又曰。學易者貴於觀時識變。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无如之何矣。故凶。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重寄願堂

彖引小事。飲食起居之類。大事。建侯行師之類。大事謂建侯行師。與發撥亂反正之事。小事則無關於得喪者。小貞吉。大貞凶者。明言其无可爲也。要會其意。小貞吉者。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也。小貞吉。小補云耳。大貞凶者。大勢已去也。小貞吉必貞而後吉也。大貞凶雖貞亦不吉也。小貞吉。大貞凶是占。

按此卦從屯字取義。屯難之時。以在下之陽方起而濟中爲主。若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有爲於上。則非屯之時矣。故五屯其膏。言其自不能施恩澤而不許以濟屯之才也。九五與六二正應。而又有四爲之輔。只爲處於險中。故如此取義。本義作三層。意然陷於險中。是在已者較重。二之云十年乃字。言應五之難也。故五亦不得二之力。

周公繫五爻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之位。宜若可以有爲。但時當屯難。陷於險中。而正應六二。又陰柔才弱。不能共濟。天下民心多繫屬於初九。五雖坎體有膏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時勢至此。已无可爲矣。占者若處小事。能守其正。猶可獲吉。若處大事。雖正亦不免於凶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傳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中溪張氏曰。光陽德也。五陽體本明。以陷於坎中。爲二陰所掩。故曰施未光也。

有疑有膏潤而不得施。故曰施未光。非膏潤得施。但未光大也。猶施未光是解屯之意。施便指膏未光。便是屯。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重寄願堂

譚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之屯其膏者。以其膏澤不能及人。而所施爲未光也。故曰屯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釋傳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國程說發爻義甚明。本義所云不出此意。而王註有云。雖比於五。五屯其膏。不與相得。一層乃傳義所界。

不與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頤頤出氏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

泣血漣如也。

國澤胡氏曰。又言乘馬班如者。三班如待五應也。四班如待初應也。上陰柔無應。處屯之終。其班如也。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蓋初得時。二比初亦得之。五失時。上比五亦失之。

困二象只是一意。惟其乘馬班如。故泣血漣如。雲峯二比初亦得之。疑有誤。

國周公繫上爻曰。屯極有可亨之機。然上六陰柔無應。在已既不足為輔之。又无其人。居則不安。進无所之。乘馬班如之象也。見其束手无策。惟有憂懼而已。又為泣血漣如之象。占者遇之。當善以自處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雲 寄願堂

困則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漣沛如此。其能長久乎。

東萊呂氏曰。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

國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之泣血漣如者。終困於險。喪亡无口矣。何可長也。

自建安師氏曰。屯卦六爻。二陽四陰。凡卦以陰陽爻之火者為主。故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為屯之主也。其曰利居貞利建侯。則卦之所主可知矣。至九五則但曰屯其膏。小貞吉而已。其餘陰爻皆因初以起。義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則往吝。二乘初而應五。則適如而不能進。上連初而與卦之窮。此所以泣血漣如也。

旧講辭。觀屯取濟難之義。凡處險難者。必能奮發有為。然後可以出而治險。故下卦以震德之動為亨屯之本。而初繫一陽居下。又為成卦之主。所以一卦吉凶。皆視初爻以起義。象辭雖統論卦體。而與初爻之旨。實互相發明。其言利貞。即初之利。極貞也。其言勿用有攸往。即初之磐桓也。其言利建侯。即初以賢明剛正之德。繫天下之望。而宜早建以為侯也。惟初既為民望之所歸。則凡有志用世者。必與初相輔。乃克有濟。故二乘初則屯遭。三不應初則有吝。四與初正應。則吉无不利。五位雖居尊而初得民於下。則屯背上與初地位相遠。下無應援。則進无所之。而不能自振。蓋諸爻之辭。因初起義者如此。至於初為卦主。既曰大得民。乃二不應其求。而反以為難。何也。合諸爻而言。則初九以陽統陰。民皆歸往。據二

易經詳說

卷六

屯卦

雲 寄願堂

二而言。則二以陰柔為初陽所逼。受制於人。此一爻別取一義。非全卦之旨也。程傳言之晰矣。

國屯二陽之卦。依爻位當重九五。然使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位。道隆於上。澤浹於下。何屯之有。既在屯卦。則五為失其時勢。故以陷於險中為說也。初九陽正震初。具有為之才。值可為之時。則濟屯者非初而誰。象云利貞。初云利居貞。五云大貞。分明以利貞。予初不子五矣。濟屯者當如初之審慎而進。无如五之自陷險中。斯能于屯之元亨利貞有合也。

家三整

程傳家序卦屯者益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蒙之以象  
古家也。物之釋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釋小象昧未發蒙所  
以火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  
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  
及其進則為亨義。

白雲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得卦之亨也。

變淵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爻  
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為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  
乾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既位。君師立  
矣。

易經詳說

卷六

家卦

茅 寄願堂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程傳家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  
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  
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  
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德以發其  
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  
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第  
占次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得情矣故不  
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朱子曰伊川說蒙亨蒙是括九二一爻故所以云剛中也  
亦義民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

山蒙非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

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  
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  
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初得而蒙昧謂五也益者明則人當求我  
而其亨在人益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  
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  
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朱子曰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  
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只是心下鶻突

郭氏曰物理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所以亨也  
蒙沈氏曰蒙昧而能亨者由九二也剛中之德勝而發之所以

易經詳說

卷六

家卦

茅 寄願堂

亨也

變淵胡氏曰語家訓亨與利貞以亨屬蒙利貞屬養蒙者惟本義  
以為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道而利以貞易必如是看方為不滯也  
。按本義合說固細然分屬較明蓋蒙為本義周旋當看  
蒙卦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然蒙之所以得亨者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不告也蓋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  
以明者之善告匪我求童蒙以下看來只是就明者一邊說乃蒙  
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亦可見。亨固是蒙者然蒙者非自  
能亨也。自匪我求童蒙至利貞兩專就明者言本義雖明以  
下乃占法。蒙蒙與養蒙實非兩事即所以發之者便是所以養  
之者養之以有待也。一說蒙蒙與養蒙不同蒙蒙如未知而教

之知未能而教之能是也。養蒙則謂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謂就教之知。教之能處。獨不可擇其外誘而全其真純也耶。且養蒙。豈非致其功耶。

山。蒙亨。蒙不終於蒙。而必開通領悟也。然蒙之所以亨者。以發蒙有道爾。蓋童蒙不我求。則无好問願學之心。安能得其來而使。之信。我求而誠或未至。則无專心致志之勤。安能警其惰而使之。聰。故皆不足以致亨。此卦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是其發蒙也。匪我去求童蒙。乃童蒙來求我。其發之也。又因其初筮之誠而後告。若再三則有吝則不告。夫待其我求而發之。則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一啓而即通矣。此蒙者所以得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五 寄廬堂

告再三。實則不告。皆就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六五陰陽相應。二句見得。若非以剛居中。必不能待其我求。待其誠至而告之。若非六五陰陽相應。亦不能得童蒙我求而發之。利貞是成占者。上言發蒙之有道。然養蒙之道。未之及也。故發利貞之義。蓋童蒙初生。志向未定。蒙養弗端。長益浮靡。明者之於童蒙。所以啓發與其所養育者。不以正道。其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嚴其良知良能之天。充其仁義本然之德。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開其私邪以養其德性。務使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行皆正道。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其爲利無窮矣。利貞本義就養蒙說。愚意欲就發蒙而兼養蒙說。蓋養蒙。原非二事。對前日之蒙言。則曰發。對後日之作聖言。則曰養。利貞之語。實承上文。非發蒙之後。

又別出養蒙之義也。發者一時之事。養者自初至終。養之以至有成也。

函。蒙亨字之說。初筮只是誠字。再三只是不誠字。利貞何以不作蒙亨之故。蓋發對前之蒙言。則見前之蒙者皆可亨也。養對後之作聖言。則不止于亨而已。

按孔疏以蒙亨爲蒙昧願亨通。又以初與二三皆就剛言。以實則不告。實字。屬蒙。謂童蒙聞之。轉以實亂。不如不告。皆與傳義不同。獨至不告下云。自此以上。解蒙亨之義。順此二事。乃得亨也。却不差。王註蒙之所利。乃利正也。以貞屬蒙。至所云養正以明。失其道矣。甚謬。程傳是將求我與初筮作兩層意。亦明。又以利貞爲發蒙之道。於上文甚屬本義。添出養蒙一層。便實詳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五 寄廬堂

多周旋也。本義九二剛中。與六五相應。有亨道。究竟以六五蒙之。可發爲主。雲峯之說。恐難以兩邊平看也。筮者明則人求我。是一層。謂童蒙求我也。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是一層。謂初筮告再三。實則不告也。筮者暗與我求人者。兩層是反看。可不用。蒙訓昧是因。而昧所謂切不更事也。非是昧。是以決疑。凡筮必誠。故借以爲喻。匪我二句。言待其求我而發之。初筮至不告。言待其誠至而發之。正言發蒙之道。利貞依本義作養蒙說。較上作進一層意。謂不但有以發之。而無有以養之。利於以正也。在目前授受謂之發。到久後便謂之養。非是一時有發又有養也。若承上文作待其求我初筮方告便是貞。以我求蒙再三。仍告便是不貞。只以發蒙說似覺

明白因下有蒙以養正故朱子作養蒙說耳。只順卦辭說大意九二六五且不必露

圖文王繫蒙卦象辭曰蒙者稱昧未通然有可通之機一開發之即通矣故蒙者得亨而不終於蒙也是由蒙者得善教之宜耳教之之宜如何師道不可輕棄有來學無往教匪我教者先求童蒙而強為啟迪乃童蒙虛心先來求我以決疑辨惑也且求我之心真實純一如初筮之誠則宜迎其機而告之庶言不煩而教易入若至再三則煩瑣而費矣濟則求教之心不切即告之亦必无益故隱而不告如是則蒙者固能求而教者又善告此蒙之所以得亨也然不惟發之於目前而即以養之于將來其所以告之者又必擴其良知充其良能非聖人之道勿言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寄願堂

非先王之法勿陳而利與自焉賤蒙者德日進於高明業漸臻於光大矣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孔疏山下有險者坎在艮下是山下有險艮為止坎上遇止是險而止也恐進退不可故蒙昧也此釋蒙卦之名。按舊說亦明但兩句看作一義程傳亦然惟朱子分卦象卦德看程傳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

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塞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

雲峯胡氏曰卦象分上下艮山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分內外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蒙引山下有險山下已是險峻却又遇坎險使人手足莫知所措故曰蒙之地也內險外止如人內中已自机捏不自安外面動止却又磨碍生滋故曰蒙之意也

在疑山下有險險字只是水險而止險字只是不安之意按此看二險字有別

鍾孔子釋象辭曰卦名蒙者卦象山下有險上有艮山之阻下有坎水之險使人蒙昧莫知所往蒙之地也卦德內險外止心中

机捏不安外面又滯礙難進蒙之意也合卦象卦德皆有蒙之意故名為蒙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寄願堂

象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傳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和筮謂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瀆數也來筮

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清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  
煩故曰積家也求者告者皆煩積矣

則程傳以亨行句不甚明本義說好

利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  
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  
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初以剛中者以剛而  
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積者二三則問者固積而告者亦積矣  
咸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  
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朱子曰下文  
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  
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重 蒙 蒙 蒙

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

蒙峯胡氏曰程傳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  
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蓋蒙豈無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  
時之中爾本義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五之志未與初應而遽欲  
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  
養之非時中也

厚齋馮氏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其於五陰之暗時  
而發之無過不及所以亨也

顧家呂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謂發蒙者不可  
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  
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

說九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  
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  
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  
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  
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  
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積家也再三瀆是蒙者積  
蒙者今不日有發蒙者而反曰積家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  
皆厭蒙者之積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  
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  
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下度反實亂其  
天理矣此所謂積家也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重 蒙 蒙 蒙

蒙引蒙亨以亨行一傳謂當云蒙所以得亨者以九二有可亨之  
道而行且又得其時之中也何以見之且以象辭下文觀之匪我  
求童蒙云云意只說到積家也任利貞另意本義亦明無求而說  
到貞者非也亨行之行一說指道也與中行之行同以亨行  
者已即耶可使人耶耶也時中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若不憤而  
亦啟之不悱而亦發之正所謂積家者其能使蒙者亨乎本義  
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須看皆字前句皆有  
以亨行而時中之義如非有可亨之道則童蒙不我求矣然非時  
中則力不待其求而應之矣非有可亨之道則无可以告蒙矣然  
非時中則告之无其節矣志應也只是六五之志應於九二故  
曰二不求五而五自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也中字尤重

之章全取中字。再三讀則不告者為九二者意以為至  
三而亦告之則亦非索者之責我而我亦為責彼者矣故不告  
也如此說方合本義所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  
者也。初筮告者固以剛中實則不告者亦以剛中也。索傳辭雖  
不然其意實然蓋必其初筮而後告再三讀則不必告矣。

程傳以亨道行則行字不作道然蒙引作道說亦可用首節蒙  
亨以蒙者言此以亨行指蒙者言文義小變然亨仍指亨蒙  
作活字用時中是臨時處中意。程傳志應二說是與求我意  
合。再三讀是反說實則不告只是初筮告也剛中意自可貫  
。實蒙是添出一意註疏將首節肅字俱作師說緣此誤認。  
實蒙上當依程傳加告之二字。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堂

程傳卦辭曰利貞象復申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蒙之道  
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  
後禁則杆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  
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按孔疏亦云此一句釋經之利貞但云能以蒙昧愚然自養正道  
本不可用而朱子却有一條說蒙昧之時也自養教正當了正  
是舊說當屬未定之見也。

蒙引蒙而養之以正即此是作聖之功。能養其良知良能之天  
而不失其正則他日擴充而至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思而得  
不惑而中者此其基也故曰聖功即就今日言也非謂到後日方

有聖功。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依本義正  
字重依雲峯象字重故雲峯之說不必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者正焉而已矣當蒙時而養以正雖未即至於聖域聖域可由此  
而馴致矣此句意亦主蒙養者言。

蒙以養正本義只宜渾渾然依首節養蒙與蒙自養看來則朱  
子之意自是蒙說愚謂蒙說理方全而重養蒙說者意方貫也。  
上節用養字是從此推出。蒙以養正為蒙時言非有取于  
蒙而不取于明為隱隱之說也王輔嗣謂養正以明失其道淺  
于其學矣。

程傳曰蒙亨者凡德不足以亨蒙而教有拂於時中皆不足以教  
亨也九二以可亨之道行以教人而又得其時之中此發蒙之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堂

養而蒙之所以亨也然亨有時中何以見之卦辭所謂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二不求五五自求二是五之志應于二也  
此非二有亨蒙之道五未必求使非時中則亦不待求而教之  
矣卦辭所謂初筮告者以二剛而得中剛則教人有具故能告  
中則其告有備故因其初筮之誠而告也卦辭所謂再三讀實  
則不告者蒙者再三其問固為煩我我若從而告之則我亦實  
夫蒙矣故不告之此非二有亨蒙之道无以告蒙使非時中則  
告之亦無益矣以亨行時中蓋如此卦辭又曰利貞者蒙而養  
之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蓋人性本正當蒙養之始其天真未離  
則當保全其正者惟此時其情識漸開不可不範之以正者亦  
惟此時教者必及此時涵育薰陶擴充培養由其良知良能至

於无不知无不能非聖功而何。

泉曰山下出泉。象君子以果行育德。程傳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象之象也。若人家稱。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象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亦養育其明德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西山真氏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遇。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象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寄願堂

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從此說單取象於泉。

朱子曰。山下出泉。却是個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邊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季通云。育德是艮止也。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按此蓋取象於山泉。然本義只重泉不及山。則果行育德。通主泉說為是。

蒙引果行育德者。養蒙之道也。只承蒙字言。亦不必再着山泉。本義云。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此只為蒙字設。亦猶屯卦云。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以此觀之。則謂果行是法泉之必行。育德是法泉之有漸者。不然矣。果行者。果於有為也。以事

言育德者。養其所得之理於吾心也。工夫有內外。无先後。果行育德。是內外動靜交相養之道。養蒙之道。不外乎此。按此節傳。義皆不曾說出養蒙。蒙引乃云。果行育德。養蒙之道。畢竟以養蒙為大旨。但果行育德。是自已工夫。即云養蒙。亦作自養看。非謂果入之行。育人之德也。朱子云。自已恁地做工夫。不可忽。周子通書。我正果行。非果決人之所行。另是一解。

孔子釋大象曰。艮象為山。坎象為泉。山下出泉。未能遽達。有勿確象。昧之象。君子體之以自致其養蒙之道焉。德之見於身者。為行。果其行。則見義必為。聞過必改。不畏難而苟安也。行之得於心者。為德。育其德。則優而游之。厭而飫之。以俟俟其自化也。在已如是。即推之以養天下之蒙。亦如是矣。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寄願堂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程傳初以陰居下。下民之象也。又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用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長而終不能發。苟徒重無恩。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程傳以陰居下。下民之象。說是而以用說桎梏。為說去其昏蒙



之枉結覺鑒

承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差者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利用刑人。用說枉結。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服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者。這只說治蒙者。寬假蓋法當如此。

蒙。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枉結。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美寄願堂

蒙引。遇此爻者。則初六足蒙。五當發其蒙。而發之之道。則利用刑人云云。以占者為廣。以爻為主。又一例也。刑人。枉結。俱是假借之辭。以往者對用枉結說。言若遂往而不舍。蒙無已。則非唯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所謂敷教在寬之道矣。以往者非惟不能利乎蒙。而又為有害乎蒙。且反見害乎蒙者矣。故為吝。按本義云。痛懲。自是以刑加人。蒙引謂非刑乎人。刑人猶今皂隸之類。似不必蓋二用字。不必太着講也。又枉結。亦刑之屬也。先刑而後脫之。脫之即本義所謂舍也。朱子打棒時。脫了枷。當謂打棒後脫枷也。本義往而不舍。添不台二字便明。孔疏在。一。止曰。枉在手曰。格爾雅。扭謂之格。械謂之桎。講問公繫初爻曰。初六以陰居下。蒙之甚者。故發其蒙。不

可不嚴。又不可過嚴。以初最下之資。告之弗喻。率之弗從。故利用加刑於如是之人。而使警畏。然既刑之。即用脫主其枉結。以觀後日之自新可也。若遂一往過嚴而不舍。彼將并格不入。而吾之教有所不行矣。可羞者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釋傳。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連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善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按本義本此而約之。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孔疏。按此經。刑人說人二字。象直云。利用刑人。一者。但舉刑重故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美寄願堂

也。按象傳只言正法。不言寬宥。可知爻辭刑人是正意。用說是尊語。以防其弊。王註。法。謂規條。乃教法。非刑法也。設教有法。用刑者。特假此以正其法也。按正法。即萬教。急一儆百之意。關孔子稱初象曰。發初之蒙。利用刑人者。所以正其法。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王註。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距。則進近咸至。故包蒙吉也。婦者。配已而成德者也。體陽而能包蒙。以剛而能居中。以此納配。物莫不應。故納婦吉也。處于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能幹其任。處之于子。克家之義。按王註作三項說。本是而孔疏却以包蒙納

婦升言而子克家承說反失其旨

程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唯卦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荷特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天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

和義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堂

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以驟取。必而父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爻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朱子曰。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蒙。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

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二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又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何。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

有象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其取象不同。如此。

程傳曰。五求二。二應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

余以理言之。所治既廣。物類不齊。固當有所包容。而父之德剛而不過。又爲能包容也。以陽爻陰是衆陰之陰。非就九二一爻內討箇陰也。就九二一討。則是以陰爻陽。非以陽爻陰矣。亦非專就爻六五說。九二實統治羣陰。非只六五一陰。况六五於上文全无所承。只是統治羣陰耳。胡氏謂是納六五一陰。非也。然又不可泥執衆陰之義。而謂是納幾箇婦也。納婦是于人事取其有合爻之義者。只要象意在不可泥也。三句各自爲一事。包蒙是爻有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堂

此象占者能包蒙則吉矣。納婦是爻有此象。占者遇納婦則吉矣。子克家又純是象。占意已在克家內矣。

程傳有其德而當其事。通解三句爲是。隨時講多從程傳。以子克家承上二句。此納婦與娶婦无涉。約只是容受。

程周公繫二爻曰。九二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也。其德剛而不過。不強人以所太難。隨其蒙而發之。皆爲包容。則教之所及也。廣矣。何吉如之。又以陽爻陰所包之中。即柔。開如婦人者。亦納之而不棄。則遇可使明。柔可使強。又何吉如之。夫作之師以教天下。在上者之事也。九二居下。而能任之。是猶子之克振其家者。故又爲子克家之象。占者如是則吉矣。

家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本義指二五之應。

「進齋徐氏」曰。使蒙者與發蒙者之情。一不相接。雖有善教。無從入也。

「蒙引」二五之應。本不可偏重一邊。但蒙傳志應也。象傳剛柔接也。重在五之應。二此不可不知。蓋九二是陽。居上然當下。此亦隨在致隆之義。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也。象傳曰剛柔接以九二之得申其才言也。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雷蒙

存象傳與父辭不同。子克家作虛象說。其義是居下而任在上。發蒙之事。如此方剛柔接可通。若把剛柔作父子則淺矣。不可不知。

「援居下而任在上發蒙之事。是發天下之蒙。非發六五之蒙也。六五以柔接九二之剛。虛心委任。故能如此。勿看作剛發柔之蒙。」

此與前童蒙求我之意稍別。蓋就家言。不粘著童蒙身上也。「諸孔子釋」二象曰。二之爲子克家者。由二有剛中之德。六五柔德之君與之相接。信之專而任上之重。故能成發蒙之功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援」王註以上不交。三而三求上。爲見剛夫不有躬。程傳以三不能從上。九正應而近從九二。蓋若依王註。三求上是正應。便不爲

大失程傳。變優而本義不主定某爻說。

「程傳」三以陰柔處蒙。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蒙之婦。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久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悅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本義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

朱子曰。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

「雲峯胡氏」曰。諸爻皆說蒙。此爻別發一義。昧其所適。見利忘身。蒙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雷蒙

不足以盡之。女一失身。且如此。士而失身於所從。用之何利焉。

「蒙引」周公見得此爻陰柔而不中。正在女子。則是箇不貞之女。故著其象。占者得此爻。不可以取女。何也。蓋此女見有金之夫。則舍身從之。而不復有其身也。取之何利。

「栗盤高拱」云。君子內重而見外之輕。三體皆于利欲。是不知身之當愛。有甚于利之可愛。似忘其身者。然故曰。不有躬。金夫程傳。謂人之多金。本義謂如以金賂已。玩見字似宜從傳。

「援」程傳見多金。恐亦是賂已之意。不然。金如何見。

「要解」張彥陵云。納者无類之心。勿取者不肖之教。

「援」爻義是以女之不可取。喻人之不可收。或謂取女從婦。婦來附。附者魯秋胡遠遊。歸近其里。見發嬌而悅之。原與之金。

婦拒之。抵家見母。母呼其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薄秋胡之行。投於河。本義以秋胡事証金夫。而秋胡之婦非不有躬者。却與此父之女相反。

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女言之。則不可取之。以爲妻也。蓋上九乃六三正應。三捨上九而昵比九二。乃女之見金夫。挑已而不自有其躬者。人皆賤之。取之何利焉。人若自暴自棄。君子不屑教之。亦猶是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陸註疏程傳順如字。本義作慎。

程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本義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且行不慎。於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寄願堂

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象引即指見金夫。不有躬說。不必拘說父體陰柔不中正。蓋于勿用取女一句義反緩耳。

陸此當依本文講完。補人不可教意。或直入不可教。未免凌亂。

孔子釋三象曰。六三之爲勿用取女者。以其見金夫。不有躬。墮閑踰檢。所行不慎。故人若自暴自棄。則無可以施教矣。不與女之不可取者同乎。

六四困蒙吝

程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本義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爲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

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臨蒙蔡氏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

陸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闇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久困。

象引本義四既遠于陽。不曰遠于二。而曰遠于陽。可見陽字兼二與上如李氏所云。

兩疑六四既遠于陽。以比爻言。上下皆陰也。又无正應。以應爻言。指初六。遠于陽。是左右前後无賢習之人。无正應。是平日親交无賢習之士。故蒙終无啟發而致困。其占爲可羞吝。

陸因字要活看。蒙不求明而自困耳。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寄願堂

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柔不中人而蒙者也。上承六五。下乘六三。而其處又在初六所親近者。皆陰柔之人。則將困於蒙。永无

開悟之口矣。羞吝其能免乎。

象曰。困蒙吝。吝者其能免乎。

王註陽稱實也。

程傳蒙之時。陽剛爲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龜山楊氏曰。陰負陽以爲朋者。六四之困。遠于陽故也。陽當陰虛。實謂陽也。

平庵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處

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

蒙引獨遠實不兼本義所謂又无正應者舉重而言。

蒙本義既字又字原有輕重朱子或以遠陽為照象傳立說而无

正應是又推出一意也。

蒙引孔子釋四象曰六四所謂困蒙之吝者卦惟九二上九二陽有

剛實之德能發人之蒙諸爻皆與比應而四獨遠之其困於蒙

也宜矣所以否也。

六五童蒙吉。

王註陰實居於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不勞聰明功

斯克矣故曰童蒙吉。

蒙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堂

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于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

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于已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

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蒙引胡氏曰市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交於初言之蒙所主在

二卦曰童蒙求我而交於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為五則

知我之為二矣童蒙純一未發以聽于五居尊位而能以童蒙

自處一聽於二其吉可知。

蒙引柔中居尊純一未發此童蒙字與卦辭童蒙字小不同蓋卦

辭只是說蒙昧而已此之童蒙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

不雜一則不二蓋有安已之心而无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无

再三之責如是則德性已明治功已成信乎其吉矣程傳童未發

而資於人者也此語最切本義用其意均之為蒙也六五好處已

在童字內。

蒙引辭童蒙與卦童蒙一也但爻辭已定君位語氣當有別耳。

照克家看則童蒙之求於二者非發已之蒙將以發天下之蒙

也。要解良為少男故有童象此亦影響之說良當主上而不

主五。

蒙周公案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盡其至誠虛心委任

有若童之純一不發以聽于人也故為童蒙之象將見君能虛

心以任臣必盡心以輔治蒙之功可成矣何吉如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堂

孔頴順謂心順巽謂貌順故褚氏云順者心不違也巽者外跡相

卑下也。

蒙傳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于天下矣。

蒙引胡氏曰順以柔言巽以志應言。按數說皆順巽分言存

疑謂柔順以巽乎人看以字好。蒙引順以巽正是所以為童蒙

處即本義所謂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者也。

蒙引孔子釋五象曰五以童蒙而得吉者蓋五有柔順之德以巽從

于九二二有克家之賢足以成治蒙之功所以謂童蒙而得吉

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蒙王註因下文上下順而以童蒙順發而已能擊去之作好邊說

程傳亦云當擊伐之。是因冠字生出伐字。本義乃以治蒙過剛。為擊擊字便有病在。

程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冠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冠。治人之蒙。乃禦冠也。肆為含暴。乃為冠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二監。禦冠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冠也。

本義以陽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口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堂

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程傳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爻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冠。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為外誘之物所化。惟為之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于嚴。亦為得宜。故曰。利禦冠。且曰。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朱子之教人。可謂情且脩矣。

蒙引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也。雖然。顧其所以擊之者。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所以擊之。乃所以害之也。何利焉。惟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其擊之。乃所謂益用凶事者也。何不利之有。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擊蒙即今之用鞭扑也。為

冠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於旦夕者也。故不利。禦冠是擊其好玩要游蕩。以取其放心者也。故利。兩冠字不同。下一冠字是蒙者本身事。為冠冠在我也。禦冠冠在彼也。擊蒙是象下二句。是戒占者言。擊蒙而用之。於為冠。則不利。惟用之於禦冠。則利。顧所用何如。

本義為冠禦冠。非兩事。只禦冠中有殘暴處。便宜為冠。擊只是擊撻之擊。不必作征伐看。亦非真去擊。只是過嚴耳。冠字只是管字。

國周公繫上爻曰。九陽性剛。居上則剛益甚。其治蒙過於威嚴。故為擊蒙之象。然剛非不可用。顧用之何如耳。如用此剛而強之。以所不能知。責之以所不能行。則蒙必不堪。阻其向學之機。反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堂

為害于蒙矣。猶之為冠也。何利之有。若用此剛。以擇其外誘之欲。而全其知能之良。雖過於嚴。乃為得宜。擊之適所以成之。猶之代為禦冠也。不亦利乎。占者當知所自處矣。

象曰。利用禦冠。上下順也。

程傳利用禦冠。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冠之義也。

本義禦冠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程傳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冠而止冠上之順也。下之人墮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蒙引順字正貼利字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為利也。集解何以云上下卦。惟二陽除九二為發蒙之主。諸陰皆蒙佐在。

其下也。

按順字常解以道言。愚謂以情言。似較明。為冠則上暴而下不堪。兩意擇格。禦寇則上為下而下感上。兩意交孚。故為順。存以俟質。

國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利用禦寇者。蓋皆莫其於冠。而禦寇莫善於剛。今上之剛不為冠而止寇。則教得其道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則學得其道下之順也。上下皆順。此其所以利也。

清建安邱氏曰。蒙卦六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二又為蒙之主。其曰包蒙吉。納婦吉。則爻之所指可見矣。至上九則但擊蒙禦寇而已。其上下四陰。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廟堂

我。指四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永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承二不順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此爻不言蒙。

明訓蒙昧也。人之後覺也。卦辭發人之蒙也。而亨行時中為善教。象辭發已之蒙也。而果行育德為善。六爻中二上是從蒙者。九二治蒙而得中者。故為克蒙之象。上九治蒙而過剛者。故為擊蒙之象。餘四爻俱蒙者之受教也。六三失人而見棄於教者。六四失已而自遠於教者。六五純心以聽教者。故有童蒙之吉。初六昏昧而無教者。故有刑人之用。然則為蒙者。必果行而育德。發蒙者必亨行而時中。蒙庶可亨乎。

蒙家二陽之卦。二剛中上過剛不中不正。故有包蒙擊蒙之異。蒙。

象辭只就二言。九二自是一卦之主。爻辭亦極許之。初言教人之道。貴於殷中有寬。上足初爻之意。言用嚴當有分別。不可一概峻刻。六五童蒙求二志應。所以成發蒙之功。三言匪人近二。二當絕之。四言庸人遠二而不知求。二蓋包蒙中有不齊者如是。讀易至此。教者可以知施教之方。學者亦可以預為受教之地。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聖賢廟堂

易經詳說卷六終



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虞翻曰。需者。言猶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

需有子。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一 寄願堂

程傳需者。須待也。以一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需者言。不義而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字。信之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遽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

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遽而犯難也。

朱子曰。需主事。字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又曰。需者。宜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宜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耐。致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需者。胡氏曰。需待也。乾陽在下。皆有所需。九五坎陽在上。又為眾所需。需而无實。无尤且亨之時。需而非正。无吉且利之理。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

蒙引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者。蓋陰柔性險。不能宜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宜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二 寄願堂

險。字。信之中者也。信以信物無違而言。是險於事者。字則是心之信處。即忠也。忠信二字亦相離不得。需而有孚。如何。蓋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需之所以能有孚者。以其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於需。故光亨。有孚以心言。光亨亦是心。光亨也。貞就其事言。古亦謂其事吉也。若又得正則吉者。有孚以心言。得正以事言。謂需得好也。涉川又貴於能待。能字不可輕看。若非有孚而得正。未為能待也。故上文若又得正。看又字便見。需有孚下來。若非有孚亦不能貞矣。故先言有孚。有孚光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利涉大川。就事說。帶貞吉為多。閑隱凡人作事。皆貴成於目前。其間多有阻礙。而目前不可成者。



其勢不容於不待。然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必出於中誠。不免於急迫。觀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許多暗昧。抑鬱而不光明。格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遇事勢之未可爲。即安於其命。雍容以待機會。而不切切焉以厚望。則其待也。出於其實。而非虛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灑落。而無滯礙。不亦光明乎。通乎然。使心安於需。而事或未出於正。則將來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於正。而無行險僥倖之爲。則功深而效得。時動而事起。向者之所需。而今皆就緒矣。

集解。高正符云。利涉大川。見貞則无所不利。即涉川亦利也。

臨卦以九五爲主。陽實陰虛。有孚從九五看出。然在本節。尤須着力。就遇事。能忍耐。方是孚。光亨是心中光明洞達。无惶惑。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三 寄願堂

處也。貞吉。程傳但云得正而吉。本義云若又得正。多一層意。亦是着力說也。利涉大川。即俗所云遇渡莫爭先。利由需得也。象引。謂本義以體中實。顯出孚字意。陽剛中正而居尊位。顯出貞字意。看得細。然是以象言。故說得現成。下以占言。便着力說。存疑說有孚。光亨甚透。

繇文王繫需卦。彖辭曰。天下事。凡機非在我。可緩圖而不可急就者。皆所當需也。然需而不本於中心之安。非能需也。必也安於義命。无欲速期望之心。是其需出於至誠。而有孚矣。以此則心逐日休。中心灑落。而无滯礙。不亦光明而亨通乎。然其心雖誠。能需而所行未出於正。亦非能需也。必守分循理。一出於正。而不行險以僥倖。則時至事成。而獲吉矣。且不特處需然也。即當

險難之末。一以孚貞處之。而无不濟。不猶涉大川而亦利乎。甚矣。孚貞爲處需之善道。占者有事於需。不可不致力於此也。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程傳。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本義。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東水司馬氏曰。坎陷也。而云不陷者。何也。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象引此卦。所以爲需者。蓋坎在上。乾在下。則是有險在前。以乾之剛健臨之。而不陷於險。此其義不至於困窮矣。陷冒之也。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四 寄願堂

我坎險乾剛。故爲卦德。其義不困窮。謂以理論之。當不至困窮。時請謂險在前。時當需。剛健不陷。德能需。其說亦通。但險亦是計德上取。不可不知。

繇孔子釋需彖辭曰。需之爲義。有所須待也。以卦德言。坎水在上。是險在於前也。而以乾之剛健臨之。能宜耐持。久无僥倖心。自不肯冒進。以陷於險。揆之於義。宜其不至困窮矣。此需之所由名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王註。需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畢矣。故光亨貞吉。

程傳。五以剛實居中。爲子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

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也既有字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按程傳正中兼二言未是

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也即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蒙引需而謂之有字光亨貞吉者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之此卦九五一陽在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之尊正而且中者也正而且中是有字得正之義矣蓋正固貞也中實則有字也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謂不惟處位之尊而又得位之當不可分德位言此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五 寄願堂

處只重在正中孔子却把位乎天位加其上何耶意者不明說位乎天位則不見其爲指九五凡言往有功者皆承上文言往字貼涉有功貼利

蒙解仇洽柱曰涉川有功程傳專從正中說來本義兼卦體卦象則剛健不陷之義尤爲親切

按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需有字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卦辭也位乎天位以正中是卦體往有功兼兩象乾往涉坎而有功

也照上節看九五坎體中實此體字之來應坎水在前乾健臨之涉水不輟進之象此兩象之來應蒙存俱以中正入下句反滋程援

需辭曰需有字光亨貞吉者何哉卦體九五以陽剛之德居天子

之位爲位乎天位而有正中之德也正則大道爲公无苟且邀功之事中則安靜不擾无營私計利之心正即貞也中而實即字也而光亨與吉在是矣卦辭又曰利涉大川者卦象以乾臨坎水沉毅以觀變從容以相機往而濟險自能有功此所以爲利也

朱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程鑑坎爲險又爲雨今不言險而者此象不取險難之義也故不云險也而是已下之物不是須待之義故不云雨也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義故云雲上於天若言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天惠將施而盛德又亨故君子於此之時以飲食宴樂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六 寄願堂

困則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按孔疏所云天惠將施君子以此時飲食宴樂二意合說不如程傳各開只見得需待意同非以飲食宴樂爲待惠澤也

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兩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

朱子曰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

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爾雅曰。曰。要上於天而未成雨。需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適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勉蘇之託。皆異之。此者異矣。

爾雅曰。曰。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則是兼取於飲食宴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為需待之義。飲食宴樂。則君子處窮而得其道也。其義九五。一爻盡之矣。

爾雅曰。木。其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其字何所指耶。蓋要便是陰陽之氣。若無陰陽。則無雲。今雲之起。無復用心也。只聽於其氣之和而自雨耳。飲食宴樂。飲食即宴樂之具。九五需於酒食。亦同此。意。俱是无所作為。惟安以待之也。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七 寄願堂

爾雅曰。飲食宴樂。非教人飲食宴樂也。明其无所作為。爾雅曰。飲食宴樂。申下一意。本義无所復為四字。取象甚妙。見君子飲食宴樂之外。不若更有所為也。為學為治。皆在其中。講中但以治言。舉一端耳。或但取雲之搖揚為象。與待雨意不合。

爾雅曰。釋需大衆曰。坎象為雲。在乾之上。是雲上於天。待陰陽和而自雨。為需之象。君子體之以為政教。已修而治效未臻。正當需之時也。於此但飲食宴樂。盡吾分之所當為。以俟治化之自至而已。若妄生事端。勞心持民。則非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王註。居需之初。最遠於難。能抑其進。以遠險待時。雖不應幾。可以保常也。

亦去水遠也。利用恒。无咎。恒。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保守其常。所以无咎。猶不能見幾速進。但得无咎而已。

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於郊。知曉遠之地也。處於曉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王註。疏。程傳。皆將恒字虛說。本義以為恒於其所。即指刻言。本義。知曉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王註。胡氏曰。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於門。於宗而後於郊。近而遠也。需於郊。而後於沙。於泥。遠而近也。初能需於曉遠之地。而又戒之以利用恒。養身不輕進。必志不妄動。斯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八 寄願堂

需卦。用恒。宜耐到尾之意。利用恒。无咎。作一句讀。是本象以者占。為利用字重也。

需卦。外卦坎。為險。內卦三爻。以遠者為安。近者為危。如沙泥次第言之。

需卦。初自安於草莽之中。有需於郊之象。然需於始者。或不能安於終。初九陽剛。又能宜耐。而須於其所。故占者遇有所需。利於用恒。守而不變。若將終身。則无躁進之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孔疏不犯難行者。去難既遠。故不犯難而行。未失常者。不敢遽進。遠難待時。是未失常也。

程傳處難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而待於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孔引謂不失所需之常也。一說不改其常處也。與本義恆於其所同。

本義无解。想朱子仍是恆於其所義。而蒙引以不改常處為第一說。則是有取於程傳也。

二說則是有取於程傳也。蓋剛不犯難三字。要玩君子不能保世之无難。能不犯之耳。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九 需觀象

剛不犯難。見幾於始。未失常。守節於終。

孔疏。初九曰。初需於郊者。未近乎險。然物外不犯難而行也。利用恆无咎者。恆於其所止而不進。未失常之常也。夫何咎。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孔疏。沙是水旁之地。法水漸近。待時於沙。雖小有言。而終得其吉也。

程傳。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於需為沙。漸近於險。雖未至於患。言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謂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

得其吉也。

本義。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後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剛。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胡氏曰。初最遠坎。利用恆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

孔疏。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近險則小有害矣。故在人則為小有言。終吉者。剛本有宜耐之操。中則又有善處之術。故終能出乎險也。

易經言。人見識之言。避世之士。知前有坎陷之險。責之以潔身。用世之士。知九二剛中之才。責之以拯溺。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十 需觀象

漢此說言字似有味。恐非本意。朱子但云。災害之小者。只是尋常所謂口舌是非耳。

程傳。公繫需。二爻曰。九二漸進近險。有需於沙之象。近險雖无及身之禍。而已有言語之傷。為小有言之象。幸九二剛中。剛則沉。

毅有守。中則處置得宜。始雖小傷。終不陷於險。而得吉也。占者如是。則得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孔疏。衍在中者。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及難。而寬衍在其中也。故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程傳。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不義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意進也

聖人胡氏曰衍在中乾九二寬以居之也初不失常故不犯難二以寬居中故不急進

原引衍寬意只是剛字在中本是爻位今用以顯出得中之義剛之所以為寬者以需言也

獲雖字承衍在中來惟其能寬衍以處故雖小有言而終吉也

孔疏在其中其字似承沙說折衷謂中乃中心之中可從因爻位而言中而本文却說不得爻位

證孔子釋二象曰需於沙固近於險矣然有剛中之德以寬居中宜耐而不急進也惟宜耐而不急進故雖有言語之傷終出乎險而獲吉也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十一 守應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孔疏泥者水傍之地泥溺之處逼近於難

程傳泥通於水也既進過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我敗矣

不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以其迫近坎陷故有致寇之象

誠齋楊氏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過三需于泥則進而過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我自我致之故也

聖人胡氏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干于盤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所安也皆以二危地故也需之二遇坎而曰致寇至漸之三互坎而曰禦寇禦寇者艮剛而能止致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險何咎過二三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云

衆引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過剛不中便是不敬慎

請周公繫需三爻曰九三去險愈近有需于泥之象三過剛不中不能宜耐而躁進自罹其害有以致寇之至矣將誰尤乎

險云

衆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程傳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肯而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十一 守應堂

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迫之故云自我致寇若敬慎慎量宜而進則无災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按災在外程傳說好

孔疏泥猶居水之外未是

不義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或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朱子曰言象中本无此意占者不可无此意所為占外意也問敬慎二字曰敬字

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災殃便是慎惟恐有失之意又曰孔子雖說推明辨理這般所在又

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於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幸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

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

○**安邱氏**曰。其險在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家傳**只是面前。不是說在外卦。所以著個謂字。見得是指外卦。災在外。即險在前也。

○**家傳**加自我二字。以申致字之意。然自我致之。亦可自我而彈。能敬慎則不取也。常解於自我致。下入也不敬慎。一層語氣。雖明而稍緩。夫子於此。說出敬慎二字。最為緊要。

○**孔子**釋三象曰。需于泥者。言災即在前。相去不遠也。於此而以過剛不中。處之則害之來也。實自我致之。然自我而致者。亦可自我而彈。若能敬慎。以處之。猶可出險而不敗也。處需者。可不知。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主貴顯堂

所以敬慎義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困**註。以血為陰陽相傷。又以穴為所居。言九三剛進。四不能距。故出所居之穴。以避之。程傳是用舊說。

○**程傳**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逼。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於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險。非能致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陷險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

○**困**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或問**程傳稱穴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與彼所安不得。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剛柔性陷了。

○**家傳**胡氏曰。出自穴。諸家以為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安於穴。本義以為四陰柔得正。可出而不陷於穴。夫以小畜之時。下三陽並進而六四當之。其終也。猶血去傷出。需之時。三陽非急於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出自穴者。宜也。以為不安於其穴者。過矣。

○**雙湖**胡氏曰。其為水為血。今不曰需于水。而曰需于血。故本義以為殺傷之地。四下卦之上。又有出自穴之象。

○**家傳**引六即血之地。以其已入於險。則曰血。以其自險而出。則曰穴。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主貴顯堂

其實非有二也

○**六四**需于血。猶是需。六爻直至上六。方為无所需。入于穴。或曰。四既于血矣。又安在其為能需。曰。六四若不是猶能需。則便死了。又安能出自穴。以其柔而得正也。

○**本義**以血為殺傷之地。而不言陰陽。只是虛設其象耳。蓋朱子之意。以三陽方來。而不進。不欲作陽進逼陰之說。身臨于血。則是入穴矣。以其能需。故得出。

○**周**公繫需四爻曰。四交坎體。已入于險。而處受傷之地。爻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則能難險。而免於害。有自穴而出之象。占者如是。遇傷而終得出也。

○**家傳**曰。需于血。順以理也。○**孔**疏。需于血。順以理命也。

○陽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不能與時就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三能敬則雖近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陽剛以陰直爲出自穴一句設即本義所謂柔得其正而不進者也○本義柔而得正順也需而不進是聽時也非順不能聽

○就陽剛說需則是能處險就陰柔得正說需則是能順聽然同歸於能需

○需于血下須補出自穴○語氣方完○聽字或謂聽命或謂聽時雖字不同而意亦相近

○孔子釋四象曰○需于血而能出自穴者以其有柔正之德故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六 需願堂

能順其理之所當然以聽其命之所自至何險之不可出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朱子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爲只有個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六 需願堂

程就安常說是非分外窮口腹之欲也○貞吉就占者言還宜作戒勉之辭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程傳五以陽剛居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就是九五之正固也。非復成之以正固也。貞吉以占者言。

存疑居上體之中。是其中也。以陽居陽。是其正也。

集解余南湖云。五有中正之德。自然修沐之心不生。所以能需于酒食而獲吉也。

譚孔子釋五象曰。九五需于酒食。得貞吉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

中則心不偏。正則事不邪。故當需之時。能安以待之。而得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孔疏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者。速召也。不須召喚之客。有三人自來。

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此三陽務欲上進。不須召喚而自來。

釋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

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七 寄願堂

此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

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

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必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

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

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

意。敬之則吉也。

圖註疏以上六无所畏忌。入穴而居。想傳因之。亦以入穴為安其

處。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

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

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于非意之來。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漢李氏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

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于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

而當險之終。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

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臨川吳氏曰。上獨不言需者。時既終矣。无復有所需矣。

彖引上六大。謂已陷于險。无可為矣。然下三陽需極並進。六能

順之。猶或可藉其力以出險也。是於死中覓生路也。柔不能禦

而能順之。非惟不能禦。亦不當禦。抑亦其不願禦也。何者。九三

吾正應也。初二。是吾正應之同類也。既與吾正應之同類。則亦必

於吾有利而无害矣。禦之何為。其理必能敬之也。以情而言。上

在險中。而不能以自振。得同類之來。當如坐谷之足音也。云何不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六 寄願堂

喜而故欲禦之。耶。且三客之來。皆非惡客也。柔不能禦之。云只是

順之反辭耳。終吉。大抵亦是象終吉。是出險也。本義自占者當

陷險中。以下通是再影出象意。以示占。或者泥此而分終吉

以為占失其吉矣。

按三陽需急並進。於上无怨无德也。其來也在上。為意外。何速之

有。故本義以非意之來。看不速甚好。上六突見三人來。豈不駭

而思禦。然自處陷地。而又知三人非為已害。故敬之而待。以為

援也。四之穴是血地。此穴處邊際。險而可安。程傳安其處

亦有理。終吉。只當就處穴得安說。若作出穴看。恐與四濕。柔

柔云處險可玩。

爾周公繫需上爻曰。上六陰柔。无出險之才。居險之極。又值陰危。



之勢是已入於險。苟且偷安故有入於穴之象。幸其下應九三。九三與下初二陽需急並進。不期而至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六陰柔能敬以待之。資其才力可以蒙安而得終吉也。占者當陷險中有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亦終吉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程傳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終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本義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朱子曰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有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九寄願堂

好。按本義以為未詳是終有疑於程傳。

象引一說雖不當位謂其以陰居上正是陰居險極。固為入穴矣。終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而得終吉則亦未大失也。此說似。

應。不當位只照入穴看。言已雖處險不得其所而能敬彼三人則。

未大失而終吉也。未大失言可以蒙安。不當位猶俗言不是好地位。困上爻未當諸家皆以困極為說。不特爻位可借以相。

證。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者。蓋陰柔居險極。雖不當位。卒能資人以為援。亦不至傾危而大失也。

音東萊呂氏曰需初九九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

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慎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終則少錯。蓋此發需意極好。

集解需之為卦以坎險在前。乾健臨之也。坎險故當需。乾健則能需。而其道則孚與貞。盡之爻之吉。以異象。惟視能需與不能需。不全係險之近與不近也。初之恒二之衍。是剛以宜耐而得孚貞之道也。四需于血出自穴。是柔以順聽而盡孚貞之道也。五則剛中能需。故以貞吉。予之三之致。冠上之入穴。一則去險愈近而將陷。一則陰居險極而已。險聖人示三以敬慎不敗。予上以敬之終吉。明乎敬之義。孰謂處險而无其道哉。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九寄願堂

國需為四陽之卦。以九五爻為主。彖辭字貞以五言。而大衆飲命。實樂與五之需。於酒食相合也。蓋四陽取在上居尊位者言。分上下卦。是乾遇坎為需。統論六爻之需。作一人看。則九无為需之主。无可疑也。昔張泰政以動謹和緩四字訓後進之士。或疑緩字未善。張曰。事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以是觀之。需乃處事之善道。故聖經以之。垂訓六爻皆无凶辭。要在隨地知所。以需耳。五爻為安常處順者。示所需也。內三爻為未入險者。示所需也。如沙泥。各因其遠近為言。四上兩爻為已入險者。示所需也。四當委順以出險。上當結援以圖存。上雖不言需。而居險待援。亦有需意。三象傳言敬慎是敬。以自檢上象辭言敬。是敬以接人。二云不敗。一云終吉。乃知惟敬之一字。為持身涉。

事之要道也。

易經詳說

卷七

需卦

三 寄願堂

三 傳

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爻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需卦乾上坎下。以一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雖。安。邱。氏。曰。訟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爲訟。不訟則爲誣。爲詐。非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釋。傳。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无。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辨。而。恃。大。於。人。雖。有。孚。亦。須。窒。窒。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辨。吉。凶。未。可。必。也。故。有。以。惕。中。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三 寄願堂

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辨。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王。注。能。懼。可。以。獲。中。與。本。義。合。程。傳。惕。字。截。斷。說。孔。疏。中。道。而。止。程。傳。只。云。得。中。二。者。不。同。終。字。着。力。說。程。傳。終。極。其。訟。是。也。以。中。字。對。終。看。中。作。中。止。亦。有。味。終。凶。蒙。引。作。无。理。求。勝。固。是。然。即。理。直。可。止。則。止。必。要。儆。到。盡。處。亦。屬。終。凶。王。註。云。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亦。凶。可。玩。孔。疏。訟。而。涉。危。險。必。有。禍。患。程。傳。亦。云。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當。是。訟。中。又。行。險。非。即。以。訟。爲。行。險。也。

永。道。訟。爭。辨。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

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於變卦自遜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望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氣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

厚齋馬氏曰有孚而望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

澤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望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尚之相遜是也終凶雍子納賄而蔽罪耶侯是也。

歷謂董氏曰九二實爲有孚坎險爲望坎爲加憂爲惕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望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雲南顧堂

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

雲峯胡氏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爲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坎在下爲望爲惕望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謂涉川者貴於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川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就爭訟之危說不利涉其義精矣大抵能安其分則爲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爲訟以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有利无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別白言之所謂臨其所處爲吉凶者也。

案引有孚見望者其事本直而反見其情本直而反見其誣於是乎不得已於訟矣。只言中吉可矣心言惕中者訟之事惟能懼

乃能中不懼則健於訟矣此又見聖人之深於人情也。終凶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爲得凶曰此對有孚望惕中者言非指理直也故上九本義云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可見。不利涉大川對利見大人亦有一曲一直之分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乃行險以僥倖者則其不直可知。上剛以制其下則

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則上又爲其所脅此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又以一人言其內也險心既忍於害物其外也健力又足遂其奸以二人言之已既險能脅彼之短以爲辭彼又健能爲我之敵而不屈凡此皆訟之道也。有孚而見望此所以不免於訟也本義所謂必有爭辨之事惕中不終訟也故吉終訟不中也故凶見大人求直也故利涉大川冒險求勝也故不利此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雲南顧堂

之謂隨其所處以爲吉凶也。

厚齋言占得此卦者必情本真實而不免見望一時或未能直然訟非美事必恐懼畏難如在己之枉能伸即止而不過於求勝則既不傷身又不費財吉之道也如訟不知止過於求勝終極其訟不但傷身而又費財凶之道也。大人善於聽斷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求直故利行險僥倖以取勝是涉大川也其理夫難取勝而所喪亦爲不小故不利。

案引有孚望是原致訟之由惕中以下是示處訟之道。不利涉大川只求斷明不可冒險爭勝也中謂得中而寓中止之意不利涉大川只是假象非真言涉。需卦坎上乾下不恃

其剛而冒險便利於涉。訟卦乾上坎下。恃其剛而直來水上。便不利於涉。上下一轉易間。大相懸殊。聖人示戒深矣。訟自遯來。姑存其說。有辨見者首。

王繫訟卦彖辭曰。訟。為爭辨之義。原非美事。必情真被理。直受誣。有平而見壘。不得已而訟可也。然必心存憂懼。辨明即止。為得其中。則有平之望。可通歸於元訟而吉。若終極其事。則尚氣以招德。好勝以敗。誰因可知矣。又必見大人。賴其明斷。則是非不枉。而情得以伸。故利。苟駕不實之詞。以求勝。日險。僥倖。如涉大川。然則好剛自陷。不利甚矣。占者得之。如有平辨之事。隨其所處。以為吉凶。惕中而見大人。無終訟而涉川可也。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美善願堂

程傳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險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按程傳。句是一意。本義分貼作兩意。就承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上下以分言。本不當訟。上剛以勢陵下也。下險其情始不可測矣。以一人言。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已險而彼健也。據上剛下險。即上節本義上剛以制二句。險而健。兼上節內險外健。已倫彼健二意。雲峯說是。剛險為卦德。

讀孔子釋彖辭曰。訟之為卦。卦德上乾剛而下坎險。是為上剛以陵其下。下險以伺其上。以一人言。則內險以懷詐。外健以恃強。以二人言。則已險能攻彼。彼健能欺此。所以為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程傳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正。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疑。阻窒索而有惕懼。不望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遇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愛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美善願堂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彖引惕中者。能懼所以得中也。故彖辭只提卦變體中孚字。就該了惕字意。如有孚窒。則訟之所以起也。故傳亦不之及。剛得中。雖只釋中。然剛得中。則其有孚見。窒能懼也。皆不待言而可知。朱子曰。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一爻變者。蓋四陽一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程安卿氏曰。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於此。剛自上而反下。為柔柔自下而升上。為往。為進。凡卦中言剛柔上下之往來者。多三陰三陽之卦。謂內外兩體之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有四陽一陰。四陰一陽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

也如訟習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  
程傳。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  
曰不可成也。成則窮盡其事也。  
蒙引。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  
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君子之  
所樂成者哉。謂之不可成。見其宜惕中也。只據理言。  
臨。臨不取上九爻。成即終字。意見決无全勝之理。  
臨。臨訟者。求辨其是非也。辨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  
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存疑。是大人自尚。不是人去尚也。  
獨孔疏。貴尚居中得正之主。而聽斷之。是就人尚說。蒙引作取字。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毛奇願

辨亦是人尚。意今從存疑。  
程傳。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陷危險。則陷其身矣。乃  
入於深淵也。  
蒙引。以卦象言之。乾剛實之物也。坎險陷之物。淵之象也。以乾乘  
坎。以實履險。乃入於淵也。故為不利涉大川。  
既入於淵。只是言涉川則必沉水。故不利也。孔疏云。往涉于川。即  
必墜於深淵。甚明。  
臨卦辭曰。有孚窒惕。中吉者。蓋卦變九二剛來而得中也。夫剛為  
能訟之資。剛而得中。則能以理自勝。可止則止。此所以惕中而  
吉也。曰終凶者。天下事之善者。可以求成。訟非善事。不可終極。  
苟欲終之。損德損怨。其凶必矣。曰利見大人者。卦變九五居中。

得正以中正為尚。中則无偏主之私。正則得裁決之道。訟者可  
以辨明。故利見之也。曰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為險。陷之象  
也。乾剛乘之。以實履險。乃入於淵也。在訟者。冒險以求勝。必為  
險所陷。所以不利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孔疏。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相違而行。象違也。  
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  
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物既有訟。  
言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  
國王註。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以老子釋易。顯然可見。有德司契。  
言上之有德。可主契要。能使分明。以斷於下。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毛奇願

程傳。天上下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  
由。與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  
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  
類。是也。按孔疏。天左旋。水東注。雖背俱言。天上下下。似不用舊  
說。而楊龜山猶取之。當為其說。於行字不空。  
既。既。天上下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聖學疏。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  
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  
平巷項氏曰。乾陽生於坎。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  
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  
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言。

劉其微地分於七節之間。慈史滅宗。念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按項氏從相親處看出相違。亦有味。稽逢吉史宏肇後周時人。

案。天上下。即是其行相違也。天不以行而後高。蓋天在上。其情不與水接也。水亦不以行而後卑。蓋水在下。其情不與天通也。兩情相睽而不相合。訟之家也。故君子以作事謀始。期不至於相違而已。作事謀始。蓋工夫不在訟之時。而在未訟之時也。講孔子釋訟之大象曰。天運於上。水流於下。其行相違而不相合。

猶人情彼此乖戾。訟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爲守。訟於已成之後。不若絕訟於未萌之先。凡作事之始。一或不慎。則隙隙生而訟端起也。於其始而謀之。凡稍拂於人情物理。可以致訟者。皆杜。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朱子

絕不爲訟。端无自起矣。是則天水違行者。卦之所由訟也。作事謀始者。君子所以辨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程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承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不能承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承其事。而不致於凶。乃訟之吉也。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傳以小有言。爲既訟必有小災。朱子以爲只畧去訟。是以小有言爲訟之小。二說不同。蒙引雖有小傷以及訟。因小有言而。

訟又是一說。孔疏謂九四以陽剛犯初。乃訟程子見其非謂上有應援而能不承其事。本義則不言及九四也。

朱子曰。此又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无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畧去訟才。辨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

程傳胡氏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承所事。事之初猶其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備不同。備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坎也。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又曰終凶者。上九存訟爲終。在人爲不終。終吉者。初六在訟爲不終。在人爲有終。

程傳胡氏曰。六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懷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取於微慝而不敢於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取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按胡楊二說。皆以小有言爲訟之。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朱子

存訟是象占在外。

初小有言。上加始字。對下終字。極好。始雖小有言而終吉。正是不承所事。通節一意。

程傳周公繫訟初六曰。人之終訟者。必有才。有勢。然後能之。初陰柔居下。才弱勢卑。其於訟也。不終極以求勝。故爲不承所事。始焉雖小有言。以及訟。不過明其有子之室。而情可以白。理无不伸。有不終吉乎。

程傳曰。不承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程傳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承也。承其訟。則不勝而。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

訟雖不承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言也。既不承其事。又上有陽剛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存疑其辨明解終吉意。

訟不可長。與不可成。稍別長則至於成矣。全節一氣說下。

訟孔子釋初象曰。初六不承所事者。非特屈於才勢。蓋自昧於理。而知訟非美事。不可長也。知其不可長。則其發易收。始雖外有言說其辨得明而即止。所以終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

按孔疏其邑二字連上為句。人三百戶合下為句。本義邑人三百。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爭奇願

戶連。

王註。邑過三百。非為寬也。寬而據強。災未免也。

按此謂據強則災不免。三百戶則狹小。故可免災。程朱之解俱本王註。

本王註。

釋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咎也。必遁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敵也。能无背乎。背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不達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

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壁壘之象。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何故不言三百戶。以其有定數也。今解者却要牽強。故只說得小邑。

張其胡氏曰。九二九四皆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但九四居健體之初。非能用其健者。九二為險體之主。則本欲用其險者。本義謂其本欲訟。蓋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眚焉。兩

剛引九二不克訟云云。一連讀到尾。九四不克訟。復即命論安。吉亦然。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則是不純任陽剛。而有柔順者在矣。得下之中。中則宜无過越之舉矣。此

純任陽剛而有柔順者在矣。得下之中。中則宜无過越之舉矣。此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爭奇願

皆以理言。又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則其勢亦有不敢者。故不克訟云云。然惟能安於理者。居於勢。故本義亦先理而後勢。歸而逋為一句。其邑人三百戶。言所遁之地。儘如此也。背災患也。得傳作過失。若果然當曰无咎。何謂无咎。故朱子不困之。蓋二非五敵。尚不自退避。其能免於禍乎。凡本義所謂放其象占如此者。讀其象如此。而占亦知之也。

張其胡氏來而得中者。九二也。二之欲訟。是其剛處。其歸而逋。畢竟是其得中。處不可謂九二之不克訟。全是居於勢。是本義自重勢不可敵句。歸以身言折衷。將心退回之說。涉巧

。上文程傳云。據卦辭二乃善。而爻中不見其善。卦辭以其有孚。得中而吉。乃善也。爻則以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此說可

孚。得中而吉。乃善也。爻則以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此說可

玩。歸而述亦有暢中意。又未嘗不合。以三百戶言少似可。可疑竊意是一人息訟求入皆安之意。但舊无此語。

國周公案認二爻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性強謀殺。本有欲訟之心。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能返躬自審。裁度於理。而且上應九五之尊。屈於勢分。又不能敵。故不求勝於訟。而宜自處於中約。以示屈服。有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之象。此正能惕而得中者。不至越禮犯分。何嘗之有。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孔疏歸逋。逋者釋歸而逋也。以訟之不勝。故退歸逋也。患至掇者。掇拾撥也。自下訟上。悖逆之道。故動患來至。若手自拾掇其物。言患必來也。故王肅云。若手拾掇物然。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雪齋願堂

程傳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逋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非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本義掇自取也。

平菴項氏曰。上兩句皆是爻詞。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傳句法。

程傳通竄也。加一竄字。亦是申明通字。義恐與需上又不盡同。思至掇似當從至无。皆處蓋訟則思至。如掇通於小邑。便可无。常解思至。掇只挽到通竄上。豈未全下二句反言以照出止。蓋則此全以勢不敵言。

所聚上下泛以尊卑言。二與五。君臣无訟也。去疑明逃曰逋。暗進曰竄。下一句明歸逋之故。

隱孔子釋二象曰。二既不克訟。宜其歸而逋。竄不與之訟也。所以然者。自下訟上。其勢不敵。禍患之至。乃自日掇拾而取之也。此

歸而逋。竄自處卑約者之所以无咎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程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利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為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乘承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

危吉。非以心之危懼言。

程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利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為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乘承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雪齋願堂

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正為善也。按此兩終吉。連與莊疏異。以從王事為從上九。却是用註疏之說。本義但云從上之事。上字泛言。不指定上九也。本義食舊德。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平菴項氏曰。坤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為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

程傳徐氏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柔之訟不可成也。

案引不曰食舊德。而曰食舊德者。祿者稱德而受者也。蓋惟有是



德乃宜得是祿。故以名之。正猶以天位為天德然。守舊便是居正。只是不與人訟。危者陰柔質弱。不免受人之侵。也然含忍不報。畢竟是好。故終吉。終吉應屬字。○本義云。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字。貼食舊德。不出字。貼從王事无成。○守舊德一段。是就訟說。或從王事无成。却別說與坤六三。或從王事意同。且以或從王事。就訟言。則本久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无成功一亦字。俱說不通。况又以從王事為訟事。其可乎。○或從王事无成。以其陰柔質弱故也。蓋爭訟利於性。從事利於才。○揆此則无成與坤三不專成意不同。故本義但云必无成功。○東解諸理。謂云。食舊德是假借詞。只是守舊意。或從王事无成。非抑之也。特論其人如此耳。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聖寄願堂

豫去疑用進齋說。謂王事即訟事。言訟於王。必无成。即訟不可成。若然則訟於朝廷矣。尚云无成乎。竟說為是。○日講作比語。與本義不同。

譚周公繫訟三爻曰。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惟守其常分。安於正理。為能食舊德而自足。雖不免受人之侮。而處於危厲。亦不能為已害而終吉也。然推此食舊德之意。或出而從王之事。必无成功也。而以之止訟則善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程傳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為。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系引象傳雖只提食舊德一句。而申之其實連下句。或從王事无

成。俱說在內了。象傳此類亦多。○必曰從上者。凡主事者皆上人。也。故曰明自主事。必无成功。即先迷後得之義。皆陰道也。從上吉。即食舊德也。

存疑此傳不復粘訟說。只舉食舊德一句。或從王事无成。俱著了。惟或從王事无成。故只宜食舊德。惟只宜食舊德。故或從王事无成。二句只一意。言六三之食舊德。或從王事无成。蓋三之才不足以有為。凡事惟主於上而已。一從其所為。則事可成。而吉也。若不從上之所為。而欲自主事。必无成功矣。此三所以食舊德也。

匿止節傳云。无成謂從上而不成。不在已也。此節云。无成而終得其吉也。從上吉。原包无成意在內。○本義與程傳不同。其云明自主事。則无成功。是周旋傳文語意。見得自主事。則无成功。所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聖寄願堂

以只宜食舊德。存疑謂凡事惟主於上。則事可成。而吉。以吉。兩事可成。似添設。不如渾之。一說。請上節无成。即用自主事。則无成。至此節。惟從上。則吉。象與爻方不悖。○本義於上文云。從上之事。似預用傳中上字。兩意牽扭。甚難說。反覆玩索。不得朱子之意。

主疑此從上。即食舊德意。與爻從王不相干。蓋訟者。專主勝人。不肯從人。惟從人。則客氣消磨盡矣。故吉。上不專指君。凡居人上皆。是。按此是新說。與傳俱不同。然似可用。

○孔子釋三象曰。食舊德。何以得吉。凡訟皆欲勝人。非能從人者。也。三唯委心聽命。以順從乎上。守其常分。不生事端。自得无訟之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程傳以復即命渝爲句而又以復即是一意命渝是一意程傳

易之甚好故本義從之

程傳四以惕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二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二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無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與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華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即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毛帝順堂

安貞則吉矣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雲峯胡氏曰命有指理言者有指氣言者否九四曰有命指氣言也此曰即命指理言也皆上乾故皆曰命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又如此

案引復即命就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字言所賦之正理也

曰復就正理則前之訟者非正理也乃剛而不中之爲也曰吉者只是不失意蓋前者之訟失也

折衷二之不克訟屈於理勢也四之不克訟安於天理也勢不足論也所以有吉與无咎之異

程傳字稍煩謂變其初心而安於正程傳安貞分言不可從

議周公繫訟四爻曰凡人有好訟之心更不思正理所在九四剛而不中剛則不屬於人不中則所行過當本欲訟者幸其居柔

不敢求勝故亦爲不克訟能平情恕物反其健訟之行以復就於正理无爭之事也且博過遷善變其欲訟之心以安處於正

无爭之心也占者如是則過而能改可得悔中之吉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毛帝順堂

程傳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

存疑不失解吉字此以理之得失爲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爲吉凶也

孩不失猶言无錯處

諸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也復則命渝安貞不惟无怨爭之事并无怨爭之心過而能改何失之有

九五訟元吉

王註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剛无所溺公无所偏故訟元吉

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賈湖胡氏曰九五聽訟之主訟元吉亦為占者有正直之事遇此聽訟之人自有元吉之道。

瀟川毛氏曰九五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亦豈得不聽。

蒙引聽訟而得平者得其平即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訟者遇九五則元吉非九五元吉也。訟必訟而有理乃得元吉何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豈容无理者可得而獲勝哉故本義獨致意於此尤可以見易為君子謀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折衷元吉指訟者言要補出訟而有理之意。

易經詳說

卷七

蒙引

剛周公繫訟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以德化民而使民无訟者即有時聽訟无不各得其平使理直見任者得以上伸情真受誣者可由上達不惟天下无冤民民自以不冤矣非大善而吉乎。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氏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正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平溪張氏曰九五出而聽天下之訟惟中則无偏聽之病惟正則无私繫之失舉天下之事是非曲直一以中正之道裁之訟其決矣此所以大吉。象曰尚中正象曰以中正則知人君之聽訟當以中正為主也。蒙引之歸舜虞芮之質爻九五有之。

剛孔子釋五象曰訟而得元吉者何哉以五之德本中心一於公則未聽之前已无偏主五之德本正事得其宜則既聽之後皆能當理此訟而有理者遇之所以得元吉也。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

王註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鞶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

蒙引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褫鞶帶也。按蒙詞本言勝而錫鞶帶程傳先推出一段取禍喪身道理是解經大有功處且觀貼出或字意。

易經詳說

卷七

蒙引

本義繫命服之象。鞶帶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蒙山郭氏曰鞶帶婦人絞帶蓋爵命之服非以賞訟也。

蒙引鞶帶革帶也。男鞶革女鞶絲。註云鞶革也。革皮也。男之鞶以革女之鞶以絲。取剛柔之義也。詳味此爻之詞亦是終凶之理。果解鞶鞶云錫鞶帶出於或然見始无取勝之理終朝不免三褫見終有必敗之時取象於命服者蓋以訟而勝者自以為榮故取

受服之象

萬正符云此本言終訟之凶而設為取勝之詞言即使取勝終必見敗況未必勝乎

譚周公繫訟上爻曰上九以剛居訟極有鑑訟之才齊以終訟之志凶其宜也設或飾虛誕之詞一時取勝然是非真偽不踰時而立辨以訟得之必且以訟失之有或錫之繫帶終朝三褫之象况必无取勝之理乎占者當知所戒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謂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

象曰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况終必見褫乎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聖賢堂

程家引以見競為進一步意較程傳緊切

象辭周用齊云爻義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於奪亦不足敬矣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褫

譚孔子釋上象曰服者錫命之榮本可敬也然上九以訟受服非理取勝則亦不足敬也况其必敗而終朝之三褫隨至乎終訟之凶明矣

周盤淵蓋氏曰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

論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雖訟元吉上九雖有繫帶之錫亦不免終朝之三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象曰終訟不可成蓋即本義所指卦體者是也

陸安邱氏曰以六爻言之則上乾三爻與下坎三爻訟也九五居尊為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然天下之人惟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吉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據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顧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元皆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二對柔不能抗故有錫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按邱氏說亦可玩但拘定對爻說本義未

有此意

象辭訟非善事不得已而為之者故象於吉凶之係詳哉其言之然訟有終焉有中焉有始焉若謀之於終雖有繫帶之錫褫之隨至何益也若謀之於中雖不永所事訟端已興亦晚矣孰若謀之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聖賢堂

於始則訟端絕而終與中不必言乎此訟之所由元也其次則莫若二之歸而適三之食舊德四之服即命或服於理或服於勢庶幾其不克訟乎然正本清源使民无訟者則在中正之大人此五所以元吉也讀訟之卦聖人之情見矣

程訟四陽之卦二五居中二主訟者五聽訟者二即象之有孚五即象之大人以六爻言之初小言即止三有訟不成以其陰也

二四陽爻能訟二訟於勢而適四訟於理而復此四者皆有合於中吉之義上以陽剛居訟終故屬終凶六爻總該象辭之內然來自訟後言之大衆稱出作事謀始以絕訟源能謀於始則中與終並無煩計矣學易者自不可身罹訟處事事檢察謀始為要萬不得已而有雀鼠之累中止无終可也親於受服不足

敬聖人垂戒尤嚴。求勝之心。能不消沮。附三爻。臆說。食言也。舊德先人之德澤。謂世業也。三益。柔處二四兩陽之間。而應在上。尤屬健訟之人。其地甚危。三言世業而不失其正。雖有侵陵。不與之抗。終能自保而吉也。然其人有守而不能有為。或出而從王之事。則无成功。以此推之。其不與人訟可知矣。象曰。三之所以食舊德貞。厲終吉者。以其遇上之強順。以從之。不敢相抗。能自保而得吉也。

易經詳說

卷七

訟卦

聖帝廟堂

易經詳說卷七終

易經詳說卷八

師三三變

程傳。師。序卦。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眾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眾陰之主。統眾之象也。比以一陽爲眾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眾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聖家胡氏曰。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險之一體。與師動衆。尤其最險者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孔疏。師衆也。貞正也。丈人。謂嚴莊尊重之人。言爲師之主。惟得嚴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一 聖廟堂

莊丈人。監臨主。乃得吉无咎。若不得丈人監臨之。衆不畏懼。不能齊衆。必有咎害。

程傳。師之道。以正爲本。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驛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樂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圖孔疏。丈人。嚴莊尊重之人。程傳因之以尊嚴爲解。本義易以老

成則又不專主尊嚴矣

至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義。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朱子曰。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則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二 寅願堂

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其咎。

隱山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而生靈也。要之師之爲用。惟守一貞足矣。又曰。師以殺伐爲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吝。惟以丈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蒙引。主人君用師言。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也。丈人即師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說。用師既得其正。所任又得其人。則民悅而從。戰勝攻取。吉矣。又何咎之有。若不吉。則吾之用師不能安民。祇以毒民耳。能免咎乎。大槩用師不能吉而无咎者。多以毒民而民不悅之故。象傳云云。泰義曰。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

其卒。程子曰。吉无咎。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行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非致討而不勝者是也。愚按泰義說吉无咎之義。與語錄似不同。語錄之意。吉方无咎。

存疑。吉无咎。當分看。有吉而无咎者。湯武之伐桀紂。漢高之誅秦。感項是也。有吉而有咎者。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无咎。言其功可成。於理又无咎也。語錄蒙引。就吉方无咎。覺未是。

按吉无咎。蒙引具兩說。存疑。主分說。其分說。處似以吉承丈人。无咎承貞。細玩本義。却原是渾承丈人一途。利於得正。利字是朱子添出。可見吉无咎。只屬丈人。若承承貞。則可不用利於二

字。然從蒙引。承承貞丈人者多。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三 寅願堂

蒙引。伏至險於大順。就坎險坤順言。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就坎水坤地言。總是寓兵於義之意。蓋農之爲農。出作入息。耕田鑿井而已。至順也。然蒐苗獮狩之間。有坐作擊刺之法。是皆爲戰守備也。非大順之中。而有至險者。伏乎耕桑之外。无餘事。本至靜也。然農桑之夫。可以藏可以守。是至前之中。而有不測之機藏焉。既曰上下五陰順而從之。則六五亦從九二者也。而又曰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又別取一義。此見易之不可爲典要矣。

謹又王蒙師卦彖辭曰。師以興兵動衆。非聖人之得已也。必也師出有名。至正而无私。所謂貞也。然將非其人。以國爭敵。又必得老成持重之丈人。而任以專征之責。則有戰勝攻取之吉。无咎。

武厲民之咎矣

宋曰師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程傳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寒茶胡氏曰本義提出一以字依春秋書法謂能左右之也一陽而五陰皆爲所以闕外之事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於正則爲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爲伯者之術

彖引卦體只見得是衆陰爲九二所以未見得以之以正處今日能不衆正者夫子之意蓋爲師之正不正全在所以以之者若能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五 賓順堂

以之以正則可王矣所以明師之不可不正也於以釋師貞之義不其至乎可以王矣王字讀去聲本義意謂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豈不可以王乎亦論其理如此畢竟可以王是歸之命將出師者然謂大將者能以衆正便可以王天下此便是教人无君了彖辭貞字屬人君用師言彖傳解貞字又以大將師師言我右疑謂只據義理說不粘着卦體亦有見粘卦體一陽五陰則似專主九二言

疏孔子釋彖辭曰師之貴於貞者何也蓋師之爲言衆之謂也貞之爲言正之謂也行師者誠以仁義之心行弔伐之事左右其衆一皆正焉則順天心答民望无敵於天下可以王矣師之貴於正也如此哉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乳孫剛中而應者剛中謂九二而應謂六五行險而順者行險謂下體坎也而順謂上體坤也若剛中而无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責乎自剛中以下釋丈人吉无咎也按孔

疏毒訓役未是故程傳以毒害言

釋傳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五 賓順堂

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固无咎也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疏漢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謂毒天下也蓋寒胡氏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治病非有沉痾痼疾不輕用也其旨深矣

聚引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以此之德而行師雖不能无害於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安之也則民悅而從之矣民悅而從則所謂得人和而三軍一心矣故以戰則勝以

攻則取何吉如之既吉則有吊民伐罪之功而无黷武厲民之失矣何咎之有

虞翻余南湖云剛中而應重在剛中行險而順重在順言行師能順人心也如不獵田稼不殺老稚耕者不變歸市不止是皆人心之所欲而吾能順之也

按本義卦體剛中而應也卦德行險而順也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可証上文彖辭吉无咎只承丈人也此非有老成之德不能德字照上卦德德字看只承行險而順說而蒙存俱兼承剛中而應承剛中猶可承而應恐礙口氣或謂九二剛中而得六五之應主九二說不作兩邊看亦可才德只是老成之德又添一才字陪說蓋老成歷練則有才可知蒙引又有一說以剛中爲才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六 寄願堂

亦未安○行險故尋順故民從下文終是承行險之意多○剛中而應丈人之所以爲將也行險而順乃丈人之所以行師也○吉又何咎全在民從上看出民從則見其不擾民而成功不待言○依此彖傳看吉又何咎只是能成功而又不擾民兩層意彖辭吉无咎當照此看言丈人行師能成功而又不擾民故曰吉无咎也若泰義以吉而有咎爲无咎行師而幸勝及存疑所謂於理无咎豈非直字一邊話乎○上節蒙引所引泰義程子之語只二句吉而有咎云云非程子語請中引用多誤○釋卦辭又曰丈人吉无咎者卦體二以剛居中而六五應之是爲將者威而有惠勇而有謀而君能關外寄之事權委之也卦德坎險坤順兵凶器戰危事不免爲行險然有節制而不擾害順

乎人心之所欲焉以此行師雖勞民動衆不无毒害於天下而毒之實所以安之民莫不悅從宜其有戰勝之吉又何贖武之咎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傳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和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

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寄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陸山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七 寄願堂

蒙引容民畜衆者君子於无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吾民此乃所以畜衆也蓋民生既厚一旦有事而發之則不患不足於兵矣○平時懷柔撫字之有道一有意外之虞則披堅執銳鼓勇敵愾之衆自此而出矣○容民畜衆皆以无事之時言畜衆以今日言得衆以後日言然畜者將以有用也便有預爲後日計之意

四指容字有教不二意容民即是畜衆

按家傳師衆也本義於首節又添兵字言兵衆也此畜衆之家即照兵衆看

謝孔子釋大象曰坤地之中而有坎水猶民之中而有兵衆師之象也君子以兵民原自合一吾衆即吾民也於是无事之時則



田里謀生聚養之者有定制設學校明倫序教之者有成法一  
且有事則披堅執銳鼓勇敵愾之衆自此而出是客民即所以  
吉來也衆畜於民亦猶水寓於地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按注疏以否爲破敗臧爲有功言不以律无問否臧皆凶二字平  
看其說甚異

程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與師而言  
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  
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  
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  
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九寄願堂

人之所戒也

預此將否字斷開臧凶連不如本義直作不善看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

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

當謹始而守法也

雷學胡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

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

律凶立見矣

案引以律者坐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刺之有則牛馬臣妾之勿  
逐或六步七步之不敢越或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不敢亂也不  
必依程傳衆與師與行師蓋與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說爲將者

行師之法○師出以律須看出字曰否臧凶則知以律之吉矣此  
爻只據在卦之初爲師之始說圖道理如此

我程傳出師行師作兩義說出師要台義行師要有號令節制律  
字兼此二義然出師一層可不用衆引辨是

譚周公繫初爻曰右卦之初師之始也凡師之始出號令欲其嚴  
明部伍欲其整齊此有制之兵足以稱善而不可以敗矣苟節  
制失宜軍旅不飭則爲否臧安能不敗乎其凶必矣古者宜知  
所戒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傳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衆引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九寄願堂

圖凶字即是否臧凶之凶字但以失律三字申明否臧蓋師出以

律此句不用解否臧二字難看故傳如此孔疏謂是釋師出以

律誤矣師出以律在此只是引起下文語○程傳幸勝一層可

不用凶是言其敗

圖孔子釋初象曰凡師出以律必然之理若失律則凶衆與心離

二潰而不可收難免喪敗所謂否臧之凶也

九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程傳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正應三乃師

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

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特專則失

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重

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龍命。至于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關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十寄願堂

不義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程王註在師而得其中程傳用其說謂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吉是以中作虛字與魯說異蒙引云剛中之德全在九二字內在師中即俗所謂在軍中發朱子意更明又按在師中二字與爻位之中不同然亦是從爻位看出

蒙引在師中吉是就本爻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不可謂王者因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為將非褒其成功也○彖義曰二以一陽統衆陰受六五之命任關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威德歸著其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

信任之深褒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乎或委任不隆或者於爵賞或輕信譏間或素以小人若是者豈將之不能哉

乳駭案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三賜三命而尊之

臨川吳氏曰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是也至於三者天寵之優渥也

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所謂丈人者故吉而无咎六四无咎不言吉三則凶矣二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五應二故曰錫

程王註正符三三錫非命之果有三也特極言其寵任之優耳

臨川公案二爻曰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十寄願堂

五是即所謂丈人也以是在師中而為將自有制勝之吉无撓敗之咎六五在上委任獨隆殊恩異數游加於受鉞之後又再

三錫命焉此功之所由成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程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程王註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關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後萬邦而已

蒙引王惟懷萬邦故龍任大將使爲之去其暴以安之此真先王用師之本意也。彖傳所謂貞者即此。此小象都是推本之詞。程傳緩萬邦是王者命將之意如此。程傳彖成功尙早些。蒙引說見前。萬邦廣說。無論那一方皆在萬邦之中而威及一方萬邦皆時命將所係蓋如此。

謂孔子釋二爻曰古未有龍任不加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二之在師中吉固以其剛中之德實由上承天寵得君既專自宜効其心勞展其才猷二固不得矜之爲已功也亦未有君心不在於天下而能任將以成功者。王三錫命惟其欲懷保萬邦救民除害宜其專任必期於有功龍命不斬於再三二尤不得私之爲已寵也此吉且无咎爲能无愧於丈人哉。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三寄願堂

六三師或輿尸凶

王註以陰處陽以柔承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獲輿尸之凶

程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凶如此。

或問師或輿尸伊川說爲衆主如何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其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知

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

蒙引以陰居陽則才柔而志剛不中不正則犯非其分輿尸便是凶也謂之或輿尸者言其有輿尸之理也。

存疑師或輿尸是象凶是占。

程傳衆主龜山謂如唐九節度之師亦甚有味。但字句間終覺生造不如本義明順。五爻以輿尸專屬弟子則非謂衆主尤可知。

謂周公繫三爻曰三陰柔則才弱居陽則志剛不中則心邪不正則行頗不量勢力犯非其分由此以戰必致師撓敗有或輿尸之象凶可知矣。占者宜知所戒也。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三寄願堂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孔疏大无功也者釋輿尸之義以其輿尸則大无功也。

存疑大无功解凶字

程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无功所以致凶也

謂孔子釋三象曰師以克敵爲功不勝已无功矣而且或至輿尸下殘民命上損國威不惟无功且大无功也凶何待言乎。六四師左次无咎。

王註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按右背高乃兵法如此言師必在高險之左以次程傳只作退舍不主此說。程傳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

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春秋師次於即次於召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為次。按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左次猶言退舍謂不進前而退後也。隱初三四皆陰而初與三不得其位妄動而凶四陰得其正故左次而无咎。

闕周公繫四爻曰四陰柔不中本无克敵之才居陰得正猶有養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西奇願堂

敵之智不敢輕進全師退舍為左次之象雖不能成功亦可无喪師之咎占者宜自審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孔疏未失常者釋无咎之義以其雖未有功未失常道。

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聖訓胡氏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闕孔子釋四象曰左次嫌於退怯何云无咎蓋知難而退乃師之

常今四左次未失師之常道所以得无咎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貞凶。

王註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已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正則眾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之凶故其宜也。

孔疏田有禽利執言者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往即有功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人之修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假他家以喻人事故利執言无咎已不直則有咎已今得直故可以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長子帥師弟子貞凶者以已柔不可為軍帥已又是陰身非剛武不可以親行故須役任長子弟子之等若任役長子則可以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西奇願堂

帥師若任用弟子則軍必破敗而與尸是為正之凶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德長於人弟子謂六三德劣於物今案象辭云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是九二居中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謂六三失位也。

釋傳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與必以變夷猶憂寇賊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

入於田中侵客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希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

皇漢武皆窮山林以乘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

長子率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率之則所為

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

指林父如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按此節註疏可用程

傳田有禽利執言之解皆從註疏本義以執為搏執此禽言為語辭却似少味。又按程傳田為田畝之田非田獵之田。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言語辭也。

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

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與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或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與尸何也朱子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與尸則凶矣問此

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雲峯胡氏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日師或與尸危之

之辭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與尸蓋謂五用二而

又用三必至於如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與尸貞凶

甚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長子即彖所謂丈人也自眾寡之

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謙言師必用老成則

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鑑照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朱子願堂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朱子願堂

來无咎者彖自彼生端不在我何咎之有。以下皆戒辭也。貞凶言雖以田有禽而執之然吾委任不得其人終以取凶。只才氣老成者便是長子新進不經事者便是弟子弟子少子也。腰弟子舊說指六三與上文與尸合本義兼三四亦說得去。謂周公繫五爻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為生民之害不得已而應之如田中有禽害我禾稼利於執言而搏擊之也。彖自彼開端不在我師出有名而无窮贖之咎矣。然用師固不可不正而任將尤不可不專如九二有德之長子使之帥師宜也。若又使弟子如四三者以參之則長子為所牽制權出多門必致致敗是使之與尸而歸雖為執言之貞亦終不免於凶矣。占者宜知所戒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程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康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建安邱氏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使不當者謂六三才弱不足倚仗必致致敗而歸是任使之不當也。存疑言必用長子帥師者由九二以中德而行師也弟子與尸由上之所使不當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任不可不專也既用長子後參之以弟子使事權不一而致敗事是上之所使不當也將誰咎乎。易解中行推原九二之辭使不當歸咎於五之辭。隨孔子釋五象曰所以宜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而行

師可成功也。若用弟子矣之。以致興尸之凶。此乃使之不當。豈獨弟子之罪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爵命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臨危況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父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父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按程傳。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父義。甚好。孔疏謂天子爵命此上六。上六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大衛願堂

有何爵命。其說不是。

承。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朱子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在。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謀經書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程朱子有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來。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依此則優以金帛之說在先。不與謀議之說在後。

程安邱氏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

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取諸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按邱氏是從朱子後說。彖引象義曰。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大君有命。功之大者。命之以開國。而為諸侯。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家。而為大夫。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槩。或以忠勤。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謀畧。其封賞之行。固无不及。至於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惟賢是用。不復計其功。故曰。小人勿用。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大衛願堂

謂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師之終。武功成矣。處順之極。天下定矣。

正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於此。有爵賞之命。功大者封之疆土。使開有國之基。而為諸侯。功次者與之采地。使承有家之業。而為卿大夫。凡有功者。固无不及。然人才不同。其中或有餘於才。不足於德之小人。則又勿用以預政事。參謀議焉。但行封賞。已足酬之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承。義聖人之戒深矣。

存疑言大君有命。或開國。或承家。所以正武功大小之等也。蓋軍旅之功。有大有小。論功行賞。務必停當。然後可以服衆人之心。如斬將奪旗。攻城畧地。關成敗之大數者。功之大也。尋常斬敵級。挫一鋒。無關成敗之大數者。功之小也。必論量度。功之大者。受大賞。功之小者。受小賞。務俾大小輕重。各得其當。爵必稱功。賞必稱勞。無僭差。无私吝。然後可服有衆之心。勸從事之臣。而塞禍亂之源矣。若功次不明。大小紊亂。人心何以服。從事之臣。何以勸。禍亂之源。何以遏哉。夫子特發其義於象傳。其旨深矣。

要峯胡氏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懷邦亂邦。大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預亂邦以參與謀議。擅作禍福言。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三奇願堂

師孔子釋上象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異其典章。蓋功有大小。无以正之。不足以服其心矣。開之承之。所以正其功之大小。而爲之等差也。小人勿用者。非有所惜也。若用小人以參其謀議。則恃勢作威。營私結黨。必致有亂邦之禍也。可不戒哉。

孟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泰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况於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捨此而他求哉。

建安邱氏曰。師卦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有大將總兵之象。故卦名曰師。出師之道。不可不正。故曰師貞。師貞之任。不可非人。故曰丈人吉。无咎。蓋以七字而用師之道盡矣。初六師之始。故曰師出以

律法六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中四爻六五爲任將之君也。故以長子弟子係之。二三四爻。則皆用師之將也。九二以剛居中。威而不暴。持重之將也。故有師中之言。即五所謂長子也。六三以柔居剛。輕躁妄動。偵師之將也。故有與尸之凶。即五所謂弟子也。六四以柔居柔。僅知自守。蓋度德量力之人。固无戰勝之功。亦无喪敗之禍。止於左次。无咎而已。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而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聖人以萬世用兵利害。而權輕重於吉凶。无咎四字之間。後之出師命將者。蓋亦鑒之於斯乎。

解誠出師之道。不可不正。故曰師貞。師旅之義。不可非人。故曰丈人吉。无咎。象傳釋言。出師命將之道。卦名大象言兵民合一。制師之本。六爻以二五爲主。二是大將之統衆者也。初三四皆副也。五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三奇願堂

大君之命將者也。至上則功成而行賞矣。初師出以律。有制之兵也。若三冒進而取敗。无能之將也。四見險而不進。堅壁之將也。五曰長子。師師弟子。與戶。人君在將之當專。而擇將之當審也。上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賞功之貴公。而用人之貴慎也。

五應。二之王三錫命。即五五之長子。即二互見其義。象辭大言於五爻。尤詳盡。田禽當執。則貞一。解可知。宜用長子。不宜用弟子。則丈人一。解可知。初槩言出師之道。貴有紀律。律字在全卦中。不可忽。上言成功行賞之道。當分功之大小。人之邪正。亦論功者。不可不知。二丈人。乃行師以律而致勝者。則爲開國之首功。三弟子。乃否臧而致敗者。則知退而全軍者。雖不敗亦屬

无功合此三項。將之能否盡之矣。象言貞與丈人皆行師之事。大象補出容民畜衆。是前一層。寓兵於農。道理包於其中。孔子曰。我戰則克。觀于易而知非虛語也。

易經詳說

卷八

師卦

辛寄願堂

比三三

釋傳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心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爲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又家父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爲比也。

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命者。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必當親輔於君也。

雲峯胡氏曰。易一陽之卦。凡六。復師謙豫比利也。而最吉莫如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辛寄願堂

釋傳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衆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矣。其可比者而比之。無謂占夫卜度。非所謂審觀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况桑弱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



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離。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匪卦辭孔疏傳義之解各異。如原筮二字。孔謂原窮其情。筮決其意。程謂推原占決其可比者比之。非謂著龜。本義訓原為再言。必再筮以自審。直作筮說。元永貞三字。孔謂兩相親比皆須永貞。以元實永貞。程以元永貞為三項。指所比之人說。本義謂有元善永長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歸而元咎。指在已說。不宣方來。孔謂不宣之方皆來歸。程謂人不能自得其安。宣方且來求親比。本義謂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來歸。後夫凶。孔以夫為語辭。又以夫為丈夫。後來之人。程謂求比之志不速而後。雖夫亦凶。夫凶二字連讀。本義以來晚者為後夫。用後人之說。極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重慶縣志

難折衷。當以本義為主。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永長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無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或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排一個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問不宣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眾人。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為人所輕。

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亦是占中一義。左傳齊佳武子卜娶妻。

卦云。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為眾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個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

豫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

漢上朱氏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為甚。故比而吉。

進齊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隨魯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重慶縣志

統言之也。无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為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宣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五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五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又曰。原筮元永貞。為比於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

原筮比親輔也。若單言親字。則相親厚亦是不見有上下之分。意故別着個輔字。比吉者。筮得此卦。則當為人所親比。這便是吉意。原筮之原。恐如今人所謂原之原。以一人而撫萬邦。上比下也。自有相親比之道。蓋比亦是兩邊相合事也。萬邦者天子之比天下。只是親萬國之諸侯耳。若天下之比於天子。則臣民俱在。故曰四海也。元永貞。皆自君道言之。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

而不貞者。如唐之玄宗。其始也勵精爲治。非不元善也。而不能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慾。以稔元運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之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矣。然一則黃老之難。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爲小人所遷惑。則是能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德皆未能稱人之比也。卦辭若曰。爲人所比。固吉。然必原筮元永貞。然後足以爲人比。而無咎矣。夫惟元永貞。而無咎。則不虛者。皆方來而彼後來。自取凶耳。大意如此。後夫凶。本義曰。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不曰。彼交已固。此來已晚。可見是主爲人比者言。或曰。王者於民來者。不拒。何至使後夫獨得凶耶。曰。天下之事。固有勢不能兼容者。看來後夫亦是執迷。固自失機會者耳。

存疑。元即仁也。仁即善也。文言元者善之長。以元爲善。其來遠矣。○无咎是就爲人所比者言。不虛方來。又是極其效而言之。後夫依愚見。還是執迷不服者。如漢魏晉公孫述之徒。故凶言被誅。幾也不是不見愛。王者於人。无有不愛之理。

附說。吉无咎。俱是求比之時。現當字可見。方者來而不已之詞。後夫非後至。是後而不至。即負固不服之夫也。

固元永貞。以已之德言。如何用筮筮畢。竟借字原筮。只是再三審度。元永貞。蒙引。遞說。然永貞俱承元。鼓明。本義其求比而有所不安者。有所不安。似是說心中不自安。然作所處不安。虛較實。後夫以後而不來爲是。○本義反觀。是讀占法。卦辭元

此意

謝文王繫比卦彖辭曰。天下之勢。无所比。則散。有所比。則合。能爲人所比者。吉也。然人之比我。比以德也。必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長人。而元善之德。果永而不至於間斷。貞而不主於駁難。斯可以當衆之比。而無咎矣。夫惟元永貞。而無咎。則聲名洋溢四海。歸心其求比。而有所不安。蓋者。方將皆來歸之。彼負固爲後夫者。祇自取滅亡之凶耳。於王者何損哉。

彖曰。比。吉也。

程傳。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本義。此三字疑衍文。

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美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

字下順從也。解吉字。

西此謂也。字美與王昭素之說同。

存疑。程傳之說。文无加增。而義亦无失。或謂不當先卦辭而後及卦名。不知卦辭之吉。本於卦名。故彖傳先舉卦辭。而後以比之所。以爲比者。釋之。是一舉而兩名卦辭兩得之。辭不重複。而意俱完。亦從省文也。

附說。孔子釋彖辭曰。卦辭曰。比。吉者。蓋比自然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程傳。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爲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爲比也。

本義。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蒙引下順從以卦體言則實兼上下衆陰然不曰上下而只曰下者以九五爲上也故避之至不宣方來則曰上下應者衆皆比之无一人敢後也此只曰下尊上之辭後兼上下衆之辭易解者比之義順從者又輔之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

「按五爲君五陰皆屬臣民故通稱下上爻雖在上而其分亦下也此節不說卦體但以臣民順從意釋卦名似亦可通」  
「譌然所以名爲比者親輔之義也卦體九五在上五陰順而從之猶人君在上天下臣民順而從之不唯出於分之不可逃而且切於情不容已所謂親輔者如此所以爲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宣方來主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无寄願堂**

「程傳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本義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復本義剛中謂五與程傳同。而上下謂五陰與程傳不同。程以衆比五五亦比衆爲上下相應本義爲優。」

「案胡氏曰凡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此則爲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猶重謂五應一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上以一陰獨不能應也。易窮則變乾上九

窮之災。坤比上六皆曰其道窮皆不知變者。蒙引以剛中也據程傳以剛爲元以居得中正爲永貞看來是如此剛中實只當得善字必剛而且中乃爲元善且長永而正固也。九五之剛中即所謂元永貞也在卦爻上說只說得剛中就比道上說則須用此三字方盡比道之善。

「按剛中總包元永貞不必專以剛屬元覺渾安剛若不中何足以盡元之義。其道窮蒙引言窮者不見受於人也作後至說存疑言執迷不服其理當困窮當被誅戮也主後不至說然誅戮之說却與註疏同。此道字輕看程傳云无所親比因屈以致凶窮之道也倒看便明。」

「原筮元永貞无咎元永貞之德於何見哉蓋以卦體九」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无寄願堂**

五有剛中之德剛中則私欲不留所以爲元也而且健行不息所以爲永也且正固不偶所以爲貞也有如是之德故當衆之歸而无咎也又曰不宣方來者上下五陰皆應於五則是內外臣民歸心悅服凡未比而不安者自來而不能已矣又曰後夫凶者上既有剛中之德爲衆所歸而猶負固不服爲聖世所不容其道自取困窮而凶也。

「案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註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孔疏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爲故特云先王也。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曰親也。地上有水猶域中有萬國使

之各相親比猶地上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孫各相親比未是當以天子親比諸侯說。聖傳夫物相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爲比也。先王觀比之家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云義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朱子曰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建安邱氏曰天水與地相親比有合無間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不曰親萬國者蓋人君以一身而居九重之上萬國如此其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手寄願堂

廣人民如此其衆安得人人而親比之必也分建萬國而先親諸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而親之而比於一矣。万塘徐氏曰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

彖引建公侯伯子男等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所以親之也。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六字是一申意不是兩平意以爲建國所以親諸侯者尤爲無謂。

按建國以親諸侯意却不差。而上有以字不須更用以字也。若云所以便礙口氣故彖引駁其說只要六字連下耳。

謹孔子釋大衆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比之家也。先王體之乃以天下至大不能人人而比之於是選親擇賢列爵分

土建立萬國而制爲巡狩述職聘問往來之禮以親之。天子既以百姓爲心而建國親侯則萬國諸侯亦皆心天子之心而親百姓其比於天下也不猶水之比於地而無間乎。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且用備外而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不義比之初實平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手寄願堂

朱子曰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偏寓意。顯象引謂此說不可曉。終是初年之見。

國胡氏曰其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无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初六不能五應故曰有他。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滅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有他至之吉也。

按國胡氏曰終來有他吉者非初之時吉在後也。

國氏曰易六爻皆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請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

際引有字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種之以至於盈缶有孚固得比之道而無咎矣。至於盈缶則不但无咎更有他吉也。

言信之在中者。夫與人相比者。多事外親。而比之初相信未久。又恒情之所不敢委以心腹也。故聖人發有孚之象。言與人相比也。內有誠心。不事外親。而有孚焉。則外不失人。內不失已。而無咎矣。若自此積之。自事上接下。事親交友。凡一切待人接物。无而不出於誠。而充滿實焉。則誠能動物。信以發志。將來有他至之吉。不止其初比之无咎矣。

我此節作兩層進。看其明。將來二字。只是將來意。程傳終能來有他吉。似多一折。去疑曰。終見非初心。如是曰。來見非我去求的是。從程傳。時講專以此為臣道。

臨周公繫初爻曰。與人初比。內有誠心。不事外親。可无咎矣。然豈特一時為然。自此積之。凡一切待人接物。始終无一不誠。而充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三寄願堂

滿積實如缶之盈焉。則誠能動物。將來有他至之吉。不止无咎已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釋傳。言比之初六者。言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象引比之初六。則有孚。及有孚盈缶。皆初六也。曰有他吉。則无咎不待言矣。聖聖簡而不漏。

程傳。云比之道在乎始。似作意講。不如只作申說。

蓋孔子釋初象曰。比之在於初六者。惟其有孚。故終致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釋傳。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

自內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已。已以得君。適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白重之道。乃自失也。不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近齋徐氏曰。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由內比外。故曰自內。以中相應。故曰貞吉。

雲峯胡氏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國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曰。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為內。上卦為外。比六二言內。又言外。內外卦之分。見於此。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三寄願堂

象引。二柔順中正。於比人之道。最為得正。爻辭貞字。實從此生。六四以柔居柔。亦然。貞吉二字。帶爻言占者如是。則正而吉。此意在爻辭外。

按。自內註。顯以爲自在其內。殊欠明。程傳作由已看。亦說得太重。存疑只作內卦。又覺著述。只照本義。自內比外。看可也。蓋測謂內之所有。即窮蘊達施之謂失之繫。

臨周公繫二爻曰。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是其比之也。自內而外。爲得出處之正。且有得君行道之功。貞而吉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釋傳。言當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屢

二雖中正質素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  
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已乃求上之道隆志修身非自運之道  
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承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程傳傳作戒辭本義是現成說進齊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諸  
已自无所失而後可以比人是從程傳

蒙引不自失是吉所在○義曰凡貞吉有次之本善者有父非  
貞而爲之戒者此曰貞吉父之本善者也

按本義得正則不自失不自失便吉或云止求不失乎已吉非所  
期非正意

論孔子釋二象曰○狗人者多失已○六二比之自內則能守中正之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寄願堂

道而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程傳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正二有應而比  
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

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按程傳不言應而  
本義承乘應皆陰亦不專指應諸錄有以比上爲比之匪人恐  
失之偏

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  
言可知

三山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隣學者之友仕者  
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蒙引六三陰柔則暗昧不中正則邪僻而况承乘應皆陰則所近  
者皆非正人以三陰柔不中正其有不入其流者乎故曰比之匪  
人不可專指承乘應皆陰爲比之匪人也○觀兌四之介疾有喜則  
可見矣

符楚六三上面所承者六四下面所乘者六二與之相應者上六  
皆是陰爻故爲比之匪人六二六四在本爻皆爲善就三言則爲  
惡者易不可爲典要隨在取義故不得而同也

按爲其皆陰故爲匪人匪人不善之人也○孔疏謂非已親非是  
論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陰柔則暗昧而无識不中

正則邪僻而不良上下與應皆陰則所近舉非正人以三之脂  
昧邪僻有不入其流者乎是爲比之匪人矣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寄願堂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程傳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  
矣○深戒失所比也

按傳各字尤覺輕當直以凶言故蒙引謂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雲峯胡氏曰爻不言其大凶而夫子於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傷

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蒙引比之匪人自學者言之則友便僻友者柔又便佞是也○自仕  
者言之則爲入於不善之黨如范增之於項羽嚴尤之於王莽是  
皆可傷也

論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比之匪人不惟无益而反爲累入於不善  
凶禍立至不亦可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王註外比於五。履得其位。比不失賢。處不失位。故貞吉也。  
引疏六四上比於五。欲外比也。居得其位。比不失賢。所以貞吉。凡下體爲內。上體爲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也。  
釋傳四於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貴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按以六居四。既處得正。比於九五。所比得正。只此二義足矣。  
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美齋願堂

吉矣

王氏淵源曰。五爲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自外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

趙氏曰。外有可比。則爲貞吉。不必應而後爲正也。

靈峯胡氏曰。初六內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无可比。而比乎五。義之與比。而尤適莫者是舍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象引之字指五。以柔居柔。柔順得正。故能比夫正。而所比者五。又爲得所比之正也。

按外比以四在外卦爲正意。非謂五在四外也。存疑以二爲新進之臣。四爲近君之臣。是爲舉業而設。  
譚周公案四爻曰。六四以柔居柔。比於九五。是爲外比之。以柔正

之德。居近君之位。得所比之正也。有以輔君德而成顯比之治矣。何吉如之。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孔疏九五居中得位。故稱賢也。五在四上。四往比之。是以從上也。釋傳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中溪張氏曰。以位言之。五在四之外也。五有剛中之德。賢而在上。四外比而佐之。即家所謂比輔也。君剛臣柔。以下從上。故曰貞吉。象引上句是喚起下句。下句則所以釋外比之意也。須看以字。必曰外比於賢者。夫子之意。以九五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也。故獨出賢字。以表見九五之德云。曰賢者。明其以陽剛居上之中。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美齋願堂

而得其正。在所宜比也。比得其人也。所謂貞吉者。正以此。六二以正應而比五。四與五非正應。特以其在上而比之。故曰以從上也。此以分言。

存疑釋六四爻辭有兩意。言六四外比九五之賢。貴以從君上也。四之從五。豈徒以德而賢以位也。

國賢字就君言。則上字不是。爻位之上。賢上作兩層意。依釋傳甚明。以字上可加且字看。

譚孔子釋四象曰。五爲賢君。而四比之以德而言。爲外比於賢。以位而言。君臣之分。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又以安分而從乎上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蓋比道之善者也。八君比天下之道。當



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遠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畫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政。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誡。言其至公不私。无遺

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而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二驅失前禽之義也。

國註疏以顯比在二。所類者狹。程傳則以爲比道之善。註疏又以三驅爲禽來逆已。則舍之。皆已則射之。程傳則爲網開一面之說。註疏又以邑人不誡。爲討伐不加。邑人不爲防試。其說更異。

而程傳則謂不期誠於居邑。以明待物无私。程傳自懷本義用。程說而於邑人不誡。連上文言之。作逐禽說。甚賈。

正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或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警頗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旂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譬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疑得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按邑人不誡。朱子又有私屬化之不待告誡而自然從已之說。與本義異。

雲峯胡氏曰。諸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爲陰之所比也。比易近於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於天下而无私。三驅失前禽。此成湯祝網之心也。師比之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實物之禽也。比之前禽。皆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惟恐失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

蒙引顯比。兼德位言。然德宇重。蓋比之所以爲顯者。在德不在位也。必兼位者。則以比字來也。如孔子非无君師之德。然不得其位。則亦終无自而見其顯比也。蓋九五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者。



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是即顯比之家也。用三驅失前禽者。上之人不必求得也。邑人不誡者。下之人化之。亦不求必得也。故曰上使中也。凡此皆吉之道。謂用三驅失前禽。固吉之道。至於邑人化之而不誡。此節亦吉之道也。故曰凡此皆吉之道。既如此。解則邑人不誡。宜在顯比之外。而本義乃以王用三驅失前禽。通爲一象者。何。蓋邑人不誡。自是王者顯比。必然之符驗。故本義不更折爲二象也。然邑人不誡之吉。仍歸之在上者。不可謂邑人亦吉也。開一面之網。則只三驅矣。其三面置網也。若置網而不驅。亦不從得禽。今之獵於山者。亦皆先置網而後縱鼓鐙力弓箭以逐之也。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聖帝廟堂

回曲暗昧禍害而不光明正大者。隱也。王者以父母天下爲職。生養教誨。但知吾分所當爲。盡其道而爲之。至於民之感恩與否。則聽其在彼。初不屑二焉。於其私恩小惠。遠道干譽。以求百姓之親。此其施爲器措何等光明正大。而豈有隱伏回曲暗昧禍害之病。故諸顯比。譬如王者解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禽獸向我而入者。取之。若我而前去。則失之初。不求於必得。至於私屬。亦喻上意。不相棄備。以求必得焉。夫王用三驅失前禽者。王道之得邑人不誡者。王化之行。凡此皆吉之道也。占者能如九五之顯比。則亦王道得而王化行也。是其吉也。

王疑此節只一顯比。便下三句。俱是顯比之象。顯比只就心上說。用三面的網。開前一面以驅之。故失前禽。此二句是君忘得失。

前象邑人即從禽的人。不誡是民忘知識的象。該失前禽。是上不求民之感恩戴我之象。不誡是下之忘其感戴而自然親比之象。轉轉如光景似之。

諸周公繫五爻曰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以當天下之比。是其親比天下也。應然大公不屑屑焉。暴其私恩小惠。以冀人之我親。而凡屬我下者。莫不感其化而效其德焉。比道之光明正大。抑何顯也。擬諸其象。殆猶王者開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不求前禽之必得。至於私屬之邑人。亦喻上意。不相棄備。以求必得焉。夫在上者不求必得。固謂之公。在下者亦不求必得。始爲大公之極。何吉如之。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聖帝廟堂

應孔疏以位中正爲所居之位。正而且中。分看二字。甚是。至命道取順。以爲禽逆來向已。則舍之。順去背已。則射之。與程傳不同。而於上使中之說尤異。謂中爲九五九五爲王者之使。以居中位大謬極矣。

應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隨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指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蒙引觀。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誠皆在其中矣。故本義并以爲一象。舍逆取順。正是解出所以失前禽處。若无夫子舍逆取順一句。恐後賢亦无從得失前禽意思出。不要以舍逆取順。就常人之求者。不拒去者。不迫且都是就禽說。而顯比之意。自見。蓋取舍二字。難說是民也。

陸氏曰。邑人不誠。邑人之中。所以然者。由上之中使之也。蓋王用三驅。失前禽上之中也。上行下效。理之必然。故下之中皆上之所使。所使使字。要活看。謂之使者。上有是德。而下化之。若其使然耳。非實有以使之也。

按顯比之吉四字。包又辭首。未程傳。邑人不誠。是上不告。誠於邑人也。本義。邑人不誠。是邑人自不誠。備於逐禽也。上不誠。則中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聖寄願堂

字。屬上。謂上所以使之者。得其中也。邑人自不誠。則中字屬下。謂上有以使之中。也不逐禽意。於中字似太切。而本義但云。使不偏於義。亦未暢。竊以爲程傳可從。

譚孔子釋五象曰。九五顯比之吉。所居之位正而且中也。以德言之。正則施爲當理。中則存主不偏。比之所以顯而吉也。其象爲失前禽者。王者之政。於禽之逆我前去者。舍之順我來入者。取之不取。必於得失之間。而應前禽之失也。王者於民。盡比。以安養之。而其感我與否。聽其在彼。无所容心。何其於是乎。邑人不誠者。下之得其中也。而非下所自能。由三驅失禽上之中。有以使之不誠下亦中也。

王六比之无首凶

孔疏。无首凶者。謂无能爲頭首。他人皆比。已獨在後。是親比於人。无能爲頭首也。他人皆比。親道已成。已獨在後。衆人所棄。宜其凶也。

程傳。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墮於終者。天下多矣。

按孔疏。无頭首之說。雖俗而却不差。蓋上首也。上不能比。則爲无首。程傳首作始。於理則是。於爻義不切。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聖寄願堂

厚頤。馮氏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未以全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姤艮賁未濟之象。可見上六无首。不能率眾以比於君之象。言无能爲首也。與乾用九。群同而旨異。

按程傳。氏曰。卦言其才。則夫當順而不可後。爻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

雲峯胡氏曰。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蓋乾以六爻陽剛。盡變而爲坤之陰柔。故曰无首。比以陰柔居上。亦曰无首。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以爲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爻辭惡其无首。蓋其

才既不足以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兩義亦自相貫。存疑居卦之上。首之象也。上六以陰柔居之。无可比下。若人之无首。然故其占凶。漢之劉盆子是也。歷存疑擬之劉盆子。只是說不足為首。非實固者。與王註後夫之說不同。細玩本義。无以比下。當是泛說比道。若謂上不比五。何不直言五而言下耶。王註後夫之說亦不可廢。繆周公繫上爻曰。上與爻位為首。而陰柔无以比下。是比之无首之象也。占者遇之。德不足以為首。眾叛親離。凶不免矣。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程傳。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遠。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歸 齊願堂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雲峯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存疑。又取上下之象曰。无首。傳取終始之義曰。无終。无首可以比人。終竟如何。取故曰。无所終也。故本義曰。无首則无終。無无所終。即是无首。非進一步。意在上首也。居未終也。異名而同實。无所終。自是凶。譌孔子釋上象曰。比道有首。方有終。上六比之无首。不成為比。其又何所終乎。此其所以凶也。五陰爻。即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得尊位。為比之主。

五陰爻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象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始先於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於比者。故无首凶。二以應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外比。以柔比剛。得比之正者。故皆曰貞吉。三於五。非近非應。不知比五。反應上六。无位之爻。比所以有匪人之傷也。歟。

明誠比道有二。有人來比我者。有我往比人者。比人者。與為人所比者。皆當以德也。卦名卦辭。皆是君民之比。大象又君比臣。以比天下耳。初二三四皆比君也。初惟有孚。則吉。三惟失正。則凶。二內比以正。而遠臣无自失之節。四外比以正。而近臣知從上之分。五上二爻。是比民也。陽剛中正。則足以當眾之歸。其五之所以吉乎。陰柔无德。則无以為人之比。其上所以凶乎。比之道。所以貴有德也。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歸 齊願堂

也。腰比九五。一陽為卦之主。上下五陰皆當比之。如聖天子在上。臣民共戴。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五陽剛中正。即是元永貞之德。而能顯比。則不宣方來者。在其中也。建國親侯。亦顯比中事。以五陰論之初民也。誠心戴上。而王化所被。惠澤无涯。有他吉也。二遠臣也。四近臣也。以正比五。皆得吉也。三亦臣也。又位不正。故有結黨徇私之象。為比匪也。尚不得謂之後夫。上是屬國異域。觀望不前。无首之凶。即後夫之凶也。自常人言。結交相親。即有比義。德不孤而有隣。即元永貞之不宣方來也。交必貴信。初之有取於孚也。交必貴公。五之有取於顯也。二四擇交得正而吉也。三擇交不正而可傷也。上之无首无終。乃不善交。

者薄於始而素於終也。比之義切於學問。豈獨爲有天下者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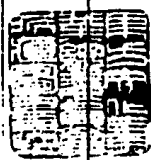
易經詳說

卷八

比卦

吳密願堂

易經詳說卷八終



之九

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商。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乘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一 密願堂

隱註疏以但能畜止九二爲小畜。未是。而密雲不雨。亦從畜九三取義。尤无味。

釋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達。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不義。巽亦三疊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保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

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雖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美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在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乾順健。畜他不得。故不得雨。

雲峯胡氏曰。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二男陽卦用事。至此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二 密雲

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尊陽也。陰之畜陽。惟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陽之亨。自若也。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象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何也。易固爲尊陽作也。木義以爲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終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觀象而適有合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關引朱子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定是事說。○南軒曰。凡百君子之欲

行事。小人得以援繫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

○觀本義爲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則小畜一字。俱重言以小畜大也。一義也。觀本義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則小字獨重又一義也。○亨是陽得亨也。至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只就所畜者小上生意。思。畜未極而施未行。不必以小人畜君子說。此畜字難把以陰畜陽字來爲例矣。當與上九畜極而成畜字同看。○密雲不雨者。以其起自西郊也。若不說起自西方。則郊字亦說不得。○密雲。陰物。陽不與和也。西郊。陰方。陰先倡也。陰先倡而陽不與和。故雲自西郊徒雲而不雨也。東方生氣。西方收氣。看來義陰方陰物字亦重。○本義牽攀於密雲陰物。西郊陰方者。明其所畜者小也。非指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三 密雲

道然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味本義兩個畜未極字面。方知此兩句只是能畜而不能固。所畜者小之義。不必承上亨字說。是畜未極而施未行也。且方說得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意。更看本義一然字。轉將去。又是一意也。○文王演易於美里。視岐周爲西方。小畜之時也。此數句須要輕看。若拘向文王身上說。則是文王是陰。紂是陽。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王乃是不好人了。而又以亨字屬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字。轉語處。信子僅取所畜者小之義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象云。味本義此說益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二句。不是說陰畜未極而施未行也。若純指陰言。則此卦之占。乃爲小人發矣。且此二句。純是象。亨自是占。占如其象。只指下二句也。○程子所言密雲之義。與朱子本義不同。程傳似較

明白極矣總在下句重矣

存疑亨是爲人所畜者得亨通也。彖引爲陽亨是也。夫以小畜大所畜者小以勢言陽剛當亨。況此卦之德內健外巽此卦之體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在陽爻有不爲所畜者故其占宜得亨通。亨是言目前被畜之事得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目前未能做大事業不復粘着陰言陽說。易統密雲不雨二句不是陽所以得亨之故蓋陽所以得亨全在健巽剛中此只是陰道未能行君子猶有可爲要分曉。漢翻亨是陽有可行之理密雲句是陰道未行之象亨字不可講得大小人懷善正之心即密雲也勢不能行即不雨也此節全重在陽上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四皆應

賁陰小陽大。小畜者以小畜大。而所畜者小。陽又剛而能中故有亨象。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從所畜者小看出此象乃見陰未盛行非尋常雲望雨之義也。本義畜未極而施未行以陰言不可將陽夾入說陽亨意在言外。文王演易美里正小畜之時當是以陰畜陽時陰也。文王陽也非臣畜君之解。彖引有一說以文王畜未極而施未行於義有碍。礙漢易時非又王自言已事朱子因我字及之非正意不用可也。程傳我操四而言可玩。

讀又王繫小畜象辭曰。當小畜之時。陽爲陰畜似難亨矣。然而君子才足有爲而其勢尤得爲可以伸其志而亨也。蓋以陰之畜陽未極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小人之畜君子未極君子

所以得亨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王註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

孔穎達得位謂六四也。以陰居陰故稱得位。此卦惟有一陰上下

諸陽皆來應之故曰小畜。此釋小畜卦名也。

程傳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

應之爲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保固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

彖辭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交勢當然單名卦惟華有

曰字亦文勢然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彖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遙隔除氏曰柔得位者以六居四也上下應者五陽應之也凡卦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五皆應

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小畜以四爲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爲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爾。此卦之所以爲小畜也。

彖引要證彖字

謂六四之畜上下五陽非四之力能畜之也。只是五陽見一陰自

有所係戀耳。

讀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小畜者何哉卦體以六四之柔得其位

而上下五陽應之是以小而畜大也。故爲小畜。

健而與剛中而志行乃亨

程傳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

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中剛言

去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獨程傳卦才與本義卦德卦體不同卦才是一句合說卦德卦體是二句分說又按二五為剛中則志行兼二五不必依程傳謂體乾也

進齋徐氏曰健而巽以二德言剛中以二五言志行謂陽之志可以行也亦釋亨義

象引言陽為陰所畜宜不得亨矣然以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故陽又可亨也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居一卦之中為之主川事當事任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六 寄願堂

集解乃字有難之之意見非健巽剛中亨亦未可必也

訓辭曰亨者何也卦德內健而外巽健則立心剛毅而處事又能巽順於理是其才足有為小人自不能為吾之害矣卦體二五剛中而志行威嚴不猛而得用事以行其志是其勢猶得為小

人自不能以抑吾之進矣乃能不為所畜而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程傳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而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既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微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進齋徐氏曰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

西溪張氏曰象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蓋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為亨也施未行者指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

象引胡氏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本義兩施字專為陽言亦扶陽抑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七 寄願堂

陰之意也

象引本義曰其氣猶上進也此當以既用既處首極而成來照看大抵此句全就雲用說不然用不得氣字密雲不雨尚往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兩句似无大分別施未行即是不雨意以尚往故施未行

存疑此易就造化說不就人事說

程傳雲不用自我西郊一句原是一氣傳雖外說究竟只是一氣猶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陽氣猶上進而陰之施未行也施指雨說謂陽散而雨不成本義上進是解往字非以上替尚尚是猶字意

謹詳又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也密雲不雨謂雲雖密而陽

氣畜未極猶上進也。自我西郊謂雲僅自西郊而起而雨之施未得行也。陽之亨其亦由此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孔疏懿美也。以於其時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修文德待時而發。

釋傳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獨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優係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德畜之義。君子所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不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八 寄願堂

能厚積遠施也。

或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朱子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順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性。且只這些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個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潛室陳氏曰。風行天上而有取於畜之理。何也。蓋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為風矣。而止行於天之上。是猶有物止畜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也。

接陳氏之說。似是風自畜。

象引風行天上。一度便休。能畜物而不能久留。小畜之象也。君子

以懿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而已未能厚積而遠施也。夫威儀文辭固亦德之所在。然此時其一身之章。觀聽之美而已。不足以經邦而濟世。不足以建功而立業。可見人之所學。不可不務乎其大者。夫子因小畜之象。就人事中尋出君子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事也。

存疑文德亦學文之不可少者。此是就人中覓一件來配小畜之象。不是說君子之學。專要懿文德也。

匪風行天上小畜。當是以風畜大。如天氣本下。降而有風。以掃之。是也。存疑大風一過。草木屈撓。過後旋復其舊。是風畜草木而不能畜。天恐與巽畜乾之義不合。風行天上小畜。是不好一邊。君子却如何。以之懿文德。孔疏謂風行天下。則施附於物。風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九 寄願堂

行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以此看君子之懿文德。亦與未得施行有相合處。然又與小畜之義无涉。此象最難看。本義似以未能厚積而遠施。與能畜而不能久相結合。然未能厚積而遠施。是言外意。非懿文德正講。豈君子自以為我未能厚積而遠施。姑懿文德乎。朱子所云。只是畜他不性。且只這些子發泄出來。此語有味。風行天上小畜。終是畜不住。故君子亦以文德為懷慮也。但與未能厚積遠施之說不同。必不得已。愚意欲以朱子此說為宗。據存疑風行天上。造化之小畜。懿文德。君子之小畜。君子小畜。為宜畜乎。為不宜畜乎。尚須商之。或謂隨文立義。不執一解。畜有聚意。風行天上。氣聚而為小畜。君子懿文德。亦有取於聚意。此說與程傳頗合。似可用。如履卦象詞與



上不相繫亦可為證

要斷仇誼柱曰懿文德只取德之畜於身者言不必泥定以陰畜陽作君子謹身以防小人之患

孔子釋大象曰風行天上其氣聚矣然能聚而不能久小畜之象也君子以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必也容止有度言語有章而美此一身之文德焉夫威儀文詞固德之所在特一身之章美而已此所以為君子小有畜聚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程王註復自其道為自從之自孔疏自用已道為自己之自一說不同當作從字看

程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

彖傳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十

彖傳

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無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無咎者如是則無咎矣故云無咎者善補過也雖使又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意初九乃由其道而行無有過咎故云何其咎無咎之甚明也

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達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無咎而吉也

國問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朱子曰易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天

住下復之復

字彙馮氏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此言由其復之故道也

象引陽本在上之物今復自故道還其舊耳不為陰所畜也何咎之有凡曰無咎者大槩皆有補過之意今獨曰何其咎蓋自不至於有咎也本義雖通謂之無咎然木文何其咎之義則亦不可不知也何其咎吉爻作占者凡吉凶悔吝皆占辭

初九在上之物居而在下故不能安其志欲上進蓋欲復其舊也如君子或有不辛而遇小人為其所畜不得行其志然不甘於卑下而欲自振振以向上是志欲上進也如寶駟馬援驢漢陳君公系不能四乃復自道也

彖傳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二

彖傳

復自道正道以初於四有正應之嫌故特揭出道字以見初之自守以正也自守以正是其自道處余南湖云復自道不可謂復其故道若如此則自守无妄極況既云復則已是復其故道矣一云由道而復是也凡无咎皆補過意今獨曰何其咎尤是快之詞

初九則不能進進則不為陰所畜非以應四而進要分曉本義進復自道玩一進字非以守其在下為正也

國問公繫初爻曰乾體西欲上進初九居下得正則不荷於台前遠於陰又不近於陰故雖於四為正應能自守以正而不為所畜得遂其上進之志是有復自道之象蓋陽本在上之物而處於下向也失之而今乃復之為從其道也在君子則自守以正

不泥於邪進而得行其志。何咎之有。名節不虧。動履適宜。吉之道也。占者宜如是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傳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

豐峯胡氏曰。卦言畜。取止之義。又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剛觀也。蓋在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況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也。

問疑小象不復。曰。何其咎。只曰吉。以吉即无咎也。言其无咎而得吉理之宜然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主審願堂

識孔子釋初象曰。凡進不以正者。无吉之理。初九自守以正。而進復自道。得吉非倖也。蓋其義所宜然也。

九二系復吉。

陸註既以五爻為說。程傳因之。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本義謂與初九牽連而復。

程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患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子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曰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誠乎。五為巽體。巽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一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

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豐峯胡氏曰。初九前遠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於陰。以剛中而能牽復。亦吉道也。按程傳以為二與五相牽。舉本義之說。則以為二與五无應。二之牽復。自係於初。五之牽如。自係於四。

建安丘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六四所能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進。復其本位。不失其中道。所以吉也。

存疑三陽志同。皆欲上進者也。而九二漸近於陰。不若初九之前遠於陰之尤善矣。然其德剛而得中。則其守猶不減于初也。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去邪歸正。不屈折其平生志義。相先在中行而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主審願堂

獨復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不自失而吉矣。

阮裴牽復。非只是連類而復。便是亦進復自道也。重剛中之德。上臨周公繫二爻曰。九二漸近於陰。不若初之遠陰。似易為所畜矣。

然以其剛中有守。又與初同德。與之牽連而復。亦進復自道者也。在君子則同類並進。小人无以攻其短而乘其間。可以得志而行。不亦吉乎。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本義亦者。承上爻義。

中溪張氏曰復待於睽已不如初復之爲易。然睽而能復亦不爲失也。

存疑言所以牽復者以其在中故亦有以自守而不至於自失也。以亦不自失之言觀之可見初九之何其咎即是不自失。

按牽復二字當讀斷言所以牽復者以其在中故亦不自失也在

中二字便是孔子釋象語。

釋孔子釋二象曰九二與初九牽復者豈無德而能然乎。蓋人无自守之德鮮有不自失者。今九二之牽復以其爻位在中而有剛中之德自能與初九之剛志同道合牽連而復初固不自失而二亦不至於自失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西寄聲堂

釋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釋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與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圖註既以上九爲說輻傳謂四可正舊說之非然程傳以反目爲妻之怒目視夫本義則謂不相反目九覺理長。

張子曰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二爻而已九三足迫近他的那下兩爻自牽連上來。

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

平菴項氏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按輹車輹也輹車軸輹輹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輹无說理必輪破輹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又曰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兩稱婦言相順也。

輹引輹輹輹不同輹車輹之輹也輹車上之伏也輹重於輹輹說輹者爲陰所係畜久住之計也說輹者自止不進暫住之意也。初九九三欲上進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與初之得正二之剛中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圭寄聲堂

不同迫近於陰又與初之前迫於陰二之漸近於陰不同故但以陰陽相說爲所係畜而不能自進蓋初志不終見欲而動者也故爲與說輻之象然三陽爻也其志素剛雖一時動於欲而爲陰所畜終能悟其非而思反乎正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三之不能平者實自志欲上進而來也志欲上進而爲其所畜者天理之公卒无以勝人欲之私也又不能平而與之爭者天理不終泯又有時而發見也。

釋傳正符云三剛四柔故有夫妻之象而曰反目不特三不平而與之爭而四亦有強力自制之意正以柔得位也。

圖周公繫三爻曰九三志欲上進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既无自守之節迫比於陰又多比陽之情但以陰陽相說爲四所係畜

而不得進有與說之象然以志剛雖為所畜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始之不悅雖爭於後亦何益哉此君子所以不可失身於小人之黨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傳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

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宋義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未 寄願堂

謹孔子釋三象曰九三之夫妻反目者蓋以三不能自守以正而四得以制之猶夫之不能刑家以正其室故妻得以制之而至於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程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眾陽者也諸陽之志繫於四四苟以力畜之則一柔之剛必見傷害惟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悲則不免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

按註疏以上合志為上九言三來害四四與上九合志上九三

而制之故血去惕出程傳以上為五就人臣畜君說本義則兼上二陽說蓋以陰陽言則為五陽一陰以二體言則上二陽與四同為巽也程傳謂一陰敵眾剛不專指三害四本義與程傳同

本義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一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去惕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或曰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有孚何也曰中孚一陰居一卦之中中虛為信之本二五皆陽居上下卦之中中實為信之質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主 寄願堂

小畜四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

象引本義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三句俱解在有孚字內蓋柔順信之質也得正信之道也虛中孚之本也巽體能巽所以能取信於人也二陽助之則人信之矣夫六四以一陰當眾陽之鋒其勢不免於災懼既能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則免矣以此見陰柔力量不能獨濟若有所濟亦必仗陽剛之力如洪之初六亦此義也二陽之助本以巽體言然未有孚而不得人助者道理亦如此六四倘非柔順得正而虛中二陽亦未必助之蓋其血去惕出雖是二陽之力而之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存疑有孚血去惕出是象无咎是占

按本義傷害屬血憂懼屬惕四有孚五上二陽助之則不至於傷

害故害去亦无所憂懼故惕出註疏以惕出爲懼除出即除也  
運與自三陽而觀則四爲柔陰小人自四一爻而觀則三陽又爲  
強暴小人隨及取義不必泥定

謹周公繫四爻曰六四以一陰處衆陽力不能敵傷害憂懼所不  
免也然以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是有誠信足以感人而五上二  
陽助之能制強暴而身可无傷心可无懼血去惕出之象也始  
雖不能有爲而終乃有濟有四人之功无僨事之失何咎之有  
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程傳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  
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六 舒頤堂

變湖湖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畜而止之必爲所傷  
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上之二陽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去  
惕出而无咎矣

所衷上句重惕出有孚輕不句本有孚來合志是二陽與四合志  
非四合二陽之志也

援下句既本有孚來則有孚不輕蓋謂所以有孚而惕出者因有  
孚故上合志而惕出也

讓孔子釋四象曰六四以有孚而得惕出者蓋五上二陽同在巽  
體四之孚信感於二陽而二陽與四合志同力畜之所以免於  
憂懼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程傳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  
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背是  
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  
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群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援於上期於  
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已力以及人也固資  
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張王註謂二牽已舉孔疏謂二既牽挽而來已又攀攀而迎程傳  
不主二說謂五有孚信其類皆應舉如牽連相從也本義則云  
有孚攣固孔疏謂富以與其鄰鄰指一言程傳謂五以居尊位  
之勢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本義則謂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  
各有不同○程傳類應之說較本義同力畜乾似覺正大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九 青東堂

玉養異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  
以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  
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朱子曰南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異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  
取個西家取個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  
舉如手把攣住之象○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以富

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並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  
邪曰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

蔡氏謂曰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  
與四比上與上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  
下之意分明也

陸氏曰：學字與事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敵之象。四與五皆巽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皆在下之三陽有榮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无占吉之辭。遠人言外之意可見也。中孚九五亦言有孚交如，蓋言交如者，與隨之交也。變和者同體之合也。

謂此有孚全指同心戮力說，不必偏舉陽剛中正意。以其在陰，故不詳錄也。一說有孚之意，通出自中，故以其鄰則自其處。言必先言有孚而後言富，以其鄰以見有孚為之本也。象傳本感。有孚與如亦只是同力之意。細分之則有孚為心，富厚為力。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況下文言其以故為有孚，變固用富厚之力，而能以其鄰之象，則其意所可講矣。居中是有孚之意。

彖傳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三 寄願

富是富厚之義。其曰勢能有為以無乎上者，則通管有孚之所。以學如與其富之所以能以其鄰之義也。或者不察，以為勢能有為以無乎上者，則下句之義不細。而學如亦難離有為。既無乎上下也。九五居中處尊，居中有信實之實，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然必有孚，學如然後能富，以其鄰此理也。但以象言，則兩句是一時事。若以占言，則分明當以有孚為本。故本義曰：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有孚學如，謂五之孚與上下相學。固也。朱子曰：學如手相攀住之象。則有相攀固之義。然謂九五獨也。富以其鄰以力言，必有是心，然後能同是力也。此又難釋。謂亦不做小人說。故本義云：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亦豈為小人耶？浮居占者有孚，則能以其鄰矣。曰富以其鄰，則有孚學如學其鄰。

也。一氣讀下。居中者信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然必信為之本。故爻辭字富無舉本義，獨歸重有孚。

按本義有孚學如，是以其有孚而學固乎上下，非以學如形容有孚之狀也。故作牽連意看為是。富以其鄰，雖承上有孚來，而富字自是另一意。此處且須作兩層看。能左右之曰以。春秋胡傳曰：隨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只是進退由己意。隨爻取義，此以畜乾為樂，故九五不作小人看。

譚周公繫五爻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無乎上下二爻。惟居中則必有孚，誠足以學而同事者之志而莫不盡其心，惟處尊則力之富厚又足以左右同事者之力而莫不効其用。為有孚學如，富以其鄰之象，以是畜乾何疑。

彖傳詳說

卷九 小畜卦

三 寄願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釋：有孚學如，蓋其鄰類皆羣聚而從之，與眾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惟其至誠，故得眾力之助，而能濟其艱也。程傳傳說如此，而本義學之自是用程說也。

象引只照爻辭直說下，如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之類。一說五之與四同力畜乾者，以其有孚學如，豈獨用其富厚之力以一之哉。此說未穩，是因本義末句而說也。

說未穩，而存疑却主此，時講多用之。

譚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有孚學如，則眾之所以信從者，莫非此等。

誠爲之也豈獨以其富厚之力使人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陰孔既雨既處者對三爻說傳義不復言三。尚德載孔既謂  
慕尚此道德之積載指異說殊不可解。婦貞厲孔既謂上九  
制九三是婦制其夫臣制其君不知上九制九三何以爲婦爲  
臣。又以幾望幾字爲語辭亦與程傳異

程傳上九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  
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  
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  
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  
由積果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寄願堂

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  
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  
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  
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  
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  
尚何戒乎

程程說以上爲四所止。幾是五陽皆爲陰所止而本義謂巽止乾  
故不從上爲四所止之說。程傳發處字極好正所謂畜也。  
程以尚德爲四用柔巽之德以用字替尚字。本義則云尊尚陰  
德。程以貞厲爲貞故守此危厲之道。本義則云雖正亦厲。  
程謂月望與日敵幾望言其盛將敵幾者謂近也。程以君子

爲陽本義則直指君子其說不同當參看

不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  
精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  
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

朱子曰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透出散  
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幾望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  
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又曰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  
爲雨畢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  
建安邱氏曰卦辭言不雨未成畜也上九言既雨畜道成矣此卦  
交互辭以見意也

雲峯胡氏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爲陰言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寄願堂

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爲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  
厲又爲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爲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  
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雨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  
陽雨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雨不利爲戒深矣。按胡氏  
說分陰陽甚明

孟敬子曰尚德載二句以戒小人也月幾望二句以戒君子也  
按此亦可用

程引上九雖陽然是巽體對下乾三陽則只喚作陰小畜至上九  
則畜極而成矣故爲陰陽和而雨無言既處愈見則爲畜之已成  
也處如處暑之處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至是而止也既止則  
爲已成矣。尚德載正是所以既雨既處既雨既處正是畜極也

既雨既處尚德。只是據上九居畜之極言。蓋向也是爲小畜。雖能保而不能固。今至於極則爲所畜矣。原來陰之所以畜夫陽者。乃是非定婚媾之意。今既爲所畜。是陰力已盛。故制得陽住而陰陽比和矣。故爲既雨既處。有始有卒也。既雨既處言其和也。尚德言其和之故也。何以見陽之尚陰德也。曰陰畜得陽住便是陰德之盛。陽至此不得不與之和。既與之和。即便尊尚陰德。了不然。陰氣得與陽並耶。下面占辭。都從此起議論。婦貞厲。婦者陰屬也。至於陽不曰夫而曰君子者。君子則不止於夫而又兼得夫也。

既雨既處尚德。一截。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一截。但未安。婦貞厲。句須是從尚德。轉出。難以連下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畜畜願望

存疑以陰畜陽。畜之既極。陽不與抗而順從之。是陰陽和也。然必陽尚陰德。至於積滿。然後肯帖然於陰而與比和。陰加於陽。如得謂之正。蓋陰雖加陽。然其所行未必无善事。謂之非正。亦不可也。然終不能保其常。所以有危厲之戒。

通德字猶道字。道與德爲虛位。

既雨既處。與家辭相照。是周公宗文王處。陽倡陰和。雨之正也。陰畜陽而陽從。雖積久而雨終非正理。此處陰陽和。不得全作好。有故於既雨之後。旋云既處。處者陽之止。非而止也。當雨之時。即見爲陽止也。玩本義。一蓋字。則尚德。是推原既雨既處之故。而婦貞厲。則因之致戒也。月幾望。是假設之詞。非直言月只是言陰盛。君子不可有所往耳。此爻最難看。以尚德。故何

我辭也。謂得尚陰德。陽字无着。且與婦貞厲意不聯。愚意屬之上爻。蓋一陰畜五陽。至於上亦附四。則尊尚陰德。滿載矣。婦貞厲。只承德載。不必承尚字。謂陰滿載如此。婦雖貞亦厲。況不自平。或作倒手。謂陰德尊尚。至於滿載。接下似更提。去疑此爻許多轉折。只是要君子莫與小人和意。和亦非君子本情。祇緣調停之說。誤之。利涉調停。勢必尙尚。後來便惹出許多大禍。害凡善處小人者。盡伏而待時。勿和而失勢。初言既雨處。而以尚德責君子。歸咎於始也。次言月幾望。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終也。以尚德之尚屬君子。則婦貞厲。句難安頓。然時多從此。要解云。以理戒陰。以時惕陽。分理與時有味。蓋陰盛而婦厲。言其理。月望而君子凶。言其時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畜畜願望

周公繫上爻曰。上九陽爻而居巽體。亦陰類也。在卦之上。畜道已成。向也畜雲不雨。今陽見畜而與之和。既雨矣。向也陽氣尚往。今陽至此而不能進。既處矣。所以然者。由陽不能制陰。反尊尚陰德。至極盛如滿載耳。夫陰加於陽。猶婦加於夫。化難司晨。所爲雖貞亦厲。況不貞乎。然爲君子計者。陰方向盛。必抗於陽。如月之幾於望。其勢必望。君子於此。不可以有行也。苟有行焉。陰邪之禍所不免矣。何如哉。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程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處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家引以陰既盛而抗陽。君子於此有所疑也。不必說作均敵。按均敵乃按齊某氏說。

廣義尚與積少異。尚之於始。積之於終。

集解疑字。程傳作君子有所疑。應似非戒君子語氣。蠡測作均敵。解似於有所二字。語氣不相合。惟易解云。陰終疑陽之進而畜之。說確可從。

按陰終疑陽而畜之。亦覺有所二字不甚順。又按孔疏云。陰氣盛滿。被陽有所疑。忌必見戰伐。故征凶也。謂陽既忌陰。似反說了。當說陰忌陽。為是言君子征凶者。以有所忌害也。

臨川吳氏曰。此與訟卦九二象傳例同。全舉爻辭。下文有所疑也。四字乃併釋其義。按德積載也。加一積字。亦是釋。不止有所。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美齋堂

疑為釋。

《象》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既雨既處者。由其尊尚陰德。故陰德積而至於清也。君子征凶者。以陰方盛。小人有所疑忌於君子。故征則有凶也。

《象》安邱氏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陰小也。故為小畜。在六爻上三爻巽為畜者也。下二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未受四之畜。故初復自道。而四有孚血去也。二與五應。漸為五所畜。故二牽復而五有孚。學如也。此四爻皆未成畜者。至於三上。以同德相應。始為上所畜。而不能進焉。故三言與說。輒上言既雨既處也。畜而至。此畜道成矣。按邱氏三上同德相應。為上所畜之說。未是。明小畜有二義。有以小畜大者。止畜也。有以畜之小者。養畜也。

卦名卦辭皆畜。君子之義象。是止畜象。係蓄六爻。初二三皆見畜於人者。初剛正。二剛中。故皆不為畜。三剛而不中。故不免為陰所畜。此下三爻之大旨也。以上三爻言之。則下三爻又為強暴所當畜者。畜陽之力。貴於多助。四以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可免傷害。憂懼而无咎。五以孚畜而無上下之助。得以成畜乾之功。而无難。

至於上九。則畜極而成。非復鬱雲不雨之時。徒自我西郊而起也。按明解澤言。上三爻尚欠分析。惟四五有畜強暴之說。上九只據卦終而明畜極意。與象辭相應。又是小人畜君子。與四五兩爻不同。觀本義於四爻言二陽助於五爻言無上下於上爻但言畜極而成。不言與四五同畜。乾自有分曉。

《象》程傳。五上兩爻皆以陰陽較論。是主一陰畜五陽之說。本義五上兩爻合四以畜下三陽。是主以巽畜乾之說也。反復看來。畜終屬不好。一邊九五居中處尊。謂之同力畜乾。不如說援引諸陽為助。故愚於五爻欲宗程說也。上爻朱子但謂畜道成而未言如何畜。今就六爻細分之。初居下得正。不可以畜言。二得中而與初比。亦不受畜。三近四而上進。乃為所畜。但以陽處陽。猶有不服之意。五為諸陽之主。自不受四之畜。上則畜極。以陰處陽。而咸其畜矣。始而不雨。終而既雨。卦辭爻辭相為首尾。如此看似雙聯貫。每讀小畜反覆玩索。而不能暢然於懷。竊為隱說以通之。畜有止聚二義。凡物止則能聚。可互見。象言止大聚言聚。以補象所不及。見君子處小畜時。亦有自修之道。如是六四一陰為卦之主。五陽皆有求於四。而四為五所據。初於四應。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美齋堂

上兩爻合四以畜下三陽。是主以巽畜乾之說也。反復看來。畜終屬不好。一邊九五居中處尊。謂之同力畜乾。不如說援引諸陽為助。故愚於五爻欲宗程說也。上爻朱子但謂畜道成而未言如何畜。今就六爻細分之。初居下得正。不可以畜言。二得中而與初比。亦不受畜。三近四而上進。乃為所畜。但以陽處陽。猶有不服之意。五為諸陽之主。自不受四之畜。上則畜極。以陰處陽。而咸其畜矣。始而不雨。終而既雨。卦辭爻辭相為首尾。如此看似雙聯貫。每讀小畜反覆玩索。而不能暢然於懷。竊為隱說以通之。畜有止聚二義。凡物止則能聚。可互見。象言止大聚言聚。以補象所不及。見君子處小畜時。亦有自修之道。如是六四一陰為卦之主。五陽皆有求於四。而四為五所據。初於四應。

本欲求四知其爲五所據而復還從乎正理是能知所止者也。知止則不受畜。有置身局外之意。二因初之復與之牽連同復亦是能知止者也。此二爻似不必以復言進進无所之耳。三與四近有求於四而取困辱是不知止而見畜者也。四之有孚與五之有孚互相掩結四之上即五五之鄰即四蓋五能據四而有之不可以畜言也。上云而處與柔辭相應乃卦終推言畜成之意以示戒蓋必至五陽盡處方可言畜之成也以陰畜陽而陰陽俱不利猶之以小人畜君子而小人與君子俱不利也君子處小畜之時即不能如五之孚而初之道二之不自失宜知所擇三之反目上之征凶則受畜所不免矣。愚見只以陰陽言不以乾巽言與本義不盡合存以俟質。

易經詳說

卷九 小畜卦

天 寄願堂

履三三觀耳

程傳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履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常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以柔藉剛故爲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要履於物爲藉只是襯墊之義謂在其下也。程說乾上兌下意亦好然不如謂其後爲安。履虎尾不咥人亨。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天 寄願堂

程傳履序六三之柔踐九二之剛爲履虎尾下文柔傳以說而應乾釋其義則非指九二明矣。程傳虎尾无確指本義以乾言極是。

程傳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嚙所以能亨也。按程以爲履藉本義有所隔而進小異。本義允亦三疊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澤履有所隔而進之義也以兌過乾和說以剛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爲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辛 寄願堂

忠以履為首

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

蒙引履虎尾言謹其後也故朱子小註曰如踏他脚跡相似又曰謂他待存後也本義曰有所蹢躅而進之義也斯亦危矣若真個蹢虎尾豈有不咥人之理處危而不傷處全在說而應乎乾上不在柔履剛上柔履剛只說得履字也故彖傳分解本義所以不分解者以兌遇乾一句就當柔履剛字或曰本義以兌遇乾和說以蹢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四句通釋卦名卦辭未詳分解也曰本義所以不分解者以經文卦名卦辭本自相連故亦從而連解之雖若釋卦辭而履字固在中矣○彖義曰乾體剛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辛 寄願堂

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悅之无患也然如兌之所履亦順其正理而已固非邪媚以免禍者也如人臣之事暴君賢者之遇惡人皆履虎尾者也君子於此豈有他道乎亦盡其禮而已矣○不咥人就是得遂其進處蓋履字內有進了故曰亨○履所以不咥處全在兌悅上取義不咥所以亨○彖文王繫履卦彖辭曰以兌承乾履剛而進有危道焉然能不拂強暴之心自免禍害之及有履虎尾而不咥人之象既不見咥可隨以進占者遇此无往不遇矣故亨○象曰履柔履剛也○程傳兌以陰柔履乾之陽剛柔履剛也○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按六三是註疏之說○彖引柔履剛也若不取剛柔義只是蹢躅之後便為屬剛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或離遇乾者皆可各履矣乃獨於此各履者正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故名之曰履危之也然以其德說而應乎乾可危也可幸也○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謂之二體至下文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按此釋卦名當說履之危處以便起下○譚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為履者卦體以兌之至柔履乾之至剛在我之勢易險而在彼之暴又易逞履非所履故名曰履危之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按孔疏以六三應上九為說。當言兩卦不常言兩爻。

程傳兌以說應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之。其亨可知。

本義以卦德釋彖辭。

平菴項氏曰。以兌說而應乎乾。則所行无忤。履難危而不傷。莊周曰。虎雖養已者順也。唯柔順而說。則履虎尾而不咥人。且有能亨之理。

雲峯胡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蒙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此小畜上下應是一爻。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三 寄願堂

為主而衆爻應之。

按本文是以悅字替兌字。明不咥之義。

譚詞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何也。蓋柔順剛雖涉於危。然兌之德。

主於和悅。乾雖剛暴。而和悅以應之。自足消其剛暴之氣。而困。

以得進矣。是以履虎尾不咥人而亨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孔疏剛中正履帝位者。謂九五也。以剛處中。得其正位。居九五之。

尊。是剛中正履帝位也。而不疚。光明者。能以剛中而居帝位。不有。

疚病。由德之光明故也。此一句替明履卦德義之美。於經无所釋。

也。

按孔疏此條說是。但不當以不疚光明連說。

程傳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次謂疵病。夫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按程傳照下夫履故於无咎上添一苟字。在本文尚非語氣。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雲峯胡氏曰。釋彖已畢。又於此專指九五以推廣其義。猶乾坤文言也。按胡氏只作推廣說。而不言亨。

平菴項氏曰。又以卦體釋彖辭之占。言占之亨者。以九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且光明也。剛而得中。得正其德之不疚病。尊居帝位而臨下。其位之光明顯著也。不疚光明。所謂亨也。按臨川。

以不疚為德。光明為位。未安。而其中言亨處。蒙引存疑皆從。蒙引又以卦體明之者。明其當得亨也。蓋以卦體言。說而應乎乾。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三 寄願堂

占固宜得亨。又以卦體之九五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

也。占亦宜得亨。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別取一義也。光明還須說。

開去。蓋既有剛中正之德。而不忤帝位。理勢決然。自有一段光輝。

發越之盛處。所謂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也。

存疑剛九也。居上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五帝位也。以九居五。

則剛中正而履帝位也。剛中正履帝位。則德稱其位。无疚病。由是。

功業著於四方。是光明也。此別取一義以解履亨。不復粘著履。

剛之意。

按剛中正以卦體言。未就人事言。如後百夫履貞厲。與此不相妨。

蓋位本正中。而人事有善否也。說約謂所應之乾。乃剛中正。

而履帝位者。連上說亦有味。

法。不。疾。損。君。心。光。明。指。君。道。分。看。亦。通。

闢。天。子。固。以。其。德。矣。又。以。卦。體。觀。之。而。得。亨。之。義。焉。卦。體。九。五。剛。

而。中。正。則。善。用。其。剛。而。不。過。以。之。履。帝。位。德。與。位。稱。而。無。所。不。

其。心。盡。至。於。有。疾。乎。以。是。運。諸。功。業。自。然。光。明。顯。著。而。君。道。益。

隆。矣。此。所。以。亨。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孔。疏。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辯。上。下。尊。卑。

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但。此。履。卦。名。合。二。義。若。以。爻。言。

之。可。在。上。履。踐。於。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則。

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於。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

義。故。云。上。天。下。澤。履。但。易。合。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為。一。體。故。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書 奇順堂

因。孔。疏。卦。名。合。二。義。最。有。得。細。象。辭。與。前。履。虎。尾。意。全。不。相。家。各。

取。一。義。也。所。云。六。三。履。九。二。辯。已。見。前。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

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天。上。下。之。

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

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

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

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求。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

可。一。後。世。自。降。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後。

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

定。民。之。心。志。也。

宋。義。程。傳。則。矣。

梁。子。曰。辯。上。下。定。民。志。便。也。是。履。底。意。思。

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

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辯。上。下。上。下。既。辯。則。名。分。立。而。

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

厚。齋。馮。氏。曰。卦。木。以。兌。履。乾。為。義。正。中。小。畜。以。巽。畜。乾。對。也。天。澤。

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而。繫。之。取。諸。豫。古。

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為。禮。以。天。澤。之。象。亦。可。無。過。矣。之。立。

卦。之。義。則。以。履。履。之。履。也。

案。則。辯。上。下。所。以。定。民。志。也。使。士。庶。至。於。公。卿。大。夫。各。安。其。位。而。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書 奇順堂

不。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各。安。其。分。而。不。日。志。於。富。後。此。便。是。定。

民。志。民。猶。人。也。無。上。下。不。專。謂。庶。民。觀。禮。傳。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尤。可。見。辨。上。下。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意。方。妙。

孟。子。先。王。制。禮。各。以。命。之。器。以。別。之。原。自。定。若。天。澤。辨。則。无。涯。之。

志。求。於。有。限。之。分。民。志。那。有。個。不。定。底。

論。孔。子。釋。大。象。曰。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人。之。所。履。當。如。是。也。故。取。

象。於。履。君。子。以。民。心。所。欲。无。涯。其。志。因。以。不。定。然。所。以。定。之。者。

惟。賴。有。上。下。之。分。耳。故。須。有。以。辨。之。因。其。定。分。制。為。典。禮。使。

尊。卑。隆。殺。截。然。不。紊。如。天。居。於。上。而。不。嫌。於。高。澤。居。於。下。而。不。

嫌。於。卑。則。民。皆。帖。然。不。萌。分。外。之。思。而。志。无。不。定。矣。此。先。王。舉。

世。之。大。權。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程傳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端端必矣故往則有告告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圖註疏以素為質素對華言雲峯引蔡氏說亦云素者无文之謂細玩傳義皆无此意只是平素之素耳或疑程子有雅素之說雅只是常非有別意  
不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寄願堂

東萊呂氏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繫引初陽在下者以上下之象言之居履之初者以始終之象言之。以陽在下如賢人處卑位也若使是陰柔或進而稍上則或不能守其素矣居履之初初心未變也若非履之初則亦或改其素矣所謂豈能久而不變哉。素履亦是已進者但始進於下耳不可說是在下隱處之賢要味居履之初一句不然便亦是幽人了惟九二无應於上故曰幽人耳  
存疑世之貪饕无耻之徒則无素可率若夫舉平生所學如弁屨而盡棄之則有素而不率然後知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者之難其入也不負平生不杜所學達不離道富貴不能淫故曰无咎  
研衷素履謂本素所行即居仁由義堯舜君民之學術也履屬平

日今則率其素履耳往是今日達所施者當素履往為句按此說與程傳同可從

圖周公繫初爻曰初九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是有剛正之德當方進之始舉生平所抱負一一推行之率其素履以往者也占者如是則達之所施不變乎窮之所養何咎之有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程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義引率其素履是不變塞之意

按獨字作專字看最是謂心之專在此非謂身之獨如此也願字在先既所謂素率其素履而往只是要行平日所願耳而他非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寄願堂

所願也

圖孔子釋初象曰初九為素履之往者是不為富貴動心專欲致君澤民行其平日之所願也其无咎宜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孔圖坦坦平易之貌

釋傳九二居柔實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

上進故有幽人之戒  
未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也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要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云。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看得道字重。蓋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小畜初九與六四。一陰相應。而能復自道。所以吉。履九二與六三。一陰相比。而自能履道。所以貞吉也。

建安邱氏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易。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惟九二為能盡履道之義。

蒙引。猶云。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蓋黜陟不問。理亂不知。何崎嶇之有。所謂平坦也。履道之道。以道理言。不可以道路言。須應本義。幽人履道之道。履道者。所謂不得其行其道者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美 寄願堂

按朱子亦云。道即路也。然依幽人履道之語看來。還王道。理說是存疑。坦坦。平坦之甚也。猶云平。所以平坦以履道也。雖在物外。然不履道而非理。妄為。鮮不及欲坦坦不可得也。故必履道。然後平坦。二之履道。便是貞也。二之坦坦。便是吉也。

玩表履道以身所行言。坦坦以心所存言。按象詞。无戒意。而程傳。雙湖皆云。戒。不入口氣內可也。初為已進。而二反為幽人。豈以二陽居陰之故歟。初與四。二與五。皆不相應。而五為君位。與君不相應。故為幽人。

譚周公繫二爻曰。九二居下无應。未為時用者也。而以剛中自守。唯知尊德樂義。一切是非榮辱。不繫於心。是為履道坦坦之象。幽人如是。則得潔身之正。而有自得之休矣。不亦貞而主乎。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云。疑口字下得最妙。富貴何能亂我。我心自亂耳。

履孔疏。以中為居中。程傳。以為中心。優於孔疏矣。蒙引。却謂中就交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可以中字當心字。愚謂。以中履交德。語費周旋。不如直作心說。與自字尤貼合。爻詞由履道坦坦。見得幽人貞吉。蒙引。但云幽人貞吉。而中不自亂。即履道坦坦意也。

講孔子釋二象曰。幽人守貞而吉者。以一確然有自守之操。其心中无利欲。不自惑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美 寄願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武人。為于大君。

按孔疏。眇。目自為能視。跛。足自為能履。說是謂行威武加陵於人。却非。

程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武人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暴率而已。非能履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與。是以剛躁陷危而得凶也。

不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

也

要胡氏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爲成卦之主，而統五陽，有武人爲大君之象。大陽也，或曰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陰類多是勇猛強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

彖別六三武人爲于大君，雖別爲一象，其取義亦與上爻取能視，能履履至人同。故本義曰：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豈能久則是履虎尾，咥人凶意矣。武人實無能爲本柔也，爲大君則肆其暴，志剛也不可泥武人爲說，不得柔正是柔也。

彖六三不中不正而又陰柔，是其才德俱无足取也。居三之陽，位是志剛也。志剛則有自用自專之病，故其象爲取本不能視也。

易經詳說

卷九 三

早 寄願堂

而自以爲能視，跋本不能履也。而自以爲能履，以此履乾，其剛復自用之氣，必有以觸其剛忿之心，其見傷害也必矣。故又爲履虎尾，咥人凶，又爲武人爲于大君之象。蓋柔本无能也，而志剛則好于自用，武人本无能也，而爲大君則得以自肆。如此之人，豈能久哉？秦政項籍可見矣。

獨衷專重志剛字，下二象總是剛復取禍之意，以見无才德而好自用者无一而可也。

按取本不能視，跋本不能履，以此例看末句，則武人未必即能爲大君，只是草莽僭號之流，本義引秦政項籍，乃是武人中之能爲君者當活看。彖引作已爲君說，然謂武人爲大君，被其害者亦多。此意不緊要，只是說他播惡而不能久。孔疏武人欲

自爲大君，欲字好，可見未即爲君。

周公繫三爻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而好自用，不肯下人，本无見事之明，此眇不能視，強自以爲能視，本无任事之才，此跛不能履，強自以爲能履，以此作事，動輒觸隨，猶虎在前而履其尾，必至咥人而凶也。又如剛武之人，本无能爲，而乃爲大君，得志肆暴，是播其惡於衆也，豈能久乎？終歸於凶而已矣。

象曰：取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跋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程傳：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蓋敬聖而凶也。

易經詳說

卷九

早 寄願堂

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

程釋此聖人以理斷之言，六三雖自以爲能視而實不足以有明也，雖自以爲能履而實不足以與之有行也。位不當，即不中不正，志剛居三也。

按志剛多作爲君志剛行暴說，愚謂只是說他志剛，故以武人而欲爲大君，就欲說却與志字切。所見如此，然不敢驟易舊說也。

蓋孔子釋三象曰：眇自謂能視，其視幾何？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自謂能履，其履幾何？實不足以與行也。咥人凶者，由其居位不當，无和悅之德，以履乾而致傷害也。武人爲于大君者，本柔而志剛，妄行以取禍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王註：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孔疏：愬愬危懼也。

程傳：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後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常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雲峯胡氏曰：三履虎尾。四亦言之者。承二而言也。但本義於三之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三 寄願堂

履虎尾。日下中不正以履。是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履虎尾。則日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則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唯五以剛居剛。謂五為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問者。二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豈同多懼。履之四以剛居柔。愬愬終吉。所以終吉。

梁引：六三不中不正。九四亦不中不正。然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異。履虎尾危也。始於危。終於不危。始也。惟恐其不得進。終也。得遂其進矣。是為愬愬終吉。

陽四以五為虎。尾而履之。與衆辭不合。恐是以乾為虎。而四居乾

之下。是虎之尾也。值此者即為履耳。備一說。

關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其初本未有吉者。幸其以剛居柔。愬愬然戒惕无已。始雖危。終於不危矣。故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程傳：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志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朱子曰：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象引：終吉。終得遂其進之志也。故象曰：志行也。凡言終者。對初而言。言終吉。則是其初未有吉處。

獨志行。凡既謂謙志得行。程謂志在於行。今只作能遂其進。為志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三 寄願堂

之得行。從朱子說也。所以云進者。履虎尾。原是要進也。

獨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愬愬終吉者。蓋能戒惕則不見傷害。終遂其進。而志得行。所以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義。雖得美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防閑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一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

據其象爲夫決其履雖使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雖正而危爲戒深矣

或問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坎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夫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朱子曰夫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爲戒深矣

義舉胡氏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而聖人猶以夫履爲戒蓋處順境愈不可不戒懼也在下者不患其不受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愛故戒其夫履初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夫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寄願筆

象引剛中正剛有能爲之資履帝位則坎可爲之勢下以兌說處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爲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於所持而危多出於所安

要解陳介眉曰九五陽剛中正履帝位之尊律與位稱原自不坎原自光明但人主剛中正履帝位每易傷於所持交懼其傷於所持故爲之戒曰夫履貞厲

說夫履貞厲周公語也時在前履帝位而不坎孔子語也時在後名爲一義不相妨今講中多爲交詞回護是忘却前後矣象傳位正當是孔子語未嘗不與象傳相照應然與周公爻辭却以反形見意理筆自妙水義用象傳詁於周公口氣當稍避此處貞厲用不得況不正一眉意須辨

謹周公案五爻曰九五以陽剛居尊位遇事即行无復持重却顧爲夫決其履之象事雖得正過於自用亦有危道能免於厲乎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不義傷於所持

按注傳以其正當尊位當字如字諱正字似亦只作虛字象引謂正以德言當以位言則當字作去聲讀矣象傳明言位正當如何又分德位總是九五之位正而且當也本義傷於所持補本文之所未足位正當夫履貞厲似相反所以然者以其位正當而有所恃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寄願筆

義舉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惟其有恃所以自決

至疑位從交位來正指才言當指權言此推夫履之由折衷須知此爻只是英明之君有雄才大畧者不可看太奸子若是純德之君何至於夫履

按夫履貞厲貞字若以位言則上下俱无礙周公致戒謂人君決其履雖居正當之位而亦危焉孔子釋之謂周公所云夫履貞厲者以位正當而云然也備一說當似只是俗云穩當之意去疑以權言則是平聲讀欠明

諸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之其履貞厲者以其所處之位正而且當則有所恃惟吾所欲爲而莫之顧所以事雖正而亦危也上九履虎尾其旋元吉

王註禍福之祥生乎所履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

孔疏祥謂微祥。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微祥。按註疏以旋為旋反取下應兌說之意未甚明。

程傳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處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旋无疵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處履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果 寄履字

朱子曰履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微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進齋徐氏曰履至上九履道成矣降祥在天不必考之於天惟視吾之所履何如耳。視其動容周旋之際无不合禮則必獲元吉。

雲峯胡氏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終專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履之終統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未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故本義云占者視履視其所履而定也。

蒙引此二句不是兩項其旋字在視履內元吉字在考祥內二句

俱要有兩邊意只據履之終吉也。言於履之終而自視以考其祥若所履者周旋則為祥當得元吉矣。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无一毫缺憾踴躍之意。視履之終不是終身之履只是一事之履終祥陳休咎之意其旋元吉亦無未得元吉者之意十分善者得十分吉五分善者五分吉五分不吉一分善者便有七八分不吉僅得一二分吉而已。

存疑此於爻義俱无取只是就履終說道理如比初六小畜上九之例。

易統曰視曰考虛心反照有不敢實意元吉只是大善而吉以理言則大有慶方指爻履說。

譚周公繫上爻曰履至上九履已成矣吉凶之兆已有可考驗矣。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果 寄履字

不必求之於天唯視己之所履以考其祥之何如若其所履者无一不當天理合人心周旋而无虧欠則百福俱至乃為大善而吉矣使所履一有不善吉未可以倖致占者亦慎所履於始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程傳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雲峯胡氏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為大。

蒙引元字與大重且元吉亦不是實說故曰若得元吉便看旋字。在上二字不虛見是履之終而得元吉也。

音。應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慶。是正解元吉。

按孔疏云元吉而至九。是大有福慶也。看來元吉在上。只是上九元吉之意。包視履其旋。意在內。

請孔子釋上象曰。其旋未易。故元吉亦未易得。若元吉而得之。在上則非常之福。自天佑之。不亦大有慶乎。

吉。應安。剛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象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王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巽 寄履堂

輔弼曰。陽爻處陰位。謙也。故此八卦皆以陽處陰為善。

明解卦詞主履乾而履乾者。貴和悅。象傳釋履乾而推之。履帝位。履帝位者。九貴剛中正。隨所履而德不同。初履乎素。用之則行。以道殉身者也。二履乎道。舍之則城。以身殉道者也。四知上有剛明之君。臣道不可不順。五知下有媚悅之臣。君道不可不慎。觀于三而知從逆之凶。積不善者。動于禍隨也。觀于上而知惡逆之吉。積善者。動于福應也。出處之大。則君臣之大任。禍福之大。機履之道。盡之矣。

按小畜履同為一陰五陽之卦。上下一轉移間。其義迥別。一陰在四居乾之上而畜之為小畜。一陰在三居乾之後而履之為履。陰在四得正。故五陽應之。而血去惕出。陰在三不正。故五陽不

應而有咎。人之凶。履之象。傳云。柔履剛。分明是以兌履乾為履。

小畜但云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朱子因兌履乾而推出巽畜乾。經文似未有此意。蓋疑之履者。禮也。大衆取天澤之義而言。禮是儒家所不及。與小畜。蓋文德同。則以六爻論之初是求進者。履得其正。故以行願乎之。二是不求進者。履得其中。故以履道坦坦深許之。三為成卦之主。近乾則履危不正而妄作。故以象辭履虎尾。是聖人凶係之。四近五履危而知懼。與三相反。故得无咎。五中正居尊。本明察英斷之君。而以夫履示戒者。因卦爻取象虎尾。故以五之威猛為言。上夬決則下危懼。其義相通。然五終是吉。爻得時得位。為所敬為。无不如意。象傳之位正當與象傳之履帝位而不戒。不相悖也。上爻推言履善而獲福。為履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巽 寄履堂

為者。於人最為緊切。夫謂之履虎尾。則非明良一德之助。初僅可自全。四近難免憂患。不如二以幽人自處。履道坦坦。可保其旋之吉也。明太祖以匹夫有天下。可謂應運真主。履帝位而不戒者矣。治尚嚴急。刑殺過當。當時以仕為長途。以進不得已而出。親友至於涕泣送別。如歸成之狀。在下可謂履虎尾。在上可謂夬履。與此卦甚相合。蓋應言風正。濁俗。庶幾不變。開三百年太平之基。則夬履未可盡非也。謂之貞厲者。蓋以上下危厲言。而非夬履者之有凶吝。若謂夬履致禍。則與位正當有妨。仇洽柱礎之漢武。謂幾為秦皇之禍。恐是不正而厲。非貞厲也。以云不戒。尤不合。

易經詳說卷九終

易經詳說卷十

泰三三乾下

「履傳」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一 寄願堂

亨者。時有污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樂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本義」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

「點齋」蔡氏曰。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

「震澤」胡氏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惟泰卦為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通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

「象引」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相无上。

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就淑慝之分。上取也。

曰然則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氣通。則決然內陽而

外陰矣。斷斷乎不可易之定理也。○吉亨主人言。○六十四卦

泰傳。獨否泰不分。釋卦名卦辭。有以小往大來。正是所以為泰處。

天往小來。正是所以為否處。不言陽剛而曰剛陽何意。曰无意

存疑。吉者得遂其進。而无陰邪之傷。所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是

也。亨者得行其道。而无掣肘之慮。所謂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是也。

「本義」曰歸妹來。只是旁意不緊要。依節有坤本下而上。為往

乾本上而下。為來。甚明。

「關文」王繫泰象辭曰。易之大分。陽為大。而陰為小。乾下坤上。於卦

為泰。是小者居外。大者居內。在人事則小人居外。而退聽君子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一 寄願堂

居中而用事也。人當通泰之時。有陽剛之德。自然吉而亨矣。

「象引」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孔疏」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者。釋此卦小往大來吉亨。名為泰也。所以得名為泰者。止由天地氣交而生養萬物。

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上謂君也。下謂臣也。君臣交好。故志意和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健則內陽。外順則外陰。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說泰卦之德也。陰陽言交。健順言卦。此就卦爻釋小往大來吉亨也。

吉亨也。

程傳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歸於君子而无小人也。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意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則復名卦之意可見矣。

建安印氏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三 寄願堂

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行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

厚齋馮氏曰泰否之象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家引或者多疑志同與萬物通不相對不知萬物通乃是氣通氣通與志同適相對也不然交在天地而通在萬物於理疎矣但須知二氣之通必須於萬物之通上見之。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之際相交然後兩志相通。堂上遠於萬里則下情不得上通矣臣庶隔於外朝則上意不得下達矣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主造化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主人事言或曰通指人事恐非蓋上文天地交上下交亦兼造化人事。內健而外順不必作一人說蓋

有陰陽即有健順自天地言總是陽氣用事也。內君子而外小人不是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州郡只是內者為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陰陽以體言猶諸卦例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行猶諸卦例之卦德也體猶人身也德猶人心也

按孔疏陰陽其象健順明其性亦說得通但本義之例皆言體言德象引之說自穩

存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感而萬物因之發生是萬物通也此泰之見於造化也君禮其臣臣忠其君聖主得賢臣以宏功業賢士得明主以顯其德是其志同也此泰之見於人事也。溫厚和平發生長育此天地間之陽氣也厥幾寒冽慘刻肅殺此天地間之陰氣也內陽而外陰是溫厚和平發生長育之氣充塞乎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四 寄願堂

宇宙嚴凝寒冽慘刻肅殺之氣欲藏而不見也健順即陰陽二氣之德然最難體認看來陰陽二氣各有性格如乾確然示人易矣可見其健坤順然示人簡矣可見其順然易簡健順以不可相无之陰陽言外健內順以叔歷之陰陽言此順是不好底順當即此類推矣人因健順難說多就人上說不知傳分造化人事說陰陽健順是造化君子小人是人事若健順就人說則非造化矣不可用

按存疑陰陽二氣各有性格則孔疏云明其性亦不差。按內陽外陰二句承天地交說內君子句承上下交說君子道長二句又承內君子句說。或以萬物為植物看來只宜渾說。以造化言之天氣入地氣之內是為內陽外陰內健外順陽變

陸合自然化生萬物。如此說覺正大。去疑以內陽外陰爲心。內健外順爲君道。內君子外小人爲君種。內陽存天理外陰遏人欲也。內健完天德外順絕比昵也。內君子賢哲是親外小人貪王是遠也。時講多從此將外陰外順外字照外小人一例看。是屏退遠去之意。與尋常內外兼言者不同。

譙孔子釋彖辭曰。卦名泰而詞曰小往大來吉亨者。則是天地相交而化生萬物之氣通。此泰之見於造化也。上下君臣相交而與道致治之志同。此泰之見於人事也。天地既交。是生息之氣用事而爾殺之氣退隱。內乎陽而外乎陰也。剛殺之性用事而柔嬌之性不行。內乎健而外乎順也。上下既交。是正直之人用事而邪枉之人退隱。內乎君子而外乎小人也。惟內君子故君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五 寄順堂

子濟民利物之道曰長。惟外小人故小人盡國官民之道曰消。所謂小往大來者如此。而吉亨可知矣。

彖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疏孔疏。焉財成。就天地之道。訓財成二字明。王註謂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失節意覺添設。孔疏后君也。百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尙說得是。至云兼遺諸侯。故不直言先王。則屬不必。

釋傳。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達。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則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達。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轉

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較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孟子曰。財成。猶裁裁成。就之也。財成者。所以輔相也。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財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因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財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又曰。裁成。是裁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輔相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裁做春夏秋冬四時。間裁成輔相。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六 寄順堂

无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我成輔相。處若塞否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因本義。財成。輔相。分過不及言。則財成所以輔相。爲未定之說。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成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不及。如氣化流行。體統相輔。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與形體。總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東南西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鋤。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蒙引。泰義曰。天之道爲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道爲山川風





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掌之根然。援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衆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援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易林讀至蒙字絕句。下卦放此。朱子曰。以其象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援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象者人也。臨川吳氏曰。三陽爲類。雖不共本。援之則其根連而起。初之以其類。河連似之。梅賾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其正行之。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九 寄願堂

雲華胡氏曰。援茅茹在物爲相連之象。以其象在人爲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象。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類。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者。易爲君子謀也。蒙引三陽同體。一陽進而衆陽與之俱進。猶援茅而其茹自以其衆起也。小註謂援茅以物象言。以其象以人言。然恐記者之誤。征行之吉。指仕進也。非指出行。故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若非仕進。何拘於陽剛。玩意。援茅連茹。非君子相約而進。但衆賢俱進。便似相連也。援拔茅茹以其象。語是屬茅。而意則指人。故直接征吉。讀周公繫初爻曰。當泰之時。正君子道行之日。初九一陽與上二

陽相連而進。其象猶援茅。而其根茹以類而起者。然以是而征。足以成輔泰之功。不亦吉乎。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傳時將泰則。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象。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讀鄭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蒙引伊尹曰。與我處敵敵之中。由是以蒙。免辟之道。我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哉。此所謂在外也。兼三陽言去。外指天下言。惟志在外。故征吉。不則。蓋當耳。

援外猶門外之外。非外卦。

證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拔茅征吉者。蓋初九與二陽並進。乃君子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九 寄願堂

志在天下。而非爲一身種黨計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馮陵于水。是初九之人。九二能包含容受。此說與

援註疏用馮河。馮陵于水。是初九之人。九二能包含容受。此說與

傳義大異。註疏以中行爲五。傳義皆以爲二。

程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同德。足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遺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康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理。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宏之度。有公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字之。世人情

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情于四循憚于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  
爲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  
漸至于衰昔蓋山狙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  
不能維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容則是包  
合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合容之量  
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過遠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  
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遠達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  
庶事雖遠達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遠達者也時  
聚則同道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  
約而正之非絕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  
率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十一 寄願堂

妨于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聖於朋比也  
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  
之德故曰得尚於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按程傳  
此節解極透徹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  
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遠達而不昵朋比則合  
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雲峯胡氏曰陰爻雜有荒穢象包之者二柔虛也用馮河又見九  
之爲剛陰在外有遠達象不遺之者九剛大也朋亡又見二之爲  
中大槩泰卦上下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又各適陰陽之中  
只九二二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若有包容而無斷制非剛柔相濟

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遠達而  
或自私于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雖不遺遠  
達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滯遇合乎中矣本義兩兩字當  
細玩

竊謂此爻之辭純是占中行者九二之中行也九二中行內便自  
具有包容以下四事矣今本義云云却是周公就治泰上備說出  
人能如是方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所以治泰者得其道矣吉亨亦  
不假言包含以下四件俱要兼處人處事言程傳亦是此意包  
荒雖與用馮河相對不遺遠達與朋亡相對其實四事各有個中  
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乃爲中行也蓋不能合容非中也當斷不能  
斷亦非中也滯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者天理之當然也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十一 寄願堂

好者耳然析而言之有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  
存隱四者皆中行之道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則自具此四者  
占者能此四事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腰包荒四項兩兩相形言含宏而又果斷不遺遠達而不昵近二  
爲治泰之大臣故周公備極形容如此尚謂配程傳云配合本  
義只言合以合字代配字尤明只是上四項皆合乎中行耳  
本義云中行之道行字作不得道字當是依中道而行

譚周公繫二爻曰二以剛中應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其待人也  
恕其處事也寬爲能包容荒穢然使一于包容適以養天下之  
弊也賢必進而不得必退利必興而弊必革能用馮河之勇斷  
舉及側陋國及隱微而遠達不遺然或昵于朋比非爲示天下

以公也不狎于近倖之私。不知于便安之習而朋比是亡。馬四者分言之各具一中。統言之共成一中。人能如是。庶得合於中行之道。而吉不待言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追光明顯大也。

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個心。胃明澈底如何做得。

存疑以光大是推原。所以得尚中行。處主心言。不光則昧于義。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圭 寄願堂

理昭于事勢。但知凡事可行則行。安知其當包荒而未可遽行。但知目前可以苟安。無事。安知當奮發振作。但知目前既安。且治。可以無事乎。遠圖。安知當不遐遺而周乎庶事。但知朋比為我之私人。安知彼為我蠹而當去。故尤則明足以有照。而知當包荒。當用馮河。當不遐遺。朋亡。不大則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凡事惟欲速成。安能寬容而等待。凡事惟守常因循而已。安能奮發而改作。凡事惟苟且目前。安能有深遠之慮。煦煦然息而已。安能絕乎私愛。故大則氣足以有為。能包荒。能用馮河。能不遐遺。朋亡。嗟存疑詳盡。

譚孔子釋二象曰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者。由其心之光大也。光明無蔽。則能知中道之所在。正大无私。則能依中道而行之。此

所以得尚于中行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孔疏无平不陂者。九三處天地相交之際。將各分復其所處。乾體初雖在下。今將復歸于上。坤體初雖在上。今欲復歸于下。是初始平者。必將有險陂也。初始性者。必將有反復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性而不復者。猶若无在下而不在上。无在上而不歸下也。陂貞无咎者。已居變革之世。應有危殆。只為已居得其正。動有其應。難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恤憂也。孚信也。信義先以誠著。故不恤憂其孚信也。信義自明。故于食祿之道。自有福慶也。

程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圭 寄願堂

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性而不反者。謂陰當役也。平者。性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付其所求也。不失所期。其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祿。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集。則福祿日臻。德踰于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嗟程說无平二句。分貼陰陽。較註疏為是。勿恤其孚與註疏不同。註疏謂不須憂而信義自明。程謂不失所期為信。蓋不勞憂恤。得其所求。有可信也。本義從程說。

永義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雲華胡氏曰：陽居於內爲平，性而外則爲險。險出於外爲往，返而內亦爲復。陽之中也，已有險之幾。途之往也，已有復之幾。元九三將過乎中，其險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矣。

因此將有孚，貼上二句，見險復之有可信，但能艱貞不須憂復之必至，其說有味。

節齋蔡氏曰：字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險之必復而動其心也。

陸家邱氏曰：平指六四，不戒以孚之孚，不以三陰之復而動其慮。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圭 寄願堂

惟嚴于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

陸家傳艱貞二字，平說邱氏嚴于自守，似申看從程傳爲是。古爲

徐氏曰：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世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

何曰平，厥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遵。

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

護之天運，以爲无與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也。

引无平不險，固兼得動无往不復，往復如何說得靜耶？曰：皆非

也。元來无平不險，无往不復，兩句都只泛泛言，而泰極否來之意

自見於言外耳。一說平，厥往復，通以氣運言。泰九三爻辭大意

云：泰過中矣，如今不好時節將來了，故曰无平不險，无往不復，危

之之辭也。爲今之計，只是艱難守正以處之，則无咎，不必憂否運

之將至而猶得以享其所有也。有謂謂泰有可保也。國是用雲華說。

解此爻之總位，俱无取，只就時上說道理。

王樞全重艱貞二字，若能真實艱貞，自不消空憂恤，而平可常

平往可常往，此正是惕以艱貞處，莫錯認了。食享也，福即泰平之

福。

虞程何以食爲祿食，今只作享字看，謂於以享有福也。

馬周公繫三爻曰：九三當泰過中而否欲來之時，始天地交泰，固

爲君子之慶，然小无常往而不返者，陰常復也。夫治亂之相因

陰陽之相勝，乃天運一定，有孚信而常與復者也。當此之時，惟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圭 寄願堂

艱難其思慮，而存思慮預防之心，正固其施爲，而皆持盈守滿

之道，在已者修，可无咎矣。由是不必憂恤乎，厥往復之孚而於

以享有太平之福，常保无事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孔疏：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而三處天地交際之處，天體將

上地體將下，故作者將復，平者將厥

往，無往不復，自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

必復于下，此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

理，以爲戒也。

雲華胡氏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合，陰陽消長之交。

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險，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咎不復，非氏曰：宋

本作无乎不復无往不復

鄭陽重曰按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問兩存之今不敢輕改姑從程傳云

存疑總是舉一句以見其餘如包荒得尚于中行何

蒙引此天地不可指封之乾坤天地之際只是謂天地氣運之交際也謂泰往而否來也

譚孔子釋三象曰所謂无往不復者以九三所處乃天地之交際泰極而否欲求也有世道之賁者可不艱貞以盡保泰之道哉

六四翻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孔疏六四翻翻者四主坤首而欲下復見命則退故翻翻而下也不富以其鄰者以用也鄰謂五與上也今以下復艱險惡皆從之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七 寄願堂

故不待財富而用其鄰不戒以孚也鄰皆從已共同志願不待戒告而自孚信以從已也

程傳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土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翻翻疾飛之貌四翻翻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于三尚云艱貞則有難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翻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

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

雲蒙明氏曰三陰翻翻然下來不待富而其鄰從之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心也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三將過乎中且以艱貞為君子之戒四已過乎中君子所當戒固不待言也

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援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之反曰翻翻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蒙引翻翻固兼三陰言不富不戒只言四三待富而自能以其類也亦不待戒約于家而家自相孚也或說不富不戒亦兼三陰言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大 寄願堂

非也不富以其鄰以力言不戒以孚以心言小畜九五之有孚舉如富以其鄰亦如此分

存疑三陰翻翻而下復是小人之象不主造化說若九三无往不復則兼造化說

我此另一例看占得此爻當為其翻翻者乎抑防其翻翻而為之備乎水義君子當戒論其理也占此爻當就此爻論

曝周公繫四爻曰六四泰已過中正小往而將復之時也四與上二陰翻翻而下其力之協也不待富而能用其鄰其心之同也不待戒而共相信蓋小人合交以害正道若此君子可不知戒哉

象曰翻翻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戴望以三略在上爲失其實退聽已久從來時下復故如是也

按程傳謂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恐未必確。

世好事者假托爲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爲湯而謂非受辛之父

者其矣

要湖胡氏曰証以京傳則帝乙爲湯証以陽虎之言則帝乙爲紂父姑兩存之以備參考然其爲姊妹之辭則一耳

彙引帝乙歸妹是居尊而能盡虛已下賢之象也以社元吉就保泰上說

存疑此爻非帝女下嫁帝女下嫁其象也猶乾九五飛龍在天亦象也

按作取象是本義謂帝乙占得此爻可疑○又按彙引有一說以

帝乙之妹當六五或因註疏女處尊位而爲此說不可從○還以

帝乙爲主○歸妹亦虛已之事當活看○以此爻社結君言

譚周公繫五爻曰五爲泰主虛中以應九二是不以勢位自高而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三 帝廟堂

虛已以下賢如帝乙忘其貴而歸其妹於下也則得賢致治泰可常保以此而愛福社大善而吉也

象曰以社元吉中以行願也

釋傳所以獲社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

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離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

乎○  
運齋徐氏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存疑中以行願就是本義彙中虛已下應九二之賢言由其有柔中之德以行下賢之願也

張以社元吉內包帝乙歸妹虛已下賢意方於中以行願合

謂孔子釋五象曰所謂以社元吉者蓋五以柔中之德行其下賢

之願虛已委任致治保泰故能以之受社而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孔疏城復于隍者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甲不上承尊不下施猶若城復于隍也子夏傳云隍是城下池也城之爲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爲城今下不培扶則崩壞以此崩倒反復

于隍猶君之爲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頓危故云城復于隍此假外象以喻人事

程傳陷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將將反于否如城土頽圯復反于隍也上泰之解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

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三 帝廟堂

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離吝邑所居謂親近大半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

二義有貞而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否不由于告命也

張孔疏謂城復于隍其詳程傳只作泰反爲否大槩說當云君勿用師程謂師不可用孔疏謂不煩用師煩字未明自邑告命程

但言告命未言不從孔疏謂告命而下不從程說爲優

宋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

朱子曰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

以二五爲中不可過也。過則否矣。坤土本在下之物。在上則有傾頽之理。復于陰者。反其本也。坤上爲泰。坤下爲否。此特以陰陽之氣言爾。

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應而皆有警戒之詞。九三之時。尚可爲也。故能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爲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于吝。此所以貴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坎。

建康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于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重 寄 廬 堂

存疑周室東遷。號令不行于天下。其後爲東君。獨守河南二邑。即此爻之義也。雖貞亦吝者。自邑告命。未必无善事。然終不能有爲也。

張氏引証甚詳。

王越執回。全自邑告命。此正勿用師。處若无自修工夫。勿用師只是妄命耳。宜辨。

蘇淵勿用師二句。俱作假象看。

張氏以勿用師。自邑告命。作兩層本義云。不可力爭。但可自守。不可力爭。勿用師也。但可自守。自邑告命也。說甚詳實。本義自守。自字非訓自邑。自字。自邑。後經傳自其親近而告命之作從字着。是。

謝周公繫上爻曰。上六泰極而否。有城土。傾覆。反于陰之象。時。

勢至此。不可力爭。是爲勿用師也。但當反已。修其政令。以維持之。是爲自邑告命也。然思至而爲之備。禍生而爲之防。亦云晚矣。所行雖出于正。不免于羞吝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孔疏其命亂者。釋城復于隍之義。若教命不亂。臣當輔君。猶土當扶城。由其命錯亂。下不奉上。猶土不培城。使復于隍。故云其命亂也。

按此說頗覺鑿然。作教命之亂。亦可用。程傳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疑有誤。本義告命。所以治之。是命亂後一層語。蓋上云但可自守。仍是許之之辭。故此云然。

程傳城復于隍。失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重 寄 廬 堂

本義命亂。故復告命。所以治之也。

聖人胡氏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於不可爲也。

存疑因政令之亂。故爲否。本義爻辭則云。但可自守。象傳又云。告命所以治之。二者若相反何也。蓋但可自守。時也。天也。告命所以治之者。尤貴人事。或可以回天也。

王越命不是天命。即告命命字。紀綱刑政皆是。亂混亂也。

陸氏子釋上象曰。上之城復于隍者。豈特時運使然哉。亦由人情安肆。政教不修。紀綱不振。其命已亂。故復歸于否也。自邑告命。以治其亂。感人心。回天意。爲急務矣。

再建安印氏曰。泰通也。卦以小牲大來爲義。故內三陽爻屬泰。外三陰爻屬否。初九言拔茅。則君子進用之始。九二言包荒。則大臣。



自泰之功九三言无平不陂則世道盛衰消長之會此三爻皆以  
言也至六四言剛則不富則泰已過中而西欲來之時也六五  
言帝乙歸妹則人君保泰之事上六城復于隍則泰轉而為否矣  
天下豈有常泰之時乎

明訓伏義本天道以名卦文王本人道以繫辭彖傳言造化人事  
之泰大象言致泰之道六之初言反莽則君子際泰以並進二言  
包荒則大臣保泰以成力三言平陂則以泰運盛衰消長微之四  
言剛剛則以泰極否來成之五善於保泰之君上轉泰為否之常  
蓋主泰者造化致泰保泰者人事也聖人不以天運為盛衰而以  
人事為得失耳

巢經世之有否泰猶寒之必暑暑之必寒也天也保而持之使常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重 寄願堂

泰不否則猶未寒治寒未夏治暑使寒暑不為之侵人也此卦天  
地交泰多士彙征孰不謂既治且安然開泰者天地而保泰者君  
臣故五惟任賢為主泰之君一惟用中為輔泰之臣初泰之始泰  
之所始由君子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始否  
之所始由小人之為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  
極而衰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亦否天之  
能勝人也聖人之為世道慮者深矣

覆泰卦六爻元凶象初與二五吉不待言三雖有成辭然正在泰  
時故云有福初三三陽相連故云以其樂四五上三陰相連  
故云剛剛然處泰之時陰雖漸盛未及害治故不言凶也上處  
泰極陰爻陰位未免失之稱施為亂命之象而不言凶者以其

泰之極也泰三陽在內三陰在外以陽為主而三陽之中  
又以二為主二五相應正是君明臣良之象世之所以泰也彖

言上下相交為君子道長之時意主君子進用一過而君道未  
備故大象補出元后治泰一段大道理初陽得正初仕求進者  
之吉也二陽得中大臣任事者有治泰之令德故為承平之之  
辭三居陽之盡而與陰接示以平陂往復之理而以艱貞為保  
泰之道亦予之之辭非謂於此又便復否也四陰得正應初處  
泰之世兄君子同升亦連類而來故有剛剛以鄰之象五柔中  
應二歸妹正是下交之象自有保泰之吉上處泰極於此方宜  
否來而收象城復于隍然能自治尚保无事蓋方泰亦不至于  
速凶也

易經詳說

卷十 泰卦

重 寄願堂

否三三卦

程傳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交通。所以為否也。三山吳氏曰。泰否之機。常相待也。亦常相離也。先天之卦。泰以否對。後天之卦。泰以否繼。對則遠而離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便至泰。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泰易而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泰一卦。便至否。泰難而否易也。雖否而泰。泰而否。有若循環然。泰之中。又有否。否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孔疏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毛 亨 傳

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為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程傳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無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間隔。相因而不遇。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相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

腰孔疏非人道交通之時。多交通二層。意程傳為提。然以不生萬物。見得无人道。亦似未切。

以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否是以天運推之人事。

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推之天運。

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劉氏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无也。守此不變。

時之否道之亨也。

彖引泰者。人道之常也。否正與泰反。非人道也。故曰否之匪人。其

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君子之道。於否時。則非其所利也。何也。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毛 亨 傳

陽為大。陰為小。此卦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固大往而小來也。上

下不交。天下无邦。豈人道乎。

程傳引以匪人。照上下不交。就是程傳。照天地不交。尚欠分曉。

彖引謂人道之常。是大槩論道理。或謂否則三綱論九法。數而无

復。有人之道。重看八字亦好。本義自漸來。不緊要。

圖文王繫否彖辭曰。坤下乾上。天地之氣閉塞。而為否。當此之時。

三綱論九法。數。匪復人道之常矣。於君子之正道。有不利焉。蓋

大者往居外。小者來居內。是君子欲述。小人得志之日。豈利君

子之正道乎。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

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凡此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與泰卦反也。泰卦云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應云上下不交則其志不同也。非但其志不同。上下乖隔。則邦國滅亡。故變云天下无邦也。內柔而外剛者。欲取否塞之義。故內至柔弱。外禦剛強。所以否閉。若欲取通泰之義。則云內健外順。各隨義爲文。故此云剛柔不云健順。

程傳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爲治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來處于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无寧願也

李氏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詞皆與泰反。陽川吳氏曰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達而生。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抑闕而死。先王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之情上通於君。則天下治而爲泰。若君心不下達。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絕不交。天下雖有邦與无邦同矣。所以爲否也。

而論泰氏曰。泰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凝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張氏健順言剛柔。孔疏飾漸各爲一說。總不如蒙引爲正。蒙引曰。泰曰內健而外順。否曰內順而外健。而曰內柔而外剛。此猶曰天行健。至坤不曰地勢順。而曰地勢坤。聖人下筆之際。亦安

得拘拘於一二字之間。亦要其理之同而已。邦國之所以爲邦。固者以其有上下也。今上下不交。則情意乖離。不相維係。雖有邦。亦无邦同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程子曰國而不治。則不國。亦語意相類。

程傳上下不交。則政令不行。而天下亂。故曰无邦。

上下不交。程傳以君民言。常說多謂君臣。看來下字可兼臣民。天下之所以治者。以其有邦也。无邦則不成個天下矣。身易謂猶云不成世道是也。身易又引張子云。古之人一邦不治。則之一邦。至天下无邦。可之。則只有隱耳。亦是一說。東坡又云。无邦者亡國之謂。亦通。外陽升剛只是陽剛不用事。而外陽亦即外剛。无兩意。照泰卦此二句。亦屬造化之說。承天地不交。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无寧願也

國孔子釋彖辭曰。謂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者。則是天地之氣不交。陰陽閉塞。而萬物化生之機。无由以通也。此造化之否也。上下之情不交。國事日非。而天下无治安之邦也。此人事之否。所以爲否之匪人也。天地不交。則肅殺之氣用事。生息之氣退隱。內陰而外陽。收歛之實用事。發舒之質退隱。內柔而外剛也。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上下不交。則小人用事。君子退隱。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惟內小人。則盡國病民之道長。惟外君子。則濟民利物之道消。非人事之大往小來乎。此所以不利君子貞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程傳天地不相交。通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

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腰孔疏謂以節儉為德。○程謂儉損其德。○本義收歛是儉。○損意從退。○說也。○程謂不可榮居祿位。○本義人不得以祿位榮之。○又深一意。○本義收歛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平遠項氏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不可榮者。○言下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按分貼利害未妥。○二句只一意。

誠齋楊氏曰。○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可避天下不可避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避。○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難之所伏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事 窮 變 通

蒙引。○儉德者。○收歛其德也。○所謂縮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是德。○不可榮以祿者。○人不可得榮之以祿也。○榮謂以此榮之。○猶加之謂也。○字意與祿之以萬鍾祿字同。○聲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矣。○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祿之來。○有不可得而辭者。○夫爵祿之來。○禍之來也。○何也。○小人道長。○夫不利於君子也。

隱天地不交否。○自當在交字請斷。○以推泰卦。○亦宜在交字請斷。○死疑。○觀於儉德避難。○則有德自耀者。○非矣。○況飾名乎。○觀於不可榮以祿。○則人不得以祿位相加矣。○况干進乎。○處否者。○不可忽。○圖孔子釋大象曰。○天地不交。○二氣閉塞。○否之象也。○君子以否為小人用事之時。○潔自韜晦。○欲其道德之光。○以避小人之難。○使名譽不彰。○人不得以祿位榮之焉。○不然。○榮光外見。○則人得而物色之。

爵祿有不可辭。○而禍患不能免矣。○豈處否之道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釋傳。○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絕不相通。○故无應。○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類同也。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隱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事 窮 變 通

國圖程傳。○以此爻為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朱子曰。○恐牽強不在此意。○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入便做君子。

平遠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遷安邱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正之時也。○以下三陰言之。○則皆為時之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易於從善。○聖人於此。○即以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則變為君子矣。○故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初六以貞字訓小人。○所以為小人謀。○即所以為君子謀也。○序疑此爻是就初上說道理。○於爻義无取。○因其惡未形。○故為貞吉。

事之戒而未必其能否也。泰初九爻辭只云征吉。此乃云吉者。聖人喜陽之長。故善辭以賀君子。喜陰之長。故善辭以勸小人。先非為世道計也。

繆周公繫初爻曰。當否之時。初與二三連類而進。猶援茅茹而以。其象之象。幸初惡未形。其心可回。使能變而貞焉。不植黨以害君子。則上不為國家之禍。下不失在己之庇。吉而亨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一傳傳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重 寄 願 堂

本義。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陸程傳謂君子雖固守不進。而其志常在得君而進。是反說以原君子之心。本義謂小人連類而進。志在于君。是順說。

陳厚為正符云。此夫子指出貞處以示人。非小人果能志在君也。

蓋本義。小人而變為君子。正是貞處。惟其貞。故志在君而不為身謀。如此豈不吉。

讀孔子釋初象曰。初九之拔茅貞吉者。蓋小人之言善類。只為身謀。而不知有君。今從正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不復植黨以害善類。所以吉而亨也。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

程傳。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于下。

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惟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

陸孔疏謂包承於上。程傳因之。亦謂志所包畜。在承順乎上。言時否。象皆務為包承。小人以此得意。故君子不能承順於上。其身雖否。而道則亨也。此說可用。然本義謂小人包容承順乎君子。却亦有此理。朱子有云。包得許多承順的意思。本義包容承順。似兩平說。否。孔疏否。閉。小人其道乃亨。程傳謂自守其否。本義因之。謂安守其否。

周室陳氏曰。此爻變傳。謂承順乎上。求濟乎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為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喜為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重 寄 願 堂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進。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蓋。程氏曰。初之惡未形。故不稱曰小人。至六二則直以小人稱矣。泰卦辭曰。吉。否。初爻辭亦曰。吉。否之初。猶可變而為泰也。

二曰。小人吉。大人否。於是乎成否矣。曰。大人否。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无所謂否也。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大人之身雖否。大人

之道固亨也。

【程】其曰小人吉者。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故吉也。其曰大人否亨者。非以其為小人所包承而亨也。不為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後德避難之意也。本爻包承二字。不為君子言。為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然所慎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蓋惟能包承君子。故能染君子也。故曰大人否亨。泰之於蘊。卓張浚初年之於汪黃。亦為其所包承也。包承者。外相容也。故在小人亦為吉。然內實不然也。故大人則否亨。

【張】象傳似當歸重在大人上。包承雖為小人之吉。而大人終以否為亨也。本義占者小人似多一折。此爻論處否之道極盡不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聖賢集

惟不犯小人之讒。疾并不受小人之包承。可以全身免害矣。小人吉。猶云。是小人好處時。請小人受君子之賜。恐碍大人否亨句。【程】初欲將包承二字讀斷。泛就世道說。此時小人能包承則吉。大人不能包承。則身否而道亨。此說亦似明白。然不如朱子說出。君子不受小人籠絡一段道理。最有關係。當從本義無疑。

【劉】同公繫二爻曰。六二陰柔。小有傷。習之習。所處中正。猶未忘好善之心。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不肆其毒。在小人誠為吉道也。然君子於此最易為其所溺。必當安守其否。不為小人所動。則其身雖否。而道則亨也。占者宜知所自處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張】孔疏謂小人雖盛。不敢亂羣。程傳謂大人不雜於小人之羣。本義從之。

【程】傳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矣。

本義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張】此象專申大人句。小人不足言也。

【程】孔子釋二象曰。所謂大人否亨者。蓋小人雖包承乎君子。君子斷不枉道以亂入於小人之羣。所以安守其否而道亨耳。

六三包羞

【程】傳三以陰柔不中正。時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聖賢集

斯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者。謀慮邪惡。无所不至。可羞也。

【張】此包字不與羣字連。似謂小人不知羞。而鄙之為可羞也。【程】包羞有味。但以為窮斯濯。此爻小人不是處窮。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睨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象】曰。三皆陰柔。故皆有包合之象。六二陰柔中正。其

所蘊者欲承順于君子六三陰柔不中正所蘊者直欲傷害君子而特未能耳故有包羞之象占不日凶咎者或謂包羞而未發也倘其自以爲可羞則亦羞耻之心義之端也故不言凶咎蓋則陰小人也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短於才小人志於傷害而未能力也此不中正義只歸於才就小人說難以言德也。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害之志非羞其未能傷害也然本義何以曰志於傷害而未能故爲包羞之象曰只說包羞便是未能傷害矣故曰然以其未發云云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爲非而有所不安者此之謂包羞

按小人害君子亦自知其非蒙引此說好本義謂不能害而包羞却似多一折包羞則凶咎不待言恐亦不爲也未發。大全小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是皆顯堂

註朱子之說似較本義爲捷。否時小人害君子此爻若作未能未發則全卦无害君子之事故於本義有疑

遷周公繫三爻曰六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害者也然小人之傷害其心亦有所難安故爲包羞之象小人之可鄙有如此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程傳陰柔居否而不中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

存疑位不當即是以陰居陽不中正

遷程傳未有害君子意本義以爲志于傷害而未能二說不同竊以陰爻至三而極是小人得意時位不當只是據理言其幾位

非謂其位不當而不能害君子也况位不當者未必无才蒙引謂短於才何遽知其短於才也存疑又謂小人害君子漸有權謀術數方能濟其奸不中正則權謀術數俱无足取何以必待中正而後足取也依愚見只作小人竊據權位爲可羞與包羞位不當甚明不敢違悖本義仍用其傷害之說而缺其未能未發一層以俟再考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遷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以包羞者由其以陰居陽而不中正所據之位爲不當故志欲傷害而不免於包羞也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是皆顯堂

足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社離離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

因孔疏謂有命是命初疇亦謂初其說大異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時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朱子曰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否

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爲然須有命方做得有命是個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個業著確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又曰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

其謂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個幸會方得轉禍為福

胡氏曰請解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蓋泰九三无平

不敗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

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於泰否之

四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

之四必无咎而後有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

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為福而後可為離祉之福或曰否九四

時吉凶未判必有命方得无咎其所謂无咎者天也非人也曰本

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蓋惟四不極

其剛此所以為四之无咎也一談諸天可乎哉

其謂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彖寄願堂

其剛是解无咎蓋能如是則足以承天之休命而否可遂泰矣豈

惟九四之福時類皆獲其福也蓋有命无咎者九四之泰時離祉

者眾陽皆泰也

存疑此爻本義皆以為占是象在占中

果解仇渝柱云此无咎與他无咎異否之可轉為泰者全在不極

其剛上不然雖有天命在已不能无咎已且不能受福况時類乎

援有字語氣以天命說為順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此分明是

已有命了大全吉凶未判之說恐非定解本義從不極其剛

看出无咎有命无咎是兩層意程傳着力在有字謂有命則无

告亦不同

張周公案四爻曰四當否之過中將濟之時也是天心厭亂有轉

否為泰之機故有命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其所以乘時

而致泰者无有過咎也天有是時而人有是事由是轉否為泰

不特一身受其福而時類之陽皆得離於福祉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傳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援志作濟否之志說是

東谷鄭氏曰君子不可樂以祿蓋為不在位者設也若四之志行

以居近君之位而任濟否之責者也而欲儉德避難可乎

象引志行連時離祉之義俱包了蓋有命无咎則自然時離祉矣

附疑君子之志未嘗不欲世道之泰但无其時无其才雖有是志

而弗克伸九四有命无咎則否轉為泰而其志得行矣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聖寄願堂

謂孔子釋四象曰人孰无轉否為泰之志所患天時未至人事未

修耳今天有其時而人有其事則道與時合可以展生平之德

轉否為泰之志不已得行乎時類之獲福從可知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孔疏在道消之世居於尊位而過小人必近危難謂恒自戒慎其

意常慎其危亡言丁寧戒慎如此也繫于苞桑者苞桑本也凡物繫

于桑之苞本則牢固也若能其亡其亡以自戒慎則有繫于苞桑

之固无傾危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

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

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



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敷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援孔疏以休爲休美。其說大異。程傳作休息。本義從之。程傳繫于苞桑。另作一意。朱子只承上說。却與孔疏同。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所云也。

或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朱子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

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又曰九五以陽剛得位。何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

蒙引衍風伯兮之三章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曰。其者其將然之詞。思謂此其字亦當以此義看。有危其將然之意。

存疑否其將亡乎。此心常在。則不至于亡。而繫于苞桑矣。

援本義分兩義看。故用然又字作轉。究之其亡其亡。正是大人能休息之心事。蓋休息非一蹴可了之事。非既休而又戒其亡也。

國公繫五爻曰。否至於五。乃否將盡之時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爲能休息天下之否。以訓至於泰。此大人之能事。吉何如也。然其時否雖可休。尤當常存危懼。每自儆曰。吾其亡乎。吾

其亡乎。所以制治者无不至。防亂者无不固。斯固祚永固。有如是。維繫于苞桑矣。

蒙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釋傳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存疑即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正包陽剛中正當指居尊位。

援正亦屬位。而本於中正之德。非謂德正而位當。當字讀去聲。

國孔子釋五象曰。大人之休否而得吉者。以其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正而且當也。正則德有可爲。當則勢又能爲。故能休否而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釋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繫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

本義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其占爲先否後喜。

蓋漢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爲也。

繫辭胡氏曰。九四有命。是否已過中。將濟之時。九五休否。是否方休息可濟之時。上九傾否。則如水之傾否。于此盡矣。先否後喜。此吾子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來。

蒙引同是時運可傾。亦以陽剛能傾。故不曰否傾而曰傾否。至象傳則主時運言。故曰否終則傾也。

存疑傾倒渴也。如順木之傾。將水盡傾于地也。

援休否傾否分兩爻。則有淺深。休者否方休也。故說危懼。傾者否已盡故說害。

謂周公繫上爻曰。否極有復泰之勢。陽剛有可為之才。故能拯濟時艱。傾其否而盡去之也。夫未傾之時為否。既傾之後則轉否為泰。不且為世道善乎。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皆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說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存疑。傾否兼天運人事說。此專就天運上說。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聖賢堂

困疑爻言傾否。實成人也。象言否傾。慶幸天也。際出終則二字最妙可玩。

援何可長。只是无常否之理。就天運上見得如此。人事補在言外。或云何可使其長。竟以人事言未是。

謂孔子釋上象曰。否泰相為循環。否終則傾。何可以長否也。以天運言之。固如此。况陽剛又有能濟之才。有不轉否為泰乎。

謂建安邱氏曰。否卦以大往小來為義。故內三陰爻屬否。外三陽爻屬泰。初六言援手。則小人用事之始。六二言包承。則小人得志之時。六三言包羞。則小人欲傷善而未能之意。此三爻皆以否言也。至九四言有命无咎。則否已過中而泰欲來之時也。九五言繫于苞桑。則人君休否之事。上九言先否後喜。則否傾而為泰矣。天

下豈有終否之時乎。

聖賢天地間。不能有陰无陽。有治无亂。聖人則捲捲然欲扶陽而抑陰。常治而无亂。故下三爻。小人得志也。聖人應小人道長。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而為之致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得志也。聖人應君子道長。曰時離祉。曰休否。曰傾否。而為之致幸焉。扶陽也。至於大人之否。而憂其亂。羣大人之休否。而戒其亡。蓋惟恐陽之受變于陰。而治之復入于亂也。

謂三陽在內。為泰。轉而在外。即為否。交與不交之分也。往來消長。則有定數。而君子處否。必有其道。不利君子貞。君子豈以其不利而改其貞哉。欲身而退。不持其貞。而賈禍斯為得之大策。儉德避難。初出處否之道。其儉也。非不貞也。不以貞自見也。下三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聖賢堂

陰為小人。上三陽為君子。初為方進之小人。猶知為君。二為得志之小人。猶知顧情。三為竊位之小人。无所不至。四否運將轉。君子當善其所為。以濟否。五言休否之大人。非剛陽中正之君。不能轉否為泰也。上言否極必泰之理。觀象得何可長之語。似是以氣數言。若謂陽能傾否。於人不知何所屬。或大聚為君子。致慶亦說得通。二五皆言大人。五德位兼主君言。二有德无位。主士大夫言。必待否運將轉。而休之。君乃出。是後一陽二處下卦之中。正當否時。則惟有身否道亨為處否之善方。一卦之主當屬於此。象所言不利君子貞。大象所云儉德避難。皆與否亨之說相合。或曰。二言小人吉。何以專重人人句。曰。易為君子謀。當小人吉之時。而君子正傾否亨也。天道福善禍淫之說。

愚素以爲必然。及讀易乃悟一盛一衰。道消者即當失意。道長者即當得意。蓋數也亦理也。有小人肆侮亦信其方長而謹避之者。却多少情心。有一世之否泰。有一身之否泰。此中須有學力在。非謂否泰自天。一切聽之而不修人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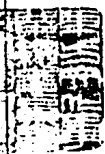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聖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十終

李東陽題



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

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一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一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國峯胡氏曰。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離凡六見。離體於此始見焉。需訟小畜履四卦五離。至同人大有而見離體凡六。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聖寄願堂

離之用與坎等矣。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而言。離一陰在二。而上下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離一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所有。故曰大有也。

腰四卦五離。恐非正意。此等處不必過求。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既說同人。謂和同於人。于野亨者。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廣遠。无所不同。用心无私。處非近狹。遠至于野。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也。與人和同。易涉和僻。故利君子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

程德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

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至比之情。取故必于野。謂不以嘽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無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嘽比。比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本義。雖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大。爲日。爲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二 寄願堂

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古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

朱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陸安卿氏曰。以三畫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故曰同人。人野者。廣大曠遠之地。川者。險阻艱難之所。于野而亨者。大同也。涉川而利者。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利君子貞者。蓋正則同。邪則異。正則公。邪則私。所以利君子之守正也。

雲澤胡氏曰。或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哉。曰。比者。一陽爲家。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爲得其正。故曰元水貞。

是其比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爲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爲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和。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爲人。大。亨道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

象引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亦隨所居之位。言如處一家。則大同乎一家之人。處一鄉。則大同乎一鄉之人。處一國。則大同乎一國之人。處天下。則大同乎天下之人。皆大同也。所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來人之信。從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何舉不達。何往不濟。故自有亨道焉。雖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亨與利涉。是一義。語意自相承。亨。凡事皆亨也。利涉取其大而難者。○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爲亨。野。乃得亨。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三 寄願堂

而利涉。此正與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一般。此乃所謂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非術數之學也。○利君子貞。夫大人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若五既得其正。而彼或不我同。則彼之忤矣。吾何計哉。然同我者已億萬。而不同者僅一二。亦不害其爲大同也。○浮疑不義于野。謂曠遠而无私。故有得。好曠是橫說。遠是直說。曠遠无私。是至曠至遠。皆无私繫而與之同。凡是人皆與之同。而无分爾我。蓋大同也。○利涉大川。濟難之象也。與需等卦涉川不同。去疑亨利。俱從于野。見出于野。內已包有貞意。子聖人怕人認同。涉爲同。故又抽出君子貞來。點出見同。必至貞。纔是于野。纔能亨。利耳。分不得公正兩項說。○亨以常言。涉川以變言。涉川亦利甚。

言无不利耳。君子便是真的。非君子又去貞也。此說解實不悖。後天火爲卦。何處得大川之象。當是由其濟看出。不但曰利貞。而曰利君子貞。同人非君子不能也。

漢文王繫同人彖辭曰。凡人不能无所同。但所同不廣。則爲利同。而非大同也。誠能同人于野。曠遠而无私。則愛敬者多。親輔者衆。何舉不遂。何往不濟。凡事皆亨。雖事之大而難者。如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其所以同者。尤利於君子之正道。蓋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合於君子之正道。斯爲于野之公。而亨且利涉耳。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王註。二爲同人之主。

### 易經詳說

#### 卷十一 同人卦

#### 四 寄願堂

初九。此釋所以能同於人之義。柔得位得中者。謂六二也。上應九五。是應於乾也。

程傳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兼取天火之象。而柔專以二言。

不義以卦體釋卦名義。彖謂六二乾謂九五。

漢程氏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柔引得位正也。不以位言。當如小畜之柔得位。漸之進得位。泰之當位貞吉之例。皆主義理言。

其疑得位是柔正得中。是柔中應順應不拂意。當重柔應乾。莫

倒說。不曰與五應。而曰應乎乾。特借一乾字。以明无私意。亦以見得同人。只在同德相應。不必盡同爲同也。

頤卦體謂二五也。存疑云。二五中正。是君臣同心一德也。袁旨云。人字寬。不必泥君臣。然從君臣說者多。二得位得中。五亦得位得中。相同故相應。

調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同人者。卦體六二以柔之得正位。應乾九五之剛得正位。以柔之得中。應乾九五之剛得中。彼此同心。无所間隔。故曰同人也。

同人曰

程傳此三字美文。

本義衍文。

### 易經詳說

#### 卷十一 同人卦

#### 五 寄願堂

嵩山晁氏曰。接虞翻諸傳。无一人爲之說者。特王弼失之耳。

王註故特曰同人。而晁氏非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也。過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不義以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朱子曰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火方做得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臨朱子將乾行雙結同人利涉兩層意

蒙引獨釋利涉者以乾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

因此與朱子說小異

臨川吳氏曰內文明則察於理外剛健則勇於義中正則內无私心應乾則外合天德此皆君子之正道也

按蒙引謂吳氏分內外未當

蒙引文明是能明正理剛健是能行正理中正是任已正也而應是所應亦正也此皆君子正也

而應同人利君子貞何也蓋此卦之德內離而其德為文明外乾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六 寄願堂

而其德為剛健此卦之體居下之中中也得柔之位正也上應九五亦居中得正也文明則能明乎正理剛健則能存乎正理中正

在已正也有應所應正也凡此四者皆君子之正道也

朱子曰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

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讀書只

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蒙引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同此理故君子正則自有

以通天下之志

而必通天下之志乃為于野而大同若不通天下之志只是私

情之合而已

程解余南湖云此君子承上文君子貞說是以理言不以人言

蒙辭少有不同蒙言所同者合君子之正此言君子之正為能同也

我末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君子正也此

為卦辭乾行所以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是上卦乾字是

從上文應乾轉出乾行只是以健而行當主卦德因蒙存无說

時請或主卦德或主卦體主卦德為是下文釋利君子貞文明

以健屬德中正而應屬體

易辨君子正承二句作現成說是論理之詞惟君子句從君子正

作進步語即以收上亨與利涉意惟君子下含有正字在乾行

單舉上卦文明以健並言上下卦中正而應又以下卦六二為主

語頗參差總是聖人從卦德卦體看出義理不拘於瑣屑處耳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七 寄願堂

或謂中正而應二五皆有但本義是主二說不敢悖也

謹承辭謂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何哉蓋上卦為乾以乾而

行則果斷剛決理足以勝私而不昵于朋比此所以能同人于

野而亨且利涉也卦德離為文明乾為剛健文明以健文明則

燭乎正理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行乎正理而盡大同之道卦

體二之中正而應乎五之中正中正則內不失已應亦中正則

外不失人合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則內外人已皆出於正此君

子之正道也惟得正之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人不同

而志同志不同而理同得其所為正即得其所為通而天下之

志自相通而无間矣此之謂大同之道所以致亨而利涉也

蒙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傳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本義大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或問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朱子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類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伊川之說不可曉。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飯一類。白底飯一類。他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八 寄願堂

程傳其族。辨其物。較程傳。以其類族辨物爲優。厚齋氏曰。族如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物如是其生也。與吾同物之物。如士大夫之族。爲士大夫之族。爲農工商之族。爲工商此類族也。裸生爲裸物。羽生爲羽物。毛生爲毛物。鱗介之生。爲鱗介之物。此辨物也。蒙莊致同全在審異上。若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同矣。朱子說。張李與族。馮氏說。羽毛異類。亦只是淺說。其彷彿耳。要之。不。是孔子正意。聖人教君子類族辨物。若只如此。有何深味。如公卿大夫之族。而類之。則欲使各稱其位。有六德者。俱爲諸侯。有三德者。俱爲大夫之類。辨物則如章服器用之屬。一一要各以其類。如季氏八佾之類。所當辨。

存疑審其異。則同就在其中。无他作爲。故曰審異致同。如審黃與李異。不使混於李。則凡黃姓者。同爲一族矣。審公卿與大夫異。不使混於大夫。則凡爲公卿者。同一位矣。其餘以類推之。不能盡書也。

國同人大象。類族辨物。是異中之同。睽大象同而異。是同中之異。道理須如此看。方不偏。審異致同。本義說甚好。不然。竟似與同人意相左矣。蒙引以族爲公卿大夫。以物爲章服器用。然章服器用。亦即公卿大夫所須者。集解以類族爲殊其名分。分其職業。使各居其方。以辨物爲察其性體。別其材質。使各得其。所則爲二項。各不相家。去疑謂族族屬也。指名分言。即親疎貴賤者是物族中之物。指名器言。即多寡隆殺者是類品類也。辨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九 寄願堂

分辨也。辨又承類來。其說却與蒙引相發明。然又須類辨並言。非串說。但言同。恐涉混同。大象言審異致同。補蒙所不及。程孔子釋大象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天與火其性相同。同人之象也。君子以爲欲致大同。當審夫異。于是取人之族。而類之。定其名分。凡親疎貴賤。一一類之。使不混。又取物而辨之。別其名器。凡多寡隆殺。一一辨之。不使淆。既有其異。因得大同。君子所以爲大同之道也。初九同人于門。无咎。王註。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者也。无應于上。心无係吝。遇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爲咎。程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

占如此

節齋蔡氏曰同人之始出門卽同未見遠近感嘆之情故无咎

蒙引本義。同人之初。就六位上看。以剛在下。爲應爻。看上无係。應又自應爻看。本義解經取義。大約不過此三者。○同人之初。未  
有私主。以剛在下。則非爲私之人。上无係。應則又无所與。私故爲  
同人。于門之象。以无所私。而得无咎。猶未能于野也。于野則大同。

卷十一  
同人卦

十寄願堂

存疑于門其象也。非真出門外去同人也。夫人在家室之中。則有父子兄弟。妻子之累。自不能无偏暱之私。出在門外。則父子兄弟。妻子不爲吾累。而无復偏暱之私矣。

菴雲峯于門卽作于野看蒙引分說爲是

謹周公殷初爻曰。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則在己。非有私  
 交。上无係應。則在人。又无私。與故能公。普爲量。有同人于門之  
 象。占者如此。則得同人之道。而不失於偏黨。可以无咎矣。

家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傳出門同人干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疏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董氏曰。同人于門。亦客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人。則通而不狹矣。法。澁加一出字。无咎之義更覺瞭然。爻曰无咎。論其理象言誰咎。指其人也。又字宜體。

謂孔子釋初象曰初九出門同人則同人之道公矣同已者固變  
敬不違異已者亦無從誅毀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孔疏孫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能宏闊是鄙吝之道故

卷十

主 寄願堂

象云客道

程傳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于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若陽爻則爲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爲私也

未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朱子曰以其大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囑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吝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



趙氏

趙氏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

象引同人于宗本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否者蓋卦是就其全體上取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其道則狹矣故卦辭則曰于野亨亦所以足其義也此則曰于宗否又以見其利於野也

潛疑宗不解宗族而曰宗黨是私黨也六二中正然有應于上不能大同故取此象不能大同而係于私其如君子之道何故可羞否

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主寄願堂

曰講解此卦之得名本由于二而爻辭之否畧於卦辭之亨者蓋就一卦而論則有乾行之德而其同人出於公故亨就一爻而言則有偏比之情而其同人出于私故否此卦爻之各有取義也

隱二應五而三四起爭即爭可會否意以其必有紛紜事端也然二必不可與三四同則其否亦无如何雖之而已是危之之詞

非戒詞

隱周公繫二爻曰六二雖中正而應九五得與之同則心有所係

有同人于宗之象占者如是所感者私而不公所應者狹而不廣或致旁有忌嫉不免吝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釋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吝故五不取君義

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

強川吳氏曰六二一爻衆陽之所與而獨同于五所同者私狹而不公廣其為道可吝也

釋此以義斷之言同人而繫于宗其道可羞吝也

釋若道謂有吝之道也以理言之當有吝

隱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同人于宗惟合已者是與不能大同而起爭端乃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伏戎于莽者九三處下卦之極不能包宏上下通夫大同欲

下據六二上與九五相爭也但九五剛健九三力不能敵故伏潛

兵戎於草莽之中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者惟升高陵望前敵量

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主寄願堂

斯勢也雖合更經三歲亦不能興起也

釋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

同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

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

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

時升高陵以觀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

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不義剛而不中上二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或故

有此象

或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朱子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

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

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與。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爲三所隔。故乘牆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陵。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

按程子顧望意。亦本註疏。未子看莽與高陵是一處。程子看高陵。與莽是兩處。故所見不同。然顧望意可用。

圖氏疏曰。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

西漢李氏曰。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

蔡季胡氏曰。一與五同者也。九三欲攘二。而畏五。伏與升。備見三之情狀。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中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與。卦唯三四不言同人。二與五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古 寄願堂

相同而三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

陸山李氏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相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墻。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爻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象引所以取高陵之象者。蓋九五在上。九三進而備之。有仰觀而攻之勢。故取高陵之象。此爻取象如此。而其爲戒亦深矣。以見凡圖非已有者。皆爲徒勞而無功。

去歲三歲不與。重勢不敵。邊若曰理不正而不發。小人原無顧理心勝。

圖雲萃謂九三欲攘二而畏五。又云伏戎于莽。欲攻二。有畏五意。

看來是欲攘二畏五。非攻二也。

譚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上无正應。乃欲強同於二。圖二與五應。懼九五之見攻。不惟設隱伏之兵。而且爲窺伺之計。其象猶伏戎於草莽之中。升其高陵。以顧望焉。然攘二理既不可。攻五勢又不敵。雖久而莫敢發也。三歲不與。非分之求。終何益哉。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孔疏伏戎于莽。敵剛者。釋伏戎于莽之義。以其當九五之剛。不敢顯尤。故伏戎于莽。二歲不與。安行者。釋三歲不與之義。雖經三歲。猶不能興起也。安語辭也。猶言何也。

程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與矣。終安能行乎。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古 寄願堂

不義言不能行。

平菴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爲攻二也。

節齋蔡氏曰。安何也。讀如安往而不得貪賤之安。

存疑言所攻者九五。其敵剛強也。三歲不與者。由其敵剛。故終不能行也。

據存疑敵字現成。然作有力說味長。

圖孔子釋三爻曰。所謂伏戎于莽者。欲敵五之剛。以攘二也。然剛其可敵乎。故畏憚伏藏。至于三歲不與。事終无濟。安能有所行也。

九四乘其墻。用寇攻書。

王註慮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已。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眾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則者也。

援註謂攻三求二一說也。

程傳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援程傳四近於五。乘墉欲攻之。攻五又一說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去街顧堂

不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改過而得吉也。

賈齋胡氏曰。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

乘引乘其墉。隔三攻二也。弗克攻。以二自是五正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一說是攻三。若然則弗克攻。亦以義屈於三。而弗克攻耶。○墉所隔者。又三象也。故乘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三未必得二也。況所圖在二。攻三何為。又弗克攻。非讓與三也。義屈於五。自反而弗之攻也。○觀卦上九爻。朱子小註曰。易中其字皆說自家。如乘其墉之類。○二為眾所爭。當好以誘之。不待攻也。四近五。若攻二。則五乘其

後亦无攻二之理。三求得二。攻三何為。當是三四相比。攻五以奪二耳。程傳為是。然作攻二者多。此吉字亦只是免禍。

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過剛之資。又无與同之人。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四乃越三而欲攻取乎二。違理甚矣。幸其居柔。能知自悔。雖發而中止。為乘墉弗克攻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不至於遂非而召禍。宜其吉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程傳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眾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去街顧堂

不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賈齋胡氏曰。或謂同人之世。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公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命義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曰。三近二而爭者也。四遠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四之反則。則知義之不勝而止。而三之不與。則畏勢之不敵。而不敢爭。況四之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怨也。三之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逆順之不侔焉。噫。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與歟。○賈齋胡氏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於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於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張引九四弗克攻。非力弗克攻也。乃義弗克攻也。故本義以自反言之。亦本象傳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固心衡慮處。弗克攻何以爲吉。蓋若欲恃力以攻。二未必得福。斯及矣。反觀之。非得吉而何。困是上句弗克字。則是上句義字。

去疑此節須串說。義弗克句。非釋乘墉。乃是互發語。義即同人之則弗克。即是反則了。无兩層。反字重。其吉其字亦宜玩。

按弗克而曰義。非真攻而弗克。只是覺理上去不得。躊躇而自止耳。困字正在此見。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之乘其墉。弗克攻者。豈力之弗克攻哉。蓋知二爲五之正應。以義斷之。而弗克者。其攻也。然其所爲吉者。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六 寄廉堂

蓋四若恃力以攻。二未必得。且不免今則困心衡慮。而反歸於法則之中。以義自安。不敢妄求以取禍。所以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王註。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體柔居中。衆之所與。執剛用直。衆所未從。故近隔乎二。剛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居中處尊。戰必克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須大師克之。然後相遇也。

程傳。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百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情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受不取人君同。

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況人君子。五既于君道無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九 寄廉堂

程傳。胡氏曰。二五剛柔相應。而皆合乎中正。本義所謂義理之同也。程傳謂五自以義直理服。不勝情抑。故號咷。而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後笑。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傳曰。如二君故曰克。五之於四也。必用大師克之。而始與二遇。則二之非理而強可見矣。○按彖辭分三四說。多一折疑有誤。

彖引或問。號咷與笑。是九五獨自耶。是二五不得於同。始皆號咷。而後相與笑耶。曰。專主九五爲長。且與下句大師克相遇相符。皆主九五也。○大師克相遇。本其所以得後笑也。○此交辭皆以象言。而占在其中。

存疑。九五不取君象。程傳說是。彖傳則取其尊者言。故曰孔子之易也。若就君位言。豈有人君不能克二四。而還用大師耶。

既三四剛強用大師以勝則四之乘庸以攻為攻五明矣程傳前  
後一意不相悖

譚周公繫五爻曰五二中正相應是誠同德之交也為三四所隔  
不免間阻然義理所同物莫能間故始睽而終合有先號咷而  
後笑之象然六二柔弱難扶三四剛強難制必用剛斷威嚴以  
勝之然後二得上進以遂其同志之意故又為大師以克而後  
得相遇之象不如是則無以得同而為後笑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  
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  
勝見二陽之強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圭 寄願堂

本義直謂理直

藍潤菴氏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  
也雖大師相克而後相遇亦以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也  
象引同人之先先字兼後笑以中直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  
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者也○或以中字為  
心字象傳未有以中為心者如中心得也則另出心字故此中字  
只宜作中正之中字看中該正也○言相克也言其克了三四然  
後相遇也

說孔疏以中直只承先號咷一邊而其說欠明程傳謂中誠理直  
不勝其忿說出號咷之意本義但云理直董氏亦只將理直承  
號咷說象引乃謂以先兼後理直指後笑一邊說較舊說有味

蓋孔子之傳不全用象辭者其類甚多非无據也○程傳所三  
中誠理直中字似屬心說象引辨亦好但程傳既單承號咷一  
邊則中字作中正不得

譚孔子釋五象曰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五剛中正二柔中正  
以中正相應而理直也然必大師相遇者蓋言三四剛強難制  
必相克而後相遇所以用大師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程傳知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  
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  
无悔雖欲同之志不迷而其終无所悔也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知在野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圭 寄願堂

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朱子曰如是荒寂无人之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无私荒僻  
无與同蓋居外无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又曰同人于野是  
廣大无我之意同人于如是无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  
悖

謝蘭荪氏曰國外曰郊外曰野

藍潤菴氏曰初上皆无應初出門同人出乎家之外而同乎國之  
人也在下而无私應者也上九不同乎國之人乃出乎國之外是  
荒僻无人之所在外而无與應者如荷蕢之徒是也故不謂之凶  
但謂之无悔

象引居外无應物莫與交是全无位任者以其荒僻无與同故曰

同人于郊。若同人于野。則是有所同者。上九實无所與同。曰同人于郊。同人字直帶卦名說來。如恒卦上六振恒之類。上九雖物莫與同。然如二之吝三四五之爭。則皆无矣。故曰无悔。因郊野二字。无大分。在郊野致辨。終无確解。愚謂于野者。身居內而交盡野外之人也。于郊者。身居郊外。反寂寞无與往來者矣。上居卦外。于郊定當如此看。或以沮溺耦耕為同人于郊之証。亦是就身居郊外言。且耦耕所同幾人乎。仍是无與同。无悔非深許之詞。照志未得看自見。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三 寄願堂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初九：以遠內爭，故无悔。吝。在野，故未得志。  
九二：與同，故終无所悔。然在野，故未得志。  
九三：與同，故終无所悔。然在野，故未得志。  
九四：與同，故終无所悔。然在野，故未得志。  
九五：與同，故終无所悔。然在野，故未得志。  
上九：與同，故終无所悔。然在野，故未得志。

志未得。則同人于郊。无悔為善。又矣。朱子解本義云。愚謂是全得夫子此一句也。不然。于郊幾於于野矣。

按志未得。與无悔。是兩意。當說完志未得。而下補出雖志未得。而无所悔意。

孔子釋上象曰。處同人之時。必以大同為志。若同人于郊。是蕭然寂寞之士。出于世外。一无所同。其志未為得也。僅可以免悔而已。

尚書安國氏曰。同人六爻。以六二一陰為卦主。上下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道。貴廣不貴狹。卦言于野。亨是也。在諸爻。以此應為同。故不能盡卦義。合而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无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一與五應。以正道相同。在二言十宗五言。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同人卦

三 寄願堂

相連此應而同者。初在卦下。出即遇二。无爭于五。故同人于門。此比而同者。上處卦外。无應于五。亦无得于二。故同人于郊。此塞而无與同者。二四介乎二五之間。與五爭。一而不知天理之同。物莫能同。故三伏戎不與。四乘墉弗克。此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為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為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者之无所爭也。

明訓同人曰。同人于野。知聖人之喜同。而異管。然于野之公。豈外乎君子之貞哉。初在下无應。无所私昵者。故曰于門无咎。二在中有所偏主者。故曰于宗吝。上居外无應。子然无親者。故曰于郊无悔。若三四之干六二。皆非正應。而欲強同之。三則懷德取。

同以見同人之大意有取於此也。爻言二之吝五之號咷若有不深許其應者。蓋柔舉其成而言。父象其始終而言。其吝與號咷以其相應而有阻難故然。而終不害其爲應也。三四兩陽介於二五之間。相爭而爲之阻。然二不與之同。五能勝之使不得同。以見相同者雖有梗而不可移。則二五之應爲其固也。初出門而有所同。泛言求同者當如是。而不必謂同二上于郊而无所同。謂置身局外。不求同而齟齬獨處者當如是。是因卦終取

易經詳說

卷十

同人卦

青寄願堂

義合六爻論。有必同者。有必不可同者。有求同者。有不求同者。同人之不可執。清理當活看也。大篆言類族辨物。必審異。以致同。蓋同人固君子所貴。而非和光同塵之謂。彖辭一貞字。斷盡同人之義。其同不同。歸於貞而已。同人于野。固是徧野皆同。以言其廣。然更有一義。如人遇事親暱者。皆與已所見不合。而疏遠之人。與已同志。則舍親暱而從疏遠。此亦是同人于野。以其不係于親暱而求之。曠遠也。當論公私。不當專論廣狹。此意亦不可少。○二五正應。同人之最善者也。而有三之伏戎。四之乘城。以爲之害。君子於此。當知不可有偏私。而招妒忌也。蓋同人不可无外。示大公而无所背之嫌。可以免患矣。二之吝。當從三。四之爭。看出方上下无礙。若云係於私而吝。將同三四而後。

不係於私。平合五看到相遇。後方笑而「亦无所吝矣。其客以正。不須改也。」

易經詳說

李

同人卦

王新廟堂

三三三三

程傳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愛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炎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象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雙湖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卦稱大者皆以陽得名大有以一陰從五陽大畜以一陰畜三陽大過四陽過盛於中六壯四陽壯長於下皆名之曰大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大有卦

一爻而有大小之分君人者之大分明矣故小畜之亨不在六四而在上下五陽大有之元亨不但在上下五陽而在六五大有元亨

程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為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二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是皆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唯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張氏元亨串說一意程朱皆以元為善故請講元亨皆分說彖引此有字是奄有天下之有有國有家之有凡百有位之有也火在天上无所不照火雖明若在下則有所蔽隔其所照有不周者今在天上則凡天下萬物皆在所照之中矣固為大有之義又六五以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為六五一陰所有也亦為大有之義大有之元亨是亨其所有也自有天下者言便是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天下之民各得其所海宇有承清之風國家有苞桑之固所謂大有之業可以保之而无虞矣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大有卦

大善而亨通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此元也禮記曰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舉矣此亨也

所處元亨與他卦不同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大行

本一已之大德制作盡善何其元也治化大行何其亨也凡占者有其德亦得大善而亨也



按註疏大分設與程傳異

程傳言卦之所以爲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誠齋陽氏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運安邱氏曰。六五以柔居尊。故曰尊位。處剛而中。故曰大中。卦唯二柔而一體皆以剛應。故曰上下應之。蒙引陸安能盡有諸陽陰居尊位。而又有大中之道。故也。只是中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未寄願堂

而曰大中者。以其當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爲大中也。若謂非常之中也。或謂大字從位上來。愚謂大字遠從卦而來。若謂從位上來。則他卦九五皆可謂大矣。柔得尊位指五位。大中中到極處。以德言尊位大中不平。宜重中

邊。柔得尊位大中上下應。則卦之全體皆在一語中。故爲卦體。

謹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大有者。卦體六五之柔得至尊之位。有大中之德。而上下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爲六五所有也。所有者大。故曰大有。在人君則有位有德。而臣民莫不仰戴爲大有之時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孔疏釋元亨之義。剛健謂乾也。文明謂離也。應乎天而時行者。指氏莊氏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五爲體。故云應乎天也。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與時無違。雖萬物皆得亨通。故云是以元亨。

程傳卦之德內剛健而外交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象皆釋爲大亨。恐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盡升鼎也。惟升之柔。誤隨他卦作大亨。白諸卦之元與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未寄願堂

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于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有善之長也。

本義以卦體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

或問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爲應天時而行。何如。朱子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運安邱氏曰。剛健居內。乾德也。文明居外。離德也。五以柔而應二之剛。應乎天也。順時而行。是以大亨也。

要胡氏曰。象辭自柔得尊位以下。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象陽之大。自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論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唯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

象引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此卦德與其德之德不同。卦德以卦言。與卦體類。其德就人事說。兼卦體卦德所言者。大凡論卦德卦體之類。俱就卦上說。個人事道理。乃人事之影也。故此句冠之以其德字。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剛健則能勝乎私欲。文明則能灼乎道理。應天時行。則凡動靜云為。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謂之大善而亨。則貞與利在其中矣。應大而時行。此人事之時也。當其可之謂時也。應天非以位言也。得天位而行天道之謂也。時行即應天之實也。時行之外。別无應天。然必

彖辭說

卷十一

大有卦

彖辭說

居尊然後得以應天而時行。故天命有德。自我章之。天討有罪。自我刑之。天秩有禮。自我庸之。天叙有典。自我惇之。

存焉。其指居大有者。天者理之當然也。理之當然。應便是時。身

易實義。健乾德也。明離德也。合而成五之德。故曰剛健而文明。

因疑玩其德二字。見有之所以大者。以德以勢。意剛健一句。指本

其德一直說下。

應卦德以剛健文明言。卦體以應天言。天雖就行天道說。然是

一從六五應乾看出。在卦有德與體之分。而在人事則俱為德。

故冠之以其德。主人君言不得不過之五。五陽皆其所有。以

全卦言則可兼健明二德。應天時行。亦其德之能然也。

彖詞曰元亨者。豈待致哉。卦德內乾。健外離文明。卦體六五應

平乾之九二。是為應。合而言之。人君之德。剛健則不屈於物。敬文明則不惑於義理。凡所以敷治者。无非順天理之當然。而以時行焉。處大有而如此。自能盡創作之善。極推行之通。是以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惡善動。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不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熾

彖辭說

卷十一

大有卦

彖辭說

身亦若是而已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

照見。則有无不可知。何名為有。天命有善。而无惡。當大有時。遏止

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

程傳。胡氏曰。休命。諸家多作存命。本義以為性命。蓋天命之性。有

善而无惡。遏惡揚善。亦下過順天命之本然者而已。用人反身。皆

當若是。本義之說精矣。

象曰。火在天上。不必指日。如明出地上。則指日也。此只與天火同

人。地中有山。謙之類同例。君子以遏惡揚善。其於要者。小則謙

升之大則刑東之。皆所以遏其惡也。其於善者。小則獎勵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過人之惡。揚人之善。所以順天之休命也。本義反於身一節。非是正解。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則順天休命。則其所以當然之故也。大有之言。似說享其所有。遏惡揚善。蓋是治其所有。

存疑。過人之惡。揚人之善。非有他也。天命之性。有善无惡。惡是他性。分所无者。故從而遏之。遏惡所以順天也。善是他性。分所有者。故從而揚之。揚善所以順天也。反之於身。亦若是者。此朱子之意。順天休命。不是奉行天命。停庸命討之意。亦不是遏惡揚善。欲以順全在人之天命。只是淺說。謂遏惡揚善。皆是因人性之本然。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聖賢堂

而治之。彷彿行所无事意思。

陰遏揚是大有後一截。說所以治有者也。大有則發於善惡混雜。須有以遏之。揚之。大有者。方无病。註疏取大有包容之意。未安。程傳說冠冕正大。大有之象。當如此。朱子看命字。細却說得局面小了。反之於身。於治有意。亦不緊要。遏揚斷宜就人說。時諸皆謂惡未著。務遏之。善雖隱。務揚之。看來亦不必拘善惡之共聞共見者。獨不可遏揚乎。本義彙纂「字未有解。物謂象是物之有。欽樂是水之旁出一不足。一有餘。皆物之受病處。孔子釋大象曰。乾下離上。是大在天上。萬物皆在所思之中。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而无以治之。則善惡不齊。實則不明。保无有象樂之萌乎。君子於此。有以過人之惡。不使滋長。揚人之善。

愈使樂為然。豈一己之私欲。所以順天休美之命。而君子无容心於其間也。此所以法天為治。而享大有之盛也。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程傳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自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于貴之。豈能盡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應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按孔疏无交切之害。久明。不如程傳以涉字解交字。故本義因之。程子將无交害。斷以匪咎連下讀。註疏原是如此。朱子將匪咎作何咎。直接未涉乎害。說下更不用添重有一層。尤為明白。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聖賢堂

不義雖富。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君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既謂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朱子曰。此交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緊要胡氏曰。諸家多以初九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子之說。謂居下无係應。而未涉乎害。蓋无係應二字。已自見无上下之交矣。富者。君之府。故富大有之時。最易有咎。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為非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家引言大有之時。亦當有害也。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也。居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私交也。又在事初。新與事接也。故為未害。平害何咎之有。本是无咎。然或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觀則終无咎。觀則无咎。此戒占之辭。

孫子時講多云。斷者之害。仍當慮遠。為凡只謂无甚不好處耳。斷者乃所以致害。而非即害也。

王周公繫初爻曰。初當大有之時。以陽居下。則剛正而心有守。處卑而志未盈。上无係應。則无内外之交。浮侈之心未作。在事初則新與事接。而勤儉之心未變。是猶未涉乎害者也。在初如此。本匪有咎。然或以易心處之。有入於害。而不自知者。故終時至。守清難。以處則可以保其終无咎矣。占者當如是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大有卦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氏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盈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害於害也。

王溪氏曰。大有其時也。初九其位也。時位如此。是以无害也。

蒙引兼本義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以初九二字言之也。

王益此節非贊詞。乃從初九兩字討出。无交害原故。正是隱微。

孫程傳將難字意入在元交害內。較諸家作現成說者有味。義。

詞原從无交害說到。傳則從艱難得无交害也。時講多以剛。

毅利守。為初九之无交害處。亦是取其易明耳。蒙引之說。方全。

謹孔子釋初象曰。大有之時。雖有易生。似難免害。今以大有之初。

而九居之。是其剛毅足以有守。故未涉乎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王益此不違中為五所任。任重不違。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

孔疏大車以載者。體是剛健而又居中。身兼委任。其任重也。能堪受其任。不有傾危。猶若大車以載物也。此假外象以喻人事。

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廣。居柔則謙。

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始大車之材。強壯。

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運得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

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

王益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

易經詳說

卷十二

大有卦

大有卦

无咎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王溪氏曰。大車二。連繫剛柔。五也。剛健居中而應五。故有大車以載之象。

程氏象曰。二五相應。剛志上行。故有攸往之象。以是而往。何咎之有。

王益此節曰。坤為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與指乾之方而能載者言。車則以其全體而言。引之以馬之健行之。以喻之剛健。

象也。九二二以剛應柔。助其剛足。以愛剛助其健足。以行。有大車。

車象。得應乎五。載上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不曰吉者。

大自任天下之重。剛當如此也。德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

蒙引大車所以取其才德之茂。有所往而如是。兼剛中得應故。

无咎即是勝任而免責也。○大車以載是象有攸往无咎是占本義又言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明此爻未易當在占者宜自審也。歸重大車上。

存疑剛中字重在下。字輕是對下文得應乎上字。

獲大車以載固是象。有攸往无咎固是占。然惟大車能勝任而隨所往而咸宜。亦是一申意。

謂剛公繁二爻曰九二剛中在下。而得應乎上。是才德獨茂而為君所重任者。為大車以載之象。既有是德而得君如是往而任天下之事。自能成功而免責矣。无咎之道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獲孔瓶物既積聚。身有中和堪受所積。不至於敗。訓中字不成文。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美善慶

理

釋傳壯大之車。重積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才力之能勝。大有之任也。

臨川吳氏曰。車大則能勝重載。故戰難多積於中。而車行不至於敗。占者所以往而无咎也。

釋注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意自見於言外。○積中不败之意。謂有剛中之德。克勝上任也。○積中不败。是貼出所以取大車。

以載之意。不然克勝任重之意。既勝而為負載之多而已。不敗生當玩。

獲往无咎意在言外。○臨川訓文雖極明。家引剛中之德云云。是補正意在言外。

注。易。積中須影響車來作虛字解。為是然。剛中意亦主不得。

重解。萬正行云。爻是剛中而兼得應。設象則專重剛中勝任。積大車二字。惟是大車。故係物積中而不敗也。

釋孔子釋二象曰。所謂大車以載者。以其足以任重。積聚物於中。而不至於傾敗也。九二以剛中得應。克勝大有之重任。何以異於此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獲往。謂通乎天子。以亨為通。故獲傳國之未敗。釋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事土之濱。貴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利。凡主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

之。所謂應之。位有其高。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享道之享。享饌之享。饌之享。皆作享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賤。故為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張子曰。古文无享字。享字並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解作享字。便不是。又曰。享字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蓋音通。是經中淺顯。故先儒得其大義。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則枉費了无限。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美善慶

斷說率稱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按作享字是。

夏禮胡氏曰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畜之變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厥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謂為享矣。

聖學胡氏曰九二宰相任事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然者。然享者朝享之事。有宴享之享。本義惟訓享為朝獻。又曰六五虛中下賢。則又兼宴享之義矣。享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何茅。不修朝貢者。矣。安足以當此。

蒙引云。朝獻胡氏兼宴享說非是。享兼朝獻。疑亦非。隨順有而貢獻也。非任土作貢之謂。九三固是公侯。然非有剛正之德。而

大有卦

大有卦

大有卦

為人君所賢。則亦不由以朝獻於君矣。此指公侯之謂。小人弗克。指公侯中之小人。公用享於天子一句。結是象。占者有其德。則亦如之。

領起若小人无剛正之德。若君上之禮遇。則无由朝獻于天子。故曰小人弗克。

則本義小人雖得此爻不能當也。是說占法。非爻詞正解。蒙引因之含糊其說存疑甚。本義享謂朝獻也。是因朝而享。獻然此處只重在朝。不重在獻。兼宴享說似亦不差。其謂來亨正是大有氣象。小人弗克。時雖將以享。故作續入告。講是為作文地步。大有之時。過惡揚善。皆若。恐者不與。如此看亦頗明。

斷說公侯二爻曰三為小侯。而有剛正之德。六五之君虛中以下

之知遇。其隆或先舉而為治有之規。或後舉而陳保有之。道隨其所有以為獻。而後相接之樂。為用享于天子之象。此唯有德之君子足以當之。若小人无剛正之德。徒為客悅已耳。豈能有所獻納哉。

蒙引云。不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孔穎達云。德多不能勝。必致禍害。

程頤云。公常用享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賢能守臣節。史而奉上者。則皆獲其報。以為王之升。輪。豐。其財。以特上之。微。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為己之私。民家財。豐。則又損其官。益為不。是。小人太有則。其。又。大有為小人

大有卦

大有卦

大有卦

之害也。

陽。有。謂。小。人。自。有。時。多。云。小。人。為。國。害。只。是。說。小。人。弗。克。則。有。害。以。見。享。者。為。是。隨。川。吳。氏。謂。小。人。得。此。占。則。不。利。蒙。引。因。之。以。為。為。不。利。于。小。人。之。占。非。本。文。義。公。子。若。乃。其。之。為。子。與。小。人。不。能。

蒙引云。釋三象曰。公之用享于天子者。以其為君子。而有嘉謀。其。之。人。告。也。若。小。人。則。其。為。害。為。害。為。害。而。禍。國。家。必。至。于。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既。在。既。以。彭。為。勞。謂。三。也。言。九。四。非。其。勞。能。盡。三。之。五。故。得。无。咎。其。說。大。異。

釋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明能謙損不虛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其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

〔本義〕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上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張公鄭氏曰九四居四陽之首而率諸陽與之僭進其盛多蓋彭彭矣然明不能燭理智不能慮遠以其盛多者而震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下二陽皆健體四乃明之首也有明辨之智則非其彭然後免於咎

張氏其彭只是不自居盛滿之意

彭說

卷十一

大有卦

早

張氏以象言占意在外

諸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剛而近柔中之君僭勢既盛似有僭僭之嫌幸其處柔而深自抑損是處盛而不致極其盛也匪其彭之象功高而主不忌可以无咎矣占者宜如是也

張氏匪其彭无咎明辨者也

程傳能不虛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明辨也明辨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告之將至故能損抑不致至於滿極也

不義者明辨

至柔胡氏曰當大有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者不能也明辨者以解言

張氏言其明辨之智然也所明辨者君尊臣卑之義虧盈益謙之理也大有九二九三九四程傳俱以大有言之本義皆不取者蓋二三四皆人臣也所謂大有者皆非其所有也由是知本義之精矣

近則明辨二字相連說其本心昭明詳察也皆是極形其明辨處

張氏子傳則象曰九四之匪其彭而得无咎者由其深知君尊臣卑之義心之明辨智然而无疑也使其精味而旁功扶權使無其上能无凶乎

六五居柔中交如戚如吉

按此處以交為物來交接以戚為人皆畏敬如為語辭无尤味

彭說

卷十一

大有卦

早

釋曰六五當大剛之隣居君位處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信信以事於上上下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戚如則吉戚如有戚戚之謂也既以柔和平信接於下眾志咸歸又有戚戚使之有柔善處者也吉可知矣

不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處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若雖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張氏陳氏曰大有之六五必言厥孚交如戚如古者雖一卦以一陰為主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戚則能保其大矣學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也



平張氏曰：五為大有之主，離體中虛有厥孚之象，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察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內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寬裕溫恭，雖足以有容，非發強剛毅則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則可以保其吉也。苟徒有以孚之而無以威之，則人將慢易之心生而無畏懼之者矣。豈能常保其有孚乎？此威如之吉，聖人之深戒也。索引：虛已以應九二之賢，是厥孚上下歸之，則是五與上下交孚。威是戒占辭，因六五所不足而云也。六五只是厥孚交如，此同善矣。然於君道有未盡者，其曰威如吉者，誠以所治既廣，物性不齊，安能一一孚於我？故又當有以威之，則恩威兩盡，可以保其所，有而不墜矣。吉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大有卦

存疑：六五當大有之世，象中虛，虛已以應九二之賢，是五之信有以孚於二也。上下歸之，是天下之民見二五之相孚，亦傾心信服於六五也。五之孚感於上下，上下之孚應乎五，故曰：交如言上下之相交也。

茲存疑說：交孚與本義合，不僅五與二相孚也。

五疑乎是五的本等，所欠者一威耳。諸氣須要抑揚，兩刻字皆是華狀不盡意。蓋德孚所結，非交如交交不以達交之至也。德威所操，非威如威威不也。

援威如照過揚說亦明。只是孔子之語，不可顯然入周公口中。謹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中，虛已應二，是人君忘勢分之辭。推誠下實，乃上之孚交于下也。九二之賢，上與五應而亦出於誠天

下之人見其如此，亦皆傾心信服于上。是下之孚交于上也。為厥孚交如之象。象人情狙于玩愒，不濟以威，氣滋靈矣。又當有以威之，存厚屬於寬大之中，寓神武于仁厚之內，而天下不敢玩愒，所有之太，可長保无虞矣。是又以威如而獲吉也。占有宜知所戒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釋：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剛山：人之信，見於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則是有以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大有卦

釋：上下之志也。厥孚交如，謂上孚於下，下孚於上，兩相交也。非謂六五之子交於諸國也。象傳曰：信以發志也。則推本言之曰：原來是六五之子有以發上下之志。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孚，據本原則由上發其孚。

謹孔子釋五爻曰：所歸交如者，言上下之志交孚无間也。然推原其本，由六五下應九二，誠心在實，克有其信，足以感發臣民之志，是以交孚无間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釋：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威備也。謹大義：上之德備上之求實也。

天養本操，則人將易之而无畏懼之心。



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无虞，故必威如而後吉。幾上  
下玩易，則无畏備也。

浮疑易而无備，是解威如吉，是必用威威也。

玩易而无備，是反形語，言威如而乃吉者，不威則人皆易之而无  
備，故須用威也。備是好字，而是存心警備之意，屬而无備，是

不把上當事。竊疑易字，當屬上，以與威字反。西溪謂上下誤

可玩，蓋上下玩易，則是上不威，非上不威而後下易也。此說似  
便，但與傳義異。

則論上二句是能誠以結人心，下二句是當威以肅人心。

誠然必威如而吉者，君德以剛為主，若一于柔，即人者玩易而无

畏備之心，災端叢生矣，所以必宜濟以威也。

卷上

大有卦

大有卦

大有卦

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既註疏以繫詞解此爻傳義，皆因之。

既論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

虛靡之上，明之極也。惟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

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乎信而履其上，為窮

始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實愛善之義，

其處如此，吉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履乎天而獲

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

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或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朱子曰：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

從六五，蓋陽從陰也。大有推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

能下從六五，則是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

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吉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

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數句，此爻是

无收殺，以此見聖人精易見爻辭有不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

如此類是也。

象引六五雖是君，自上九觀之，則六五在下，只當得賢者不可泥

君位矣。履信思順，不可謂履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順，口是下從六

五便是他履信思順處。履信思順而尚賢，夫當大有之世，而又

居上位，乃能如此，是其滿而不溢，合乎天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

卷上

大有卦

大有卦

大有卦

彖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正天祐之吉，以本諸身，无不利以

諸政言。

至大變云：順天休命。上文言自天祐之，是應應處。不以五為君

是變則可疑。

既論上九繫上爻，曰上九大有之極，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

而不溢，行合乎天，自天降福以祐之，于身獲吉，于事无不利也。

可以長享大有之慶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既論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

古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前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者中。信也。愚願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位。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盛。豐而復處。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以信思順。故存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

存。此是解上吉。意要本爻。德誠言大有上九吉。无不利者。是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行。合乎天。自天祐之也。故吉无不利。

履義。又言天命之祐。而徵諸人事之得。象言人事之得。而推諸天容之隆。

至疑上即上爻上字。上最難吉。自天祐句。正明上吉之自處。

探履卦上爻。詞於爻義无取。只就履終說道理。竊謂此處亦使履卦為例。是當大有爻終之際。歸諸天眷。極贊其盛。亦於爻義无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果 吉 亨

取也。就定繫辭之語。以為此解。升周公本意。蓋繫辭是周公之言。而象傳是孔子釋周公之言。象傳是孔子自為言。另自尋義。未必相因。以五為君。上爻虛說。便不碍。若既以五為君。到上爻又傳上而以五為賢人。於卦例不符。前云上下應之上。爻亦在其中。至此何得以五為賢人而用之。候再考。

讓孔子釋上象曰。大有在上。而猶得吉者。蓋以滿而不溢。行合于

天。故自天祐之也。辭。福者。天而致福者。人。天豈有所私哉。

吉。而商陸氏曰。大有一。乘五。而故以。乘為一。卦之主。而康又皆于五取義。初以達五。而百。二。三。四。五。而無咎。三以公位。而用亨。于

天子。四以能諫。永五。而無咎。上以近五。而獲自天之祐也。

平巷項氏曰。大有之卦。以六五為主。初之无交。害遇民也。上九在

上。賓師也。中爻三位。為臣。二大臣也。爻大有之任。故為。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酬。故為。亨。二中故无咎。三不中故戒。君子用亨。則為恒。文。小人弗克。則為。晉。馬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故為。匪其彭。玉。離中虛。中孚為信。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无咎。故必。如乃吉。欲其克自。長也。

果。解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九。泰之上

六。若于。風。盛治。倫。福。執若大有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

羣賢。樂二之。負。荷三之。飲。納。輔有而各致其。初之无咎。四之

應。彭。虛有而不。過其則。況有信順。尚賢之上九。乎。皆六五之有也。

嗚呼。盛哉。

按一。陰居五為卦之主。象傳所謂。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即

易經詳說

卷十一

大有卦

聖 亨 吉 亨

五之。康。亨。交。和之。義也。大。象。所。謂。遠。惡。揚。善。順。天。休。命。即。五之。厥。如。吉。之。義。也。孔子。贊。易。與。文。周。相。發。明。者。如。此。初。未。有。事。任。而。不。可。不。。四。若。尊。近。君。而。不。極。其。盛。皆。虛。大。有。之。善。道。也。二。任。事。之。大。臣。五。所。賴。以。治。有。三。朝。獻。之。外。臣。亦。大。有。之。必。履。上。實。大。有。之。得。天。眷。見。天。道。與。人。事。相。因。以。終。大。有。元。亨。之。義。也。

繫辭。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是。總。贊。大。有。而。主。五。爻。言。之。五。之。交。乎。信。也。五。之。柔。中。順。也。五。之。任。二。尚。賢。也。有。如。是。之。君。以。治。

大。有。天。心。聖。相。自。然。垂。點。若。以。上。為。履。信。思。順。尚。賢。上。君。五。臣。之。就。與。交。例。不。合。在。繫。辭。未。為。確。解。疑。以。解。比。豈。能。暢。然。

易經詳說卷十一終

聖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天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君子有終

聖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與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與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无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悔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一 初六

地卑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程子曰。此卦皆指有悔。而謙卦未嘗有他卦有特而亨。唯謙則

隱山李氏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非謙之難。謙而能終者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

孫孔疏云。小人行謙。不能長久。唯君子有終。程傳終身不易。還是

此意。李氏亦同。本義謂先居後仰。是以有終。為後來有好處。

宋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邵雍蔡氏曰。剛屈于柔之下。謙之義也。剛下于柔。交過之道故也。

君子三也。君子有是德。則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賤而終益光。故有終。

謙別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而不居。是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此乃是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事。不謂之謙也。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義也。止乎內。其心虛。不矜。謙也。順乎外。卑以下人。不驕亢也。亨是目下好。有終是末稍愈見好。謙是屈也。有終不終屈也。先屈者。有而不居。其有也。有終者。終不能沒。其所有也。正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也。

程傳亨是目下好。有終是將來有結果成就。

聖文王繫謙之卦辭。謙者。天下之美德。人情之所同好。有能下人者。必宜乎人。隨言之所為。无不如意。何才如是。是道也。君子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二 初六

之過始難。不居其德。則終不勝其德。始雖不居其功。而終不改其功。不亦有終乎。

程曰。謙者。天運下濟而光明。地運卑而上行。

孫孔疏下濟是降下。濟生萬物。程傳謙者作卑。本義不言。今讀仍

作君子不作卑。

程傳謙者。為降。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運以其氣下降。故能化育萬物。其運光明下降。謂下交也。地之運以其氣上升。所以其氣上

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本義言謙之盛乎。

邵雍上曰。天天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者

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養於

天則謙之亨也。莫大乎天地。而天地猶不敢以自滿。况於人與鬼神乎。

○案胡氏曰。下濟為謙。光明為亨。卑為謙。上行為亨。案傳但言謙之必亨。而不言卦體。蓋下濟光明。自含艮坤二體於其間也。

○引。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雖居上。而其氣常下降。以濟萬物。惟其下濟也。故氣一嘘而萬物以生。氣一縮而萬物以成。其道之光明為何如。夫天道若不下濟。无由光明。惟下濟所以光明也。下濟是謙。光明則亨矣。○天道下濟者。天位乎上。而其氣之下降者。所以濟乎下也。故謂之下濟。使天不下濟。則生物之功何自光顯乎。○地道卑而上行。地道至卑。順也。然惟卑也。故能承天時行。以濟乎乾。其道則上行也。夫地非卑則不能上行。惟其卑也。故上行。卑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三 窮願堂

是謙。上行則亨矣。天地本无謙。此是聖人覓出個謙意來。說見得此理。在天地有不能違者。則人從可知矣。天在上。說不得謙。則取其下濟以爲謙。地處下。卑則就以其卑爲謙。然天非下濟不光。明。地非卑不上行。天下濟即便光明。地卑即便上行。可見謙之必亨。

○案。案傳不釋卦名。義徑釋卦辭。此一例也。

○案。案傳言天地自是。泛論道理。不拘地山二象。或以艮卦說天道。

殊多一折。光明只是天道顯著意。孔疏以爲三光垂耀。誤。

○案。孔子釋永辭曰。卦名謙而辭曰亨者。以謙之必亨耳。不觀之天地乎。天主施其道下降於地。以濟物。而化育之功。光明莫揜。地主承其道。固處於卑。以承天。而化育之功。上行相配。下濟與卑。

○說也。光明上行。亨也。天地亦以謙而亨。人之謙而亨。不待言矣。○案。案傳言天地自是。泛論道理。不拘地山二象。或以艮卦說天道。殊多一折。光明只是天道顯著意。孔疏以爲三光垂耀。誤。

○案。案傳言天地自是。泛論道理。不拘地山二象。或以艮卦說天道。殊多一折。光明只是天道顯著意。孔疏以爲三光垂耀。誤。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四 窮願堂

○案。案傳言天地自是。泛論道理。不拘地山二象。或以艮卦說天道。殊多一折。光明只是天道顯著意。孔疏以爲三光垂耀。誤。

○案。案傳言天地自是。泛論道理。不拘地山二象。或以艮卦說天道。殊多一折。光明只是天道顯著意。孔疏以爲三光垂耀。誤。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講卦

五  
寄願堂

白雲卿氏曰四者非有心於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  
 蠱川吳氏曰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傳彖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卦辭則云亨且有終。他卦之占未有若是之全美者也。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他卦之贊未有若是其盛者。此謙之所以爲至德也。

彖引天道虧盈益謙四句各自說不可謂人而能謙則爲天所益地所流鬼神所福也大抵上三句只是起下一句四個謙字所指不同人道好謙之謙是與卦同也。謙爲可光者以其爲人道所好也卑而不可踰者亦以其爲人道所好也。謙只是一般而其光與不可踰不同者則其位望之不同也不可踰言畢竟亦好光

此不可踰處俱是德。但不可俱以爲是謙德也。若拘以爲謙德。則只是愈光亦不能過意。

則與上支无分別。當以福善禍淫言。蒙引欲兼動植之物說。愚按草木之榮悴開落。總在地道變盈流謙之內矣。惟當從福善禍淫之說爲是。天地鬼神俱好乎謙。故人而能謙。若其位居尊。則其德因之而愈光。若其位居卑。則人終不得而踰。蓋謙者德本自光。其位之尊。其德因之而愈光也。卑者位本可踰。因其能謙。其德則高。而卒不可踰也。何謂謙尊而光。蓋君子居尊。則下民之所承。載而瞻仰者。於是而能謙焉。其瞻仰又當何如哉。可見尊而光矣。何謂卑而不可踰。蓋居下位之人。不足以起斯人之景仰。而有沒

● 野合

卷十二

雄卦

六寄願堂

易之心是可踰也。於是而能謙焉則人尊仰之而不敢生慢易之心矣。故曰不可踰。

○  
○

聖君子有終是人道。若天道地道鬼神乃廣言之以引起人道耳。尊卑是所處地位光與不可踰正見有終。奸惡屬別人光與不可踰屬自己所以光與不可踰者以人皆好之也。本義特解發流以其餘易明也變謂變去流謂流歸。不可踰猶云人終勝不似他。

又曰。君子有終者。何以見之。觀諸大道。日月之有升沉。寒暑之有往來。虧盈而益謙也。觀諸地道。陵谷之有變遷。山川之有增損。變盈而流謙也。觀諸鬼神。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寢盈而福謙也。至於人道。豈有損於天地鬼神哉。其盈滿者。必爲人之所

謙下者必爲人之所好。一焉益流變害福之理也。謙既人道之序。人而能謙。何往不善。以是居尊。其德因謙而日顯。尊而光矣。以是居卑。其德因謙而乃重。雖无上天之心。而自莫可喻矣。夫謙者。始而不居其有。光與不可踰。終而不沒其有也。此君子之所以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

我孔疏：裒，聚也。於先多者，更多而積聚。程傳以裒爲取。孔疏：裒，聚也。於先多者，更多而積聚。程傳以裒爲取。孔疏：裒，聚也。於先多者，更多而積聚。程傳以裒爲取。

多益寡，分說言多者更聚，寡者亦益。程傳謂取多以益寡。

程傳：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

易經詳說

卷十一

謙卦

七 寄願堂

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

朱子曰：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問裒多益寡，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處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臨川吳氏曰：山在地中，則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一升一降，而高卑適平矣。物之多者，裒取而使之寡，猶降山之高而使之卑也。物之寡者，增益而使之多，猶升地之且而使之高也。一裒一益，而

多寡適平矣。稱物平施，謂稱諸物之多寡，而損益之，然後所施均平，而多者不偏多，寡者亦下偏寡也。

按：裒多益寡，舊說只就物上大概言，於謙意不甚分曉。

象引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與上不同。蓋上本義所謂謙者，主山言。

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而卒亦歸於高而能下也。但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者，高卑爲

二人之象。此以卑蘊高，則其高與卑皆就一人身上言也。本義

既順解曰：裒多益寡，云云。又特出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一句，以高卑替多寡，而置了施字不舉，是見分明實就謙說。故語錄云：人多

見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益分明矣。參義曰：君子觀地中之有山，則知人之處世，不可以自

易經詳說

卷十一

謙卦

八 寄願堂

高而卑人，故有物平之心。稱云云。夫於才術能樂高，喜勝人之常情也。而君子者，其心有異焉。是故聰明虛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若是者，其心何如也。豈非惡己之獨多，而哀之以益寡乎。

存疑待己之心，當多。故己有片善，便自以爲无前。待人之心，當寡。故人雖有許多善，視之若不足。如此則在己者多，在人者寡，而不得其平矣。非謙也。故體謙之君子，哀去在己之多，以益在人者之寡。已有善不大自張，而深自貶損，人有善不過於貶損，而必加稱揚。於以稱量事物之宜，而平其施，使待己者猶待人，待人者猶待己。人已一致，尤復有多寡之異焉。則人已各得平，而謙在是矣。此君子所以體謙之道也。

集說物人已也待已宜卑下待人宜尊敬此物之宜也平各得其當也。

按哀多益寡。舉引世畧存疑就著上說。其意謂人每於已之善見多。於人之善見寡。當把於已見多之心去了些。於人見寡之心增上些。其說可用。而時請不就善說。直謂矜已之念多。當損些。下人之意少。要增些。亦說得通。在已不矜於人能下。便是稱物而平其施也。物字象人已。已宜哀則哀之人宜益則益之。所以云稱物之宜。稱去聲。是隨字義。時講作稱量使當以平聲如字讀矣。當認施只是施行。非以已施於人。蓋有施之已者在。平施就心說爲是。故泰義云持平之心。哀多益寡二句正貼謹說。厚齋謂非君子謙德之象。另是一說。當是哀益泛論。不作已身。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九寄願堂

上事。正字通云字書引易其作推。張揖云推減也。按此則哀字直訓減不訓聚。

謙孔子釋謙大象曰。地中有山。以地之卑而山之高。不見高大之形。謙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自高之心多。下人之意寡。是以施失其平。而不得爲謙耳。故於多則哀之。克去其自滿之意。於寡則益之。充滿其下。人之心其哀多也。所以稱在己之宜卑下。而卑下之使施之已者得其平也。其益寡也。所以稱在人之宜尊敬而尊敬之使施之人者得其平也。待人待己各得其平。此君子之善於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王註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能體謙謙其咎君子用涉大難物无

害也。

程傳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爲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爲謙謙。未見其失也。

本義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

臨川吳氏曰。利涉者。其才其時利於涉耳。用涉者。用此以涉。然後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十寄願堂

吉也。

聖學胡氏曰。謙主九三。故三爻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謂君子之終也。用涉大川吉。雖用以濟患可也。况平居乎。謙象引涉川本无所取象。只是謙而濟險存疑云。涉川是處象。凡涉險難皆是。看來是謙德无施不可意。

謙周公繫初爻曰。初六陰柔。又居下位。以能謙之義。執處下之道。心已下而益下。禮已恭而益恭。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占者如是。則爲人所好。同心者多。協力者衆。用以涉川可以濟矣。况處常。有不利乎。

家曰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傳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荻。

恆孔疏牧養也。以養德言。亦通。本義無解。當是從程說。

兩軒張氏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

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陳氏上句以行言。述其能謙也。自牧以心言。推其能謙之由也。

謙孔子釋初象曰。所謂謙謙之君子者。非矯飾而然也。初六以卑

下之道自處。而不取有上人之意。所以成其為謙謙之君子也。

六二鳴謙貞吉

王註鳴者聲名聞之謂也。得位居中。謙而正焉。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止奇頤堂

孔國處正得中行。體廣遠。故曰鳴謙。正而得吉也。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

見於聲。音則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

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本義柔順中。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張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

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

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况在人之

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程本義止而且吉。是現成就。與程傳同。語錄却云。須得其正。當為

未定之說。

王氏曰。諸家釋鳴謙。多謂自鳴其謙。謙而以自鳴。非謙矣。或

以六二謙德積於中。發見於聲音者。如此。本義以為六二柔順

中正。以謙有聞。蓋謂發於聲音者。不若謙而有聲。有非可勉強為

之。要之。初六謙謙在下。而謙未必人皆聞之。至六二則宜聞之

矣。

蒙引非自鳴其謙也。謙而有聲之為鳴也。

程蒙引又云。謙且有聞。則於在我為得其正。如此。竟是從鳴字中

看出貞字。非正訓也。貞字自當從柔順中正內看出。唯處得正

非以鳴處為正。

存疑貞吉是占。本義正而且吉。是就鳴謙上先舉出占意。然後正

言占者如是。則如其應。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止奇頤堂

張象占有難以分處。如此類甚多。只將鳴謙貞吉連讀。而占意自

見。若以貞吉是占。將鳴謙截斷。另說占者。貞吉不成文理。愚不

欲細分象占者。以此。

程周公繫辭二爻曰。六二柔順有謙之實。中正又得謙之道。由是

積中著外。謙而有聲聞矣。此非達道千學乃理之當然。而得其

正也。何往而非吉乎。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程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自得也。非

勉為之也。

援程傳語氣甚明。只聲音二字稍別。

蒙引中心得。只指六二之柔順中正言。自得於中。自然見於外。而



聞於人矣。一說二鳴謙貞吉。然原其謙乃中心所自得。初非欲以求聞於外也。然有是德積於中。則必有是名聞於外耳。此說亦有味。

援二說仍以前說爲正。

援中心二字拆不開。孔疏云。以中和爲心而得其所。鳴語意拘拆。

得只是能意仇。滄柱云。是贊美不是推原。言聲聞本於實德。心无愧怍。泰然自得。其說稍別。亦可用。

護孔子釋二象曰。鳴謙貞吉者。豈襲取於外哉。蓋由其謙乃中心自得。因之見於外而聞於人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護註疏謂勞謙匪懈。程傳謂有功勞而持謙德。其說爲優。本義因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三寄順堂

之。

釋傳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爲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憂憂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况有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人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比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

人引謙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湖胡氏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彖辭唯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其肯耳。

雲峯胡氏曰。文王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於三之爻辭。以吉代亨字。謙之上加一勞字。蓋謙非難。勞而能謙爲難。

楊氏曰。夫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何耶。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也。今三以剛明之才。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倚。信勞而有功矣。然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恭以存其位之道也。故履有終之吉。

蒙引卦唯一陽居下之上。以位言。剛而得正。是其德之盛也。上下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三寄順堂

所歸。是其位任之隆。而功業之著也。故爲勞謙。謙字只從卦上來。與上六同。

極君子有終。首節傳義請不同。此處亦異。程謂又須君子行之有終。是謙到底之說也。本義故有終而吉。是終有好處之說也。當以本義爲正。

釋傳周公繫三爻曰。九三身爲大臣。剛而得正。爲上下所歸。復安宗社。有勞於上矣。澤被生民。有勞於下矣。而不自以爲勞也。功愈高。而心愈下。有功勞而能謙。君子之行也。如是。則不有其功而莫與爭。不有終而吉乎。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釋傳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

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謙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

臨川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吉也。萬民以卦之五陰言。重溪王氏曰。舜之賢。禹也。而曰。涖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圭齋題堂

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敬。蓋引萬民服也。正是言其有功勞而能謙。尤其所難也。服之者正以其難也。萬民服。正是有終處。所謂尊而光也。

臨川誠齋云。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謙而有終也。是從程傳解。與本義不同。勿混看。存疑。謂服其功勞。不是服其有功勞。能謙。似結上文不完。廣義云。民非必指百姓。猶云。萬人。九三。謂有勞於上下。而服當屬下。就民說不妨。

關孔子釋三象曰。有勞而難。勞而能謙。尤難。九三。為勞謙之君子。天下服其勞。尤服其勞而能謙。此所以有終而吉也。

國主指指皆。程傳。揭布之象。如人手之揭也。動息進退。必順其。大。意。是。同。皆。揭。現。成。說。本。義。更。當。言。其。詳。是。用。力。揭。又。王。註。說。揭。揭。下。奉。上。二。義。程。傳。亦。兼。舉。謙。德。之。君。謙。德。之。臣。二。義。本。義。單。就。揭。三。之。上。說。又。程。傳。謂。无。所。不利。於。揭。謙。也。是。連。說。本。義。是。已。无。不。利。而。又。當。揭。謙。也。

隱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象。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奉。宗。廟。而。已。居。其。上。官。恭。具。以。奉。謙。德。之。君。單。以。謙。勞。謙。之。臣。動作。為。无。所。不。利。於。揭。謙。也。揭。揭。布。之。象。如。人。手。之。揭。也。動。息。進。退。必。順。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圭齋題堂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揚。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臨川誠齋曰。四。多。懼。之。地。下。眾。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而。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四。之。所。以。无。不。利。也。

謙。引。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是。謙。也。如。是。則。在。彼。无。辱。在此。无。數。在。邦。必。遠。在。家。必。達。无。不。利。矣。此。是。舉。說。下。文。揭。謙。則。專。以。其。居。九。三。功。臣。之。上。而。言。

存疑。揭。謙。如。何。謙。謙。之。意。恐。无。以。表。白。於。三。或。見。之。言。辭。或。見。之。動作。或。有。意。外。之。恩。殊。帝。之。寵。皆。先。彼。後。已。再。三。推。讓。於。三。而。已。不。敢。當。焉。務。使。此。意。表。白。於。三。此。之。謂。揭。謙。關以。柔。恐。不。能。發。其。謙。之。意。故。勉。之。以。揭。不。指。定。三。亦。可。備。一。說。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繫而得正。上而能下。善全謀道而不恃位。望之隆如是。則上无所疑。下无所忌。无所往而不利矣。然居九二之上。功未能及。而位則過之。有不容自安者。故當發揚其謙。以示不敢假然居其上之意。庶得推賢讓能之道耳。

子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程傳。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勢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朱子曰。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雲峰胡氏曰。以六居四而撝布其謙。似失之過。而象辭之曰不違。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七寄願堂

則以見四之撝謙。乃天理之當然。非過也。

程孔子釋四象曰。四固无不利。而更撝謙。似嫌其過矣。然四无功。而居九三有功之上。理當如是。雖過於卑巽。而實不違乎則也。

六五不富以貴。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王註。居於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

孔疏。以用也。凡人必將財物周贖鄰里。乃能用之。六五居於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富。能用其鄰也。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倚謙柔。必須

德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望望遠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謙程傳有其鄰。與孔疏用其鄰。微不同。孔疏鄰家作現成爲是。深論以衆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衆。豈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雲峰胡氏曰。謙之一字。自舜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抑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无不利者。又言謙非特利於侵伐。而他事亦无不利。又以示夫後世之主。或不能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六寄願堂

謙者也。聖人之言詳密如此。

蒙引。六五利用侵伐。固以其不服而當伐之。然亦以其能謙而爲人所與也。以上六利用行師。泰者有此意。

存疑。六五居尊。當本其所有。而能以其鄰者。亦其常事也。此曰不富。以其鄰者。明六五之以其鄰。不以富而以德也。

圖五爻謙意在言外。由謙而能如此也。象辭中正。謙不待言。

圖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衆居尊。在上能謙。是執謙臨下。盛德服人。下假勢力而自足。以聖率乎天下。有不待富而能以其鄰之衆。蓋從之者衆矣。設有未服者。則率所服之衆而侵伐之。必得其服而利矣。然豈特征伐之利已哉。用之他事亦无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虞上朱氏曰：征者上伐下也。以正而行。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伐之。聖人慮後世觀此。又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彖引泰義曰：夫以六之柔中而執謙以臨下。宜无不服矣。而猶有不服者。則其爲冥頑之寇。強暴之敵可知矣。五既得衆心之歸。如是而侵伐。乃誅暴去惡之兵也。

集解又言：利用侵伐。取從之者衆之意。此則表其不得已之心也。征不服。要洗發利字。言以謙得衆。與師問罪。一舉功成。有何不利。當以原其不得已之心爲正意。一舉功成爲副意。不服當就梗頑不服之人言。程傳以文德所不能服者言。稍異。

易經詳說

卷十二

九 奇麗堂

謙孔子釋五象曰：兵凶戰危。難於言利。此言利用侵伐者何。蓋當衆歸之時。而此猶頑梗不服。非可以德化也。不得不用侵伐以正其罪。非黷武也。何弗利之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彖王註有名而已。孔疏不能於實事而謙。但有虛名聲聞之謙。與二之鳴謙不同。解照下志未得爲說也。又以征伐外旁國邑不能立功在內。與本義征已之國邑相反。程傳鳴謙仍是見於聲色之說。謙至太甚而過利。在以剛武自治其私。亦與本義不同。

程傳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主發於聲。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

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爲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已之邑國而已。

或問謙之上五專說征伐何意。朱子曰：坤爲地。爲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原不曾看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聖人胡氏曰：二與上皆曰鳴謙何也。有諸中自然聞諸外。故於下卦之中。交言之。凡善惡不能揜人之聞。況至於極乎。故又於上卦之極言之。本義於二之鳴謙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於上。則曰謙極有聞。蓋謂此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二

十 奇麗堂

彖引質柔而无位。位字指君位。不然說不得征邑國。蓋質柔无位。其行師僅可征邑國而已。

集解萬正符云：利用行師與利用侵伐不同。利用侵伐是本以和而猶有未服者言。利用行師則本鳴謙而以人之所與言。

匿下象傳當如程傳。鳴謙爲一截。利用行師征邑國連說。而本義以鳴謙連利用行師。另轉出征邑國。多一折。朱子是預用傳意。講交詞且宜渾。鳴謙亦屬好。只是位與二不同。便看得有別。隱同公繫上交曰：上居謙極。是卑巽之德。積之已久。而聲聞自于於人。故爲鳴謙。如是則爲人所樂與。而利用行師。可以征已之邑國。而不能以及遠。以其質柔无位故也。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聖傳謙德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為鳴也。雖不位謀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或問上六志未得也如何。朱子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

聖澤胡氏曰上雖謙極有聞然陰柔无位志未得也。觀二之中心得者有聞矣。至於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觀五之征不服者有聞矣。无位故也。然而猶不至於悔且凶者謙故也。

要引贊榮則才有所不足无位則力有所不足。

折衷四句一氣說下志未得非謂人不與也。只是才力不足不能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三 齊願堂

大有所為故可以行師而不能及遠。下二句足上意。正是志未得處。

張本義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仍是以鳴謙利用行師。謙德但方

謂人之所與可用行師。又謂以志未得而至於行師。似乎相悖。

且象傳分明說志未得也。看一也字。自是申說鳴謙。非以引起

用行師作一句也。於此不能無疑。愚謂此鳴謙志未得還當

截斷對六二看。周公於六二上六俱云鳴謙。而孔子看此二鳴

謙不同。在一則為中心得極許之詞。在上則為志未得不甚

許之之詞。志未得者。陰柔无位。志未得大行也。唯其志未得。故

可用行師以征邑國。而不可以遠征四方也。上交語氣謙極

有聞為人所與。故可用行師以征邑國。且作予之之詞。孔子從

征邑國看出一層意。謂鳴謙者之志未得大行。故僅可以用行師以征邑國也。如此似順。

聖澤胡氏曰。初日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

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

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故初无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濟人。五

居君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治人。上无位。用之唯可以治己之私。而

已六初上皆无位。而上之征邑。不如初之涉大川。何也。初居卦之

始。有出而用之之時。上則居卦之極。故也。

誦孔子釋上象曰。謙極有聞。固為人所與矣。然陰柔无位。才力不

足。服遠之志。猶未得也。僅可用之行師。以征己之邑國也。

聖澤安邱氏曰。謙卦六爻五陰一陽。陽實陰虛。陰皆有求於陽者。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三 齊願堂

故以九三一陽為卦之主。其諸陰爻則以三三遠近取義。二四兩

爻與三最近。皆有得乎陽者。故二鳴謙貞吉。而四无不利。搢謙也。

初在下。欲進而求三。則隔乎二。五在上。欲下而求三。則隔乎四。

皆无得乎陽者。故初用涉而五侵伐。上行師也。

聖澤胡氏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為

中古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而坤體稱

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故也。

張一陽居三。為謙之主。故三之爻辭與象同。易之例也。三為民體。

以三為主。則取山下於地之義。居多。內二爻皆艮。言其在已者。

皆吉。初之謙謙之始。二之鳴謙。謙之著。三之勞謙。謙之盛。其

序也。外三爻皆坤。言其與人者皆利。四搢謙。得謙之量。五侵伐。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謙卦

韋 寄 願 堂

行師廣謙之用。亦有序也。謙不失於驕。亦不偏於柔。聖人之為謙訓者至矣。清招損謙受益。益賢禹之言也。言謙者皆以此為最先矣。而伏義畫卦時已著為卦名。則是謙之一字。實始於伏義也。後經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發盡謙字之義。以示人。蓋六十四卦中尤所留意者。文王地漸之曰亨。周公之六爻亦見得无所不亨。爻位雖有不當。而二曰吉。三曰利。无非許之之詞。以謙故也。天地鬼神无不喜謙。而人不為謙所動者。乎。汝川征伐行師皆可以謙為之。而謙又何施不可乎。此誠持身涉世之要道。讀易者當奉四聖為龜鑒也。或曰卦爻皆為能謙者言。而未示人以謙之方。予曰當觀於地山之象而得之。就兩人言之。以高下卑。而不自恃其高。是為謙也。就一身言之。卑以趨高。而不自露其高。亦為謙也。處處體認此意。勿競勝。勿炫長。而謙之道得矣。且六爻中於初即言卑以自牧。聖人未嘗不明示謙之方也。

謙三三卦

謙三三卦。有大而能謙。必謙故受之以謙。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韋 寄 願 堂

豫。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也。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衆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過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張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中溪張氏曰坤下震上為豫。地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衆引建侯先備。皆謂建他人為侯。存建侯和樂也。是泛解字義。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是說此卦之所由為豫。蓋豫有二義。有一人自和樂者。有衆人共和樂者。而此則

是衆人其和樂也。

張輔余南湖云。建侯行師。只頂和樂說。不必再領順動。蓋順動是和樂之由也。

王弼繫辭卦詞曰。豫者和樂之義。人心和樂以應其上。可以大有爲之時也。以之建侯。則藩屏得人。而无強梁跋扈之患。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而有除殘伐暴之功。二者且无不利。况事之小者乎。

表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程傳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天寶順堂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小畜與豫皆以四爲主。小畜剛中而志行。是釋卦義。字此剛應而志行。是釋卦名豫字。

蒙引剛應而志行。是豫處順以動。是所以豫處。

附錄志行屬九四。

廣義剛字只當九四字。應字重志行輕帶說。

易解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志行全本應字生來。而順以動者。正所以應之故也。順字實動字虛。

該剛應是體。順動是德。合體與德以釋卦名豫字之義。

講孔子釋豫辭曰。卦何以名豫。蓋人心不應。則吾志不行。不足言豫。所動不順。則人心不應。无從致豫。卦體九四以剛有應。

而志得行。是合衆志以交孚。適遂其大行之願。豫之意也。卦德坤順。震動以順而動。是奉天理以時措。先合乎人心之同。致豫之由也。故其卦名曰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程傳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志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理而已。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

西溪張氏曰。建侯行師。六爻無此意。故彖以一卦之德言之。

蒙引言順以動。雖天地亦應之。而况不得人心之和應。以建侯行師乎。這順動不可只就建侯行師上說。一個順動。蓋順動是衆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天寶順堂

說平素既能順動。則得人心之和樂。而利此二者矣。或曰。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爲大者。以天地觀之。則建侯行師又其小者矣。

附錄天地如之。是舉其大者以况其餘。故曰。而况建侯行師乎。言必得人心之和應。而建侯行師无不利也。

附錄字是連卦名。別无取義。如之當以天地弗違爲正訓。理同故弗違弗違斯有應矣。

附錄曰。利建侯行師者何也。豫之卦德。順以動也。人君順理而動。

天地亦將和樂以應。蓋天地此理。人亦此理。行合乎理。故天地亦如之。而不違。而况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此二者之所以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之時義大矣哉

孔疏自此以下廣明天地聖人順動之功也。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暑慶四時不有或變。寒暑以時。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聖人能以理順而動。則不赦有罪。不濫无辜。故刑罰清也。刑罰當理。故人服也。豫之時義大矣哉者。歎美為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且歎之以示情。使後生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按孔疏所載時義。時用與時極詳。不能俱錄。

程傳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毛 宣 堂

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妍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遊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順大過解華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本義稱言之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豫。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以氣候言也。无不順動之天地。亦无不順動之聖人。要說得仔細。不過不忒。刑清民服。正是豫處。但極其大者言之耳。若天地聖人以順動。則皆所以致豫之實理也。○聖人以順動。則事事皆合天理。當民心。不用刑罰而民自服矣。刑罰清。就見是民服。此正民心和樂。以應其上意。六十四卦皆

是時也。有其時。則有其時之義。豫之時義。在天地則順動而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在聖人則順動而刑清民服。其時義。顧不大哉。時之一字。實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耳。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用未嘗无義。各就所切而言。

存疑在天地則以順動。而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在聖人則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天地之化。聖人之治。皆不外乎是。然則豫之時義。不其大哉。

按孔疏以刑罰當理為刑罰清。程傳謂是刑罰清簡。蒙引直作不用刑罰。愈看得細。不過不忒。民服內便有豫字。故直接云。豫之時義大矣哉。以咏歎之。天地亦如之。謂天地不違人。天地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毛 宣 堂

以順動。謂天地自順動。各是一意。

要解。仇滄柱曰。王者治效。必至於刑措不用。民服於善。則舉一其同。歸於和樂矣。此順動之極功也。

讓夫此順動之理。不特建侯行師已也。極而言之。氣機之通復。天

地以順而動也。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忒。其序焉。政教之

張弛。聖人以順而動也。則見其刑罰清於上。而民自服於下焉。

則是豫順之動。天地聖人皆不能外。豫之時義。不誠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孔疏按諸卦之象。或云。雷上於天。或云。風行天上。以類言之。今此應云。雷出地上。乃云。雷出地奮豫。雷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狀。雷既出。地震動。萬物被陽氣而生。各皆遂豫。故曰。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者。雷是鼓動。故先王法此鼓動而作樂。崇德業樂以發揚盛德故也。殷薦之上帝者。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也。象雷出地而向天也。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和傳雷者。陽氣奮發。陰氣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發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按孔疏云。萬物逸豫。不如程傳之陽氣通暢和豫。孔疏法雷之鼓動而作樂。但取雷聲程傳取和發於聲為優。不然凡聲皆可以擬樂矣。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象傳原義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虛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問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部大武之類是。否。曰是。

西山潘氏曰。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唯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廟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聖學湖氏曰。本義云。象其聲者。樂之聲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豫以和為義。雷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

東萊呂氏曰。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

彖引雷始伏聲於地及出而奮。則所以鼓天地之和氣而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矣。和之至故有豫之象。先王作樂既象其音者。雷出地奮也。又取其義者。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二字是提頭。崇德與薦上帝配祖考相對。崇德是自昭布其德於樂也。薦上帝配祖考是用樂所在也。樂之為用多矣。內而閭門外而朝廷遠而邦國皆是用樂所在。獨言薦上帝配祖考何也。曰。萬物本乎天。故有郊人本乎祖。故有廟。是其用樂之最大者。故曰殷薦云云。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所以法豫者。盡於此矣。其崇德者。亦只是主於和。豫其薦上帝配祖考亦只是主於和。豫也。皆非作樂外別有一意也。作樂是制作之作。非奏樂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奏樂也。以配之以字。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象傳原義

當作而字看。薦上帝配祖考平說。先王作樂。本非汲汲為樂已德設也。則其音節之所宣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揜者耳。

豫聲莫大於雷。每至二月始發。可知為陽氣之和。樂屬陽。而其聲最和。故聖人於此取象也。本義象聲取義。重取義一邊。謂取和之義。崇德薦配。因作樂以及樂之用。總是和豫意。孔疏謂上帝象雷出地而向天。失之鑿。或以陶融性情為崇德。崇字不切。

渠圃萬正符云。雷出地奮是和之至。作樂崇德亦只是主於和。故雷地之象。獨以作樂言之。不是因雷出地奮始作樂崇德也。謂孔子釋豫大衆曰。雷出於地而其聲奮。和之至豫之象也。先王因雷之聲。取和之義。以作樂。而聲容備具。情文兼美。凡功德

之隆皆於樂宣揚之而德可以見其尊崇矣至其用樂之盛則在冬至祀天於圓丘而配以祖季秋祀帝於明堂而配以考之時焉此先王之善體豫也

### 初六鳴豫凶

王註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孔疏鳴者處豫之初而獨得應於四逸豫之甚是聲鳴於豫但逸樂之極過則淫荒獨得於樂所以凶也

程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

本義陰柔小人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

### 易經詳說

### 卷十二

豫卦

聖賢願堂

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樂之義又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雲李胡氏曰爻辭與卦不同者三卦辭取同樂之義爻辭除九四

外皆為獨樂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

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遯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

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得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

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

位可以為強援故應之以為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震引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樂之義本義於此又生一

眾字者對下文自樂言也九四與卦同者九四由豫此豫字正眾

樂之義即所為和樂也所以有吉凶之異卦辭及九四為眾樂

故吉諸爻為自樂故凶

譚周公繫初爻曰初以陰柔小人上應九四之強援志得意滿

耀於人豫而自鳴者也豈令終之道哉其凶必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程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

必驕肆而致凶矣

本義窮謂滿極

雲李胡氏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材弱當豫之初而志

已滿極凶可知也

程傳補出驕肆一層意

說凶字方明

### 易經詳說

### 卷十二

豫卦

聖賢願堂

譚孔子釋初象曰初六自鳴其豫蓋其豫樂之志已滿極矣不自

斂其以取敗亡其為凶也不亦宜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程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

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

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於石其介如石也人

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致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

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

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

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蓋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高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誦下交不至於僇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翼故過則爲誦。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僇。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程傳云。去之速不俟終日。又云。見幾而動。豈俟終日。皆謂不爲逸樂所溺也。本義但謂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不如程傳。

易經詳說

卷十一

謙卦

重寄願堂

作動說。與不終日語氣爲合。孔疏謂見幾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却與本義同。

本義。謙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謙。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程安邱氏曰。謙諸爻以无所應係者爲吉。謙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爲凶。爲悔。爲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无遷還就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矣。

蓋安邱氏曰。諸爻皆溺於謙者。惟二五不言謙。六五貞疾。不得謙也。六二貞吉。不爲謙也。初應三之間。獨以中正自守。其堅確如石。故謙最易以溺人。而六二則不俟終日而去之。其德安靜而堅確。故能見幾而作。蓋不爲逸豫之謙。而知有先事之謙者也。

程安邱二說不終日皆與程傳同。

謂介于石。專指不溺於謙言。不終日。泛說本事。本義故云見凡事之幾微也。六二其德安靜而堅確。安靜澹然无欲而不躁動也。堅確守得堅固。有終而不可移奪也。惟其有是德。故其胸中常自光明。而敏於見幾。大抵有守之人。其心自靜。靜則生明矣。六二中正自守。使自有德安靜而堅確。必兼安靜與堅確四字。方

易經詳說

卷十一

謙卦

重寄願堂

蓋得介于石之義。貞吉二字純是占。

固不終日是形容其見幾之早。集解謂終日爲事已成之日。程泥。謙屬公繁。二爻曰。人情易溺於謙。二獨能以德自守。世間可喜可樂之事。无一足動於中。故其象爲介于石也。夫人溺於逸樂。則其心昏蔽。吉凶禍福之幾。多不自覺。二之介如此。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胸中長自光明。敏於見幾。於事之未來而幾先動者。即能早見而預圖之。不待事之終日而見其幾微也。占者如之。則不昧於事幾。而得處事之正。不亦貞而吉乎。

家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程傳。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又言六二處謙之道。爲教之意深矣。

易傳曰九四一陽用事初應之而鳴豫二比之而助豫不中  
不正之五乘之而貞疾中而不正也六爻之中不係應於四者惟  
六二中而且正也。

作此推不終日本於介于石言六二不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  
得正而吉由其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

困挽出介如石是。

謂孔子釋二象曰六二所以不終日貞吉者以一居下卦之中得  
陰位之正中自守不溺於豫以靜生明所以知幾之速而得  
貞吉也。

六三野豫悔遲有悔。

程傳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不正而處豫動皆

易經辭說

卷十二

豫卦

易經辭說

有悔野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不正為四所取故有悔也  
四豫之主與之切近有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  
不正進退皆有悔者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  
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困莊疏以豫為四言雖野而求入則悔者遲而不求於豫亦有悔  
言進退皆有悔也程傳傳用此意但野字解不同孔既雖野喜  
悅之艱程傳以野為上視本義因之而其說不同。本義是有  
悔謂悔之遲則有悔言當悔也不作進退皆有悔。

本義野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  
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  
之遲則必有悔也。

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如何曰此如人趨時附勢  
而自以為樂者也。

朱子所云觀者便悔另是一說。

朱子曰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附豫其介石相反遲與  
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柔其位剛陽猶有能悔  
意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又必有悔矣此蓋溺於進豫而悔之  
遲則猶有豫者也。

中漢張氏曰聖人於六三又凡兩言悔者始則示人以救悔之  
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勇也。

謂六三野豫悔已无可言矣遲有悔者聖人特為占者開悔之

易經辭說

卷十二

豫卦

易經辭說

之門耳。野豫野而豫也故本義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  
字本不對而對者也。

程本義野豫之解未明當是一面看者四一面自己豫又趨豫又  
遲樂也上視視字有百樣奉承在內奉承人以低首貴故又豫  
而悔字相連看。下句因上句而致戒。終文悔字悔吝之悔本  
義速悔悔之速。賁悔之悔。時時或云乘其悔之一念速為改過  
字義似未確。

程周公繫三爻曰六三處柔不中正之小人近當權用事之九四  
依時附勢以得富貴而志恃自滿是上視乎四而下溺於豫宜  
有悔者也。但能隨然改過猶可自免溺於豫而人不決則必有  
悔矣。

曰。則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傳自處不當。失中正也。且以過退有悔。

山川與氏曰。六三與六二。相反者。六二中正而六三不中正也。

則孔子釋二象曰。三之有悔。而有悔者。由於陰柔不中正。處位之

不當也。然則豫非獨人自溺於豫耳。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黨。

正註。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

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

也。蓋合也。特疾也。

程傳。豫之所以爲豫者。由九四也。爲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爲豫

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

黨。蓋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

當上之信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其至誠。勿有疑

慮。則朋黨自當盡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其至誠。則

何患乎其无助也。特聚也。特之者。指取聚也。或曰。卦惟一陽。安

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主誠求助。理必得之。類之九五。曰有朋

自大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爲之戒。而不

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爲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

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故其辭如此。而具占爲大有得

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黨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將聚也。又

速也。

程本義。豫聚也。從程傳。又速也。本王註。

運。徐氏曰。九剛也。由如觀其所由之。由豫之所從來也。一剛而

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有疑。朋謂衆衆。

要案。胡氏曰。九四一陽而來陰。皆爲其所得。故其象曰。由豫其占

曰。大有得。然四以陽居陰。性易有疑。乾九四或躍疑。其所當疑。故

曰。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許之之辭也。豫九四不當疑而疑。故曰勿

疑。戒之之辭也。吾唯主誠不疑。則一誠之感。衆陰之朋。自衆而從

之。替又訓速也。謂不疑則朋之從者自速也。此和豫之豫也。

要引。九四卦之所由。以豫者也。以卦義言。則卦出之以成豫。以人

事言。則來由之以致豫。本義蓋以卦之諸爻爲衆之豫也。勿疑朋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豫。言亦順動之義。大有得。只據九四所居位。任言之耳。猶未見

他好處。故因戒以勿疑。朋黨。言勿疑。謂開誠心也。朋君子之朋。同

心同德者也。謂皆類也。答聚也。又速也。一義亦相通。聚則速矣。

人衆而爭先也。即從之者如歸市之意。衆義曰。自初爻而觀。九

四。則以四爲權臣。其豫者。過豫也。自本爻而觀之。則四爲任政之

賢臣。其豫者和豫也。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然人既

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道。不爲物我之私。然後有

以致人心之皆樂。故曰勿疑。朋黨。言所以聚衆者。言同類之畢

來。如髮之聚於簪也。

因由豫雖是衆由四。以豫要見得是四能致衆之豫。此豫字照人

心和樂說。由豫或衆君民說。或括天下說。按就天下說。爲是

大有得舊以得人言時講多以功業言舊說上下一意時講上下兩截意牽引發教一條當玩

周公繫獄又曰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身爲大臣任大責重天下之譖由之而致生平事業无乎不遂所得我大過然譖雖由已而致之尤賴賢人共保之必開誠布公勿外信而內疑勿始信而終疑我不疑人則人亦不疑我用類之合有如髮之聚於符也如是譖可長保矣

由發大有得志大行也

傳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爲大有。得謂其盡得大行也。

川吳氏曰卽家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

學大有得與志大行要講得兩條上貼治功說下貼心上說

詳説

豫卦

樂

孔子釋四象曰。大臣以道濟天下爲志。苟有一人之未饒。則志

有所默而弗行矣。惟天下皆由四以致譟大建功業則風骨之活於是大行也。

良疾恒不死

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所主康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墮惡柔弱之君所制也乃桀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和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先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居尊不

上威權去己之義各據文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

國主於智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是也索亦以  
陰居尊位二以陽爲象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重索而  
言之於人宜也重賢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索相應則倚佐  
者也謀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本義當厚之時以桑扈爲沈溺於簞又乘九囚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爲貞疾之象衆以其得中故又爲恒不死之象即衆而觀占在其中矣

厚齋氏曰。貞疾猶曰。痼疾痼固也。疾自外入者也。六五陰柔。

密謀之時上下處於運籌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觀不省此貞疾之禍也然四維剛猶在下也五維鈐系猶在上

10

下  
宋

甲子年

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恆不死之証也。

家固以其沉溺於豫而處勢危觀之則爲德薄而力孤貞疾之象也以其得中而觀之則其善道猶有存者。以此一岫生意猶在故又爲恒不死之象也。

○癰疽常也動以搏止爲常救謂員爲常常痰言入痰而不痊金

大傳貞觀貞明則貞字只以常爲訓程傳貞而有疾未是。折衷云。臂中拉時。皆是先王之善政。雖有存者。姑就亦本之家引證。不可謂有中德也。故如是出脫。固非篡奪之臣。五難皆別。不至於亡。此意亦可用。

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居尊沉溺於豫是昏溺而不能自立

九四之剛。不附而處勢危。剛受制。強臣威權已去。故有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則名分猶在。位號未亡。天下將復懷畏先王之法制。而不敢違。天下將離叛。懷先王之德澤。而不忍去。故又為恒不死之象也。占者當知所以自振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程傳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臨川吳氏曰。乘剛而有憂。之疾。剛无以傷其下矣。處上卦之中。剛位與發猶未亡也。周衰之時。權歸伯國。周雖微弱。亦以久存。此爻近之。

存疑。乘剛即本義。乘九四之剛。不附而處勢危。此解貞疾。不及以乘居尊。沉溺於豫意。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聖賢集

臨中未亡。孔疏謂以其居中處尊。未可亡滅之也。語氣則明。顯孔子釋五象曰六五貞疾者。以乘九四之剛。權出於下。勢孤於上。故也。恒不死者。以其得中。則先王之德澤猶存。故能自保而不至於亡也。

上六貞厲。成有渝。无咎。

張王註。貞厲。成有渝。程傳因之。謂晉其已成。能有渝。變則无咎。本義以成有渝。為句。

程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况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晉其已成也。若能自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悔。皆可以无咎。故其豫雖已成。能

豫則吉也。聖人於此。所以勸吉也。故更不言其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晉其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成占者如是。則能適遇而无咎。所以廣豫善之門也。

聖賢胡氏曰。其豫與冥升迷復同。聖人不言其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廣豫善之門也。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獨成有渝。固是從震卦動體取義。然亦是聖人於卦終示人知所變計。見豫之不可窮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豫卦

聖賢集

臨中未亡。又曰上六以陰柔居豫極。縱欲忘過。晉其於豫之象也。然在震之終。是動體也。動而知所變。計以歸於正。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占者能渝。則有適遇之象。而免沉溺之患。可以无咎矣。

象曰。其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晉其於豫。至於於極。變行及矣。其可長乎。當適渝也。中。張氏曰。上雖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反。然在震之極。動則有

能渝之理。苟能知過。悔之不可長。雖然而改。安知其冥者。其不昭昭乎。

程傳何可長言。不能久。將死也。也。程傳其可長。然字指冥豫。說謂何可長。如此而不變也。



○○孔子釋上樂曰冥稚在上昏迷至於極矣福必隨之何可久長也此所以當有渝也

百里安卿氏曰豫以和豫。逸豫爲義。六爻惟九四由豫與卦辭同。  
 至於諸爻皆有心於求豫。則失豫之正。流爲逸豫矣。故在豫以四  
 之一陽爲主。初以應四而豫。故曰鳴豫凶。三以比四而豫。故曰肝  
 豫悔。五以乘四而不知所豫。故有貞疾恒不殆之証。上去四雖遠  
 而與震同體。則亦冥然爲豫而已。皆有涉乎四者也。唯六二柔順  
 中正。與四无係。獨能介乎石不終日焉。蓋見幾者也。故爻以貞吉  
 處之。豫之不可漏也。蓋如此。

豐  
亨  
利

明發金氏曰：震有三義。曰和，應曰豫。故曰：簡牘、大衆所吉，和豫也。  
六爻陽皆居陽位也。脩養不虞卦又无此義。得曰：門擊柝以待暴客。  
勿望其諸。比伯豫也。

問曰。陽德。運取和樂之義。所以致和樂者。由九四一陽統衆陰。其志得行。而卦德又順理以助之也。然惟有二義。卦之德。乃萬方和樂之德。義。運侯行而亦利之。所求一日。暴虎之率。有吉凶悔吝之不同。天下之理不可无。而一身之德不可有。若初付感而嘆其得意。則因三。獲勢而謂於小安。則悔五。處尊位。樂樂而致疾。上居動健。繼極而始治。比皆然也。三。樂者也。則因能道天下之理。而其治定之後。變易易生。故又勉之以閑誠布公。合聚同德。相易其理。歸德本爻。有悅安天下之志。而在五爻。據對極。則上之德。又

之。雖。有。少。者。自。能。行。與。言。會。非。語。受。之。所。及。也。蓋。其。三。之。悔。上。之。悔。有。可。以。超。百。之。悔。聖。人。既。開。以。自。新。之。路。惟。恐。其。以。佚。欲。終。其。繼。承。之。意。切。矣。

四一 聖在三爲道一 舉在四爲卦 卦名皆喚聖人於謙言以吉利  
 於謙言以問者 以謙道之无終不可而謙樂之易於窮人也  
 聖傳言順動爲君道之道九則一卦之主正所謂聖人順動漸  
 消民難力也四又事大行正與柔得之剛應志行相應故有二  
 義天下之和樂出於公一曰之志樂出於私能爲國之用樂我  
 天下之和樂固皆不能違爲二之尊卑不求一己之私樂可以  
 樂日清濁之陽陰三之陰陽五之貞義上之貴賤皆舉一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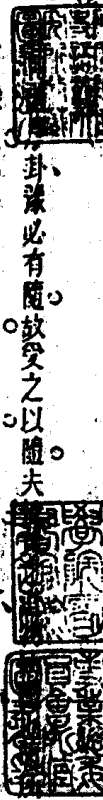
四

遺樂而不知歸者也。聖人垂戒深矣。予觀世之好遊樂者。明其心之所歸。極其多之所奉。而後稱快。其詩人則鳴豫也。其胡人則肝痺也。其輸卒則良疾也。其昏迷到底則其障也。種種皆爲品。象所有刀斧。俗情歸底。盡義享人。適凌野此。所爲益者。大象因和言。樂只因。是。自爲一個。可東。易理元所。不也。

幼穉詳說卷十二終







以才德也。為卦兌上。下兌為說。廣為動說而動。說而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隨長男。隨之義也。又賈為附。兌為澤。附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爻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九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爻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宋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全動而後。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就往外。

易經卷十三 隨卦

動不咸隨。了我動後說。此之謂隨。動而說咸隨。如與而止咸矣。附得傳有卦變。只用地坤二卦。

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利。貞。有於相隨之世。必大得亨通。若其不大亨通。則无以相隨。至於時也。利貞者。相隨之體。須利在得正。隨而不正。則邪僻之道。必須利貞也。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邪僻。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

聖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已隨於人。及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師。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內。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夫其正則有告矣。豈能亨乎。

按孔疏。隨承四德。說无咎。程傳將无亨作一截。從利貞說无咎。本義從程傳。

本義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一體言之。為此動而後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說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勉於有咎矣。泰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深得占法之意。中深義。其曰。隨而得貞。則可以致大亨。然隨之道。利於貞。正。正則為說。隨雖大亨。而有咎。故必大亨而利於正。義無无咎。亦猶影之隨形。聲之隨聲也。

易經卷十三 隨卦

隨元亨利貞无咎。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隨之義。隨人。或為人。所隨。其事雖大亨。非貞則有咎也。又動而說。易失於不正。其何故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隨處生矣。作為者。繼之以无咎。有深意焉。

宋引曰。能隨物。謂已能為物所隨也。彼此相從。其義易矣。隨取非后。而義居非眾。同則守邦。彼此相隨。上下相親。上之於下也。如心腹之運手足。親本之於枝葉。下之於上也。如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如此則何事不可立。何功不可成。信乎其大亨也。所隨之正。謂所隨之事得其正也。所隨之義。謂其正亦見其人之正。亦自有神貞吉亦然。所隨既得其正。則為其所隨者。不言可知矣。一事也。

圖測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只是一項。重物來隨已。遠元亨。未物來隨已。設利貞。无咎。在致物之隨上說。

左傳襄公九年。穆季薨於東宮。始往而望之。遇長之八。史曰。是謂長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飢。固在下位而有仁。不可謂貞。不謂國家。不可謂事。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效。不可謂貞。有凶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

按本義先從卦變取剛變隨衆之義。次以卦體此動彼說取隨之義。意專以卦論。故獨取此動彼說之說。○本義已能隨物。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三 彖 象 傳

物來隨已。下接云。彼此相從。分明已物平說。而象引存疑。皆謂已能爲物之隨。而物來隨之一串說下。恐非朱子之意。朱子原是就隨論理。於已物无定指也。下文利於貞。所隨不貞。皆是隨理之詞。若非物來隨我。利於貞。物來隨我不貞。便語氣有碍。象引謂所隨以事言。最有見。至所云。雖尤於王莽荀爽。或於賈誼。所隨不貞。又似以人言矣。古人竟是我去隨人。一邊說於理不全。○卒以成事言。貞以順理言。作兩義看。頗分明。○朱子謂穆季云云。深得占法者。是取他无凶德。不能隨。見得占法有反看之例。○又王象蘭卦辭曰。已有致隨之道。而物來隨之。同心者。多事无不辦。其爲大亨固已。然又必利於貞。乃得无咎焉。蓋已之致隨者。无道之私。物之隨我者。非黨同之態。理无不順。何咎之有。

若所隨不貞。則非道相與。雖云致取。亦不免有咎矣。○白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王註。震剛而兌柔也。以剛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

孔疏。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者。由剛來而下柔。剛謂震也。柔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震動而兌說。既隨下人。動則喜。說所以物皆隨從也。

聖傳。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稱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

本義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四 象 象 傳

聖傳。使陰柱曰。剛來下柔。不重在下。之能下柔。重在柔之能來剛。所謂已能隨物。而物來隨已也。動而說不重在人之能說。重在動之能致其說。亦所謂已能隨物。而物來隨已也。在卦變五剛上上。柔之下。初剛居二柔之下。並非臣來隨君之義。在卦體內體震動爲主。而外以兌說隨之。並無民來隨君之義。○此動說說隨。只指說隨。隨不古卦變。未嘗不明。請仍依本義。○此動說說隨。只指說隨。一連動說爲卦德。

○孔子釋象辭曰。卦之名隨者。於義何所取。義。卦變自剛來者。二之九下居初。初之六上居二。自噬嗑來者。上之九下居五。五之六上居上。而自未濟來者。非此二變。柔皆自下而上。剛皆自上而下。是剛來下柔。柔居後隨之義也。卦德震動兌說。是此動

而感乎彼彼就而受乎我亦隨之義也故名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莊得時則天下隨之

經傳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非可隨之道也

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括此隨時如字本義依王肅作隨之

本義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

也

彖曰大亨貞无咎則近者悅而遠者來矣故曰天下隨之極言其

效也

存括言大亨又能得正而无咎則天下之所隨也蓋大亨者後此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五

之隨一人之隨也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則不但一人之隨而天下

皆隨之矣

振存疑大亨下加又能二字語氣分明但以彼此相隨爲一人之

隨順可疑上節本義彼此相從不限定一人此處天下隨之固

是極言其效然亦括包含大亨貞无咎中非大亨而貞无咎

廣也大亨即元亨貞无咎即利貞无咎是得元亨利貞无咎之

卦辭看出天下隨之義所以釋之也○釋傳仍是大亨貞一

括无咎一義本義是大亨一義貞无咎一義言節本義重在利

貞當即從此起見

聖卦辭云元亨而又必云利貞无咎者蓋已爲物隨固可以得大

亨矣所以致隨者又能正而无咎則一人之心適合乎天下人

之心者見近悅遠來盡天下而隨之矣

隨時之義大矣

孔氏隨時者隨其時節之義

經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逆適之深知

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

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衆等諸卦不

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王肅王肅本時字在之下今當從之

劉孝胡氏曰今本作隨時之義惟本義從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必

如此而後贊時之大者九十二卦然曰隨時之義則隨字重義子

經隨之時義則二字俱重而所謂隨時之義自在其中矣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六

隨時正者隨之時義也夫隨一出於正而天下皆隨之其義不亦

大哉人等知隨義之大則於所隨可不謹哉可不貞哉

隨天下之隨唯在於貞是貞者隨之時義也非若隨廣小補之術

其時義豈不大矣哉觀於隨之義愈知不可不正矣

聖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隨順人宴應

釋傳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

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隨時入宴應

君子宴則自強不息及得時則入居於內宴應以安其身起居

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本義澤中有雷隨君子以隨時休息

問程子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應是否余子曰既曰雷動何

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震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南軒張氏曰。隨者非隨時俯仰之謂。蓋有是時則有是理。君子順理而行。如嚮晦則入宴息。特舉一事之著者言之耳。

陸安剛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發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闕息。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

陳引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即所謂日入而息也。若動作工夫的人。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七 寄願堂

則爻有繼。亦不可太過。三才之理。俱有動有靜。靜所以養乎動之根也。如造化之氣。若冬來息得不凝固。則春歲必是災沴。穀菜不熟。人畜不立。如冬雷則災矣。為造化不曾息得也。

存疑。此是於人事中覓個來配。易非教人必如是也。只是出作入息之意。无大意義。

因本義雷震澤中。无聲則无雷。有聲則不藏。不知雷何以言藏也。寄意雷本在天上。漸到澤中有隨時休息之意。以漸伏為藏。非藏而未發也。宴當訓安。與息字一意。

要領。仇洽柱曰。嚮晦宴息。亦有隨時之義。但彖傳隨時主人隨我。而言象傳宴息主人隨天。言隨時休息動極而靜也。休息而後生息。靜後生動也。氣化人身。理理一貫。

隨孔子釋大象曰。兌上震下。是澤中有雷。陽氣之動奮者。隨伏入之時而休息於下。隨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爲自強不息。此心固不容以怠荒。而動靜相生。此身又不容以不息。故當日入而時嚮於晦也。因入於內而宴息焉。起居有節。唯適所宜。殆與雷藏澤中者同一義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隨孔疏。人心所主謂之官。程傳。官主守也。不以心言。本義因之。澤隨九居隨時而震。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君子之官。雖失而多從。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八 寄願堂

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隨。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國圖。官是主守之義。初九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朱子曰。是如此。又曰。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猶尚未深。中溪張氏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爲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官其事而有渝。是隨時而動有所

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故必變而從其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則有功而无失矣。  
○象引官有主守之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是主乎隨者也。故曰官。○官指初九。本義偏主在本文有渝字內。○官字做實字看。直指初九也。蓋官有渝則有所隨矣。中溪官其事之說亦无主張。○人固不能无所隨。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亦何害。但不得如平時未有所主之虛耳。故云有渝也。○官有渝自无妨。惟隨正與不正如何。正則吉矣。然一偏於主。則不廣而无由有功。故云云。○官有渝。貞吉。則交不失之泛。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狹也。官有渝是象。貞吉以下。是占。亦戒也。本義云亦因以戒之。因其偏主而戒之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九 寄願堂

存疑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是主乎隨者也。故爲官之象。官者有所隨也。既有所隨。則必便有所主。而變其常。不得如常時无所主之虛矣。是有渝也。私於所隨。固爲未善。然亦顧所隨何如。爾若所隨是正人。端士。无匪人之傷。則有輔仁之益。猶爲吉也。雖然。終是狹而未廣。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但是正人端士。皆與之交。而不專主一人。則兼衆長。集衆善。事无不成。業无不就是有功也。

既蒙存皆以官爲震卦之主。主字又謂官亦隨人者也。似看官字太泥。○依程傳所主守有變易。是三字一意。猶云變其所主守也。因有所隨而變。故承云所隨得正則吉也。本義有所偏主而變其常。是因有所主而變。將官字截斷說也。然常字未就明。故

存添出常時无所主之虛。見得有所主。則變其常。時未有所主之虛。其說入細。而未見太曲。愚意當依程傳覺捷。○依程傳出門交有功。交不以私。即是貞處。本義出門交另是一截。意與上貞字相反。形恐其貞而不廣。故云云也。  
○周公繫初九曰。初九以陽居下。爲成卦之主。隨之官也。既有所隨。則有偏主。而於靡然大公之本懷。未免有所渝。變爲官有渝之象。夫以隨而有所渝。似爲未善。若其所隨得正。則无比匪之傷。德進業修。亦未嘗不吉也。而尤貴廣大公溥。出門以交。則友盡天下之善。德愈進而業愈修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十 寄願堂

而交。非幸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固不失。依程傳是不失其正意。蒙引謂能集衆思而无遺。是以不失爲所交无遺失。

○孔子釋初象曰。官有渝。何以得吉。惟從正。則无比匪之傷。故吉也。出門交有功者。交之既廣。一善必錄。无所遺失。此其所以有功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九小子謂初九也。丈夫謂九五也。初九處卑。故稱小子。五居尊位。故稱丈夫。六二既是陰柔。不能獨立。所處必近。係屬初九。故云係小子。既與初九則不得往。應於五。故云失丈夫也。○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

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害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

暖六二中正。程傳活看有理。

不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達二陰柔不能自守。亦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吉。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吉。係也。

象引小子童子也。丈夫成人也。萬物之理。陰必從陽。六二陰也。初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士衡

九九五陽也。此卦隨也。故言相從之理。蓋初陽在下。自二觀之。小子之象也。五陽在上。且二正應。自二觀之。丈夫之象也。據理則二當惟五之從。非初九可得而隨者。但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達六二陰柔之性。不能自守。有且惟近者之是比。其勢遂不得不隨五耳。○六二何。不取其柔順中正而言。其不能自守耶。蓋以隨吉也。其實陰柔不比陽剛。如九五陽剛。則爲孚於嘉矣。又云。係小子失丈夫。於人事。交際之間。固易見。若推而言之。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或小有利。而大謀或貪近功。而忘遠圖之類。皆是也。漢周公繫二爻曰。凡隨人之道。當以邪正爲取舍。不當以遠近爲親疏。今初陽在下。小子之象。非正應。而近於二五陽在上。丈夫之象。本正應。而達於二二陰柔。不能自守。若拘於近而從初。則

不得復從於五矣。故爲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占者如是。凶吝不待言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孔疏釋係小子之意。既隨此初九。則失彼九五丈夫。是不能兩應。兼有故云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違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陽川吳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而二也。但以其近於五。易於牽係。應若係此。則必失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多辭示戒云爾。○按此與程傳同。

謂孔子釋二象曰。人之所隨。邪正不兩立。既係初之小子。則必失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士衡

五之丈夫。勢固不得而兼與也。此君子所以必慎所從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孔疏六三陰柔。近於九四。是係於丈夫也。初九既被六二之所據。六三不可復往。資之。是失小子也。隨有求得者。三欲往隨於四。四亦更无他應。已往隨於四。四不能逆已。是三之所隨。有求而皆得也。利居貞者。已非其正。以係於人。不可妄動。雖利在居處。守正故云利居貞也。程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皆是從非舍明。遂陷於

也。四亦無應。無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隨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說。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

雲峯胡氏曰。程傳本義。皆以初爲小子。易之例。不問陰陽。小子皆指初而言。隨初九陽稱小子。漸初六陰亦稱小子也。事有得必有失。失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圭 寶慶堂

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以得爲得。病以去爲得。六三之失。乃所以爲得也。利居貞。有三義。初九陽居陽貞也。故言貞吉。六三陰居陽不正。故戒之曰利居貞。而不言吉。三係丈夫固異於二之係小子。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隨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或曰上之病莫大於有所求。三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蒙引。居貞。謂自處以正。不苟於求也。利居貞。自處以正。則所求而得者。乃正人君子之隨也。不然。雖得所欲。以道義律之。不足爲得矣。○係丈夫失小子。是象。隨有得者占也。利居貞者。戒也。居貞。謂不可以有求得之故而苟於求也。存疑。六三上不就應。爻取象。而就四取象者。上无可隨。四陽當任。

三之所欲隨者也。下不自比。爻取象。而就初取象者。因下云係小子失丈夫而云也。

我隨字。畧煩。有求必得。該得廣蒙引。指定名利。說未確。其意以求字有病。故見其爲名利耳。

因指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也。是戒以勿求。不可以爲求所當求也。

集解。萬正符云。係丈夫固異於係小子。但三以近而係之。則與二之以近而係之者何異。故亦曰係。而戒以居貞者。蓋以隨有求得也。求非君子之道也。

腰解。仇淪柱曰。三之倚四。亦因權位之盛。機會之便。而與之密比。恐其所係者。徒濟一己之私。故又戒以居貞。三无中正之德。不得。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圭 寶慶堂

不云然耳。我三不能不係於四。居貞。謂不可以苟求。非謂其不可隨四也。隨月公案。三爻曰。四陽在上。丈夫之象。所當隨者。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不當隨者。三近四而遠初。則惟近之從。而不暇及於遠爲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夫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固无不遂之欲。然位非正應。則有邪媚之嫌。占者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遂苟於求也。惟利於居貞。无危。實緣苟且以圖倖倖之富貴。而致人於邪媚也。蒙引。係丈夫志舍下也。孔疏。釋係丈夫之義。六三既係九四之丈夫。志意則舍下之初九也。

程傳：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

存疑：此當與二爻弗兼與對。看聖人之意，謂二係小子，則弗得兼與于大夫矣。三係丈夫，不應失小子者。蓋三之志在於舍下失初，非所顧也。

集解：言志舍下則與二之弗兼者，其矣。正見其係四之堅也。援志猶云立意如此。

講孔子釋三象曰：人之取舍，內決於志。三之所以能保丈夫由其志先存乎舍下也。不然，烏能決擇如是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圭衡順堂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乎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過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

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白雲郭氏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

象引貞凶者，勢陵於五也。有孚在道，以明則不昧於五而可免於凶矣。故曰何咎。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即此是明也。故象傳曰：明功也。

存疑：九四以剛德之盛也，居上之下位之隆也，與五同德，與君同心共濟。如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人臣若是，何求不獲。故其占隨而有獲，夫人臣以功能而求於君，固亦義所當得，而不爲過。然挾功陵上之嫌，不能免矣。故雖正亦凶，必也內有誠心。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圭衡順堂

而外之所行者在於道理，如是而明哲以處之，則君嘉其誠而安於上，民服其德而安於下矣。何咎之有。有孚在道，只是一理而分內外，總是不挾功而陵於五也。不可分講有孚，如何在道，又如何。愚謂有孚存，尊虛不伐之心也。在道行，謙虛不伐之事也。有孚在道，就是能明處，夫人臣挾其功能以陵於上，取敗之道也。自非聰明睿智，明於尊卑堂陛之分，達於虧盈益謙之理，孰能早見而預圖之。故爻辭就事論事，曰：明哲之事，而象傳溯流窮源，曰：明哲之功，交相發也。

孫有獲，不言求是，異於三爻處，程傳以有獲爲得天下之心。本義只云：隨而有獲，只是无不如意之意。有孚在道，象引分心與事，極安素心與事，非截然兩項。故存疑又謂只是一理，以明程傳。



必者意請。本義只用而字可見。

謂周公繫四爻曰。四剛則德盛。居上之下則位隆。與五同德。則與君同心。共濟以此。隨君言。計從何圖。不成其占。為隨有獲也。然勢陵於五。所為雖正。不免於震主之凶。當此者。何以處之。必存諸中者。積忠愛之誠。見於外者。循義理之安。用此明哲以處之。則君嘉其讓而安於上。民服其謙而安於下。何咎之有。占者審此戒矣。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七 寄願堂

虞夏氏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

云。則无咎矣。

象引程傳曰。蓋明哲之功也。則似明哲更在有孚在道之前。此亦實理也。當從。

謂孔子釋四象曰。四有獲而貞凶者。何。蓋權既歸已。勢必陵君。以義聯之。當得凶也。然其所以有孚在道者。由其灼見事理。知危疑之地。處之甚難。兢兢焉。積誠以事君。秉道以律已。蓋明哲之為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我註疏以孚為得物之誠信。與傳義異。

程傳。九五居得正而中。實足其中。誠在於隨。其吉可知。嘉善。

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不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陸氏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內陰外。有中實之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欲其孚乎五也。五之孚。許之之辭也。喜其孚于二也。

象引孚於嘉吉。同德相信也。大抵人之相信。必有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試驗之人事可知。吉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按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孚于善。中正是善。兩中正故善相孚。然玩于字。是以九五為主也。程傳其中誠在于隨善。蓋出隨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大 寄願堂

字。則孚字與嘉字兩義。矣。本義精。

謂周公繫五爻曰。六二中正。臣之有嘉。美之德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知之深。任之篤。毫髮无所疑。誠是孚于嘉也。占者如是。則上下交而事業成。天下隨之矣。何吉如之。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程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蓋徐氏曰。明五之於二。皆得乎位之正中也。

象引王九五言。惟九五之正中。故能信於六二之正中也。

虞翻余兩湖云。位字輕。猶居也。

既孔子釋五象曰。亨于嘉吉者。蓋五之所處中正。故能以其中正。信二之中正也。使已无其德。則是非之鑑不明。取舍之權不定。安能亨于嘉而吉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既註疏此爻說大異。拘係之謂隨道已成而不從。故被拘係。維之連下句。亨訓通。謂用兵以通之。不成文理。

程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縲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於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幽來岐。商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蓋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尤 寄康寧

蓋與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者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

國程傳謂王為太王。亨為亨盛。人心固結。大王用此亨盛于岐山。此誠難似。是當為或然之說。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祭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况於鬼神乎之意。

平巷項氏曰。天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於帝。升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

即亨字。今獨益作享。論者俗師不識古字。獨於亨不敢作亨。帝也。若天子則或以為无享理。不知廣禮自有享主。此爻與升四。則吉。禮山川之祭也。

既引拘係從維。只據隨之極言。此是意之誠處。王用亨于西山。言以是誠意用之。亨西山則吉也。朱子小註謂神亦隨之。此是本義內吉字義。非拘係從維之正意也。拘係之如監禁意思。乃從維之如更縋組之意思。此假象之辭。明其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王用亨于西山。此指文王也。諸侯祭封內山川。此言王者何。蓋周公係爻時。西伯已追王矣。何不先亨先祖。曰。先王祖子孫。一氣相感。格似猶易也。若人於山川宜未易格矣。而猶可用亨。尤足見其誠意之極耳。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辛 寄康寧

既上六爻義无所取。只就居卦之上隨之極上說道理。王用亨于西山。又自此生出一意。言以上六之誠意。用之亨于西山則吉也。

既此爻極難看。王用亨于西山。與拘係從維。殊覺不聯。程以太王得人心立解。固屬強扭。本義以祭享誠意立解。亦未甚貼切。但本義稍便耳。拘係從維皆作好字面看。索引是喻非正訓。蓋拘係從維。指物不指人。竊疑是細載諸物。用以祭享。

隨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隨之極。是其所以隨人者。情義相維。終始无間。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象如有物於此。既拘執。繫係之。又從而維縋之也。然其道也不特可以隨人而已。其占為王者用此誠意。享於西山。則神亦隨之。克享矣。况持此誠以隨。

人而人有不孚也哉。其矣隨之貴於誠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程氏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不義窮極也。

存疑上言居卦之上也窮極也。由其居上是以窮極。即本義是隨  
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意。

張作誠說極好。兼可縮亨西山意。

謂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拘係之也。以其居卦之上處隨之極。積誠  
之至若是其固結而不可解也。

直建安邱氏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六爻以陰隨陽者。  
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圭 寄順堂

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  
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為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  
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按邱氏謂上  
隨五爻中不見此意。豈以亨西山為隨五之象歟。  
印講解義隨取說從之。義卦因剛來下柔。此動後說得名。蓋上有  
復柔之德。則剛明之臣來而下之卦變之所謂隨也。有振作之才  
則億兆之心說而附之卦德之所謂隨也。大抵物之相隨。與已能  
致物之隨。以德孚則一於貞。以私合難免乎咎。此象辭所為特致  
其丁寧而全卦以利貞為斷也。雖卦言物隨。爻言隨物。所貞不同。  
義不外此。六爻初有所渝。則以廣大无私為貞。二三有所係。則以  
遠邪能守為貞。四以同德之陽隨剛中之主。則以誠積於中。動合

於道者皆全其貞。若九五以剛中正之君。應柔中正之臣。是猜嫌

而而嘉會成也。上六以脫離之極為聯屬之本。是神明通而幽遐

格也。何一非正而固之實效乎。合而觀之。公正開隨之始。至誠要

隨之終。盡乎隨交之道矣。處柔勿昵於小人。得志必敦乎名節。位

極人臣不必危疑存退避之跡。惟以明哲昭靖獻之忱。盡乎獲上

信友之道矣。至於陽剛之君。孚嘉美之佐。精神攸洽。德業交成。致

吉之道。無過於此。象所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者。備著乎九

五一爻。隨之義顯不大哉。

覆三陽三陰之卦。震動而兌悅。是兌之隨震。舊說以震之一陽為

卦之主。是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倘惟五爻孚于嘉足以

當之。始發三爻。豈人凶。不妨其為卦之主。而九五履帝位而不

疚。只以爻位居尊者言之。而終不得謂之卦主。此卦可以例推

矣。本義爻位相配。頗覺參差。如五孚二而二係初。三係四而不

隨五。皆有可疑。竊謂五孚二。二亦當孚五。程傳於係小子失大

夫作履說。若係小子便失丈夫。以見二之不可係於初。而當隨

五也。三之隨有求。得與四之隨有獲。一例。皆謂隨五。本義謂三

隨四。兩大夫當是一人。俱屬五。本義于二屬五。于三屬四。皆不

可拘也。初言隨之理。責乎貞。與象辭利貞相應。上言隨之極。與

天下隨之相應。如此看似覺貫通。剛來下柔作卦。體說覺明。內

則為來。外則為往。文義當如是。震長男。兌少女。震下於兌。是長

男下於少女。而少女當隨之。非以震下兌為隨兌也。與動而悅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圭 寄順堂

凡舍己隨人其象如有官守者不自專而隨乎人以變其常然所隨得貞則吉也何以得貞蓋所隨係於私則不貞必出門廣交不係於私則事成而有功此貞之所以吉也。上爻皆通作一象。亨。西山所用鐵牽之屬。維係不一結經而來物多人衆。隨機之象有似於此。蓋維係者。亨山之需。而王因用以亨也。存之以備一說。象言人隨我。及言我隨人。大衆另取一義。言在我者當知有隨時之義。謂所宴息。舉一例餘然有動有靜。有作有息。自是大道理。

易經詳說

卷十三

隨卦

三 寄願堂

三三隨卦

程傳隨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爲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爲蠱。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蠱。皿之有蟲。蠱壞之意。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或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攪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感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及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三 寄願堂

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不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朱子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

臨川吳氏曰。蠱之時不可靜候。當往濟險難。故利涉大川也。象引蠱壞極而有事也。須看一極字。元亨利涉大川。俱從此極字生來。曰亂當復治。以理數言也。當云者。理數當然也。元亨者。治之

也故繼以利涉大川。乘其机而有所事也。先甲後甲則有所事之術也。大川之象。蓋指當時之亂言。亂當復治。是有復治之机。未全爲治丁。用涉大川。方是用力以治之。治之方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利涉大川。得孔子性有事之言。然後知其爲指治蠱之事也。

按本義云有事即治蠱之事。去疑元亨以天運言。利涉以人事言。其明。

程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

易經詳說

卷十二

蠱卦

重 寄願堂

道。起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按士註以甲爲剝制之令。而孔疏所引鄭康成說以甲爲造化新令之日。王謂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詠孔疏申之謂宣令前二日殷勤語之。宣令後三日丁宜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鄭謂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宜之義。故用丁也。程傳以甲爲事之始。先三日後三日爲慮之深。推之遠。將三日慮說與王註相近。但不取其命令刑罰之說。

耳本義以日言。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有取於鄭說。故用自新丁宜之意也。

本義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宜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宜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朱子曰。然但古人祭配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先甲辛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

象引先甲三日是蠱之將然也。而預治之。後甲三日是蠱之既治也。而維持之。聖人於治蠱不於方蠱之時。而必於將蠱之先。與其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重 寄願堂

既治之後。亦異乎世之隨事補塞。而偷安目前之爲者矣。先甲後甲。此治蠱萬全之象。又不必拘於壞極而有事者矣。甲日之始事之端也。甲本是日之始。今借以爲事之端。前事過中而將壞。中非中正之中。以時候而言。如云泰以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又云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後事方始而尚新。此後事即前所謂後事之端者也。可見後事方始亦是治蠱之事也。其曰以監其前事之失。此前事亦是前所謂過中而將壞者也。前事過中而將壞者。時也。運也。其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者。人力也。以此見人力之所助亦多矣。按象引有云元亨者。蠱之既治也。利涉大川者。方治蠱之時也。既治之說有病。只是說蠱有元亨之理。當急治之耳。涉川所以治

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治之之術也。甲者事之始，兩甲字只是一事，先之以更新，後之以丁寧，乃盡治道之道。大壞當屬前事，速壞當屬後事。

圖文王繫彖辭曰：天下治亂之機，相為倚伏。時至於亂，敗壞已極，天心厭亂，將撥亂而反治，故其占當得元亨。然致亨之道，全在人事，挽天運，必也勵精圖治，毅然勇往，若涉大川，然乃為利耳。而治之之道，則在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焉先甲二日，辛也，取更新之義也。方事之將壞，必及時而新於先後甲二日，丁也，取丁寧之義也。及盡之既治，必加意而保于後，夫善救則前，笑可革，善修則後利，可入此治盡之善術，所以利涉而元亨也。彖曰：盛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毛 寄願堂

圖註疏以剛上柔下，巽而止，為治蠱。作好一邊說，程傳因之，未改。程傳以卦變及一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巽，巽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或問巽而止，蠱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朱子曰：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無奮進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廢者，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

而後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為，如何治蠱。剛上柔下，巽而止，此是言治蠱之由，非治蠱之道。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至溪王氏曰：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存上者有止意，而無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無違忤，則禍亂之萌，乃在于已安已治之中，遂至於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蓋周童氏曰：卦之為蠱，有數義。剛在上柔在下，此卦體也。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德也。又自實并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象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毛 寄願堂

彖引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无異曰：剛上而柔下，上下之勢不交也。巽而止，主難情而言，縱使上下相交，下卑巽而上苟止，亦足致蠱也。

〔圖〕卦體卦變屬剛上柔下，卦德屬巽而止。此可不言卦變而自明。彖引看出串連意，亦可玩。然體分說為正。

要孔子釋彖辭曰：卦之名蠱，豈无故哉。世道之治，必以君臣交通，屬精圖治而後成。今卦體長剛居上，巽柔居下，又卦變自賁來者，初剛居上，二柔居下，自井來者，五剛居上，上柔居下，自既濟來者，兼此二變，則上高亢而不下，下卑巽而不上，交兩情睽隔矣。卦德下巽而上止，是正下違從與違而不敢為之心，在上因循止息而无公為之志，甘於自棄矣。所以積弊而至於

也

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有孚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按程傳以元亨承上巽止說，亦與註疏同。不如本義以上文爲釋卦名。此下爲釋卦辭，得分明。蓋元亨自當屬辭從元亨看出。天下治來不必從巽止看出。元亨天下治來。

程傳治道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憂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不義釋卦辭，治道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

案此是實說天下治，非謂天下將治也。其本義云治道至於元亨。

易經詳說

卷十三

巽卦

元 亨 利 貞

則亂而復治之象者，蓋巽本不專就天下說，人家及凡事皆有之。今却云天下治者，以治道至於元亨，即是天下亂而復治之象。故云。元亨而天下治也。象傳是就大處立議論，或以象字只是非字意者，非矣。

按本義有治道二字，故舉引如此說。

浮淺而字當是字，元亨乃是天下治也。

去疑天下治，口籠下意虛講，非真已治也。未有恬然无事而可得治者，故往有事二字最重。

按天下治，還是論理之詞。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者，釋利涉大川也。巽者有爲之時，被拯危難，往當有事，故利涉大川。此則假外象以喻危難也。

程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臨川吳氏曰：巽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濟險難。若巽而止，則終巽而已，豈能元亨哉。

案引有事治道也。巽自有大川之象，不必外索。

程傳天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極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應所以能治道而致元亨也。

宋義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臨川吳氏曰：數日以甲者，以其爲十日之始也。先乎甲之三日者，辛也。由辛歷壬癸而十日終，終則又始於甲。歷乙丙以至於丁而爲後乎甲之三日矣。終始循環，天之運行也。治道有亦當終前事。

易經詳說

卷十三

巽卦

元 亨 利 貞

始後事如天之行也。

案引先甲後甲本是人事，而乃曰終則有始，天行者，蓋亂極思治，理勢然也。人事所在，即天運所在也。

存疑終則有始，難云人事。實則天道，故曰天行。非天有是時，則人亦無緣有是事矣。歸重在天上。

按天行只照亂終治始說道理，見得人事當因天時，非從先甲後甲上取天行意。先甲後甲自屬人事，說臨川之說不必泥。

臨川曰：元亨者，當極極之時，當有轉亂爲治之機。蓋天下之治，已決於此也。此見巽之當治也。又曰利涉大川者，言往而有所事，以治之，不可生視其險也。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亂之終，即治之始。天運然也。有是時則宜有是事，豈容已於先甲後甲。

乎。是知先甲後甲即往有事。往有事而天下治。卦辭之意可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程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帝漢王氏曰。民務振作其氣。使力共所謂相生相養之道。无廢情自安之人。於已務涵養其德。使日新又新。无逸豫自止之意。

接相生相養。是程傳濟民之說。今作新民看。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三 寄願聖

或問振民育德如何。朱子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變動民之機。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治蠱矣。

國川吳氏曰。蠱之象非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美。風在內而能振動外物。則象之以振動其民。山在外而能涵育內氣。則象之以涵育其德。振者作興振之。養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

獨吳氏取其美。另是一說。只以治蠱爲正。

蒙引振民育德。朱子小註說是治蠱。蠱壞之極。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治蠱之事。莫重於治民。然自新新民之本。今却以振民居育德之先何也。曰。自治蠱言也。育德則反本之論。振民者蠱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必振作其民。使一舉其舊習也。又必育

己德者。蓋自新者新民之本。不然已昏昏矣。安能使人昭昭。故必培養己德以爲之本焉。此不易之道也。二者並舉。蠱无不治矣。程傳程傳曰。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此只是一邊。尚遺了一邊。須兼兩邊看。本義而事莫大於二者。方說得去。蠱謂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固有有事也。既既亂而復返。以有事也。

山下有風。物皆撓亂。爲蠱。因蠱而有事。非以撓亂爲有事。既撓亂旋復返。於山風亦覺添設。只是因山風見得蠱。因蠱見得宜有事。振民育德君子之有事也。要活看。非必於蠱後方振育。防蠱於未然。治蠱於已然。皆說得去。仇滄柱作育民之德。說與治蠱意合。然補出自治一層。似不可少。如人德行有虧者。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三 寄願聖

悔而自修。亦是治蠱一義。大艱性性補卦及所不及。宜活看。

雖孔子釋大衆曰。巽在艮下。是山下有風也。披靡播落。撓亂解散。蠱壞之象也。君子體此知蠱之時。教化衰微。風俗頹敗。民之萎靡甚矣。必大加振作。使去惡遷善。最難染以自新。新民之不損。實由己德之昏。故新民之本。又在自新。必持着己德。使天之與我者。常存而不喪。則成已成物。兩極其功。豈獨有難治者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程傳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爲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過卑而尸尊事。自當就與以六之才。能異順隨。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



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爲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爲子幹蠱之大法也。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巳壞之緒。故諸父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或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朱子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

雲峯胡氏曰。又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爲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然謂之蠱則巳危厲。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聖賢堂

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

貳山潘氏曰。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巳壞之緒。故諸父皆以子幹父蠱爲言。若如程說。惟初爻爲可通。若他又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

援程傳居內在下之意。可不拘。本義云。然亦危矣。又云知危而能戒。亦危矣。是預爲不危字地步。知危之乃是厲字正解也。與程傳陽厲則終吉同。

蒙引幹乃支當之義。故曰如木之幹。蠱者前人巳壞之緒。不問生死。初雖言考。然不必拘以考爲父之稱。蓋小註定作生者。則亦大拘。蓋泥无咎字。抑不知父沒而子能振其已墜之緒。則足以蓋前人之惡矣。宜不亦是考无咎耶。初六是子考之无咎。子之

吉也。六爻皆人子。有子考无咎。主爲子言。危厲當如何。曰。既就就。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

存疑此就卦初說道理。蓋治蠱者。前人巳壞而後飭之。故有取於子幹父母之蠱。是從卦義上看出。非從爻位看出也。

譚周公繫初爻曰。巳墜之緒。爲蠱初六在卦之初。蠱未深而事易濟。故爲子能幹父之蠱之象。如是則子克家。而可以蓋前人之惡。故其占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然有蠱而待幹。則巳危矣。豈可以爲未深而易以處之哉。必戰兢惕厲。竭其力而善爲處。則終可以幹蠱而得吉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聖賢堂

程傳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就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蓋誠于父事。吉之道也。

援王註幹事有損益。意承而已。謂以意承之而不必泥其事。程傳意在承當父事。只作尋常意字說。

蒙引意承考其志在於承當父事。以置父於无過之地也。既意承考。是子之意。時譚謂父有其意。而子承之。添出一層。豈必皆父有其意。而後以意承之哉。

譚孔子釋初象曰。前人之緒巳壞。全賴子孫振起之。初六幹父之蠱者。事雖違考。而其意實承考。欲置之无過之地。故能幹之。而考得无咎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程傳九二陽剛爲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爲義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應之道也。夫子之於母。常以柔順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盡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仲已開陽之道。雖然矯矯。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順將承使之身正。平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爲其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義皇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應之道也。

王註以居於內中宜幹母事。程傳乃以應五爲說。本義因之。不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應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雲峯胡氏曰。貞者事之幹。九二幹母而戒之曰不可貞。幹母之爲也。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爲正也。母性多柔。暗以二之剛承五之柔。巽以入之。不固守其剛。乃中道也。固則反傷恩。害義矣。

彖引百九二剛中上應六五。觀之則見其有子之幹母。應而得中之象。自九二以剛承柔而治其壞。觀之則又見其未免於堅貞。其與之嫌。故因戒之。

存疑。爻辭无中字。本義生出一個得中。是不象傳意。本義九二剛

中上應六五。則象傳之中道也。

王註周公繫二爻曰。二以剛在下。子也。五以柔在上。母也。剛中之應。應六五之柔。凡所爲之失。務飭之而振起之。爲子幹母。應之象。然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未免有堅持拂戾之嫌。故戒占者當周旋委曲。巽以入之。不可自以爲貞而固執之以傷恩也。

象曰。幹母之應。得中道也。

程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應之善者也。

中溪張氏曰。幹母之應。與幹父之應不同。子之于母。但當柔行。巽入以飭治其惡。若專尚剛直。盡行撥亂反正之事。則于中道未爲得也。

彖引得中。謂所幹之事得其當。幹所當幹也。非謂无太過也。若作无太過。則下面不用戒以不可貞矣。九二幹母之應。不可貞。本義有少可疑。蓋九二剛而能柔。且得其中。疑即是幹母。應而能不至于貞者也。其不可貞之辭。只是戒占者而已。故象傳曰。幹母之應。得中道也。得中道。疑即是不可貞意。

彖得中道。分明是不可貞。意若將得中道。入幹母之應。內殊見文義不合。彖引後說是。

鼎辭舊正符云。又以九字言。懼其失于拂戾也。故以不可貞戒之。象以二字言。知其能以巽入也。故以得中道。予之意。各有所取也。

王引子釋二象曰。幹母之應。與幹父之應者不同。二惟剛而居柔。既不柔靡。又能巽順。有匡救之方。无驚枉之過。爲得中道。所以能幹母也。

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程傳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國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有小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未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剛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為為。宜柔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咎也。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寄願堂

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

國案師氏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六六五柔而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幹蠱。不然與其為六四之過乎柔而吝。不若九三過于剛而悔。始焉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于剛。繼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幸其能體巽之權而不失其正也。

程傳九三亦是幹父之蠱。若以剛居剛。而過乎剛。又居下之上而不中。固是未善。然二是巽之上爻。為巽之體。以陽居陽。為得其正。巽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故其辭蠱不无失當處。是小有悔也。然亦不至大狼狽。故无大咎。因是小有悔。故僅无大咎。因是无大咎。故僅小有悔。

國本義是以巽體對過剛說得正對不中說。舊說悔以心言。咎以理言。亦難拘字義。只是小有不善。无大不是意。

國案公繫三爻曰。三居下體以承上事。亦子幹父蠱之象也。但以過剛則更張无漸。不中則措置乖方。未免有拂戾之嫌。故小有悔。然巽體可以制其過得正。可以補其不中。故雖未盡善。而於人情事體猶未甚乖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程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有小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王氏淵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臣。是幹君之臣。為子。是幹父之子。詩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于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寄願堂

國引九三幹父之蠱。雖過剛不中。而有巽順得正者。終无咎也。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不但无大咎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國案引別无咎字。深一層有味。國孔子釋三象曰。九三幹父之蠱。雖過剛不中。而小有悔。然巽體終能更張得當。而无咎也。豈特无大咎而已哉。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國註。謂无應。故不合。而見吝。程傳亦用无應意。程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亦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天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皆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六五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得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習靜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事繁而裕之。弊益甚矣。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止者。怠。柔者。惰。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也。

靈犀胡氏曰。初六之時。蠱猶未深。故但有子則考。可以无咎。四之時。非初比也。而復寬裕以視之。蠱得日深矣。以是而往。其見吝也。固宜。

梅巖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

象引六四裕父之蠱。夫治蠱當如拯溺救焚然。惟恐緩不及事。今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寄廬室

為裕以治之。吝也。謂之往見吝。猶云往凶有孚。言其吝立見也。

或曰。初六亦柔也。何以幹而不吝。曰。蠱之初。柔猶可幹。至四而復以柔處之。蠱不可為也。況重柔乎。故初本義曰。蠱未深而事易濟。至四則曰。如是則蠱得日深矣。

陸本義蠱得日深。往則見吝。謂往以治蠱。從見吝也。與程傳幹過常之事稍異。或謂往則見吝。猶動輒有悔。即象引所謂立見也。亦通。然照往未得看。往字選以往治蠱為正訓。

周公繫四爻曰。前事既蠱。為之後者。當如拯溺救焚。竭慮以圖。庶幾有濟。六四以陰居陰。不能有為。樂因循而憚改作。若處无事。然有寬裕以治蠱之象。如是以往。則前人之墜緒。終无振興之日。徒見羞吝。占者當知所戒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程傳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以所任則不勝矣。

溫川毛氏曰。九三之剛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宜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机也。

存疑言未得幹其蠱也。

按往未得。謂往治之而未得也。未得。故見吝。

謂孔子釋四象曰。蠱以振奮而能治。六四裕父之蠱。則蠱得日深。往治而未得。宜其吝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程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于九二。是能任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寄廬室

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不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開譽。故其象占如此。

靈犀胡氏曰。五為繼世之君。有九二承之以德。是能用賢。以致開譽者也。諸家以為用九二令譽之臣。近以各用人。不若謂任九二之德。自可成六五之名者也。

硬訓胡氏曰。在六二以五為母。柔居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象何常之有。

存疑六五柔中居尊。當蠱之時。似未必能振拔。以有爲者。得九二以剛中之德。奉承之於下有匡已之不逮。故能振前人之蠱。垂繫於天下。得賢之效有如此哉。  
程傳以承舊業爲幹蠱。則幹蠱屬五。非以一來幹五之蠱也。要看得清楚。本義以此幹蠱仍跟柔中居尊來。九二承之耳。君而幹蠱。自當以繼世言。九二從傳內照出。依文詞只譯言人君。  
譚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當蠱之時。似未能振拔。以有爲者。得二之剛中。以輔於下。是繼世之君。尊用賢臣。以匡不逮。有能幹父之蠱之象。將見人皆稱之。不曰中興之令主。則曰繼體之賢君。用此發聲響矣。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聖 寄願堂

象曰。幹父用譽。永以德也。

程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漢引。言六五之用譽。非五所能。由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故也。然非六五柔中能任九二。欲承以德亦无由也。

譚孔子釋五爻曰。五之幹蠱。而用譽者。由其柔中任二。而二承以剛中之德故也。蓋柔任得人。自足以成天下之治。故功在九二。而名歸六五耳。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譚孔疏。不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清虛之事。清虛二字未安。繼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

剛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皆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潔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或問。程傳云。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的。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問此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聖 寄願堂

爻本義云。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

陸山李氏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焉。操異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良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也。

譚川吳氏曰。上九在一卦至高至上之位。故曰高尚。下五爻屑屑於一家之事。至此則一國之事。天下之事。猶且視爲卑下。而不屑爲彼一家之事。又何足道哉。

譚聖澤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於君事猶子於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君臣以義合也。子於父。固有不可自諉於事之外。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是故爲

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爲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而不爲僻。本義謂占與戒皆在其中。蓋以時當高尚。或自在其卑下。而當戒也。

張引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須要看剛陽二字。見是有賢德而不當事。任故如此。所以爲志可則。非量能度。安於不求知者之此。此不曰陽剛而曰剛陽。亦不苟且。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全是剛操也。故用剛字。泰義曰。治亂君子任父之事。臣任君之事也。上九當蠱壞之極。而不授任於人。君子當天下之壞。而獨善其身者。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上既在事外。而不事王侯。則高尚其事而已。其事者何事也。曰聖人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事吾身之事。而徒鬱鬱然曰吾不事焉。是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聖賢堂

乃吾君之罪人也。若人者又何稱乎。

按泰義謂蠱之極而不授任于人。常說多從此。然楊誠齋有云。事之廢壞者。至六五幹之畢矣。上九所以尚也。就父位看。亦有味。王謂天子。侯謂諸侯。皆有君位者也。

譚周公繫上爻曰。上九雖當蠱時。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是有賢德而不當事。在隱居獨善。清操絕俗。故爲不臣事于王侯。而高尚其事之象。蓋斯世之蠱固不可以生視。然道在而位不在。則亦歸潔其身而已。未可爲非也。

衆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于世務。不臣事于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

朱子曰。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

張引泰義曰。上九之志。可爲法則。是故不離於中庸之道也。如彼潔身亂倫。而素隱行怪者。未免于過也。又豈可則也。

譚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不事王侯。是不見用于世。而潔清自守。其儼然之志。足以範世。而可則也。若遇可爲。而以隱爲高。潔身亂倫。曷足貴乎。

直建安初。氏曰。六爻取家事爲象。上爲父。故本爻不稱父。而稱父言。父五爲母。故本爻不言母。而他爻言母。在下四爻皆爲子也。然子幹父母之蠱。惟剛柔相濟爲善。初爻柔位剛。故无咎。二爻剛位柔。故得中。三爻位俱剛。過於剛者。故小有悔。四爻位俱柔。過於柔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聖賢堂

者。故往未得。此四位剛柔之異。而得失之判也。然上五二爻。以家事言。則上爲父。五爲母。衆爻爲子。以國事言。則五爲君。下四爻爲用事之臣。上一爻爲不事之臣。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觀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矣。此易之道。所以屢遷而不可爲典要也。

按上爲父之說不可用。

張引通觀蠱之六爻。有以才質言者。二三之剛四之柔是也。有以得應言者。五之用譽者是也。有以時位言者。初之蠱未深。上之在止事外是也。下五爻皆有蠱者。惟上九是不與天下之蠱者。故程傳云。知伊尹太公之始。當子思之徒也。日講義此見亂極當治。而所以治之在人。之有所事也。蠱吉事。

也乃既蠱而治之之事也。卦象所以成蠱。卦才所以治蠱。或從天道說向人事。或從人事說向天道。是教人竭力承天。不可自失。機會皆以責人治蠱也。當蠱之時。不可苟安。要必剛柔得中。乃可轉禍而為福。剛而不中。則急治而失之。貞柔而不中。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於蠱也。然失之貞者。猶有撥亂反治之心。失之裕者。終無起廢扶衰之日。蓋必有二五治蠱之君。臣乃得全上九之高尚。不然。將必出而任天下之事。所謂利涉大川。先甲後甲者。必當引為已責矣。是知有國家者。誠宜臨變而亟為之圖。尤宜未危而預為之防。此特蠱保泰之善術也夫。

明訓卦詞因天運上說人事。彖傳以人事說歸天運。大象以治已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聖寄願堂

治人為治蠱之本。皆當乘時以有事也。初幹父之蠱者也。恐其忽於易濟。故以厲傲之二。幹母之蠱者也。懼其傷于逼切。故以不可貞戒之。三以過剛而幹蠱。故不免于悔。四以過柔而裕蠱。故不免于吝。五得人以濟蠱者。赫赫然有休光也。上无幹蠱之責者。故得綽然有餘裕也。

蠱上艮下巽。三陽三陰之卦。上為艮主。初為巽主。以蠱之六爻論艮之上。在事外。自當以巽之初為成卦之主也。故於初爻言蠱之當幹。而示以致其危厲之義。若上在事外。則无幹蠱之責。而可云高尚矣。中四爻皆言幹蠱。蠱者。蟄於前而幹於後。故取象於父母。以家道論之。二母位。五父位。二剛中。幹母蠱而得中。五柔中。幹父蠱而用譽。二四皆云幹父蠱。以父蠱多而母蠱少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蠱卦

聖寄願堂

以君道論之。則五幹蠱之君也。二輔五幹蠱之臣。五柔中而二剛中。故取子母為假象。而不必泥三四皆幹蠱之臣。三剛有悔。而終能幹。四柔為裕。而吝不免。以見幹蠱者。孟剛无柔也。君道治蠱。當以天下為事。彖傳言天下治。大象言振民。乃極其量而言之也。有德尤治蠱之本也。凡事之壞者。曰蠱。其反財為成。即所以治蠱。人之不得其宜。已之未能盡善。皆蠱也。其為振之育之者。酌其剛柔。協於中道。日用間有所必壽。勿視蠱為遠而忽之。家人卦五為夫。二為婦。以家人有嚴君。蠱則五為父。二為母矣。幹蠱在二。當言母。在五。當言父。其理方全。如必謂以二之陽應五之陰為母。此非父義所重。若泥此。則五當言母。道而何以又云幹父之蠱也。至于論君臣。則當取應活看。為是初意承

考也。五承以德。言五虛中能承考以德。似覺直截。應二意。只可虛包。不必實指。

易經詳說

十三終

易經詳說卷十四

臨三三說

程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禮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也。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按臨字不訓大大。是以意為解。以上臨下。以大臨小。故臨有大義也。孔疏可以監臨於下。程傳臨民臨事。乃臨字正說也。本義進而凌逼於物。亦只是相臨意。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一 寄願堂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程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

聖澤胡氏曰。本義解臨字。諸家所未發。蓋謂近訓大。即見上臨下。不見下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逼於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逼於柔也。

案引二陽浸長以逼於陰。蓋復之一陽固是陽長。但潛微耳。至於二陽則其勢已長。而浸浸乎不可禦矣。故有侵逼之義。元亨利貞。則重在利貞。夫剛浸而長。陽德方亨。雖无卦德卦體之意。似亦

自有元亨之理矣。今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是以既元亨而又利於貞也。

按蒙引此說。則請中只用剛長意。以見元亨之義足矣。時請多將說。順剛中而應說。盡似不分。曉。

附錄二陽浸長已有臨陰之勢。兌說坤順。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又有臨陰之善。故其占當得大亨。然又利於守正。蓋勢德兼修。固君子得志之日。然所行不正。則德不令卦而失自處之道矣。又安能以得志哉。故元亨而利於貞者。乃理之當然。柔辭聖人以為戒。而柔傳以為天地之道也。

程傳二陽方長於下。陽道漸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二 寄願堂

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漸。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安富則驕。後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衰。衰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聖澤胡氏曰。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陸龜山八月卦當是建未之月。孔疏至于八月建申之時。可疑。

本義然至於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龐川吳氏曰。自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為復。其二建丑之月。二



陽長而為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為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為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畫變益也今日二陽之臨陽長而消陰也至於八月二陰之遯則陰長而消陽也故其占為至于八月則有凶也

陸山李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巳陰生於午終於亥故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通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於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通二陽則臨一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有凶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其著豈可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三奇願堂

外引遯卦謂用八月哉

深引至于八月有凶只以月數計之如七日來復之例此是聖人於陽長之時而預為陽消憂也蓋有長必有消无往不復也○又素義曰於陽方盛之日而先慮其變此易所以為君子謀也一陽始於復一陽長於臨至於六陽而為乾則陽極矣於是陰始於下而為姤二陰長而為遯自臨至遯凡經八爻自子至未凡歷八月○此八月是八個月非仲秋之八月也故云如七日來復之例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則是仲秋之八月○或謂主周正八月言非也文王繫辭之時未有周正至武王得天下之後方用周正也

按素引八個月之說最是從臨初爻數至遯二爻歷八爻為八個

月一陽復也二陽臨也至二陰遯也非從復說起只是從臨卦初爻數起耳夏正周正可以不辨若細論之商正建丑文王在美里時嘗用商正非夏亦非周其說益煩遯觀當從前說

附錄亨只據浸長之勢言未是實事貞字最重正所以維其亨處八月旬言不八將衰益見不可不貞意

臨文王繫辭彖辭曰一陽浸長君子之道方亨雖非有意逼小人而小人自消若有道逼之義故為臨占者當此時而臨小人則陰類可以盡去陽道可以大行當得元亨然君子之防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常密不可恃我之盛而忽彼之衰必存心慮事皆合於正則无疵可議无隙可乘然後元亨可得也况陰陽消長時運之常今日陽長陰消固為可喜至於八月則陰已漸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四奇願堂

長而不免于有凶矣如之何而可不貞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程傳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

中洲張氏曰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剛浸而長

有臨剛浸而長則駁駁乎不可禦之勢有臨之義也故曰臨

諸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臨者乃一陽來復其勢猶微今二陽浸長

自此而泰而大壯而夬勢所必至君子進進小人始无容足之地矣以其有進逼之義故為臨

說而順剛中而應

預孔疏以說而順連上剛浸而長程傳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亦是

連上本義却截斷屬下。

中張氏曰說而順以一德言內兌爲說則二陽之進也爲不  
通外坤爲順順則四陰之從也爲不逆二以剛中而應乎五故能  
大亨而得正。

此本程傳說。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蒙剛悅而順只就我一身言剛中而應只是以我對人而言。

存疑說是和顏悅色不壯於顏也順是動而以順行不突如其來  
也剛中所處得當也而應有助也。

要解仇滄柱曰剛浸而長有其勢也順悅剛應處之盡善也此致  
亨得正之本即是合于天道處內悅外順以心與事言剛中有應。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五 寄願堂

以人與己言如此則臨小人之善術乃萬全之道也。

按前節蒙引云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是以既元亨而又利於貞  
也則此二句不專發明元亨兼有利貞意去疑直以此爲是。

○細玩文義卦之善只是臨之善元亨利貞意俱在下且勿說  
盡。

○臨當剛長之時勢固可亨矣卦德兌說坤順內而意氣之不乖外  
而舉動之合宜卦德有其善也又卦體剛中而應在已无用壯

之失在人而相濟之功卦體有其善也夫當剛長之時又有其  
善如此所以既元亨而又利於貞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程傳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大亨而得

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  
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正也兌爲說說乃  
和也天云六決而和。

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蒙引胡氏曰臨无妄皆曰元亨利貞臨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道也无妄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本義於臨曰以卦

德卦體言卦之善當剛長之時有此善故其占如此无妄亦曰言

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他卦

但曰釋卦名義釋卦辭此二卦又有所謂言卦之善者何哉蓋二

卦皆以剛爲主剛不如非剛之善也兼之天道賦予无有不善  
善子又從天道天命而言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六 寄願堂

蒙引天者理而已矣以此卦言之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則其占

之大亨而必利於貞者誠當然也說而順剛中而應此臨之正

也○天之道也。

○程傳君子之去小人固自有道若徒剛壯見於面目而无深沉之

思不顧不中而失善處之道勢孤援絕而无正人之助則不惟小

人不可去而思害已生矣又安能得志哉故悅而順剛中而應乃

臨陰之善聖人柔傳深嘉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程傳傳大亨以正單承剛中而應說與孔疏同本義以卦德卦體

言卦之善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云云是以說而順剛中而應非

言而大亨以正雙承之也。本義剛長之時承剛浸而長又有

此善承說而順剛中而應其占如此又以應首節本義占者大

亨而利於正也。大亨從浸長看出。以正從說順二句看出。上兩節只釋臨字。此節方釋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原承臨字。故本義此節承上二節也。大亨現成說。着重在以正二字。以見利貞之重。天道不用深講。只是理當如是。

臨卦之名與卦之辭固如是矣。卦辭所謂元亨而必利於貞者。蓋於剛長之時。又有說而順剛中而應之善。是當大亨之時。合內外人已以歸於正。乃天道之當然也。君子之臨小人。亦惟於大亨之時。能以正而已。使不以正。又何以得亨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王註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孔疏證有凶之義。以其陽道既消。不可長久。故有凶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七 寄願堂

程傳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於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遷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戒。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

和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中溪張氏曰。自臨之丑。至遯之未。凡八月。歷時尚久。而曰消不久者。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知所戒也。

存疑。二陽雖長。然不久將消。君子當預爲之戒。不可付之天運之自然也。

通典首節釋卦名而幸其勢之盛。下是釋卦辭而勉其處之盡善。戒其防之宜早。而君子不可不以貞而預爲備也。

按此釋至於八月有凶。大亨以正至此。總只是釋卦辭。水義天運之當然。即指八月有凶。謂此雖是天運。君子不可不盡人事。臨卦辭又謂至於八月有凶者。蓋二陽今雖浸長。然其消也。只在八個月中。不能待久也。君子宜預爲之戒。豈可諉諸天運之當然哉。然則何以戒之。亦惟持之以正而已。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孔疏澤上有地者。欲見地臨於澤。上臨下之義。按云澤上有地也。按孔疏以思爲思念。以无疆爲无有疆境。不如程傳。程傳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八 寄願堂

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親親臨之象。則教思無窮。親臨于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無窮至誠無欺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無適廣大無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義。故爲無窮無疆之義。

本義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兒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節齋朱氏曰。教思無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無疆。地容澤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象引地臨於澤。上臨下也。此取卦名而義不同。不拘凌逼於物之

義○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保謂愛而保之也○羣  
黎百姓皆在我撫馭之中者容也使之各安其生而無或失所者  
保也

存疑諸水爲澤澤上有地地高澤下是上臨下也臨下之道教養  
二者而已故君子以之教民之意思無有窮盡其容保乎民也無  
有疆限

既教思容保○蒙存未分貼教養而時講以教思爲教一邊容保爲  
養一邊其說未確教之中含有養而容保實兼教養也○因指  
謂无窮直說言其深无疆橫說言其廣一義相須却有理○改  
問教如何含養曰如孟子所謂制田里教國齒尊其妻于使養  
其老豈不是教民之事不獨庠序乃爲教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九寄願堂

要解沈滄柱曰教思者教中有思也既立其法又盡其心无窮則  
深入之意容保者容而能保也其量既大其恩復厚无疆則廣被  
之意

譚孔子釋大象曰澤上有地地臨於澤臨之象也夫地臨于澤是  
上臨下也君子以臨下之道教養二者而已教人之思詩諄乎

其无盡也容保之量恢恢乎其无限也教治而无一人不復其  
性養周而无一民不遂其生臨下之道盡於此矣

初九咸臨貞吉

程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于初感之者也此他卦相  
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爲當位所信  
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

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爲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爲重凡言貞  
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  
也

按註疏訓咸爲感以初與四相應應爲說程傳因之未改  
本義卦唯二陽獨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  
故其占爲貞吉

或問程易作咸感義如何朱子曰陰必從陽謂咸爲感亦是但覺  
牽著些

蘇湖胡氏曰王弼已訓咸爲感諸儒因之然而以一陽方長乃區  
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應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獨與  
皆義見得陽道廣大公溥而且與立卦而爻之義皆得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九寄願堂

運安邱氏曰咸皆也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  
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

觀臨初二爻本是卦之所以爲臨者初九之貞亦只是卦辭利  
貞之貞○此正所謂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意思故  
其占爲貞吉言正而且吉也

存疑咸臨獨臨也君子以世道爲已責初九陽德方亨則四陰皆  
在所臨之內矣故其象爲咸臨占者能守其正不失臨陰之道則  
小人可去而吉矣

按咸臨二字依邱說是二陽咸臨四陰似與本義偏字之義少  
還以四陰皆在所臨爲說○貞吉本義无戒意存疑占者能守  
其正當言外補出

漢周公繫初爻曰初陽方長四陰皆在所臨者也故為咸臨之象然君子之於小人不特有能勝之勢特有必勝之理初九剛而得正有貞之義其所以為臨者循乎義理之安而非發於意氣之私自治嚴而慮事審則動出萬全我无可讓彼无可乘小人可去而獲吉矣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

存疑此中貞字之義

折衷上句貞吉作已能看板上咸臨一順講下志行正句作推原說

援初象志行正是從貞字取意二象末順命是從咸臨取意語氣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十一 寄願堂

稍別

程孔子釋初爻曰咸臨以正而得吉者蓋自治之嚴處事之密君子之正也初九志欲行正則其所行无一不出於正如是而臨吉何疑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程註既以二與五感應為說程傳因之未改

程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于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不利也

不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重舉胡氏曰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

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象引初九曰貞吉二不言貞者初之剛而得正二之剛中又盛於初之剛正其實已无待於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善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得中而吉其无不利特以其勢上進也蓋已進至二駁駁乎有純剛之勢矣故初僅得吉而二則兼得无不利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十一 寄願堂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未者非違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語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曰是未可知也史記侯贏曰人固未易知子入用字之義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然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故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設體又陰陽相感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本義未詳

按未順命語意似反故本義謂未詳孔疏謂未可盡順五命程傳非由順上之命程子謂二陽方長臨衆陰陰負陽而未順命故咸臨後吉陽得其陰克於害故无不利時請多從程說

難測未順命拈小人言

去疑未順命正明當咸臨原故。

日講解義以爲未順天命。或以爲未順君子之命。要之君子之命。全乎天理。即天命也。小人不順於君子。君子必欲屏絕之。正以其悖乎天理耳。豈從一口之異同起見乎。

張未順命。當在第二個咸臨上取義。言初已成臨。而二又須咸臨者。以初雖咸臨。而羣小猶未順其命令。故二又須咸臨。而乃得吉。无不利也。備一說。

講孔子釋二象曰。九三以咸臨而吉。无不利者。以羣陰朋邪。心術奸回。行事頗僻。未順乎天命之正理。故必咸臨。適足以服之力。又足以制之。而始吉。无不利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三 寄願堂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正註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长。

獨既訓盡。未是。只宜作口氣字看。

釋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佞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兇性既發。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已。能憂而改之。復可待乎。

亦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咎。

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深矣。

宋子曰。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

平楚項氏曰。六三以甘媚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言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愛不正之媚。其照人也實。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爲六三言之。然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

寒堂切氏曰。家惟取剛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三兌體在三陽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此以不正爲甘。故无攸利。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則无咎矣。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西 寄願堂

故爲甘說臨人。

按甘者。小人之常態。憂者。小人之用心。无攸利。則有咎。无咎。則利。只在一轉念間耳。初二之臨四陰。以沒長之勢。言四陰言臨。以上下爻位言。

釋周公鑒三爻曰。六三居下之上。以臨二陽。陰不中正。又居悅體。无實德。以臨人。惟虛示甘美之情。爲甘臨之象。君子知其巧僞。无實而不之信。何益之有。占者如是。无攸利矣。无攸利。則不免有咎。若自知甘媚之不可信。而改行從善。則能見容於君子。而告可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此釋陰柔之人。處下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

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勉強自改故其咎不長也

臨川吳氏曰以不正故爲媚說之能先雖媚悅而後能憂則始雖有咎而其咎不長故可无咎也

存疑曰咎不長則知其有咎也始雖有咎然能憂之則可以免矣故曰咎不長也

譚子釋三象曰三之甘臨陰柔不中正而位不當也无其德而邪媚存心是則小人之咎耳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勉強自改故其過咎可免而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孔疏履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者也剛勝則柔危柔不失正乃得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圭 寄願堂

腰孔疏以至爲至善之至程傳以爲切至

釋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向近故以此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或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朱子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

聖學胡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正下應初九之正相臨之至所以无咎又地附澤澤依地六四坤兌之間地與澤相臨之至也聖引處得其位柔順而正也下應初九陰陽正應也故爲至臨重在柔順而正上謂以柔順得正而下應乎初九故象傳只曰位當

也。六四以順正之人得正應而與之宜其相親相愛如琴瑟之

相和以範之相應而膠漆之相投者矣故爲相臨之至也相臨謂相親也非相愛逼也亦非臨蒞也近於取卦名而義不同者。參

義曰謂之至臨而止於无咎何也曰至臨非臨之至善也以其與初相應於臨之情最爲切至耳豈必能大有爲乎

譚同公繫四爻曰六四柔順得正不應初九陰陽相得其情密矣。蓋情密爲繫物莫能間而相臨之切至也占者如是宜无咎矣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孔疏釋无咎之義六四以陰所居得正柔不爲邪位當其處故无咎也

釋傳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圭 寄願堂

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腰三層意重在以陰處四得其正上。通與位當柔順得正也柔順則不露圭角得正則不尚說道臨之至也

困位當就德說

譚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至臨无咎者由其以柔居柔處位得當故能與初情投而意洽也否則貌親而情疎烏能切至如此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王註處於尊位履得其正。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忌則其視聽知力者誠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

吉也

程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九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本義以柔居中不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中溪張氏曰一人出而君天下自任者其智小任人而不自任者其智大况當二剛浸長之世六五在上與九二爲正應不忌其進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七 寄願堂

而以柔道接之則剛中而應反爲吾所是象取智以臨天下大君之宜孰大於此吉可知矣此帝舜能用禹皋陶而臨下以簡謂之大智者歟

蒙引六五知臨不是臨九二言是臨之知者也臨字只帶說如振恒非恒也而謂曰振恒迷復非復也而謂曰迷復則此謂之知臨何不可豈必是臨於九二而已哉

更解沈滄柱曰聖人聰明度智足以有臨何嘗非智臨本義必就任人上說者以六五柔中處已下應九二故也智如大舜惟不自用而任人此智臨之証矣  
臨臨是臨天下而其知處則於能任九二見之蓋其臨天下有知人之哲也

謂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剛中之臣不自用其聰明而倚任於二以圖治功此其爲臨乃知者之事而大君之所宜也將見聰无不通明无不照君道得而治可成矣吉莫大焉占者亦如是而已

蒙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振程說行其中德只是說五有中德而見之行此一說也孔疏謂

六方處中行此中和之行又一說也

蒙引知臨如何以爲行中蓋大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六 寄願堂

處理之正當處便是中故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按此說較明

若疑玩一中字則知不用人而自用皆是偏僻的道理之謂二字然有意味如云所謂大君之宜者非予智之謂乃此之謂也

更解沈滄柱曰堯舜爲天下得人成湯求元聖武王任官惟賢才可見用賢爲行中之大其選於得人處正其宜君宜王處也

隨孔子釋五象曰人君勢於求賢而逸於任人天理當然之極即

中道也六五知臨爲大君之宜者以其應二能任用賢人行此

中道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孔疏敦厚也雖在剛長而志行敦厚剛所以不害故无咎也



得。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一。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無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無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無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

臨川吳氏曰。敦厚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天高而覆物者。以上臨下也。地厚而載物者。以下承上。非臨也。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九寄廟堂

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侯二陽之進。而非改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此爻取義。乃臨卦之正意。緊引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自始至終。有厚道焉。故曰敦臨。以厚德臨人。无不順矣。故吉而无咎。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

存疑此爻是卦位上說道理。於爻義无取。蓋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與人相臨。自如至終。而无咎。可謂厚矣。

援敦臨二字合說。口是敦厚於臨。緊引有厚道焉。存疑可謂厚矣。是別醒字義。非正訓。於情意真切見至。於始終不渝見敦。若但說厚恐混。以象傳志在內照看。則所臨即內之二陽。而其敦處亦即在志上見。

要解仇滄柱曰。人情彼此相交。亦有相臨之義。敦篤誠意。始終无

間。皆由志之切耳。存疑引於中。仲善交久。敦篤誠意。是其義也。不必入教養德民說。

王肅公繫上爻曰。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極。其與人也。情意相親。自始至終。無間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

舊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孔穎達敦臨古之義。雖在上卦之極。志意恒在於內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

程頤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朱子曰。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

劉宗周曰。上六非與內之二陽應。而其志在二陽。斯其為厚之至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九寄廟堂

至也。

劉宗周志在內也。有念念在此之意。言其志一在乎內也。有厚道焉。內指二陽。蓋此卦以二陽臨四陰。得各然。此既臨彼。則彼亦臨此。有彼此相臨之義。故周公於初二則皆曰咸臨。於四五則各取其與應爻相應。於三則曰甘臨者。即臨下之二陽也。以其下比二陽而上復无應。故如此取象也。上六亦然。細味自見。初二之咸臨。以君子臨小人也。六三之甘臨。以小人臨君子也。六四之至臨。朋友之交也。六五之知臨。君臣之義也。上六之敦臨。則又繫言之不可謂復指小人臨君子也。

譚孔子釋上象曰。人之相臨。不克有終者。徒以貌而不以心也。上六敦臨之吉。以其志在於內之二陽。念念在茲。厚之至也。是以

吉而无咎

建師氏曰。臨有凌逼之義。以下之二陽而變乎上之四陰也。然二當任而初不當任。故二為臨主。是以在二曰咸臨。吉无不利。而初曰咸臨貞吉而已。其上四陰。則皆受陽之臨者。而違者。吉近者凶。三其最近者也。故甘臨无攸利。四五則漸遠矣。故四至臨无咎。五知臨吉也。唯上去陽獨遠而志應乎內。故有敦臨吉无咎之辭焉。豈非臨之道。利遠而不利近者乎。

曰。講解義臨之為卦。總見陽當極盛之時。君子道亨。則小人自退。然必守正預防。乃可制於未亂也。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斯民之道也。臨小人正以為斯民也。夫以一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三 寶慶堂

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其上四陰。以陰臨陽。宜與陽相應。三无應而近陽求媚。宜无攸利。四五有應而當位。履中上雖去陽獨遠。而志應乎內。故有吉无咎之辭焉。蓋為君者不能獨臨。而委之賢宰相。五與二應。明君所以任賢。故稱知臨。為相者不能獨臨。而委之賢有司執事。四與初應。大臣所以親賢。故稱至臨。用咸臨者而君子長矣。去甘臨者而小人消矣。由是司教有人。司教有人而敦臨之治。可以垂衣而長亨也。臨天下者。其亦深鑒於此乎。

蓋二陽四陰。陽之數不敵陰。因二陽方長。故以陽為主。而取臨陰之義。就兩陽論之。二之勢上進。則又以二為主。象所云剛中而應。一之謂也。交於初之咸臨。但云貞吉。於二之咸臨。則云吉无不利。所主在二也。三陰不正。為小人。既言其甘。又不以憂於此。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臨卦

三 寶慶堂

臨卦

見小人自處之道。而君子所以待小人。甘則拒之。憂則容之。可也。四陰正。不以小人論。以其與初相應。故為至臨。五柔中居尊。與剛中應。以其任賢。直以知臨。大君之宜。許之上。處臨之終。就卦取義。見得臨當有始終。然亦以其陰正。故能一意。在陽而不移也。陽言臨陰。亦言臨陽。交取義。不可拘滯。而本義所云。凌逼者。則唯陽有此義也。大象教思容保。專以臨民言。補卦爻之所不及。別是一意。凡人相交。皆有臨義。咸言其應也。至言其篤也。知言其明也。敦言其人也。獨甘臨。不善與貞相反。象言貞尤其要也。或疑舊說。初之咸臨。主感四。四之至臨。主應初二。咸臨主感五。五之知臨。主應二。咸訓感。似亦有理。然三之甘臨。四之至臨。五之知臨。上之敦臨。皆是與二陽相為臨。當以偏臨

三三卦下

程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此觀觀於物。則為觀。為觀於下。則為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偏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朱子曰。自上示下。目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觀而不薦。有孚順若。

王註。謂觀望而不觀。孔子自既灌而往。若不欲觀。殊无味。程傳。謂當如始盟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本義則謂望而不薦。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重寄慶堂

總是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王註又謂下觀而化。有孚順若。程傳因之。亦屬下說。本義則與望而不薦連看。亦就上說。

程傳。亨開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盟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肅然瞻仰之矣。盟謂祭祀之始。盟手酌爵啗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醢熟之時也。盟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煩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盟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至誠。肅然瞻仰之矣。願仰望也。

本義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

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望祭而潔清也。薦奉酒食以祭也。肅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肅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順若。請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各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或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意猶存。主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盟只是洗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或問望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重寄慶堂

未散否。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說來說。薦是用事了。盟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盟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出則端緒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問有孚順若。承上文盟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肅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就長曰。從後說。則合象辭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好。曰。當以象辭為定。按朱子此條是未定之說。平菴項氏曰。盟者祭之初步。方請東榮。盟手於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為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此但以盟而不薦。象泰已无為耳。非重盟而輕薦也。先儒謂盟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仁人孝子之奉祀。豈肯至薦而誠散乎。

王季氏曰諸家謂盟者祭之始也。盥手酌鬱鬯於地以求神之時也。本義但以爲將祭而盥手。蓋酌鬱鬯之酒以降神灌地非盟也。諸家謂盟則誠意已散不復如盟之時。本義之意則謂盟豈有不薦者。孝子之薦豈皆有至薦而誠敬者。獨就觀示上祭盟而不薦之義以喻二陽在上。无爲而化。蓋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孚信在中已顯然可仰。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蓋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不薦而孚。蓋與未占有孚同。

蒙引有以二字意虛此解字義法也。示者示其所仰者也。自上而仰者仰其所示者也。自下而仰者无有所示而无所仰。示者如出告示則便是要與人看。故曰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寄願堂

○盥而不薦。自祭祀假借來說。本義釋云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却是影此意說向爲觀上去。无有盥而不薦之事。然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盥而不薦之理也。故朱子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借來說也。或疑依朱子諸錄畢竟亦是未薦之意。然本義不輕自用字。則又非未字意何也。曰本義此句是就本文移向爲觀者言之。固不得以未字意相體貼矣。必欲體貼未字意。則爲觀者亦將有輕用之時乎。不薦只是慎重之意。故朱子小註云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云云。或云盥而不薦。即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非也。夫下賞而勸不怒而威。則是象傳下觀而化之意矣。卦辭不薦還是主爲觀身上事說。非功效也。盥而不薦有孚。觀若此八字總在觀之一字內。所以云

云有正教人以爲觀之道如此也。

○盥而不薦。是方用事之初。是既用事之後。方用事之初誠敬方殷。既用事之後便都過了。但盥手而不用以薦。是常持誠敬如盟之意。當在不使過也。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依傍盥而不薦解。是致其潔清而不輕用。出則誠敬便過了。即是持這誠敬如盥之意。當在也要其實只是君子之心常存敬畏爾。

○去疑有孚。即祭者之誠。註曰顯然可仰。還是就可尊敬說。非人尊敬之也。若者形容不盡之意。

○蒙觀字讀斷。發正意下以祭祀爲喻。不薦二字先儒甚費解說。愚意欲作未薦看。頗爲明白。而蒙引又駁之以爲與不輕自用不相合。竊謂祭祀自有次第。方其盥時不急于薦。必待雍容周旋。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寄願堂

而後薦。原有一段不敢草率了事之意。本意不輕自用。正可於此體貼。非謂到底不薦。不薦即未薦時也。只要看慎重便是不字意有孚。還主本義首說爲是。

○通文王繫觀象辭曰。人君以一身落臣民之上。天下無不爲而仰之。然觀化者雖在人而爲觀者實在己。若能常存誠敬。端拱臨人。无俟制度文爲。顯然可見之迹。而實德在中。白足表正于天下。爲人所尊仰。猶祭者方出揖致辭。酒食未薦時。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也。此所以爲觀之類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孔疏謂大爲在下所觀。唯在於上。由在上既貴。故在下大觀。今大觀在於上。順而和。居得正。以觀於天下。謂之觀也。此釋觀

卦之名

國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通論徐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

彖引大觀指九五謂大觀之主也一說不用之主二字更精今貼之主二字只是要人易曉耳大觀在上要依本義貼四陰仰之一句若无四陰仰之亦不成大觀矣且既云在上便有在下仰之者本義卦體謂大觀在上及中正以觀天下卦德謂順而巽大

易經詳說

卷十四

卦

寄巽堂

觀在上以位言順而巽以德言中正以觀天下以所觀之道言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亦不能以中正觀天下也所以為觀處全在中正觀天下上故先之以觀在上次之以順而巽然後云云內順外巽謂順以宅心巽以制事也中正以觀天下惟其有巽順之德故所為无不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而可以為天下法也順而巽自以本身言至中正方是所以為觀于人者故順巽不曰觀天下至中正乃曰觀天下也中正以觀天下自九五而言則居上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自道理而言則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夫如是則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於以中天下之不中正天下之不正矣分明是皇建其有極也

存大觀在上言大觀而在上位也大觀因五字而生五為君位故曰大觀順巽是天德中正是王道

我彖引以大觀在上及中正為卦體順巽為卦德表吉從之而德講多將中正只虛擲

通論徐氏曰中正俱在外言事事皆有箇中正就其无過不及言是中就其无反无側言是正按此與彖引小異

按大觀大有可觀也九五在上天下皆觀之故曰大觀天下看自明位德勿板分諸氣順下方台大觀以其人言順巽以其德言中正以觀以其為觀言總是其人內有德而外可觀也

陽孔子釋彖辭曰卦何以名觀卦體九五在上四陰仰之則是大觀之主身居上位而為臣民所尊仰有其位矣卦德順以存心

易經詳說

卷十四

卦

寄巽堂

內于理無所乖巽以處事外於理無所拂有其德矣位德既備由是自一身達之庶幾一皆大中至正之道以觀于天下而可以為天下法故名觀也

觀雖而不薦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

釋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視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本義釋卦辭

通論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觀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原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彖引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順若也上一句一與卦辭同言能

知此則下觀而化矣。正與隨卦辭言天下隨之同例。浮遊此以其效言。蓋而不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不觀而化。下之人仰之。亦歸於中正也。

蓋下觀而化。作進步語。不必以上有字句。卽爲下觀而化。

觀卦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爲觀于上者。能如祭者之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是上之人以中正示下。而不見其有爲

之迹。下之人自然仰觀而化。亦皆于信而歸于中正。有不知其

所以爲之者矣。卦辭之意如此。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

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

觀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无寄願堂

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德。莫可名言。惟聖人  
然。聖體其妙。用設爲教。故天下之人。雖承其德。而不知其功。鼓  
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

不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人之

所以爲觀也。

朱子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卽是盥而不薦之

義。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或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

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雷川吳氏曰。此廣觀義。上文所言感應之速者。觀道之神也。因言

天道之神。神者妙不可測之謂。服者從而化也。人觀天道之神。莫

知其然而四時代謝終古如一。无少差忒。觀道亦然。常人以言設

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附聖人之道。如天之妙。不可測。以

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觀感之

餘。其應提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應其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

无有差忒也。蓋所存其神。故所過卽化。爲茶而天下平。如上天之

无聲。无臭。而萬邦皆作。此其所以爲神道歟。

蒙引。觀天之神道。此數字虛說。下言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

故曰天之所以爲觀也。須看觀之一字。天之神安可得而觀。於四

時之不忒焉。觀之可以見天之神道矣。四時不忒。乃天之神道

處。故曰觀天之神道。不然。无可觀處也。言其无爲。无爲。但一氣之

行。時溫而春。時燠而夏。時涼而秋。時寒而冬。氣序流行。毫髮不爽。

天之神道何如哉。聖人以天之神道設教。其不顯之德。爲恭之

妙。與夫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者。同一機。但見天下自皆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而无不服者矣。此兩個神道字。當別其所異。又當會其

所同。今人大抵皆知其異。而不知其爲同也。四時不忒。正是天

之神道處。聖人之所以爲觀者。亦如是焉。則所謂神道設教。只是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自然。而神妙者耳。天下服矣。此不可把四

時不忒對看。四時不忒。正與聖人之神道設教相對。天下服亦

卽是下觀而化之極致處。神道之應也。此與爲政以德。章句畧同。

因疑神道設教。言聖人設教。都是神道。不是將神道以設教。

按本義。極言二字。包却天道聖人。然又是以天之神道。引起聖人

神道設教。神道設教。此神道屬聖人。不屬天。上文盥而不薦。有

觀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无寄願堂

乎。顯若。即是聖人神道設教。下觀而化。即是天不厭。只極言之。非兩意。觀字直貫至四時不貳。非于神道設教。經之觀字平聲。本義觀字去聲勿混。

讀天此觀也。即天地聖人不能外也。觀天之神道。冲然默運。而四時之序不貳。聖人以神道設教。教諭以意而不言。天下亦隨於聖人之意而不知。何有不服者乎。此固不貳。可知天之所為。觀於神道設教。可知聖人之所為。觀觀之為道。豈不大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既。既。風行地上者。風主號令。行於地上。猶如先王設教在于民上。故云風行地上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以省視萬方。觀者民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三 寄願堂

之風俗。以設於教。非諸侯以下之所為。故云先王也。

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者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唐肅宗。曰。風行地上。徧觀萬物。有周觀之象。先王體之。得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象。故以省方觀民設教。

三山對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未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有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家引風行地上。遊歷周覽。及庶物。無遠弗屆。觀之象也。昔者先

法。此則巡省方國。以觀夫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使天下同歸于中正之道也。風行地上觀。此觀字與卦名有辨。此是巡行觀覽之意。後世有觀風之說。

我輩引疑。亦有脫誤。風行地上觀。即是卦名。從去聲。讀作觀。示周偏意。自明。本義云。設教以為觀。觀明是補觀。不意時請多忽之。省方觀民四字。連設教稍斷。

讀孔子釋大象曰。坤下巽上。是風之行乎地上也。周及萬物。為觀示周偏之象。先王體之。謂風土異宜。習俗異尚。所以為教者。不能无別。於是巡行方國。以觀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其為觀示亦若風行地上。而无物不徧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三 寄願堂

王註。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體於陰柔。不能自進。无所容見。故曰童觀。起觀而已。无所能為。小人之道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處大觀之時。而為童觀。不亦鄙乎。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皆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當分也。不足謂之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本義。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助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吳氏曰：下之所觀，觀九五中正之道也。初最下，去五最遠，如未有知識之童子，而觀不能有所見也。

平巷項氏曰：初六為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故无咎。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差矣。

紫引小人无咎者，不足咎也。此君子小人皆以位言。

按以小人形君子非平說。  
譚周公繫初爻曰：九五以中正示天下，天下所樂觀也。初六在下，去五最遠，又陰柔无遠大之識，不能自振，而觀大君道德之光。如童子之見，不能及遠，故為童觀之象。占者若无位之小人，則日用不知，乃分之常，固不足咎。若君子正當出而觀國之光，乃下同小人是才德不足，无由見之，故其矣。

易經詳說

卷四

觀卦

重 寄願堂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傳所觀不明，若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張子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小人自是如此，故曰无咎。

駟遠童觀之道，宜於小人正見其為君子之羞也。有敬適君子意。

隨孔子釋初象曰：聖明在上，誰不樂觀。初六童觀，乃小人在下之道，則然耳。所以不足咎也。豈君子之所宜哉。

二 閭觀利女貞

王註：處在於內，寡所見，體分柔弱，從順而已。猶有應焉，不為全蒙所見者。故曰閭觀。居內得位，乘順稟見，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應閭觀而已。謹可觀也。孔疏：猶有九五剛陽與之為應，則微有開發，不為全是童蒙。如初

六二故能觀觀，此童觀。閨觀皆讀為去聲也。

程傳：一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一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閭觀之觀耳。閨觀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

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從順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

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不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閨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夫

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進齊徐氏曰：閨，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明五為應，前為三

四所蔽，所見不明，閨觀之象。

雲峯胡氏曰：閨，坤闔戶象。柔居內而觀乎外，有閨觀象。初二皆陰

故皆有初稱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閨觀是所見者小而不可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為可知也。

象引初六觀之至近者也。閨，閭閻細民之事也。二觀之未廣者也。中人以下者之事也。此初二所觀之別也。

存疑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身雖居一室，而天下之事无不知。乃大人之大觀也。二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中，則其見不能及遠也。天下之事有過於見聞之外者多矣。故其象為閨觀，自門內而觀門外。女子之觀也。故利女子之貞。丈夫得之則可差矣。二之閨觀，雖由居



內實本於陰柔。若以陽剛居之。亦不善乎。獨居一室而能知天下事。无由有調觀之象矣。

張本義但云居內觀外。不取應五意。可不必添出。雲峯以知仁分見爲調觀。則將調觀說好了。未是如此。

譚周公繁二爻曰。人之所見。貴乎遠大。雖身居一室。而天地民物之事。无不周知。乃次夫之觀也。六二以陰柔之質。居內而觀乎外。其見不能及遠。調觀之象也。若婦无外事。居內觀外。乃其貞也。斯爲利耳。在丈夫豈以此爲利哉。占者可知所自處矣。

象曰。闔觀女貞。亦可醜也。

程傳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調觀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雲峯堂

本義在丈夫則爲醜也。

平庵項氏曰。婦人之目所闚者。狹。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爲不失男子。而寡見調觀。則可醜矣。

雲峯胡氏曰。小人而爲兒童之觀。固其道也。丈夫而爲女子之觀。豈非可醜乎。

張亦字輕帶可醜。自是就丈夫說。在女爲貞。有何可醜。集解所引萬正符之說。謂亦字從闔字看出。未是去疑。謂醜字從女子生來。却不差。

譚孔子釋二象曰。闔觀特女子之貞耳。若丈夫以四方爲志。所見如此。下亦可醜之甚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孔氏觀我生進退者。我生。我身所動出。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爲童觀。近則未爲觀。國居在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我之動出也。故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觀風相機。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也。

程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難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以能順也。

按孔氏以我生爲我身所動出。程傳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仍就

動出二字暢言之耳。本義直云我之所行便明。示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雲峯堂

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朱子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者。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

蓋溪王氏曰。我生者。吾身之動作施爲也。六三處進退之間。宜謹從曰進退者。時也可以進。可以退者也。觀我生。以決其進退。兩

雲峯胡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三不中。多不吉。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取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爲而爲之。進退本義。謂占者宜自審當進退之際。

惟當自審其所爲何如耳。

五泰人以修己六三以泰離開

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夫三在上固可進猶在下之上亦可退然則當何所取衷哉惟觀吾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不必觀九五也。觀我生進退。本義所以用故不觀九五一句者。語錄云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其義精矣。一說觀我生進退只就六三本身說不必依朱子小註謂與本義不觀九五一句相悖故也。然按九五觀我亦兼觀民之義蓋但有意於檢點其身者若無位人必察其所交者之信從與否若有位人亦必察乎在下之人歸向與否此必然之理也故兼言之亦是

易經詳說

卷四

觀卦

寄願堂

可退之時也其不取父義者母亦以三陰柔不中正無德可稱故就此父取義則初二兩爻已是不好此不復取兩。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量自家出去能成得天下事是所行之通也則從而進。量自家出去成不得天下事是所行之塞也則從而退其進其退惟當取決於己而不在人也

獨觀我所行自謙已與人言本義不觀九五而獨觀已云云要善會須將己之抱負有可行無可行與時之際遇進行不得行合說方全蓋是觀已所行之通塞非但觀己之抱負通塞不盡由己也。時請多以畜己抱負爲說於本義未盡本義不觀九五是不全憑九五之意。孔疏以下文道字切合生字謂道開通生利萬物其說覺鑿。尋常謂人生世上又云生平又以終身

爲一生計人之持身涉世无非生也本義我之所行是訓其義非訓其字或云行自吾身而生小巧不必用

謹問公繁三爻曰士君子出處之際既廢之人又度之已六三居下之上是其所處在可進可退之間當何所取衷哉惟反觀我之動作施爲能成天下之務則從而進時當進而通也不能成天下之務則從而退時當塞而塞也占者宜自審已

衆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于失道也  
家引未字當作不字解言如此乃爲不失道進退之道也未字與未失常之未同

張氏以爲爲觀之道不如作進退之道較明

易經詳說

卷四

觀卦

寄願堂

講孔子釋三爻曰君子之進退有道存焉而要皆係之於我不能決之於我失道者多矣六三觀我生以爲進退其進其退皆宜乎宜未至于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王註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體者也故曰利用賓於王也

釋傳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持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於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

是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美盛。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於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不義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爲利於朝觀仕進也。

漢上朱氏曰。古者諸侯入見於王。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祿者。亦賓之。

雲峯胡氏曰。觀國之光。四字。下與童觀同。觀相以上與九五觀我生相應。蓋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於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於國者。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彖 寄願堂

彖引六四觀國之光。一句。在六四。言利用賓於王。一句。主占得六四者而言。其占爲利於朝觀仕進也。已仕者爲朝觀。未仕者爲仕進。本義意思如此。周匝。

王凝用賓乃四用之也。王既賓我而我即用賓於王也。

接用字无深意。只當作以字看。利用二字連賓於王三字連。用賓句依程傳聯上說。而象占意自寓。

護周公繫四爻曰。六四於九五最爲切近。凡大君之盛德發而爲邦家之光者。身得親炙其體。有觀光之象焉。當斯時也。宜何如哉。已仕者則宜朝觀以膺賓禮之隆。未仕者則宜仕進以應賓

興之典。利用賓於王。朝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負觀光之一會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孔疏釋觀國之光。義以居近至。窮之道。志意慕尚。爲王賓也。

程傳。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眷懷自守者。蓋時五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而下。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幣之還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

謂尚志。其志意願慕賓於王朝也。

彖引言四之觀國之光。正爲尚賓也。志在得君以行道也。

要解仇洽。杜曰。王朝有賓禮。而賢者尚之。非謂君尚之也。

解解。葛正符云。尚字。程傳作志。尚諸家作四尚之。細思當就五說。

蓋惟五尚賓。故四利用賓。若說四尚。未免輕於仕進。聖人之所不許也。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彖 寄願堂

許也。

隱此是新說多一折。尚賓之賓。即賓于王之賓。則不止釋觀國之光。通利用賓於王亦有了。小畜尚往。作上進解。此處尚亦作上。看謂上而賓於王朝。似順備一說。

獨孔子釋四象曰。六四觀國之光者。豈枉道以求合哉。亦尚乎人君賓賢之禮而已。蓋九五以賓禮接天下之賢。无論在朝在野。皆感慕興起。觀光恐後耳。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王註。居於尊位。爲觀之主。宣宏大化。光於四表。觀之極者也。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道。百姓有罪。在于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上爲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王註。居於尊位。爲觀之主。宣宏大化。光於四表。觀之極者也。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道。百姓有罪。在于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上爲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君子風著。已乃无咎。上爲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君子風著。已乃无咎。上爲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按註疏君子就風俗設程傳因之未改本義以君子為九五

程傳九五起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已而已觀已之  
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  
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  
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  
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  
得无咎也

張子曰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蠱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  
家所施之善惡

遷齋徐氏曰九五為大觀之主雖乎在上乃天下之儀表在下四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聖賢堂

陰莫不仰之然民皆仰乎五矣五將何所觀乎亦惟先觀我身之  
所行竭其中正以觀示於天下可也亦必我為陽明之君子乃能  
盡觀我之道而无陰侵陽之咎

平菴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

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為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  
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

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  
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禍  
小也

獨勢危非正意

張氏觀我生君子无咎作一句讀純是占只一觀字便不是說九

五矣九五是剛陽而中正也。或曰六三觀我生進退純是象而

九五乃為占何歟曰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便須自審故以此  
句屬六三至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  
之象也是在九五已不待觀我生其曰觀我生者戒占者而已耳  
存疑君子指九五蓋九五以中正示人為人所仰者是則君子之  
道也占者觀我生之所行若合於君子之道則足以觀示天下而  
无咎矣

陸正意仍屬九五占者在言外為是意不欲深泥象占者正為  
此類也。居此位與得此占當分看。居此位是居九五之位者  
也得此占者則難拘定或以居此位而得此占者恐未是未  
子並言之意

隱周公擊父爻曰九五陽剛中正大觀之主巍然在上其下四陰  
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居此位者必觀已之所行凡出身加民  
者陽剛而无妄靡之失中正而无偏頗之累斯有合於君子之  
道足以觀示天下而答四方之望矣復何咎哉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聖賢堂

程傳我生出於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俗善  
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  
不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  
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建安邱氏曰象言觀民者蓋觀民正所以為觀我之鑑欲觀吾身  
之所行當否但觀民俗之善惡而已此本諸身而繼諸民者也

云當於民監亦此意也。

雲峯胡氏曰。民德之善否。生於我身之得失。故觀民。即所以觀我。生乃以義言之。非以象言之也。

蒙引如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則一身之事得矣。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則民德善矣。可見觀民也。一句只在觀我生一句內。其曰又當者。交辭觀我生。其實是一身之得失。及民德之善否。而言小象。獨偏以觀民言者。自觀之義。顯人自知之。觀民之義。隱人多莫察也。此因夫子命辭之意。或疑以觀我生句內。有觀民意。而本義云。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只說陽剛中正。安得為兼觀民耶。曰。觀民德而善。則可以驗已之陽剛中正。抑未善。則是於陽剛中正之道未盡也。此正所謂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者。

易經詳說

卷四

觀卦

聖賢堂

險水義不但又當語氣。當依蒙引說。

譚孔子釋五象曰。民之視儆。係於君身。君之得失。驗於民俗。故觀我生者。必察民德之善惡。以驗風化何如。而後觀我生之道始盡。故觀民。即所以觀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王註。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不在於位。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為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可不慎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生猶動出也。孔疏。生猶動出者。或動或出。是生長之義。故云生猶動出。六三九五皆云。觀我生。上九云。觀其生。此等云。生皆為動出。故于卦末註。總明之也。

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于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君子賢人。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朱子曰。上九之觀其生。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當不得此交。又曰。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潛室陳氏曰。觀之時。為觀于天下者五也。既欲為的於天下。須當

易經詳說

卷四

觀卦

聖賢堂

觀省其我之所行。上九雖无位。乃是位高之人。亦下之所觀瞻。故亦當自觀其所行。但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耳。六三去九五相遠。又不為觀于人。止是觀其所行。當進與不進。故不嫌於同辭。

蒙引。上九之觀其生。只就一身之得失言。不兼觀民之義何也。不當事任也。故曰志未平也。雖未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據此亦可見其不必兼觀民。本義。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蓋觀我生。則占者自當之。觀其生。則從傍人言。然又當看小字。不必太泥也。厚齋。觀我生。乃為賓。主占者為賓也。我占者自我也。觀其生。其字亦是皆占者。但是別人說他。以上占者為其爾。是占者為賓。而他人為主也。

家引云不兼觀民之義固為直捷但本義亦有為下所觀之語  
亦須安頓。蓋上九之為下所觀者在道德不在事功。觀其生屬  
道德一邊。兩君子亦不同。五之君子就本身立政足以為下  
所觀言上之君子就德業行誼足以為下所觀言。其字雖從  
旁人說究竟亦是自觀朱子之說原自分明。

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  
事任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也。既為天  
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德業行誼皆君子也。則无咎矣。不然  
何以使人觀仰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程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德法故當自慎者觀其所生

易經詳說

卷四

觀卦

聖 帝廟堂

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  
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益  
也。

釋曰上九以陽剛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  
居其位為象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象人所觀固不得  
安然放意為已无與于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  
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爾聖人  
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行怪獨善其  
身者異矣。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或問觀其生志未平也。朱子曰其生謂言行施為之見於外者。既

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

雲峯胡氏曰五與上皆為下四陰所觀。五有位故當觀民以觀我  
之所為。上雖无位亦不敢安然不自省其所為也。

雲峯余南湖云。上九觀其生足其省身之切也。即其省身之切而  
見其操心之危。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觀其生者蓋君子一身儀型斯世常懷  
行誼一不慎无以為天下師表其志與衆而未即安何得以不  
在位而忘省察也。

吉建安邱氏曰觀有觀示之義。以上二陽而示乎下四陰也。然九  
五得位而上九不得位故五為觀主。是以在五曰觀我生而上曰  
觀其生而已。其下四陰則皆以陽為觀者而近者吉遠者凶。初其

易經詳說

卷四

觀卦

聖 帝廟堂

最遠者也。故曰童觀君子吝。三則漸近矣。故二曰問觀女貞。三  
曰觀我生進退也。惟四去陽獨近。盡所觀之美。故有觀光賓王之  
象焉。豈非觀之道利近而不利遠者乎。

釋曰觀者觀也。上以中正觀天下下觀而化也。故九五一爻為觀  
之主而觀瞻者皆觀乎九五焉。此觀之義也。下四爻皆觀人者。丈  
夫之觀觀在四方故童觀者吝。闕觀者吝不足言矣。必如四之觀  
光作賓王家乃為快耳。然不明體何以適用。故觀我生進退不容  
已也。上二爻皆為人所觀者大人之觀獨觀化原非觀我生何以  
作君非觀其生何以作師。君子之心敢忘自反哉。然其端則正  
觀民正以自觀也。可以盡觀之義矣。

或問四陰上進二陽甚危幸九五以中正居尊位是以統屬四陰而

觀又當別論

易經詳說

卷十四

觀卦

聖賢堂

爲四陰所觀故各觀象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謂九五也此爻自是一卦之主盛而不薦有浮頤若便是神道設教下觀而化便是天下服觀之義不過如此大衆之設教與象傳之設教同而補出省方觀民以見觀示周備之義爻中四陰觀五宜近不宜遠初之童二之闕皆以遠五而二稍近故闕優於童三漸近而位不正故宜自審在進退之間四近五而得正故爲賢人而觀光作寶五居尊位爲人所觀觀字義已見前特補出自觀一層以盡觀之道然五中正自是君子无疑上无位泛言有道德者自觀當如是以其陽居上故不與下四陰同例以君道爲觀言則九五盡之以士君子觀時言遇則觀光不遇則審進退若置身局外則惟自觀其生期爲君子而已至於童觀闕



ZW

21181088542721